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illegible]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八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耳新十卷

〔明〕鄭仲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耳新十卷》提要

耳新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耳新目録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閲

桃源圖

宜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僊境耶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

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怳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著述百倍中壘

石城王孫謀瑋字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

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答如響有子八人統錕統錋統鍠寶符統鐏統鉦統鏮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新城多才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昌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不妄交游至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工詞賦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

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子期更有侄世名于先春不疑弟大申大臨因之家有居理居台居吉日升皆新城後來之秀所謂觸目琳瑯珠玉則余友子期因之之功不可誣也此未足以槩新城之才論其與余最暱就者如此

章給諫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蝘蜓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擢

雲長公家訓

萬曆初年　上于内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

天寧寺磬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拈于止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劉昭孫

劉昭孫大將軍絰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鐶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褡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攜妾某氏閒步堦前翼日為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張公非常人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揷上可抵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宜黄七夕

宜黄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

上雜劇皆白皙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鉞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稚子綴其上或魚龍角觝之戲無不巧妙絶倫最後威儀騶從一如王者若範金鑾駕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香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黄金盔蟒袍玉帶轎倣王府制柱盎刻蟠龍飾以黄金用八人舁之周游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肩錯趾賞翫達旦四方許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龔淵孟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客魏仲雪之澹而眞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寛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凫許子洽黄子羽綜其才性各具偏長龔名

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賁太傅之思

位之高岑王孟間

余友鄒逸少名啓袁爲人倜儻眞摯刻意嗜古尤工詩藝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遒峚位之高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爲知言

赤溪桃花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養大師

養庵大師居鶩湖慈仁特至以德誨化人見者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塋邑之九偃歲去鶩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識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

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剃髮師兄弟嘗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鬩墻者四十年雖同居築墻間其中堂示無後合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閩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天縱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彝儀閏三日飲龍沙詩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醑

純孝之報

文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未踰年遂以抗疏忤　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繄爲誰文文起

鬼生朝奉

新安萬安街有人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内生一子鬼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踪跡至其處聞柩内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五色鬚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

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
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
銀携短節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見纫于
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堦前過者即吾主
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弟
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纫
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携之濡袖中不數步輒
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得人甲他省

顧太史錫疇憐才下士若將不及甲子秋典試
閩中一時得人甲于他省

集子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鎔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
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為也雷司空脥謂其稟龍
沙間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僊而以著作結為
大年誠然

蔣公橋

信郡南瀕大河爲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
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于
涉至辛酉蔣郡尊涖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
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
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
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

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佛事尤善于造橋出
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
顛蹶使不得騎

餅色珠翠畢吐

彭雲徽客岑山有鄉民持小餅作廣銅投鑄鑪
彭偶過望之神采煥然訝爲異物近視其色如
淥珠翠畢吐遂重價購歸注水養花則香色經
月不改此漢物也

大内琴

大内有一琴　上欲其爲某操書以拈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上命同諸玩好陳列乾清宮中不數日乾清宮火時咸以琴爲祟去

錦雞遶屋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歲遂擅文名

代蜂懺悔

耳新　卷之一　十

白雲嵓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曰蜂畜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絶

小兒塔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亦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鳥畫

鄭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寺中有啄木鳥日至其窗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倏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墮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攻一城久不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下遂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新羅僧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鷲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為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眞塔已關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于義師傍至今塑像鷲湖云

歲貢待次

萬曆己未諸歲貢待次京師者久不得選或鬻子而食或典衣而食備極旅邸之苦一日相率赴通政司上疏有本司經歷見諸生愁苦狀即解腰間銀帶贈之諸人剖分頃刻而盡

楊文

鄉民楊文善事母母年百歲文年八十每凝冬必以身為母溫被母喜食米粉家至市且數里餘文每晨自造市買歸奉母里人稱之

元日到人日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為臘月之二十七日自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則此景益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鴨卵字

余邑之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踰時

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時親友咸見之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五經應鄉試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閩牘越格者不得謄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止謄本經遂爲本房祁司理所拔旣放榜與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深奇之

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遇

仙問

貲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矜何以不死何彼靈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夭蹈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蓬瀛旣邈夫誰造焉方壺旣廣夫誰往焉取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雞窠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

武何喜焉得廣樂張於帝嶸焉得瓊巵宴於瑤池爰有天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兩男子靈槎何浮斗牛何人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取夫竹節胡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藥何所修嬰兒姹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信有丹丘

粟米泉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秤之較他

泉水特重味後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

禎符迭見

天啓甲子之歲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黄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晶

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十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覘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後玉璽自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固于萬斯年之祥也

簫鼓滿城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餅至千錢

蕭鳴鳳

蕭鳴鳳素善星数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璁張使爲己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季後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為起用仕

至方伯

華嚴侍者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不見

劉誠意春興詩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翠重陰洞煙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夷

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休戰
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少陵秋
興工力悉敵

佛裝金

大尚上人爲鴛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信河凍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

冰河路濶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
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韵格自別

張魯叟目聞子將即其人如青霞白雲韵格自
別

書吼

秦進士延烝嗜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所讀書悉焚之方檢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焚
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三友墓

晋安徐振聲與同里吴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
同時殁吴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而
塟號三友墓

含淚句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凢十
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楷至丙辰冬

凢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棐至
癸亥秋凢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鬱儀王
孫謀埠至甲子夏凢十年而鬱儀卒且蚤歲失
怙大兄士珍公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
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西州之
慟匪遥杕杜之悽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
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
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中佛起身

平大參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以手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生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者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以醌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盔甲不解虜退解下髮

髡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刼寇取公綁縛之欲加箠撻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攜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卻歸路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飛銃破屋而下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銃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舞經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洛雲霄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齎供之

鋤田得金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

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楊禄

楊禄持長齋一日出行忽遇巨蛇攔路隨黙念佛祈免蛇且止且走禄無計遇田夫持杖擊之蛇斃禄拜謝去是晩田夫夢巨虵繞身苦不能脱驚寤隨吽腹痛不止兩日而絶時癸亥六月間事

畫綱巾

懐玉喩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棗髮惟日令家人爲畫綱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至家作畫見其蓬鬈角巾絶不修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疊疊不休遇俗客輙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数数黙首嬉笑不止人莫喩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懐詩数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捲

呉氏兒

貴溪呉氏生一兒聰頴異人数歳能詩父毋弄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赤　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　乃甦嗣是遂茲無所知覺爲[illegible]夫終世

文家二反

近日文家有二反于古文辭則安意膚淺至濟南瑯琊則不勝詆毀也于制舉秇則務爲艱深

至毗陵海虞則夷然不屑也究其所爲艱深非真艱深也在不知古者詫以爲艱深在深于古者仍見爲膚淺而已矣

蘇長公墨竹

眥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実兀枝葉離披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黄陵廟前春兩足湖皐烟樹錦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二女祠中吽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法委蛇

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犬背載去

有老僧自娥眉來云見山中有齋僧者一日有一僧攜犬來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火者曰犬背安能立人僧遂先上脱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

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瓜異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啣啣作聲其中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博山猿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覽勝忽一猿銜实至渡水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檢蝨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女華而曷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白飯變赤

萬美叔曰佳南昌人應鄉試之夕家人以白米煑飯既熟飯忽變赤色美叔令以白水漬之水盡作赤未幾舉于鄉

像忽開言

張鉞性好施有一道人常肩大士像募緣鉞每施之忽一日道人稱病欲以像質錢米醫疾鉞留像厚施之後道人病愈來贖像鉞還之像忽開言云鉞善人家我願留此不隨女去也鉞舉

家鷟駭道人隨泣拜而去至今遺像尚存其家叩之不復語云

荷湖

鷟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鷟育子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鷟復還故處俗傳龔畿養鷟者非顧中有荷又一名荷湖

耳新卷之二

耳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弋陽城隍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為人盜去陳家特窘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

吽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天蓬烏

鄧縣于甲子七月間亱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烏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其五彩作火焰光或云當是天蓬烏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蕭傭

蕭穎士家傭杜亮慕王博輿至其箠楚而不去

越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数百里從學此二子真功實中散知已也今世即有蕭之博學嵇之高韵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明通禪師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即絶粒至期謂諸弟子曰吾將西歸可為我拂卧具諸弟子猶默然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因起帽隨整藏之閉目半响復睜目曰期至矣可念

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願為把臂云

黄少卿

黄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勁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閲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懐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徹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　世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

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為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　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為他事者也出視為械郭布顏果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湯泉

郴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蔭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温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貢之即熱

語足當喝棒

韓太史敬云峯頂不作語録用遏狂禪益脱筌破解煩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此解乃太史寔獲我心嘗憶往歲有博山僧每向

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布謁達官出世不還入世耶僧赧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真足當喝棒也

魯祝榮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為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要離墓碑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者為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仆其碑乃止

詩序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解成帙各為一序兾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檢往序其

品隲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為詩也三百篇之外吾耑精古詩對之靡倦迺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即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為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攺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

自矜一隋珠毓抉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録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晋詩瑕瑜參焉為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

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脱去即其佳者僅足抗晋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為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絶句之美冠絶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躭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逦絶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稱比玉至七言絶句太白而外亦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数十家率不免意為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而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為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駸駸魏晋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益雁行少陵者有之

竝驅高達夫目所未睹即信陽濟南難之況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絶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暦之遺五言絶句篇章寥寥益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道無兼諧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為此猶此之不能為彼

也囊括古今兼總聲振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毛中丞

近日好奬借人才有遂安毛中丞一鷺崑山顧太史錫疇時以方謝宣城中丞嘗督學吳中一時名賢簡拔幾盡太史為海内式瞻咸願一登其龍門

史記撫實齊東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葬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撫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睿聖也而至謂其簒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海棠結實

余所親家有海棠一本結一寔大如石榴

陸榆子

友人朱道徵為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為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踰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幾訐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為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雄兎

世咸謂兎無雄非也水蘭歌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雄兎

以次陪歲

王侍郎廷極重黄少卿少卿叅軍利州衛王家南充相距几数日程念黄孑身萬里外每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後始别

去

文有的

射必有的中的之謂能射非以己意為之的也文亦有的相題命意不差毫末是謂能文作文而毀規蔑矩是廢的也縱有才皰終不免粗莽氣而世輒相矜以為奇不亦謬乎

筆史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

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咿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咿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譚則張燈咿唔不異往昔余微窺其神情爽然自適遠同關生之無慍始益愧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即多才然近日率獵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己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讀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羣鹿鬬我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飲其血忽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鬬我舉家咸聞其搜索聲遂死

兜率岩

興寧兜率岩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通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即以此代鐘鼓朝暮考撞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剪短尺以出不同

時製徐生嘗水以甲子夏遊其地歸為余言之詳云

應十五

四十都鄭七四負應十五錢八百文應溺水死鄭抵賴不還應父日向其子抠邊囑一日鄭過渡忽若有人挽以入水衆援得出歸而病幾死

青衣童子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

衣欲走入紙籠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檢書是日為青衣童子臨世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泉出子閱

至文

善為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酉藏之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烺烺焉炳炳焉渾渾焉噩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于辭則

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為房也周于釆釆或花之蘂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辭其一方凡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烝之糈黍為君麴櫱為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揚醨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

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為奇而耳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范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則焉

山水癖

祁孝廉衍曾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衆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為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

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優孟衣冠

文之摹古者世輙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真神耳誠得其真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聞合而病于擬即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倣襲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帽況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八十里桃花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猓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為鄉導猓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酬以食物毋相負過猛獸猓即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

集猓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猓始遂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神解圍

劉中丞岳睆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得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宜單騎出城救之勿遲

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鬧使可鮮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古大臣風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師以恤刑莅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即爲

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奬借復深念余貧厚贈而别余素不解迎送官長以知己之故送之懷玉東門外師望見郎下輿執手岐路深用相爲如不欲别然益知己之感常耿耿余秉云師名微膚浙之平湖八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竹隱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幾不可治遂棄家至一山中緣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緑陰無間劉隱居于此自題曰緑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跡太守任沖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别

海南鬼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啖以果食盡飽攜鋸斧去或經年或数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

實無所不有攜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
門之不得

灑泣而別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恤跋涉者比比矣至為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鼠渡江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梁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明經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為二十三篇風氣適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執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已意解書謬悠其旨詭論其辭愆文家之步伐而誇多闘捷寧不為顏君東家施乎

烈婦祠金鑪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艤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無恙

關帝香童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為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

嵯巽之

祭兄文

余以乙丑孟秋之二十七日塟兄士珍公于塢
塘山先期設牲醴之祭其文曰余始十三大人
見背惟兄是依廿有餘歲小子何知掖以詩書
小子何能誦讀晏如既殫厥心亦瘁于事余也
有成翳誰之賜念昔先人令德代有惟公茂美
克承于后與人以誠守已則沖優哉游哉樂聖

是從應機不眩遇擾能詳智問事先如立高岡
問操奇贏雅多普物十券九虛惠豈纖忽道廣
能周謙亨可久孝匪近名因心則友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齒逮知非逝也何速至親嗚咽行道
含悲慘矣杕杜予將疇依家務紛紜莫知我勩
人情險巇徒自懲毖豈無他人不如同父痛出
自衷豈曰求助親朋斯集兄今何往酒殽既將
兄餘精爽夙興夜寐悼兄其勤慊慨樂施悰兄
今聞琬兒克嗣不忝厥愛搦管能文非復夙態
百年同歸人孰無死仁者之壽德音不已卜塟
于南塢塘之巔山位坎離既成孔安靈輀啓行
先期用請言之痛心邁矣其永

鈀牽虎

芭之潭石橋張其膂力絶人嘗夜行見伏虎因
取杖擊之虎應杖而斃一日偕所親山行值虎
至其人怖甚張以身衛之更取大木從虎腹下

抵去撲之深崖下虎死又嘗攜鈌鈀入山遇虎
以鈀捌虎口中虎怒哮不已鈀不得出隨以鈀
牽虎至橋邊虎力盡而死

王七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揗倖三金給其
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
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身全黑

每一豚頦生白毛文為王七二字

籤詩奇驗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塋兄士珍公懇之三應上人上人于此道特精為首肯已而尋得林家源鳩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着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更思量余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

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修為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還穴同三應上人葉地師及陰陽家陳心燭往葉主子午兼癸丁上人與陳主兼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脩為方寸者為方十一也盖内弟行十一藉其一言以決云又方寸為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為可用者陳云是為我用山盖三山齊出縮者為尊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為哉兄諱孟儒上人法名成學

月中星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北地人皆見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鉤月中為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並朗時人咸耳目焉

合李謝為一人

薦紳先生無熟腸者苦門墻之過峻不肯獎借後來而號為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善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為一人果其英

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過目為小友苟非其類直自卧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神廕真才得以著稱而贗品無由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四兒償債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莫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後竊王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詢向所還金已為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為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鬻之果得價二十金

馬季房

吉州士人每師事鄒大中丞不稱弟子者惟馬季房一人鄒初殊訝其狂後亦甚重之馬名猶龍廬陵人辛酉秋始與余相識

象棋

余七歲時客有誨以象棋者初局輸再局平三局取勝

耳新卷之四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州朱寶符夢得閱

郭孝童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暦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冐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焔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

金科弗聽復蹈焔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丼斃于火同里陳文學維新率同志請之當事得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孝娥焉

洪州鐵索

洪州萬壽宮内外有井萬暦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内井窮底得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時友人彭雲徵目及之許旌陽識云鐵索繫洪州此是徵矣

石公無寃民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黄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民有眞我父母之稱一日有盗数十人来刼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父盗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寃民我輩寧忍

以貪生負之耶盗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盗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焉

周尺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錢有花紋絶細周之尚文一班可見又有劉青田

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鈌少許背有洪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剌史宿雲亭因留飲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南城異人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納袖

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携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嫋

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

人救之乃于人蹤稀僻地為合九

降異人曰可為我作每九以一

如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

何異人取九藥視之叱曰囑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晌有變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九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豊俞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為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銷匠鋪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不

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俞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鄒文學武輿贅

余以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即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州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覩馮侯所為鄒文學傳何先後

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貽之國定多與香黄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為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况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為之子哉

千里鏡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眡月其大不可

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私謚貞靖

鬱儀王孫謀𡐓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摧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撐户讀書絶紛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穀氣相悅慕者歲無虚日與人交久愈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六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簀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説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閧閧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靖先生

氣作五色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為符呪坐至七

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八字同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毛生多子李至今尚未有子李以辛酉登鄉試第一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又

鴛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弁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為高僧一為名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筭耶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會為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鬭敗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主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其聯方鈌速往發售可

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某王府女往叅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與逆耳至某王府閽人果不為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迓以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周有饑意即異餜滿前夜寒思衣即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為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出視之即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目為

人瑞云

一夕作律詩百首

俞國聲琳信豊人為鬱儀王孫甥氏博洽多聞尤敏捷彊紀手録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句下即接以云云或問録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為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倍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

州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劄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真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去

香林三異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女為龍邑憫大衆使水源出乎囑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由寺左旋層崖梯級而上另搆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往果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聞言低首而去因不

後至寺旁有桃樹臨崖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憫然指樹而言曰若安用寔繁其寔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花爛熳都不結寔閩人相傳為香林三異云

彭孔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畧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脩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即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後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彭孔由是知名大為分宜用事

手足各十二指

丙寅歲永豐周祈年生一子手足各有十二指周為余門人

歐陽文學

歐陽文學開泰宜黄人倜儻負奇兼精岐黄之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塲忽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容為談及即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為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

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為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為異僧特授百試百效但秘不肯傳人

竹杖發枝

鄉民李姓者喪父而以其哭泣竹杖偶插墳土踰年遂發枝葉至今綠竹青青矣

臨寂偈

鶖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集方丈悲鳴竟夕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羲輪半夜紅拈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十有一寂後頂煖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三聖擒盜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公王忽降起兩人其一年方十五六其一年

僅州旬俱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銅叉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為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名餘七名同該都地方押送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

濟倉三聖摜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
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上設公案二神上坐
江公與屬官各依次坐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
稱係紅巾餘黨曾在福建叔王三一家因彼處
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
經剌臂搜出一包裏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審
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熙水若見
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覷言訖

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顯應
如此

耳新卷之五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徐一沂魯水閱

疫神來告

朱鬱儀姓至孝母俞淑人患痢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強起乞以巳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曰
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
一服而愈

姚京兆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巳酉患熱病五日不
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
人世惟陰藹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
人桎梏自分此得非陰府乎遂闖入宮門歷揩
而上鬼卒列揩左右如繪畫中牛頭馬首狀見
姚至皆退數步若有畏者姚上堂至殿見閻王
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

已殺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郎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郎爲罪不可解矣辛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閒礦奏疏一一具錄至巳亥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耳新

乎歸君爲是姚曰决不敢當乃索賀籍閱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此舉所活無算福德不小郎舉手相別姚遂甦次日郎愈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殉國不反顧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盍內別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衛舉秋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

竹素傳芬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荼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耳新

如此今巨奸既殲陸萬齡諸人并治氷山之倚見覡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擇矣

評文

擬人必於其倫品文亦然近日評文家往往過情效謏不顧其安如曰先輩集中所少曰震澤毗陵亦當避席曰宋儒讓其名理晉人遜其機鋒曰當令馬融鄭玄盡拜幕不曰直凌西京而

上曰衙官屈宋曰鞭笞諸子曰六經以後無此文字曰堪與典墳並垂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噫憑臆以進今人違心妄退古人相沿成風殊傷大雅願與海內同人一洗之也

父子孫生日同

同里王文學枡父子孫三代皆以六月二十八日生

文中伏龍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韵領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璅論

顧端木璅論云昔之文盛末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徹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寘然無所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臑臆外窮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臚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

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駮駮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真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

三子詩

亡友汪恭仲攜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
俊逸不愧作者因擬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出
費文孫雲仍王出書求毋思王及余不佞也其

曰文孫何翩翩負氣淩霄漢披覩蘭
蕙芳捘藻雲霞燦當窗振逸響時名走淆亂識
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心深衷託任
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名等濁醪斗酒
十千換頹爲晨凨飛淩盧翔浩瀚豪爽不自持

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長夜何時旦詠余者
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眉宇世多噉名人之子
心獨苦天地亦寥落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
先秦以爲許悠悠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
高冠朝蘭夕宿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
心悵有求著述常扃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
主清商一曲奏淩厲空千古詠求毋者曰董生
起懷玉韶齡藉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

高視薄重霄俯瞰當途子捘藻江河傾結撰雲
霞起斗酒日百篇靈怪效㘦几雜糅謂不芳纈
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黨
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姱局促悲下里良宴
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國士之報

余明府桂萼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戛主
政時亨于髫歲戛食貧居無一屋余特爲擇配

更捐俸爲置田宅爲戛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
巴州守去壽卒越廿餘載戛始舉于鄉入都門
遍跡余同鄉入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之嗣且家
世漸替卽悲感不已戛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
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
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學使者得補邑諸
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戛公不負所
知能爲國士之報

有聲如風箏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醞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張子翀

張文學士鵬字子翀鉛山人博雅耽奇湛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北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翀

故自井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贗古蔬售而真實學問如吾子翀者竟脩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放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釣不綱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可證佛捕者希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潤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眞善放生者矣

重新上饒學宮疏

余邑學宮湫隘且聖殿居明倫堂西偏相地家謂非旺氣會西廡全圯議重新焉諸生以其功

費不貲須通國薦紳先生暨士民咸樂助始克襄玆大舉設勸助簿請其文于郡伯蕭公公慨然留意即命余代屬草適是科邑庠舉者三人事遂寢然此舉似終不可已也姑識其文以有待焉疏曰天下有至關切之務則不容緩也有至關切而若不關切之務則無不緩也有若不關切而未始不關切之務則又不可緩也何謂至關切之務黌術以羣士也廟貌以羨墻也俎

豆以嫺禮也相其陰陽絜土之宜而後不拔建之以爲規于無旁也居以蔚然于六藝出以彪炳于聲施升諸司馬曰是其澤宮之所選也傳諸海内以及于久遠曰是某長吏加意澤宮之所漸摩而就也夏殷周之致虔于川必先河而後海曙夫本與委之次也學較爲民風之本而可不先乎何謂至關切而若不關切之務興賢育才長吏者之責也而不必爲獲乎上之所先

況華故而昂新之費且無筭旣不可請諸在官之藏勢必藉諸民間若鄉紳若士若羨民舉不愛其物力而後乃得以底于成顧藉諸民間矣而鄉紳嘖嘖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士起而嘖嘖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且國家設澤宮以造士未聞損我舌耕之資以拮据澤宮也羨民又相與起而嘖嘖曰無恒産而有恒必者惟士爲能日者賦役繁興時有滲旱災害之患卒歲之入以給上之征賦輿馬兵革之費勢且岌岌乎不得有其産奈何復以造士者重浚我民乎則是上與下交窘而不必應也上與下交窘而不必應必澤宮自地出焉然後可無已則前之長吏旣可安之以詒我我何不可安之以更詒諸後人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勞民傷財爲可有辭也何謂若不關切而未始不關切之務興賢育才郎非獲乎上所先而與育之區棟宇湫

隘上陋下濕荆棘載路居歆無所至有時藹莁芬昭明信于風露之下於心安乎長吏所不安郎凡我邦人所不安也盍往告鄉紳曰匪好大蠱極當震以似以續乎古之人不然夫豈不知閔氏子之言必有中也而改作爲且諸大夫固猶是曩者澤宮所選也登枝而捐其本當必不然諸大夫豈有愛焉烝髦士而告之曰華故昂新費且無筭今度支之告困爾多士所稔聞也

必請諸官家之藏則多所掣肘則是湫隘者荆
棘者風露者獲有攸宇無豁也于多士倍宜戚
戚而得無意乎豈有愛焉惟力是視蓬羨民而
告之曰青青子衿非而子弟耶其戚屬也玄宮
棟宇無不盡飾而聖人撫壯麗之居湫兹上者
惟是養廉之升斗不敢有愛矣而未有以繼也
舉大木者呼邪許凡我有衆盍姑省所以盡飾
玄宮棟宇者而襄兹大役乎如是則作之而無

不應其所儲就在旱麓之王章矣安得曰前人
安之以詔諸我我可更安之以詔諸後人也不
佞筮仕婁庠凡關于學政者之綱之紀靡不致
其覈綜其詳夫亦見其關切而有所不得緩焉
耳既涖信州不忘其初每朔望詣郡學謁先師
畢進郡諸生暨饒邑諸生而商以經書大旨彬
彬哉多士乎戴侍中不得以重廣專美也其所
繇來者遠矣居無何饒邑諸生以重建學宮請

余曰學宮則何言重建也諸生曰棟宇湫隘且
將圮西廡蕩爲鳥有諸賢之主載而藏之春秋
薦苾芬昭明信者風露之下也諸生言未既余
爲惻然亟履其地視之一如諸生言至聖廟在
學宮左偏于氣爲不旺則諸生未言而余始于
饒庠一見之即信州自郡學以暨六邑之學俱
無此制也饒貲多材而甲第未見蟬聯職此之
故興華故鼎新是誠不可一日緩也時邑令翁

君亦同余關切之志以初來蒞兹邑不欲造次
然具不敢緩之至意則諸生咸能諒之閱數月
不待諸生請慨然與博士彭君輩謀之以聿新
爲已任矣乃彭君復率諸生請曰澤宮之役華
其故而鼎新之費且無籌官家之一錢誠不敢
請耳惟是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構非
一木之伍也若鄉之薦紳先生若庠士若羨民
請得以無不關切者徧告之使樂襄兹大役乎

余曰長吏加翁君所謂豈弟君子也自不以至
關切之務非獲乎上所
辭也必有以勝其任而後愉快其不綏之至意
微獨爾多士能諒之郎薦紳先生以逮我民誰
不其見且諒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不綏而
謂人能已乎曷以徧告之則亦告之曰玄宮梵
宇無不盡飾而聖人無壯麗之居盍姑省所以
致飾玄宮梵宇之費者以襄玆大役而已矣蕭

公名思似涇縣人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纈及冠

前輩論文以眞平淡爲眞神奇邇來殊不然見
範我馳驅潭乎大雅者輙詆爲平見聱牙關齒
杜撰生澁者輙矜爲奇題有確解則槩取翻案
文有定式則不妨倒行甚或傳寫偶脫誤而品
文家偏于其脫誤處特爲稱絕大堪捧腹也友
人黃崑來云醊餔及于纇纈及寇世人好新無
所不至噫誰爲韓昌黎力挽此頽習乎

樊督學

樊憲副良樞督學浙中所錄文必清眞雅馴牛
鬼蛇神之習翕然丕變時以方歐陽公故丁卯
浙闈牘遂甲天下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李仲達先生祠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搆害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舁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定更石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墻脚掘之得異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怪之置神龕上一日有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經囊

弋陽王孫多晋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絕呪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遊湖産毬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産一毬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留之隨以刀剖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張清風

周季候令仁和究心民隱暇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屬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

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

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海嘯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徹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淚血漬石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

侍中覲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踧踖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備乞助賻譴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

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菜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圓潭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

底作蒲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滙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魯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玉有根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走馬御前

逆璫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過　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璫怙不悛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死慘

魏忠賢肆逆時揚璉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璉備嘗楚毒身無完膚尸骸潰爛幾不能辨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

兩贈以百金托鄭太史鄤致之堅辭不受曰譬如孀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簀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啟視目精猶自烱烱其子學洢扶柩歸家一慟而絕順昌甫死踰墻擲其尸夾道中邏卒以磁鋒割其股血潰而蘇復撻至堂觸石碎首血濺几席罵賊至死

枯楊根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顧以百金售之其人旣愛直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貴之故耳夷使因答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盎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天下如狂

天啓年間逆璫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

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左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徃徃以賤直買人墓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折毀一時天下如狂廉耻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神火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沉香首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遺疏自役園池

高大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至夜半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其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

潮惠有大俠每瞯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

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又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廪既之甚厚將贖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死忠贈廕

逆閹既敗諸臣死忠者並得昭雪特加贈廕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爆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當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鋒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熊入城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廠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就射之

矢每發熊郎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熊潮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耶歌者聲郎如故潮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

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過
味即復來沽者忽塡門其後瀏卒乏嗣

豢豕奔入竈

巳巳冬所親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内
彘以額顛起鐵鍋從鍋頂出竈門狹而豕甚大
又出入烈焰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
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不拜逆祠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墮毬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閒日正中
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
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
池沸聲更喚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黃久之
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鳴鴈來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
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
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後過
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
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背有佛字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虎彪

附逆璫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倶文臣五彪田爾
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倶武弁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柴仙

瀫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人方與客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着遂轉勝對奕

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强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値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絶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詈之初不作答傭於其家者十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監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徃徃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出幽之義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黄鶯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

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庳乃沉水

馬和尚渡江日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接巖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刹頹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三應上人卓錫於此因重興焉巖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

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尚廬其半以有待至已巳春夏閒廬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銃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亦復如是遊客聞者咸驚怪欲走而上人夷然自若識者謂巖當再興之兆也

去鬼稱委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閹恣擅耻已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被有儼然朝紳而稱祖

爺稱殿爺與夫稱功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宜當羞死耳

朱子玄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壁年少而才雋提衡秇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寄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百尺樓麈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泖丹丘共憐朔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高天必忌臥龍飛鳳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韋蘇州間真堪伯仲也

菱雞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四伏卵出雛人謂之菱雞

李侍御途次詩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怨槪奪而歸及詔獄起一闕駕帖

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縣尹登門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勸遺文丹陽道中

曰已作寘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
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
解網頌湯仁其二曰聖德方虛己愚忠敢瀝丹
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
本自寬凄凄楊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
憶五弟曰勞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嗟鴻鴈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
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

將梨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
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
堂愁苦憶朝來淸淚飽供餐鄒縣道中閒有問
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畢張儉
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
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士秖虛名勢
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

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曰君憐幼子呱呱
泣我寫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俱
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遥
各一方魏齊方聊睍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
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
曰日暮停車塵滿衣諠譁土語是還非秖憐歸
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
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

百轉總餘淸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
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
憂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手書識子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識子書曰付遜之兒手
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
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

荄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丼嗔喜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困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

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

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捕虎

王司理夢賜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理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喝貿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涖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

神血食百姓不能抒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即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桎其爪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弭耽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弭耽何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詗得之盜

以亡驗孰不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眞也吾釋若若幸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弁志之

稱厰臣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指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厰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未有此體也

浪裏心閒

余友朱夢得介而絶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絶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繋帆以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十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不可生死數也毋

多一忙頃之達撫皃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絶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增數平生幾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一尹八拜跪伏

順天府尹某請建魏祠于宣武門外興工之日設氈滿地無一官肯拜肯揖獨一尹八拜跪伏意氣揚揚自得不半月加右都御史

朱痣

幼明王孫身有朱痣數點鮮紅如滴自云祖父三世皆然

戚刼海內

逆璫弄權鷹犬日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卽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與衣冕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鄭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

地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見間皆緘嘿不敢吐半言唯長揖拱手而已三四年來普天率上凡智慧者化爲愚蒙辨捷者粧成瘖瘂聵古及今中官之威刼海內未有若此者也

薄少君

薄少君長洲人婉變有節操歸于文學沈君烈承君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酹酒遂一慟而絕

城鬼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刺血陳冤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七星橋

鄰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横山過此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

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寂然明日僕回至陸舘陸問曰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濶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視之見其上有虫齧七孔方悟

左書

南州夢聖菴釋九奇名行學能左書

耳新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豊劉　彬無勝閱

譚進士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歳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捽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遺帖致意

候給諫震暘性骨鯁每談及嬖倖貂璫輙義形詞色乙丑八都門子峒曾以會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逆璫魏忠賢遺帖致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艴然不應亟移居會舘中忠賢繇是恨之尋罷歸

推轂者之責

浙江巡撫潘汝禎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

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顧欣然命筆樊聞之始出衡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行五拜三叩頭禮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即日掛冠歸樊公勁骨峻標浙人士咸能言之今放黜諸賢相繼擢用而先生猶安臥東山此眞推轂者之責也

松石

陳眉公家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皮

耳新　卷之九　二

生心之害

于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弁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與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于史而疏爲之觀者亦誤以爲于史而疏救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兹懼也

獨有七祠之建

媚璫諸臣建祠效尤者恐後然止于建祠已耳戶部尚書黃運太則計及守祠之人或止建一二祠已耳兵部尚書閻鳴太則獨有七祠之建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啄前雛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雁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即有數雄來一雄得配餘乃

耳新　卷之九　三

去雌遂啄前雛或嚙蒺藜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英氣凜冽

周吏部順昌聞逮即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睜目不作一哀乞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理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

英氣凛冽尚自通人

文移掉書句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輒名爲光及姓熊名兆禎者未赴即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眞維熊維羆者乎陳子軏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絶倒

啖評

臨川傅均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啖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凃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盧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兊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痂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餓馬兢芻跡齧不馴又如席間鬬犬直令四座縮兄凃伯子如勇卒趨赫頭額無恙張八和如入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煇庖翟閽恒處患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鄉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爲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渣成粉席粥可如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谷

荼毒忠良

顧副使大章遭逆璫之禍田許羅織成獄加以慘刑至指斷骨折僅存餘息刑部又于白骨上重責二十噫荼毒忠良此輩何無人心甚也

石中馬

粤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値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閲數月收寳者

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予日對之業屢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餓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魏誕

丁卯春王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氅藤杖塵拂踵門求見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竚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梃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禀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當貴極矣寧相

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弟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焉地不見

煙來伏地

昔存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煙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煙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日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逍不則難出于煙又有嚼水以禦之者

至德宮

桂侍御榮余鄉之先達也性躭山水微時讀書

靈山至德宮訊僧曰此中有人居否荅曰深山邃谷那得人居一日桂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別急歸邀僧同訪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見因悵悵而還

腹疾

南州陳文學天卿素有腹痛之疾每作即臥榻上口鼻絶氣遍體冷如氷鐵手足不能擧若死者然第心能覺耳能聽口不能言嘗客徐州疾

偶作童僕初不知泣訃趨視慟哭爲治木擬明日蓋棺焉及暮友復顧僕曰以艾灸其足心灸久之天卿漸知痛至天白時口微出氣乃甦

留待天刑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奉爲天生聖人

魏璫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荼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擧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閲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嘅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

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水噴起

吳生門公于巳巳秋讀書北濠上方日午忽濠水沸如松聲急出視之見水噴起與城齊時有群兒見之大作喊呼沸尋止竟不知所以訊之故老云此中有黑鯉精或然

鮮克有終

往余聞毛中丞好憐才心儀之然方逆閹擅恣

吳中諸賢詔獄起一時人才摧折莫此爲甚毛乃不能以一官争之豈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耶君子爲之致惜

何瑞

余所識有何瑞者與敝人潘英八字皆同潘饒裕何貧無四壁潘早有室而夭何于潘亡後始娶今潘亡且三十餘載何爾正盛壯也又毛生近禹亦與李倩丑八字同李中戊辰進士授庶

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有同邑童文學志伊與楊文學承訓亦八字同然童以乙卯入泮楊至戊午始入泮尋卒去今已十餘載矣此六人事俱余所耳而目者

鬼挑燈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將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不畏時忌

黄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凛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謝勞役

有貧人鋤地得千金因往蘇州收買貨物僑居客店時值開春吳市各門首俱貼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聯其人因出遊翫遂忘寓所遍尋數日不得遂行乞而歸再往前日得金處鋤之復得一小錠重二兩上鐫有三字曰謝勞役

耳新卷之九

耳新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三顧圖石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濶丈許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履化鶴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斉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讃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銑所得惟詩

讃留傳人間讃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盗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讃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兎東升任則閻浮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氷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夢數萬人乞救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壁歲苦河溢蕩析民居漂没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耑設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暦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内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蒞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厥心以利導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

原缺第三、四葉

爲亡兒手也相視泣駭隨報從兄一奎一奎素有膽識而于王麟誼最厚趨視之烏有也一奎乃詰責之曰爾生爲正人死毋爲厲鬼何作恠乃爾果吾弟有靈也何不出手以示我或出聲以聞我叩之再三手終不露亦竟無聲一奎復詰之曰爾以我非同胞故潛爾形藏爾聲且與爾約或當以手扣壁間代言乎乃三命而三扣之一奎曰爾何寬將毋恠伯兄之據爾室乎于

是隨命隨扣隨扣隨應毋復詰之曰化爾紙錢能受乎奠爾飯食能享乎扣之應如數如是以扣壁相問答者不覺竟夕一奎勸且睡雞鳴壁間扣不絕響毋子退之不得乃曰爾故欲去而猶欲一辭爾從兄乎隨令一奎起慰之曰天將明爾速退我當告爾兄還爾室妥爾靈爾無再有聲果退後竟杳然一時舉家驚怖一奎畧不變色啓視扣壁處得一棋子以布掩之知扣壁者此物也

文而善吏

盧于占觀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爲懸腕眞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持交游最廣居恒一擲千金畧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

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禎寶研賦詩而別

同作逐臣君更遠

呂茂才京與鄭蔣二姓同賃徐氏屋以居一夕呂夢人向已稱唐句云同作逐臣君更遠呂不解忽徐氏索屋令移居鄭蔣二姓遷皆相近呂因近地卜居不得遷于水南始悟前夢之驗

彘産人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彘産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産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惟不敢育遂溺之父郡西隅某氏彘産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欺侮先聖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

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闘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遠望惟紫雲瑞靄而已

瞽奕

里人有舒某者雙目俱瞽能與人奕棋常勝

王餘青

杭城妓王瓆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詒短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二録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

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瓆瓆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韵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大將軍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衣什等物俱不見過覓得之墻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父

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閙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幞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

徃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父翁聞此事徃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詈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徃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

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抛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强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怪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

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徃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是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佑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

供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吆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黄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黄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前三人見即避入房去戴責三神曰前日神許斥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怒跳曰與我擒出來戴曰渠亦是神我凡人不能見徃何處擒三神即東衣袖走入房中各拖拽一人而出逐之去久之

返云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艙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然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絶

清江浦附舟歸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逝不為群兇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士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暨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吴中諸大臣逮京狀秀士顰蹙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士曰伊罪惡貫盈不久被顯戮矣

至吴江秀士曰爾即相隨徃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士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

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天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是令其死後有諸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凛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百歲殊健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耳新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有蘭畹居清言已著錄是書雜記瑣事多及仙鬼因果亦輟耕錄之流亞中記魏忠賢事蓋明末人也

湖海搜奇二卷

〔明〕王兆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

揮麈新譚二卷白醉璅言二卷說圃識餘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刻本

漱石閒談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雜記十四卷》提要

湖海搜奇序

道蓋無之乎不貫也語〻
為子臣弟友之實
或至於析肝至〻
〻數者是即常之變而為奇者
也事至於奇則無論六合之外
存而不論者即十室之邑眉睫
之間其瓌詭萬狀何可勝道哉
拘儒盡視為烏有絀而不譚噫

乎是惡足以盡道體之大全耶余友楚人王元禎氏以文章鈔天下其汎涉學海不啻吞雲夢者八九疆圉作噩之歲來顧余秣陵余發其帳中秘則有湖海搜奇一書在焉詢其所得則以遨遊湖海往往求其奇事奇談而錄之納之奚囊中積有歲年因而成帙余閱而惜其易盡也元禎又出揮麈新譚白醉璅言說圃識餘漱石閒談以視余總之皆搜奇類也載細檢其中又間出己臆列為論議多名理之宏譚即雅俗並陳安得槩以稗官家視之哉元禎游屐未輟余因期元禎更為隨得隨增而預弁此數語於其首觀者其直如元禎凡例所云用之以醒睡魔而已耶雖然魔醒而道可從入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
詹事府洗馬國子監祭酒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　王牒東粵楊起元撰

湖海搜奇目録卷上

湖海搜奇目錄畢

湖海搜奇目錄卷下

湖海搜奇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閲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　舒世忠三泉　繡梓

資格不可自限

往見貢者入官而諱貢恥其不能鄉舉也鄉舉者官尊而諱鄉舉恥其不甲榜也嗚呼此皆淺見薄識自畀自小者之言也臯夔稷契曾讀何書伊傅周召曾登誰榜而功業名稱與天壤俱敝何嘗與人校科第哉漢唐以來雖漸設科取士人以為榮而當時名公碩輔或佐創業或翊中興或分理以致太平而建如許功業者未必皆科甲中人也顧人立志何如耳厝注何如耳收成結果何如耳且人以我為貢而我不以貢自拘所為務欲與鄉舉者齊驅而功或過之顧不愈於名為鄉舉者乎人以我為鄉舉而我不

以鄉舉自畫所為務欲與甲榜齊驅而功或過之顧不愈於名為甲榜者乎何也彼處其易而我處其難也難者能為則人將曰此人若使其得一榜更得甲榜其功業又當何如也

張蘿峰

海剛峰掌南臺時與人寡交余嘗盻睞每召見語輒娓娓不休常曰汝於書無所不窺可曾見張蘿峰集乎余曰未也剛峰曰此公集頗具經

濟不可不觀余又聞蘿峰久困禮闈將謁選於銓曹蕭靜菴素以台輔期之力沮不從復危言動之乃止三年復入試試畢題詩於席舍曰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斥斥落天垂風雲交會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心論用舍直于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力猶能繫紀綵是年遂登第不出十年即拜相然則人之功名富貴其遲速大小俱有定分先生局量之大

蘊藉之深不以用舍為悄而汲汲乎深以不得行道為憂者自其為舉子時已具見之矣而成人之美靜菴之功居多焉

先儒撰著

通志儒術類載周易子夏十八章三卷載曾子二卷注云曾參撰子思子七卷注云孔伋撰漆雕子十三篇注云漆雕開撰宓子十六篇注云宓不齊撰世子二十一篇注云名碩陳人也李

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公孫尼子一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續孟子二卷注云唐林愼思撰刪孟子一卷注云馮休撰非荀二十八篇注云吳申撰削荀一卷注云陳之方撰羋子十八篇注云齊人羋嬰撰夫此數十種者今人豈惟未見其書將并其書目而未之聞也故筆之於此

李文達不私婿

成化丙戌羅彝正舉會試第三及對策冢宰王

一變以程姓者卷字精楷宜居首李文達公賢曰論文不論字遂奏名第一程君乃文達公婿也而文達竟以彝正居首亦可謂至公矣

王元美

王元美先生執詞壇牛耳數十餘年其著述之富古今罕儷無容末學贊詞至其和氣披拂人不啻春風折節下士皆出至誠古稱有若無實若虛先生蓋其人歟其所以卓冠當代者又不

獨以著述已也余至不肖無可採錄先生游揚之者不遺餘力其贈余詩有曰先朝論吏部簡要有王戎（元禎尊人會川公曾為吏部）今日郎君長居然乃父風東書游太學起草擅江東似過襄陽里曾聞客習公（公嘗館習學士豫南學士為余亟稱之）

城隍責禮

吳學生沈鳶家于城隍廟之西沈以赴郡試晨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尚早隣家未啓戶其女逕入廟香炉內取火而歸時以暑天女但着外襦而無袴沈夫婦皆未之知沈歸家有甥女忽顛狂若神憑之者自稱吾城隍神也昨日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歲女子到廟中取火甚是不潔呼沈跪於前責之曰汝為儒者乃爾不知禮耶沈舉家拜謝乃曰此亦非大過我偶出過爾門駐此爾於明日具衣冠到廟中一揖可也語訖女洒然而寤沈翼早詣廟謝過

沈野雲祈雨

沈野雲者湖州德清人名道清　太宗聞其名召見令致雲物野雲舉一小瓶噓之雲氣充滿一室厚賜而退初野雲奉　命還鄉族親嗤之曰狂道士何處乞丐囬也野雲佯不顧但懸一牌於背云賣雷雨時太守方病旱聞之曰得非沈師邪吾昔知北州得其法以救旱不受謝而沒速召之果然乃揖之曰先生向遍去今日乞

再救合郡生靈之命野雲曰公故人吾安敢辭然非城隍廟不可太守亟延入城隍廟問要何物曰爛豬頭陳煮酒足矣太守令人奉之大嚼而卧衆道士白太守師正寐安得雨太守令問之曰酒肉未足雨豈遽降太守又具酒肉食畢又卧道士曰時午矣府公坐伺雨降師果何為者野雲曰天午邪請太守觀雨太守盛服至立庭中野雲曰公何不與衣太守謝不敢乃取四

盌至書一雲字于其中擲之又書雷雨三盌三擲而坐使人視西北方有雲乎曰雲矣有頃布滿四空而中天猶一穴以筆洒墨擲之倏合而雷雨大作須臾水深三尺太守曰可矣雨止太守出二十金謝不受但受米分施諸丐者退卧室中諸親前嗤之者來誦言神術野雲曰後五日雨當洗壇汝等田禾沾足否曰未也剪紙旗與之曰汝插一旗于膝上以為別雨必倍之諸

親爭受其旗以去五日果大雨而旗之所在點雨不集蓋以其前嗤笑之故而戲之云野雲嘗行過金陵市中群兒罵之曰痴道士野雲曰皆坐我有栗分與汝曹群兒信之皆不能起其父母有謝罪者乃拂袖起之其術大抵類此

林下盟

請課

高枕　摹帖　鼓琴

燈一龕　恠石奇供　竹
知己　禮佛　捉麈
遣疾　名僧至　讀書
看劍　展画　烹雪
苦吟　嘯歌　香
多收藏　採梅　訪菊
護蘭　閱耕　種魚
蚩　調鶴　籬落雞犬聲

掃地　薄醉　月上
殘雪在林　子規弄晴　落照
策蹇　輕舟　新笋晚花時
主客真率　奕　洗研
翻經　嬾　勘方
蒲團木榻　馴僕　尋常供具

俗因

主人性喧　攪書　苛禮
塵匜　種花對偶　多事
穢手拭器　塗抹惡札　惡詎
俚詩　妄議建置　談除目
客不韻　盲雨妬風　兼癩
黴濕　徵詩文逋　不知足
剝啄聲　掃花　執物窮價
作清態　茶酒無火候　居無花竹
鬭鵪鶉　觴政行虐　射名奔走

村媼呌詈

秀州范應宮君和書於雪廬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猶敦淨緣閉户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同自號癖王陸務觀自名怍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陳繼儒題

乙未秋杪仲叔將予為采芙蓉行爾時念我等生活黃塵中當何時畢此清福因疏隊數語願為他日之盟至再易歲而金湯行世叔氏語直與敗篋俱矣適眉公見而享之予請勒以廣同好

般居士范明泰跋

羅一峰還鐶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於逆旅主人家索水盥濯主家就令僕奉盆以進偶遺金鐶一隻僕竊取之公初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

曰比至京城尚遠且計日已不及試矣又關路費如之奈何僕云公無憂其夜來於盆中獲耳環足以為資公怒責之索其鐶以還比至其媍為夫姑詈辱欲投之井公追之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款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塲中火焚四方舉子罹禍者若千公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為陰騭之報

黎道人轉生

郝良子高江都人父曰世安初未有子施僧崇道不知費幾千金一夕夢觀音大士謂曰爾子在臨江其橋即造橋黎道人也今已將完而乏財五百金遲遲數月能捐金予之即爾妾孕矣覺而異其夢乃託其至親携貨往臨江為商予銀五百兩曰果有黎道人幸畀之其人如命至臨江果得黎道人問何不早完此橋道人曰得五百金此月可畢工恨無施主其人曰我即施

主也五百金不難舍但恐尔不肯完道人矢之曰安有是理吾日夜苦心于此恨不能以肉補之何敢羈留乎其人遂予前金乃易貨臨江以觀其所為道人徵召工役辛勤加于曩時三旬而工迄既落成道人謂其弟子曰吾將去矣沐浴更衣普召衆善士滌身升坐人問師今何往曰暫往揚州遂卒衆來維之塟其骨其人返訪郝氏一妾已孕遂生子高長而好文為國子生

杜詩有來歷

馬融曰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土豈有此況味乎及讀杜詩有云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盖祖其說而為韻言耳又贈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詩云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盖用阮簡故事昔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人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夫古人看書博故其言多不虚説

如此類者觀之雖似信口出来而其實皆有根柢今人詩文遠不逮古者只是為膚見所縛耳

幻術

余在北都見一戲術以駒馱繩若干以手豎其繩入雲表一兒上擲飛下鮮碩異常名為方朔偷桃又一僧能吐火吞刀諸戲令童子裸体仰卧以刀剖其腹盡出腸胃而無血次断其手次及両股以盤盛之遍示觀者求賞畢乃以水噀

之作胡語数百言提其骨子一重子全軀而起初無少傷如此類者不可盡述然中有搬運人財物者則法所不容也

丐不拾遺

曾有商人入呉城如厠解腰纏六十金置短垣上去而忘之商行数百武始悟亟返取以為必落後人手矣至厠一丐者坐守焉舉以還之不失銖両分予半力辭與五両亦不受反為肴送至舟貫酒飲之而去予意此雖富貴者不能為而丐能之殆古所謂蒙袂輯屨之儔與惜乎姓名之不傳也

張囚得冊脫繫

浙之台州張某繫獄當死夜鎖押上身攖三木牢不可動見一女子殊麗旋邇之久而倏寐不覺吐一物如氷入張口中竟至腹内女子失声曰吾修数百年特来借人氣耳不意失于此也

君即能變幻長生吾殆死矣幸毋暴我骸因大啼而去張竟脫械而出見一牝猴死郭外大樹下遂脩棺瘞之獄中失張所在覔之于其家張出見官如故但繫之獄即出乃逹諸監司監司命取之因解往中道不見解人大恐張即于井中應声曰莫慌我不走渴飲水耳見監司亦然竟無如之何遂出其罪張後不知其所終

劉端簡公

端簡公自為諸生及領鄉薦惟知讀書家事一聽之兩兄長兄文峰公天性孝友遇端簡公三年登科就職溧陽司訓端簡公挈家往依之讀書旦夕寒暑不輟兩衙聞其書声中巳丑甲科本房第二卷授宿州知州一日外出望獄中景色似有異察之果有謀越獄者及形已具窮治盡伏其辜由是一境誦神明焉其居官甚清吾閩衙饘粥布衣仲兄岐峰來任僅分俸五金表

兄謝泉溪名良器者平時同窓至契往訪見甚儉中惟朝祭服及敝書數卷為之嘆息一無所覬坐官之日僅餘俸八金歷官至左右轄凡四年不調當是時正袁州父子專擅布政轉京堂者必饋遺千金以上方得公無一絲抵政府不復前開府之想矣曾山東巡撫缺有一方伯江西劉姓者日夜營求因致物論鼎沸袁州亦不自安謂其子曰此巡撫缺須推擇乎日札啓不

入京者一人方可以塞群議會冢宰李公諱默號古冲新起至部首以端簡公為舉惟時九卿科道畢集莫不稱當既而奏上得　旨冢宰公令人齎咨入閩因而寓書端簡云恭惟建節青齊実緣夙望所致綸音初下搢紳無不稱當默也以人事君之義亦庶幾少塞矣及端簡撫山東罷膠萊開河之役寢臨清入衛之兵又停止採鑛前後三疏皆蒙世廟賜俞民賴以蘇息

彭僉憲仙詩神夢

清江人彭綱初遊南歲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祈仙降筆云天上名將就蟾宮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贈緑衣郎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信也尋與十餘人求夢于玉笥山神殿庑為衆所占宿于牡丹亭下達曙無夢且而衆起皆曰夢一神人歌而過云牡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有人耶綱聞之即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巳

而綱果發解舉進士官至雲南僉事

毛邊二公妙對

毛汝厲為御史時河内宴承差奉酒太濫曰承差〻矣乎邊廷實時為副使應曰副使〻之也四字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對也

車夫謀害梅進士

腳家險惡天下易地皆然而西北為甚今畧舉其一以為遠行者戒梅岳四明人以進士丁艱

歸服滿與從者三人北上至山東雇車一兩而行其從者毆罵車夫不次岳不問也車夫兄弟四人皆頑獷少年引其車向他道至陝西界一二日乃抵車夫家岳初猶疑非故道至是不得已下車就宿車夫有父年老杖出坐曰君皆好人何為犯吾兒嗟惜不已岳益疑卧其門房下聞隔房人声起穴壁窺之見室中懸神像四軸陳設酒果其牲則人首二枚大怖與從人謀曰明夜次及我等矣此此老嗟惜似有見憐意盍往求之乃往拜且泣曰某實南方進士不意有犯賢郎今至此惟公哀救當罄所有相報老人曰汝等非凡人吾必相救然汝出必告於官府則吾家口不免吾神甚靈汝必誓言勿訟吾則以生路示汝岳跪神前如其言以誓老人乃起開扃指岳向東行狂奔半夜乃得人家少憩問所在縣官告之悉誅其父子于市岳歸抵家驚

悸得疾卒

鼉牛靈異

相城滸泗菴側姚周者浚池得鼉十餘枚其一尤巨適有府吏至掇烹啖之吏曰昨夜夢見黑衣人懇言吾被姚氏所執公幸哀救福壽當無量此豈是乎釋之吾不忍食周哂曰吾正喉睞安能作放生道人竟臛以饌吏不食周飽饕而別抵暮腹痛號呼入夜卒陽城湖居民嚴鉞畜

一牛冬至欲脯以延客田僕牽牛至屈膝跪地淚下如雨或言不可殺鉞不顧竟脯之數日嘔血死大抵物之靈異者不可妄害也

前輩士夫諧謔

邵半江先生文敬詞翰馳於海內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邵無塵岳色江声共此真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於西涯李先生先生詒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

待予更之而西涯點記竊為己有先題吳公畫上後鄭公見之撫掌大笑東海匏菴兩先生有跋遂成詩話前輩士夫諧謔自是可喜

陳採花神佑

三山陳景着弱冠時元宵觀燈道逢女鬟執絳紗燈迎于道左景着惑之隨以往至城外烏石山頂舊有神女廟在焉至門盛飾女郎偎于廟門叱鬟曰此陳採花也何乃挈至此燈遂滅女亦不見陳忽驚眩仆地至曉始甦後果登永樂乙未進士第三人

行香子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鄰鄰粧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瀟洒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粧此香說此話讀此書

短短横墻矮矮踈窗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疊

障綠水邊傍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来無酒清話何妨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浪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屋清幽埜花繡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留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着甚来由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

畫還也奇哉數株松數株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款開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是幾時来且優游且隨分且寛懐

儒以治生為要

許魯齋先生有言儒者以治生為要初學或疑之不知儒者若能治生必不至於喪節求人未必非立德立身之本也孔子有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此在孔子之時則可耳今之君子苟適四

方尚有乘傳而食者乎尚有擁篲先驅者乎尚有眷弟子千鍾而猶不屑者乎假使孔子復生亦不免以治生為事寧獨吾儒為然世尊住世戒徒衆勿留隔宿之粮每至食時着衣持鉢出外乞食然末世即不能行如五祖六祖以下未始不種田未始不備藏何得一槩以隆古事律之

泰安州孤客

泰安州有張田者與其妻沽酒以生一日薄暮有遠客来投宿張許之飯後張與妻既寢聞客房中運筭子聲張起潛窺之見客布一襆於案满陳白金張與妻頓起惡念伺人静入客房揮斧殺客死掘榨下土瘞之已而家以饒裕生一子甚愜意年及弱冠忽無疾而死張與妻念之不能寘一日張之隣孟老者晩間倚門閒玩瞥見一騎驢人過其家驢後從一人執箠孟諦視

之宛然張氏亡子也因大駭以手招之其人不顧第揺手而去若拒之令勿喚者明日孟倚門騎者復過而西孟視之張子固在後也復招之其人乃首肯意以還来孟即入家坐待之夜果至真張生也孟且驚且懼茶罷稍扣之其人曰某為張氏子存亡不必審第煩傳語翁媼榨頭下人可以稍追薦之否言罷淚下如注孟更欲問其詳其人忽飄然而去不知所適矣寘日孟

乃過張因叙他語漸以及之張不覺惕然以實告因埜其所餘亟召浮圖大作善果以薦然猶惴惴不自安云

前妻取後妻命

休寧西門邵姓者妻死再娶其人悍妬絶前妻親屬不通往来且毒虐其子女忽抱疾前妻附魂於後妻之身自已嘸罵數其絶親屬及虐子女之事日不絶口如此者五日而死

九頭蟲

蜀地每正二月夜分居民或誼嚷官不能禁問其故則曰此土舊有九頭蟲其一頭被斬流血倘經過之處有一滴血落其家者一年内人畜大灾如聞空中唧唧有声是其來之過也即鳴鑼伐鼓及舉煙鏡逐之欲其過之速不使血滴至地耳及閲稗家果云九頭蟲魔力甚大被孫行者以法力斬去一頭年久尚滴血始信其說之不甚誣云

走報者未可輕信

楚有縣令罷歸其子某又擢鄉科有一寺僧方崇蘭若欲募緣令施十金以買一梁縣公曰倘吾兒叨中甲榜一聞報即捐此十金不吝矣其僧於會榜信至時偽割其子鄉試録一條貼之紅箋上使人馳以報縣公大喜即召募緣僧付以十金仍持報縣就為樹旗有識者曰此報非

實也其紙條不係京師来者姓名之下無湖廣二字縣君不以為然俄而江夏縣宰朝覲選任問曰樹旗者何為曰為其家新進士縣公曰我見會試報江夏未有舉進士者始知報者之偽亟眠其旗故江夏人有十日進士之誚

千里驢騾

陝西民家畜一驢其壻借乘入市喻時往返百里如飛壻心切愛之翁問歸何太早壻詭曰驢

劣行十里即仆不肯起因牽之歸耳乃誤我一
日翁悄其驢俟壻去殺而烹之壻聞亟止曰我
戲也然驢已皮矣惋恨取其腹視腰有六腎蓋
千里驢也翁怒絕其壻又張翁云其友人嘗省
親山東親家以一騾至時日暮道遠恐其不達
主人曰此千里騾也倐忽抵其家

葛乾孫後傳

予得可久數事為補一傳以足郡志之缺云葛

乾孫字可久吳人也其母夜見仙官奏樂群遏
中一人墮地其母趨抱之忽不見遂生可久性
奇敏陰陽律暦之學靡不無究長乃折節治經
為儒生試屢不售棄去更為古文詞尤長於兵
法恒思馳騁中原立功著奇初可久父應雷精
於醫授以醫家書可久不屑意而為之輒有異
效嘗有鄉民患腹中蠱痛以可久出獵操舟追
之至山塘相值拜伏于馬足間可久問故以情

告乃佇驗脉之曰無傷飲此汁愈矣手操泥彈
丸予之鄉民不肯去曰汝第行不汝欺也民狐
疑持歸以水調服之下馬蟥斗餘即差蓋夏月
飲水吞馬蟥積久滋生得土而下也一人體無
他苦視物皆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
無不皆然問之曰無藥也明旦集二十壯夫於
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人提其腰急奔十里餘
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度令其視物復常曰

彼嘗遺跌而兩葉肝相沓故目光為倒急行其
肝自正又一女攀墻觀優而一臂伸不可屈可
久命其家盛宴令女出詰之曰汝病在腰趨解
其裙帶女羞澀手掩之臂復故有貴門一妾患
腰重可久視之曰非疾也卧其女以椒百斤為
衾褥上下覆之數日愈曰此女有寵群妾妬而
啗以水銀水銀得椒即從毛竅中出視其褥果
然其術大抵類此尤多幻戲其妻欲赴貴家飲

恚無珍奇服曰閉門勿通問吾為若料理之居密室三日則持徑寸珠百八粒而出佩項上而往諸女伴爭奇鬪珎一見葛氏姥不覺心折然不審其何物也一屠家婦挂猪肝於門野僧從而乞食婦怒詈之僧謝罪而婦喋喋不休僧微哂一捏其肝而去婦即心痛垂死屠者奔號拜可久堂下可久曰卿婦得毋有所遇乎曰未也問之隣々具述僧事可久曰我固知其幻技耳

即以一針針其豕心須臾婦活僧令二童舁至自言心痛乞命叩頭無數可久詰之曰汝出家兒何忍以邪法戕物改之吾當貰汝死僧再三立誓乃拔其針應手平復亦善治鉛汞為黃金作金銚之屬鐫云葛氏金器子孫不許擅易今大家往往得其十二云

押韻

誣兵馬之妻有孕為墻倒壓遂至身首異處秀才楊天錫往弔兵馬泣曰吾妻有孕今壓死如此且不成屍柰何天錫曰此正所謂非敢言詩押韻而已兵馬曰我若無極乃作戲耶

御史因悍妻棄官

吾御侍御董公石有同年進士亦作御史往貴州巡按未行素惧內其室甚鷙悍一日有按雲南御史經過其家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允雲貴巡按皆許挈家自隨悍妻於屏後聽之信以

為然遂束裝欲與御史同去御史曰世豈有巡按挈家眷之理其戲言爾妻曰君子無戲言老奴云然無非欲背我於彼處娶妾為樂耳御史託其翁與舅言之終不聽御史竟以是請告未行

周恕妻冤歸

周恕字貫之揚州人癸酉發解中式其妻某氏病卒年餘一日貫之清晨訪客而出其妻忽自

外入衣珥如生時呼其女曰四姐安在家人悉出拜女亦出妻摩其首泣曰四姐吾去年以一羅裙予汝汝父乃以予婢何無情耶當時以牛肉啖我我怒翻之汝見否女答以曾見慇懃再三乃曰吾去吾去汝父將歸矣歔欷言別意甚凄惻出門其形漸小初三四尺行至東橋才長寸許而滅

方太卿記前身

崑山方太卿鵬能自記其前身事作詩紀之其畧曰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一疾遽夭死天地為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層沽陰風助哀声思之死如昨語及輒涕零惟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云云觀此則羊祜探環之事信不誣矣

物類飛走

山之體鎮定不移何為乃有飛去者至於樓臺亭榭有移甲於乙者金數之屬有奪彼予此者尤多黄岡梅上舍之子居隣吾邑界素稱温室彼家有塘初未嘗畜魚一旦巨魚數千飛入于中魚皆黑背重三四斤然十数年後其家大落矣

脉理

脉理吾惑焉盖自太史公作史記已言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能隔垣見人五臟特以診脉為

名則其意固可見矣今以兩指按人之三部遂定其為某腑某臟之受病分析七表八裏九道毫毛無爽此不但世少其人雖古亦難也世不過彼此相欺耳

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〇雲黯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明秀麥齊肩人羨春遊此日客愁夜泊如年

洞庭秋月〇湘妃初理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㲹天心相映一声鐵笛風清兩岸画闌人静

遠浦歸帆〇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上音稀昨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妾面倚楼好待郎歸

平沙落雁〇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花冷濇秋容鴻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

遣幾群驚起

煙寺晚鍾〇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中古寺迢迢鍾撃東林新月僧歸野渡寒潮

漁村夕照〇湖頭俄頃陰晴楼上徘徊晚眺霏霏雨障輕過閃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湾垂釣

山市晴嵐〇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婦屋中菱芡村翁筒裏魚蝦厘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

江天暮雪〇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楼居萬玉叢中人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里孤舟歸去　陶蘭亭作甚佳楚人頗傳誦之

貴州龍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云其地旱求雨必召師人令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徳末大

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婦蹣跚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其妄言此婦豈龍耶婦自辨云我村坊小民其甲之妻寧得為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籠自躍開婦已失所在楊主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祝雨則立降盖珠卿異域龍多变幻如此

東岳祭酒

符某者長洲市民生平以誠慤著皈心道門受玄壇延生二籙丙申六月夢見群隸入曰我東岳使者屈公為其司祭酒六年前已定命且下矣先遣某為通符不知所荅但蹙頞而已隸遇其里人張甲素識之心知隸已死而口不能言隸與旁問拉入石灰橋酒肆曰我為東岳先卒迎新官至此問新官誰曰符某也張與罄酒二尊憒然卧及醒已夜闌身在教場草中旁有二

空瓶大駭而歸明旦覘符氏果聞祭酒之詭告以遇隸事而符生益恐數日符生又見一吏卒告舊任官來請出迎一白鬚貴人坐肩輿而來相見揖入坐定即言吾某州某人也久為東岳祭酒秩滿遷主天曹合舉一人自代某知公心平才贍故以相替幸即赴任無負天朝之寵錫也符曰某市井人目不識一字何以作官治事幸公哀之別選能者貴人曰毋妨吾昔為前官

舉用亦不識字治事久之遂不覺豁然通靈且曹司吏典甚多亦無用勞擾藉公莊重坐鎮雅俗耳且曰本司文簿及一鷹一犬皆以交付符問鷹犬何用曰鷹犬以察人善惡日行千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家事未了奈何貴人曰無妨公欲挈妻子則請尊夫人同行不欲則冥中亦多佳配易求也此去不異生時之樂人生會有死何必戀戀為兒女之態語畢命吏卒上參

若數十人喏拜者家人悉不見而符獨與衆接良久貴人告去符送至門揖遜而別乃泣語其妻吾不久矣居數日沐浴更衣無疾而逝其妻哭泣過哀時時疾作人曰殆不免隨任之說乎

藥名詩

桑寄生傳乃蕭鳳儀所作予獨愛其中藥名詩清新俊麗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其

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黄。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丼菊自重陽。其三云兎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荳蔻長含別淚垂。頭學空中双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其四云天門冬日曉蒼凉。落葉愁驚滿地黄。清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丼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余謂陳亞復生亦不過此。

李甲毒子

金華有豪民李甲魁衆肥家尤嫉人之勝己者或貲侔於己則百計傾陷之必使出其下乃已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為村民所傾仰往來求施人多喜舍亦時時受甲妻子餽惠甲知之銜忌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為慇懃之態而私令幹僕作四餅寘毒其中以出餉二僧啖僧方飯飽不下嚥又以遠命為嫌乃偽作吞咀狀而懷其餅歸寺明旦二小兒綵衣垂髮入寺遊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于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即取以飼之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並仆地躑躅以死甲莫測其故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声飲泣而已不敢向僧道一語自後卒以乏嗣造化巧於好還如此

伏生授書

秦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至漢文帝時有伏生者方敢以書教於齊魯文帝欲召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授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乃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後亡數十篇獨

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伏生在濟南郃平今縣東北十餘里號伏生御其墓在馬鳴呼使伏生無藏壁強記之功且年無百歲之壽又不能遇漢文真主則尚書二十九篇終亦泯沒矣今倡言漢儒之誤可乎伏生有功於後世亦大矣

周禿擒鬼

周禿子者徐州酒家傭也其主人少女為異物所憑月無寧夕一家患之周禿曰我平生不畏

鬼今夕必為手縛之主人未許固曰我素能殺鬼令全家避於他室以中堂宿我保為公辦此無憂也主人從之是夕周禿卧於堂以木支其一扉開一扉而睨焉二更後有物造其榻周禿盡力抱持之物哀祈言放我我不更來禿曰汝欲乃公見原何以相謝曰惟公所欲乃曰吾欲好酒一罋豚首一枚曰有放汝去不來如何曰安敢所舒手釋去良久奉豚酒跪階下乃携入

廚命物燃火煖酒連沃十餘觥物兩手献肴甚恭周禿以一碗賚之曰汝飲此可遠去覓好安身處毋為再溷吾主人乃公釋汝乜知之乎更逢必劈汝百段物唯唯再拜而隱其家人聞之曰必禿卽祛鬼呼同類至吾家耳何以有應和声禿酣寢達旦問之曰怪以執得供事吾大醉暫且釋之今更無來意矣問何物曰我亦覺如短漢子不辨何妖也此後果不至土人傳周禿

擒鬼以為異談予謂物必狐貉之流然周無術而能制之者其神全也莊子言醉人之墜車也不傷蘇氏記沙上兒並此意

人变虎

南津胡侍郎璉為廣東副使日有治民得疾伏枕甚久忽嗜食生物魚肉之類命家人不得烹煑久之兩足生毛次及股次及滿身皆变成虎形惟首尚人求觀者衆乃伏於床下命家人勿

聽人入已而兩頰生毛跳躍欲去里甲告官笞殺之

蛤蚧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出廣東陽江縣其海陵巡司地方尤多狀類蜥蜴之屬每生城垣串楼人家墻垣及古樹內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牝声蛤牡声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持自堕於地人往埔之亦不覺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人得之以槁熟草纏定放鍋中蒸過曝乾售

人煉為房中之藥甚効

野人生子

徽州有一客泛舟入海在舟大病故事海舟有一人病者輒擧而棄之水中不則其病傳染一舟之人將莫救矣方議棄汪姓者其人懇求少遲半日倘中流遇一山島棄之於山中則骸骨不致葬於魚腹衆憐而從之至次日果見一山乃泊船舁其人置山間少頃則見山中野人數十輩群来視之汪自分必叢食之矣俄於山中取木為蓬覆之少頃引一野人婦與之作配汪初病困賴其婦取山菓養之得不死數月遂為夫婦生一男三歲又生一女数月汪逐日於山拾金銀無筭皆用茅包裹之旦夕望海中船過呼之偶一日果有船呼近岸抱其兒及所拾之金入船則野人婦抱其女號哭而来欲登舟衆人不許其婦手裂其女觸石而死汪將其子歸

教之詩書登鄉科仕為司務

鬚髮起復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起復北上乃皆烏黒人笑曰鬚髮亦起復矣

重內輕外

世俗尊京職而薄外官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內外均平時用攸擇而輕重之偏

則起於末世余謂天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天子深居九重豈能一一受知苟恪共乃職使心無愧怍雖一命之士隨其所任皆可以敦效忠之義又何必重內而輕外乎秦檜時有王仲荀者素稱滑稽一日見朝士候見檜因白衆共講一謔話云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請見閽者以不在告之客勃然叱閽曰凡人死者稱不在我與其官甚厚汝柰何無忌諱敢出此

言閽者拱謝曰然則當爲何語以辭客客曰汝官人出謁未回第云出外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外去三字蓋譏朝士不欲出外也此言雖謔亦足以破嗜進者之心

靳子

靳公之子見壽星像驚曰何白首尚不冠乃援筆作網巾裹之有戲靳公者曰壽星冠太遲賢郎冠未免太早耳識其不知事也

龍興寺火兆

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溢民避水於寺中半月許汚穢殊甚僧雖苦之不能禁月餘一青巾白袍者至年可三十餘周行廊殿入室僧不爲禮坐定亦不奉茶乃問云此地有飢民住否曰有之禪堂有諸曰惟禪堂無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髯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向西而

行以爲寺中安得有僧如許且形狀怪異可疑入寺問之皆云不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成煨燼惟禪堂巋如魯靈光然乃知昨青袍者火部神將而群僧則羅漢云寺今廢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聲色沈石田紿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

其云：尭花生子菜生苔。細雨蛙声出草莱。一跌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来。

死妾養子

浙中一上舍有嬖妾懐娠欲産然上舍亦受制於其妻不能致媵焉妾臨産時上舍以事往銭塘妾産難㕛死其妻不待其絶而遂殯之及上舍歸但以産死言不復窮問上舍偶一日過宅邉賣餅家見其鑪中有銀簪一隻乃其妾所常

簪髮者詢其從来賣餅人曰此簪係一媍人稱説所産兒乏乳留此簪質炊餅飼兒黄昏輙来来得餅即去問其去路則妾所葬之處也上舍大駭乃夜潜其墓伏而竊聽果有啼兒乃開墓啓棺則死妾之上有生兒伏焉抱之以歸及長以貲入監為縣簿予讀晋史至于寳傳云寳死其家以寳所肶三婢殉葬伏于棺上及二十年寳妻死其子開棺欲合塟焉則其婢尚活詢其所以生曰千郎飲食我一一如生前也其子将婢媍嫁人更活数十年以上舍之妾観之尤信

更易舊詩嘲歐

東齋二貢士争名至相歐友人用舊詩更易誚之曰南北齋生多發癲為争春榜各紛然綱巾扯作黒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二人眠閣上夜歸朋友咲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黄鵠磯對

三醉岳陽八百里野水洞庭朗吟飛渡一夢邯鄲四十載烟波名利撒手全抛　又石上尭痕千古不磨江月曉洞中笛韻一声吹徹楚天秋黄鶴樓下洞賓曾抛尭于石上至今有痕樓後有像曾五更吹鉄笛有声滿城聞之慘然

魚呑仙艾化龍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棠縣西臨大江峭石巑立人迹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瞯花雨㕛

漂水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按此與□國禹門典故相類

居室不戒

正德中射陽湖大雷小民薛琰素狠戾當雷声作時了不畏忌與妻同宿焉俄雷火繞其室夫婦俱而起則眩惑仆地琰覺有火燒其臂者雷畢視之無傷但有赤文四字不識觀者甚衆一博古者曰此大篆也作居室不戒四字豈而夫婦不謹於發声時那琰始大惧晨夕與妻焚香謝罪于庭不啻百禹拜久而稍淡半年乃滅迹

虹字四聲

自王荊辨霓之後世人稍知霓字四声皆有之而不知虹字亦四声也在平為紅音在上為吼音在去為絳音在入為歐音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茶求張三丰時承家旨實訪故君且□四方向背遇三丰武當山上奪其冊辭之曰□又言無章那乃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公再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又與尹蓮頭交好致仕後尹雖千里外往視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数日而散公之将卒也尹自遠方来謂曰公将遠行是以奉别居二日公卒尹視其殮乃去

貧娼

吴生恋一娼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王守之賦其事曰可咲黎園地翻為寂寞塲當街為客座隔壁是厨房屋柱懸燈掛泥坏甃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床荳薦纍堆厚綿衾襤褸胖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長春風寒地獄午夜漏星堂双陸無全馬棋盤少二将恐惶之茂甚不可也之當一時傳咲吴生恥遂絶往

原缺第四十六至四十八葉

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蒐殘録云鄭老
督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
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雌黄觀此益信

牙牌排衙

今制京師諸司官皆懸牙牌外官則無之有進
士二人同年一為編修一為縣令縣令述職之京
編修者戲之曰爾何嘗見牙牌縣令應聲曰
爾亦何嘗見排衙盖小任於翰望排衙故耳
一時傳以為善謔

南昌進士

江西有一進士與吾邑劉憲副同年觀政時以
差至家南昌守往拜之久不出守謂其僕曰我
城中知府號為金帶來此時但務冗來拜你
主父不出汝等何不稟知僕人入告則聞其叱
咤之聲既出但忘靜巾行服相接守曰我等冠
而來先生以行服相接是欲不為禮也命車
而去進士含詞且尤不遜次日進士投刺謁撫
院撫院云少待事畢請見進士待片時輒不耐
遂於撫院門下人索還原刺門下人曰帖已投
入少選即相見矣進士竟拂衣去由是守與撫
院深銜之居無何乃以疑似支解其結髮之妻
及所疑似者妻家訟之撫院批行本府坐此落
職劉公為袁州太守時進士至其任訪之劉公
以同年厚待之自袁州歸又以疑似殺其繼妻
及其所疑者復為妻家所訟久避竟為所司緝
捕去斃於獄其人頗有談論亦善為詩尤能為
人勘子平決休咎

倫狀元夢

倫公文叙嶺南人也郭公輕蘇之長洲人也二
公俱同游南雍甚歡洽弘治己未會試京師倫
公為郭言吾夢持黄袱若敕書狀後隨二人馳
上御道 上降階以迎忽一毬從殿上欄下綴

於吾首此何祥也郭曰毬圓物圓者元也子其
為狀元乎後二人者殆榜眼探花也倫公一夕
又夢雲間錢福解衣衣之以語郭郭曰錢盖省
元狀元也君必如之既而倫公試南省廷試皆
第一竟如其夢云

四神財

上海有陶生者居村落間家計僅足糊口弘治
初元之秋一日陶方自外歸薄夜閉門忽於門

後得一大包持至燈下觀之其中皆金銀也鋌
既齊整數且甚多陶大驚惑姑置之房明日寂
無蹤跡迨夜忽有一少年白襴唐帽貌甚偉秀
逕入其門坐于中有從者數人皆青衣童子陶
急肅禮拜問其人不對但云有我與汝昨夜汝
已收之今吾來看汝也陶曰小人平日不識官
人何緣官人以此重貨下賜乎況小人素寒薄
亦豈有此福此決不敢受也其人又強之曰汝
但收領可自營運為生吾非惡人定不損害汝
陶終不肯從命其人曰然則我且去吾明日再
來勸汝陶欲還其物其人忽去明日與家人議
之家人或欲留陶執意不可曰我等小人家果
有此必是禍胎但無計以除之耳論議間至暮
則昨日官人又至偕一人其人狀貌服飾彼此
無異而年則似差有長幼又兼帶財物一包二
人同詞勸諭陶生令必受之陶拒之益堅二人

擲包於其家即捨之去陶又恍然至明日復來
又益一人一包如之又明日又來又益一人一
包如之共是四輩其諭陶益懇至陶再三謝卻
亦益篤厲四人見陶無回意乃曰吾等來富汝
本無惡意汝執意如此也只得罷吾且行矣於
是取其所留四包令從者負之舟舟同行而去
陶生尾而送之直至太湖側有一人虛舟艤而
待四人一時登舟放棹而去乃沒入於湖心焉

人以為財神云

慧業先生志銘

范杭曰鸚鵡生年不可考長公子範以庚寅秋得之海上趙生其卒則壬辰冬長至前之九月也長公精廬一椽陳設圖史条鐺酒灶之属無所不有其旁則置鸚鵡每賓客滿坐或吐佳言如屑或朗歌名章迥語鸚鵡即從旁宛轉唱和若會心者性尤喜雨時或霡霂一簑佐以凄颸

梨花寂寞炉煙欲死鸚鵡輙昂首鼓翅而舞翠鬣低回不啻玉人一部霓裳羽衣斂橫髻墮也若深更沉籟明月窺人或鳴短琴或吹紫簫復出其長音餘美與焦桐枯竹相應發能令羇客拊心孀雌飲血長公故絶愛重之一時雅游亦無不知長公家有鸚鵡者等于山陰之鵞元康之燕龜蒙之鳧矣一日而鸚鵡忽無疾死長公悼悵幾廢眠食因檢開元帝時華清進御有白

鸚鵡上與玉妃倶呼為雪衣孃尋為鷙隼所斃玉妃傷之賜瘞苑中名鸚鵡塚于是長公亦謀所以附麗其事于華清者會君駿黃君園亭有隙地流泉修竹帯其左名花如繡芳草如茵君駿與諸君時、班荊箕踞行歌弔古其上遂擇竹間一隅壘石玲瓏感以漆棺文綈覆容成白衣冠而葬之長公復憐其生乎以多慧自取羇紲戲與同人為之諡曰慧業先生嗚呼先生至

是可謂不負其明慧聡善矣既葬會坐客有誇余以瘞鶴銘者因即塚邊殘石勒其事而繫之銘余銘不知視所謂華陽真逸孰為後先然千古山陰墨妙于今絶矣華表游魂不哭鸚鵡為孳之所得孰與仲多乎因并為鸚鵡一慨書之

銘曰汝舌如簧而不免于鋃鐺汝身如綺曾不得山居而巢處吾葬汝以盈尺之棺一坏之土令汝差勝乎朝負青雲夕誚彤妲謂余好事

邵文元

邵文元者掖縣之勇士也有令始至或譖文元曰此盗魁也令閏察杖之百及令考績入京而文元腰兵乘馬見于途令大惧問所以來曰防衛公入京耳前途劇賊以百數聞小人名無不歛避者小人往公可無憂令心乃安文元隨至中道乃去盗果為之遁迹嘗出行過一富翁門有盗四十餘晝刼其金帛而其家有錢積在庭

盗不能舉乃號召小民以斗屏而散之布錢盈埒文元側肩而入曰何為者衆以勢猛烈止之文元咲取民家一鉄叉立其門瞋目大呼邵文元在此可速以銀還時富翁被縛于堂盗戒以有官兵至則先戮汝乃呼文元曰壯士早退如為我而施威是先殺我也文元乃出群盗槖其金于馬背凡二十馱疾驅而去且令主人送之出境文元潛伏道左伺其過度其行在二十里外主人被髮浴血而歸乃執弓矢鞭馬追之盗初不為意文元咄曰若等知邵文元耶宜速以金寘路傍遅者且就死盗愕然未及應而文元矢發已殪其一魁乃大驚下馬羅拜盡委所得槖索而去文元命從者借馬負至富翁家主人迎門扣頭泣曰此君出死力得之物今非吾物願驅至君家我一錢不吝也文元怒曰吾哀君遭横逆而援之豈利此耶悉委之主人而去他日主人往謝拒之弗納

前輩敬師

韓梅菴者韓公茂之幼弟也少為兄之子　太宗謂兄不可以子弟乃復其倫官之醫垣嘗自京師歸王時勉者其師仲光之猶子弱冠醫術未通乃召而告之曰子師市醫何益盍就吾家學乎某日當来至期時勉造焉韓良久不出出曰非遅見子也吾以小奠告于亡師之靈且為

子卜曰醫成則吉卜而吉也子可力學為之自是留門下日教以方書一年而臧啓東御醫自京還啓東亦仲光之高足也見時勉喜曰吾當導之用藥因携之以視人疾脉訖必令時勉脉且問用何藥時勉一一具荅荅而不中即其家拳且掌之時勉乃詭請曰先生卵翼其至矣然笞罵於人前甚愧其偶不肖幸歸而賜責何如啓東許焉既年餘謂時勉曰子之學成矣可謝

肆通衢以求售時勉從之而啓東身自坐于門人有以疾召之者必曰汝往延王時勉時勉之業高我一頭地矣由此時勉醫大行其後名馳三吳者韓臧二先生之力也前輩之篤于故舊如此

黑蟻戲

兩猴對優羊犬踏橇之類尚有知覺可曉也今北人畜大蝦蟆一小者十餘令其疊塔一一自下而上夭矯不墜又令大者居中小者兩行[illegible]大者一鳴小者亦一鳴謂之蝦蟆教書教坊赤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大鼠在籠中人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為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啣人參紙裹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為我取黃連其一亦復如是百不差一此類不知何以教導也

鍾獨山

無極海句容南峰寺僧洪武中以禪行名東南

及卒焚得舍利八斗葬繞龍山下弟子鍾獨山山東人少見死屍偲而逃入釋晩年居南京竹山寺講戒日集數百人臨終語弟子曰大藏云死時由頂冷至足者當墮地獄由足至腰者入人道由足至心者生天道至頂門者則祖會中人也汝等試撫我足撫之果冷曰足起良久曰至何所曰至腰矣曰未也更俟之至心曰未也

當涯頂言訖而化其頂温久乃冷昇太虚其高足也太虛江浦名别有傳

誚東廊詩

正德中御史一妝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云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云東廊且莫咲西廊我咲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随我渡銭塘

任忠齋對名瀚蜀順慶人官翰林

才兼文武義重君臣恥與漢賊同天戮力遠開新帝業威震華夷氣吞呉魏能使奸雄破膽忠魂長遠舊神州題雲長廟神京西下八千里見烏鵲横江夾岍煙花迎使節閬苑南来第一橋象驪龍飲渭中天雲霧擁仙槎汉江関雄鎮連屯畫舫千尋直穿雲霧通三峡天塹長虹鎖断烟波萬頃不放春光下五湖浮橋小門外千古此江山

閘漢關唐陵安在大梦中一會如風雨不無歎趙舞何為門對杜陵州堂大如斗海内知名訖甚麼画棟飛雲珠簾捲雨王粲江楼不索銭書中有屋但頗尔明光奏賦虎觀横經贈寒士堂上不垂簾見巴山涪水吞吐雲烟舒卷任乾坤自在軒前随種樹有亂鳥鳴鳩送迎時序往来知物我兩忘贈合州諸生羅人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問簷外暮雲雲外寒山何處是唐陵漢闕小苑

春来鶯喚起一簾風月看花邉紅雨雨邉烟樹此中有辟自先天花亭水國中孤峰倒影似青螺浮鏡雄劍挿空此江山天南第一烟霞外萬事忘机但短笛吹雲素琴横月這漁樵海内無双鄉庄

十三省相嘲

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莫知所始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胯河南曰驢蘇浙曰鹽豆江

西曰臘鷄福建曰癩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務各以相嘲然江西臘雞貴元時江南之通號不宜獨坐聞廖鳴吾戲廣東倫公曰人心不足蛇吞象句山曰天理難忘獺祭魚蜀峯子張士儼與一廣士善每見輙曰委蛇士應之曰碩鼠亦切對也

海魚

余居京師日海南一士人為余言海上一巨魚

死浮海東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內潰腹中迸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肉類也中熱腐腹是以死耳此事甚駭人聽然却有此事

方氏僕

丘公鳳居以長厚為里閈所推重而遇事剛正不阿曾往邑西偶憩逆旅其主人白髮鬖鬖下執禮甚恭詢知其為故巨族方氏僕也且自言已脫籍減獲方治具以款丘公曰汝知禮如此汝主縱肆時何不諫止之僕曰使當日諫止之又安得脫籍而有今日乎丘公不悅不享其具而行此不惟見丘公之剛正而凡為僕隸者且殲械矣都可覩矣

搜奇上卷終

湖[illegible]搜奇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 徐[illegible]端思山 錢世[illegible] 繡梓

百刻配十二時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子午二時則十刻其餘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次初初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百中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絕終不如林說與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刻雖立兩款皆不可以實刻算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耳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未必無見

倪文毅厚德

倪清溪文毅公家居鉄作坊任南京兵部尚書時凡往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轎歸則必手此下轎或曰公尊貴矣何自苦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舊俱在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又常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句鄰里親姻俱喜不勝既而入學補廩又皆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為官不勝𧼈害鄉里此心何忍況朝廷之所作[illegible]朝夕廩膳科舉過京諸費孰非鄉里之膏腴[illegible]一旦得志正宜補報何可妄作威福

以毒苦之耶

文衡山

文翰林徵仲自遊鄉校已有貞介之節其父宗儒為溫州守卒於官徵仲往迎喪屬縣共以白金千兩為賻悉揮卻不受宸濠潛蓄異圖羅致四方名士以禮幣來聘使者至吳徵仲拒弗見或曰彼凶焰方熾子不往得無貽門戶之禍為後人之怨乎徵仲曰以此為累子孫不得而怨若往而獲累則其怨為益甚矣因賦詩有千金逸駿空求骨萬里冥鴻豈受羅之句一時傳誦焉

青州道人

青州土地祠有道人守之三十年矣每禱輒著靈響流賊劉六之亂道懇于神曰某奉香火素著勤恪今大禍甫臨神明倘不救使微命罹于鋒鏑亦辱神平日之靈響矣惟神圖之是夕夢神告曰此惡星也吾亦遠從避安能救汝然汝命中不合死但俟賊至佯死道邊或有中傷慎勿開口道人謹識之已而賊黨掠青州死者塞塗道人伏于群屍內有四五盜相謂此人屍完其未死乎以手中鎗戳之凡三度中臂股六七處汪念神言堅忍不作聲遂得免死

魯縣丞

長洲縣縣丞魯聰以事忤御史被笞御史怒未息後問曰爾何處人魯曰山東人也御史曰可知愚騃如此山東何曾有好人魯應聲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耳聞者為之絕倒

題漁父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橈看晚濤接䍦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擘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

家逐船移滿浦風二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户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裏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搖過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羡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曉風吹浪濕鬅鬙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説金盤一尺

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鱗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寓景詠物各極其妙

書淫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又劉峻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陸氏義馬

姚榮嘉定學生也有儁才且儀觀豐美言辭便給富翁陸姓者見而嘆曰吾有女得婿如斯人足矣姚聞之竟誣黜其妻令媒妁通于陸既成婚而翁妾生子翁乃令子婿中分其產翁卒姚屢侵侮其子欲併其所有陸子亦乃氣不相下遂成仇怨姚陰謀殺陸陸亦知之一日姚瞰陸將入城使二子率壯士持刺槊伏而伺之陸常

乘一馬是日將出門馬悲鳴回旋不肯行陸怒痛鞭之乃就道夜至其處伏發死焉陸身被槊中者十餘馬奔歸其家門已閉以頭觸門家人出見馬淚下如雨鞍韉有血恠之曰吾主得無為人所殺乎亟集眾往視之馬前行若為導者至向處則陸横屍路隅矣訴之官逮姚父子訊之皆承伏繫獄數年再臨刑獲免後竟被縊死于獄人猶以不及正典憲為憾焉

教唆獲報

太倉衛軍生沈姓者正統間領鄉薦就乙榜為學諭不終而歸復攻刑名之學專以教唆起滅詞訟為事本鎮二衛畏之如虎一日舟出適值雨泊舟于一富翁舟坊中富翁邀沈于堂設盛饌款之且止沈宿翼早具贐送至舟沈至舟中憶翁富欲有所取復感其款藉是以報翁歸家適有強盗人財至衛者沈令扳翁父子復為紛

解蓋欲得翁之所有又欲伸己之私欵于翁也一舉兩得沈之意蓋如此沈懷翁資進賄武指揮語頗侵武其資復減尅武悉知之武因是峻拒沈沈復漫言于外武恐禍之滋蔓也一夕撲死于獄翁以好客反致慘禍嗚呼冤哉後沈復以教唆事涉察院械繫于衛之鎮撫司密捺無完膚以釘刺入脇下而死天之施報如此

翟永齡

武進翟永齡滑稽事甚衆然多險賊污蔑不足齒予取其一二可咲者志焉其在鄉校日儒師日以五更坐堂士人苦之永齡曰吾能使之已先其師伏短墻下伺其過疾取其帽置之土地神首師初疑非人遍覓得之以為土偶怪也大懇不復早行赴試金陵憲無貲乃買乾棗數十斤毎至市壚則泊舟呼群兒至兒予一掬棗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自常州

至丹陽民謡載道聞者爭覓其旅訪之大獲贐利平旦不詣學宮教官責之曰有親戚相延學官怒罰論一篇以牛何之命題永齡操筆立就結語云考之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母皈心釋氏日誦佛不輟声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悦彼佛者日為

毋呼千萬声其怒當何如毋為少止御史吳公傾長俗號吳橙雞嘗往問齡疾一見遽哭曰死矣吳怪問各曰方相已在床前尚敢望活耶永齡仕為台州通判與同列搆爭而罷臨死語其家人曰古云不肖子有三変吾子當五変問何事乃屈指數曰首変蠹魚以書而食次変土蚕食田三変白蟻食屋四変大蟲食女兒五変吾不忍言固問之慼額云附馬也食妻後皆如其言

著字義

著字即是着字俗作着誤然著又本作箸他書皆無惟世說新語凡着皆作箸在古元一字也王敬美批點此書雖嘗言之然亦未考

小挫不沮

太宰桐廬姚公夔某氏家爭婣之夕設香案于門以迎公時有過牛觸案而覆及公乘馬臨門斃衆謂不祥夫人之父不為之動且曰吾壻後必大貴吾不敢易之及拜扶而起曰不敢當後位果至師傅向之凶顧不為吉徵歟世固有小挫則心驚氣沮便不自安觀之夫人之父非大有識者歟

馬生角

萬曆辛丑春三月二十日余邑庠生周師昌云彼鄉有盧之孔者其子小字科兒往沔陽販馬見彼地有一紫色騍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州同惡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馬科兒遂用價五金買來中途遇人盤詰求鮮始得抵家

亡金記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有年矣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餅家覺之疑索於枕金亡傍徨躊躇太息曰

奇哉奇哉夢果符耶豈命之窮一至是耶第不知果去韓否吾且追其蹤焉之江頭詢韓果得歸其家業餅人以韓餅名之適當搆室張告韓主曰君曾獲金乎獲金四錠乎韓主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且曰此金乎自分不當有之不敢求于君但追其蹤以取驗耳韓曰吾搆室濬溝偶於溝中得之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曳其袖避之室觴之盡情歎

詫舉鏹一分為塊者四各以一裹餅中臨行贈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每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家易其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主咲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三失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頓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所獲自艱辛未且不能錙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享耶

馮公清節

馮俊宜山人初為舉子時以所賫路費百金易土宜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東昌臨清頗有息遂盡市之次日同伴有識者語之曰此關人旅偽百出銀得無贋乎取視之果銅也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價銀悉投于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墨太

重驗之則皆紫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

僧諷謀塋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圮時有顯宦謀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絕云一帯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頹磚道傍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亦微婉而諷

陸文九建第

寧波張芳伯宦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夢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乃召文九至時甫八齡後張之子破產卒歸其第于文九其價十不逮一數之前定如此

壻謀庶子

郁某者居于閶門外之文德橋家頗殷實其妻止生一女郁行販荆襄間於郢中娶妾生子遂

遁於彼逾十載浪費其資殆盡其妾棄郁遁入郁挈子歸吳郁妻在家以女贅壻亦能經理家更饒裕忌其庶子屢與壻謀殺之一日壻携子入城訪親二鼓歸至閶門釣橋擠其子于水以為死矣其子入水叫號適有官舟泊岸傍其人進士也聞之急令拯救訊知其故留之舟次明日長洲令郭公來訪具以告之郭使隷入縛其壻及女至置于獄二人皆自經死其母聞之亦自經家產盡歸庶子

驢犬異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僱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者曰此必聞狼腥也亟引入道旁空室中有頃群狼至凡百餘頭稍遲虀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身顧公源之父為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驢之任大霧中其妻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視之曰豈吾妻子有危也犬直

靈挲吾以去犬長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妻子乃墮一古坑中命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享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施子英奇遇

施傑字子英吳郡人也少落魄善小楷遭家中圮無貲計惟遊蕩而已有親識其釀酒業施立券假酒往都貿易冀所得以償舟行日有舊親趙從道以貢入都欲趂施舟施招致舟中途趙

出詩集一卷令施楷書畢付趙莫知厥由蓋趙有故人周經尚書受恩於趙之先周甚德趙詩稾者周之父作也趙至都謁周畢竟以詩稾呈周周見其父詩捧而泣且曰經為子尚未能集方欲鋟梓正諳所頭更問誰書趙以施對周因援入部進傑為公侯府教讀翱翔京師者將二十載所得不肯信人之出處各有數定當聽命于天也

虎媒

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豮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縶豬羊于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三遂去陳起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体面不傷其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見是江陰舟商女隨毋上冢為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易其衣飲以湯粥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媼諷之曰汝既無歸肯為吾子婦乎女對曰兒得主君援於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敏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毋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與玄怪錄梁越客事相類

紀會八韻

春日同愚齋小泉渡河東訪舉峰丈飲于翊日

各第宿于小構書樓歷童子時釣遊溪橋作久門童冠子弟歡飲盡興而舉峰紀事賦詩擬古九老諸勝會愚謂視九老會数減其五而六韻詩則增其二雖無婢拍却有孫扶此會似亦人間鮮有者殘賡一律有愧續貂去年吽 闕辭留鑰此日幽棲養病旬修契幸同知己友觀風喜見葛天民不談時事惟心事痛飲南隣又比隣壽望九旬渾若壯詩倡八韻捷如神溪橋往

須三兩度童冠追隨八九人共樂不知朝與暮忘形誰論主和賓舞雩到處皆成趣洛社由來都是春更羨同遊諸子弟他年多屬廟堂珍劉安舉公詩

尺䟽　清朝能請老蹁躚鳩杖未扶身藍輿秉興思尋友岐麥逢秃喜濟民博雅廣文詩作倡謂峯舉風流太守德為鄰謂齋愚坐同車從倫多樂從昔知名于世善于賞會每有盛筆夢江坐而從在則以為樂謂小泉淹似有神結社不嫌操瑟子自謂翼儲元是采芝

人席屋半夜頻求舊象動三台正用賓麟閣自宜畫儒績羊裘何僕釣涤春東山更繫蒼生望拭目肅輪又聘珍先大夫次

吳文定

吳文定公游鄉校時與其友陳震同試于督學公名在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中式而公失解乃出貲設宴且俟震同歸曰陳君貧不能買舟也及入翰林以丁艱還有表弟不進謁問故家人言以貧甚不敢見公步行詣其居其人愧匿床下公強出之為買冠服所得賻贈悉以周之

燕窩

廣東陽江縣有燕窩蓋其地瀕海商船時過售之價亦不貲詢之乃海燕採小魚營壘故其味鮮美可食東廣稱珍羞必及燕窩云南人呼為燕窩菜非是

湖海搜奇　卷之下

墳墓

俗稱塋兆曰墳墓檀弓言古者墓而不墳方言云凡葬無墳者謂之墓邯鄲淳曹娥碑云丘墓起墳謂丘其平土之墓而為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丘字重複乃改為丘墓起墳則墳墓豈不重複乎非邯鄲淳本文也

郭定襄歌行

郭定襄在謫所作短歌行送岳季方內翰釋李

東歸云登高樓望明月明月秋來幾圓缺多情只照綺羅筵莫照天涯遠行客天涯行客離家久見月思鄉搔白首年年常是送人行折盡邊城路傍柳東望秦川一鴈飛可憐同住不同歸身留塞北空彈鋏夢繞江南未拂衣君歸復喜登麟閣風節森森尚如昨但令海內歌昇平儂在并州貧亦樂并州城西河水流并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若應平生馬少遊此詩通篇皆佳西涯止取末四句蓋誦其尤者

姜生洪度禳禍

晋江姜倫為舉人謁選京師乙卯春因過崇文門訪友途遇推車夫撞壞姜所服青袍路人心皆不平責令賠償姜曰此偶然耳非故也況服之敝有數存焉何足較也是夕姜方寢見一人立于床而告之曰某即日間車夫王清也生前與公有隙故使車相撞破公衣爾于時觸公起怒而反發寬恕已服公之有容矣其家居都城隍廟前素以推車為業今乏殯殮之資望公周給宿冤之報百世無也言畢而去姜驚覺明日持金一兩蹤跡其家而王清果於三更時攪腸而斃屍尚裸于地姜以金與其妻為殯費復具牲酒奠之京師人皆稱江以宏度禳禍

神取回祖

晋邑劉生有一子名回祖年八九歲一日其父遣人送於宅畔真武廟令住僧為之剃頭其日夜歸繞睡忽大叫不絕口俟其少間問之則曰我在廟中剃頭時忽見祖師爺爺面目口鼻皆動兩邊王靈官馬元帥皆在地下走動嚇得我魂飛魄散幸得祖母在彼處抱我回來如今抱我在樹杪上不得下來言已復大叫屢問不改三日竟不救大都人家幼子不宜輕入神廟

輓舟夫

原缺

陸式齋詠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鴈鶩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昔人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吾于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物結異形

嘉靖丙寅之夏秋間、人家園中所蓄萊種結茄及絲瓜江豆之類、往往有結成人形頭面耳目口鼻全、酷肖者、次年 世宗龍馭上賓、隆慶ミ年邊逆人家竹林多枯死少年 穆宗亦上賓占驗書云、竹栢傷枯主人去、斯言果不謬、

廖德明

廖德明者、江右商也、素習青烏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青龍山之尾、有島焉、當出異貴汝必葬我其上、三年之中、勿啓門也、啓則不惟敗事、且得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歸而扃鑰其門不啓、雖至親惟之不言、喪畢更五日。

揮麈新譚目錄卷上

目錄畢

揮麈新譚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梓行

聖道本自平易

聖人之道本自平易後人欲神其道捏出許多般恠誕說話以誣之其意欲尊聖人而不知反為聖人之累也即如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

行而人不能知不能行今談老子者目為何如人謂其涉流沙登崑崙加以太清太上之名谷神不死尚在冊霄之表殊不知其亦由父母所生而髮白後也做官也諫君見世道難為乃乘牛車出函關飄然遠遁不知所終吾嘗見蜀人言其府有青羊觀相傳為老子復生為兒時愛青羊青羊蓋其前生所乘之青牛也後因為立觀此言雖誕不經亦足以見其當時也有生也

有死何嘗不與人同哉又如佛號西方聖人係國王之子年未五十而歸涅槃死也猶中州謂死為徂落載陟之類是也是佛氏當時也有生也有死曷嘗不與人同哉亦被後人加以許多怪誕之說於其身使其受誣於地下無由一白哀哉詭異莫如佛老也只是如此何況吾聖人之道豈可過求以為之累哉且如小說家稱後人之神異於人尤有神異於聖人者是孔子以後之人儘有高出於其上者而何獨孔氏之宗哉故愚嘗謂觀聖人之道正在平淡處不可及不當以神異之說而反小之也

象山語錄

象山識見高明在宋儒中頗為超邁語錄中最有破格之談令夥指其數段于左如云觀春秋易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又云泥于俗見則聽正言不入又曰見理未明寧是放

過不要起炉作灶又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的沉埋在卑陋凡下處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又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個大不惺惺去又曰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不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吾註脚又曰道在宇宙間何

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又曰洙泗門人其間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礼記之害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又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盖秦之失甚明至漢儒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晦其微言如此

錢先生論士

羅湖錢大尹先生嘗言古人云士修之于家而懷之天子之庭亦曾有修處今之為士刻若做

工夫亦直筭中舉中進士做官討好地方誇榮耀而已曾見何人云今世俗如此狼狽我得富時如何澤民如何致君整頓幾分由是觀之今之科舉之學特壞人心術之甚者耳先生名仕字忠甫江陵人甲辰進士

虎丘飛詩會

祝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屠登至絶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寂然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煙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瑞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已發仰與東風夢晉云慮遺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吝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峰杪春橫一鏡中攜薤蕙荷鍤不減晉人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神物掀舞將擲地又為蒼鷹所擧竟不知其所

止也遂名為飛詩會衆客請紀其事希哲援筆而就不加點竄其詞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江表之五子繼山陰之群賢於時山水在望鶯花媚人度匏尊于輕舟碁興未已飛躡屐於疊巘高懷轉塊送目雲煙飛詩碧落鏗鏘金石琳琅天樂之音璧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生將命走秋蛇於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於掌上迴翔多態俯仰可觀俄而一蜚冲天遂爾悠然而

逝地非塵世。不殊金母之青鳥。人是謫仙。竊比
玉堂之黄鶴。爰列字氏。歸之綈緗。挂予鄙詞。用
為游戲。深幸附驥。不恥續貂。因為引之如右。

神相

袁忠徹寺丞出行而歸見堂中地有二靴跡問
其妻誰來妻言某官經過使吏送新書今晚當
來求吞簡忠徹曰此足跡不允有頃吏至忠徹
留之坐吏不敢忠徹曰君不欲相耶乃告之曰

君他日四品官也此行至京必有薦引者即授
部屬後當還知府其他禍福吾入京為子盤之
乃去他日吏在京復滿果被當道者所知薦為
工部主事聞忠徹至往謙因相與往還恒戒之
曰君必作南方太守然命遭女人之禍君其於
色慎之及遷郎中秩滿出知廣西柳州府來別
告曰先生言某有女厄今妻子皆留京師不携
車馬之官耳忠徹曰善及之任年餘女土官反

其人率兵出戰遂為所殺果符女禍之說又忠
徹嘗過一衚衕見儒夫夫立於門白皙如玉往
來目之以為公侯官也問之乃擔米脚夫大不
諭曰吾相循若是舛耶久而視之其狀非公侯
亦當文職一品益疑不已乃使人召其人至曰
若相甚貴今貧賤至此吾為若決之令解衣視
其遍身貴令其大聲而言又貴乃以手遍捻其
骨大咲曰賊在此相体而狗骨也世詈人曰狗

骨頭亦有所自

東坡詩

東坡新年詩五首俱類杜又荔支嘆体格亦自
杜来前輩多選此篇然非佳調試讀白樂天長
恨歌則含蓄與暴露者優劣自見矣此可與知
音者道也

姚孤雲驅芳虫

姚孤雲者永樂中遊江浦坐城隍廟階上所知

李指揮奉香楮入廟孤雲問何事祈神答曰家有女十七矣病瘵將死是以來祈孤雲笑曰何難但與小道同宿一夕即差矣李默然祭畢出廟以餞坐與孤雲又曰歸與夫人熟計能舍女與吾抵足則來迎我李歸以語其妻初難之覩女疾不可救乃許之遂邀至家孤雲曰女夫婦熟思之乎毋悔李曰惟師命不敢有他乃曰掃洒女室多用衾枕卧之以紙密封窗隙塏穴不

通僕吾入更封門隙勿容人窺視也以木魚响為開門候如言孤雲取女足抵於已足至中夜女氣出如蒸三挾纊皆濕五鼓孤雲鳴魚始開門曰賀君女再生矣然窓外有人以簪穴相窺此人主十日內死李不暇詳問飽坐而去女果熟睡至午索粥再三日平復矣一女奴年七八歲忽稱頭痛體熱問於孤雲曰吾向言之不可救矣吾以真陽祛盡勞乏自鼻飛出無隙可去

即死絕矣而此女穴中窺之正入其口不亡何待果十日而死

石鍾

石鍾者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為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為土鍾木上為木鍾惟石上為不失本性而佳浸酒服之能壯陽天順中駙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此姬侍以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竊

投于池水輝痛惜度必是妾所為乃竭池覓之不得或教以取婦女衵衣投池果自土躍出乃歎曰豈吾之氣血強邪果物之能邪賜一毫與貧人令往倡家一夕不休以薑酒醉之乃解後輝卒其物不知存亡或云英國公張懋得之張亦畜百妾云

王建宮詞補訛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回龍武

軍前過當處交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
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
乞巧樓○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
金砌兩行来歩滑兩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
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桃一遍
金條零落滿函中○敎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
白沒人知樓中日月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
○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

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春來晚困不梳
頭懶傍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錢贏
得兩三籌○彈棊玉指兩参差背局臨虛鬬着
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
黄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来不是呈新
樣欲進微風到御床○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
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遶宮
廊○右王建詩見趙與時賓退録共十首今所
刻建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
劉禹錫諸作後有好事者刊出之而補以前作
可也內彈棊一首且略見古人彈棊之法但不
可解耳

踏青

踏青上墓南北都皆然南則雨花臺暮春將至
男女同出遊賞歌謳雜陳或瞽者說唱一切詞
話男女各自成叢珠翠奪目芳馨襲人恍見六

朝故習也抵暮方歸北則皆出得勝門外城濠
堘上遊玩紅蕖緑柳無異江南下户婦人好飲
燒酒醉倒街衢殊為可笑至六七月荷花盛開
宛然西湖矣惟不許人採折一枝即送法司

宋思陵破研巧合

研製方其廣六寸横亘上池虛其腹以受墨周
遭重以回文闊十分之八高一寸有奇方以下
池三分以為之是故宋高宗皇帝為之銘正書

十有六字瓢印御書二篆在馬石出端溪質堅色紫然流落人間不知何年擊破為兩片其大片出鹿苑寺故井中寔為嘉靖丙午山下張姓者得之其小片出蕭氏頹垣中寔為隆慶辛未亦歸張氏舊物宛然良亦不偶錦衣陳君天樞好奇人也以端溪完研易之又為萬曆之壬午歲淨几明窓煙雲弃吐天樞武而能文延覽四方名士余與新都汪仲嘉過馬仲嘉出非煙墨

試之八分書合齋二字天樞乃命余略記其事鹿苑寺在都城東南隅今為留守左衛倉云

伍相

蘇州盤門伍相祠舊本立像近守丞見之曰是何褻也為易坐像既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數之前定如此

密雲西郊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注云雲陰物西郊陰方我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又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注云自周而言岐山在西云云允此皆近於牽合附會恐非易之本旨

印章

印章與彝絶類於詩秦以前無論盖莫盛於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蕩然矣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為一種謂之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

印雖莫難於力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偃

僂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

今坊中所賣印藪皆出木板者章法字法雖在而刀法杳然矣必得真古章玩閱方知古人刀法之妙

古人以印章殉葬故一名有數十面者至今有之豈非為不朽計哉惜乎雕刻者之不知為何人也

漢晉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

猶藉工人臨石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襲藏者也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

印固須佳恐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丘芥洞山芥必得第二泉烹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亦不能佳

毛吉死後却金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僉都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衆擊之營未定賊猝入營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衆曰站住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斂歸司時所親信尚攜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為賊所刼而私以饋吉衛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某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人其人至睜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予吉也

死事命也然平生義不以苞苴自汚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順指命取前所饋置於前曰三檢點貯之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庙祀之謚忠襄

王金箔

杭州王金箔巨室有聲一日有客自稱陝西大商張三挾銀萬兩换易黃金二十錠出其銀咸

雪花松紋也主人喜亦出黄金陳于一几上擊鮮延飲飲半一道人直入垢衣蓬首懸筐藍執漁皷唱道詞于筵閒主人恐客不耐與米一斗遣之道人不受又贈之亦不受喧譁不已客亦怒命所隨童子與錢百文道人辭曰二公豪士何小視貧道客大怒取几上黄金一錠擲入筐中曰爾便取去毋庸喋喋為道人兩手奉以還之曰安敢望此乃持百錢而去飲竟以價不貲

主人收黄金箧之封鎖送客客亦携所有而別主人入檢其金正失所擲一錠追求不獲或云此客專挾奇術賺人物道者乃箇中人也其術亦神矣哉

陶懋學豪蕩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德師見師毋圖其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毋死傳神者皆弗逮乃用其所圖像焉又見畫工方作梅熟視得其法為添十数筆工曰吾不及也遂輟筆請乃為足其畫而去其花鳥人物尤工而芙蓉入神品然性狂與物多忤不可測識有富翁欲求其芙蓉不敢言乃於其遊歷處滿栽芙蓉秋月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邀坐花下以匡床眠而覘之問主人有絹無主巳預具即取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筆不停綴乃出酒痛飲

將去索盥水其家出銅盆以進云楊貴妃盥器也成曰不然此其溺器盖耳悪其不雅曰辱吾晝悉取投火中焚之主人僅奪得一幅其迂怪至此然有高致不以世務經其心中式赴南宮試八月五日矣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湾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那買輿遅下辭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

登第其鄉人醵錢為賀曰公壻捷矣幸為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摸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賫白金二千有一面交𠦑推分予之他日以挾伎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曰此詩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能出陶成之右而為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晚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錦裙緞金環以見精緻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

遂携其妓以遁坐謫戍于邊西涯諸公留之京師然不肎為邊官作畫囊空則取小扇二三十遍畫題名人爭買以去藉此自給不久放歸卒其骫骳不羈有米南宫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今其遺筆一幅人肯酬以重貲

雷神

澧州有一人家一日大雨震雷將屋柱劈碎舉家驚怖間忽見一神入舍形似烏鴉高二三尺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大小屋內俱行遍將一斗一秤擲於院內燒之少頃升去至空中方發迅雷一聲

牛償債

南中潘愛松言彼岳丈李家有一拽磨犍牛過十五年餘精徤多力一日帶所拴鐵索拽地過井邊至主人卧房前作人言曰牛即係某人原負主公本錢若干變牛來償今年限已足告歸

矣主人與其妻啓户視之蓋磨牛也再跪前二足垂淚而死噫亦可見人之財不當輕負而冥冥中皆記之云潘名珙字廷大蓋嘗贅於李氏者其事乃所親見云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

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向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咲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第為庶吉士以不檢去而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本朝莫及前輩于二十八字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過也

三難事

萬曆初年講學之風甚熾至有斥宋賢趙閱道輩為修而不悟者一日大會中余問曰諸君徃徃斥宋賢不悟道余不能知道亦不能知宋賢姑即吾邑三難事與諸君言之諸君反觀默察能乎否耶其一董公禎齋與楚直指善是年董公二子士弘士毅應秋試直指預封其題遣一承差抵公家公閱書知此意即不開題嘆曰真指何不諒予耶引燭對使焚之其一李公檢齋上春官時外舅鄒君官黃門先期得春秋題旨作法不敢正言於公而姑託為己意如場中出此題當如此作法為妥入試之日果出前題李曰外舅得無先有所營乎柰何受此點染即拂衣出次科方入場得捷萬眉州當國才公令其子結納而默以大魁許之見其辟有畫鴆題一

絕末二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己私眉州深銜之遂不得高第其一先大夫官禮部時有同邑方憲副三河宦廣東海南道遣使之京將賂貴人而託為書籍寄頓一篋其使以他故返任已而比隣火救焚者破垣方知有藏金不貲無何憲副及寄篋使俱卒於任其家初不知有寄金也先大夫竟還其金於襁褓孤嗚呼此三公者何媿閱道又何媿道學座上諸君

各捫其心說以身對其景果能如三公否耶四座瞠目語塞不荅而散

羅江怨四熱

里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黄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松稍霽雪紙窓不定風如射墻頭月又斜

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湖遠樹接倚樓喂得闌干熱。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書信絶世情休問涼和熱。

升菴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為詩文用事大覺飽飣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絶唱觀此四詞可見其一班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山東憲使妬妻

山東有一憲使其妻甚妬無子憲使家居時偶召瞽者談命瞽曰老爺尚有子奈何不納妾憲使曰此吾素志也其如妻不能容何瞽曰吾有一計能動夫人他日瞽者又捏算子響門前夫人忽召入問憲使命曰老爺尚有子關已命曰

祿將盡矣夫人不勝驚訝左右叱之曰何出此不祥之語瞽曰老爺命帯刑尅夫人命又單弱不能對是以知其不久也夫人泫然下淚曰爾有法禳之乎曰有夫人宜置妾以自幇助可免刑尅矣夫人乃為憲使購美姬踰年連生二子未幾憲使起家將行二子侍座甚喜不覺大咲夫人詢其故乃叙瞽者前計夫人怒甚不肯之任并其妾與子亦不行憲使方行旬日而二子

俟為夫人謀死矣憲使途中聞耗即怨死中

持齋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為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

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所言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愚謂觸此而悟凡人修持固自有在不在齋也

詩鬼憑人

大僕卿素菴張公文言洛陽有隷李長脚王者素不識字一日仆地殞而復甦遂喜吟見物輒占誦前二句鄙俚後二句即新巧有意趣詠蜂房云好箇蜂窩兒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牖詠鷺云好個鷺鷥兒毛羽甚皎潔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年餘仍仆地而蘇遂不復能知其故茫然無知衆詩鬼所憑好事者録

得數百首不能悉記

和神丸

仁和嚴翁者悅道術供一全真於家一日出行而全真告去乃語其家人曰不復待而主矣吾書數字於此以飯盌覆之歸可揭視也既去家人舉器牢不可動隣里知者爭來搖撼聚至數十人竟不能啓明旦翁歸家人以告舉之如常得之紙書一方云和神丸專治小兒精神不安

鷓風痰疾每丸售銀一分不可多取俯依方製
而賣之治兒如神或不取直輙復無效其子圭
今享其利

王善聰假男子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其母姊
亦嫁父某尚挾線香行販江北諸郡因念女幼
而孤假粧為男挈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
勝合鄉人李英為夥仍以販香為業相處歲餘

同卧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褲溲溺必待夜亦不
去覺輒英初不知其為女子也弘治癸丑春與
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
且曰我上無一兄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買
販數年來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即
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合鄉人李英為
夥善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
乎乃入密室與姊驗之果為處子仍作女飾越

兩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愕然遣媒
求配蓋英此時亦未娶聰拒之曰嫌疑之際不
可不謹若與配合終為無耻堅執不允事聞三
厰中官逼令成婚且增貲粧聰不敢違遂為夫
婦識此以愧桑間濮上之流

七十歌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
不多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
尊倒朝裡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
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看眼前
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裡高低多少墳一年一
半無人掃

桃花歌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裡桃花仙桃花仙人
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來花下坐酒

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花酒比車馬。他得馳驅我得閒。別人咲我忒風顛。我咲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酒無花鋤做田。

花下酌酒歌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下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

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朝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常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咲人生也是呆。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和。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不燒高燭照芳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矣哉。教人秉燭夜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

以上四歌俱唐六如作原無刻本

淮安二生夢驗

淮安府學生楊淮魏重同門友善。成化甲午秋試。應天未入院前二日祈夢於京城隍廟。是夜淮夢所卧床下有二馨相沓。重夢一姬遺數珠一串。[illegible]又入應天府見宴設而無一人。廳柱上懸一牌書[illegible]字一官隨出。思之無意。既入試三塲畢。二人[illegible]利。皆先搬往江口待報。既揭曉。二人名皆在列。即主走江口報捷。淮因就

有急事先行惟璽赴宴見名在一百八謂已合夢中数珠事矣又因赴宴遲人已散矣入見府丞其即撤他席與之其符合甚驗第淮之夢無徵其後数年淮任四川重慶府同知則向所夢始驗人之出處信有数云

周石潭先生

萬暦十八年周石潭先生病卒先生學以求仁為宗旨其詳在耿天臺及楊復所碑志中一方

人士心悅誠服真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聞其下世者咸悼嘆不已丙曰森何使君子凋喪卻死得不好了有座客應云我昨在城亦聞其暴死衆云卻死得好何此之死為好而彼之之死為不好耶余曰善者存則好死為不好不善者存為不好死為好相反之辭也

物累

地方出一物則為一物所累如廣東肇慶出端溪硯龍鬚草席蕉布民間終歲營辦以為官府人事之需或應上人之取紛如也殊不知下垸湮塞俱係腰石瀧水龍草所生有限多雜蒲草以成至於蕉布亦不耐穿徒徇虛名而貫實禍何益哉

周丕懿公無冤獄

都御史貴溪高公明以無子憂嘗慾刑書太原周公曰公高年康健而且多男子必有養生之

道乞稍露真詮以濟愚昧周公曰某歷中外多居法司訊鞫罪犯不敢不盡此心頗無冤獄而已高愧謝而退盡公性苛刻以恕自此不輕枉人後連生三子高公可謂善於改過而周公可謂善誘人者矣

丘伯皋

南京新橋有丘伯皋者平生奉佛甚謹性喜施捨一日方獨坐簷下誦經有一人負小襆前揖

丘曰我南賈也来此欲覓訪丘伯㬪其居在何
處丘曰問彼所在何如將素識乎商曰非素識
但聞其人長者遠路間將有少千耳丘曰僕是
也乃與偕至家通名里後賈人曰其今欲詣北
京少營幹計兩月後還此孤身遠涉此襆中有
少物欲寓頓公處此所謂千累者也願公留意
丘曰第封記置必無虞賈如言置其襆留連兩
日別去既而踰期不至漠無音耗丘無所訪乃

問卜馬卜人往往告以卦絶生氣行者應已沉
沒不可還矣丘歸迺謀之婦曰彼與我非素識
而獨寄物襆中物試啓一視之但不損之耳亦
何害哉因啓觀則皆黄白也將千金丘謂婦曰
彼有重貨如是而不返殆已死乎今取其貲五
十金為營佛事冀得佛力庇之其存邪庶可蚤
還亡邪得免罪苦早受生耳既畢事其勝遂有
娠明年生一男眉目疎秀可喜父毋甚愛之名

之曰丘俊教之學輙怒棄去既長大亡賴結諸
惡少恣睢酒色間無如之何而鄉人則多感嘆
以為好善之報如此也居久之益狂狠不可堪
一日父他出鐍之密室固扃其户而去其毋念
俊竊持飯往哺之門尚未啓先從窓櫺窺之則
見俊非復故容儼然前日寄襆賈也毋驚懼不
敢進返室伺夫歸告之故丘大悟曰是矣復何
言即開門縱之出任浮浪數年其所費不貲後

乃無病死試校其所亡金恰當其所寄數也

鵲噪卷上

乙卯秋試棘塲中所取中卷已定揭曉日正當
直指使者生辰二司請遲至次日乃設酒為壽
時有落卷在廊下箱中見乾鵲噪於上御史怪
之乃啓其卷中二卷一為劉小魯至尚書其異
如此

騾女配人

余里中劉大司馬為户部郎中時仲兄一女攜之往京養育其女已聘儒生熊應渭將及笄矣渭忽夢在周道中逢一女有輿僕從甚盛遣一婢召熊曰請近來一話我本聘汝者今為某官取去不復與汝結緣矣汝勿遠去伺其官到衙門中遣人相邀俄而宦官果至與熊語云君所聘者與君無緣已為吾妻汝欲娶吾與汝一配牽一騾至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類乎宦曰無患當為汝復人身其騾須臾化為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卽本里李珪之女也及覺泣與兄言之日中有京中信至劉女已物故矣隨訪李果有女丐求婚遂得之

食異

人性飲食有多寡乃至大相懸絶嘉靖中大司徒梁公每赴部宿火房私家餽食不過乾肉六片鹽菜數根猶剩其半以留復進又有某尚書

者兩子皆膴仕其家甚饒食腸極寬大来日之食必先一日揭示於壁長日饔飧難以悉記姑述晨興粥三盌酒三甌人乳牛乳各三盌猪蹄心肺線雞牛肚驢外腎鷄鴨子熟粟雞頭蓮子粉熟蓮肉各二盌噉之盡然後復鼾睡至巳末方起一日宰一羊食之必盡他物無算約一歲之供費銀千餘兩其子為南兵正郎者不能食肉數錢此其加減乘除固自有在又有一憲副極饕飧出巡至中火處所司知其性者必先具爛猪首一大枚猪心肺腰肚一大副肥鵞一隻細剖待其入室閉門雙手把入口中食盡方出正坐食常食不則見食物輒嘈發大吐不知其性者即鞭撻驛卒庖無算其赴公宴亦先具食食之如是及罷官歸無所得食但採螺蚌充腹卒以餒死

笑僧

高座寺僧誦經至無眼耳鼻口身意黃紫芝曰馬用誦此僧髡其首而無眼耳鼻口身意更成何物僧大笑

鼠變鯉

南通州宮保石渚馬公幼在西寺讀書於銀杏樹下河邊見一鼠前變鯉魚後餘腿尾至今後人不食鯉魚

王元禹靈迹

太倉有御史某者買獲廟王氏屋撤去改作方與匠石計地形閽人通云有二老翁求見御史視其名紙無字以為誤也衣冠出迎一深衣幅巾一冠帶公服相與揖遜而入御史命茶幅巾翁云不必茶有言告公御史問何事荅曰我王氏祖也小孫為門戶賣宅與公任公拆去但不可就宅改建小孫力則已矣老夫決不相容不及對而去送之出門冉冉至田中而滅御史問

人為誰識者云此王元禹也元禹平生有氣岸四十年猶者靈蹟其冠帶者人不能識

盧生奇相

余邑劉端簡公任福建左轄時嘉靖甲寅歲也藩司門對五虎山每遇寅年藩長輒有大災端簡公其年每出蒞事輒忽忽不樂又加長子及婿繼歿日夕惟思致仕而監司堅不允俄而右轄衙被火遂應其變矣一日都閫來謁云明公亟欲致仕須驛馬動方可偕有盧生者善相曷召之及召至盧請以靜養三日戒酒慎動然後相乃驗許之果至三日平明引燭照面賀曰業已陞巡撫命下矣何言致仕乎因屈指曰某日當有走報者來此時尚未肯信且後亦無邸報至某日方有咨到也端簡公曰安有是事如其期報者果至端簡殊未之信然僚友使人審諜報者堅坐於逆旅中諸公斷之曰此必非偽者

然半月之内更無邸報来雖群公亦不能不疑
明日行都司果猗咨並冢宰李古冲書来一一
如盧生語及端簡公自山東巡撫入為兵部侍
郎協理戎政為盧生延譽致千金冢薦之開府
王思質贈以百金歸報曰王公不久當有重禍
丙子中甲榜者皆不得仕矣端簡公切怪其為
所贈不如意故謗之未幾思質果罹重辟丙子
皆以憂去卒如其言適會試年周光禄卿少魯

以舉子會試在座盧一相之謂之曰此君今年
必登甲榜不久當作御史時蔡方伯朗軒以教
職赴京會試亦在座盧謂之曰好个御史何為
就教畢竟少不得他的皆如其言盧生尋納貲
以吏員致縣丞多置妾以色荒死惜乎不能自
鑑也

晦翁斷墓獄

宋晦翁知同安縣一小民夜埋其祖墓志於大
姓壙中而訟于翁言此乃其先人墓其氏奪之
晦翁鞫問不服親詣其穴啓封驗之則民家墓
誌在焉遂歸其地於民其主訟于監司事下翁
翁執不許士論不能平遂棄官隱居武夷已而
經其地問居民言前事甚悉乃誓曰此地若發
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是夕大雷雨擊
破其墓成巨潭云

劉交甫方正

劉公守泰字交甫號鳳隅辛未進士筮仕江陰
令陞吏部主事卒於仕公誠篤君子也且天性
方正言動不苟其為孝廉入胄監有給事某者
欲承風旨論華亭相正色激論以寢其事及北
上公車與里中一孝廉同寓歸日友輩詢燕臺
名妹近屬誰氏孝廉曰余對交甫不覺邪念頓
消是以未置足狹邪地令江陰入銓曹皆有芳
譽詳見余所撰劉公考功傳中

奸僧塑像誑財

奸僧以乾牛糞為大素珠凡若干粒坐徽州商人木筏上旬日不飢商異之密放其筏中流又十餘日乃相率扣拜稱為現世佛僧云無用供養我其山某寺僧也欲蓋正殿從檀越求施木若干因出其疏令各占甲乙占去約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商往不見僧問住持住持云無此人亦無乞施於外者商固疑之引遊至迦藍前

一見其像與此僧無以異試揣其懷有疏大驚倍前所占施之凢千金人競傳以為神喜捨山積徐察之乃知此寺衆密令塑工模此僧形以誑人也

白獺神

江陰陸九齡家屋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以備旱涝者歲久傾圮其祖欲脩築之計工石次夢一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下有年矣公勿葺葺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其父欲復欲修葺亦夢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不然者勞而無益父曰吾必不汝從然汝何人而棲於此乃以指書几上云我白獺神也覺而咲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况白獺耶决意為之拆其石將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捜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

司訓驟富

浙江一生韓姓者學憲諱子充之從子也言其彼處有一廩貟屢舉不第循序出貢選廣東某縣學司訓其學邊海諸生皆海冦難與處自來師儒之官莫有至者其司訓以家甚窘貧然而往比至學舍生徒大驚以實告之曰其等皆海上生涯當道以衣巾相縻其實未有能誦法孔子者先生此來良苦何可久留吾輩為先生下

海以五日為期看先生造化何如果五日來曰先生造化大矣乃以所得數千金盡以畀之訓訓得金懼懐璧為累諸生曰勿憂當遣人送果有數生相伴數日允泊舟見有可疑之人以目視之遂散去訓竟得金歸大致饒裕

楊僉憲

楚長沙分巡僉事楊公沂號冊泉浙人也登巳丑進士嘉靖間任長沙分巡年方三十貌甚修

偉政尚精明以暴病與其婦相繼而卒後來巡道遂不敢住其宅乃空之以為行館不數年敖公東谷擢方伯宿於其館夜見冊泉夫婦衣冠楚楚而來燭下作禮如賓主相見敖公次日設奠為文以祭之

李綱

高郵李綱居社壇後有小疾瞑皆日中見一皂持牒來呼曰李綱官與汝李曰且請白郡一看皂出之則見李綱名曰此李綱也毋預吾事可覓之左家巷皂初不信展牒諦視乃曰吾誤也倏忽不見是日左家巷李綱病死

愚癡學伎

世人稍聰明者悉讀書取科目其庸愚癡騃及貧窶不自振之人始不得已而學卜筮醫卦風水符水之學以為糊口幹家之計是以市井庸下之輩探至聖難通之理持希上迂腐之語應

萬變無定之求雖欺世不聞一驗何怪也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邊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還銀得子

京師五貧人貸銀十兩為托賣焼鵝之計道傍一楼乃傾銀者共假其椎鑿剖之忽八錢一星爆起不見覓之至暮不得衆相咎不已至有欲奔井自縊者明日又鬧于下楼上有一監生訊之告以故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于楼門檻當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生以還之蓋楼板有穴銀爆起而衆方喧譁不覺也至是感其意

分半酬之生固辭曰我欲銀匿之不言矣爾偕貸所得吾安忍分衆益仰德恩有以報生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丈夫鬻小兒于道索錢五百文衆共買之曰以此送監生為僕彼當不得辭及議價乃以三百文得之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灣所失子也年八歲登卓時為奸人乘閒抱去三月餘矣父子感衆意又出貨以謝貸人云乃知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其生子纔三齡能宿記詩書但提一字則隨口誦崑山吳惟謙僉為郡守亦常召至府中稱一風字其子即應聲云風飄飄而吹衣惟謙復道数字皆隨口應對所記多唐人詩殆亦前因也

書帖降祿

歙縣洪公少時赴學館習業經一五顯祠五郎夜夢于廟祝曰紙爐下埋錢千文可掘出為吾作一屏墻問何故曰洪生他日吏部尚書也往來煩吾起立幸為掩之祝不信以告其隣隣曰試掘爐驗之果得錢一千一百文遂為立屏于門他日公之姑女許嫁某氏而貧議退其婚求書契券者人莫肯應命乃呼之曰覓人不得只用秀才書之公時年十許不知其故遂為書一

通其夕神又夢于祝曰吾枉作一屏洪生為人書罷姻帖有傷陰功上帝罰之僅作都御史矣祝又以語人後公官止於左副都御史

僕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搢紳為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慮店主或知擾攘不得入試但默以蘆席覆之異出場時徐畐舁出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

首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場中取入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人筆墜于地吾為拾之起又見主人面前樹紅旗一黃旗一某有紅旗無黃旗某有鬼使以釘釘其胸某有鬼使以麪糊其眼主人忽憶果有墜筆忽不知其筆復在硯邊此僕至二場三場皆死一日方蘇則所云釘釘胸者忽暴心痛麪糊眼者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登甲榜其云樹紅旗者則終于乙榜矣

靈哥傳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楚時偕一鹿習靜於魯橋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為地仙犯水而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究遂去而鹿遣戒飲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充濟間為人談禍福甚驗入 國朝尤神

正統中雲間張公為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其貌深目多鬚着樸頭襴鞹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羞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幻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懟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胗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猴毛云繇此交絕嘗醉卧田間為耕夫所獲束而扭歸將殺之道遇

一士子哀之傾橐易得繼之草中而去其夕士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露形幾為野人骨中之味荷公生全為覓一科第相報因人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習小試先以題告及鄉試三塲之文皆豫為定擬遂領高薦將上春官語靈曰其為吾求甲科乎靈蹙額曰不可君命薄吾向懇諸天神猿獲一捷子今視吾膝何如也因褰裳視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

要之乃曰脫登第而身不保奈何士子曰朝登黃甲夕埋黃壤不恨靈唶嗟而去士子果中選未授官卒靈雖得延年術亦賴陰陽交搆以相滋益未免與羨骨交小民利其助往往潔幃帳拭香火事之令問者先詣帳前作禮焚心詞於爐火頃即聞帳中作老人聲咳聲乃亹亹為人剖析不倦嗜酒善談論恒語文士吾親聞孔子講易其大言欺人類此景泰中武功伯徐公以

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衆者執其夫入杖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婦尤之曰仙乎曷不余救靈曰都公威嚴福德左右有貴神扶擁吾得而犯邪又嘗託人販荳麥至江而覆或問之曰神靈我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有書生甚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米塩之助書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題意以授去旬月呻吟而還曰幾喪吾命問之

曰棘塲百神呵護無隙惟一角稍疎吾將躍入而小諸生祖先所譁真神覺焉奮一椎亟逃而免書生後以貢知廣信縣臨行又贈伍十金曰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壽而神無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籙受之則上下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余侮矣子行為吾求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泄吾情泄則不惟無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

人坐定即索符籙不已真人諾焉留飲酒半又請符籙真人疑之曰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生初不言及醉忘靈之戒具實以告真人瞠曰是物尚無恙耶瞑坐握訣歷數十刻乃覺疾雷一聲一猴頭隕于堦下書生驚扣之則曰吾適遣将誅妖猴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襂其首乞歸作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也約其壽盖四百歲矣今所在有稱大聖媚閨

閣者並野狐木石之妖其言終不逮靈之神悟云

田畯醉歸圖詩

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稻肥鄰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捉黄牛戴兒子傍扶阿父歸髩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醉日稀向使亨父入以清翁月泉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坚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修大月中無地看奸桃莫教强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徵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黄昏𩛩

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瘦兒鳥

北方有鳥名瘦兒俗呼為後娘乖相傳有後毋令二子種麻麻不成皆不許歸且令抱熟麻子以往既而麻果不成二子不敢見毋相與逃去其毋悲悔化為相思鳥常夜啼出血王浚川作

瘦兒歌末云、吁嗟嗟有兒有兒不相宅何不當時作慈毋。大抵後毋多疲棄前子。能嫗煦如已出者千百中不一二。盖婦人之性然也。諺云、有後毋即有後父。言父多惑于後毋之言也。余故録此。以為後毋戒。

雷活獵徒

郟城有獵者正德末腰弓矢出行遇暴雨見前有古樹枝葉敷展殆可蔽百人獵者趨避其下

喘息未定雷火自空而降盤旋馬形若幢盖有一虵大数圍棲于木末雷火近輒張口吐黑氣衝之火遽歛去如此三度而終不能及獵者自念得非天誅惡虺而力不及乎吾不殺虵雷既收安能脫其毒吻乃張弓注矢當其喉而射之一發中焉雷即散其虵霍然墮地首如布囊其餘毒不盡正中獵者之面痛苦炮烙亟舍弓矢奔還見妻子僅能叙所遇遂不能言面黑癱大於常数倍擧身流毒水大呼一躍而絶妻子哭殯停柩於室中雷雨大作火光下繞其柩不已妻子懼舁置野田雷聲隨之四周其柩若尋覓之状九一日夜雷乃收聲家人但惶惶叩頭亦不解其妖祥也越宿耕者聞柩中呻吟聲覔汁泉注走報其妻子至諦聽之不繆乃開柩驗視則双瞳烱然擧手指其口而不語亟灌以湯扶歸置床上又二日始能言𢛁惚見雷神療之通

体有赤文一線雖小指中亦界半焉自此得不死凡伏枕一年始能履地乃知雷部以殺蛇之功而脫之冥籍也

嘉興陶氏夢徵

嘉興陶楷所居之地名王江涇楷有二子名照煦俱為郡學弟子員一日託人往九仙山祈功名其人夢一大栢樹偃于路上發二大枝榦直堅每枝上懸一燈燈上書觀光上國四字弘治

庚戌二子同登進士第盖二子名皆從火應二燈父楷字伯宏應偃桓夢亦神矣

趙樂耕善行

廣右全州趙樂耕富而好善輕財喜施勸人為善解人之悪書生貧不能業者即助之有其生者家貧好學延之與子同學書劄衣食皆出于已一次販壽木往廣東值歲疫多病故者遂盡所販施之空舟而返有盗揭牌于路約日來刼

人勸之走樂耕曰吾家世守此欲何所逃惟聽天命耳至日椎牛醴酒于数里外盗果至迎謂曰吾家止有田地米穀實無金帛不過虚名耳聞諸君將至故此相迎今具銀五十兩為贄君欲掠取亦不敢阻群盗感悟以為善人食已散去前其生者中郷試為州守迎樂耕至任贈二百金不受强而後可一日樂耕謂曰我欲往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贓未完其甚追贖無納盡所受銀助之一時俱得出獄其善行類此長子孟豪登甲第為僉憲有九孫俱業儒盖善慶所積方興未艾云

安給事避生

安給事磐蜀人值初度恐科中相賀避之同僚尾于所在强其面桑巨源戲之昔聞鼠避猫于瓶中数出窺猫猫捕之不得以爪掠鼠鼻鼠因而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為我壽

耶誘我出欲嚼我耳衆大笑安遂出謗見人嚏噴必呼千歲鼠蜀中之稱巨源真善戲也

寺田

嘉靖間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歸諸民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其實無異白奪也秉南巖公適家居官箎肅然適侍御蒲州景公溱持節按江西南巖故蒲守也與之有舊以寺田数百畝召買實欲以餉公也公曰吾平生不妄取一

錢乃因里僧破戒耶適有二庠生以利啗公公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錢見輩只恩奏納為安退計矣寧肯勤苦自立乎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耶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它日尚有以此受累者後數年果下令清汰廢寺田增價復業紛紛百出一如公言

白起

南都三山門外一屠者宰豬湯毛後見豬脊有三大字云秦白起嘗考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攻魏華陽虜三晉斬首十三萬與趙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坑趙括長平卒四十萬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有餘萬六國之師聞之者心膽俱落後白起引劍自刭曰我何罪於天良久曰我死長平趙卒數十萬而盡殺之是白起一人之命不足以償其百萬之人至若殺人幾百幾千又不可勝記矣天之誅白起者又寧有窮乎

歸善王

歸善王魯莊王之第八子也能飲至一石不醉自言一生無敵者嘗有道人來語其府側酒肆曰槃爾缸吾攜酒予汝為本其人不信姑滌其缸待之乃扣王門曰我其道人也聞殿下善飲願一較勝負王喜延入拜言曰貧道量寬用大

觥殿下小杯從之飲五十碗不動王又舁酒盂之又五十碗而王已酣乃曰殿下一小杯貧道二觥如何如其言至百餘碗不醉王委頓而退其酒家缸忽然滿溢量之得酒二十壜明旦又求見王尚醉臥曰吾無許酒也道人遂出酒家予之錢不受曰為爾漫戲耳拂衣而去

丘醫

丘汝誠江都名醫與淮安大姓常羅畢朱四人

善朱名升患酒積孿身黄瘇無能治者汝誠至
三友以告曰吾嘗一訪及見曰可救也出橐中
赤藥七丸以酒下之須臾下黄水滿器腹即消
其半亦下五丸遂愈嘗訪升聞其隣有哭聲問
何人曰隣其甲也得時疾命汲水置大桶中以
簾横其人於上遂愈一女子欠伸臂不下命其
母裸其上身以单裙着之曰俟吾揭簾即去下
裳母如命丘揚声而入女羞縮臂即復故又女

子恒咲不止求治問平生所愛何衣令着之毋
與對飲故滴酒沾其裙女大怒病遂差嬰孩以
線縛其陽莖浮腫不得脫號呼欲絶命汲水擲
之於器驚啼復故在京師有人面生疽往求治
買藥肆所合神芎丸予之曰以此療其人怒不
肯服歸而告人人曰未必非良法也服之即差
盖其人嗜酒此丸實去酒病云汝誠好道與張
三丰善三丰去江請後會丰曰待子盖棺

吾當来一視一咲而別其後丘將死語其子勿
遽殮必俟張老師来其子買棺俟之告其母曰
十年之約在数千里外寧有今日遂至之理言
未畢三丰已在門外乃為送至墓所舉其棺輕
甚或疑丘屍觧以從三丰也

天上取水

楚長沙衡永士人應試時必經過洞庭一日遇
天地昏黒風雨異常舟人曰相公勿動天上取

水俄見白氣上屬于天其水自下而上并諸生
所坐之舟一同挈入雲中斥時方放船令下其
船揺蕩数百下僅乃不危無論洞庭吾邑又有
劉生在青山磯亦嘗遭此彼所附者乃塩舟被
取水攝去塩盡壞舟與舟中之人則無虞也

曆法

我　朝請改曆元者凡三大都皆勦舊說而未
窺授時曆之深也盖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

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
萬六千為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
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
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
百四十己過天地三元矣今當人元内四百五
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将来毎年増一前
考已往毎年减一是以太一甲子為曆元而不
以辛巳為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為元者盖曆家

以世数遼遠難於推筭故截去真元者而姑以
辛巳為始耳歳使膚淺之士考據紛紛異辭不
知曆元之所在矣至於歳差之法起於子半虚
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尭時迄洪武甲
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
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
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
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

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
度三十分以後毎歳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
七微步曆者隨年减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
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
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
分盖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将何所於改
耶自嘉靖初至今　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
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者

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
於日食起復多寡方位分数稍有不同則以南
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爾故正德甲戌
日食日官推歩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
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
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盖日輪大而月魄
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毎千里而
差一分東西不同毎千里而異数刻矣而豈曆

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為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迨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君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之日食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君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

豈不誤耶

揮麈新譚目錄卷下

目錄畢

揮塵新譚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費鵞湖名言

費鵞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来費公年少有

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嘗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若汝輩榮進有定終強不得它日做官便要思量今日做秀才家数立得根脚定何往而不得哉若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非吾之所願聞也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秇文略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数十種今列其目於左漢書音一卷貞絜記一卷卧龍十六篇一卷大堂明鑑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識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没五事一卷郭冲撰又總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王忠肅公還珠

王忠肅公翔清介有声為中丞巡撫遼陽時中官榮公思協鎮其地亦廉介公因同事與榮契合天順中召公為太宰榮宴別公戀戀不已宴畢榮引公手入内室見榮一榻之外供帳蕭然

公為稱歎榮潛於衣櫃中出簡珠八顆餽公公曰爾曾見我接何人所遺而相瀆耶榮曰公曾見其有餽遺事乎此珠是先公所遺不忍他棄又無可托故以饋公且旌其之拳拳於公也公若不納是視其為何如人哉公感其言袖之以歸即以珠紉於絮衣中既赴京師後数年榮卒其姪林貧而無依一日詣劉少宰託轉達公求

一職以安身他日劉以其言白公公厲声曰吾居此任雖一小官亦請　上裁決而後敢行豈可由我以私人哉彼不經晝為資身計而来告我何耶劉以公語語林林歎曰吾叔父與厚嘗視林為子弟故來懇求其言經晝于將何以為地悵怏而歸越數日公問劉公曰此子去自經理第恐貧乏當此何人肯念及之公始出前珠召林與之仍囑曰若以售人必得金四千兩綎

可售林懷歸即謀與人果得其數報公公喜乃戒林曰汝思所得難乎汝宜善守毋墜家世汝洛居後吾當来視凡三月林緝居始完復来告公公引劉公偕往林居且奠茉木主一飯而歸此與范文正公還人子冊藥事相匹清操高義均之可泣鬼神者

金漁

金陵人金琮字元玉書法宗趙松雪人頗重之其子金漁亦有父風嘉靖間金死漁子甚貧窶一日其隣人某者病死見漁立一王者側求脫漁私放之問其子若何隣人告以貧窶曰吾有一策可以濟之我存日曾持吾父字四幅質在武定橋王宅曾有一人欲扺吾十五金贖之未與今可言之吾子隣人甦告其子子素不知有此字漫往問之王氏愕然竟出十五金而留其字因而少舒其貧

養龍坑

貴州養龍坑在兩山之間泓渟黝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和暢夷人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巳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交其産必龍駒也洪武四年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于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控御　詔祀馬祖然後勅典牧者囊沙四百斤壓而乘之行死史象衛騆習後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

璽書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峰且命繪形藏馬翰
林學士宋濂為之贊

毛老人化狼

太原毛老人者有二子性狠戾鄉人甚畏之年
六十餘時時衣冠渡河已而往亥而還如此非
一其河外人家累失小兒亦不知出於誰盜或
疑老人目睛赤口時血腥當為老人啖咀無疑
然莫敢發問一日有少年止生一兒失去倍為

悲痛乃伺老人渡河尾而覘之則老人登岸直
扣路旁土地廟中掩廟門而進少年窺於門隙
老人衣冠拜罷先去巾後解衣裸形輾轉于案
下口唱牙又癢眼又紅幾時喫盡三百童少年
乃起避則一狼跳跟而出昏時入人家又竊一
兒以食食竟復入廟衣冠而謝乃渡河歸少年
遂告夫子之家伺老人再至伏三人于神座下
各持利刃裝人入脫衣其唱如前化狼欲出衆

丞起衛閉而其身已脫僅餌其尾於門少年奮
刃斫之斷其尺許狼大吼滴血而去自此入山
更不復還他日有人為禿尾狼所逐其猛暗常
莫敢夜行者

李白登天柱峯

一統志載落鴈峰在華山唐李白登之曰此山
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
來一問青天耳按他書皆作白登衡嶽天柱峰

不聞華嶽也蓋衡嶽亦有回鴈峰或因此而訛

吳明卿

甲申夏余至姑蘇時明卿先生已從弇山園返
棹泊金閶門外矣一見余握手甚驩及覩余所
撰先大夫行狀又獎詡不容口且曰尊公人品
無論其大者即微處亦不苟也其為武庫散俸
時較前人所散者輒溢其數初得之以為偶然
耳屢試之皆如初即此一事其人品可知已與

余談詩談文甚相洽纏綣数旬不能別去贈余詩云帷尔交游廣由來者作工論詩原郢上佳麗且江東貰酒歡相藉歸舟帳未同蘭蘅滿湘澤愼勿委秋風尚有在𨺸甄藁中不悉錄

才公謔

才太守寬髙才抗節喜談謔嘗與桒尚書璘史知州璀同飲各以名為戲才首曰作(音佐)就衣裳穿不得裁寬桒曰鑼鳴皷响軍不動拽旗至史

曰捹死喫河魨屎灌三人大咲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勸以擊魚自通主事不可乃共候于旁廨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荅公曰我自對云簷前鉄馬打秋風主事怒而去公抗声曰如此卞急不見人亦可其翫世類此

明詩

明初猶沿宋元之習新安程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逺髙楊張徐四傑傑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推輪於輅增氷如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儁力挽頹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奬群乂擒操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己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内作者彬彬響臻拔乗振秀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叅軌於大暦防漸於元和矣

艾蛇龜

蘄州白家山産艾置寸板上灸之氣徹于背他山艾徹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産花蛇白經黑緣尾有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其尾卷而自刳腸血都浄乃以烟熏之專治風湿相傳　國初蛇自隔江來其種聽鍾聲于山寺一漁子釣之損其王一目至今蛇種皆眇醫家以此辨其真偽又産小龜如錢工人

以刀剔其甲理用韮菜細擦食以繩子久之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尺一雙直白翁一兩牲畏蚊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中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贈

雷擊溺鬼

白田劉氏宅近有一長塘號丁家湖濶而且深常有匹婦匹夫投而溺焉人以為溺死者尋替然白晝陰時及夜分或作鬼形在岸上或作巨

魚躍浪間遇者即有病萬曆十七年五月內有劉姓者無子養一族子約十二三歲然待之甚無恩常使牧牛即疾風暴雨不令少休一日天大雨族子牧牛不敢歸却以牛繫於已之足而以身卧塚上以笠簑自覆俄有一蓬首鬼將族子并牛拖入水中幾溺矣適有自市歸者於湖尾望見以為人失呼童子何罪曳之入水相去數百步之外救之不及呼之不應俄而見霹靂自空而下天地皆震湖水盡紅親見霹靂將鬼擊之大叫入水而逌牧子比時驚死片餉方蘇自是鬼患稍息十餘年乃又有見者

廁字義

字書居高臨垂邊曰廁則知漢武帝據廁以見衛青非溷廁明矣蓋近代字學不明故往往以一義注釋古書而不知一字有數義存焉安可以一義該之

假借格

天厨禁臠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僊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杖枸杞因吾有雞棲柰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

多有此格更知子偕失於不審

李普温

李普温者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嘗攻襄陽久之不拔召普温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温曰此怨氣也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廟几下

校官過刻自累

山東有一教諭新到好撻生徒其實學青來修一日以私忿怒一廩貢呼入欲撻之其廩貢即其學次貢也彼中故事廩貢無受撻者是以即禾肯伏教諭大怒以竹板亂打廩生急以双足騰起立於機上教諭仍用竹板横斫之正中其足臁視之則足折為兩截血流滿地教諭乃抽身入室則閭巷哭声動地須臾廩生之父年八十餘來曰吾兒明年輪出貢大小也是個官我定與你家做大官事逐自省留其子而去其事至家亇飲不入呻吟不已此老痛徹腑腸次日身死遲一日廩生亦死其家將教諭家財盡行擄去廩生之弟徑赴撫院投告准批分巡嚴究連人解報竟以死論及解至但胥立已不再加刑數日死于獄家

卜年占運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亂若還壬子

水滔滔都在正月上旬看正月上旬若無子朝中大臣去一半此李旴山所傳亦不知所從來也

禮經

五經惟禮經多猥雜諸儒議論不一吴中宋衛湜先生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説皆取之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

本岳珂亦著有成書皆未易徧覽天台賈漾乃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為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然無刻本世罕其傳古謂議禮家為聚訟今禮記諸說不但聚訟而已科舉程文亦惟影響彷彿主意而取之原無的說

貓有五德

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謔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戲關王

長洲李學諭弘江西人言其地氏家一子年二十餘有神憑其體自稱關雲長言人禍福歷歷有驗遠近禱請日以千計里有二儒生議曰雲長通春秋盍往問之則知其真偽矣因往見揖

春秋事為問其子應之如響二生驚服以為真雲長也由是士人益加敬信藩臬諸公聞之因往觀焉其子方據高座見諸公入門即從坐上直趺至地諸公一笑而出其子伏地半日方起告其主曰我本一生員通春秋經暴疾而死偶附此子以享一方血食實非雲長也今見兩司官長終為名分所拘故不覺失足耳言訖一嘔而覺後竟不復至矣

沈張耄孝

絅齋沈先生致政家居旦必盥漱具衣冠屏肅晉揖於祠堂然後與諸子家人相揖以為常又張郎中約每月朔望哭於先祠悲動旁人二公皆耄年行此可以為難矣

尼奸

京師一尼少美有男子過而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髠其首以

弟子畜之其妻怍夫不歸入寺求之尼方欲抵
諱而夫於隔窓聞妻声遽云我在此妻决户出
夫則已不髮妻尤其尼尼慙謝夫曰此吾自取
耳吾歸長髮慎勿為人言時其子𥪡於外其婦
怍姑氏食倍于常又数聞人語音乃穴壁窺伺
正見其姉與一僧同坐忿恚具白其子其子大
怒取刀入室擒兩人肯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
首毋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為僧之由子不信

檢其首乃大悔隣保執赴官論其子弑父固出
不知然毋奸不應子殺遂坐死尼亦受徒刑

梓人厭勝

梓人厭勝之術古多有之蓋此出前巫蠱詛
其甚者亂人家國戕人天屬如漢戾国之事蓋
其來久矣而今世不勝其紀茲以所聞吳中數
事書之莫氏舊家也比者其家每夜聞空室中
相撲声瞰之則二人裸體披髮相持角力也雖

大怪而喜其無驗他日售居于視枝山家乃毀
其屋則其空室之正梁有刻木二人即裸體披
髮相持角力者也始悟前妖云又中街路文氏
舊屋售於人毀撤其壁亦有敗帚及五寸小車
折秤短尺之類蓋其取義帚為掃出財物秤尽
以為人年短折車為人劳走不停也又常熟一
富室甚武断可惡歷父子久之遂敗其居為一
閥中貴官買之拆而載以去視其正寢之棟背

鑿一槽槽中有小木舡舡上仍掛席向其宅南
又書一行字於其上云三十年後使盡一帆風
而向南行亦其讖也又胥門内劉氏本清白家
宣德間偶改造屋其後生女往往不貞遠二三
世皆然一日脊壞治之乃於椽間得木人為二
三男子中一未笄女作淫褻態句引男子者去
之其後閨門清焉又如欲厭其縊死則作懸頭
木人欲被戮則如木刃如此類不可殫言問木

工之家家傳此術苟不施於人則必將自損敗皆忍心為之今人家有營搆之若待此輩甚厚以為小失其意定将遣此榻故也又聞其術有書甚詳官其地者能追其書傳世使人得以為儆亦善政也

文衡山元旦除夕詩

朝日曈曨照水湄春風次第到貧家輕煙漠漠初含柳殘雪飛飛不作花芳草閑庭酬上巳紫雲飛鞚憶東華即須作伴還鄉去滄海東頭看落霞 丁亥元日

樽酒淋漓半醉餘疎燈寂歷夜何如一行到了牀頭曆四壁聊齊架上書衰齒可堪時數換窮愁應與歲俱除東風喜得春来准早有梅花慰索居 乙巳除夕

奕奕祥光報令辰融融淑氣轉洪鈞開門聊自占風色展刺先欣見故人晴日笑談驚隔歲喜年光景喜逢春兆符曆日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 丙午元旦

八十衰翁仍送歲鑪熏燈影共婆娑青雲志業消都盡白髮光陰得最多天地勞生空蠹簡江湖得意有漁蓑孫曾繞膝情堪戀後飲屠蘇且笑歌 己酉除夕

坐戀殘年漫有情夜堂燒燭待天明不愁老大無同輩低覺聰明愧後生得歲笑看新舊曆無

眠臥聽短長更香消酒冷人初靜忽報晨雞第一聲 辛亥除夕

昨夕今朝迹已陳頭顱種種歲華新土牛郭外才驅厲綵燕筵前已得春對酒不應談世事賞心剛喜及良辰坐中漉倒誰應甚老我頹然第一人 壬子元旦

殘燈[illegible]照頭顱八十三齡過隙虛一歲又從今夕盡餘生消得幾番除老知無地酬　君寵

貧喜傳家有父書獨有梅花堪慰藉春風消息
定何如 壬子除夕
咿喔鄰鷄過短垣起看曙色拂塵冠昇平滿目
新頒朔日月無窮又履端短髮蕭疎霜葉脫壯
心零落曉燈殘從前卉物氷霜盡一樹梅花獨
耐寒 癸丑元旦
坐戀殘燈思黯然回看殘曆已無緣萬千舊事
空雙鬢八十明朝又六年笑飲屠蘇甘落後老

嗟筋力不如前烽煙不隔春風信次第梅花到
酒邊 甲寅除夕
滄濱日日羽書傳華髮蕭蕭節叙遷時不可追
空逝水老今如此況烽煙漫拋舊暦開新暦却
到衰年憶少年濵倒不妨詩筆在晚窓和墨寫
新篇 乙卯元旦
燈前歲酒笑相酬鏡裏流光又一周人世百年
原有限吾生萬事總無憂餘窮不用燃車送殘
窮都從爆竹休去日已除来日在春風撿暦又
從頭 乙卯除夕
百歲匆匆過隙駒等閒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
前無幾俯仰乾坤樂有餘白首詩書重結課青
春草木舊吾廬由來多病還多壽一笑殘痾未
負余 丙辰除夕
昔隨元宰賀正元鹵簿分陳雅樂懸萬炬列星
仙仗外千官鳴珮玉階前履端同慶承 天語

是日群臣致詞畢 上宣 吉山壽齊呼祝 聖
云履端之慶與卿等同之
年濵倒今無朝省夢絪縕空憶御爐煙 丁巳元旦
易却兆符拂却塵窮愁殘病總更新三彭漫守
庚申夜萬事重迎戊午春狼籍杯盤聊復醉盡
情燈火笑相親孫曾次第前稱壽慚愧承平白
髮人 丁巳除夕
勞生九十漫隨緣老病支離幸自全百歲幾人
登耄耋一身五世見曾玄秖將去日占来日誰

謂增年是歲年次第梅花春滿目可容愁到酒樽前戊午元旦

衡山先生碩德絶技夐出人群其元旦除夕諸詩深有白太傅之風彙而聚之亦足以寄歲時之感

塚不可發

張從者京人也兄弟五人其四皆投曹吉祥家曹敗四人皆坐罪以死株連及從亦配發隆平

侯張公祐府為奴因言幼時四兄弟為生業不利乃謀改葬其父方發塚時見下有清水一泓中有鯉魚四尾諸兄弟以為不祥俱斫殺之後四人罹禍不旋踵盖地家有云壙中生物生氣也不許輕動動則禍隨信矣

期壽寄孫詩

黄巖王璧為郎署時居京師厥祖壽登期頤寄詩于璧一聯云若使来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　朝廷嘉納之館閣公卿大夫士咸贈以詩美其為　國朝盛事

馬西風

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閑門獨坐有道人突入其室訝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虚特尔叅謁彭問姓名答曰我馬西風也彭顧童子點茶答曰貧道自有出懐中小葫蘆并二碗傾

之香茗甘冽彭顧童子取酒又云有之別傾一葫蘆肴核自内而出種種珍美一壷如鶴脛注酒至暮而不竭告云曰子欲隨吾往明旦會於某坊言訖不見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别謂曰師容我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則已無庸強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米二升授之曰煎三

粒為湯可愈百病以此施人盡則子厭世之期也慎勿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米將竭大會戚友沐浴更衣為別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蠶婦報冤

太倉孫廷慎行販吉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盖其家每歲畜蠶甚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

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桒不得舟還遂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舡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舟見頭倉有人一腿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詐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李入偕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蠶命數多有此冤報耶

胡少叅

胡琛字文德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江陵縣召為御史未幾復出知麻城遷常德州二郡倅廉介剛明所至有惠政甚自常德丁艱歸庭有

梨方實識其枚數封之而去小奴誤携一量米升公見之取投之江笞其奴他事多類此後以山西叅議致政歸作詩謝所往還者云平生心地幾人知扶病歸來也是遲病到老年心渴處閉門長卧菊花時自是杜門歸軌不與人通既司守令慕其名求一識不可得歲請鄉飲亦不赴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之者近古之介士也

樟柳神

耳報之術有数端其一不必生人魂爽只以草木合而為之如世傳樟柳神挾神農本經商陸條下有詭云云攷或稱乃商陸神音之訛耳非樟柳也蘇有一八向充里長以望日官府叅揖三更時出門中途月甚明獨行頗畏偶足下践一小物漫取視之乃木刻成一小兒形長三寸面貌甚精毛髪皆具裝飾詭異村人漫插之帽

簷中而行沿途只聞小語云張二張二縣前點卯回顧則無人俄又云云竟忘其為木兒語也既至縣果以後期被撻及歸家而木兒收在帽内行次又聞小語云張二張二老婆在家與人戲如是亦数四張細察之乃覺声出前帽思是此怪急取碎而擲之前田邊廁中其怪始絶又記顧宗云曾有遠客將一樟柳神来與以白金一斤售得之甫收木鬼便作報語出入碎細靡不謬言今十日之内以神語獲利且若干矣遺非無窮之利哉更三日問之則神已於昨日亡去不知所之今木質猶存竟不能語加以拷掠亦寂不知矣計其所指示獲利恰該白金一斤盖鬼又戲之也

朱生拾銀

朱某因晉行拾銀一錠約重数兩朱甚喜納于懐比天暁懐中有物蠕然視之一水蛙也朱悵

以繩束懸於家堂前三日後如故愁而烹食全家遭疫而朱獨死

○王梭送李瑞卿

古漁王梭字子予江陰人也其送常熟李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鷓鴣声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後為問人生幾十年顧况一别二十年人堪幾回别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扁鵲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数畝病者禱神乃以珓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来者日掘千塊越宿俱平壞矣文安王公来守蘇為陸給事子俞言如此

耿太公醇樸

余曾謁天臺先生於龍湾山房值其尊人靜庵翁彼敝布袍坐田間塍上手執一鈸作麾鴨與

頭擊鈸者麾鴨方集鴨入翁尾其後不自知其為八座父也是夜同宿一楼上天未明復率小僮驅鴨以出余謂先生曰太翁自勞如是先生何不一止之先生曰人之精神不可無所寄吾父頗嗜健與其別有所寄毋寧寄之田家作苦事也太翁醇德天植其生平懿行較著者已紀之如洪之筆然摭其瑣事云而天臺先生之善用其孝者亦微婉矣

李中丞

李珏字廷重開州人也弘治乙丑進士為長洲令時年纔二十餘練達君素宦者且律己甚清白事継毋至孝一日庫子秉李不在以巨鯉饋其毋毋将剖食李歸見鯉問知其由自持魚出廳事召責其人毋聞之不樂李即跪於毋前曰耳言之奉児分内事非靳一魚也児今為朝廷守官豈敢以包苴自污嘶成亂階若此門一開

趨之者衆恐獲譴匪輕将為親辱矣其毋頓悟自是無敢以私饋者後官至大中丞

鳳凰過

陝西邠州人張雲逵任汶川訓導言嘉靖四十三年邠州見鳳凰飛過由岐山地方而去其形甚大彷彿世間畫象飛則尾羽展開萬鳥隨之餓死者甚衆人取而食之時州申報當路欲奏以無據而止

尚文恤窮

周尚文者吳江縣學生也家貧好學妻美而賢淑尚文溫柔敦雅群士附之每有酒饌必招尚文為首賓尚文以貧故未之酬清明節尚文持墓携胙歸欲典其妻享之妻曰夫子平日多為人款洽儲此待友未為不可周如言往費官衆以節餕歸周返途過三高祠見一人傴軀脩髯興嘆於溪上周揖而問則曰某山東王來也為

浙學諭丁憂歸夜遇盜于湖中囊索已罄周邀之歸具酒肴酌之既而問王歸計王曰其有一親識為崑山三尹求助於彼少助則可歸既而人言本人已不在任計無所得周謀之於妻妻脫簪珥授夫夫以授王王驚曰君之窶如此奈何周子曰以公值窮途更無可告耳周不得已慷貲而去閱五載王進道來按蘇郡遇吳江詢尚文已貢尚未行王幾周之行多方助之周致

厥富由此云

蔡二守為閽羅

余邑蔡二守完以禮記魁於鄉罷官歸有年矣偶逢里人賈於外者遄歸蔡訝其遄詢其故云夢中有人云汝祿命將盡速返里遲則不及別妻子矣且云為新閽君者乃汝里中蔡公完也蔡亦驚詫數日後賈人死蔡亦隨之

周文襄前身

長洲滕德懋為戶部尚書曾以盜用軍粮十萬石下獄誅而　上使人覘其家其妻方績麻使者曰若夫盜粮死矣妻曰是宜死得　國帑如此其富而升斗不以歸何其悖也　上聞之心動命撿其喉得青菜糲飯為之悔歎綴其首于屍而葬之死之日文襄周公生于江西後亦為戶部尚書值時豐溢施僧米或及萬斛所費不下十萬之數故老相傳以為滕公索債於再生

云

太原偷兒

崔一橋為太原二守時有官肆失銀百餘兩行崔查勘使人視之賊由屋而下掘孔入室遺有燒煤通條一根崔視條有鉄銹即令地方拘集近肆左右前後壯丁數十人點名過詰一人詞色倉皇崔默識之又佯言善相遍閱其手倉皇者掌有鉄銹色蓋掘孔之時通條所染也鞫之

不服指通條為証乃輸情銀尚未用也此可為詰奸之一助

媒婦被鬻

閶門有寡婦祝氏者善為媒妁姿容頗潔美富家翁嘗與之私通有以貨挑者則屬色以報有博徒數輩計挽喪妻商人詭抱己女往鬻于商而以祝為之母議價分十之三至則主券令祝押字商人設酒飲祝既醉倚卓鼾睡博徒索直抱女登岸而去商人揚帆長往婦醒謂商曰我被博徒挽以賣女賺來非我自賣何為至此商人迫之曰見有文券為爾親押何謂賺汝祝婦不得已從之一去五年與商人生一子一女商復挈之以來婦覔諸博徒與之作鬧徒笑曰謝酬尚未及何以鬧為今既生男育女得所依歸我之德也因大發一笑而罷

蛇異

嘉靖三十九年楚省洪山寺有異蛇長數丈雷不能擊逐之登黃鶴楼又從黃鶴楼逐之蛇能飛空中初一雷逐之已而四五雷齊逐之至漢陽之亭溪合力併擊始斃

還金記

歸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絲者多廛臨溪四五月間溪上鄉人貨絲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後左右三十里許多蓮芡菱藕蘆葦絡繹於溪

傍其船制狹而長首尾均用楫棄櫓小大不甚差別一鄉老貨絲繫船投主交易而退至船搗篷拾金一束歸告妻子妻子欣然曰天賜也具酒肉祀神散胙為慶鄉老默默不下咽夜不能寐妻問故鄉老曰吾揣此金必貨絲者誤認我船藏金於船復之市吾料失金者計無措必與絲主譁明早吾當持金還之妻無沮俟天曙乘船命次子操楫竟之絲主家失金者果號泣譁

於絲主家鄉老還之金失金者對天舉手加額拜疊疊不已欲與分金因固卻乃携之至家為雞黍食之詢其家事知次子未室遂以女字之訂婚而別贈以乾腒一瓶鄉老仍乘船出溪瓶底銳不能置泊船拾土塊以平瓶忽於尾磔中獲瓶開視皆餅金也鄉老携之歸到家開関声鄉老問故其妻悶悶曰汝長子嗔我無沮汝還天賜金也鄉老欣欣然曰我所失小所得大欲

恥且已得媳毋悶悶時隆慶間事也

黃憲副

吾鄉憲副黃公萬崖名卷致仕鄉居以清節碩德顯為時望所歸平生雅愛其孫圖可期高第友圖己卯入場甫及二場則萬崖公已辭世矣未揭曉之前十餘日監臨使者忽夜夢一達官來衣白服而入見揖曰小孫在試乞提挈如是者三也而圖中此科解元一日燕見御史詢其家世則曰家祖曾為憲副入二場後已不祿矣御史詢其貌即夢中所見者也為之驚愕者累日

琵琶記辨

世傳元末陳留有王四者去其父母與妻而入贅丞相伯顏不花家父母殁終身不歸永嘉高則成自撃其事為作琵琶傳奇以刺其託之蔡邕邕亦陳留人孤貧董卓事若相埒曰琵琶記

者琵琶有四王字元人謂牛為不花故今世絶甦是記傳之既久人不傳者若為邕之實行然者甚矣哉高則成之可恨也古之君子凡有撰者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取足勸懲於世焉非是則無作也蔡中郎傳在范曄書其孝廉德誼在當世其文章彪炳在簡冊稍知執卷而誦說者靡不習聞其名矣王四何人可與之齒耶中郎仕宦勢不獲已而嘿勸沮卓以薄其毒虐者

多矣王允殺之當時傷以為過此皆明載諸籍無難考索者王四何人可與之儷耶邕信有此猶曰春秋為賢者諱也猶曰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矧舉所本無而橫以加之東隣赦人而使西隣蔽罪此何以故哉

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丞相僧孺之子繇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繇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柔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蓋唐人既載姓氏事實相同如此則成自宜直舉其人而顧污蔑賢者至此何耶

獨卧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卧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陸放翁詩云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强半是單棲乃知放

翁絶句本諸此

、王文恪題扇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作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公之氣宇已見于此矣

賢婦翁

祁姓者有女嫁於封門其氏一日與夫反目擾

臂喧呶不已令女奴呼其父為助礽至婿家婿避于隣舍礽再三呼之乃出見遜言謝過礽曰不然吳以夫為天夫妻之閒豈較曲直之地攘臂忿爭豈女德之良今日之事皆吾訓飭無素之過也子何謝之有臨出過其卧室以手擊户呼曰汝為人婦主中饋奉祭祀孝舅姑敬夫子分內事也恃允很以凌厥夫雖死何足恤言訖遂出自是即繩謹不敢失禮於夫又閱丟千矣

守愚者女嫁徐雪井為繼室徐盖鉅族也妾媵甚衆未免爭競女亦命奴訴於父并招為助王如徐女以父至愈肆倡獗王不與女相接竟援雪井飲於山亭者盡日臨别訓其女曰富人多媵妾事之常也汝為主婦鎮以安靜喧怨自息矣言既而出更不理其曲直觀今之搢紳大人溺愛其子女縱其驕妬之性至於斸行敗家者多矣若王固武并而祈則常人而能者此亦賢矣哉

鬼代試卷

中州有一少年生得與科舉臨場不欲去其父強之至夜神人示以夢曰汝第去臨場自當别有遇少年勉強行不曉神人所謂别有遇者云何及入場僅能成書義三篇經義全不曉闇筆茫然忽一生來至其號舍問少年何所否少年以實告其生曰君勿憂吾正與君同經我之命

已是偃蹇不能中君當執筆我當口授於君字字句句皆如夙搆者少年遂得完場感激不已因詢其所寓其生曰吾所寓在城外僻遠難尋惟舍弟某見寓布政司前某家君三場畢可去訪之既見舍弟即知我所在矣然三場未畢不可去也少年如其言訪其弟相見遂詢尊兄所寓其弟問君何由與家兄相知少年告以場中填指事弟問君是何號舍乃云家兄某本中州

名士上科入塲在此號舍病熱死撫膺大慟嗟
嘆不已少年此科遂登第至家置神主於家廟
祀之

善惡報應

浙東蘭溪郭叔和樂善好義永樂癸酉山崩溪
漲叔和家當溪口其沿山居民盡為漂流積屍
蔽溪而下叔和倩人撈之灘上族屬認而舁歸
者以百數其他不能認者尚多不可計叔和積

薪置屍于上令火焚之復拾遺骨瘞之謂之義
塚山田亦多荒廢者叔和揭言于衆曰願佈種
吾助之歳登吾不責償由是民咸就之後叔和
之子若仲曦仲南仲初仲時輩為郎為執法為
中舍者相繼顯於時又金華大水香溪之下富
子童介者見溪中所流人物縱横且數舟沿溪
收拾無遺及見大路枓中生女子旁夾二箱介
取其箱不顧其女意謂女存則物失乃以竿抵
其枓而覆之女遂溺後檢其箱獲綿紙帖一幅
始知其女即所議妻某氏也及緑段首飾具存
為其聘物介方自悔致疾而斃嗚呼叔和與介
志行如此宜其報應懸殊也

曺本清

暴惡人曺本清有子剛狠本清中年家業衰落
饔飱不繼其子與婦自私飲食視其父日夕號
饑弗顧也一日本清持抱其孫遊于街衢賊一

詩曰憶昔當年生我兒我兒今日又生兒我兒
餓我無難事祇恐吾孫餓我兒後果符其言此
詩雖鄙俚足以警世故録之

蚺蛇

蚺蛇産於深山中長十餘丈其皮中州市為樂
器刀劍之飾其膽為外科治腫毒之珍劑然亦
肝内小者為佳人或被重棒扣消一服頓愈蚺
蛇能吞鹿從後脚入毒氣一呵角隨觧脱尋向

水次伸舒鹿角肉盡消矣途人相值雖持挺杖無所施但脱汗衫覆之即不動採葛藤繫之即可致鸞而烹之甚腴

騙谷變猪

麻城岐亭胡徵竹會作掾大冶縣歸云大冶鄉官劉姓者于五月某日乃有誕辰將治具延賓家有二猪一純黑一花脚二猪皆畜為誕期用者劉先期與家人約屠花脚者欵鄉賓留純黑

者欵邑大夫其居畔有屠者夜夢一人自述姓氏云巳在生時曾騙本縣劉鄉官谷一斛轉生時令其變猪以償前逋今劉氏猪圈中花脚者即是巳劉鄉官将喚汝屠我但得以延七日其債可完不然我當再来汝須多方全我庶了前件感且不浅矣屠者驚覺遂語其妻未幾有叩門者詢之即劉鄉宦家喚屠猪也屠者至彼其家僕叮嚀必屠花脚屠故緩之逸而屠其黑者主人怒屠述夜夢并姓氏以告主人乃檢故券果如屠者言迨七日後其猪越高塹竹破其腹死

唐氏子

唐氏華亭大族也有子年十九墮馬死未朞年其隣鄧生家産一子甫滿月毋抱弄之呼為我兒兒忽言云我非汝兒乃唐八房之子也十九歲馳馬沙上被跌畏不敢言醫以傷寒治我不

瘵而死今吾父毋妻皃皆在我豈住汝家耶毋大駭鄧生奔告唐氏唐遣其乳媼候之兒一見遽呼曰阿妳娘子好否我馬安在其令學童牽来觀之乳媼泣而從命問汝何以得托生答云我命未合死陰間原不肯攝今托生此家他日讀書仍作秀才耳汝歸白父毋可取吾相見乳媼乃抱歸與家人叙故甚詳妻哭而出慰之曰娘子毋哭弟好養皃子吾不久長成仍與汝有

緣業也又言婢無禮不供事娘子當痛撻之又言在生埋銀三百兩花臺下其妻如言掘視果得銀銖兩不爽一家大喜告于乃祖副使公乞悉于家公以甚怪不許而還鄧氏然踰月竟死識者曰非兒能言唐氏游魂偶憑之耳

徐通判失子

徐通判者安慶人以舉人遊南太學有子年十三命市油於廛肆有奸民誘而執之掠賣於浙

東賈人轉隸蕭山張氏為奴徐君詳其不返入市訪求不得夫婦惟相顧號慟而已期滿還鄉十餘歲從選調授金華府通判上官命督賦蕭山張氏以里役當恭命其子代行徐君怒詈之不早見也恚詈之時其子年二十許離別父年久而想像形模猶憶大都受責時熟視其狀歸語其主人曰判府吾親也主人恫曰奴妄言取笞耶其子具其事主人大驚乃身之府治邀其門子共飲徐告以故且曰有無不可知姑為我探之門子諾之他日徐君治事堂上命門子取鑰匙於中門其夫人授之門子乘間請曰夫人幾郎君曰吾有一兒某年失於金陵市中今不知所在門子曰設若在此夫人願見之乎曰果爾喜何可言門子具白以故夫人大喜俟徐君入遽告之徐且信且疑曰宇內茫茫寧有此奇遇乎夫人曰試召而觀亦無害徐君乃以公

事徵其主人命挾其兒以來徐君夫婦皆出迎于門視之頎然一巨夫也雖其兒亦未敢自信良久夫人泣曰兒在強褓自籃內跌仆于地折其左足小趾果爾否因褫出足驗之小趾果彎曲於是夫婦抱持大慟厚以金帛酬其主而為父子如初

居服食三等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

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居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也夏葛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珎海錯名茶法酒物物脩典不為九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方正學辨好佛

方正學答鄭仲辨好佛書一段云近世從佛者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曾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于禍計其入慕佛氏與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憫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

張助甫倡和詩

張助甫以詩名寓內即弇州先生所稱三甫者其一也任楚泰藩左遷過余邑別先大夫詩云王郎散髮卧江皐題柱曾看氣色高萬里甲矣歸武庫（會川曾為車郎）一時啓事屬文書（公又為吏部）讓人夜雪能乘興下榻春星滿佩刀總為孤臣悲去國自斟炎酒讀離騷先大夫和云均勞幾載出神皐為刻頻題治行高貝錦何從來意外全山猶自映天曹曾參毋尚投機杼汲黯君終解佩刀趨喜賡歌應有日莫將大雅入風騷

物得失有數

東陽盧解元家藏唐人周曾捕魚圖神品也因重裝為表工截去其半鬻于諸暨吳尚書季子其後二十餘年松陵葉太僕惟潔偶至吳氏借觀座有鄉李尚寶貞伯知為盧氏故物因為之請復合為一物物之得失其數如此

馬師桓滑稽

京衛指揮萬因宿娼事覺枷號示衆時久雨馬師桓屋後墻垣傾圮中含夏仲昭過而見之謂其可通教坊司欲易便服拉師桓往遊其中

師桓謂曰不見華嵩事未了你又来画竹耶蓋仲昭以寫竹名于時而華嵩與画松同音其滑稽之妙如此

陳生

陳公才慓雅能文初應擧時夢見道人装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為讖已夢中大魁道人笑觧之曰子真當得魁聯第進士入中秘為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表弟華子

履虔少而敏曰今科未得擧酧乃辛酉二字當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擧于鄉再赴會試再不第以為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坐陳公懇詢夢之不應道人曰天数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况復真有祥乎即如天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禄大臣者𠯁不效忠竭力天子能無奪其爵禄耶𠯁或恃寵而專肆刑戮且隨之矣大抵天數國法未嘗有二也子鄉擧後悪念百起而所行某某五事以致遂有田四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後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并奪汝壽陳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者兩載入後選訓導罷歸以貧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

陸公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寓公紿以有疾期之後夜女退陸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来窺笑讀書欲抱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還寓是秋遂膺鄉薦時年二十四

辨程子不忍殺蝎

程子見一蝎不忍殺遂放去曰殺之則傷仁也

愚謂此恐記者之誤程子必無此事蝎之惡有取殺之道從而殺之乃蝎自殺非我殺之也舜罪四凶禹抑洪水湯武放伐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誅少正卯皆志在除害以安天下正所以為仁也故刪驕蕣所以植嘉禾去小人所以任君子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與天之雨露風霜同一揆也若見蝎而放去則是唐太宗縱囚之心以姑息為仁有所為而為美豈程子擴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之意乎或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美程子在經筵見其君噴水避蟻則勸其推此心以及天下何也曰牛蟻無罪故以放之避之為仁蝎有罪故以殺之為仁皆天理之自然不用安排布置者也嘗見部使審録罪囚不察其罪之重輕專以出為陰德皆不知此理故耳

岳武穆降箕

吳人潘杌扶箕降仙詩云百戰間関鐵馬椎尚餘壯氣凛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詩畢大書一鄂字人知為武穆也

笑學中先生

有一先生衆上司差委署掌一疲縣印信値代迎來先生僅一身去迎代迎曰接我的吏書在何處先生曰我就是夫役在何處先生曰我就是代迎又問曰如何馬也無一隻先生又曰我

就是代迎怒曰吏書門皂都是你也罷如何騾馬畜牲也是你

錢翁横福

吳縣東朱村有錢小乙者狼戾不信鬼神嘗築室術者言七煞在此不可犯小乙曰吾正欲見其面目巳而掘地得純七術者曰此七煞神也小乙曰七煞果靈吾試犯之悉取其鈍釘椽上或勸且泳之皆不聽他日里中道人早作見七

小兒浴于虎山橋中水鮮血遍體道人問公等何人曰我錢翁家土神被渠釘吾膺燥痛曰取水濡之道人曰公神明奈何遭愚民塗炭何不誅殛之為吾里中袪害神曰吁我豈不怨毒于心。顧此老橫福正盛。安敢犯之。道人曰。然則柰何。曰惟當堅忍數年。益助其富。使彼志氣驕溢以啚望外之福。庶可覆滅耳。言訖忽不見。已而小乙家日盛。田產以鉅萬計。及張士誠據吳。小

乙謀奪其位。率鄉民操田器兵仗。至楓橋。大醉卧寒山寺。為李伯昇縛去。士誠誅之。籍其家。果符神覆滅之說云。

徐貢士凶兆

溧水貢士徐生於乙酉年夢有人持一榜示之與本邑舉人武孟江同列已第三武第六時武已就教池州徐自喜曰余今年必中式明年與武同登甲第也至次年六月初三日徐死初六日武死徐之子於書中偶見所記帖子始言于人

烈婦

吳門一婦人賊卒至無所逃亟索鏡理髩傳粉賊入室無懼色曰俟吾妝畢當從汝去為夫婦耳毋苦為譴讓我無為他人所辱賊喜甚挾去至急流度橋乘間投水可謂有丈夫之略從容就死矣

毒烟薰客

湖廣近廣旱路有一店家專用毒烟夜則焚入客舍將商薰死財物盡為所有一日有一商至店家一女十六七歲向客云烟来伏地報君知商初不悟忽聞烟至方悟其言即伏地得不死次早報官拘女鞫審具以實對一家皆死女配與商

輿地

大明國在天地之東南而典籍中載北海之事通未之見也自張騫通西域而史記載大宛氏國可二三千里至安息國安息國西數千里則至西海矣大宛國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宛之北二千里至康居國康居又二千里西北則奄蔡國此國臨大澤無涯盖乃北海云此乃天地西北之處未盡到北海也騫所到之國大宛大月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自古以來張騫

尚未之到安能見北海乎騫去西十三年去有百餘人歸止二人後復使騫々分遣別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冞烏孫諸國及還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而卒是騫在漢之日甚少以地考之康居在大宛北大月氏在大宛西大夏在大宛西南烏孫在大宛東北扜冞在宛之西至此水皆西流注西海矣其水東流注鹽澤鹽澤去長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西攏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通大史公言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以此观之常見月中山河之影止側照一半矣夫月光止側照一半人安得到北海乎以此觀之人言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此一偏而言之也未盡天地之正位而言也

祀土灶神

萬曆七年間淮陰陳栢忽悟非分之祭事屬不

經遂撤其家堂香火一切淫祀又以土灶二神雖列在五祀然土則人賴安居灶則人賴熟食寧能愬然擇於每三月土日專祀土神六月火日專祀灶神必恭必敬以盡其誠遂夢土神二次親来相謝以為血食之主讓陳左首陳知為神再三謙遜竟東西相對談又夢土神指示般移不一月舊居即遣回禄

書籍多藏古寺

往〻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
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不家書史言越州一寺
修佛殿於梁栱內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
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卧帖十關九帖
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
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
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
長沙山寺中柱頭得蘇長公全書晉門品弥陀

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元
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千卷貯於寺
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
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輪藏上得請難諸臣遺
去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鐵柱杖欹藏於金陵栖
霞山僧塔中

白條抗雷

太平府指揮楊表隆慶年間陞任處州都事見
大堂天花板上有一白條雷打他〻放大燒雷
終不能取去亦不害人其頭有鉄索色白如銀

孫文恪

孫公陞為南京禮部尚書時山陰陳鶴嘗至京
後復他往寄箱一隻於孫公衙後三年復至京
卧病數日而死人報公〻亦卧病易簀急差官
至陳鶴寓一一點檢行裝登簿復出舊寄箱令
開閱之內有數百金次日公亦歿此君子之學

動光明至死亦不汶〻也

鬼假張三

海門縣東社陳家雇一工人張三有所往日暮
舡被暴風打壞俱張三未死餘人尽亡家人聞
信做齋追薦設供靈床招魂即有一鬼假托張
三憑托其婦声音咲語与張三無異不二更真
張三敲門家中反疑是鬼不肯開門將門打破
進入鬼始退去

土司性好殺

土司性好殺即翁婿稍不合彼此各起兵殺人無筭戊申文撫按道府委官勘驗故紙耳如思陵州土官原係思明府婿及故其弟常紹曾襲兄職思明即欲以女妻紹曾曾嫌其貌陋不從思明起兵仇殺數年思陵不能敵萬曆二十二年間竟與嫂配逐其嫡妻方罷兵

王公正直

王鴻儒為吏侍給事中張龍母喪欲致尚書陸公為弔客以告毛澄澄令更求鴻儒三人皆會澄從容言龍意鴻儒正色曰不可往也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龍何人哉而以斯言語我乎必我行已有玷而龍敢尓也二公竦然

潘知州前定

潘公應化作縣行取到京夢前列廣東道監察御史坊身穿麒麟服色後止得蘄州知州刑前列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大霖坊州座山名麒麟山

、題朱竹

赤是檀欒池上枝。却緣殊色借臙脂。清陰忽訝絮紅蕤。勁節難隨染絳移。結實定為朱鳳食。騰空堪作赤龍騎。多應血淚湘妃畫。忘賦梁園總未知。

鬼共騎驢

淮安新城東門外有一蔣姓人專習燒人住在僻鄉嘗騎驢夜歸有一美婦求其驢上同騎將知是鬼即云你騎在我後頭怕跌下来我將腰内肚脾拴在一處將近其家婦求解放蔣愈收緊遂不得去及到家火之乃是棺材板一片焚之有血

取新火

杜静臺原姓名沈僖在荆州抽分時教人以取

新火法云久火甚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棗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擋上用一木鐵即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栈之火即出以火紙曉存性入礶内閉熄用時置鑽傍接火即燃矣然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内用四時木取之更妙

鄒家鬼

萬曆丙申秋市民鄒六兒有子婦病瘵氣猶奄

奄即付之烈焰旬餘作祟其言咲如平生延術士輩治之皆不驗已而自滅盖其生氣盡耳

兩庚子科夢

萬曆庚子余邑周經元中式座主沈公於數年前即夢之因憶前庚子長沙月華自三四科前夢神人告曰汝中式在八十六名覺而思曰湖藩解額八十五不八十六吾無復科名望矣解之者曰子當來科發解至耳試夢如之庚子夢

亦如之華惨然不樂欲不赴省試父戒之曰夢也汝謂真耶是歲　世廟南巡言官請增試額揭曉前一日得報增加五名華果中八十六

韓公有應變才

韓公雍有應變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徧覌及啟門裁斷如流動中事理物情為之駭服時有密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啟其封惧以咨雍雍請宴

中官解之明日偽加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閽使鄙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闢欲杖鄙卒以謝罪中官反為救解歡笑而散

有福為好官

文林初舉進士往謁王公翺請教公曰子有福作好官林不諭公曰此確論也子豈欺子耶昔吾年十九登第讀孟子未了明年為御史出按

江西三司曷吾少也以難事嘗之吾隨事分剖初無他異而衆皆驚服退而思之卒不能有所易吾亦不知何自而得此也及二十四為僉都御史三十二而謫官副使遷叅政並以小才取名晚為都御史鎮兩廣其練事比二十時遠矣乃一一不當衆心出令自以善而三司皆不樂從竟坐此失官豈非福退而然耶故曰有福為好官非妄語也

弟匿兄財

寶坻縣民楊成楊咸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無子置妾生一兒甫三歲矣咸貧有二子成疾作莫治因召弟咸囑之曰我病不能起惟此兒且幼吾死後妾固不能守以吾之貲及售之他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千兩俾汝貯之若此兒成立可念手足之情止給其半倘不肖為汝全有之成竟卒其子以漸成立母子相守不二其心既長欲求婚配告咸欲領先給纖毫咸沮於妾遂背兄命而悉匿之成妾因以其事訟於官咸亦以賂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尹張某素秉公燕成妾往訴之張曰我非尔治難與汝質成妾泣告即准其詞令其還數日張偶獲群盜令其招入咸名曾與同事張乃檄寶坻縣審遣健卒捕咸至箠楚不勝始具實曰咸家近曾碩非為盜所殺蓋數年前亡兄所托之貨以與幼姪者

今某無賴匿不肯給天遣群盜為報以徵欺匿其碩給還前物以宥罪戾張乃召成妾與子追咸前貲悉與之而不之罪人咸稱快

柳詞

余邑陳公鏝泉人品方直且有詩才今錄其柳詞古道誰栽兩行柳故老爭傳從古有柳傍腴地長桑麻柳下人家聞雞犬似與東風大有情江梅白後眼先青嬾向章臺舞明月喜同青鎖

囀流鶯。君不見淵明彭澤歸来早。愛種五株醉
扶老。花夸長街抱恨多。漢将营荒空緑繞。

揮麈新譚卷之下畢

白醉璅言目録卷上

目錄畢

白醉璅言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程子觀仁

程先生嘗指雞雛謂可以觀仁盖仁者到理精後觸目皆仁非止雞雛也特因偶見雞雛而發欲人觸類而長之耳

冢宰雅量

蕭山魏冢宰驥字仲房致仕家居嘗至杭城野服兩人舁竹兜子兀坐潦側不知者謂一村夫耳入朝陽門遇錢塘縣主簿鳴騶而来不及迴避簿令隸人追問公乃荅曰蕭山魏驥簿不識名怒曰道甚蕭山會稽復使人問之曰南京吏部致仕尚書簿驚懼下馬立於道左請罪不已公笑曰我不能避耳官人何故如此乃揆之而起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為新聲樂府家有楼近冶城扁曰卧癡有姬何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咲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挨

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一節近吾友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壙以待海内交遊為詩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把酒對月歌 唐六如作

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說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媿

雖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
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梅
花月滿天

決科要語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操行素無諂
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
不爽或一樹當孽亦先言之不肯與他人言惟
言之師而已師問其故對曰冥府重先生將以

先生為閻君師洪咲曰果爾吾便為之是夕洪
病甚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
洪亦不安遂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否冥府
聞先生言便為之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
咲言耳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
多不洩惟滄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
學逾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學聖
云此非吾職然可托查也居一二日告洪曰滄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見雪松果第洪又命為
石林查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
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
洪記其言至乙酉之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
兩榜矣上丙戌榜也無祝公次己丑榜也有之
雖然兩榜之中尚有那移增減此又待揭曉時
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
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

惡其穢平生為不善至此能猛省痛改神即鑒
其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
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父祖曾
高考妣之一善一惡皆籍也又寧獨其人善惡
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不
遺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分毫不致差錯
有其人雖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
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

欠檢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卻見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還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家之有分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千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儀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襲爵為守備闡舟師于江事峻肩輿訪之熊老布衣整折出迎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笑為食其一乃謝去覩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士有沾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鄉曲而忽其先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靦顏乎

鬼工

楊州泰興大姓吳氏門房賃為小民居有王小三者病死埋于郭外二年矣一夕妻見聞扣門聲問誰曰我王三也在外傭工今得銀錢歸以相贈爾亟開門勿疑妻啐罵曰我夫死已二年何鬼假託賺人王三曰非也汝不吾信可收吾工直妻於門隙納之得銀數星錢千文乃啓其門儼然故夫儀容也拭淚而入坐牀上言曰自我去後即得活一向為大戶孫氏蓋房遂得此直我猶念家不知家人念我否妻為沾襟答言悲苦狀呼兒起拜問饑乎曰饑作飯并日間餘蔬且溫酒一升飲之斯須並盡乃求湯濯足兩股皆有泥土痕濯訖解衣就枕妻初難之王三笑曰娘子尚以鬼待我耶不得已陪之宿體頗寒妻不敢問五鼓衣其衣叮嚀而去旦往夕來歷三四日隣家問其妻妻泣訴以夫重活故隣人疑之曰世安有是理非汝夫之妖必狐狸罔

爾之伎倆耳妻亦疑焉明晨俟其去密令兒隨之忽回顧見其兒曰爾来何為曰毋使男隨父往助工曰不須爾也吾晚當再假銀米至兒乃返舍其夕果以銀半錠歸曰此孫氏所預給者妻收於櫜黎明起妻終不安又使兒隨之至郭外壟處墓旁一穴如斗王三屈伸臂頸以頭先入次舉身不見乃奔歸毋曰阿爺鬼耶妻率衆齎持鍬鍤往按其入處掘之其棺已腐王三卧棺底上顏色如生肢體柔而温目光瞭然而口不能言衆大駭扶以出積薪焚之墓所自是絶迹使人問孫氏云有王三無曰有之無他異惟不與衆共餐及不肯持鉄器耳至今其村遇傭工者必先試以鉄器云事在正德初年予謂此乃太陰煉形之術友人云當是得地氣也

酒活命

史百户者善畫龍虎醉則運思尤妙人欲求者往往以醇醪飲之乃肯下筆以是日事酩酊嘗迎巡按以醉伏地自言百户禀事其實無所言也指揮何某禀云百户有顛疾乃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飲父歸怒責之絶其酒不予三旬病甚厭厭不能起延醫王維綱治之云脉絶不可為其夕一更果死其親屬哭毋其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死得非以戒酒之故乎死亦不瞑目可痛也命兒女啓其含珠擘開齒以盃酒灌之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一盃唇動氣通毋問如何曰好喫乃更進一盃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醫求藥曰病者活矣醫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功也宜更飲之當不須藥乃更醉六七度推枕而起又十年乃卒時人傳以為笑

三丰異物

張三丰在井州留三物而去其一簑笠其二為

鄉胡廬人有疾者或取一草投其中明旦煎湯飲之疾立愈其三為八仙過海圖中有壽字有都指揮得之懸于堂未以為奇一日有親故假宿聞海濤洶湧聲以為黒河𪗗倒明旦告於主人主人亦不恠至四五夜皆然始知聲出自畫中也皆為中貴取去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干下以鍬揮之碎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井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雞籠盖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術

董玘

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静月團團玉人不學飛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此董玘八歲時詠梅月詩也玘紹興人幼名元保舉神童又有核桃詩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殻渾是一團仁九歲即能真楷草篆歌賦記序三場文字亦皆通曉

李鏊鼠精

臨江儒士李鏊性强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口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北室有高樓三間封鎖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此為妖物所據已幻死其甲父子四人矣不可犯鏊曰吾不畏之主人不得已呼匠啓其鑰以入塵埃積寸鏊汛掃供張将為久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一日以事外出託冠者攝學事日暮童子散去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戚而樓階有人行声少選一神至據坐中樓袍笏儼然冠者恩不敢諦視但俯首誦書而已頃之振衣鳴佩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旦鏊歸冠者以告鏊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

典門生課業夜分而倦巻衣假寐謂怪必至懐梃以俟之忽梯上靴鳴步入楼中端坐昨處尋起入卧室鏊視其状頂金幞衣絳紗執象笏垂鬚及腹面色獰悪若世所塑城隍神者鏊佯寐以察之怪見鏊欣咲舉笏抑扬如舞状冉冉至床前以鼻向鏊左耳一吹左耳倏聾鏊自念倘更遅留定遭魘死俟其漸近舉梃盡力撃之中其胸有聲㘭然而去鏊安寝達曙起呼主人曰汝促索伏采吾與汝縛怪使共踪跡楼下至北廨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鍬鍤掘之深三尺許得死牡鼠一頭毛作赤色鬚長尺餘秤之重可七斤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死矣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余邑劉公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随衆往祝祝後因嚴相留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徃閒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数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滞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為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戍

夏天衢

夏天衢江西貴溪縣人父祖皆發科出仕衢踵籍書香天資學問亦皆可觀既弱冠後督學至耶與群児出考縣官言於督學者乃先召試之充弟子員後考列補廩無缺一日其母病將逝間偶有缺庠師使人告之夏曰人子之變莫大於是而尚謀功名耶方其不知而吾師行之則可今既語余雖千駟萬鍾亦徒然矣遂不丐補

假婦脅僧

山塘有僧乞麪得三百𦈢群優有垂涎者相與定計使一少年為女裝夜行就之曰我某氏婦也與夫不協夜逃至此惟吾師憫救僧初不顧懇之僧心動乃曰此處無棲泊前途里許有草菴是老衲借住處娘子肯同行否少年許之僧率之行群優隨而覘之至菴出酒共酌良久僧將解衣群少突入執之曰汝半夜三更拐良人女子何為僧曰毋怒汝輩利吾財耳倘相寬吾必有物不然請就死不能為若辱也少年如命遂手書令詣肆中取麪乃散而假婦亦隨去僧惆悵而已

張小鬼

江西有謠金鵞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鵞頭向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真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相繼膺封錫瀬州張氏其山頂向下故世出一人與冥道相通每歲夏為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囑死于榻從者馬夫繼之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甲當活某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某初魂遊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殊尊親見其與筯不異恒人但回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張通判犬夢

通判張君者北人也與常州趙推官同官金華遇犬不食趙詰之張云有故余家食時故人朱公之二子烹犬約以明旦共享夜忽夢朱公促云吾兒具羮獻公何不早起覺以告室人室人咲余貪饕妄想耳俄又夢朱公來促余詰之曰君死久此胡大事強来逼人否曰某有心曲久欲相聞吾昔埋白金五百兩於所居柱下以吾兒幼未與言死後懸懸在心求再生冥司不許乃乞作犬于吾家日卧此地以防竊發今十五

年矣二兒長堪以領付薰亦限滿故作妖態求死兒昨所殺犬乃我也公往告之令其掘銀自贖言已洒然而寤亟起衣冠而出二兒已迎至中途余問女先食一臠乎咲曰實以俟叔不至嘗少許矣旣而到具家余把觔不食請盡携釜中肉以出及覩其皮兒咲叔何多事余曰非也子其以鋤來兒不肯余固索鋤閅犬平日臥處果滑澤發其土得一石版版起而白金見取秤之五百兩不欠一銖舉授二兒二兒大駭叔何由知余乃細述夢中鬼語且曰此犬尔父所為也二兒號哭以皮裹肉埋之坎中而收其銀入橐余目覩茲異二十年來不復沽犬肉矣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或云黄巾）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咲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黄巾隊中遇者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緊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遥授以將軍之號本朝成化末千户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户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吾與汝約各以韔裹兵器蘸灰試鬬身有白點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絳賊許諾兩人鬬至暮而息賊衣汚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創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陶雲湖

寶應陶雲湖先生成化間登鄉進士任達不已因事從戎遼東先生善丹青雪兔菊花之類雖古人不是過也最見重於閣老徐謙齋先生名動海內又善晉書詩亦嘉居京師與仇東泉杜檉居春夜讌集有詩云澹月侵簾萬緑通短檠燒蠟四筵紅鼓中音節懷煕載帳底風光陋馬融淒凈夜天飛脉望依微江郭見歸鴻更深酒醒輕寒發添得春衣又一重詩成諸公皆閣筆醉而戲曰子今日壓倒仇杜矣

三足鱉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中多三足鱉食之無蠱疫是從山多三足鱉也又云放臯山東五十七里曰大𦲷山陽狂水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是大𦲷多三足龜也按三足鱉云食之害人而此云益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李史二公為神

弘治癸丑李范菴少卿應禎字貞伯疾沈石田遣子往候之其神思已瞶亂但曰我已不可為矣此行升我為尚書即行矣訃至石田偕松陵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僕宗儒輩相與經理其家事及與其子議婚蓋其子纔十齡耳卒之後一夕僕有高翼者猝有疾公憑附之而言曰家事如何處分家人泣告曰賴沈史文諸公一一議決復與小舍議婚袁氏公曰我放心去矣翼尚卧于地久而方蘇乃能言曰我初出廳事見一人衣緋南面而坐傍列數炬照曜如晝熟視之乃知是我家相公也叱曰坐此許久如何不見一人迎我令卒縛之而去既出門見隷卒數十人呵叱喧然擁轎而去其從至胥門驛次杖其十數責令歸家小心看顧否必重譴也其復

問隷卒曰相公已升尚書將之任矣舉家驚異之歲丙辰明古亦卒先三年族人夢神告曰汝宗人史明古年六十三當就化冥司已籍其官爵矣因白其長嗣永錫既卒之明日其塾師吳庠生俞楫字濟伯夢明古告曰今往其所已約同官勘其事冗不及話明古巨軀偉貌博學強記善談辨古今性寡合毎與人論當世之務必底于極雖權貴亦不少遜與范菴友善其為神亦宜哉

犇牛

自丹陽郭東南登舟行四十五里為呂城又十里為犇牛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頭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遂奏于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耳旁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帝與誌共臨問之無語誌詰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而犇去帝令人隨追之僧奔至此地而止追使迫之遂化為牛地因是為名

黄鶴楼

楚省黄鶴楼規模極聳秀歷年甚遠楼固遭懸扁書黄鶴楼三字高大不止五六尺乃湖省叅政陳鎏所書甚遒勁得晋法近古未有也嘉靖末年五六月間値大雷雨忽棟柱及扶廊皆去木三片自本至末柱柱分寸不差所去木片深一寸濶二寸許其柱隔楼板三重不知木片何為剥去均齊如此雷使萬般呈巧如太平廣記所載結馬尾千匹如一劈松枝滿山不遺者神機良不可測此予所親覩而甚怪之者曾未經年楼遂火豈其先兆與當道以廢遼府賽黄鶴楼汎江至楚續製比舊者壯麗有加而聳秀則遠不逮懸扁乃王仲山所書視舊扁亦可雁行萬暦已亥又燬今復造尚未竣工不知視昔何

如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不見尋攷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也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餓死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筭甚至有滅門者余邑

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益寂甚灌莽極目余友劉君嘗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强半皆衰絰驛路頻看長辞轝每憶此詩遐思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淚

多骨瘡

吳民有女跌傷其田者久癰不消以視都公維明維明曰劉宗序世殤醫盍召而决諸宗序至曰多骨瘡也法飲麻藥以刀剔出其骨得愈不然明年此時逝其家以為浪語維明亦曰劉兄亦效售術者妄言邪已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長礙鼻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二神僧

劉彥敬謫戍大理其地有二僧曰宗慧宗世年踰期頤日坐一榻上少食寡言言必示徵應三司拜不荅禮彥敬往揖而二僧乃舉手既退弟子問此戍卒師何禮為一僧曰吾於定中見之

彥敬聞而往問師於定中見我何為荅曰是汝附黑龍掌耳未踰月太宗即位彥敬以潛邸舊臣被召卒于途

山魈

東廣山僻處有山魈焉半是鬼半是人蓋能隱能顯也但有一手一足必兩人相幇然後能行祖民間田耕種臨收穫則田主自臨而分半與之若多占斗升則能為其家作祟其女婦好施

粉及金臙脂過客或於彼投宿稱彼曰山姑及送與脂粉其婦乃喜恣與飲食不苦索值又善伏虎虎常常來其所居婦輒批其耳掌其面曰班子班子勿驚吾客虎即帖然搖尾而去其異如此

張真人家

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而危險不能梯乃粉其骨為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襲封者非鬚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續婚前定

余邑李公香言作教數年室人物故兩子相繼夭惟一孫亦有側室一夕夢過一神祠有尊神在座因謁之遂啓神曰其作寒官既喪耦又連喪子不識繼此房中妾還有生男分乎神君曰君尚有子係楊州葉氏所生李君從此遂萌續弦之念其學吏楊州人乃託彼為訪楊州可娶者無論室女及再醮悉錄其姓氏以便所畄吏以七十人報并無葉姓者李君以為前夢不驗念遂寢居無何擢湯陰令册行過楊州以事留旬日前吏又來議婚則所開列有葉氏矣因使求婚一言而女之父毋即諾遂成婚與俱至任所十月果生男生方彌月遂致政還李君今已六十有三其所娶楊州者尚未三十也

巧對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宗）東之賓之無能屬者適啓東謁選至文定以扣之荅曰西也待由也由也

田也西涯為之擊節訓滇分水一人題橋云分
水橋邊分飯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
看花亭下看花田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
文量叅政淛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
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
髭鬍何須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
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
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啼相與撫掌竟
日其他巧發尤多不能悉書

程篁墩 敏政 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其父立戲
曰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荅曰嫂溺叔援權
也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
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釆私為對云冬
官夏侍郎春日辨完秋稅又一人出對與學生
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陸公又代為屬
云鯆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江西
有對云孤鴈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荅
陸公對云老翁照鏡覽形彷彿似傳神

有一童善對時馮馴知府在座客舉一語云馮
二馬馴三馬馮馴五馬諸侯對云伊有人尹無
人伊尹一人元宰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為淞江知縣同時
有俊声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
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咲曰上海秀才
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声曰華亭百姓當灾皆
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遂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並坐涯翁屢
以足頓地作声遂翁曰地凍馬蹄声得得涯翁
見其吐氣如烝遂云天寒驢嘴氣騰騰相與一
咲

吴丝長

鳳陽一小民出行忽自撈于市上半日始甦人問之云初出犯本縣城隍節被撈在街頭忽見一大官同出問之云係高郵城隍赴官也視其神乃隣居秀才吳並長大呼求救吳為言于邑神釋之且囑曰我來急不及荅其給事中書歸語吾兒於床席下覓書出代為荅簡其人和吳氏方以三七設並具告所見尋之書果在席下

術有別傳

醫理玄矣非至神聖不能為之匪惟醫也卜筮星相卦数風水符水皆是物也而世人皆据命上陳言遂謂達天人之奧窺鬼神之秘過矣何怪乎萬試而萬不效也嘗謂古之善術者皆有教外別傳父不得而授諸子師不得而命諸弟非不傳也不可傳也其不得已流而為言筆而為書皆末也而後世相倣益非其淵源之自矣穿鑿附會迂誕瑣細苡苡然使人無所措手藉令古之善術者見之皆在所擯而世循祖其說以求奇中可咲也哉

南廱蛇

正德戊寅南廱外西號墻中有一蛇長数十丈大如合抱木頭如甕因身長陷墻中隨磚縱橫成形中土皆化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銭大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見雛雞聲哈哈吽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鄉號二十楹盡移空乃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十楹連墻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隨白守備廳令小教場軍斫剉為叚扛棄江中人家宜常焚雄黄可辟蛇所當記云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譖被逐放歸田里號天全翁脫去世故樓心丘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

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畫画楼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裹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咲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屧廊聲杳麋鹿還遊末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咲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閒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倦進餘盃便拚得到三更秉月迴仙棹此。詞為入膾炙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詩弔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之句

墨談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細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觀紙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忽籀填銘鼎敦饕餮神怪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出妙奪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鑑梔表蠟裡無益文苑有慚上云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畧無閃華之欝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層上清高華鮮冷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取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村舍女兒畫眉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能文采翠表

冐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
芬溢九竅如内法醖濃郁餞舌然乏荷露清遠
韻朝堂高貴不叱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
重嵐不甚深黑叱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
水不漬着手不汚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璧
之飲河無不具足搽管蠅頭拓幮方丈利可截
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黳漆翳若浮嵐澄乃秋
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鼠氳木石贊其爛熳韻
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觧嘲乃知喻麋萊劬
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虗虗則質清實實
虗虗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層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閒
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
剛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尒尒墨月可盡一笏
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懸敵世間夭壽
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趙千户妻忠烈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衞軍千户
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来犯堡被圍勢亟忠
妻其氏自登堡城覘其幾急見事不可為歸其
家嘆曰我婦人一旦為其執去辱身以及家國
吾何為哉即以藥鴆其一男二女然後自盡虜
攻城益急忠下閘固其圈門虜声言聚兵門下
忠乃率衆登城縱火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
未及備觧圍去總鎮其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
其門及進忠為指揮使云

顧三為犬

有僧于虎丘入定恍惚冲見一黑犬伏地白言

我顧三也在生曾坐長老一度今誦蔣門蔣家橋謝真家為犬以錢一百二十文賣屠户杜珎當烹幸為贖而生之僧大驚明旦不俟鳴鐘即持銅鉢下山至蔣門見一人牽犬至問曰子非杜珎邪犬乃蔣家橋謝氏之畜何舌殺之杜大駭師何由知乃告以故曰此犬一百二十文老僧無錢直以銅鉢贖此犬命即呼之曰顧三犬低首凝視纏擾其僧不已街市觀者爭相傳戲信佛者皆舍錢滿其鉢乃舉以與杜曰足矣時崇明一老人年八十餘至曰吾吃齋二十五年矣頗乞此犬養之死則瘗於沙上不殺也犬低首搖尾而隨之僧合掌而謝一市人無不嘆其異

大理地震

時川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府見城宇傾頽民生蕭索問吏卒曰諺云金雲南銀太理言其富饒也今何以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年地震至十五年乃息月以三四屋宇什物無一完者民家皆葺舍以居近始甦息營辦器具尚未議及垣屋安得如往時之盛公因問地震之詳其隨行千户曰其曾供役前任劉副使公比日未午方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道自空而來有声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巳而城搖不止左右隷卒顛躓逃散公執其之手仆於城上者踰三時稍息舁歸公廨呆坐不發一語亟送之至省諸寮来視三日内瞪目不言雖能嚥食飲而人事不省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此落魂也宜復至原處招其魂入軀自尔蘇悟矣乃如其言至城上原仆之處大呼其名者半日乃於輿上蹶然起立曰吾豈在夢境耶衆問公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見城下往來憧憧而呼召左右悉不應坐守旬日竟忘其寢食耳始知

此身真失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

盛公記前身

盛端明之祖將葬涵地得宋端明殿學士某之墓而生孫因以端明命其名嘗言前身為某邑門卒嗜酒因寒凍死有銀三錢乃平生所積在城下石隙吾妻尚在可呼與之父怒不許及成童又以為言乃召其妻至相與道生時事不謬一日遺跌于地遂不能記

卞公詩

江陰卞戶部崇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敏捷無比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睡詩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閽者曰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艎降湘為韻卞不搆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艅艎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徐饅頭婦變

余邑有徐鳳兒者以發饅頭為業親言其婦數日一變為男子週身皆毛今其婦已死矣

宋貢硯

福建許姓者嘗估於姑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之許曰此硯廣東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谿舊坑今豈可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片過姑蘇文見乃大駭之因要至寶何若是之多也文買其四士夫爭貿之頗得厚價至嘉靖乙卯許復載三十片欲仍往姑蘇以覬厚利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士夫所貿詢其所自皆自古寺中得之或見於村鄉訓塾是宋室將衰運於南海故廣東往往是處遺之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煿油膩之物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和血而開鬱而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鱉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俱大毒悮食則能殺人河豘可以去濕而殺虫顧中有大毒如肝子去未盡洗血稍未潔厌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勞虫而獨妨于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徤脾養胃而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蟹能耗血而孕婦尤為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蔆菌白菜利氣利痰而甜菜滑腸啖之頗毒荳粉麻腐清腸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瘀血之要藥而瘧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刼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痰喘反為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至于隨時撙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氣常清苟多飲酒漿而茹葷腥則神昏而脾有積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飡物件而縱飲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瘧痢嚴寒而多食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為火病此又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冥役句攝

周都運愚齋之少子名弘補者以貲入太學年未三十病且欲死其母劉恭人尚存甚憂之請堂兄名弘香者共卧起香故庠生也云七月初旬天氣正暑病者卧于楼上云楼上不必點燈

少選床上無有病者又有一媼人撞見其出外家人惶惑舉火尋之則在樓下偃臥乃舁之登樓就寢少蘇云曰我被群鬼扛去見閻君閻君云當死者是歷城周弘補非麻城周弘補也麻城周弘補還當有三年活喝令群鬼復扛我回至樓下見我家人嚷逐放了手舉家忻忻以為得生至次日飲食果稍進及晚又曰事不好了當死者還是麻城非歷城也但不信差人俱在

此索金錢酒食毋可速與之勿令我受苦多也劉恭人如其言同樓人有見其形者有聞其声者其狀似有數十百人弘補竟死又吾里中劉鈇庠生其母病垂死家人同守其卧次扃門甚謹一夕不知其母所在天明乃見偃卧于碓房問之則曰我被衆鬼撞去見閻君閻君說我還有三年活喝令送我轉至三日而亡此皆耳目所聞見者誰謂鬼神之說為盡誣哉

戲馬山

安南國有戲馬山在清化府永寧縣巍然獨立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按此可配中國戲馬臺故事

正陽五通

壽州正陽鎮龔氏封鑰二百金於笥啓視失去其童壻素無賴龔堅坐之不釋壻忽躍入黃河而死他日其鄰沈氏女在室忽出白金一錠市

之其二嫂詰之曰姑本未嫁何緣得外人物得非有他交往將為我輩羞女曰非也向兩月前見一男子短陋一足而行直扣寢榻我罵且咄之男子哭唇豁及耳曰我聖人也與尒夙生緣法幸勿有疑即升榻共合我力不能禁言亦噤而不得出明旦去曰我有物贈夜則攜一金歛來昨忽又捧白金二百兩至曰此同里龔氏箱中之物被我取來可從容用度與聖人交不慾

衣食之缺二嫂乃悟此婿枉死龔氏聞之欲来
索其兄抵言無此乃止

商顏

古詩題傳說事有用商顏字者盖字書顏背崖
乃知即商崖也

居商谷

居公諱節字士貞號商谷文衡山高足弟子也
其画與詩字咸得衡山家法甲申春余遊蘇頗
坐其齋中相與揚抗千古意甚驩也公與世無
所求介特自守盖不媿其名云贈余七言二律
其一云王家子弟自風流文采翩翩動五侯擲
地有声新作賦傾城倒屣舊交遊月明赤壁磯
頭鶴花滿金閶壕上樓老我一琴君解識臨觴
再鼓思悠悠其二云白首無心與世忘多君過
訪竹間房行來山水連吳楚論到文章自漢唐
新綠染衣雲夢雨幽芳紉佩澧沅香相逢未久
忽相別他日相思天一方

異力異鬚

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
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上其首去
地数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主所乘馬灰色
日行千里鳴金未絶自山馳下凡十里云歸附
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寨主鬚十餘莖以囊
盛之舒則其修二丈後亦歸附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
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
太監尤喜数召侍飲宴舟人噌焉抵濟下而賊
報至從者或泣翁曰毋恐命舟中炒麵若
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
人侍以麵和水為粮戒勿言咲乃出小囊於胸
以七挑囊中物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

公高枕矣太監循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回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滸失足踐船頭乃亡幾踏入水頃轡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焚殺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睦朋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翛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余抱病年餘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慎守謹防箴以加矣而病必不肯辭去偶有一友持却病十法示予讀一過便爾躍然不覺其契晤之深也因稍為之增定如左故知非深於病者必不知病中滋味耳萬曆丁酉夏日如如居士黃承昊

九虫瘵

寶應有人生九虫瘡于股其虫首如蚓有口恃餔食盡豕肉一斤飢則咂其股肉痛徹心髓不敢不應其求也如此數年身家並瘵而亡又吳人鼻中生息肉者夜則出遊雙瞳宛然後名醫

為烙殺之而根尚存涕流可惡

鬼借物

予昔在會城同寓沔陽一生晝姓名向道言彼處有古塚一所不知年代及姓氏塚中有卓几各一十二酒器諸般不乏鄰近有延賓而乏器用者焚金錢一百告于墓所焚借帖借用即得所須事畢即滌而還之不尔則至其家作祟又岳州友人為余言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及有銀貨與土人但依與債送息還之即無恙人莫敢有爽其期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借與人乘之

抄書

沉疾已在躬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圖致手録晨辛勤數紙還技棄資人供所好恒輟衣食費往来遠索行點畫劳指視成編亦艱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惟何用推却從散離亦教朋友笑既宦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門莫揃聊尔從吾意有子雖二人未知誰可遺我但要披閱豈復思後世逢愚孫亦散賢必能添置區區慮遠心何其錯為地不如供目前一卷有真味

題書廚上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畧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堅紙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為命縱横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肯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遇不肖子持去將鬻錢

右抄書與題書廚二詩乃楊循吉先生作也余

有書癖故并録於此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産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淵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自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理屈曲千數不知何以能達也其點蒼山四時雲氣不斷經夏雪不消土人走馬最取午沃以蜜而售之用以消暑氣云

陳梓納贖冥罪

萬曆十七年三月内陳梓挖後園塚裏樹一科木下有古甎石碗礶鉄釘髑髏等項比時封閉之一月後白日夢中見鬼物自稱古墓且責其掘挖至四月初旬祀祖白日見牌票相喚差人汪雲梓何稷周三聘等拿至一官府所究問前事當議徒罪該贖銀一十两三錢比在陰府無錢生差人何稷銀納訖其銀利息甚重晝夜對本爂時急市冥錢還訖其人乃吾邑小児醫親言其事非傳聞也

洪真七

彭澤縣洪真七者奉五雷法行持有效敎為鄉民祈雨暘祛邪病鄉人倚賴之嘗有江西桴客攜一法官同行泊其灘下或告真七曰以子生平負名而今此子昂然飛渡竊為子羞之何不禁制其桴使不行乎則吾為子加敬真七曰諾命取篆牌朱筆書一符焚于其所泊灘側其桴力挽不上如有百牛牽挽者法官啞然曰此有人以術相侮矣與主人登岸踪跡至真七門曰師有所長盍較其勝負毋徒禁木筏為也真七曰善乃集衆為約各以符水致一異法官言呪法水滿一室而不滲漏真七言能呪民家米盈倉誓已各施伎倆而法師所禁室燥無滴水真七致穀穰穰滿家恚怨其敗拜辭頃詰真七曰

簪隆真七俯身取簪遂為法師鉄簡鞭腰三下
而追此後患腰痛病又数年死数著靈應其子
姓雕刻真形廟而祀之旱潦疾疫必禱時降乩
附體為之剖判家事脗釁之間毫髮不爽焉嘗
歲旱魃為虐問之書云明日午時雨其日晴空
無雲子孫皆跪候于門俄一點黑雲起于巽方
甘澍大布而他處不然正德中御史毀諸淫祠
其孫思五者觧衣抱像以歸供之家拂其塵焚
香告禱焉及事定加金飾而返之俄降筆云思
五予嘉乃誠錫予乃壽汝本四十五終予今延
汝十年汝其孜孜力善毋怠思五平生遇相命
之士皆云四十五死至期大病瀕危而愈又十
年乃卒

胡守清廉

蘇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来守吾
蘇文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官卹時恒布衣蔬食
未嘗華侈蘇多錢粮羨餘之積公不以分毫自
私陞浙江大叅閶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
真金起花帶一條為贐且曰昔固不可污今餽
之有辭諒所不知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
留官令吏懐金五十錠逆于途公笑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耶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
震亦何過哉

魚腹兒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有子而家貲
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
遊失手墜之于水適有鮎魚浮遊滸下得兒即
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
呼天而已自分必為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
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
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割之得一小兒
滌凈尚活氣息厭厭良久口作啞啞声主人以

乳滴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者皆来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夾類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隣云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帰其兒而李氏以為非據非奪乃天予其子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為娶妻以息其訟

廣蘭

端人好種蘭至畜数十本者品類不一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亦有法将山土同水和匀摶成茶甌大以猛火煅令紅取出候冷搥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着三十餘花以火煅土者蓋其根甚芊恐蚯蚓螻蟻所傷尒又有一種名吊蘭不資土力懸空而生其花亦香

賈人知足

廣西大恭海洲陳公言渠有中表弟衣食纔足不復求贏餘鎮日常微醉遇暑天輒於樹陰下偃卧不理人世事其姑娘謂之曰以子之能何不貿遷有無遂什一利對曰非不能之但性不耐耳姑強與数百金俾居貨数年而獲利十倍

遂舉所得以還姑曰賈雖獲利然旦夕計算未有寧刻枉自白頭顏不如坐茂林飲濁醪自適也力辭諸姑氏而鎮日就飲如故

黽峰山

吾邑黽峰甚高與塵境迥異山巔有寺寺崇佛像内有化主香火化主姓張氏名敎甫江西進士令於麻邑其後修行得道於彼顕化其地高寒即三伏時苟遇風雨可着綿山僧云平地見

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則其淩
于空際離地之覔絶可知矣故往往有山頂見
日而山腰雨者山門外有龍井旱年禱雨取水
必有應從井以南有馬跡石人以為化主顕化
之跡又有合掌石曾以手捫石壁得敍甫親題
鐫刻有約江西進士王偉同遊之語蓋宋孝宗
時也馬跡之前有試心石甚險一失足則墮身
萬仞骸骨虀粉矣其住僧及土人往来上下不
以為難蓋習慣也然痴心之徒有欲於彼捨身
庶幾乎武當真武金蓮棒接之事五十年前有
羅田一老夫挈其妻飯僧三日於彼捨身者夫
婦身首分於数處山僧因其處埋之為二塚萬
曆庚子十月吾邑董生叔瑜讀書其上逢一男
子於彼捨身其骨肉粉碎若支解焉腹腸高掛
於樹枝蓋此男子縱筋斗而下故肢體尤破碎
如此也吁亦愚矣哉其蘭若三四十年凡三燬

三作未燬之前尚有鉄瓦相傳以為唐天子所
遺唐天子有云唐太宗也蓋因一統志稱唐太
宗曾駐蹕於此夷考唐史彼時天子曾無出狩
之事若以為後唐明宗明宗登極八年跬歩未
曾離汴京僅僅自守不暇何暇至此或是江南
李唐未可知也無從而質矣一統志又以此山
為栢舉山以為春秋呉楚戰于栢舉即此地夫
呉来救蔡蓋欲直走楚都若孫武子直楚魏都
之智耳何由来到亀峰亀峰陡絶尚不可駐足
何從而駐兵其不察甚矣蘇子瞻尚誤黄州赤
壁以為周瑜破曹之赤壁況其他者乎

花快意與折辱

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窓浄室古鼎宋研松濤溪
声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
客工画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
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

人頰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禅窓下狗鬬蓮子衚衕歌童乜陽腔醜女折數論升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感開家人催筭帳檢韻府押字破書餖籍福建牙人吳中贗画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

袁禮部著瓶史甚奇不能悉録僅摭末段中数語

呂景仁妾

吳民呂景仁者病死其妻寡居忽一日亦暴死既而復甦自言初氣絶為二卒所執至一所若公府上坐一人状如王者令吏以冊籍檢其媍年壽檢畢復王者云此媍壽未終夫雖死尚與長洲縣吳某有三十年夫媍之分理應放還王者領之其媍告曰吾身被拘來何由得還王者書一牒與之上有硃印令二卒送至其門卒用力一推不覺如夢驚寤後果再嫁為吳某妻迨今將三十年尚無恙

為惡被譴

中州一給事中陞僉事罷官家居造高摟望野外見有婚嫁者輙搶其新人入家淫樂数日方遣出如當其意則遂留之其邑人丁男占人田地打死人命難以枚舉訟者蝟集官司莫如之何偶分巡僉憲公臨其地乃其同年進士也因不直其一事深恨之謬為恭敬伺其囬拜屋数相留漸漸移席入于花園盡閉其從人於外呼侍婢数十人出將僉憲褪衣杖之二十僉憲負痛而出不以告人河南按察司總憲公亦僉憲公之同年也僉憲囬省屏人泣告于總憲公且示以所傷之痕憲長憤激謂之曰我自有處公宜勿泄遂差人厚加禮幣以申年誼彼接之甚喜嗣是書訊往来不斷他日又有書約晤於會

於自是凡有訟彼者輙重責而監之如是者數十人遂心動遣人往白刻期赴會綠一入謁憲長命啓獄門放出怨家在獄者數十人扛以入獄竟罹大辟

稱傘疑鬼

有一人暮赴飲於兎花塢夜分始婦值大雨持傘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即投傘下同行久之寂無一語其人疑為鬼物也心甚懼思鬼無下腿以足撩之偶不相值愈甚驚惶為鬼物也行至一橋上因奮力推之於河疾趨入巷中有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身沾濕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告云為鬼推入於水二人言訖相顧愕然不覺大咲而散

蔡霞山譴

蔡布政瀲性敏爽談辯風生為湖廣提學副使至一郡試士見生員坐小舟讀書間左右記其姓名明旦諸生揖罷公特呼此生出曰尔能屬對乎生不諭乃曰未明求衣生未及荅即云吾代尔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同官迎都憲于江中冬月群擁炉坐公後至衆哄然曰蔡公至矣可談一謔荅曰無也惟有一異事昨聞江中有群盜二十人刼商船乃滿載馬牙檀降香也賣之利微棄之可惜乃相與謀曰吾等為此事久矣皆天公保護盍以此香焚之少盡敬天之誠何如衆稱善遂架木香于山中舉火爇之香氣直貫天庭上帝以人間作好事令一力士訪之乃非也一群老強盜在此向火耳衆皆絕倒

樊氏黑魚精

江浦人樊里長暴戾為里人所憎詎冀其敗亡其女為妖物憑籍人皆咲之樊恨甚聞陳法官

者有神術乃具牒請之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舍之死曰非也能舍彼裸衣一裩隨吾行法則妖物授首而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斤熾之地穴取大鐵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着单裩自内室出坐胡床上道士取火索纏之不覺重不知痛纏已徑奔十餘里躍入一水塘中衆謂必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趺其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若干斤乃洩入火中炙殺之少選女甦問其痛若曰無苦也惟見一巨神有胡髯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邪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而去女得生為孫氏婦

神挾人

鳳陽陳秃有三男嘉靖初夜起如厠忽不還三男遍求弗得次日乃在里中酒肆後呻吟主人聞而扶之問故言我被旋風吹入空中履虛行三時乃墜於此兩足皆傷不能行主人乃召三男扶掖以歸又業監生東隣周氏富室止生二兒昏黑中為一巨神赤面乘馬携去至空中墜於土坑其母懸賞銀若干或抱還其家母如數予之盖亦犯神節鉞被挾耳

石卯假父

臨淮有人父死葬而生歸者服餙容貌無不似父生時而徒餔餟破器皿撓亂百端其子初敬事之後以其無禮漸懈父怒罵逐子不已日不得買賣夜不得安眠遍延巫師道侶不能却會某真人過之往牒其怪真人以符至貼于門手碎之曰何道士之能神其子又往告真人怒自詣其家拷之入門其父深衣巾帶出肅自言兒

子無狀虽公相過我實其父卟生合受其奉養而見乃不孝如此公弃治兒無吾余也真人歛容坐握訣誦呪以拒之父初奉茶周旋端嚴不顧良久漸小已而縮長寸許变成一卵石真人袖之而去問何怪亦不悉荅但云石子精而已

蟬圓

入終南十七日至一處有老僧巢於樹杪其名曰蟬圓年二百餘食松栢枝躰生毛人往看則問曰汝山東人耶僧本山東而習終南音者也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蓋元順帝至正中人云詢其年曰七十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學道者多及見之

白醉璅言卷之上終

白醉璅言目録卷下

仍醉瑣言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文學根於篤實

聖門篤實無若子夏而以文學名文學固根於篤實乎物實而後華也故曰篤實輝光後之文人才子果自篤實中來乎蓋其本亡之矣而篤實者未必文文其所文實其所實固非子夏之所謂文與實也子夏之文與實若何先正曰子夏篤信聖人則其所學者可知矣

茶寮記　宮保陸平泉著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汲罌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茗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參沸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清乳面不黟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畧余方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既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於茶寮中漫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硯胸次間者

二品泉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減鮮列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餑鼓泛投茗器中
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
花浮面則味全盖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
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咽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
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凉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
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
軼世味

七茶勳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勳
不減凌烟

人心道心

人心道心本為貞勝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微字當作微弱之微看若作微妙難見則與人
心之危何干且與下二句意亦不接矣言人心
惟其危殆是以道心不免微弱故當加唯精唯
一之功則危者可以不危微者可以不微人心
泯而道心全矣如此解似於本旨不悖

赤壁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其
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
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
影東風猛夢断簫声夜月孤過此不堪囬首處
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
云虛齋曾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

事說東風不知画史将何意不画周郎画長公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神取陳室

萬曆戊戌亡妻陳氏夢一尊官儀從甚都取彼為耦亡妻拒之甚峻彼曰吾姑去然天緣有在吾當再来也至巳亥春仲夢前尊官復来亡妻力拒之如昔語未及畢而醒旬日遂病病未五日竟不起矣亡妻資品最高一腔之内空洞無所染着在聖門亦大賢以下人物也其生平無媿神明故沒亦與神明為耦矣

生計徒勞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〻擾〻或進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将来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内則苦其心以寄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騖而不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無賴認母

吳人張會其父嘗為瘦山主簿父死家産盡廢會落魄不檢無以自給有楊氏嫗失其子十年矣會訪得其家事曲折一日往泣拜自稱為其子昔為盜誘去鬻見於遠方今始逃歸其母已不憶兒貌猶疑之語以家事無弗合者乃大喜厚撫之以為真得亡子矣已而會病延道士荐生檜襪入室見會笑曰張公子那出語嫗曰此

非汝子悉言曾平生無頼之狀嫗悟即諭遣之曾辨折再四辭窮乃泣拜曰為嫗作兒子兩个月不少存骨肉情乎嫗不得已以衣一事遺之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粥其妻於商人数年矣其姑夫曾公為永豊學訓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紿之曰患時疾死姑信之居数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齎僕白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媍抱琵琶殊羞澀姑詰之曰子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媍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吾夫貧粥某商商又轉與此人習唱言訖泣下姑問以家世及夫姓名媍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侯曾公帰以告曾以銀十五兩為贖其人不肯曾白知府始得之侯謝帰詰之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年某日死乃出其媍示之曰此豈鬼邪謝語塞復為伉儷居数日其父謝翁亦至嘗公問来故曰近着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曾不敢言子事第留之飯既旬日忽遇其子于外責問流落狀曾不能隱因呼其媍出拜備述曲折謝公大慟而卒曾公買棺殯而歸之事之偶合如此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孟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聞作声蓬蓬似鼓缶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踰墻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庙中亂被老拳歐父母兢號呼蹤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覔遍林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儜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倏于非故態瞪目且揺手毋妻環問故稍語即閉口青紫色浮面縲絏痕映脇僵卧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魯叟其二云婁東沈生者累世濟其凶白晝攫

人覺黑夜赫八唇笑言藏鴆毒武斷肆梟雄小民不敢言上一人豈尒容壬辰夏六月神物東巨龍豈隆復雷八海若驅颶風蛇蜒至其家屋版僅存墉衣物一數箱飛舞入空中其間已成燼鎖鑰還舊封稱時天日開屍血亂流紅聚觀百千人舉手向莽蒼作惡被顯戮天心誠至公偶聞成短韻庶以警群衆

鬼車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有村民見一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瞋不開啾啾可惡蓋此物乘霧出而天倏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惡少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吳中有人獵得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數日死與今向石山所見絶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耶

戚設陰謀

戚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地栒於其隣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戚寧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于獄毋與妻以地畀之造楼戚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戚坐于楼其子匍匐上楼戚曰以汝設設謀如此蠢膚柰何柰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尒何苦為此我非張其耶尒以無辜殺奪我之居我之来方圖報耳戚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後其子竟忘所言蕩破其業亦死

廣竹

廣東竹不等大頭竹圍二尺高可三四丈山居之民以為梁棟桃竹如棕心堅節密可作杖筋竹至韌可為弩弦慈浮二竹一俯一仰可以代尾劳竹有芒刺可作藩籬其雅者為相思竹兩兩生笋觀音竹簫踈可爱纓絡竹節踈而葉毬

亦足供玩若竹笋味甘而凉境内四時皆有笋食不比中州僅於春夏之交見之也

蕲瑜陰德

京口蕲瑜充道父也為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髙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必為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為置一妾所費不貲瑜歸驚問曰此何為者妻曰以君之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女亟還之亦不究其價聘而瑜妻竟得孕一日其長侵晨坐堂上恍惚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蕲廨俄而誕馬一子即文僖公也後歷臺閣躋顯融未必非其父善念所致也

張小舍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凡遇盜者張住視其形迹則知其盜為某一日僑寓於南京水西門外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為常張一見之謂衆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爾明日復遇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為誰張曰我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京見瞽者已從太平門張謂曰尔何失信瞽曰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為驗瞽曰有物在床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刃一柄在馬意盖以銀啗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舒經城隍

徐州舒經引之以丙戌會試上京病歸至中道卒見夢于其妻曰上帝以我公直命為淮安城隍之神富貴不臧止一時汝不用悲悼妻以告其子子夢如之其父母皆同其夢乃延道士作醮直詣淮安薦之一州皆知其事有孫九思者舒

之窓友也嘉靖甲午就試于淮安日執一書入城隍庙坐或呼之曰城隍尔是我友舒引之也何為不相訪問如此十餘日試畢梦舒来衣冠如貴人曰我城隍也劳子相問為来報禮言訖恍然而醒居数日九思吐血弥許而卒或云慢神所致或云為舒收入部下也予意孫生當死故適遘其會若舒公既以正直為神其肯以一語之失遂戕無辜乎

丘孝子袖麴

黄岡丘孝子曽與里中張二交契萬曆丙戌春孝子死旬餘張二夢同孝子遊一寺叙平生之歡別時出袖中物以贈張二睡覺燃火視之乃五黒麴也早訪其母叙夜夢并出麴以驗母哭曰此余家所造酒麴其方異故其色黒見死曽以十枚分置兩袖啓棺驗之其一袖果以五麴

避盜有方

廣州顧英嘗挾重貲買舟往雲間市布舟人黄清者素依英為業且確實舟始渡江見綠衣童子背負包袱至舟求附清執不允比至丹陽其人復来清又拒之至滸墅清上岸其人延英入酒館與之酬酢且曰尔往松江我趁上海中途分路更無他也英諾之至泊所令清留之清不得已曲從之後行至礦沙村其人觧包取笛邃底吹之清知其為號頭召同事也乃捲衣纏纜推溺其人於湖遂令英收歛衣箱與二僕匿其舡之夾傍又令妻子隱避已而將梢棚俱已拆卸觧纜畢見蘆葦中撐出一舟有二十人謂清曰適有綠衣童子坐舡頭吹笛今何往清曰已前去数里可以速進賊從之時日已暮恐盜復至遂挽舟入港避之港内有巨族傅氏清扣門入見其主直告之故其主謂清曰此賊必然復來汝急令衆人到吾家又令家童将稲草覆其

舟以絶其疑且使人探之明早果有二人以[illegible]
物為由潜問英之止息探者因尾其人揣其處
以報傳遂集百人往捕之賊從其半傳令人縛
械送所司皆杖死而以應捕人護送還英重酬
之而以百金勞清清因棄業買田以自給云

糞黄

萬暦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還過河南郾城縣
有孝廉謙王齋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未第時
其家糞堆内生糞黄数枚李公掘視之其物形
如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處發旺之家糞
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聞也

丐兒還金得官

袁忠徹致政帰四明有郷宦来賀盖大参也大
参年耄令一兒掖扶以進兒齒約十三四衣且
繿縷貌亦奇怪坐定兒立于側尚寳視久之参
政曰尚寳之注目以〻相乎袁曰以余觀此兒
他日之貴顕當軒輊於公参政曰公誤矣此兒
素無頼不知何許人其貴何從而至袁曰但取
其相他非所論也其兒在参政家大肆不良逐
出之丐食於嶽廟一日有婦人挈包而進禱于
嶽神之前禮拜之久竟忘而出兒取包視之皆
黄白也兒藏包以俟復見婦人悲號而來尋覓
所失兒亟還之婦人以銀一定酬之兒曰毋悞
矣欲得之不盡所有乎婦人曰兒何所依兒曰
無依故丐耳婦即携兒之北京為夫訴屈其夫
盖四明指揮使也以究滞獄者幾載婦因変易
財産得所需為資給指揮無嗣亦乏支庶竟以
此兒承襲祖蔭

拆絮供詩

西涯李公往歳與客聯句拆敝褥中故絮以代
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人刻燭
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

灑燃絮猶供未了詩盖紀其實耳

吳僧詭誕

吳中有僧以化募度日嘗至鄉中一大家其家蓄一豬見僧入門輒啄其衣主嫗適見之僧即詭曰昨夢我母托生宅上為豬今得相見頗以米五斗贖歸供養言訖潸然淚下婦信而不疑竟與之米亦不受此婦之子適自城中歸途中見僧維舟柳陰下殺豬為饌進事於母母曰得非向僧乎語子以故其子大咲亟令又僕駕舟追及縛僧歸痛箠之鄉老為之勸解乃得釋其舟中所有悉為其家得之又河南有富家蓄牛數百頭有僧踵門告曰吾母亡數年前夕見夢云以生時罪業冥謫為牛今在君家願得贖之主人言牛多何以辯僧曰母告我汝視牛牛隨汝行且舐汝者我也引僧入闌中僧前呼一牛牛果隨之行袒而逼之舐其身不已於是持而泣曰真吾母也舉家嘆異以牛施之不受其直他日有知其奸者曰僧故蓄是牛牛好食塩僧以塩塗身令舐之既久無塩亦然乃使人責之又詭道以取之奸髡屢用此術一牛至三四易云

世祿同官

高陽耿公裕大司寇清惠公九疇之子金陵倪公岳大宗伯文僖公謙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瑄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為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一時無與儔者人以為當代罕比後耿公終冢宰倪公終宮保大冢宰周公終宮保大司徒云

神治老偷

包貢士梧鄞人其隣有少年與叔同居夜聞庭中闃聲叔起視烟氣濛勃及覆失其子所在其

毋時改嫁他所以為叔謀殺之叔惧延道士焚檄搒劾三夕其兒聞屋後厠中呼声類其児趍視果得之扶帰灌湯明旦乃能言云烟中被十餘人扶去行樹杪上不知幾何里至一山中有主者命我治蠶同輩男女稚皆不下数百輩皆鼓刀戍風所食魚肉而無飯我懇告不耐腥食乃予我米餅数枚食之云此皆供中物也三日黄衣吏持符至主者云黄紙文書到不得留尔令人送我至原處推下乃在厠中身被樹稍摩𢦤脚甲畫脱盖土神王三郎者召之其神常販蠶江湖間人自不識

五峰結社詩

余與劉鳳嵋丘尚崖結社五峰各有題咏先大夫次韻頗為士林推許其詩曰五腦稱形勝登臨仰泰東鳳翔台盖秀龍透石橋紅山峻雲生烏㮕盧日射攏廟荒存古跡碑蘚勒神功鄂渚征南近長安直北通本緣多故出不為話遭奇句元推白高才自屬雄所慚殊犬輩亦躡鳳麟蹤挾貴悲偷俗志年羨古風因覩宗可主善道古潭忠神壂當今日遭逢在尔躬棟牛如測海隙駒似飛蓬上苑春無限争馳錦繡中

左右禮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觀此則北人讓左者猶是南人讓右殆以凶禮處之矣

微塵

纖細之物謂之微塵筭法有微有塵按釋典有微塵有極微塵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水上塵為一兎毫上塵七兎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

成一鄉遊壓七鄉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七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二十拘盧舍為一踰繕那有四十里從此以往至萬里實自極微展積數之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

馮婦搏虎文

張提學鰲山被罪赦還門下士往見酒閒問公巡江北有可咲之文否張云吾在徐州以馮婦善搏虎為題一秀才云嗟乎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馬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不美哉舉坐皆大咲

飲器

酒器一曰飲器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為器以飲故注家多謂溲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注云酒器集晚正誤以為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既謂之觴非酒器而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若溲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溲俗作尿

行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云容止可觀史言張垍舉止都雅裴諝舉止不煩所謂容止舉止即行止之義也史言劉晏行止完潔又陳萬年惇厚備於行止今刑書載行止有虧條例

科名前定

大宗伯耿公初登第時夢為監試見蘇中式者計十人中一人名張約追弘治庚戌禮侍太原周公經為主考以子喪奏易公蘇之諸邑士子果中十人而張約在焉公之夢已距此三十年矣

西湖廿州歌 鄭虛舟

東南勝景控武林都會亘古名城瓔田玉界隱約碧澄千頃雲連竺寺三天境路轉松濤九里聲 合 浮塵斷宿雨晴蘭皋蘅渚杳然青紅芳晝綠蔭榮動人香艷一枝 明

煙霞最上層又飛來何處峭峰高並樓臺鍾磬天風引落南屏游人尚識呼猿洞鳴鳥空依放鶴亭 合 丘樊繞蘿薜縈短箬茅屋酒旗青金九小羅袂輕雕鞍玉勒照花 明

重湖入望平似西施眉黛倒涵山影六橋陳迹猶傳白傅高情逋仙嶼中梅已老蘇小堤邊柳自生 合 菱歌起漁唱停片鷗飛破水痕青紅衣嬭翠蓋爭隔花人語綺羅 明

樓船載酒行驟鴛鴦鷥起双飛明鏡朝雲何處空憐草宿寒烟石邊欲覓三生話閣上誰題四照名 合 吳宮游越樹値霸圖零落暮山青斂金冷塵王橫唾花香漬舞衫 明

惜芳辰耽餘景西陵先有月華生好向津頭問去程 尾声

用藥樞機

嘗聞用藥如用兵而世有王伯之辨此何以說也大抵用正則王用奇則伯用之得其當則似伯而實王用之失其當則雖王而亦伯今夫藥之温涼寒熱言其性苦酸辛苦辨其味浮沉升降與其施補瀉收散殊其用此各司治病之功者也果孰為王孰為伯乎曰嘗觀茯苓當歸芍

藥陳皮等劑性皆和平用雖未當亦不為害誠
藥中之王道也假若芩連之大寒姜附之大熱
参芪之大補山稜蓬朮之大耗硝黄巴豆牽牛
之大泄性皆猛狠未易輕試者也苟縱巨膽而
妄投之禍不旋踵矣譬之五伯之兵惟恃強力
以圖倖功而不顧殞身亡國之禍也曰是不然
夫用峻利之藥而取禍者非藥之伯也用之者
伯之耳脈症不明方術倒置有以致之也甚矣

之故哉人徒見當歸芍藥茯苓陳皮等劑無甚
得失遂目之為王道然不知非所用而用則病
邪不解而終不免於危亡矣安得為王耶至于
大寒大熱大補大泄之藥人見其用之不當取
禍反掌遂畏其為伯不知脈症精明施之允當
則以峻利之劑回生于危迫之況痾真若三代
之兵惟恐其來蘇之恐後也何為伯哉世之醫
者不辨藥性不精脈理如當用和平者而謬投

以猛烈之劑是以斧斤伐芊刃以殺戮擾良民
也寧無伯功之害乎如遇危迫之際當用峻利
者而猥守和平之劑是猶舞干羽於七雄角逐
之前修文教于五胡亂華之日也寧非王道之
悞乎然藥無王伯而醫有得失症有緩急而用
有君臣脈有輕重而机有操縱此又不可不知
也如氣血兩病者而氣分重於血分則宜以氣
藥為主而以血藥佐之如調血為急則以理氣

佐之可也如内外兩病者而内傷重於外感則
宜以滋補為主而以驅散佐之如散外為急則
以補内佐之可也如寒以火鬱則當開其内鬱
之火而以温藥兼觧其寒如熱以寒閉則當袪
其外感之寒而以凉藥兼消其熱此其君臣佐
使先後緩急之間誠有樞机在而昧是者可得
為醫哉

無念禪師

夢潞始封　昭王嘗供養禪師無念於九峰寺相傳通慧久矣　昭王初封時禪師横卧宮門曰殿下一出此門則不能復入此門矣厥後朝廷疑此禪師徵之入京陛見忽向後宮稽首禮拜　上問稽首何為對曰貧僧見後宮娘娘禮拜故此爲禮耳　上遣人問之後宮云忽見空中一尊佛在雲端上是以望空禮拜　朝廷大驚遂還禪師九峰寺後歸寂今其衣鉢猶在寺中

闕里災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回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聖手植檜栢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為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文祭告于先師仍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餞其行一時翰林倡和斐然惟學士吳匏菴一律云魯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為紀災門地仍看千仞在辦香方自九重來山頹當日歌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晚玉階歸奏事　龍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江陵張相與吾邑汪衍慶同以奇童稱巡撫顧東橋公指一僕者令作時景題張應曰仰觀不足俯察有餘汪應曰鞠躬如也屈而不伸只此數字可以卜二人之始終矣吾鄉董公童子時外祖熊傳士舉峰誕日出對試之云六十八翁有數十人子婿女婿及外孫稱觴慶壽便拼一醉何妨董對云百世一師集三千士顏曾閔冉并子夏論道傳經繼統萬年無已又謝泉溪出一對云車馬衆士并卒砲都來護衛將軍對曰吏戶禮兵及刑工一齊輔弼聖主董君果少年顯達

仙桃

石澗先生俞琰字玉吾宋末士人入元不仕專精于易學旁通養生之說多所論著壯日泛舟自太湖入城時月色如晝望見小艓中一童子把舵有三人道裝坐酌酒歡笑急促舟人近之諦聽其談皆長生要訣乃手扳其舷躍入跪于船頭曰弟子俞琰也望吾師引度中坐者笑曰突如其來如左坐者以銀盃斟酒賜之而壺乾無酒顧俞曰子無緣右坐者取一大桃如升肉僅餘半令咀之曰食此亦可卻疾延年俞恐又失去即船頭奉而啖之懷其核以拜中坐者曰可返舟矣俞登舟其艓如風掣鳥駛不可見歸藏其核不以告人年八十餘一日召其子出核示之曰汝父平生無疾桃之力也向使餘酒一盃當不在塵埃中矣語訖更衣沐浴而化其核大如酒盃以寘棺中同殮云

尤氏夢

無錫尤樾宗曾總角時夢人與語云子欲入泮須得祖父祖母同來督學乃可又出一軸大書云三更燈火五更鷄正是男兒立志時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覺而頗疑祖父母之說明年年十六新到督學使者盧煥遂得進學煥樾宗大父雪蓬翁諱也雪翁常廩于庠盧為祖母之姓人以為奇嘉靖四年乙酉科鄉舉壬辰登進士第雖與龍之說應矣甫仕十年擢少京尹郡齋乃元丞相宅也宅後一池大書鳳凰池三字於立石上樾宗以為官止此矣三上疏乞歸

鸚鵡

丘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為禽秪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己不聽其自然

牧而有非分之[illegible]一為人所拘挐則糾身不[illegible]者多矣觀此寧[illegible]快哉桑民懌有過禰衡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䳇晚德冥飛愧鳳凰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犬活死兒

南京水西門外王寶石家偶来一大黒犬逐之不去又非比隣物也數日後清晨時門外一人以擔荷一小棺過犬騰上噬其手棺墮地遂破其中嬰兒甦矣喧嚷間犬忽不見是其来專為活此兒也兒今已長矣

俗語

吳中諺語皆有所起余游吳中頗久聞其一二暇日因注于此

塩豆　沈萬三為　太祖築城工役者多不能備整菜以竹釘釘其几而炒塩荳散之取其煮而不易盡也衆遂號吳人曰塩荳兒

杜撰　艾話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為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為艾子雜說兩巻故世謂詼諧之談為艾話

宋布政　今人謂來陪客者曰宋布政即福建布政使宋璋也璋交趾人以激變鄧茂七謫陝西莊浪驛丞景泰初被赦卜居於吳為人治喪次每至人家留連不去故云

白八哥　朱鎮撫得白鴝鴒教以人言以水晶盆養促織獻　宣廟深得春喜進指揮同知今葑門朱指揮也故吳人以奇貨可居者曰白八哥

龍王廟蛇

通州石渚馬公公子以廕任前府都事賁　裕宗皇帝恩詔至閩廣歸云江中遇一綠色小蛇

長尺許遊近舡邊舟人即以凈器貯之殺一雞送至龍王廟上蚍至供棹上食其血復自去江中更近別船亦如前享之

英布

史記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當刑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即相者固妙也使相更推一步却不相其當王而刑乎布之一生始終在矣

天降喪亂

昔倭賊蕭顯據東沙沙民多渡海避西岸賊退民復歸沙上爭欲收取殘禾花絮之利忽見黑雀遍野中谷食盡銜花作巢民竟無所得常熟湖邊其村不經賊後村民大疫又有王留者年五十善計筭貲饒賊已屯諸豪家留先擊破其門户毀其器物擲散庭中而進貲藏窯室賊分隊劫剽造門即去賊退貲獨完人皆賀之期年一疾而卒無後乃知喪亂天之降不可幸而免也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晚歸佚明日煑之夜聞屋中颯颯之声祥惧急起看之見螺俱在屋上作声遊去筐中一空祥惧遂不煑螺苗姓者宰燒鵞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之其人如鵞眼視人一夕将死見鵞數百来噬身上若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鱔數百視湯沸緫置湯中其鱔秉氣俱升屋上一屠者天未明宰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項籍不知機

漢書秦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夫籍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吴中子弟又皆憚籍使籍乘此時天下事未可知也豈特張良誤中副車而已哉乃復與漢持矣

百萬期以入關是不知機之所在也

董翠峰失銀

上天竺有一僧人童翠峰素與汪五峰徐明山交善嘉靖三十三年間總督胡公取令蓄髮往說汪徐來降功贖指揮仍得不啻萬金置一石窖於床下藏之娶有妻妾生子後童驕横不法無故箠人至死繫獄讞抵家有火藥数十箱忽然火發闔家焚死軍門准其田家收尸及揭視石窖惟有清水而已

草木同名

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蓍蕷名兒草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蔘名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禹葭名禹餘粮又赭魁亦名禹餘粮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仙人杖鳫蕩山有筀竹自死筍亦名仙人杖石楠名鬼目而樗亦名鬼目

金琮字學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楼名極高明楼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預送燭銀三錢寒暑無間蓄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然人品又髙無枉道干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未顯歿後人得片帋争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子仁亦宗趙又宗宋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宗周伯琦名不元玉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横能使城南豪富往來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是時詩句則謝子象雲山則史廷直小景則王孟仁填詞則陳大声蘊藉風雅為南都一時之重今皆寥落矣

象戰

海門縣上舍戌仇池曾宦遊西粤目擊交夷征戰每象一隻上佫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半屏前後鞦肚帶俱以大鐵繩為之象項一人

執鈇鈎牽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動如飛戰無不利矣甚安逸比亦中土之所罕聞者

音字

古人嘗論梵書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箇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声焉華人若不列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如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変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故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文中入是以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不識字為愚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子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声調之然有声有音声為緯音為經平上去入者四声也其声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体横故為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声七音也梵人或有一字而作二声呼者或二字而作一声呼者或無音以取声者或彈舌以取声者往往呼召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響至若西域算法之字猶簡於華寫字皆横去及天文度数反得其真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為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俱備天地之奥古鬼神之玄机無正於祈禱算數之微哉黄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捷

也梵書制字殆盡盖彷彿鳥跡云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為御史督學吳中韓襄毅公父喪選青袍往吊曰公服不以私易大守姚堂設祭選劾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禮皆當罪選嘗謂徐武功武功屏徹樂器而延之曰此人厲害盖憚其守正云

姑蘇八景詩

天平之山何其高岩岩突兀凌青霄風迴松壑烟濤綠飛泉㳌石穿平橋千峰萬峰如秉笏崚崚嶒嶒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輝盤盤翠黛寒雲濕

高臺築近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畫棟彫楹結羅綺面面青山如翠屏吳姬窈窕稱絕色誰知一笑傾人國可憐遺趾俱荒凉空林落日寒煙織

昔傳洲上百花開吳王游樂乘春來落紅亂點溪流碧歌喉舞袖相徘徊王生一去春無主望帝春心歸杜宇啼向空山不忍聞淒淒芳草迷烟雨

花開爛熳滿村塢風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暎日鶯亂啼萬樹圍春燕双舞青山寥絕無煙埃劉郎一去不復來此中應有避秦者何須遠去尋天台

繁花漫道當年甚舉目荒凉秋色深寶琴已斷鳳皇吟碧井空留麋鹿飲響屧長廊知幾間荔今惟見草斑斑山頭只有舊時月曾照吳王西子顏

金閶門外楓橋路萬家月色迷烟霧譙閣更殘角韻悲客船夜半鐘声度樹色高低混有無山光遠近成模糊霜華滿天人怯冷江城欲曙聞啼烏

長洲苑内饒春色滌黛峦光翠如濕銀鞍玉勒隨香塵多少游人此中集薄暮山池風日和燕見學舞鶯調歌當年勝事空陳迹至今遺恨流滄波

具區浩蕩波無極萬頃湖光凈凝碧青山點點望中微寒空倒浸連天白鴟夷一去經千年至今高韻人猶傳呉越興亡付流水空留月照洞庭船

劉鳳嵎令江陰有送此冊者大都皆姑蘇景也然此詩問之蘇人皆不知為誰氏作也其詩頗佳故録之

久塋地不宜易改

凡入葬之地未可輕遷萬曆丙申三月末旬有江西陰陽晉仰山在余邑八里畈一家遷其祖塋篙掘時彼見其塋上有人拍手不知止竟掘之是夜大病見塋上拍手人不離左右遂奄奄以卒

陳鎰

都御史陳鎰自京師還有舊屬往見問近日朝政如何鎰曰平常屬即奏鎰誹謗宜正其罪詔翰林推鮮平常字義翰林以中庸平常之道覆奏而免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為一婦人志墓婦家已刻石矣有客不知座間誚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持椎鑿造匠石家索原稟而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楊芳臺遇仙

楊公芳臺江西南昌人萬曆乙酉未試前有一羽衣人来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乃強其出云公每在塲屋得無苦瞌睡乎吾有一丸於瞌塲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間膏藥出一丸援之

丘曰尔從此聯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鉄樹宮曰尔無從訪我我自今别後當於三邊再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期如其語服前藥果精彩煥然即以是年舉於鄉許酬謝之丙戌又舉於春官其叔楊文称云然

鄧氏白狗

余邑瘍醫鄧橘泉與劉姓者居相對鄧有一白犬畜之年久矣萬曆庚子冬劉宅一婢出外為鄧犬啣其裙即覺昏迷少頃犬変為人頭帶孝帽身衣白與之交如此往来不能禁其夫與鄧言之鄧鎖其犬其婦即無所惑仍放其鎖婦被迷如前矣因斃其犬大都凡物純白者年久多成精即白雞白鼠皆然也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成化乙未滿臘伽國貢火雞高二尺餘身與凡雞不同毛似黒綿羊亦麄項上無毛皮加斜紋項間一黒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馬一瑩白無比長項而高身紅嘴銳飼以白砂糖和菉豆時華亭張汝弼為車駕郎中目擊之

王太守遇虎

宜興有王太守者常因祭掃其先塋在深山中比至見一虎蹲於墓側衆畏不敢進王見其動乃令人擲之以石子適中其口更不舉動衆疑死虎近觀則知其石中喉而死王為之驚駭遂怏怏不樂因念千里而回恰有是異歸夢其虎告曰我為中石而死汝當遇石而亡王於是更覺不樂後改任廣西平安府因忤觸兵官石總兵者竟為石所死

石鹿

廬陵縣有鹿為祟每歲夏秋一巨鹿夜出至縣衙觸物成声逐之輙失所在推官蔡存遠攝縣事方納凉舉盃而巨鹿不知何自逕以角翻其

几案而去蔡問何人所畜吏言此物為怪二十餘年不知所棲止蔡心異之他日入閣庫藏見土地神案下一石鹿大如貓血乾漬其身寸許蓋是每祭土地即割雞血以灑之也蔡公悟以鐵椎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止

鬼呼兒禍

福建按察使張公權字邦鎮以進士為御史成化間來按吳風力甚勁時人有鐵面御史之稱言酷吏頑賊皆被驅除也後以事降州判一夕在官廨方就寢時將二更門扃已閉忽聞門外有人呼其姓字兩聲張始不應又聞呼乃問為誰即又不應已而又呼不已張疑之亟起開門視之寂無所見忽寢室梁折屋崩張賴是以得免害乃知為神與也張後遷僉事累官至三邊都御史

羅玉易繩脫罪

嘉定羅玉一夕有仇家寡老母潛縊其門玉覺略不移易他處第去舊繩別易一索懸之原所明日走訴縣官曰玉素與其有隙今伊母自懸于室却移置于玉之門以圖陷害尹察其縊處有痕撿其致死之由復見一繩痕乃死後所懸之跡事得暴白人皆言玉之多智也

沈以潛遇曾班

蘇醫沈以潛宣德初徵入醫垣有詔以潛治内侍疾醫弗瘳令以潛代死者校尉追逐逼迫以潛過橋倉惶跌傷尋宥之因為痼疾請放還鄉百藥不效偶一老人款門而入謂以潛曰公之疾宜急服某方則不死不然危在旦夕以潛治药飼老人老人曰吾少往某處即領享也以潛俟久不至令人蹤跡之不獲以潛意其方非常所用疑不敢服越數日病且亟伏枕而卧忽夢前老人乘車服來從者甚衆止其家以潛出迓

老人云吾前令汝服藥汝不從今将痰实以潜
拜伏且痛老人為大仙老人云吾非神仙是魯
班也以潜遂覺即如所示之方服之其疾遂愈
後驗其日適建其處殿架梁也

任録不欺亡友金

四川富順任録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将往
有白金五百兩寄與任録未幾友以病死妻子
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録之物令其

子往且囑之曰汝往彼不須分半與之若須約
汝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
果至録家告之以故録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
母命分與之半録咲曰分之曷若還之汝速持
還以慰倚閭之望即謝去郡守盛公允高高其
義作文記之學宫以為勸

許王二公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
寧有不以山林為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
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
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
曰公此出己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
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禄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
時貴請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
時為冢宰欲强起之禄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
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

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與人别
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禄者以巢由為愚鈍爱
山林者以伊吕為糠粃信哉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双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
以貧故一妾生一子併賣與廣東商人以去昇
母又卒零仃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
吴年稍長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于屋後聽

之及入鄉校無條以紙撚染墨為之衣不掩形食不充腹人不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士請于部得差往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十八九為富人子乃白于所在監司携其弟以歸公清苦之節老而愈厲為兩司家無坐椅居室不完蔬食徒步久且安之兩任廣西郡邑部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廉公有威土官以明珠美玉來獻公悉于堂上椎碎之遂為土官下火蠱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唐子畏不喜行令糚戲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尚書晏于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衆皆曰可子畏獨曰夫行令糚戲可施于官府及接客市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談何必以此為樂

王寮

常熟有惡少王寮者善泅能水行百里自江南而北不踰三時以此於行海旁每至大家必假貸為名人延飲盡歡得米數十石飽其欲則已否者白晝殺其主而去官軍捕之二三年弗能得他日追之急自其港水中行至劉家河凡百里乃夜出軍人見水有浮薪疑而以鈎取之寮挺身起嘆曰已矣欲過江西風不順饑憊不能為力天敗我也今舍吾身為爾輩請賞乃就縛時同列號包龍爺者以善分贓得名亦就執

自任不易

杜少陵之祖審言詩名當世至欲衙官屈宋而其子宗武亦能詩與少陵齊名至有欲斫其手者故少陵詩云詩是吾家事其亦自任矣蓋如是而後可以自任也吾嘗觸類而長之韓昌黎

嘗自謂以文名於四方是以文自任矣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是以道自任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是以天下自任也蓋文如韓子而後可以文自任道如孟子而後可以道自任聖如伊尹而後可以天下自任世有方窺其門墻而自謂已入其室者其亦惑矣

排衙

今之官府即任弁朔望升堂俱用皂隸排衙以鼓為節其唱喝凡三初曰大人升堂公座咎繇次曰左右分班侍立咎繇末曰各衙人馬平安咎繇所云咎繇即臯陶也蓋臯陶嘗謂獄吏旬日不呼其名獄中即病故云然

聖燈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有之如蜀之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衙山聖燈岩匡廬之神燈岩明州之天童山高麗大白山數處皆有蓋山之精英發為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況名山大川寶藏所興寧無光焰乎世人好奇目之為聖燈神燈云爾明理者當無疑焉

宋生義敎

宋生者金陵市中人也毋弟好勇以拳棒著名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為此他日犯人命必為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搏負而死者無罪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為意其家親屬欲訟于官始大懼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為今若此何以處之弟泣涕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以與我我為汝理之可兄弟盡其所有贈兄兄

二百金封記于家自以已貲周死者親戚事已語弟曰女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改乎曰安得不改既数日後又以為問弟誓言至死不復齒博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我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為厲行致富兄卒喪之三年每令節輙奠哭

舒布政

舒清德與人為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見按

察使造金銀酒壺携入　覲賂當道遂棄官去歸老蕭然乃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世間無用拙男兒

魏公降鬼得婦

蕭山城樓下職邑學以怪物出沒人莫敢登魏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决賭吾能宿此無恙者諸公醵金若干為我壽諸士許之公乞衾褥茶燭而去月明讀周易貞嚴自持諸士潛於堞中覘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来一青面鬼首戴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樓数十武鬼卒窺見白云尚書公在此魅似不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富民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関不敢喘氣云魏生必齏粉于魅吻矣公安寢達旦不以為意明旦告諸生以魅狀乃下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之公潛訪周氏主人素欽其名延坐設食公徐問君家

所事何神主人蹙額曰小女年及笄横為妖神所攪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然何以為謝主人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奉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衾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告去向夕魅復自城而下幨幙陳設一如人間成婚之儀車馬雜沓煊麗莫比女自起粧梳咲言迎婚魅握手交語請丈人

丈夫胡見翁媪不得已拜延入席傳觴款語了
不是人宴畢携女郎入室手揭冪衾見七大字
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
尚書矣甦歎吒饑齡目光火烈登輿呼皂不告
主人而去女自爾恍如夢醒問其向來曲折都
不記憶既而公來主人迎入為治裝送擇日以
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二品
夫人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伶人作院本于前先一人至
曰樊須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
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
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
是自取的

陳媪入冥

鵝歌巷陳氏媪年八十四矣嘉靖壬辰六月得

疾昏瞑無氣其子時年六十素孝謹守母屍垂
歿而心温和不敢殮至第七日蹶然而起曰昨
被兩個公人以索縛去送在土地廟中見左邊
白衣人數百右邊青衣人尤衆公人曰此白衣
是喫齋人青衣則不喫齋者待人齋一并解閻
羅王處女是佛弟子毋憂也入門主者問姓答
云是陳氏媽媽為皂隸捉來主者云汝未合死
尚有三年陽壽可速送歸比前加意修持庶免

地獄輪迴言訖遣去公人遂挽出門至中途云
吾二人一路伏事媽媽到此今又送歸如何不
將些小草鞋錢相酬我答孤身並無一錢將來
那得與尔語未畢即有青衣兩小童趋至旁曰
媽媽勿憂我為汝看守錢庫久矣要儘將去我
謝言素不相識何緣救一時之急童子出二錠
大銀於懷公人云吾等只要碎銀如許大銀費
鑿且又露人眼目吾不要我又顧愬童子童子

又出小銀二錠予之忽不見公人乃解索行至一處水深可畏猛將我推入水中遂覺不知人間是何日也一家悲喜乃悟二童子之物為鎮修寄庫中所藏云

水竹楼記

武太常郕御以水竹楼徵楚雄劉節推為記其文有云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廠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棊丁丁之巨細爽愉皆

先生之篬蔤匏絃也又曰氅衣幅巾見者以為神仙中人蓋劉公全用王元之竹楼記中語也一人閲而咲之謔之曰夜夢有一人峩冠博帶然氣抱不平予趨而叩之曰吾宋朝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楼今被楚雄劉節推掠而毀之且將吾楼中之物皆竊取之予曰何物公曰楸枰一局壺矢一十二事文集十卷氅衣一襲服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予曰竊此何為曰都財於武衞水竹楼中故不平也聞者大咲以為善謔噫嘻世之為文者不獨此矣

詹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客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某衙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好客與謀巡司捕之逸去四卒執其妻詹氏時日晡道僻詹自度必受辱覩其中一人鷙而勇佯以目盼之曰曾句幸為我主持毋令三卒為

亂妾當館君家惟君所私鷙卒喜言稍洩戲輒叱之二十里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鷙卒曰妾屐折不利前行假樵刀削之削已呼四卒曰吾擲屐若輩先得者就歡四卒歡咲趨奪叢棘中詹引樵刀自刎死四卒驚散時歲夏暑屍自日餘不傷及葬面如生時年二十一矣詹氏性剛寡諧隣女或稍侵之輒屏絕不與言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真性如此事聞縣令

陳彥題其墓曰節婦而斃死四卒於獄

陳並二公詩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並孔暘多用乾坤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並生日日弄乾坤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夫馬食息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家中老白狐也偶出遊行為樵者所得縛以

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皮錢一千足矣因扣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酬德忽不見至前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價曰千錢生探橐予之乃抱狐縱之草中而去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再拜床下曰身即是老狐非公為吕中肉矣願為公僕以報然不可洩之僕御但言親故所贈皂隸可矣生許之自是日夕追隨不少離勤渠宛轉甚可人意抵京覓寓館買什物一不以煩生至料場近二四夕不至生謂其逋去既而歸曰我為公求登第今年闈爺乜管場我百拜懇之闈言今年天符嚴不得入門吾泣言欲報人再生德問何人曰某邑朱其也闈曰天榜吾已遍覽並無此人姓名他日只可作一府佐若無大名位也吾拜乞無數竟不諾模樣如此公當坐監為上計耳生未

信及試果下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我子孫多不能久侍思府然有丸藥方仙翁處求得可買丸藥治瘧痢者幾味合而丸之今年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貲用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之千丸至秋京師瘧痢交作乃榜于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聞者爭來市丸治數百人得錢千緡計監中及歸費尚有餘云

道家僭妄

朝廷設官分職取於科第加官進秩録以功勳非等閑也道家者流往往行法奏章自塗其官歷至尚書都御史亦屢刻印馬士大聞之固不足一笑然矯誣上帝莫此為甚欺詐朝廷莫此為甚褻瀆名器莫此為甚居官者當速火其印繩其人痛絶而厲禁之可也

天相人相

袁忠徹二壻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毎為人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說言且相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言数之不可強免如此

太極訴寃状

某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扁而中匾作太[illegible]状不記其辭一時傳誦稱快

白醉瑣言

以上原缺

目錄畢

說圃識餘卷上

武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二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一峰論道學

一峰羅先生與人書云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聖人可以為賢人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揚雄李白皆可以為聖人而爵位科名則古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嗚呼此真見道之言也吾性之中本有聖賢科舉詩文皆從外至況學詩文者有工有不工學科舉者有得有不得若夫道具吾心豈有求之而不得哉一念覺悟察識充廣去其所本無

而還其所本有遂之人皆可以為聖皆可以為賢雖其剛愎強悍至無賴者一旦懔悟追悔懲往毖来固有今日為盜蹠而明日為夷齊者孰禁之而不取孰憚之而不為耶東南自陽明子倡學之後士頗有聖賢之志不幸瑣鄙小人剽迹其間服陽明言陽明而夷考其行輙相矛盾奔競百出覔利萬端世咸指曰學道學者如此而已耳遂使天下以道學為諱斯學不講日就

沉晦而習俗靡薄人鮮君子此輩可勝罪哉可勝罪哉

士人自重

宋李文正昉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鷹云學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昔有山人手[illegible]與一尊官抗禮尊官詰其倨主人曰此君何為者山人輙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矣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藪則為瑞物入朝市亦何異搖尾乞憐之犬耶

鄭端簡公

鄭澹泉先生名曉浙之海塩人嘉靖間名臣人傳其為高僧轉世余萬曆戊子遇其婿彭君於涌子口聞之良然云公自憶其曾為僧所居中豎一大柱如傘式但不能識等名耳與余邑劉

端簡公同朝每公暇輙投佛寺趺坐或自呼曰澹泉又自應曰諾人莫測其故平素酒不入脣亦鮮肉食沉默寡言劉端簡公嘗謂之曰病從口入公能節食病何從入禍從口出公能寡言禍何自出哉所著吾學編事核而文有體足為良史後搢紳子有死去復生者云在冥司見公在治所披服如王者狀識此子謂之曰尓乃吾通家子命未當死何至是耶遣人白於主者放

之還由是言之滄泉公已登果位明矣

戴尚書救溺

浮梁戴公珊家食時課業于水次之小楼夜聞二鬼相與言吾得代矣明日有婦投水者是也時月明夜寂推窓視之無人公心知為鬼明旦伺之果有少婦蓬首泣於水濱若將自溺者公下楼呼問之荅曰兒里某甲妻也某甲不肖欲吾嫁貲為飲博今貧甚計無所之勒吾為娼兒

念本良家子也誓不肯從凌逼無柰廿心溺死庶免為父母辱公止之曰汝計拙矣人生一死寧可更活可暫止吾妻室內俟汝夫至吾諭之婦從命良久狂夫被髮而至喘且呼其妻公召而責之曰何哉左計至此因出其妻并銀一封予之曰以此謀生毋作卿卿羞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歎息曰三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果仕至都御史進尚書致仕

奇寶

有人下洋遭溺附一蓬席不死三晝夜泊一島間乃蒲伏而登得木上大果如梨而芋味食之一二日頗覺有力夜宿大樹下聞樹根有物沿依而上其声玲瓏可聽至頂而止五更復自樹顛而下不知何物乃以手捫之驚而逸去與其掌香甚以為必香物也乃伺其升樹解衣鋪地至明遂不能去凡得片腦斗許自是每夜收之

約十餘石乃日坐水次望見海艎過呼人求救遂賚片腦以歸分予舟人三之一猶成巨富人有浙人下番以貨物不合時盡傾其本歎息欲死於海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登舟見水瀕朽木一塊大如鉢取而嗅之頗香以為必香木也漫取以枕首抵家對妻子飲泣一日隣家穢氣逆鼻妻以朽木爇之則烟中結作七鷺鷥飛起至數丈乃散大以為奇而始珎之未幾

帝命使者求奇香有不次之賞其人以獻授錦衣百户賜金百兩識者謂沉香朽頓水次七鷺鷥日夕飲宿其旁積久精神彙入因而結烟成形云又崑山田姥家相傳一欵箕大如五斗盎日以播米輕而質堅如牛皮然而有耳目形罔知何物也 一日有商人過見之欲買以銀一星姥不可曰此吾家傳六七世不忍棄之商人乃酬米一石姥遂予之商人熟翫以為蝦蟆殼然

亦不知其所用至陝西秦王府求售 秦王大驚即許銀千兩商不意如此盖估其價乃至五千金方足 秦王咲曰蠻子尒雖得吾厚價知其何寶乎扣頭謝曰不知 王曰此殼能圓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經殼中滾之則其形圓如洪粒此不世奇珎也尒何從得之商乃悉其故以對

倉卒治盜

姑蘇婁門二布商舟行有比僧来附載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沙湖僧拔刀挿几上曰汝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善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心庶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飡就死不恨咲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方煑肉多沃以水令汁滿一鍋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擧肉汁盖其頂熱甚僧方

兩手推其鉢二子即拔几上刀斬之擲其屍于湖滌舟而去又吳有男子假宿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趍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几上見門未鑰愕然問汝適見何物荅曰無有僧怒掣刀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憒然無覺也僧許之男子佯樂盃乞曰庖中塩菜乞一

並僧乃持刀入厨男子急脱布衫塞其壺口令酒不洩重十許斤潛於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僧悶絕而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之二事皆倉卒所為同一快胸臆也

東坡賀子由生孫

東坡賀子由生第四孫詩云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其意蓋欲其耕而不欲其讀矣其後又云長留五車書要使

九子讀與前似亦矛盾大都文人播弄筆端不必拘拘照應也

吳大户

吳大户者吳中白蓮橋人代人當富户京師故稱大户勇力有聞嘗行射瀆有二人前行問尒非索債歸者耶曰然然則有銀宜寄我問故曰此地多盜非若所敵二人予之乃腰其銀故以示盜二盜至問尒非索債者耶二人恐甚不能荅矣曰我是也銀在腰汝自解之盜手方舉以二肘擊盜仆曰　明早来看死人至明二盜皆死岸下又一日與同侶一人附主事舟主事不知也尋遇盜二十餘人追之未及相值已為大户一矢斃一人而同侶亦善彈亦彈一人死餘黨潰散主事設酒寒山寺謝之又行出山塘有二盜剝人衣見吳叱曰可脱綿襖吳佯祈曰天寒恕我二盜不許乃脱其一又叱令脱裏衣

曰此不可凍殺我柰何二盜又不許乃卒脱之二盜取衣欲行為吳奉仆地以繩束其手足擔肩上逕詣其家置之稻場曰此汝主人耶妻見叩頭再三乃舍去

張太得銀

王四老者鏹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于門叱之其媪問焉曰此故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噫翁柰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

乎翁曰善即呼太入飯與之〻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肓〻〻太感激用以貿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荊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尾三寸而去漫置于槖中明旦啓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彳亍庭除見簷下一缸實鉄

二處二花若新潛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耶主人翁坐窓下聞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翁何以知余名翁笑呼其妻及与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餐其妻倏起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堂禮意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何往吾已使童入城市炙肴核矣二子不得已復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宴次一少年下蹇置

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老云張太商楚中阻于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客此兒子為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徃返因屏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吾子者非他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王四老火計也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緘元額太初辭

翁固不許乃焚香祝〻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為贈太曰此遣天矣　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媼計造餅五十枚枚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子持漿餉田傳嚮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田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為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餽若翁且乞銀五兩以甦夏天〻作之善婦如

其言造父家正握銀老翁也謹數言後出雞餅陳于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人所遺翁告于媼已歎其異坐久女言婿白大人貧居力作求少貲以給労翁哭曰人予汝五十金不受頑求假乃公那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乞疑之子是也女胡辭為出餅示女女瞠曰妄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悉駭問之子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問得之溷厠

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歎曰彼不受而吾強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夫世之小人日夜詭謀攘奪至忘寢食不已而所得有限禍患隨之觀太之事亦可以深長思矣故不惜詞繁用警昧者

楊升菴黃鶯兒詞

弇州先生藝苑卮言以雨中遣懷黃鶯兒前一首為升菴夫人所作後三首為升菴作今查原本四詞皆出升庵升○積雨釀輕寒看繁花樹樹殘泥途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夜雨滴空堦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蓬萊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霧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

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縹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墻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凉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堆塩夢驗

貢溪陶公將貢時夢三塩堆大驚云余其死矣蓋其鄉以堆塩為死也既而無恙之京還楊州分教比至從人請暫坐一塩所宛若夢中既而

遷通州亦然再還紹興府教授又至一鹽舟坐待從人豈非命耶公善詩在揚州時画葡萄二幅題詩一絶以賀遂養壽云萬斛驪珠带雨鮮摘来浸酒薦春筵枝頭剩有千千顆一顆期公壽一年楊大壽之

僧悟

宣州有僧習静業於山寺有年矣忽見一少婦丧夫来求爲僧不覺凡念頓起既去而日夕思

之不忘数月左股内隐隐聞嬰兒啼声久之右股亦然大怖以為業縁所召遂還俗娶其婦為妻二年連得二子更十年忽念此身堕落勸妻同出家於寺以追謝前過以二子與人為奴及入山僧厭悪之不容遂習禅于白蛇洞中久之白蛇俯首以避虎至伏洞門不敢仰視遂乗虎至寺僧皆来觀口占一偈云兩峯相對疊晴霞澗底泉香泛落花埋却袈裟離世網寄生二子在人家神通騎出斑斑虎感應呼来白白蛇是聖是凡君莫測相逢休笑亦休誇衆乃迎歸寺中壽終七十三妻亦坐化

養心歌

得歳月忘歳月得歡悦且歡悦萬事乗除総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寛莫瞻窄古今興廢言可徹金谷繁華眼裡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黄范蠡湖邊蘆月白臨潼會上膽

氣雄丹陽縣裡簫聲絶時来頑鉄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艶色逍遥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徐張友誼

崑山徐啓東與同邑張士平為友皆以行義稱士平為仇家陷大辟力不能勝其枉乃逃去有司以啓東與士平相善繫獄縲絏久之士平不安令人語啓東欲出承罪啓東曰彼陷若於非

命我繫卒無死理宜速去以俟天恩後竟會赦
二人咸宥之啓東家貧士平割家產之半遺之
啓東執不取學士吉水解公乃作結交行以美
之一時群賢皆有詞章和之啓東士平後俱被
薦為縣令尹

僧能切韻

均韻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
而儒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象之

玉篇三十卷出唐釋惠力褀字書八卷出僧正
慶龍龕手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韻英三卷出釋
靜洪辨体補修加字切韻五卷出唐僧猷智切
韻指元疏五卷出僧鑑言定清濁韻鈐一卷出
僧行慶古篆禮部韻五卷出釋守隆臨書関要
一卷出僧應之金壷記二卷出僧適之

岳鄂王鳥異

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岳鄂王
故里公因設祭儀有大鳥若隼自空下止冢上
合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遽麾
止之少頃復下終事乃凌風而去時見者皆以
為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於碑陰

女妖

有一御史巡按時每封門例住轎見對門樓上
有一童女彼此顧眄女成疾數月而死御史初
不知也偶一夕其女求合天未明去至夜復来

如此数月遂成病延醫罔效有一司訓精於醫
胗其脉云大人疾非由寒暑似為陰邪所侵御
史不能諱司訓云伺其再来可堅留其隨身一
物已而復来堅留其鞋一隻司訓持此鞋遍訪
有一老嫗見而墮淚云此亡女鞋也久附於身
何在公手中司訓令開棺視之其足少一鞋即
白之御史御史託彼厚葬之其怪遂絶御史深
德司訓及司訓墜敎諭時又與前御史相值乃

於採場時中以報之御史因此罷官劉端簡麈
言此事惜日久忘其姓名耳

鬼生朝

隆慶間休寧有一婦懷娠病死殯於山前一店
家開肆於其山之側日見婦人來舖買餅婦人
去而銀亦失店家疑之及婦再來店家以水試
銀皆紙灰也其婦不見尾其後入荒塚中有兒
啼聲告其夫開塚得兒收養之成人今尚在彼

上呼為鬼生朝云

魏文靖

魏文靖公訓導華亭袁忠徹至郡守捐而下悉
延問休咎皆未有荅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
貴人也壽至百歲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
仕卒年九十八初公在華亭有一生戲取公衣
冠着之一士云寧服此卑官服耶公聞之不怒
及公為冢宰而二生皆充吏當役公退猶待以
弟子禮公之將卒也其子奔告曰異事昨夕隕
人王家有石隕自天公吟曰平生不作欺心事
一點靈光透上天歙然而逝

甲子名

關逢之下是旃蒙柔兆連彊圉着雍屠維上章
重光次玄默昭陽干乃終　右干七言四句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兼協洽涒灘與
作噩掩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右支五言六

句　子病大為記作此識之

墓中靈物

徐壽輝先墓在湖廣之某縣敵人潛往發之有
赤幘蝇萬萬飛去壽輝不久被煞張士誠先墓
有溝環之水中一鮎魚長六七尺時出遊行人
不能捕及士誠敗其魚浮死水面金侍郎庠之
父戍死函骨雲南石崖上及貴移之函中一血
色蜘蛛走去其後亦不振大抵山川靈秀融聚

成形泄之非所宜矣

斷頭再生

有舟過濟下者一秀才来附載視其頸瘢痕如組入腮下駭而問之曰其正德七年遭流賊之亂倉黄奔避恰與相值被賊斫一刀覺頭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極遂死久之稍稍蘇息卧野田間晚退家人求屍舁歸旬日不死頗能嚥湯粥百日痂脱遂

延至今此與廣異記鄭會王穆獨異志邵進正同但會進喉斷復聯為尤異耳

老廩生

萬曆十年吾邑鄭司訓詞荆州人也嘗言彼處一生年近六十方補廩人謂其年已邁廩食何為計出貢之年豈有居官之日乎其生曰事未可知竟補廩及應貢已逾七袠人勸其勿行生又曰事未可知竟赴部又不就教乃入監人皆

尤之至謁選幾八十若退而四五十者銓部不能覺其老乃授四川某縣知縣其縣甚僻小且其衙宅舊有惡鬼知縣来住其宅即死人又勸其勿往此老又曰事未可知遂赴任其宅中舊為患之鬼伏而謁曰某等本為公守藏者非有意害人官来此者多為金氣所觸致死非我等之罪也今公既到物已有主吾等去矣指以金所在之處縣君如其所指掘地得白金累數千

自此一錢不取又蒞事敏决稱為神君監司咸嘉奬之縣君有四子既得金遍遣其子送金至家增置田業半載遂乞致仕監司不允縣君懇請不已乃得辭官歸竟以厚享高壽而終

冥隸索債

賀生者高郵醫士也夜卧聞人扣門聲啓之見二隸立庭下一稱衛能一稱宋清能言冥司與汝可急去清止之曰以汝錢只索錢可也何必

要渠去賀即許還鬼言欠吾錢二千四百文吾行甚饑更具酒肉賀亟呼妻具之又令奴市得紙錢三千焚之曰我只索所欠餘不敢取目見其擔錢於肩而去

江翁前知

九江江翁年六十餘其子當歲貢上春官以翁老不欲去翁曰無患也汝行吾見汝作官子往坐監父之欲就選時年七十餘又不欲行曰未也吾必受汝封已而選南京兵馬果封及翁一

日語妻曰惜也吾子當謫官未幾與御史不合謫福州經歷子决意不赴翁曰吾以書來時汝當致仕以歸今姑往矣去數月語其妻曰福州燒一塔延及官廨然吾兒無與書至塔果焚乃以手札召其子曰吾九月二十八日將去可速告病歸子吉當道不許以父書出乃許之及家翁曰吾尚有十四日壽汝猶及了人事其子從之至期沐浴更衣酌酒與家人別且拜辭家廟次謂其子曰吾早生二子不育晚得汝為吾持門戶光祖宗可謝也言訖而化翁平生無他術效惟清心寡慾而已

吳信武力

吳信者廣中之勇士也參政吳公惠以為心膂教為公平諸蠻蠻皆恨之刺骨一日出行無器械諸蠻七十餘人圍之於洞口皆刺以長槍信舉臂拉折之如不勝手因奪一刀斬蠻無一脫

者由是信之名愈噪有都指揮初至聞信名因告吳公欲與試搏優劣吳公止之不可信伏地死不敢為敵而都司執益堅廣州太守曰敵固不可無賞也為出十金幣帛列几上都司者哆口沫出以為一舉指足以擲殺之乃令信且來信佯痛不敢而飛足上臺指揮才一舉足欲蹴之而已為信擲下臺矣悶絕之頃信攬金幣趨

而去而都司乃驚曰吾不識壯士為所辱也更召乃賞之初太守帷都司欲殆信曰不妨也吾惟捻其要害耳少頃當活果如其言由是信名益顯

中醫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家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一無作為不得已而死命也無怨尤矣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一當

有病則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之不旋踵而長號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也

曹太輪迴

金陵曹成者以屠為業嘗頁肉行至比門橋一小兒立於門呼之云曹成成答云稚子無禮兒曰稚子即吾汝父曹太也可歸來汝母來相見成怒叱之隣人聞者為之觧紛兒大言我兒無禮成咲而歸以告其母母亦不信他日兒父母問之兒言我屠户曹太死見閻羅王言汝雖以殺牲為業然日誦觀音經又心行平等一斤還人十六兩並不欺詐以此令汝還復人身在金陵西巷某家我至門忽跌入母身而生久不敢言今始記憶耳因求還家見父母不得已引詣曹氏門入便呼老婆妻子不應曰吾汝夫也何以見薄因言有錢四百五十文在床下又有銀

四錢在屋簷內可取之如言果得妻乃大哭為之具食細詢家事其言無不合者其後兩家遂往如骨肉云

唐三省

唐三省皆宰相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今閣下有中書令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等門下省今通政使司有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散騎常侍給

事中尚書省今之六部有六曹選部考功儀部
駕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郎中員外郎由門下
奏上發中書看詳仍上發尚書省行

程庠士交誼

程公達余邑庠士也生平有長者風取與不苟
交誼最篤嘗以馬借友楊生信宿馬死楊不安
具償公竟却之曰馬數既合死死楊宅與死程
宅等耳何用償為此亦庶幾車裘共敝無憾者
矣其他美不能悉紀

歐千觔鬬勝番人

歐千觔者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有膂力千觔
因以呼之城中以年數輩數欲侮之歐乃脫衣
以手挽起廊柱聚衣裾壓於柱下衆皆眙愕走
避之適西域入貢回回善蹼跌者自號鐵力漢
朝廷募歐與之較歐見其人即奮前引拳其人
以拳拄拳空而擲之歐遂起靴尖乘勢反踢
中其喉其人遂赴地而死歐尚僵立面色不改
高皇喜甚即日詔改太倉衛百戶後雖老嘗乘
馬過獨板橋馬跼蹐不能行歐以右臂挾其馬
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中峰詩譏

僧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詠胡盧云秀結團圞
帶晚秋徧從根本易綢繆墻頭彷彿懸明月架
上依稀綴碧旒朝引神仙三島飯穩乘羅漢五
湖遊將来剖破成双器半贈顏回半許由又過
蘭溪見薦亡者故呼亡妣為云妣僧哄之乃曰
吾有詩請聽之遊方李喆到蘭溪偶遇村齋不
整齊亂盛碗中糙米飯皺破盆内臭酸虀饆饠
婆子扶材哭齆齈孩兒傍壁啼休唉老僧不識
字故將亡妣作云妣又子昂令賦松月不離二
字云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
金粉月生兎月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

衲松回禪寒月當空老僧咲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又見元世祖命題自身影云行行步步隨身傍欲要拿他又沒處為僕劍揮揮不斷滿弦箭射射無傷日中正午微微短月及斜時漸漸長彷彿臣僧朝陛下暗時出現暗時藏其他多類此不盡錄

周清

周伍者張秋人敢勇善射為[illegible]一方捕盜魁常有

夜劫富民者令二盜守其門清與一人挺身當門而進二盜呵之即奮刃斷其首盜懼閉中門拒之清升屋呼曰我周清也孰能鬭啓門出不然速追無為掩賫塞壇為鼠手咲也盜出至獲圍清下而擒之凡十餘人皆斃有响馬賊在村市行劫清疋馬持兵追之賊來迎鬭於樹下清一槍挫盜挾其槍擲下清又拔刀砍之盜亦以槍入清亦擲之相持步鬭竟擒以獻官東岳行祠塑像俾惡其室暗而深盜多潛伏焉或告有群盜在廟時已昏黑清與里人申生各執短棍往命申守於外清獨於暗中以手摸之遍乃出曰無有也其膽畧至此流賊劉六等過張秋不敢入亦以清故云正德十四年清偶出行遇盜於途鬭至日暮力不逮而盜至者衆遂死一市人皆嗟惜之先是有周晃者省祭吏也深得易課星命之理當清之壯戒之曰君三四十七有

厄其慎之至期大得盜貲而氣益盛或哂其妄晃曰姑俟歲終及臘月清果死盜手

青蚨

孔三者開酒肆于宿還一道人與同輩三人至出錢四十文易酒孔以錢置櫃中汲酒飲之盡又出錢如前數又予之四人悉醉拂袖相揖而去適有人來借錢開櫃視之一文無有乘馬追道人竟不能及蓋青蚨子母之法也

物產因地

廣西桂林府所以得名蓋彼中多桂樹伐以為薪殊不為重又有橄欖樹最多且高闊其葉何由摘云於根下鑿一竅如棗大以少許鹽實之經一夕則落滿地任人拾取永州府零陵縣多零陵香縣以此稱名其香草人用以為薦土人返熾其為臭離地乃有香氣嘉魚縣魚尤美於他處予食之三四次其味殊勝亦以此稱名過

縣治二十里與常魚等矣蜀之夔郡城中出掛麪味絕佳城外作者輒不逮蓋以城內井中水和之則美他水不如也

金丹

金丹之道雖似玄邈而實不越於日用庸行彼著書者類皆不肯明言紆居揜覆假設名象使人昧之然亦莫省何指此異為者也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夫丹道不難於知而難於行既謂之人本有衷其陷溺而援之又秘其說而不肯出動托天以自重曰吾輕授之有天殃亦可見其心之說而說之誕漫不足信矣

王綸魂歸

王綸字續文慶陽人弘治末進士至江西恭政以受宸濠偽命伏法死後二月友人聞扣門聲啓之則綸也問君見囚何由至綸曰吾尚憶得

罪在微不知何由体飄飄然任其所之今日偶念故人如君者不可不一面身即騰起千里頃刻吾亦不自知問何所需曰無也得一靜室容我避喧於內飢渴之想已絕毋用他物為友如其言亦為設酒食但嗅之而已仕途聞者多來問訊相與對榻談辨其異殊不異生時或及江西事則黯然泣下居數日其形漸小踰月大纔如嬰兒問何以然答云不自覺歷兩月縮至數

寸而烕

黄華老人

黄華老人字四幅刻於河南適勁瀟洒人所共推金陵謝氏有老人真蹟一本寫絶記詩二十餘首詩意書法兩妙後有許少華跋考老人姓王名庭筠字子端河東人金大定十六年進士負文學盛名召試館職中選臺臣有言為當處館者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黄華山

寺因以為號承安四年起為應奉翰林文學終史館修撰平生嗜古法書品題鑒定有獨得之見世所傳雪谿堂帖乃所精選者也

李子奇

李子奇者以貨遊楊州見酒肆有囚當納紙鏹於官而無從出彷徨垂涕子奇哀而欲周之然偶未携錢與肆主人假貸主人咲曰楊罰贖之人数萬雖罄家難遍何必此人子奇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拔揷髻銀簪贈之年餘於高郵湖遭風一舟盡溺惟巳附一板提蕩波心一漁舟過而救之漁子熟視其貌曰君非淮安李子奇哉曰然漁扣頭曰恩人也則前納紙囚徒延至家具飯易其衣而歸之子奇平生歷十二險皆瀕危無恙好事者為繪十二册題詠以為平生惻隱濟人之報云

興國鬼喜

興國未開鑛時遠望其山上常有人若干跳躍嘻咲不知其何異也及萬暦二十七年開鑛山塌傷人最多蓋此山曾開鑛傷人今其幽魂喜有代者至耳

五臺異植

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瓠其質如玉煑一滚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

不變味。

高山水患

萬曆癸巳年五六月間余邑東義洲等處其山去地何啻百丈忽一日午刻山下起洪波高數十丈壞民居又蕩丘隴傷人畜甚多山巔窟穴不可勝計人云有孽龍起焉其日濱河居民獲器物無算有一媼抱一兒倚一柱隨水而漂竟不死卒得生此又理之不可知矣

蔣成謀命

嘉靖二十六年泗州屠户蔣成宰豬煮酒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紫竹傘挑包袱飲其舍成以酒困之至夜沉於湖得五十金以致富後值端午置酒會隣友成素不識字忽曰青絲繫粽汨羅江乘吊忠魂蓋指屈原事也座客時古澗耳聯有救之者云何不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成駭然失色客散獨留時再酌以二十金啖之時歸告其妻妻曰寃情未伸精靈未散散今予以顯其迹事不應隱金不可私私之恐有後禍時乃首之州成亦不能諱扣其汨羅之義則不知取客尸於湖尚如生獄遂定

穆侯循良

穆君侯名煒號龍峯江西新建人隆慶戊辰進士即於是年任余邑以廉平著聲愛民如子聽斷敏捷不事搒掠而人自輸情邑治前甚湫隘

公易民居闢望岐清源二門翼然壯觀丈田甚有法計日竣事四境不擾而樂實自塞王元美先生有碑文以紀之陞南京工部主事其守常州時徵會余往見其案有研指示余曰昨有一故人相謂以此為贈且曰此宋研也强受之矣研取其供筆墨耳即宋研豈能代人染翰乎此可發有識者一咲吾見江南人動稱古玩至有廢一生精力以賭求者亦愚矣人何可為嗜好

所幸宜以澹泊自處此中滋味更長余聆之爽然自失其遺愛在常者不可殫述蓋與潁川渤海並垂天壤矣

廣西山水

廣西山水最為奇秀峰峦四矗夭矯玲瓏高者百丈低者數十尋儼如雕刻而尤多洞穴土人呼為岩或深廣數里玉柱下垂階級旁出殆類神工鬼斧每晨雲氣自洞出棲於木杪日高冉冉而

起暮則一一歸洞又有石田方廣不過尺許藤界分明如鑿清泉活活中浸石米與真米無異此殆天地之巧鍾焉

古鎛鍾

吳城邵氏頗稱饒裕貧民僦其屋居之其前有井嘉靖丁亥或浚井得古銅器如缶而無足重可三十斤邵氏收得之富室張氏許酬二百金邵計此必金物碎鎔之銅也而傳者譁然以為金太監吳某執而索之行賄若干乃見識者曰此古鎛鍾也不幸毀於愚夫之手予謂世無秦太虛誰其弔之

楊義官

吳人楊生者落魄不肖屢罄其所有其父商於汴生往祈乞而畏笞責乃衣衰喪服哭拜曰阿母殁矣曰亡父大慟因問何以殮答以貸銀若干須父歸償之父以貧羈不可釋予五十金先

歸抵家又衣前服泣告其母曰阿爺其日亡已借貲殯訖逋負牽挽未容返櫬是以徒手歸母大慟又予五十金發喪成服弔者踵至父亦戚戚而歸及家夫婦相見各為一咲今生尚在已納粟為義官鄉里皆傳其事

霹靂斧

開平衛去西三百里有雷與山亦有雷楔墩俱被火所戕積累而成者石斧稜稜其色青或圓

或偏或六稜八稜似人造正如江南人掘地得霹靂碪也每歲夏月雲起山上雷發人皆不可當其轟烈之聲多被震死儒者以為陽氣奮激所致豈盡然耶

沃蘭頂骨

沃蘭者揔府走卒也清晨過徐州西山下聞有人呼其後回顧不見其形空中曰沃蘭可依吾以致富蘭恍惚問何神曰我古名將也平生受

持天書三卷不幸戰死沙場以吾精煉之功頂骨不朽今在馬前若干步子持歸置之髻中為人卜休咎吾則從耳旁報以未来事然務平心以覔利足贍一生如其欺隱圖非分之福便應舍去蘭乃下馬拾其骨色紫媚如金石置於髮中而望空再拜以謝前阻水耳中即聞言勿渡風當大作可馬上歸如其言果風抵家置香火奉之日則頂禮為人卜如神四方至者接踵積

鏹累千一日有媍失金釵來問神曰此與酒工交嘴失之蘭即索銀五兩媍曰我釵不值一金何為索如許錢曰汝與酒工有姦吾將發于汝夫婦恚甚歸脫簪珥三兩贈之乃曰在酒缸下婦歸得釵然悒悒不樂竟自縊死又有商自岸擲囊銀五十兩於舟而童子不知其傭即窃腰之商後索銀不得命即来扣神告以即此人盜之蘭曰可以其半予我不然發而賍即乃出銀

十兩以獻且乞詸坐其童予蘭如其言商責其童甚苦童不禁痛自誣伏併稱小遺於舵樓躍入波心而死坐此二欺後遂不驗貧乏以終

劉子賢孝友

莆田劉蘭子賢制行有古君子之風家貧父喪不能舉家居授徒以償喪費嘗以小鐵索鎖於項上藏諸衣襟客偶見之問□其故子賢曰父死不葬久暴於家吾識天地間一罪人耳所以

示縲紲也非敢要名及獎後始釋弟劣求分財異居子贒自鎖於牀下晝夜自加箠楚而泣之曰蘭不義不能安居吾弟而致此乎弟聞而改行遂復同住云

府尹薦士

王鑾者應天府學生也京兆丁鳳延王作館比時辛酉鄉試王素自負視登第猶拾芥懇求京兆欲得薦全京兆許之王以其事必成及三塲

後京兆以疾出塲王復懇之京兆曰將撤棘時必力疾而進如約告主考曰其有言但事涉疑主考曰逮言何害京兆曰府學生王鑾錢禎者佳士也學行之優路人所知其欲於此中引薦何如主考曰其等濫厠文竿亦頗識文文佳者想自在取塡榜至七十名外得錢禎主考曰今果然矣不意京兆為王舉錢不過撫以掩嫌耳王未見錄京兆復懇之塡至一百三十四缺其一衆府僚為王者於備卷中檢之府丞得一卷筆踪似王竟呈諸大京兆衆亦將以為王也拆之乃無錫儒士過永寧永寧何亦名鑾曾為無錫學生考黜於宗主改名進考當辛酉歲適比廣跳梁初退生考於二塲以平胡命表見過永寧名喜曰過上永寧亦非易事正宜置於此王留下科作元何如京兆亦無可柰何以此觀之京兆與王之措謀祗為過生耳

飲酒有定分

黃岡余生廷極在學校年久嗜酒飲至百餘杯因此亦恒有酒失一夕夢天使曰汝欲多壽乎欲多飲乎欲得壽則止許爾飲酒十小杯欲多飲則不復年矣極泣對辭以欲壽及醒命其家取酒與飲果只十小杯多即不能容其後享年至七十有六時忽能飲遂不復數月延矣嗚呼一飲一啄人生信有定分哉

神添譯字生

浙江一儒生負其才屢舉不第一日下第歸還晩宿於野外一神祠至一夜俄有一官府騶從甚盛擁眷來入其祠其生初甚怖已而視其内眷下車者乃其嬸氏新故數月者神君命人請生入見其嬸命之坐敘家人禮留與飲食生辭以性素不飲酒神君曰得無誑我乎乃命吏至其治所取生文簿檢之神君曰不謬果無酒腸

乃取朱筆於其簿上所圖形像為畫酒腸一條曰生第飲此後即能飲酒一壺矣生如其言在席間飲至一壺不醉生異之時雞且將鳴神君欲去生因請曰叔父既能為其增酒腸不識前程事簿亦藉之乎神君曰先來簿中載之明矣何不早言復命吏飛取原簿重檢閱之神君曰柰何無桂籍分生泣請增添神君曰凡人世登科甲有一爵一祿者天曹必有定籍今有所添則須有所減所司執勘何可為也生曰與姪廪食可乎神君曰不可廪亦有名數何可虛冒生懇請不已神君曰吾當為汝委曲一計惟四夷館譯字生頗無定數添註一名事成亦不失作丞簿也計生到家尚有六七日之程以吾所乘馬送去須臾即到家矣生辭謝而去不移時遂至其家忽疑為夢境不敢信因語其妻索酒飲果至一壺生慨曰吾無舉子分矣遂棄冠之京師果得譯字生後至其縣丞

遊龜峰詩

黃州府劉節推南金中州人也視篆吾邑頗以才名自負遊龜峰有詩云萬峰峰色一峰前上天下天雲茫然佛磬半聲落空翠松花五月飛秋煙江晴欲辨鷓鴣草日暮恐來瀟湘仙何夜呼龍伴清骨短衣聊對石床眠大有清趣恐日大湮沒拈出之

五出六出

昔人云凡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子考其說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戚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蘆梔子皆六出也

宋彥瞻荅狀元書 —

宋彥瞻守三衢以書荅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

者迓者往来而觀者闐路騈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馬宗族賀馬姻者友者客者交賀馬至於讐者亦蒙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曰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竄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為（出齊東野語）陸文裕公表而出之載于停驂錄中亦知所自儆矣

僧作馬

長洲學生馬奎家畜一馬其子一夕夢馬告云我昭慶寺僧某也生多罪過冥司謫墮馬類三日後君家當有火患延及厩舍我亦不免召幸救我子覺以語人皆異之至期火作果延燎及

厩馬竟焚死

丁公清節

京口丁其道學之士以舉人任廣東有富民為仇家誣死丁力為出之富民於臨行追送贈硯丁怪其重也刮漆見金遂沉之於江

秋日憶家

客路逢秋秋可憐千峰黄葉雁来天石林曉度瀟湘雨茅屋寒生橘柚烟雲散鳥歌山色裏樹

鳴人在夕陽邉問津已遍中原道鄉信曾無一字傳曾於黄岡道觀河逆旅見此詩後書唐厓有劉公懋者號唐厓任憲副過此後坐楚撫臺不知即此公否詩卓有唐人之致可傳也

大士示異

萬暦已丑春仲周石潭先生宿興福寺夜半夢一縞衣婦立床畔自言其能知未來事石潭曰功名富貴俱不在吾念獨有死生一事耳汝能

知吾壽乎其婦不應石潭曰可以年計乎其婦又不應曰殆以月計乎其婦俛首肯而去是年之夏石潭下世乃知縞衣婦為白衣大士也蓋先生平日問學工深心源澄徹不為外物所點染即其靜中已自能生照大士之先幾而示夫豈偶致者耶

老狀元詞

三百名中第一人宮花斜插二毛侵冊墀獨對三千字閶闔驚看五色雲袍簇錦帯橫金引領群仙謝紫宸時人莫訝登科晚自古龍頭屬老成宋人有小狀元詞今為補老狀元詞

李奎

李奎者蘇氏也平生好博奕中年喪妻不娶日以遊蕩每夕夢一美婦與交積歲餘李之體貌羸瘦衆問其致病之由李言感夢之事衆曰此必妖也或教伺其來以長線繫其裾因隨而蹤

迹其所往李如戒晨起見床下一白蛇尾繫線焉竟殺之而疾愈

陸文二氏家法

蘇有陸氏蓋抗遜裔也其家閨門極嚴儕輩年老者纔得至内廳一揖大母而已三尺之童不許入内惟以老嫗傳命婦人亦不得與外政其家族甚盛世守其規文太史徵仲家法亦嚴自其父溫州以來弟見兄必侍坐拜揖之間兄未

嘗吞徵仲雖老每旦必衣冠謁家廟雖極冗不輟如一物未薦不先入口皆可為師法者也

山東老僧

鎮江醫者錢寶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僧蒜髮寸許坐市中植鉄杖于地施之錢即貫其上滿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十斤米一斗不飽或不食旬日亦不飢大雪僵卧雪為之不積錢異而禮之及来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

数百歲撫摩呵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楊州郝商世安袖金五兩訪之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以舊識僧咲曰然且云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足矣郝驚擧以施之問其年幾何不對後尹遂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忽大慟久之曰此吾師祖别来許久尚無恙邪他日煩君致我一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亡何尹别去老僧復至鎮江錢具述尹語僧唖然曰此吾孫也碁年一别今乃尚在問得道否曰亦似有得僧出度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陝西人也計其年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趙乞靈異

金華有丐者曰趙乞頗靈異方太古欲訪之恐為里人所哂乘夜雪詣其所居山亭時寒甚太古重裘而趙单衣卧石欄上氣上騰如蒸揣其胸有微汗尤異之乃問曰冒雪訪君何以指授

趙大呼云今年有災一洞天開更不語太古不觧其旨是秋客遊江右寓野寺中一室扁云一洞天大驚是夕得疾卧月餘瘧方悟趙所云也趙年幾八十臨終以銀一兩遺居民吾以某月日死敢以後事為托至日無疾而化

不妄認祖

胡端敏奮處州時青田有宦族胡氏自稱宋安定先生之後携其家譜来謁言安定曾教授蘇

湖凡在二州者往往皆子孫也頗得通譜公嘆拒之曰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公不聽嘗聞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蘄王畫像者欲公認為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譏咲昔狄青不妄認祖前史以為美談若二公所為於古人亦何愧哉

檳榔

嶺南好食檳榔客至不欵茶但呼檳榔於聘物尤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官長亦不輟咀嚼下逮輿皁賤卒祗候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紅潮登頰醉檳榔余友楊吏侍復所廣之歸善人也居恒裹蔞葉蘸蜃殼灰食之甚甘余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胸憧目花幾於顛仆左右進少水乃解豈不似能醉人乎檳本艸檳榔性不甚益人丹溪言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能病真氣有開門延盜之患彼人非中瘴乃日有不輟何耶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投寓舍其家人竊視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問公今年幾何荅曰二十四歲矣主人雖唯公疑之詰其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歲尚書至宜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

不同耳公躍然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主賓洽甚後公位果至大宗伯云

三君異夢

蘇城文太守林少時嘗夢入一僧寺歷堂宇數重至後屋中有衣冠而坐者問之旁人云此宋歐陽文忠公也再拜而出後擧進士為南京太僕寺丞公署在滁州暇日出游至一寺境界皆夢中所歷最後至塔院則六一公塑像在焉浦

同知應祥領鄉薦後夢乘肩輿而行其前一輿夫乃僧也自是數夢皆如之浦累舉進士不第至正德甲戌三十餘年矣乃從銓選得高州府倅適鄉中一僧流落京師自言於浦頣從還吳浦許之既而陸行每途中遇雨及險處輒令此僧在前扶輿而過數日恍然憶前夢為之驚嘆盧御史雍字師邵未達時嘗夢已戚服騎而馳一人負黃袱騎而前導至一所前有巨浸長橋

扁曰青龍後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御史明年奉命清理畿內軍政出巡之日一人負敕前驅至一橋甚峻問之則青龍橋也觀三君之夢則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鄭氏忠孝鬼

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開忠孝鬼昔主江州 氏今奉帝命為 女家依表毋得為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安其所以累葉同居者神有助焉

蔣惟德

長洲蔣儒惟德為人古朴由歲貢授山西平定州判官居官清白歸日行李蕭然州產小石玲瓏奇巧家人載一簏為玩具由途遇盜舉其簏甚重以為必黃白也喜曰足矣攜至野中啓之則石耳相與胡盧而散一時傳為咲柄云

火浣布不朽木

東廣林公習孔署吾庠時嘗出示一衣云是火浣布乃火山之鼠毛織成者有穢則納之烘炉以火煆之穢去而衣不焚雖百世無損焉蜀中有不朽木出建昌道彼中守巡入省則持以饋寮友云此木出於火山好事者取其木之皮揉作小繩雖經烈火中數百次毫無損焉然以水濡之則易浥正謂利於火者不利於水也

造竈得盃

金閶外有周末香者家富釀酒為業一日造竈作酒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疼告歸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隨報主母曰酒傭非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慟田間無恙也家僮詰其發銀藏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於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之皆水蛙也怒擲於水拉僮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歸

石田詩

沈石田周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題一絕於竹云買書賣畫出春城着破青衫白髮生四海園無知我者空教啼殺樹頭鶯又過武昌登黃鶴樓適有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舊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書於壁而去客見其詩驚謂衆曰此必仙也何不九如此尋物色之迺知為石田云

卿官告妻

練綱字從道按閩時有投刺晉謁者盖致仕郡守也問所來何故曰無他其妻甚妒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其誠無如之何故以訴公綱咲曰此公家事我何敢與知其人復懇不

已練沉思久之曰吾有以處之矣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去其婦已知厲聲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舁至察院綱纔擄案其婦隨步而入綱呼卒褫其衣連呼某出以杖授其人持杖逐階捶擊婦遍躰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郭定襄嘲馬都督

定襄伯郭登候朝馬都督求一諢詞定襄曰吾

夜聞隣姬哭甚哀至今戚戚安得有謳咲心耶問之曰其姬喪夫撫其孤哭曰痛汝沒爺兒吳音以爺為牙馬老而齒脫即以此謳也

陸坎食鼈

童子師陸生坎平生好食鼈一夜夢青衣童子四人乞命翼旦見鄉人携鼈四枚過售色如所夢無異陸視之曰夜來乞命非爾耶即買而烹食之忽齒疼如刺不愈而死

吏以恩酬怨

昔有御史責罰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倫耶我之於爾懸猶天壤何以相逢為哉重加責決後御史得罪縲絏於錦衣獄之鎮撫司獄一吏日具酒肴奉款禮貌甚恭問之則微咲而已又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之即其人也於是慚謝悔恨遂成莫逆其後御史超遷吏為其屬官多得倚仗云

周孝廉遇瘟師

麻城周湖山為孝廉時里中夜飲歸將三鼓矣見旌旗擁一尊貴至如王者冠服乃下馬立道傍候見問為何官荅曰吾非陽官乃瘟師也周云正有瘟僕不識可再生否因檢其簿曰此人無大過但一月前曾放汝之騾食人麥二畝殆盡周曰何由得解荅云須於明日午時焚香露

禱且扶病者前痛責數十仍將前騾斫去一足庶可解也又問以功名荅云汝止於一榜官至州大夫而止後如言以救病者而病者甦周訝其驗始選官官竟止州大夫

沐琮

沐府有內使出行見有棄小女於道者命左右收之雇民妻乳焉及年十八姿容妍妙黔國公出遊偶入內使家見問為誰內使以告且曰未

搃配也公咲曰何不埒余内使敬奉命公曰汝
為我善養之以其夫人妬甚不敢携入宅也是歲
夕一幸而有娠歷七八月夫人聞之召入令二
婢以木夾其腹下其一子命棄絶曳出復生既
月許腹動覺胎未盡殈以報公公大喜令藉毋
收之又得一男蓋双生子而止去其一也男名
琮至七八歲夫人自度無子乃告之并取以入竟
襲公爵

田種鮏豬生鱉

浙東有鮏田種鮏其法擇極肥田以鮮鮏搗爛
漉其汁遍洒田中以灰壅之則出鮏比自生者
獨大而味美偶楊州一客言有豬生鱉其法用
老母豬不能生育者取活鱉斫斷二三十塊用
莧菜拌和與食之後一月即生小鱉如其塊數
此皆以人為奪造化者

臨菑古墓

臨菑多古墓稚埋者無歲無之嘗有老盜如
十餘採知郊外有巨墓而不敢發乃密結縣丞
姚其曰得金銀器珥以十分之七予我其銅鈇
珠玉之玩悉輦歸君事露君幸以力救我監生
許之遂為券約乃自其家後圃穴地道以徃入
十里餘石版為礙衆謂山足不可鑿老盜曰非
也古之葬者必有巨石周峙以防人掘此其一
石耳其旁可出如其言移仆其石其上忽土裂

作聲如雷白氣亘天而矗歷死一人乃更明炬
而進中有石室室中水光瑩瑩捫之乃水銀也
深且三四尺設銅床維以金鏈其足四金猊奉
之床上一婦人臥貌如生其髻作三大圜若優
伶日月冠狀金釵四周凡十二隻皆下金絲簟
一幅枕亦金累兩頭並銜寶珠為屍蝕其前
陳設有玉盤二金盤二玉杯二玉壺觴各二尊罍
匜架悉金玉古銅為之一玉如意長二尺許首

嵌珠玉其寶人所不識其分其物而古器甚為
姚生所有然無碑刻竟莫辨為何妃主葬處他
日墓隣以不平鳴官捕諸盜下獄生為死轉通
賄惟老盜杖死餘悉放免其水晶棋局青白玉
棊子為錢寧所得云今監生家大富其弟以其
布作袴如高麗布之狀千年之物而完好不敗
不可曉也其鄉也曰掘墳姚家

猴奕

西番有二仙人奕于山中古樹下一老猴于樹
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秘國人聞
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即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
勝國王以為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
又求四方有高手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
能時靖方以事係獄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貯
菓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菓遂連敗詔棰殺其
猴

夏有文獻策

高郵學正夏有文浙之餘姚人弘治末嘗著書
獻 闕下其目曰萬世保豐永享管見 孝宗
皇帝覽而嘉之 御筆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
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享管見 天子改為
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時傳以為咲 世宗
初政檢得此策移文有司賜祭云

說圃識餘上卷終

說圃識餘目錄卷下

說圃識餘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舒世忠三泉繡梓

夜子時子時

大統曆有夜子時又有子時盖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係上四刻屬本日管乃夜子時也子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係下四刻屬次日管乃子時也上下四刻界乎二日之間用日選時及推算祿命者不可不慎

忠孝

豫讓之死節郭巨之埋兒世皆謂之忠而非也蓋二子俱未聞道猶其心事一而不可回故任其已見而行之所謂苟難之事故後世亦有稱述之者比觀方正學文集云讓之死固忠

矣惜乎處世之道有未盡忠者存焉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切懇告讓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於是日則讓雖死猶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智伯既死乃不勝血氣之悻悻耳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其于郭巨則曰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躰之養殺無辜之

幼子乎陷親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熄矣反覆辯論詞嚴義正真可以破迂腐拘挛之見故予嘗為之說曰豫讓之忠忠而癡者也郭巨之孝孝而愚者也癡且愚烏足為忠孝

南北中分卷

洪熙元年乙丑五月　上諭内閣學士楊士奇曰頃者科舉取士往往失人桼何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長材大器多出北方第樸鈍少文難與南人並較也上曰糊名入試何以别之對曰請令舉子試卷緘其姓名外書南北二字約以百人為準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材皆入用矣上曰善遂令士奇與尚書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士奇等復議以為四川廣西雲貴廬楊等府舉子恐不能槩以南卷並校乃以南卷十六北卷十四退五

為中數以待之（按是年　宣宗即位始議南北中分卷之制遂為定制）

耿公擇壻

兼文莊之在兵科也耿清惠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深器之文莊喪夫人許氏公往告之曰吾有二女子肯為吾壻乎惟子自擇文莊乃隨公入見兩女文莊不敢諦視流目窺長者尤姸以長女荅公許之即日納聘公勉其女曰吾為女得夫矣他日所至未臧汝父也耿夫人賢家事巨

紳咸得大理文在從容宦途者夫人有力焉

驛卒冤報

正統間吳郡差驛卒賷公文之崑山三鼓出城至樂橋見一鬼隱入葦席中卒持槊刺入復持槊而去至翼晚歸至樂橋見叢人喧擾則陳屍於街衢矣所槊者人也非鬼也卒惟自知悔恨久之至夜夢其人告曰尔之槊我非故也我今托生於崑山之東門王皮家尔来與我為相識

此讐什矣卒依言往其家果誕男卒紿其主人曰有子而死夢轉生於尔家故相候耳與子為永好可乎遂與王結為兄弟當暑天卒坦腹卧於中堂其子匍匐而前遥拔銀簪於腹上劃之者屢卒於恍惚中以為蠅集腹用手一拍則簪已入腹中血若奔泉舉家驚惶卒曰無恐此前世仇也歷言所以急報卒家具棺收殮此見冤報之不爽云

蔚萬峰

蔚萬峰國初高僧也於玄墓開山建大刹参學甚廣能前知未来事一日有疾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速往求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卧其門下以待二鼓以潛果歸聞而異之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無以報君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

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云葬此當子孫世世為憲職時國法正嚴人不樂仕以潛謝不欲蔚曰然則當用其次别指一穴稍下二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矣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相繼取科第者三人其餘亦多富盛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沈之子孫皆能言其事

田畯醉歸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豊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牽惟恐有一語言之失一拱揖之誤此則可謂囚飲矣張亨父題田畯醉歸圖有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扡背黄牛載児子傍扶阿父歸髩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豊年醒目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雷澤遇仙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黌宫習業一日雷父誕晨雷持彩繖為父慶令一童負繖隨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遥睨而出語曰子為此二繖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黌宫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之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西窓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服疑其為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即挽雷偕数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宫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巍峩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呆邑朗然中燃巨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黄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即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後雷之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後言其事

六朝金粉賦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即席為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太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句出詩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

人異

吳中有一人双目皆瞽以推命為生更無相者日逐走於蘇城之内外不失尺寸街坊巷陌無

不知之一人眉目鼻耳俱無面如被剥止有一口且小日日於閶門市中吹笛乞銭度日一人一足而不伸一足履地雀躍而行日走二三十里一婦雙手無十指在機房繅絲極便捷一人兩手俱無以足指與人搏銭收銭時雖疾手者不如也因類而記之

鬼乞還鄉

有一秋闈監臨閲卷將一落卷置於簟下一夜

夢一婦人近前哭告曰望賜還鄉監臨怪之莫知其故如是者三及再来入夢則手舉監臨所寢之簟監臨始寢取出落卷中之鬼始不来及宴後有一舉子呈補本貫襄陽人父行商於陜中其毋隨之卒於彼處多年無力取其喪歸葬今其辛叨一第頗不起春闈姑以所得盤纏銀充迎柩費監臨哀此生之情而又驚此婦人之見夢乃為别處盤費遣人助迎其毋柩而不悞其試期其人竟登甲第

周赤崖撫孤姪

岳州府巴陵周憲副諱宗鎬號白崖以入賀歸未至家旅卒未卒之前親寫遺書與弟號赤崖者云我歷官以来俸賜止九百兩弟之一子名東巳之二子一名昶一名新各分三百兩及柩至夫人胥氏出其遺書與叔讀至分金事遂取其書燔之未踰月夫人亦物故赤崖發其宦橐

果九百金赤崖遂請兩姪毋黨及妻族眼同封固惟遇兩姪有婚葬大事及完 國稅然後置酒請二姪兩族眼同支出應用用巳復封識如故比白崖兩子成立方付與金尚有六七百赤崖之子東巳之廩貢岳中知名士曾以應試至會城每言及伯父時分金遺筆未嘗不嘆息流涕也新竟登科至州太守東亦以明經至郡貳近詢其家書香猶未艾也

張廩生

四川新都其公官雲南僉憲時爵有張廩生者鉅富以庶弟搆訟爭家財不均事涖巡道張行五百金於僉憲內有金銀壺綫絲金銀首飾極工巧僉憲受之未及剖判以入 賀行既歸更以考察罷官後數年張生以貢赴部不挾行纏乃由成都暫憩然後往新都新都去成都僅五十里張生自明一見楊君即五百金之半可得

入京之費必不以矣来成都不一宿即往妓館留数日去行時謂妓家曰我往新都索金来與厚遺汝家因留一衣囊在彼為信張至新都見僉憲僉憲一見意其欲復得前金也自思金不足惜惟金壺首飾不肯捨楊有孤姪方七八歲家頗饒僉憲乃陰養劇寇三十人謀殺其姪欲併其家五起而五不中劇寇猶在其家一夕置酒款張生乘其醉令群寇弁其所從四僕支解

[illegible]閻一日酒酣讓之曰爾我室句契厚何不[illegible]我於安靜之地令我每夜輒聞鬼叫神魂不安僕目其黨咲曰此鬼正人雲南那人也爾人曰雲南那人之死我亦聞之老兄彼時何不積此陰隲與你家老爹畧說些方便與他一堆土却拋棄其形骸令其每夜苦叫如此僕曰休聽人言雲南人之骨見埋於紅花也兩人佯不信乃指其處兩人既得實密以報廉使廉使戒以勿洩待此僕来省城則密禀會歲終果至成

都買辦年節所需諸物兩人延至其家盛席以款一面密報廉使擒之至官不須拷訊一一吐實正除夕之日也廉使即差兩承差徼新都令諭以不得其僉事即以知縣代解知縣窘急疾撥数百人圍其第值其家飲團年酒群妾歌舞彈唱不復知外事其家門有九 二承差梯墻而入啓其扉令知縣入坐於中廳使人入言邑

之主僕五人共痊一窟無何張生兩子皆入庠
校怪其父入京久不得家信兩子躬至成都訪
求困於妓家得其父衣囊又聞其在妓家臨去
之言潛至新都密採方知其父所以死乃赴巡
察使者石公投牒石公屏左右謂之曰此人罪
惡貫盈奸謀叵測二生可速去毋留此必陰受
其害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慎勿洩兩生如
其戒默還滇中巡察袖其牒候二司入揖辭出

獨留憲長以牒付之密訪其事且囑曰舊聞此
家有家僮數千陰養死士數十茍不得其實跡
則吾輩反為所秉矣憲長頗有才幹既出擇其
司中承差內可辨此者兩人令其往新都密察
兩人各持百金以貨買紅花為由僉憲有紅花
地千畝一歲賣紅花數百餘兩人到彼即主於
僉憲紀綱之僕厚其餽遺結為兄弟轉移貿易
無慮往返數次至忘形迹兩人每至彼處即宿

主在外有請僉事意前事已發急遁藏廚中竈
內知縣亟入中堂執其妾拷之問主人所在妾
以手指廚竈執連夜解赴會城送入獄中比僉
事入獄而廉使所遣取雲南人之屍首俱到矣
僉事議重典斃于獄中僉憲本無子後其家產
悉歸八歲孤姪

劉生好誇詡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吊無錫鄒氏客扣之曰公

来何暮生曰昨泊舟不幸與顧狀元相值延入
彼舟相與聯句過夜半乃得息是以宴耳客唯
唯有項碩九和至生不識遍問先生何姓客曰
此公昨夜聯句之人也生亦不慙他日又與華
氏子弟遊惠山扇上書光祿丞華其詩華知其
偽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乃徐引入其所揖
讓坐生不知為光祿也因示以扇詩光祿曰此
華某作耶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

年何事於求光禄曰先生得無妄言請矣之坐曰其敢妄言者嘗創其舌衆咲曰公矣不免矣此公即華光禄也相與開堂故錫人為之語曰状元聯句光禄題詩

皈的達

皈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来朝馬足所践隨湧金蓮 上甚尊禮之嘗令人爲之滌体驗其男根縮小如蓮的 上嘗宴坐便殿與僉欲

除去釋氏的達詰闕求謁 上問故的達所陳不可辨譯者代對云知 陛下欲去其教故来白耳 上不覺悚然慰而遣之真人張宇初以道術受眷遇 上命與較其術宇初設壇召將令取西域其國所産玉龍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盆水置前迦趺兀坐而已宇初約三時返命而踰五六日不至 上心憐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不驗耶又復施設盡平生精思意求之不復至乃詰 上言的達破其術 上咲命的達解紛的達首肯叱侍者取盃水傾地有頃諸神將以次而見宇初詰其違命之罪皆答云非敢慢也已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洪水湧至迷漫天地不知所之三日夜水退克濟而玉龍竟委於沙河矣宇初知師道高再拜以謝的達出玉龍于懐曰幸不辱命 上尤神之

節婦詞

吴中某氏女未嫁聞其夫卒便自縊啓南沈先生嘉其節爲作節婦詞美之已而聞女爲母救甦改曰節婦生詞人爭傳誦或以告史明古明古曰自古翁好奇過矣此女一時忿痛所激要保其異時之不嫁未幾女竟歸士流後以不貞見黜凡三嫁乃已語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哉

才娘子

刁娘子者姓金氏名觀音奴崑山女也嫁于刁氏夫死與其族爭遂以告訐得計每至津渡處素粧求載船主以其婦人也拒之則曰我良家子也為人欺不得已赴行臺自理耳頎汝憐濟舟子亦為緩頰乃留之婦煦煦親洽探囊市酒食延其人共酌既醉往往抱衾裯以求合明旦起盥櫛畢口誦一牒琅然船主詰之刁曰我孀婦求載汝柰何奸之吾將詣御史訟理其人

懇求免刁叱其人登岸席卷所有而歸盡則復出如此者歲凡十餘度往來三吳郡邑之間儒生吏卒遭其耳言誘致墮其計者不可勝紀年七十九嫁十有八夫而不見老態近人妖也

文明府德政

文明府諱德號舜階四川涪州人萬曆庚辰進士即於是年任余邑至丙戌行取去通邑士夫有去思碑通邑百姓又立碑石書謡云水玉之清日月之明滄海之量天地之恩六年仁政千載芳聲觀此碑公之循良可槩覩矣遐思昔之宰吾邑中年者當無以尚此

通州異卵

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溺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寉等曳之上岸堅滑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雞卵同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擔以

油煑之味甚美知州其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变水汎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塩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為何物

須臾

須臾瞬息頃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

半呼爲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剎那者譯為一念一怛剎那譯為一瞬六十怛剎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羅十六萬念八千瞬為一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須臾猶

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晝夜有百刻

圖書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私印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私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字之名矣余聞鄉村人有呼圖書印者或即古語而士人所稱乃省去印字義殊不通然油硃染印謂之印色不呼圖書色其義可見

前輩待物從容

浙省解元錢塘李旻子陽赴春闈試至京師因謁大宗伯長寧周公洪謨于私第令使通曰浙江解元李旻拜公從容出見曰秀才是解元耶李曰然公復曰就以浙江解元為題煩破之李愧謝不能答公曰稱之似易破之似難前輩先生栽抑後進其從容有如此者

有膽

錫有裏子二人曰王富曰張祥俱有膽量素不畏鬼嘉靖庚子夏有尤公者宿溪上見二子方飲日且晡未醉也王曰陽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何難吾俟人定日黑夜能出之王曰日黑後尔能出之吾輸汝釀醞一罋豚二肩尤公長者當為盟主諸農方息耕聞其說集觀者甚衆時日已黑張子方欲入水而王急歸家取酒去張遂過溪

廷迴而上見棺已去其蓋方疑之而棺中人出兩手抱張頸張懼私祝曰汝少出明日奠汝當深埋汝不使暴露也而手抱益急不見大叫声漸微溪北人家聞声亦群然持火而至以火照之棺中抱張頸者即王子也蓋假言取酒從澗處渡溪先已出屍而伏棺中矣相見大笑相與逆流過溪言其事月已上矣時方大瘟而二子卒無疾

懺皇經

里中有合力誦玉皇經者亦合力而懺其所請黃羽士頗有道行懺經之日與事者擬各追薦其祖先及晡時依俗放燈其日道塲建于白田畈真武殿前一港號白鶴港港水將涸所餘不多道士放燈於水次衆人皆見有鬼六七十一如人世傀儡之狀相與遊戲于燈前鬼皆高八九寸其中惟一鬼乘馬而來獨高二尺許衆私揣以為獨高者或端簡公也此一方人所共睹非復紙上之虛傳也

風水

世人酷信風水之說至有暴露其親數十年不葬者江浙之間信之尤甚爭地結訟風水不成而家已破敗者往往而是不知古人卜其宅兆但謂吾親躰魄於此焉藏須擇安穩之地使後世耕犂不及而已未嘗有求福利子孫之念而

後人妄信術家之言甚有葬而復遷幾葬幾遷者惑亦甚矣邇吴中有某公者未第時欲葬其父而力不能同邨一友人以堪輿自負謂之曰吾有隙地在平陽但無風水吾棄之久矣君若不嫌即以奉送時某公不欲受其惠少酬以價而得之遂葬其父後登甲第官至極品且其後科第相継人遂以此地之善甲于三吴其墳旁之田價增十倍矣噫此又豈人力所致哉大抵

風水之說難曰盡無但遇與不遇自有默主之者耳文衡山家自高祖遷吳以來世不信風水今祖塋三所皆當時偶得其地因營冢壙亦未嘗謀之地師求所謂龍虎水沙之說然二百年來人文科甲不斷視營謀風水之家盡不知幾成敗矣

劍池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

涸其下嵌岩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疊板如門戶狀相傳闔閭王所葬處文衡山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地空得墓甎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刼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 事滿山寒日散蒼煙越歲其泉 復

氣象

徐中行翃叅政廣西行出象洲計此必多象不然何以得此名問之舟人云此絕無象心怪之明旦早行見山崖水吹白象以千數或飲或食或趨或卧或相戲逐其狀不一中行詰舟人曰爾謂無象此為何物舟人曰此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中行不信至日出象漸散滅無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氣名之然山本無象而氣乃爾不可曉也

染鬚

劉禹錫詩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或嘲之曰自是劉郎愛春色非關前為少年輕近陸叅政文量寓京時客有投烏鬚方者口占一詩荅之云染將紛白媚嬌紅祇畏癡心笑老翁五色 生當順受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為明達

鬼渡公

上舍祝瑋龍游人與余某第一無主墳原余已

畢之為田矣但未發夫其棺耳祝乃訟之官因勘之忽山水暴漲舟繫南岸天方暮不得渡且水湧至祝曰爾鬼皆無主村中固有知汝墳者吾既為汝等報仇可便移舟救我渡否則吾亦死耳即見一舟浮水而來如有撐者祝遂乘之以渡乃即村人詢之一一明白到官其墓地如故余竟抵罪

陳經歷遇虎

南京陳大章少為庠生往蘆塲看柴聞鵲噪急往觀之一虎也遂驚跌趴地虎不為動忽有一人叱虎去曰莫驚陳經歷虎遂去陳後為三萬衛經歷云可見小前程亦有數也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嘗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總得到此余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是財星也

王巴山器量

王巴山名私字叔毅[illegible]上八山塔也與三人某科同捷揭曉走報者渡江一[illegible]六時尚同諸生在巡江察院作揖以名聞其一人出班曰某是某是御史詢王經魁不存耶王始從容出答曰在御史大奇之下與之再揖曰子德量雅重必遠大器也巴山後登進士為[illegible]史劾逆璫被逮去官怡怡如也再起為廣東憲僉又轉憲副督學得

人如渭厓霍公皆其門生一權憲司正時相梁公儲子人命大獄竟得罪去官歸來唯吟詩着棋口不談時事

犬害故妻命

金陵乘州幕子才家有婢女將適人矣數日前一花犬頗駿異至其家主人殊喜謂其能富人忽咆哮噬其女仆地盡一臂俱糜爛衆急救之犬已不見女創甚夜令吹燈乃言曰此犬是我

故夫名邦賢以事出我今復害我命適又今大
子啜我心去矣言終而卒[illegible]然味其語意[illegible]有其
夫而猶諱言之者可畏哉

毀經被冥攝

庚寅冬越之寧波府有僧訟其師非法事者兵
道委府同知請寺鞫之爾不肯伏乃焚華嚴經
使跨之頃間官忽仆地不省輿至署次日乃甦
云因毀經為閻王攝去見大怒將置之罪賴寺

中行腳僧大徹者逕至此前言其清廉能惠為
民禱雨徒跣二十里詣南山立壇躬叩雨隨應
徹且懇至再四始釋回問使人偵徹則尚在定
中也此公遂辭官學佛去云時卜子振判紹興
目覩其事

訂訛傳

取古人事以駕今人常[illegible]甚多不勝其辯予列
其一二者著焉

方先生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
人來祈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從去方不可其人
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旦焚蛇千萬而孫
婦娠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紙唇如蛇果
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
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媪懇云容三日從去
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
道飛入玠子婦室産孫曦果以降金誅滅

偽吳有國日樂橋李賣線之女美司徒李伯昇
之子悅之日倚其門一尼為定計誘致之室李
子喜極一交接即死尼瘞其屍榻下而寘其所
戴大帽於床頂未幾屋漏召匠治之匠於穴中
見帽遂以告李李執尼出驗之得屍誅尼廢其
寺按夷堅志臨安少年悅其氏婦日倚其門見
一尼出入隨之至西湖庵中施錢千萬尼許之
以情告遂為耳言誘婦至寺醉卧登榻則一田

子伏馬婦倉惶索轎歸尼入視其人已卒蓋吾
極暴亡也事露尼受徒刑
吴人潘滄浪善謔嘗邀一友食河魨而故不設
以他肴醉其人而歸之家人以為中毒也灌以
不潔及醒乃大悔按鉄圍山叢談有一郡將過
姑蘇知郡者邀之食河魨而偶求之不得及醉
歸糟不知人事家人以為中毒以糞汁灌之及
醒方話不得河魨則已不及矣

洪武中知府李公之官見一巨艦同行問之云
蘇州太守也驚而訪之曰我陰道守公陽道守
也並行至城隍廟乃不見按玄怪録云有人授
同州督郵道遇貴人陰道督郵也隨之州見其
妻被縛在廨問拙室何以至此杏以被罪祈而
免之及見妻具如神語
溧陽史某與友商於外友利其妻推墮水歸訃
服闋娶其妻生二子一日雨見蝦蟇上堦以杖
推下水不覺失咲妻問故曰史某死狀如是妻
即殺二兒奔訴伏誅好事者作蝦蟇傳奇按夷
堅志岳州張甲妻與僕李大通張為商避雨一
野廟李以磚擊死張呼浮漚曰他時靠尔伸冤
及歸語主婦官人病死命汝嫁我妻即與為夫
婦一日見浮漚而咲曰張公痴被我打殺却指
浮漚曰他時靠尔伸冤夫浮漚如何解與人報
冤妻愕然奔告于官誅之蓋鬼攣其口云

文知州善咲　太祖賜饋食盡腰有声疑其腹
裂明日間之云臣苦飢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
帛断按癸辛雜志趙丞相温叔健咲致仕日召
一士人同食各啗若干臨别士人腰間有声疑
其腹断明日無恙問之云平生苦飢以帛束之
昨蒙賜飽不覺帶断非有他也
吴人王震為東平州判官濬漕渠得一棺遷葬
之有銘在其石曰　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遇

来衡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按蕭航紀談朱其為河東簿鑿川得棺其石刻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来衡幸遇朱主簿移我葬河東又唐人小説已有三四事其銘大槩相同

曹山犬

萬暦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江北揔府吹手曹山偶来通州帯一家養黄犬云已十年自幼毎夜念南無二字一家異之餓則向山妻叫媽媽

餓口咬其裙索飯毎日山自外至妻或在隣家狗即至隣家咬其妻裙曳回候炊飯與山喫方去一生不食污穢毎飯必用浄碗不浄則不食缸盆則不食無鱗魚則不食不飲米湯止用茶水又善酒日間不吠夜則甚狠呼其名為了頭則應令其學人行則立起前二腿止用後二腿着地而行命之睡則睡盖亦有来歴之物也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即今内橋巾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云静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懃無幻婦辭劉原父云斷氷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魚酒肯数荊州池予嘗■步月下至内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方公誤名得第

令郡黄州方公任嘉靖壬午秋闈不利歸與其友人徐相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為進取計一夕楊生夢巨艘行江中揭榜浮水上上書甬取一名方仁癖以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兆祥方曰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丁酉秋郷試文場揭號圗任悞作仁方走白當道願有不豫色一夜想曰子得擧矣不憶往時夢乎且丁酉納音水也方喜是秋果得擧壬辰會試禮闈方興夜飲

澗闌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其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謾語曰圖不方其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陶真人本末 熊擧峰著今存學道刪其甚者過半

陶仲文黃岡人本姓潘氏父潘文誥以貧鬻身為巨室陶溶奴改姓名為陶元興生二子長仲能次仲文仲文少時為溶子陶四從馬失去焉

策畏責逃之羅田及麻城麻城道士汪炳傳法術於邑人謝龍龍受於張仲仁仁受于蔡密仲文從炳遊頗得其術後復歸陶氏棄道術學法律為縣小吏先是黃岡有袁生者養女名七兒徵有色未破瓜時有相士來袁宅袁令其獻茶糊士見之驚曰此一品夫人相也袁生暗喜遂納之以與非望謂已可貴也未幾袁生病死遂歸仲文然性跌宕仲文後滿辦事京師時時為人呪符水治病亦平平無甚奇選遼東庫大使無何以考察歸過京師貧無行資乃淹留邸中邵真人元節薦于一世廟奇之漸向用乃隨駕幸承天歸益寵眷累官禮部尚書食大學士俸封恭誠伯進太傅道階秉一真人錦衣王食貴震天下位極人臣富耦國君者十有五年後以病謝事歸 天恩存問無虛歲仲文能謙下謹畏不竊權作威人以是稱之既卒 賜祭十

壇葬以伯禮謚榮康惠肅袁氏向封一品夫人賜尚方御衣繡袍馳傳往来所隨悉少翔翔道途長子世同授太常丞早卒女二一適吳濬授太常寺丞濬子民表以貲授指揮一適鄭信以貲授王府典膳皆袁氏出也世同死仲文遂絕養老僕之子名世恩授尚寶寺少卿改名演法又養子名世昌蔭錦衣衛百户其親黨私人乘勢竊貲得大官求美地不可勝紀豪奴艷婢水

陸兩食忽去倏來䖍、吹喧嗔車馬蔽野凌爍州
縣魚肉驛遞官吏里甲受其毒虐殆無虛日吕
民表尤為狂悖侈僭然竟以致敗擬辟籍產妻
子流離是其始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天道若
憒憒也逮觀其終信天道之禍盈而小人之不
終吉也王内翰有感事詩云龍升天須浮雲今
之仕者別有因緣不待孝廉科不必賢良一旦
擧之牛口之下加之儔人族類句連眾異恩亂

臭之子披冠簪嗟彼未遇時里中豪傑能辱之
中人之家耻婚媾飲燕列之為下賓俤日一擧
火徃徃釜生塵今者啣命歸縣令須努為前驅
郡守伏道左徒役何騷循腰懸双白璧囊儲萬
金散金拓第宅朝得西舍暮東隣少年㢤攀附
有逾骨肉親白首東隣生下帷良以勤短衣不
掩脛出汲行負薪我聞憒憒何能平將欲叩帝
而說陳天門九重河無津嗟夫内翰見其始未
見其終也陶氏敗而内翰逝矣故為録其本末
以醒後之恃左道以自雄者

冤獄

濮公號田堂為南刑部郎時决囚皆送濮履點
名號瞼有二囚臨縛一囚向彼囚云事已到此
吾不能逃矣你實說當時為盜可有我無我彼
囚㕦云其實無你你當時不合在其娼家欺凌
羞辱我故以此懷恨不放你不必說了我與你

一路去濮聞之悵然出湧柰何王命下矣其囚
叫冤而去濮即出俸買棺命皂隷埋之次早遽
告病還家白其母吾一再為刑官必有如此囚
者

屠戶散爽

嘉靖甲午春一屠戶歲暮二十四日往村落屠
猪出門甚早月白如畫行至中途見旌旗甲馬
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員伏匿林中

怨以犯夜見獲及車仗過半忽轎中一主司曰何處得有生人氣令速搜尋屠者聞之倉忙奔出草莽伏於道傍主司問曰是兒何早唐突魔蓋屠者曰為貧前村宰豬冒犯天威乞賜矜恕主司曰帶至彼地發落行步如飛但聞悲風習習令氣颼颼至一大家朱門萬戶灯燭熒煌笙歌昂沸方以新婚燕爾主司就登廳駐鞏衛從叩頭畢主司曰三十九人已登黒簿沟惟一老

子與三歲小童幸而可宥得無死以其平日敬天奉神恤苦憐貧尊賢樂道重義輕財庶幾可免於毒其餘損人利己恃富欺貧五倫顛敗三綱顛倒皆罹於禍速令田報衆人紛紛押前屠者與同散藥茶酒水食井廁之中莫不分俵餓而復命曰俵藥完矣主司曰回寓令釋屠者次日其家果疾大作老幼莫能起床七日之内死者三十九人親朋往顧者亦皆傳染雖犬為之

一空疫勢既歇老人扶病而起見前屠者蓬頭垢面匍匐於墻廡之中喝而問曰吾家遭此大禍汝是何人敢入吾室作偷兒乎屠人亦昏迷不能語老人以杖叩其脛而亦不言曰此必佯痴詐病之人呼僕以溺灌之徐徐言曰予乃京城屠者因歲暮早起偶遇神人意謂官員經過逃遁林中被詢押赴尊前帶至君家方令郎旋燭之夕僕不覺是神令同俵藥於飲食水茶井

廁之中以毒君家僕存心惻隱不忍加害其藥悉放於各柱花礫之間盍往觀之庶伸僕屈老人如其言於各柱下觀之其藥尚在果有五色老人將其藥以犬試之紅藥食之犬則七孔流血而死白藥食之犬則顫慄不任作寒而死青藥食之犬則纏綿寒熱數日不食而死黒藥食之則犬旋踵不声踯躅而亡黄藥食之則犬潮熱飲水數日後能食而生翁見犬如是乃信屠

者且感其不忍加害厚酬而送至其家家人驚怪已失半月矣

佛前諸天

佛前諸天二十四位内日宮太陽天子月宮太陰皇后多列於四天王之下與毘子母同列其義無可考内斗母摩利支菩薩佛說經二次為其切於救人凡有告者皆當遵奉斗母可以振濟群生初非有護法之義而列於諸天之末及

考道家延生心經神亦尊崇而釋門乃以此小之此不過後來釋流欲神其說以見佛之至尊也其塑画斗母三頭六臂亦不知有何所見袛雖変化無方必不如此之怪且双手日月又持弓箭為其解兵戈難而不知普垂救濟之功豈止刀兵耶往往儒人詆佛多是此輩釋流自壞之耳

謙卦

周易六十四卦爻爻俱有吉凶雖乾坤二大卦亦不能免獨於謙之一卦六爻俱無凶咎可見謙之美德也許多大事俱從傲滿失之俱從謙裏得之

來君得子

萬曆十年間紹興府蕭山縣有来公者無子娶妾有孕妻不能容賣與過往商人不知下落来夢其妾生男懷想甚切後中進士尹来安遇江

西堪輿黄兆聖言及其事黄遂遍流四方為之訪求三年後在湖廣地方始得其妾并男男已一十二歲言笑形躰與来公無異因而歸来来公德之為之延譽縉紳士林重之爭相延致遂成巨富云

趙黄販牛獲金

通州石庄港住人趙黄家有百金販牛為業隆慶三年間行至太倉空野將暮見一庄房甚宏

敵無人黄即将牛寄伯於内夜見二童子来見云我候到今汝今日方来遂引至墻下見有銀一窖黄侯賣牛畢買香油百壜將前銀取裝壜内回家遂以貲雄一方

悔過神佑

淮陰有陳生者任俠不修細行至三十始有悛心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偶患背疽勢甚危篤因竊念生死晝夜乃是常理何畏之有但可惜不曾做箇好人若天地垂憫賜其再生定要改行從善遂草一悔過文三月初一日焚告天地是夜二鼓恍夢金甲神人手持金冊三顆云你言下頓悟上帝遣我相救因用手摩其背清凉遍躰漸以瘥可見人有善念即回天意今人何以改過為難事哉

徐武功知吳文定

吳文定初受知於武功嘗有人求志墓於武功復請表其墓者武功曰子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也其人言為親不朽計正欲傳世耳武功曰然則此有吳秀才者其文所謂傳世者也嘗會客或傳奚昌作狀元武功曰彼尚未至此指文定曰吾元傳乃来科状元耳及文定来科會試畢訪外祖胡公於官邸公令誦其所為文曰状元會元皆屬子矣已而果然前輩知人之明如此

楊継宗清節

楊継宗知嘉興府有圉卒餽熟鵞雞首夫人受之継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継宗大悔声鼓集寮吏告曰継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九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溜一二童子而已仕至都御史比上病胃為庸醫所害天下惜之

黄鶴楼對

大別曉風清望衡岳太和萬仞雲峰當綺席長江跳雨過攬洞庭雲夢四時芳潤上金尊 又漢水當樓八百里洞庭共眼界別山作案十二峰巫峽共襟期

楊文貞戒子

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楊文貞戒子語也此語可為巨族藥石

董本立戲父

歙人董本者其父以厚貲令往大梁商販本立年少為人誘引入教坊行樂不一年所領之貲罄矣其父聞之怒曰俟其回不留這敗子本立為人報知曰我自有料理因置二大籠一裝蔴草去根葉者一裝去葉帶根者載回家其父問曰有何貨物回來本立答曰有在籠子內其父命開視何物見皆蔴草怒而復問這是何貨本立指曰這箱是乾淨蔴這箱是連根蔴說罷大笑父母皆笑而罷至今徽人傳為諺語

肉芝

洪武乙亥冬山陰有人修湖塘掘地得一物類嬰兒臂紅潤如生棄之後有識者曰此肉芝也仙品可食而資壽

狐投胎

萬曆丁酉二月中旬有方士過余邑挾紫姑驚頗異乃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人祖名李良號麟山由進士官至宣府右僉都御史父名本直號小山遊泮未售時無子小山上京乞祭墓不在家有一狐变人形拋磚放火百般擾乱自小山歸家稱言不我結為契友終日哭飲市人皆言其家畜狎小山乃送至蘇家庄上看庄人董恩供奉之每日鷄一隻酒一瓶如此者十四年庄人不敢為盜為盜者即譴責之每小山來庄即先報令董恩治具以待戊午年有日小山在家

責人忽怒闖彼撞門而入拱手徑入宅內[illegible]之不見俄而小山正妻張氏生一子即狐投胎也下身尚有濺毛數歲生而頴慧後為把總萬曆十九年間遊至余邑余覺其異再三扣之其所述如此

董太守斷夙冤

余邑董楨齋守四川重慶時夢一老人告稱為子打死即密遣人訪之其人至一家沽酒店主

云我家無好酒對門人有之但其人性惡勿與爭價曾以三碗酒故打死其父即詳其事以復逮至刑訊時但云打死親父有原故夾底箱內看文簿連聲喊叫及問其所以又不能悉如有鬼物憑之者　因問其妻夫存日何所為云在外做生意後放下生意一年即生此子問有何遺物對以曾遺一箱有夾底否曰不知取來剖視得夾底焉尚有文簿為其處某客私記其客蓋此人所謀死者而子即其客取償也

神護正人

襄城張公淮字邦正為御史左遷縣丞轉四川雅州赴官時途次假宿于山寺中忽聞寺外有人呼張邦正快起來聲甚急如此者再公疑而起出戶視之其山忽崩公大驚異以為山神所報也公持節按吳憲綱大振奸吏畏服民心帖然實成化辛丑歲公後終任都御史國家大臣

自有鬼神護佑之

岳武穆示夢

萬曆乙酉河南鄉試聘楚一教職為內簾行至中途大病意欲不往夢一無頭穿紅人曰子宜速往吾當助子從此醫藥可漸奏效蓋湯陰庠生王騫乃今秋鄉書中人也宜出子門下已而果漸愈及入簾仍大病其人焚香禱神曰其中途大病原不能來因武穆相促故得入簾今茶

何不能閲卷乎夢中所示王騫頭一抽而出乃信手採得一卷即漫加圈點裝飾呈堂果薦收録吾邑李君香為湯陰令尚不知之晤安陽令朱公冠談及此事乃舉以問王王遂道其詳云

楊公薦人不使知

大宗伯楊公名翥字仲舉厚德君子也正統中為伴讀歷長史致仕歸　景皇帝即位詔起公為禮部侍郎遂進尚書寵渥優至學士淮南高

穀與公有舊延館于家數月公疾作乞歸高意與公咨且館穀之希冀有薦拔於是感為祖餞楊公竟不吝既歸高尋入閣俄一内侍報高曰公知所以入閣乎高曰不知内侍曰此楊先生所舉奏臣故人惟高穀才識兩全宰相器也堪求用　上即録高公姓名于籍故寵任之高始服公雅量嘗謂人曰楊先生長者也

宅中有故氣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召覡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祟其人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櫬二十餘因令遷于隙地設祭以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為祟不盡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霖官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必積陰

氣盛也乃揭瓦椎壁使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

李文達遇異人

成化初閣老南陽李公賢以少保吏書太學士為首相公初時家居自牧縱牛於水次見舟內坐一人冠裳楚楚目公久之乃曰小郎識之他日位至三公壽幾六十如是者數四後公居相位與雪峰渾覺異衲友善酒間告渾此語曰我位

已極今年五十八矣明年符其言將不利耳至是果薨

毳神得譴

余里中周公小野知陳州時其鄉値旱村氓將神像纖毳且倒埋之已而雷霆風雨大作一村之中大木皆折其整齊似爲鋸斷者屋舍牛馬之類損傷不可勝紀

二婦求嗣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衙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庙神極靈盍往虔禱之指揮聽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爲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鄰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他家娘子只是趁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于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庙祝神光景如畫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况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斷絶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

貴人耳他曰汝可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語於指揮明日亦備禮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手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日即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然其身

書易散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又多罹火灾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

書之厄也久矣今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書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楼龍圖閣御府所儲成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捴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且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録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

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常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萬卷金楼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淮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

岩東窓鳳山三族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来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楼若干間其額是 建文所書辟窠大字御書楼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画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盡惜哉

楊司徒念舊

戶部尚書關西楊公昂字宗器未達時與諸生許琰交善琰為貢士時公已超歷通顯琰落魄不羈家日不造既需次京師出入公門縱酒放恣公禮遇如初毎燕客雖九卿尊貴琰得與座至出言不遜或呼公名公不之較數負酒家率至公所索償無虛月為其償債積至千金公畧無倦色居數年後授宣城尹僅二月而死公又

為具衣衾棺殮遣人送歸鄉里公之篤厚於義人鮮能及後公病革時當盛暑命其子曰吾死後汝殯吾當掘地及泉以荊笛為梁致吾屍于上俟壙成然後棺殮而葬公之屍顏如生體尚香軟人謂公得神道云

疆理天下

歷代疆理天下三代時分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分為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為十五道唐分為十道宋分為四京三十三路我　朝分為十三省兩京盖略因元之十一省而稍添割之此其大畧也

唐六如不信丹客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為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為而既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

多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為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為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日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據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楊仲舉

楊仲舉着謫戍武昌楊文貞為學官以失印遣罪流落無依変其名曰楊立可因雨偶憩仲舉家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以易學授之且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終聽講焉故文貞在位首以仲舉為薦盖雖以舊恩而實高其人品也其後位至八座亦希遺哉又文貞在朝作第在長安街初成設中門禁人行使人亟請仲舉来曰此門方成須今有德之人先践也

謔園識餘

禪家詞

學道非難守道為難結跏趺坐任循環吾空僧舍寂寞禪関對幾重雲幾重水幾重山松嫩堪飡竹客須刪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分清平分淡十分閑

不愛驕奢不喜諠譁一枝開千朶梅花東村檀越西舍人家但去時齋樂時講坐時茶雪井交加玉樹槎茅正宜穿百衲架彩樂中乞化坐演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

四序無窮萬慮皆空守禪門佛祖家風香煙吐白燭影搖紅對翠梧桐金遥蒿玉芙蓉潦倒山翁少小頑童天性児一樣疎庸与来城市都埋山中有数株柏千竿竹萬年松䧟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兩班大衆禪床粗衣淡體淡飯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炉香功果非常功行非常愛山中白畫偏長翠苔岩洞緑水

謔園識餘

山房有一天風一天月一天涼

玉臺巾

有作青羅巾稱程子玉臺巾制桑悦作詩曰一幅青羅四摺成無因長冒玉臺名若從七句嬰中去只少三根孔雀翎南方皂隷巾揷孔雀尾故云迩来巾制甚多不可名舉不特一玉臺而已使袁公見之其為嘲咏又不知何如也

官難做

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乃能至五六擲筆下走曰做不成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言色未可全憑

今之疑人者往往察言而觀色殊不知言色亦未可全憑如今官府問事有膽小者知耻惧法

雖理直事實一見官而語不出口手足無措其膽粗者欺公玩法雖理屈事虛一見官而辨若縣河舉止自若苟非明鑒所照鮮有不為之惑者也何也盖惟神完守固之人方能寵辱不驚外此一聞非義相干拂於心而失於色雖賢者有不免也若專攙此以探人之幽隱豈能無枉哉知此則知列子疑鄰竊鈇之事說破人情世態良為有見也

京師月令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居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最善名狀化為鞋更可咲也

愛日詩

古詩有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至陶淵明九日閒居云世短意常多總五字則意已盡東坡詩云意長日月促是則倒轉陶句耳我 朝

高季迪先生題愛日堂云心長景苦短亟欲髣髴二公之意然於愛日甚覺有味

三丰饅頭

三丰在句容手出熱饅頭與貧士曰公不可浸食此四川重慶府某氏醮壇物也吾適自彼賫來貧士咲曰豈三月之程一日可往復哉三丰曰子不吾信明日吾與子偕明旦同行戒勿開目俟吾喚汝及呼其人果在重慶某家之門入

視醮求齋曰昨日道士已赴今又與人俱邪三丰視其人咲曰吾不誑子貧士拜稱為神乃命瞑目如前半道貧士忽曰彼何以能獲靈闕目驗之身墜於湖廣襄陽之某山三丰頋曰子不受戒可丐而歸貧士丐若干時乃得抵家

尼姑笑話

昔日有一尼姑到一家門首化齋粮主人問曰師姑在何處住曰我住處是白雲洞主人以齋

粮與之少頃一男僧又來化齋粮主人問曰上人何處住僧曰貧僧住處是白雲洞主人訝曰適間有個女僧說他住白雲洞你今也住白雲洞如何男女同住一洞僧應曰雖然都是白雲洞我却在上面洞他却在下面洞

報恩鼉竈

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鼉竈為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滿地其軀重千餘斤舊說其皮為鞔可以穫水而僧輩愚遽焚棄之

董陳二公對句

余邑董損齋先生出寺中對云僧坐蒲團細剪山雲縫舊衲客來方丈旋敲石火煑新茶陳小泉外舅出門對云孝城憶昔曾憂國開户從今且避人二公佳對甚多不能悉錄董公以方直表正鄉閭人叱之彦方陳公律身錚錚至今人思其義槩二公盖不獨對句之工已也

鴈設警遣羅

鴈宿於洲中每夜輪一鴈定更於其側畧有警則定更鴈鳴一声群鴈一聞其声即退去数十步羅鴈者得其性乃設網于鴈所宿之處数百步却以其身擁障自蔽于鴈之前秉闇微一舉火定更鴈即鳴一声如是者數十次則群鴈已怠不甚信伺其道至網處乃大張火則驚起

群飛盡陷於網中矣是向之所以設驁者乃所以自雖也此與墨魚吐墨自滅人反至墨處取之者何異

續師說（耿天臺先生為當代儒宗紹明聖學已有全集行世此說梓之熊令君者）

昔昌黎作師說其意指蓋慨當時學者類足已自是而未知師乎人也今 國家建膠庠布功令而立之師群一郡一邑之俊髦咸屈首屏息說聞我今[illegible]、而尊崇之曰師曰師矣顧師云者豈徒擁名位以臨之而已哉要必有所以師夫人者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此萬世師道之律令也夫所謂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温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温養之謂也學者誠尋識其端而温養之則四端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

原缺

原缺前半葉

目録畢

激石閒談卷上

麻城王
吳郡王
王衛徐應瑞思山續梓

郡邑考

偶覽大明官制見郡邑名有一二同者比細披則重者叠見因為彙而出之

府州縣名同者三

太平府　一在南直隸　一在廣西
太平州　在廣西
太平縣　一在平陽府　一在寧國府　一在燮州府　一在台州府
永寧府　在雲南
永寧州　在思府
永寧縣　一在河南府　一在吉安府　一在大名府
南安府　在江西
南安州　在楚雄府
南安縣　在泉州府

府州名同者三

徽州府　在南直隸
徽州　在鞏昌府

思明府在廣西　思明州在鎮安府
崇慶府在四川　崇慶州在成都府
州縣名同者四
興國州在武昌府　興國縣在贛州府
永安州在平樂府　永安縣在延平府
普寧州在雲南府　普寧縣在潮州府
嘉定州在四川　嘉定縣在蘇州府
州名同者八
趙州一在真定府一在大理府　鄧州一在南陽府一在大理府
蘭州一在臨洮府一在潯甸府　劍州一在重慶府一在鶴慶府
通州一在順天府一在揚州府　忠州一在重慶府一在廣西
寧州一在南昌府一在臨安府　賓州一在柳州府一在大理府
縣名同者三十四
新安縣一在保定府一在濟南府一在杭州府
一在建寧府
永平縣一在永平府一在惠州府一在永昌府
肥城縣一在廣平府一在濟南府

新安縣一在保定府一在河南府一在廣德府
海豐縣一在武定州一在惠州府　華亭縣一在松江府一在平涼府
安樂縣一在青州府一在灤州府　安定縣一在鞏昌府一在延安府
泰寧縣一在邵武府一在保州　永福縣一在福州府一在桂林府
廣昌縣一在大同府一在建昌府　桃源縣一在常德府一在淮安府
定遠縣一在鳳陽府一在楚雄府　懷遠縣一在鳳陽府一在柳州府
咸寧縣一在西安府一在武昌府　太和縣一在大理府一在潁州
山陽縣一在淮安府一在西安府　建德縣一在池州府一在嚴州府

山陰縣一在紹興府一在大同府　新昌縣一在紹興府一在瑞州府
永康縣一在金華府一在奉利州　龍泉縣一在吉安府一在處州府
樂平縣一在饒州府一在太原府　永豐縣一在廣信府一在吉安府
德化縣一在九江府一在泉州府　東鄉縣一在撫州府一在夔州府
長樂縣一在福州府一在惠州府　歸化縣一在汀州府一在雲南府
新寧縣一在夔州府一在廣州府一在武岡州
長寧縣一在贛州一在惠州一在敘州
昌化縣一在杭州府一在瓊州府　興安縣一在廣信府一在桂林府

東安縣一在順天府一在肇慶府一在永州府
唐縣一在南陽府一在保定府
倨附廓而非附廓者十六
南康縣在贛州府
南安縣在泉州府
建寧縣在邵武府
南雲縣在大理府
德安縣在九江府
建昌縣在南康府
平陽縣在溫州府
臨安縣在杭州府
南寧縣在曲靖府
西安縣在衢州府

興化縣在揚州府
岳陽縣在平陽府
永寧縣一在河南府一在吉安府
思恩縣在定遠府
鎮安縣在西安府
順德縣在廣州府

天運人心

天地之氣運轉移時易世殊三代之上渾渾噩噩一團天理至三代之後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機變滑雜視太古之心何如已春秋之末然猶有俠烈剛直之氣如左伯桃羊角哀各為友道而死如專諸受子乔之託荊軻受燕丹之命樊於期之不難刎首相如之請以頸血濺大王如此種種之人雖非從容就義然視死如歸暴無客情視今之世又何如也風氣日益偷薄下至毫忽之利畢錙百端以就之曾會老衲於廬山文殊臺云往與念菴羅太史聯床相論天之度數日益短縮僧一行後定之至耶律楚材又定之迄今度數之差不知其幾于清寂閏之

因思天地氣運短縮不但人心淆薄也然不知申字運之後復何如耶

楊舜原嘉言

蒲坂舜原楊公聘為川北分巡常有言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孫者不可不培又云見在之福如點燈將來之福如添油舜原乃大冢宰虞坡公父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

游戯入道

佛門以戒律精嚴爲本戒定然後慧生然又有上乘超悟又所謂逆行順行古有毛僧者日遊聚于洛中飲食無所擇雖蒲于多押玩之貴勢要之不去一日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〻不能無了燒了却似不曾言畢遷化又有酒禿後主與之金帛盡付之酒家說偈曰酒禿酒禿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桑海變陵谷一夕化于石子崗周顛仙與之飲啖無算啖之數日亦不言饑又有肉和尚一頓能吃肉數十斤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坐而不起臨化謝諸施食者爲之水二三石盡流腸胃全使楊一洲往時讀書寺中有僧名巨川號雪梅爲僧在寺讀寶訓有時戒律有時酒食不計有時削髮有時留髮衆頗厭之楊號海二三神山人雪梅作詩贈之曰有客入門據式床瞳〻灼〻飛電光紫髯飄〻

動綠髮虎頭高映七尺強自言降謫出天庭長向人間航壁行跡寄蓬萊東海上金銀臺觀蔘瓊英閉來大叶吐胸臆向佩翻飛遊青冥手抜秦漢踏晉魏獨憐年少成芳名赫〻當路不肯謁幾欲上書上不得鏡湖雖有賀季真召見玄宗奏奇得天下名山已大半閒裏新詩麗滿篇又與老衲譚空王又與道士閱瑤房打破幻相君不礙心中如水長自在逍遙肯信如浮雲耶是神仙在天外楊子花奇跡亦孤出世誰云不可圖眼前富貴君不顧眼前咲傲誰與俱後歸吳中亦復如是一日告于鄉人曰某欲辭去乞化茶果之具衆爲置之乃盡以之易酒食衆益厭棄後告鄉人曰某于某日某辭去之至日端坐作偈命小沙彌在階下齊高声和之云老雪梅老雪梅此時不歸幾時歸端坐于上答曰歸言畢而化此皆遊戯神通真性自在若在衆人

必以戒律精嚴然後入道

富貴貧賤

富貴貧賤四字把人驅逐擺布無有休歇豪傑一時暑他沉溺寫來至愚夫俗子被靡貪婪无甚無所不至看此四字真佛氏所謂賊也今口談道義而遇事朒縮無真前骯髒之槩者只因此四字逐失終身也反不如一深山大谷無官漢子猶能跳出此鬼門關。

邵中丞

邵中丞玘浙之蘭溪人永樂丙戌進士襟度軒豁有膽量幼時家貧從學他所其師規條嚴肅約五更時赴館一日從屬壇過聞其中鬼聲啾啾一鬼吵曰邵都堂過矣不得擾擾邵聞私識之又一日渡西門河河風急覆舟舟中人皆陷溺邵獨立水面漂至岸則援救獲免甫起時見足下有屍騰擁若乘邵至邵收而瘗之後中卿舉入監遷值迎春朝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注目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後致意爲既中進士即擢爲御史風而黙兩浙巡按唯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後陞都御史云

見素念舊

林見素名俊幼年業南雍一日晚步見一兒牽驢而哭林方下問適一人來偕林而立兒曰適一官人在聚寶門債我驢乘至此許錢二十文其人入監內抵暮不出無錢償主是以悲林方於袖中取錢其人亟以錢授兒曰急歸莫再待兒乘驢而去林頁詢諸人亦學生也姓王乃湖廣麻城人林戲謂王曰一段好事爲子所奪聞咲而散厥後林爲刑部尚書有一少年爲進士

作縣事涉刑部形頗肖王林以其鄉貫與王同
問詢王荅曰此先生之先子以鄉薦作州卒不
肖以向年登進士不幸至此林曰與尔父邂逅
知心也因述仕事遺之其後作縣者得白皆倚伏
於林公云

周訓導

江西安仁縣有周訓導少為庠生得癱疾百計
求醫不效有道人至卑禮之道人惟索酒食稱

濲石閒談　叁之上　十

坐一無所言數日道人索銀五錢紗衣一件去
宿娼次日復田又數日辭去周言顧治其疾道
人曰此易耳須至除夕又以手摸其手足周數
以調息覺口内有香即愈且言汝有三任官星
後至徐州相會遂去延至除夕無所慮至夜覺
口有香已而手響一聲即能動脚響一聲即能
行忽呼父母視之如初矣後以貢出身任安仁
縣學訓導通江河槐泉為余言

召伎魂

楊居士魘蠱廣記中所載亦近怪已逝一道人
自武當來其法先求得名妓某八字日晡時作
法焚符設酒于空室至人定妓者挖樂器而來
或三或五列于座之兩旁雖平日不習之曲令
其唱亦自然盡其妙惟不許人逼近以手撫執
即夬去若安坐酌酒以聽之可竟一夕之歡五
鼓使各散去其伎夢中被人召如所見之境耳

濲石閒談　叁之上　十一

病三四十日乃愈

憫日雜言　沈石田

日既去日復來來如赴去如顏来是誰約去誰
推一來一去彼自此禪續無與我與何故使我
心驚猜似予少年有根是汝後老醜無種是汝
裁百年所算三萬六千日自我而數指作枚我
今行年已七十歷日二萬五千枚所該百而去
七大大半又復使我心驚歎雖欲不驚歎猛見

蝟緣雪縷垂兩題何況人生不滿百疾為捷兎又如此而相催我思天地靈長之氣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然後運窮劫盡蕩而為灰吾人亦謂參三才胡乃其氣短索不得相追陪準天地而言人形塵海之一埃曉日月之玩人同古今而一蠶我無長繩繫日住亦無長戈揮日回亦不知學仙能久視亦不知說佛能輪迴而今而後去之日付一杯來之日付一杯不憂壅其餅而

濮西閒談　孝不文

十二

恥其疊春煖秋涼山邊水隈訪黃菊尋白梅秋月自與吾憑淨春雲自與吾懷閒盡遊之地吾蓬萊々息之處吾夜臺以錫視我吾老大以彭視我吾嬰孩信壽夭吾何以外請李此見在不樂胡為哉

一雲客

晉江許君于國萬曆戊子重偶就寢夢三女一長一中一少皆盛飾前曰吾三人願推一人為君侍許俞其中者中者越三夕偕二女喈々夢中曰君有意我矣許觀其容高髻淡鬟不污脂粉頸帶白花非銀非絲亦非人間芙蕖紫襟緞裙輕步緩聲且行且語許先世及早審許同予何以知之曰於簿籍知之忽爾告辭曰今暫別矣後或一月而或四五月而面兩載之會不踰十度每遇異香滿室人々聞之坐起往來恍在烟中動作色笑窈窕雅淡矢口成詩語多訣

濮西閒談　來之文

十三

玄常曰天地寥廓寸心不小勸許修心修行許無意合女亦不以請合許語其卅々疑為祟籲上帝禱城隍閱侯觀音諸菩薩女夢中告許曰我非祟也君先大夫參粵時全活萬命功德圓滿天帝勅我相君耳是歲六月之望女復來攜買鏡大數圍背書鏡照六眉四字許曰六眉何也女笑曰吾與君為四并細君六矣又曰與君遊二載予知君家君其知我家乎[illegible]同遊宮樹

構若累企望若也雲外徑深遥約二十丈許夾
以楓柳翼以桃桂草木蓊鬱翠茂入室升階女
輩數十鉞錨屏曼粉白黛黑雜珮鏗然也堂上
一匾二聯字封固不令許見〻負鏡犀臺上即
前所攜引入傍軒有聯曰有念從無念誰道無
中不出有今因聽前因忽信前緣來到今相對
咲語坐床上童女進茶味香而甘床帳四圍五
綵鸚雲横鈎如玉漱咲不覺登枕遂忘僕凡雲

灤石閒談　卷之上　十四

兩會矣然未始貼躡作嬌態也忽聞雞声送許
出原徑若履烟火許曰烟迷何以去女曰烟火
須避烟霞可履我以童女偕君出徑夢覺已漏
下五鼓質明具述家人家人問之巫祝曰魔當
驅也夜盛張鼓角設符咒樹刀山分科舞步遁
場許枕邊忽聞曰雲間原有魔不為魔鼓角空
使倆可咲魔驅魔且與随童女双巫舞樹掌
大咲曰癡人癡人越夕女復至曰請與君看

註籍即引至一殿宇額曰註福壽司女入司官
頂龍冠衣紫與女坐主賓司官曰君人何為者
曰看緣過註司官曰符與之傍有皂衣者披籍
指許名〻下有二三行末云四十三歲起當有
默相之遇其止其年其遇其神接不令許見許
驚遂醒至立秋夕夢引入花園群花秀妍月影
澄漾以花神許頭曰此花人不識頭帶香三日
露梳髮果異香三日云姻兄弟聞之恐其復侵

灤石閒談　卷之上　十五

請宿黃大參蔔江橋樓召道善驅魔者與偕就
寢忽聞窗外足跡声呼曰君以巫驅又以道驅
我去矣然可去者魔非魔寧可去耶且聽吾詩月色
當空星正稀橋樓相訪君心期對花無意花
含咲臨水何心水自知海上雲霞秋疊起天
邊雨露夕多奇説道説法非真悟酣沉夢衆竟
還遅又曰銀河耿在天江頭任踊躍痴人未解
景語言顛倒顛蓋銀河二語即二十年前道人

自矜語也臨江而遊看漁舟上下女曰江水本
予櫓撑攪之則痕起如此江水便知修心許露
述告道人駭曰非魔必妖朝辭去盖中元之第
四夕也又宿思暘若對佛而坐數身世之落莫中
夜方寢女衣白淡粧偕二童女拂扇登　岩曰
登此佛界諸天菩提為君洗慮何悲愁為功名
富貴總屬身外人生虛度瞬息惟達人知又夢
楼冉叩城隍閣侯觀音諸菩薩是夜夢神人金

紫緋衣夜呼間許氏子眼詞我甚難說事久自明
醒歸訪知乃城隍云越二夕夢閣侯坐其齋頭
曰汝家非祟何以祟驅又見老嫗手持佛珠曰
我啟告難子無告堆呼啟何也夜来非祟事有
前定此盖觀音也一夕夢女群戲鞦韆有一金
冠者曳霧顏羽衣許指女曰此何人乎曳曰君
風緣人此一雲客也君其著楼爲越數夕許往
山舍得金剛圓覺二經焚香披誦僧教以閉目

趺坐若有拉其寢者竊見女曰君今得禪法矣
許曰何謂也女口占云休用看經及坐禪只憑
功行滿三千鉛汞抽添休子午靈光透骸入丹
田許曰此理我當會然我與汝不知名姓家籍人
謂我痩我謂汝薄越二夕請遊高宮樓後入
芳徑苑榭棟宇更倍前美樓欄外百花競開聲
味透窗楼下霧騰恍炯火起絃簫又奏送遊躍
然覺時近中秋愁懷仍作女曰君愁猶昔耶光

陰易過人苦不自適許曰煩念自起何以開懷
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至中秋邀於江頭開樽
聲雜笙曲中舟上蓬橘張彩布錦垂簾開窗設
酒進酌荷花盛拂鴛鴦交戲乃攜衣起引入舟
房床帳供具一如前會戲不成交比前更通露
膚體〻肖人間處女而澤媚綽阻非人間女有
矣許問後來事總說八九語忽聞羅魚聲遂披
衣起許曰名姓里居二三年來然不言及今請

別子矣女君愠君咲衆筆題窓云未忍別君、
言別却謝然、而三年金刹藏真青溪外木樓
倚勝向雲邊手搯枇李花爲侶身倚煙霞月共
眠寶鏡慧燈長、照、君風世此送緣許曰語
多渺子奚辨之曰緣有盡時義有露時忽驚覺
已聞岩鐘聲里枯棹雜然作矣詰旦有述告達
泉江先生先生曰事奇矣可采而傳之按此乃
晋江許于國所換余芟去浮辭節取者五南都

瀫石剛談中　　卷之十　　十七

沈玄初令彼中時事也萬曆庚子余應試南都
晤閩人洪起東亦云然且云近已坐邑城隍祠
爲人決未來休咎矣

貍丹

松楊有婦爲妖所憑每至則偃卧久之乃甦其
後日以瘦削其夫痛之約至親十餘人卧床前
以防其來人眠妖仍至不能却也有一書生被
館其隣起夜見一貍土人謂之九節者以其尾也九節故名出入一地板簽中心識之密以麻索爲絡結
置穴口俟其跳入即疾掣而來之九節被縛乃
呼書生曰吾與子無讐如放我者我穴中有金
銀物爲謝書生曰放汝不來如何九節曰我腹
有丹吐以于君爲質俟物至即還我然勿開掌
開即敗吾事矣書生許之乃吐一赤珠入掌甚
熱教以握固而去衆有醒者問何得香氣書生
忍衆逼即吞入口中丹忽自下衆問故曰我秖

瀫石剛談　　卷之十　　十九

得九節已失之矣及九節奉金首飾一匳至而
丹不可得號呼死于其門金則衆均分有之而
書人年至百歲能出入人房室無禁以是悠爲
不適之行鄉邑患苦之然無形可捕末如之何
一夕暴雷震死於室

沉船記

浙江湖州府治東八里曰八里店編民吳姓者
業結網以之饒役于官嘉靖間董南峩賊事發

裳頌故鄉閒闊款　哀歸值嘉禾李姓者與吳同役歸有餘資一見如平生歡相與勞問吳告之故李慰藉曰汝勿憂吾挈汝歸吳謝曰余未嘗識君施辱厚德何報李曰吾與汝皆羈遊客也且暮相友可恃不虞敢望報再三懇懇拉之登舟飲食同坐臥同旬日間至平望臨岐將分首李計吳到家程量所需復資之各道居里各別去後數年李家破往湖西山鬻薪為業時歲

底天寒雨雪昏黑猶半泊船八里店濡無衣袽以塞船歸船將淪沒李且泣且呼溪上一老人聞之舉火出視款接無具李意去湖域未遠記憶吳所云里名詢於老人老人急示之曰彼所是也急通於吳吳舉家茫然驚起燃灯艤舟濡手足曳李到門尊為上客解衣推食次早倩溪者覓薪不失一莖款洽過歲厚餽遺而送為異哉壺船不前不後而適濡於吳之門豈天故使其食吳之報耶

梭服

西洋氈毛土人染之織成疋光彩奪目雖垢職亦莫入名曰梭服初時貢諸　天府頒賜大臣甚珍重也近則鄰集廣中仕者多購以餽妥洋

避禍得禍

鄭秋澤常熟人以星命售于吳之西域長洲有

二吏欲謁選京師往問鄭云二公且勿問功名一月之內能全首領者萬分之一也二吏駭何以有此曰數也死罪為幸二吏快快不樂乃相與謀新春勿往同遊茅山以避之至行無錫一漆工來附載問官人何之曰茅山曰人皆三月有事於茅山今君歲首何也曰吾輩於遊山以避難耳具告以鄭生之說漆工曰與其往茅山孰若吾杭州有西湖之諸勝樂乎僕家本湖旁

大族公欲久住不必貪粮惟君所避日献具與
餞之費二子大悅乃叱舟子逐既之涂工家累
杭之巨族也家〻延欽留連半月許一日散步
於門見河下有舟武備甚盛問何舟曰官府也
船也及夜聚拉二子登舟啟問此也船何往衆
咲不對方知行劫於外邑二子恩泣告不願行
而船已解維行於一村登岸劫一富家席卷其
所有而歸二子如醉如夢不能言而富民一僮

漱石閒談　卷之十五

甚能伏於岸下潜水窺之熟識而志明旦告於
有司捲捕之涂工乃其謀主方分贓亦予二子
兩分二子不受口不能拒但瞠目流涙而已而
邏卒至遂并二子執赴論死父之訴冤於上官乃
得充軍邊戍猶杖至幾死信禍患之來不能避
也

戲對

孫儒臨江人貌與黎御史龍相類或云孫生而
似黎龍答云孔子貌類陽虎又一日友人見其
着公服云孫穿公服遂有周針工札葛衣而過
乃云周製夏衣貴文憲公宏官侍郎其見為太
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理遣遇之云貴
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為馬理怫
然去、

花押

押字謂之花字者盖唐人草書其名為私記號

漱石閒談　卷之十五

為花押常㸃書押字如五朶雲時謂之五雲
体此押字之始也葉石林謂唐諸書名未見作
楷字如荊公亦只押石字作一横畫乂掠中作
一圓圈詳見燕語、

夫還遇妻嫁

莆田吳仲珠先生父以事謫戍時生先與弟俱
在襁抱父與其母訣曰吾即六年不歸汝可嫁
他人養吾二子否則貧無以自立仍呼其弟記

之既去蕭條之甚母獨以鬻豆腐為生二子長
者即仲珠近六七歲日攜竹筐拾取浪柴至城
門下過忽粮長于樓上分銀偶失墜一片于筐
中仲珠不知也比歸傾而出之母大喜不勝藉
作生理度日約近六年而貧如故乃呼弟其計
之弟曰隣有某生新娶託媒求娟若許之以贈
教此二甥亦姐丈意也同許之至一日古置酒
于家將具而其父遽歸坐于堂中呼其子問之

對曰家中有事客宦請固父曰汝請汝母來役
識我也子乃入語母以客故母出見之則其夫
也乃相抱而哭遂告以其故夫取囊中物償其
酒肴之直而召飲之曰此固吾命不吾妻罪也飲
罷諸客遂一哭而散夫妻相好終身後二子俱
中選云仲珠仕時語及父母輒潸如交下云

銀猪槽

世言藏金多為神移去信然周根述云近五十年
前其隣有沈生者館于一富翁家翁極喜之以
子稚妾艷為憂乃合所有千金置烏銀小猪槽
同埋後圃且為文契一紙令沈藏之以俟兒長
付爲翁卒既久兒竟自成立沈出文契授之及
啟其藏杳然無一物并猪槽亦不見妾棄狼戾
訟沈于官坐盜發銀謫戍雲南之東衛指揮以
其儒流留訓其子數月同步園中見銀猪槽在
地不覺潸然流涕指揮問之因具前事指揮曰

向掘地得銀千兩然不知猪槽亦是其物滌洗
而藏之計指揮生子之日此翁就木之辰也其
子本翁後身故神移以就之禍延沈君云

二心人

嘉靖甲辰吉囊侵紫荊孟王三誘之來耳王三
亦其衛舍餘有罪當誅逃於韃賊部下彼即妻
之以女名金花小姐後又為彼戰退黃毛達子
黃毛酋長又妻之以女名銀花小姐統四五萬

人既深入紫荆時將官周文中者有謀略亦勇
健與三戰三遂困敗不敢北歸乃逡疑一故人
處索酒飲故人詒之退速賊方可與語彼一揮
営退二三十里不可止速賊既遠遂為我擒猶
驕蹇不服處之極刑剖其胸有二心如鐙籠然
噫亦異哉人之懷二心也

里心大

萬曆庚子八月廿六余邑東鄉靠天山有道士

激石閑談　峯之上　平光

瞿壽哥者因飲酒臥道傍將晩見一美婦人服
飾甚華呼其名且謂其不宜過飲扶之歸至門
視其入而返次夜復來入臥瞿思為邪妖容其
宿未合至明去又次夜復來如前待之瞿乃往
朝偶寺與僧商議僧與瞿同及衆同此二物可
熟而試之如妖則不能食至晩復來即預如僧
意食之如人然叙渠小字里四大父里高住青
塘嶺彼已適人因不和逃請君勿疑瞿與之合
出絲紬衣鞋巾之類以贈遇瞿有事先期以告
其合止一不至再云貪淫則有傷難通之又如
瞿事神輒先辞合瞿曾誦玉皇經於望花山紫
真觀四大訪之衆皆開聲索茶飲羅瞿有怵々
之意正色司尊帝在此須正心誦経不可動他
念経完方往來如常一夕遺履一對在瞿卧瞿
出履徧觀於人備述情叙尚欲以道法驅之彼
又先覺云子豈妖邪即張天師其乎如何予本

激石閑談　峯之上　走

福汝々疑禍汝予將去矣乃出袖中石畫一圖
壁上光貴如畫圖内題詩云言有十芳言有吾
三芳一百正當中犯星眠夜失了手淚滿香腮
月不進一丨青年封歡中少父力能通伊家
無人添一口四月大樹心下松一點一畫三
湾四假頭猪來十口工書畢念瞿熟記随懷昔
所贈衣物以袖拂壁詩即滅辭曰予與汝從茲
永別矣前字猜為詩語王鬼思情好勸君莫怕

為亦不知果否

楊祐

楊祐者鳳陽府學軍生也納粟為指揮奉使京師過臨清興妓女吳秋景情好甚篤以三百金買之歸於家坐卧皆同歡咲無間但總念一舉即有一端起于堛界斷其中而相推擠而坐如石屏夫常一度得也合乃至遷房易席卜晝卜夜無不皆然祐恨之累年而諸禳無效秋景快快以死或云妻為厭勝或云有妖物憑據不可解也

漱石閒談　卷之上　十八

王西樓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善詞章能畫鳳韻之士一日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云繡紅軟鞋三寸整不看地偏乾淨灯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見幾番鞋撥醒瞼笑人口皆稱為被底勾春與王先生不為支人画蔔扇復系一詩云萬草間寒蛩木偃藩籬內外豬雞尤錯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可煉鋼詩亦有氣

王文端公知人

泰和王文公端公直為大冢宰時中官蕭某往來門下一日退堂蕭偶至南陽李文達公賢為正郎邊入白事公令蕭某見之乃復謂蕭曰此人異日必為大器汝見已難矣蕭不以為意公薨後李公繼為少宰遂入閣為首相蕭始追憶公知人之有明也

漱石閒談　卷之上　十九

蛇叙佩

莆陽老儒梁守勤作館於尓埠謝生家暑夕生落檻下閑習習有行聲燭照之一蛇也乃取刀斬之斷其尾一截而身則逬去尋之不得明年夏夜宿帳中時月明窗外微見帳頂垂下一物如大繩然搖動而不落心殊異之呼童引光燭之乃一蛇也急側身而下叫童擊之但見尾間

一瘦如拳掛帳竃外不得下耳帳頂乃鼠齒穿
者使或得下則必害與矣孰謂微物不知報讐
耶

孝心感斗

吴婦盛氏有姑喻氏孺人卧病十年盛氏事之
甚謹每夜與其夫瞻禮北辰焚香祈祝每夕拜
數十爲常一日盛氏夢見偉丈夫七人至其家
夢中以爲醫師而其衣冠多類神像結束殊異
皆環坐於堂上方欲趨避七人呼而告之曰爾
夫婦孝敬誠至真是可嘉吾等心念汝故來相
救爾姑之疾保無虞矣但稍遲耳不必多憂言
畢不見遂寤未幾姑病果愈人以爲斗神云

澂石閑談　卷之上　三十

牛產麒麟

嘉靖二十年間陝西鳳翔府農家牛產麒麟時
農夫他出獨婦在家夜聞牛生犢起視之見其
形象怪異火光照室以爲妖也遂擊殺之棄於
門外人無有識者傳聞於官令人舁至乃麟也
時監司令送各衙門徧閱麟身大如牛犢遍身
皮上生成鱗文沿邊有綠毛角白色初茁居紅
尾端有毛時淇域余璞菴爲郡博親見其事數
年内河南郏縣亦產麟數日死西平縣亦產麟
麒有圖刻傳於世人言牛牧於野過風雨晦冥
之時龍與之交則生麒麟此理之所有也

龍送王老生還

澂石閑談　卷之上　三十一

四川有王姓者素持齋爲人修齋供必潔凡人
家有醮道輒請之一日爲川苗所擄在彼牧牛
二十年彷閑少緣脫逃夜行晝伏偶至一廟見
老嫗云何處有生人氣命搜之得王老詢知其
故曰吾尚可容汝吾子至必生食汝矣可自爲
計俄而其子駕風霆來怒欲食之已而識其面曰
汝得非王氏老乎吾常擾汝醮筵凡汝所造
齋供甚潔吾必享之又詢知其欲返家曰此去

汝家二千餘里汝可上吾馬瞑目勿開如其言又黑風霆而去良久至一地曰此汝家也可開目即落籬下驚犬吠甚其家以爲賊持鎗欲殺毋曰何似汝父聲也以火視之良然因而扶入劉瑞簡任南户書蜀人官大理少卿者親言其事余屢聞公述之

飯盜獲報

廣東林學博署吾庠嘗説彼中一舉子家貧頗

饒會試京師與時輩飲食于店中忽見一夫倚門貌甚修偉鬚長蔽腹似有欲炙之色舉子謂之曰丈夫欲得食乎客曰遭在窮途逆旅實異一飧舉子因令店主具饅頭數十二斤豆腐一方酒一壺恣其食舉子笑見其鬚遮過口不見唇齒不知飲食從何入故令試本非有意惠愛之也及坐而食則見其於項中取銀簪二根各挽其鬚繳之於髮而後納食頗知其非道路

人矣食已問之曰是能充子之腹腸乎客曰但隨君意如何能數充我腹腸舉子又令店主取熟猪首一枚猪肚雜一付乞子一百羊一肩豆腐一方酒二壺與之食食畢縷曰吾今日始一飽矣稱謝而去舉子與店主計帳費至千餘錢舉子竟不第數年選授雲南一縣知縣三四年罷歸舟過洞庭遇盜刼其行裝并縛縣公以去盜魁冠服如王者一見縣公戒其下人勿驚動

此位官人因問曰君識我乎對曰不識盜魁曰君記京師客店有所與飲食者乎縣公曰曾有此事但相別多年不甚記憶且君候別未體貌魁梧不復類當時是以不復能識矣盜魁曰我感君雅意至今無報吾但以雲南一縣寒宦槖當不貲不意其止百三金也君歸何以度日乃解其縛還其金呼其從以今日湖中所得者悉以與之以報昔時一飯之德不啻數千金縣君

恐懐壁為累辭不敢受盗數曰無恐吾與君一面小旗至可疑處出以示人即無憂矣縣君如其言每至泊船處遇可疑徵示以小旗即散去到家竟無恙

張成善走

臨清人張成〻化中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上官命入京師求書返往僅七日善為能弗逮足有長毫夜宿圓器中每走勢發足不得住枕

濺石閒談　卷之五

樹乃止吳有舉人過臨清知州者與有舊留之夜宿舉人求蕭縣大梨知州召張成往市明旦已持梨來献知州疑其近處得之使人往驗果然蓋百里路僅一食時也

王翁神卜

王翁者鄭人善術數與袁尚寶善尚寶以相翁以卜有名而翁貧甚嘗有人失衆來問曰衆十一星向欲粟之在城隍廟墨下其人問何由知曰子姑去既而果得之又往問乃曰問時城下有母雞引十雛城下城隍也十雛一母十一星也以故知之除夕無一錢妻曰明旦元日矣得米一斗錢百文肉二斤柴十束則可今一物無有柰何翁曰少待當有人餉物一如汝言至群動將息妻又云物由何至翁曰更待之而天寧寺僧來餽曰今日作法事忘餉翁適臨卧方憶之耳正合妻言不欠一物

濺石閒談　卷之五

人腹肉鼠

金壇有鄧姓以素封冠其鄉善飲啖每飯米五升豚肉一百鵝雞鴨各一隻雞俎與酒不計大約一飯須數十斤也日必重飡遇適頁者能具豐饌享之輒焚其券有佃戶負其租數多方治具召之雞為猫所食即宰猫以充雞俎鄧亦不覺而食之此後即不能多食與常人同矣後知其腹有肉鼠〻見猫死矣故不能多食也常聞

能飲者腹有酒蠏則能食者有肉蟨亦無足異
此二物可為的對

剌虎

嘗渡陽邏江舟人言虎最善渡江陽邏江廣可四五里虎泅水而渡不以為難然濱江人望見之俟其將至中流輒獨小船五六隻犄而圍之每船各帶草鷂十餘船至虎前輒拋一鷂覆其頭令一無所見方用亂棍打之如鷂落水更易一鷂亂打如前移時虎力乏頁傷死沒間矣然後載之以歸言之殊為可快又言陸地擒虎者惟用三二人挈藥箭控大水牛一隻擇其角之湾向前者不甚控其鼻牛行見虎則奔前直攻虎即拚命來鬭鬭酣伺便發藥箭不過二三箭虎即斃云水牛與虎決不相容二虎制一水牛則牛斃二水牛制一虎則虎斃若一虎一牛則兩俱斃苟不輔之以人力則乘其牛矣周文山

澂石閒談　卷之十

亞卿常伊云祖居離縣五十里多虎患其弟素善搏虎有庄去所居十里數被虎害牲畜乃以粗木作檻寘羊其中設機以待一夕虎入搏羊機發而遂閉於檻又以木隔羊不使得食次早家人來報因往視之虎正咆哮撞擊眼噴赤光以火試以竹竿挑之怒目張牙雄猛難以盡狀須臾乃舉鎗刺殺之

張主簿靈蹟

澂石閒談　卷之十　年十

張文爵主簿以疾卒其幹僕呼而哭之问官人魂何由歸空中言曰勿憂汝第扶柩行吾當從隨但此處城隍文憑不可少僕乃詣廟中投牒索一檄以行柩遂舉空中又云吾已登道至䦨云䦨矣至江云江矣一路靈語不絶抵墅忽不聞聲及家為家人道其異家人使呼之不應僕悟曰此定吾郡城隍未放耳扣城隍廟求道士一符作四告放神之意焚之再到墅空中

便阿奴不解事令我遲見妻兒非至此地界堅
不放入言未得本府回文不肯相容今得此符
到家不但矣餓而至家急呼子女問馨欬吾
響儼如生存

天臺先生警語

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
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心神全無歸著譬
之寠人丐于瑣尾流離而靡所寧止不亦難乎

激石開談　卷之上　三八

吾人于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
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
耳何物是我于此信得及世味渴然矣自性分
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
非我于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太高是害虛怯症眼底看
得俗人太低是害顛狂症真見得無人無我無
聖無凡只此平等心便是無上菩提

吾人真真切切為己雖僕廝隸胥皆有可取處
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
之所謂賢人君子有可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
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象名聲者卒
歸消滅

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潤大放散者終

激石開談　卷之上　三九

蹈坑塹

只此不學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
是人為

只此庸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驚高玄奇說者即
是虛罔

學者恒言曰萬物備我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
物能尚邇見步小便宜輒生歆羨而猶驕于人
同為學為學吾恥之矣

俗情滌蹶處路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労擾厳閙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也營而喜敗而愠利則就害則枕汩々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拔而猶號於人曰爲學爲學吾恥之矣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欿然失意泰然非養盛者不能與于此然居獨處汩々然群居類聚施々然沒理沒會瞬々然

臨境上数偎々然志得意滿揚々然困窮拂鬱戚々然是則不學之故也省夫

附贈朱汲縣語

紛擾中常有寧靜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醲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日変乎前而吾自有自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物至而化於物者則亦物而已矣省夫、

神亦通兆

文宗儒校館下園徐氏舍側有猛將祠公禱之曰不肖宗儒業進取而貧未知通塞神幸示其機兆其夕夢至一處大書醉翁亭記於坦覺而疑曰吾南旬士豈合知滁州其後擧進士由知縣遷太僕寺丞其公廨正在滁陽又史體公甫少習擧子業而又强使織作疑不能成乃禱于

大智寺之迦藍神向晝假寐見神呼之曰子勿恝志他日官作御史公甫癸弘治己未第校御史官至河間知府

蕭典史屬對

永州東安縣有典史蕭其福以人吏事出身不典俗吏等伍柴俸之外毫無所取構亭後圃額曰乾坤一草亭與文儒談書劇飲月無虛日善爲詩對皆可稱述保寧二守胡章自爲言嘗贈

一聯云天淨畫圖開滿目雲山疑水墨賸餘春意動一犁烟雨帶鳧波又入觀田任對云下禹拂塵埃田首却驚霄漢遠披雲剪荊棘虛亭一咲主人歸題府門對云環三湘挹九疑勝水名山甲天下頌中興圖太極真材實學壯湖南亦椽流之翹楚與、

敖東谷

清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嘗著綠雪亭雜言及類編唐詩絕句觀其低昂人物評品詩家邃學殆不易及也此歲困職死皮工逃入寧州年久化其迹也則妻隷他嫁迎婦者已在門廚中酒食亦具遣敖公突歸方始散去或作詩云傷心驚但乍分行鴻斷雖潛十五霜歸爲不隨今夜月桃花應向別園芳亦奇事也自念家貧難別娶憶忍與居連生二男年踰四十領鄉薦比登甲第則踰五十矣

卒成大儒歷官陝西提學副使自言其昔學時憶古者學校之設本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考校時查係措紳子弟文理稍通者即行送學陶融或有已故士大夫德業表〻在人而家門陵替有子弟堪入校者即爲收錄由是請託之書鮮至而奔競之途不啟公爲四川大參時年已七十鬚眉皤然撫按重其碩儒不劾其老仕爲方伯足不能行乃止公與吾邑劉安峰公同官四川時嘗謂劉公曰公律身太嚴守已太潔　朝廷官爵非可常保者若一旦失官歸京於閭不免喪氣求人得無類尼姑之還俗自婦之更嫁者乎士大夫居官識不可通請謁受贓賕至有門生故吏相饋遺者亦不必盡却也劉公初不以其言爲然及晚節家居致匱始憶敖公之言以爲不謬然公之既貴竟衒其結髮妻欲背已而改適爲南京主

事時不挈以自隨乃於留都納次室極巧慧善承事公甚婪爲然卒無子而子皆正室所出不教以詩書及長但事生産作業公著緑雪亭雜言嘗病朱買臣事蓋亦有爲而發者

鮀珠

永樂中下洋一兵病瘧殆死衆欲棄海中舟師與有舊乃丐於衆予鍋釜衣糧之屬留之島上困登島爲大雨淋漓而愈遂覓巖石居焉島多柔草佳木百鳥巢其中遺㲉布地兵取以爲食旬日體充閒風雨声自海出暮非旦不疑而往覘焉得一逕滑澗如鮀所出入者乃削竹爲刃伺鮀升訖夜往挿其地 攻晨聞鮀入海而胷無復聲音響往見腥血連延滴瀝中皆殊珠有徑寸者蓋其鮀剖腹死海中矣其珠則平日所食蚌胎云兵日往拾積岩下數斛歲餘海艘還兵望見大呼求濟内使哀而收之分予其人十之一其人歸成富翁

城隍報背

淛有王郎中者初在鄉校夜坐于書室中燈影下若見兩朱衣吏者回顧乃在背後一吏拳欧報々其背者三曰王秀才城隍以汝今秋奏捷而怠墮不學故令責汝々好自力言訖不見背痛不可忍呼妻解衣燭之紅腫身起且疑且喜明日易衣貴膳真于城隍祠拜且告以夜來所見曰果神之命今秋之中有憑則得一勝叱衆杯校擲之陽也方欲再擲其一轉而爲陰則成勝叱心未信曰果神不誣再[illegible]勝[illegible]擲純陰其一翻而爲陽又勝也大喜百拜而出遂閉門力學至秋果中式繼進士

謝綬娶妓

江西謝綬爲商于建康三十年一日鄉念甚切欲歸同商止之謝曰狐死尚知首丘竟歸妻問

歸故夫曰吾老矣脫不諱不得一見尔遂賷金
築壽藏爲終老計事致親友送其夫婦壙所謝
夫婦見嘉精美共卧穴中夜夢神告曰此穴乃
一品夫人之所尔何居此比曉惴然至次夜復
如是夢謝讋讋妻恐夫致疾令象畜從擁夫至
康建令其買妻謝至南都物色無適意者象畜
誘至舊院選声色超邁者得陳二爲陳二姿容
聯唱圓高其性執拗略不意如則叱人人以聯
漱石閒談　峯之九　卌六
予呼之謝至妓家衆憂謝齒過貌陋恐妓不容
至陳一夕而合留戀者半載方歸妻問其買妻
否夫曰都下良家一無可意惟陳二遂吾意妻
問與衆謀陳陳略無難色且嫁貲不甚高陳既
歸謝甚淑與謝生三子各登科甲有官至尚書
者所夢之穴爲陳所有謝與妻後遷其上

判官再生

鄆城樊公某郎都憲公之曾祖在建文中爲行
軍司爲專生殺之柄指揮以下得自除授徐州
有一判官以事當誅樊公命擲於水州判即託
生邑中一民家五六歲自言我其人也爲樊公
擲水即躍升呼呼與皂不應思歸甚切乃沿流
而行至汝家門不覺入腹及產我欲言恐以怪
見殺又頂墮地之苦都不敢發今而自述幸爲
訪妻兒消息其家問之果然後此時時自述生
時事至八歲樊氏以正旦日土俗作會其母攜
漱石閒談　峯之十　卌七
兒往觀時懸樊公像於中堂兒一見遽曰此樊
老爺跌仆地食頃得甦前身事一毫不憶

陰騭救子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未開運河之
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候風作必率
皂隸夫甲等集艇艇以爲救援之計如此久之
人皆以爲不事事請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
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人皆死惟一少年得生問

之乃其子也自鄉來省厥父而附此舟父子感
泣乃知天之報善人也不爽孰謂天道遠哉

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
上爲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〻中往
往得錢〻皆側脩凡縣王文恪公有詩記事云
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人間撒雨錢〻若了時
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歸此作亦老杜安得

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孫福海通術

孫福海金陵人善道術成化初京城大旱延一
法師禱之孫潛策傭蝶于其前港法師見之怒
叱左右可擒潛人來孫伏于地責之曰何爲破
吾法令雨不至乃趍言曰師何急也畫不掩日
夜不掩月尚欲祈雨乎法師乃下和顏稱師兄
助道即引升壇時晴空無雲孫以令牌三拘有
陰雲一片掩其日又拘　三雲即大布更三拘
自八几下大雨如奉而　一境沾足謝禮一不
受云羅文秀母病延治之有女鬼爲祟乃塩之
母行也有遺物可亟燒遲之無恙父歸以告母
念必舊鏡奩乃前母之物作仮買赭焚鏡奩
子之立庭又有戲術嘗與少年輩同納凉有美
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咲孫曰汝欲見其足耶
即畫地爲一字婦至見畫處若巨溝然即躍而

足見人爲一咲也後享壽令終

徐富九知機

玉峯巨族徐君富九元之遺族也所居闤連所
佰園池亭館甚麗洪武初一日乘馬入州見道
上一姬刈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
因馬行驟不能締現猶回首戀〻不已後見一
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待其來詰之
婦不能諱乃出一金釵告曰此總拾者富九闕

其語綏之去問數同精金為貨能神變亦見而
不我得而歸于一婦人我時往矣我禍速矣歸
以田産盡散族人及貧乏者寄堂遜字一丈盡
之子然如素貧者越三月　朝廷知其豪富遣
使籍其家至蕩則然一空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
年

甘泉分屋夢

甘泉湛公由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曾夢與林
瀨石閒談　峯之集　本事
侍郎文俊分吏部公廨各居其半垣而界之明
日午宴把酒語林曰昨夢分屋公其代居吾位
乎林遜謝不數日林患疽于背不救而卒倉卒
無棺惟湛公素具壽木乃假以殮而其夢遂驗
林清苦家無百金之積年未五十奄忽捐館士
論嗟惜之

葛可久焚方

葛可久脉一人曰子三年後　疽發于背不救
矣其人懼歸以告朱彥修彥修曰然亦可解也
如吾言當不死請其方曰日飲梨汁一作當發
而不至大害其人依其教日飲不缺既三年疽
見于背而不甚巨出少膿血即愈他日又至吳可
久而見驚曰吾謂子三年不免今踰期無恙何
也答以彥修之教可久歎息曰竟出朱公之
下何足言醫哉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剞之
遂以禍人故葛氏方書無一傳者若二公皆可
謂神聖之侍矣
瀨石閒談　峯之集　左一

薤露歌二首

薤上有朝露日出露亦晞人生能幾何景歲迷
如斯處世競紛華被服有容輝一旦忽捐棄神
魂安所之孰為彭與殤孰為臧與夷髑髏非已
有寧復論妻兒死者已長往徒令生者悲所爭
先後間悲傷亦何為
人生無百年所慮亦何長不如眼前事石火乘

電光昨日紅顏子裘馬何輝煌今日在鬼錄孤
襯懸中堂觀朋拜我前妻子號我傍有衣不能
着有酒不能嘗金玉積雖多錙銖豈能將哥謝
世間人無爲日皇〻、

萬里曲二首

、幽〻北邙山峩〻上東里殯宮何寂寞年深沒
荊杞洞口結寒烟澗前咽流水狐啼深林中鵂
嘯向雲裏昔在畫堂居繁華盛羅綺今爲古墳

滌古閑談　卷之十　卷十

三行人踐崩圯黃腸與棠英同歸飼螻蟻此中
有大觀萬事良可已、

西風起原上蕭〻悲白楊寂寂無人烟慘〻空
夕陽中林有高冢叱顧秋草荒不知何年代云
是古侯王麒麟卧荒蒿翁仲仆道傍棋叟刈薰
炎牧豎驅牛羊無人讀碑碣況復論燕當此事
自今古雍門何傍徨、

、以上四首京山高公依作讀之令人萬念俱灰、

宋〻楊尚書救貧

歐陽代廬陵三旅也得一沉香李天君像于水
中修飾奉之甚謹他日召仙天君忽降筆云感
汝一家敬事之勤當錫予以福庸有求于主人
言推敲得吉壤宅葬答云此非吾所知當問當
部楊尚書問尚書爲誰曰唐末楊筠松也須之筠
松至云我楊救貧也君家地安在吾爲君相
之歷示以諸處乃曰此地葬之官爵無箕遊休

滌古閑談　卷之十　卷十

言而定今果大發紫遊士者二十餘人貢例小
官不可勝紀

薛濤墓

成都有百姓佃富室田中有大阜高丈許廣半
畝百姓將之主人平之忧惚見一婦人華服明
璫立其前曰我薛濤也此即葬處子告主人勿
犯吾冢吾必有報言說不見百姓乃以語主人
主人不信試開一角現之果有磚穴〻破得石

室一間有棺懸其中四圍環以絲絙無慮數萬
皆顏色完好如新得風嗽若塵霧棺前石刻云
唐名妓薛濤之墓主人乃不敢壞取其石立于
家外而掩瘞之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晁知名士也屢擧不第一夕有神
見夢曰汝若中時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
諸庠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

入學問其擧子業倘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
君失科擧挈魏同告考周爲魏代草兩人同得
入試仍加幹旋得同舍三場俱周代作其周中
本房第一而魏亦登科周至膴仕魏亦至縣令
云

孫經昆弟孝感

海寧孫經農家子也父早沒與弟繙奉母以孝
聞于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嘗時思
食一物即得無恙少緩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
力營辦諸品咸備俟其需即納焉嘗欲大蝦湯
二子正務農之急即撤工周行河港數里并諸
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驚惶無措避徙於門
見水際忽動就解衣入水撈摸却得數尾巨而
且鮮喜不自勝馳歸治饌以供其母賴其擧蘇
存活數年嗚呼古之水鯉幕雀載之典籍以為
後世奇事不意二子務農細民不知經史而其

孝行是以與之脗合前人且感動鬼神如此

張益德靈異

蜀張益德廟庭中心梧可受有郡王段寓歎以
正殿為書齋迁其像于別室而寢焉半夜聞鐵
馬馳驟之聲以為盗至披衣起伺之良久甲珮
珊珊若千百人往來窻外驚叱之際水自庭中
湧入須臾高數尺忽知益德之靈竄伏水中扣
頭謝曰不敢侵侮　比明便移去至五鼓水捺

徐退王幾喪其軀至今人莫敢犯

陳天雷

淮安市民陳郎為賣雞子人其所用稱中空對一鉄丸有三、坎街之数重則看坎輕則尾坎惟丸在中坎物乃平焉以是專利二十年人無覺者一日雷震其屋崩鼻流血而不傷人但取其秤裂于宮道上各剖其半無纖毫偏曲以示驚人遂名之曰陳天雷

漱石閑談　卷之十　朱

狗蟇吐寶

狗腹中有寶葉尚書之孫於月夜見其畜狗上下于柴積視其口向月吐一火塊如龍眼於葦席上流墮之地則又躍下吞之如此十餘以為戲玩見人則卷尾而去明日殺狗覓之不得不久葉得疾卒蝦蟇亦有丹袁州王知事之子夏夜夜步于階庭見月下二蝦蟇皆金色大興吐珠共戲一吐一吞光采燁然其子以為可

長生丞趙而養之從德一珠熱如火吞不身發奇痒大起如蒸乃入池塘中浸之痒不已爬搔至于流血家人患至無如之何乃自掻其肉縷縷而下每下一縷則其中生片甲如此數十處而痒不止口目可畏其父乃射殺之其內中隱隱皆鱗文亦異矣哉

費家龍

世傳費家龍不知其所本乎昔在黃州府同寓

漱石閑談　卷之上　朱

廣濟一生姓徐為予言彼處費姓者有一婦餉食田間遇一井邊井中龍出而與交後生一子長而出就外傳時時於河中洗浴同學者許于師同我輩於河中浴時無李費其在上流即阻水不與我在下流即擁水淹我其師不信一日潛至浴所觀之果如所言俟費歸師欲撻之問乍之曰汝以小量卻作風作浪豈其龍耶費即不願讀書歸而詳其母曰其顛母生身本數衆母

恩而去今先生乃々吾機吾已不可留矣見今去乃一年一度來有聞飛走砂石傾屋為驗耳母曰如此則傷人必多但校樹為記可矣曠年春夏之間或有異常衝風急雨驚雷多致損人屋瓦拔去竹木者皆謂家龍過也數年之前遭此一番乾坤晝晦屋瓦四飄駭人心目蔡右使有別業在白額山者其莊屋忽被猛風吹去不知所在一人與一牛嚮去自空而墮田中稻

漱石閒談　卷之上　五八

一掃無存居人遠之望見白龍在其處飛躍掃蕩云

周生易骨

余邑庠士周啟祚曾以功名祈夢於赤壁東坡祠夢一神人坐殿上呼啟祚曰汝亦苦心舉業久矣柰爾生非貴骨何須易爾骨乃可覬功名也啟祚即祈易骨其至髁骨脊膂甚痛不覺成聲而醒竟以庠士終

賣假油業報

李某修髯偉幹家居婁門之豹以賣油為業巨商多主其門出納之間李每伏詭道輕重其手以是致富年踰四十尚無子其里人某以生計銷鑠從人假貸若干往李家買油剩棗取賣挈妻母同行李以水和油與之某不知也至江中油敗作臭乃覺之因仰天大慟曰我之此來力已竭矣今復如此何以為計吾有死而已即自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五九

投入江而死母與妻繼之李之嫂一日於門見其人徑入李之臥室嫂怪之曰某新赴程何得遽歸躡其迹不見忽報李妻生子長名鵬竟以不儉蕩廢其業今丐於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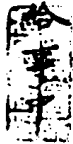
大青小青

國初有沈萬三者三吳富族之甲也其男僅通判嘉禾人薄遊姑蘇得閶門內廢宅居之先是居者必遭祟孽以是微價售于陸々始入夜聞

張燈坐正堂中忽有雙鬟女子二人追逐而入驕至于前意態恍惚陸知為怪叱而閉之二女同聲對曰吾二人乃大青小青也言畢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小青之右臂遽起逐之二女同至庭中大樹下而沒旦視之二冬青也因謀伐去樹根既拔下有石板板下有二罌滿貯精銀陸遂有之藉以富饒沒贄沈氏是生萬三貲產浩無紀極萬三名秀令人多能道其事

湫石閒談　卷之上　六七

王翱不私

王翱與選其外孫有其登科欲得給事中祈夫人為言之翱唯唯及將選夫人又以為言翱復唯唯賴生意竊自負及榜出乃丹陽知縣大不樂往懟夫人夫人咎翱曰身為冢宰不能少庇一外孫乎翱正色曰汝婦人安知大計賴其少年取科第為令長於分亦過矣如其番心試宣力國家吾之比任亦自可致何榮一給事中

漱石閒談目錄卷下

激石閒談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
吳郡王世貞元美
王徵徐應瑞思山繡梓

王道覇道

或問王道於余々曰吾久游江湖請以舟喻王道如巨舟在大江湖中順風正舵而行人坐舟中端然不動遠而傍觀兩崖々亦不動第以為舟不行而不知其數千百里矣若夫伯者如小舟之泛溪河上灘下瀨鼓櫂鳴梆但見兩崖蟲砂走石而過莫不稱快而不知其舟人已苦勤矣烏乎何有帝力參亂為功緣奚之別固如此

聖人不必以形求

後世慕孔子者往々為之像刻之木石大小不一而世獨取王摩吉所貌者以為逼真於才是可異於圖寫龍鳳以為其人所作者為最妙哉

夫龍下沉滄海上騰玄霧而鳳自巢閣儀庭鳴
於岐陽之後誰得親炙而細為之繪抑且今人
寫真對面歸視而求其者十纔一二況數千百
年之上神聖睟盎之古貌哉先儒有云鄉黨一
篇分明畫出聖人愚謂凡有志於晞聖者當以
心悟而不必以形求也

楊明用諭化後母

楊明公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
澂而閒讀　　　奉文下　　　二
不能免其害以母信佛衆神乃夜潛起列五把
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驚未甚也他日又寘
五盆焉母始駭而猶不易意公乃於郊外行求
射烏者得異形者生縛寘母衾下日暮母往整
衾見怪烏飛去大懼命公召巫嫗問之公乃
懷金二星見嫗曰能從吾言則以此金相餉
庶得我母謝物不從吾父有同年其官在吾則
告汝妖言坐汝以死巫惶恐從命公教之以嬖
母語巫詞甚悉入其門即狂躍大叫我非他鬼
乃王狀元前室也吾不幸早亡遺此一息與汝
有姊妹之分陰中佑汝保護二兒汝乃懷二心
虐及嬰孺矣月某日以杖笞之若干有諸後母
大怖曰有之巫曰我以汝非他意不過教吾兒為
善耳當尋改悔而其後某月日又扑以杖我
又與汝之有悛心也薄示一警列標列碗于門
非我也那母拜泣言誠有之巫曰汝復蛇虺其
沒而閒讀　　　參之六　　　三
心佷百端器無毫髮㦖念吾兒意昨許陰府
遣兵卒藏汝被收汝魂魄令必去安能舍汝今
吾兒橫死毒手後母大慟扣頭言不敢公亦泣
拜曰今母致我作好人耳母勿怨望含之今不
復似前時若一旦溘亡兒益無籍甯當死填溝
壑也巫乃作恨声曰且看吾兒面恕汝〻後改
過不改死亡無日矣母泣曰敢不從命巫乃躡
然甦自是母保抱公過於親生而公事母亦以

孝閔公以韶齔之年能宜權處變　此合于古
之諫諫其君父者信乎他日以智　高大建功
名以終豈偶然哉

果州張生

果州儒生張庠年十六七患吐血形體骨立一
日遊於郊外見一道流敝衣褸體而象貌奇異
鳳目龍髯手持一龍頭竹杖懸一藥葫蘆坐於
樹下庠揖問師能醫吾疾否師曰能醫命取好
涉石閒談　卷之下　四
酒一壺大碗一箇師傾酒一碗葫中取藥三粒
如蓮菂子入酒即以龍杖攪之千餘下酒赤腥
如血因言男子一身有血一石二斗今汝止有
二斗矣能飲此藥一碗則疾可愈庠飲之半自
覺不能師令持歸以紙覆之又諭以先令家中
造飯肴待夜間汝身出汗如雨不可驚怕汗後
覺飢即起用飯不可太飽所餘酒次日飲之庠
拜謝因問何以為報師言數日後可於湖普洞
相尋庠歸至夜果大汗飲食頗健次日視碗中
酒已竭後尋訪不獲庠疾遂愈

大貴人脫難

都御史陝公十歲時隨其父在宦邸歸父為外
博羅官舟行使風幼不知事被帆轉腳墮中流
一家號哭以為葬江魚之腹乃為水漂至中流
一沙洲兀坐魚舟人問而知之已行十里忽送
兒來及長作大中丞非偶然矣又河南梁丞中
涉石閒談　卷之下　五
任湖廣僉事時轄岳州一道舟行過嘉魚地方
乘早開船忽遭風梁公在寢門子報曰船斷矣
及脫身已在船底上門子負勅印相隨呼舟救
取上岸僅赤身得不死乃遣人於岳州索冠帶
到任後仕至巡撫

被盜得金

吳人有王姓者家貧落魄不事生理王有婦毋
寡居頗富一日謂之曰觀爾狀貌似非久困窮

者何不買舟江湖逐什一之利王氏對曰囊無
一文何以籍手孀慨然予千金爲本王氏挈其
金行不十日過江中盜刼之而去空手來見其
孀母曰勿憂吾仍以千金貸子及挈之至其處
仍爲前盜所刼又空手歸孀慰之曰勿憂吾仍
以千金貸子及去又遇前盜刼之王氏於盜
前叩首吐實吾三度挈金皆遭意外之厄吾無
面復見吾孀母矣請投江死盜魁曰此人實有

可憐汝姑無死吾今日據衍綠一船無所用之
與汝可也王氏受之以歸及到家啟之皆累白
金在内不啻數十兩王氏取以償孀母餘者遂買
城中一宅其宅舊傳多鬼人居其中輒死雖
賤價無敢買者王氏買而居之人以爲必死及
入宅内其鬼自來告曰其非害人之鬼爲居守
藏爲日已久今君來其藏有主吾等即去矣自
是王每用鋤平地輒得金無筭一日遊湖見波

間有二火滚々而來舉鈎々之得缸一片不知
爲何及到家鋤園得銀二缸其一缸缺一片即
湖中所鈎者也

岳帝從者

新城一壯士長七尺餘出行見青衣巨夫長與
己等紫飾如力士之狀佇目視之其人亦回顧
不已明夜歸見巨夫立其前曰我太山府君下
走卒也日昨大繖年代已滿欲得一人爲代昨

見公傾傾深堪此役乃以公名薦府君許之命
吾相招詰旦則子應召之期也壯士亦不懼死
應曰諾語其妻曰生雖貧賤死得爲岳帝從人
足矣沐浴危坐囑妻曰三日後乞假相看他日
吾所執繖巨不可復入此門汝其勿盛莛以求
嫁遂卒殯訖三日果至有人叩於門問曰誰我也
開門正見壯士入語妻吾今蓬首垢面不爲改
嫁計今乃果然吾心甚安此後不得再至矣

辭去永絶迹

稀丟

稀丟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々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至數日忽一樓遺精在地人拯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芙蓉盤對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吴中人豪也顧阿瑛重於教子延於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

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坐者絶倒、

念佛法

奉吾列位善信念佛是第一好事但念佛不是只要口念須要心念所謂心念者是心々念々在佛如佛說諸惡莫作便一心一念不作惡業佛說衆善奉行便一心一念修行善果囑貴的不去侍奉凌侮侵害那貧賤的其貧賤的不去逞刁放潑誆詐那富貴的在家裏孝父母敬兄長不欠錢粮不宿娼賭博不使大秤小斗見人不去搬弄是非教唆詞訟如此纔是真念佛々必陰加保護見在無大盜官司疾病之苦身後無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子孫無流離夭絶之苦若全然不知佛法固然必有禍若只口裏念誦如俗語所謂佛口蛇心却也全無功德吾年

七十二歲做官五十二年歷事頗多見作善作惡之報頗明白故此直言奉告千萬聽之信之萬曆甲戌存齋居士、

朱布仁

朱布仁需選京師一夕夢登高崖俯視大江洶湧而流明日有臨川教諭之除

舉人服闋

皇甫世庸聯近鄰丙辰進士仕禮部儀制司正

郎遷當春會試將入簾有舉人王萱者列部校牒皇問其來遷之故王曰舉人以服闋之故來遷耳皇笑曰尒字尚不識何以會試為哉王慚沮而出蓋服闋王認作發也不意揭曉而王竟登第除授黃門皇陞順慶守時領兵討逆王差按其地相見閒王曰固不識字之舉人也於是摭拾其過而劾之皇竟致仕云人抵皇之一言固自小失而王之懷憤如此亦豈長者之量哉

先大夫夢驗

先大夫性沉靜端默每歲不一二夢夢輒神驗將第時夢閱試錄其名在鮮顏不遠果中十名將陞孔目時夢人餽孔雀眼一隻食之將陞吏部夢侍太宰之側將陞禮部夢入大內見燭光映地如行冰上已而轉祠祭員外入祀蠶鳳亭恍如夢景將陞兵部夢將卒持戈戟前後遮擁

及卒之先一歲夢入大山中四塞無路日且暮見先祖相候於途其夢他人亦不與焉周公恭祊訓不俟時夢遣吏部辨官併驗封司收周主事分辨官問為誰舉周名示之周中戊辰榜今海寧陞戶部主事謂夢不驗矣俄而改吏部驗封劉安峰公以戶書家居時夢其起南吏部又改南兵部皆有神驗云

元夕燈詞

李献吉汴中元夕五首

花燭沉沉動王樓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簫吹名王過散落天聲滿汴州　王館朱城柳陌斜宋景燈月散花鈿門外香車君流水不知青鳥向誰家　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四海烟花遊上元中州行樂數千門大紅不辨魚龍戲珊瑚寶玦是王孫　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

市不勝春和風歌動千門月辯樓東西南北人

何景明元夕懷都下之遊五首

憶昨長安元夕來五侯絲管上樓臺已見炬如千樹列更看燈似百花開　龍岫層城樓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帶歸佩皆懸五色毬　夾路香塵夜不開萬人爭道看燈來金波宛騁千門裏銀溪逶迤一道迴　紫禁煙花一萬層鼇山雲裏見峨嶒繁星散作宮中炬

明月來為殿上燈　白馬金羈上苑來六街歌舞散香風豪遊已作三年夢愁對春燈此夜紅

何景明燕京十六夜曲四首

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來臺上歌鍾日夕起橋頭酒壚深夜開　萬歲山頭鎖玉樓十王館中人不遊中宵金鼓雲間動翠輦龍衣過五侯　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金買燈不道多已晉華月照歌舞更放香風吹綺羅　月高罷

遊閑兒閑暗塵吹污香霧鬟誰家少年亦太惡拾着金鈿不肯還

吳明卿元夕林中丞枉過郡齋觀燈四首

春滿海上捷書來夜雪樽前柏酒開莫道紫燈無七寶醉中看似涌珠迴　萬井花明火樹枝昭陽太守燕歌時夜深簫鼓殷殷發猶憶追從太乙祠　海畔鼇峯削漢標斗閒龍氣燭星橋時平上客能留醉誰謂千金直此宵　百輪燈

火照孤城城上千家徹夜明無數春星墜戶牖不將牛斗問君平

王百谷踏燈詞

自入新年日日晴韶光淑氣似清明家家結綺裝層領燈火巷中錦繡城　閶門紫陌錦雲遮燈燭薰天十萬家雲母屏前交頸鳥水精簾外合歡花　木蘭堂上月娟娟百鳥千花寶炬燃誰似風流白判史燒燈只為卜豐年　吳越里

接館娃坊處々星橋橋月光渾似滿城桃與李
我花仙今在河陽　丞相踏田視至尊張燈岂
酒坐黃昏君心願得如燈月不照來門照席門
髻挽烏蠻試晚粧衫裁白氎學霓裳私教女
伴門前立不避燈光避月光　龍舟水殿已成
灰歌舞君王去不回繡帯流蘇燈夾路月中疑
是錦帆来　誰借銀潢織女機千絲萬縷出深
閨内家頒出鰲山錦火樹龍蚪上御衣　水曲

城隅盡是燈春風吹動影層々今年燈比他年
貴市上燈錢日々增　梵宮仙字夜深遊繞訪
緇流又羽流別是一般燈大様渡河香象出關
牛　野燒渾如不夜城農歌盡是竹枝聲雖然
不及流香火牧笛聊堪當玉笙　燈光月色滿
金釵粉黛如雲徧六街踏盡香塵歸繡閣侍兒
重换鳳頭鞋　十三十四月如烟十五元宵兩
滿天月色不臨燈火地雨声偏隔羅綺筵　墻

盖青蘿孔盖藤寂寥明月寂寥燈不知北阮今
宵無送客留髡醉木曾
節令莫傷於元夕劉文安公嘗賦百咏以紀其
盛矣茲畧輯數名家歷幾後先映照

館中光異

周戶侍子禮與其族兄思善同業山庄時忽於
思善卧内得一切兒驚问姪何在館也思善曰
何得至此乃持卧内兒於地遂没入地中不見

重利輕德

世人重利者多好德者鮮假如行惡之人投人
以錢則必厭夫酒肉苟有孝子順孫欲以酒肉
奉親而無錢以卅之則未有恰其窮而空與之
者何也有財與無財故耳

野物不利入室

俗人稱得鹿以為瑞貪其名也然頃耳以來見
溫室或宦族有鹿至其門外并入其家者咸聚

而蜀之各得為脯閒生啗之以為佳比往〻不利十餘年後其家多不振又或有意外之灾有斃死者於其門前獲野猪殺之踰百斤久之多故是以懷來之物君子不貴焉又有野外驅牝牡相逐闖入余友劉君家中堂撤離齧菜其年功名逆困頓至如飛鳥入舍尤為不佳犬來則無〻害耳

雪詩

漱石閒談　　李文下　　某

灞橋雪自是鄭綮事今人恒以為孟浩然誤也或問綮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雁迷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此詩於灞橋事無干涉、

斲灘

蜀道之難〻不獨在蜀也由荊州而入則其險於夷陵歸州巴東從漢中而入則其險於褒斜棧道劍閣歸州地江岸有新灘市水陸所必由也予友劉君云少經過無他轉後十餘年則聞山岍崩裂塞江未崩之前一歲其地居民一老夫婦家有道者寄寓二三載老夫婦供其飲食不與校道者德之臨去謂之曰吾相擾數年無以為報惟可記吾言明年五月初四日午時候對岸山腰有白雲起則此地當沉夫婦可將行

漱石閒談　　李文下　　某

李舟搬移迯至高山頂上則可以免難然勿洩也夫婦家記於心至起果向雲起處倉皇荷擔奔小項市人皆笑以為妄有頃之間雷雨交至則山岍崩裂塞江凡五里居民以千計無一不溺壓死者惟老夫婦得脫岸崩五里許自此行舟不能復起此灘土人鬪山脚結茅房以待過客舟未至五里輙聞怒濤之聲若千軍萬馬之狀殊令人心駭則舍舟登岸投店家募人搬取裝

載投入他舟

李贊皇後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于崖州子孫遂為黎夷族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吳人顧朝楚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見之其狀與黎夷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尚存其家此正德間事今不知如何矣

林文遇僧報冤

蘇有惡户林文子名周同惡相濟出入府縣役色攬里役擾害良善不可勝紀其里中有禪宇名竹堂主僧名信者貪饕齷齪之徒也文時々侵擾不惟蚕食其僧之所蓄至於僧之死園皆為林留牧地一日誘僧至都下謀僧録僧扶贊而往林復為僧假重負奄為書策使重賂津要不足則為假貸繼之前後所費不啻其實皆為林一空而林竟歸僧在都憤怨而死一日使有書招林究其來書實僧之手迹也書中言在旅囊頗積林信復往都促僧々迎於道左林忘其死也林握手與叙話而別是夕林死于在家亦死其家遂破

張嘉玉

張瑞字嘉玉以進士擢工部主事清介絶俗居官門不私受謁其權税杭州歳積羨餘累千金悉貽牘封識於臬司庫中不以纖毫自污及理

郎中巡漕河採愈屬中貴人往來相戒毋犯其名閑江淮間赫々若神明後忤逆璫被逮荷重校暴烈日中幸而不死謫戍遼左璫誅宥還家徒四壁立妻子號寒忍飢未嘗苟取於人及捐館無一錢蘇守永康徐公為賻襚始克就殮焉

曹文淵

新安峩人汪本字以正肄業南監卒于北門橋寓居以後事託其姻曹主事文淵子以正壻

也平生交誼甚篤哭歛如禮親持縞服送至江干而還及門即發狂呼以正何復來此其家詰之云以正升堂矣又云以正生矣其語泛及平生飲食不御者數日時羅鶴子應為以正志墓聞而往視之又渊衣冠出肅云子應在此以何為不出鶴叱其狂又渊云我豈狂哉以正欲同我去耳妻子拜真乞免鶴勅使服藥竟不差

論易

問何以謂之易曰易字取日月之形日月有往來之運往者消也來者長也氣一而已長則為陽消則為陰聖人因見消長二字足以盡天地人物無窮之變故名其書曰易卜筮特易之一用耳非專為卜筮作也河出圖聖人則之易之權輿也若謂易為卜筮而作則是何圖亦因卜筮而出矣惡乎可

金山寺鍾

揚子江金山寺故不擊鍾相傳師主山一日入定忽魂遊水府為水族請至江瀆其水閣成白色大道既入宮龍君相見從俄頃夫人出作禮向師言氏有頭疾苦聞鍾聲此後望和尚勿令人敲擊當有少報師敬諾夫人遂入室持少帛出手為師製襪一緉將完未綴系寺中僧偶打飯鍾夫人聞之遽輟趣師令出而又忽有夜叉來與龍王言時至水通將合矣龍君亦急令

報師師遂出夫人因不克完襪便以一帶徃其襪兩端令齒兜足而著之師既領受謝而出追覓襪果傳其足遂傳此式於世今僧家多著之號是趕繫襪也

蠱毒

遠方有蠱毒之害須袖中常帶當歸餘飲食畢即咀嚼少許若有毒則即時嘔吐無不安然矣行路時但見前後山間有氣如紅或白即是瘴

氣急以身伏於地下用口合土使其氣散乃起
則無傷蓋其氣浮空而過不着于地也若有樻
柳或蒜食之亦可、

西涯戲焦公

焦芳初遷朝夫記朝儀西涯公曰以為鞭為節
耳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河
南以驢稱故銷之也

釋著明聖經

濲石閒談
通志畧六經類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陸希覺
周易會釋記三卷釋惠琳孝經一卷僧仲率論
語陳說一卷陳沙門智匠古今樂錄十二卷夫
以六經之學而僧有所著明者亦得列之於史
以傳之世、可謂取諸人以為善者若南宋諸
儒則必併其書目而黜之不得廁於吾儒之林
矣、

章公瑾博古

章公瑾華亭人手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暢
巾鵝鼈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
存尚能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程氏者
富傾一郡嘗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
驚疑為告坐客同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瑾在座
曰請臭其氣如本氣則有說程因嗅之果木氣
也公瑾曰斯蓋不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
占籍之家為舄然

關廟

十廟將成尅期祭告矣　上夢一人赬面赤衣
手握巨刀跪謁陛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
陛下立廟胡獨遺臣　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
不及神曰　陛下當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為
助安得無功　上乃頷之神叩頭而去明旦命
工部別立一廟於旁比前殺其制限三日而成
初上云用急蓋殺者不察急用泊木心為之

上感羽之靈特建英靈坊直其門所司奏諸神
皆靈非特一羽於是改直中廟

雷火北寺

報恩寺在蘇城北俗呼北寺創於吳越錢氏時
中有浮屠九級殿之間翅欅迦像高十二尺製
作精麗正德壬申夏夜大雷雨雷火焚浮屠𦦨
焰衝天延及殿宇主僧集衆運水救之衆見數
十偉人長各數丈持兵環立殿外不容僧入洞

史火遂及殿以至經堂兩廡皆燼焚浮屠二級
萬目環睹無不嗟惜北廊有僧奮力取得法華
經一函比明視之封鑰儼然了無焦灼而其中
經卷成一枯炭矣

范僕

范主簿者文正之裔孫也與富人關氏締姻范
有僕往來其閒之僕竊其主金匜酒盃剷取其
金而以鍍置范僕所卧藉下尊其主往捜得
之縛范僕送縣訊鞫僕無以自明錮斃于獄後
歲餘關僕偶有事之靈官廟向日見范僕徒跣
而來大呼稱冤關僕惶遽疾馳歸而已神思迷
眩矣衆家環視關僕據床大言曰尔盜主之物
以賍坐我使我冤含而死我今訴諸冥司已得
理矣必追尔往言訖椎胸而哭是夕關僕死

八柱擎天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〻廣十萬里有三

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
則八柱乃擎地者而張說為姚崇墓表乃云八
柱擎天似誤用矣

莫旦藏銀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
仕為學職將至官有銀數錠密與其子荷鍤瘞
于床之側他日有鄉人以田求售于敵之故瘞
銀為田直無所得因椽中祖父歸閒所藏銀子

曰無矣父未之信後發之則銀完然在以是觀之天地間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偉得於父況他人乎

定川水路

貴州永寧古定川也至四川瀘州凡五站自古止有小路不通舟行　本朝洪武間巡京川僕曹震修之處分遣鹿官董其役鑿山通道濬水行舟成功即崖石為碑直書其事迄今為雲貴

涉石閒談　卷之下

朝貢通行之路舟車輻輳震之功豈少乎史書郡乘俱未之載

詠燕

泚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变年去年來〻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簷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〻燕子還來梁上棲雙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蘇之者足以見世態炎凉之變

馬錢相謔

吳人馬永學性好乘馬必馳驟乃喜同學錢同愛戲曰馬學〻乘馬沒〻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同錢孜〻為利且同但對取其切非致誚公同愛亦稱為奇〻

涉石閒談　卷之下

方山人变形

萬曆己亥夏月廿方公寓北都欲裘曹郎宅辭後與一小倩同卧三更時燭尚未滅小倩見方在榻間其頭漸小如雞子身亦漸縮削小倩惧而喊呼裘驚問得其故然未深信疑小倩之目眩也復小卧小倩又喊呼如故裘再問之其答亦如故乃方猶然鼾〻卧不自已也卧室僕從亦有見之如小倩所云者一時都人士盡言方

公變形噎傳末已梅寄中自都下歸述此

舜無爲顏有爲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凡有志於舜者必如顏子之有爲而後可以如舜之無爲

以潛薦醫

沈以潛葛可久俱神醫也一日有老嫗患黃瘧詣沈求治曰吾固未之能薦于葛〻延沈飲以

鍼〻其左右乳下而與沈飲者頃刻時出啟五鍼而左半身肉色瑩然啟右鍼而右半身肉色如左〻其神效如此

救溺婦得報

徽州有一人賈於山東地方偶過江右日者談人祿命甚驗賈往訪之日者云汝速歸死期近矣即束裝歸一切賒帳俱不及收止攜見有者百金歸途過一婦人哭之甚哀詢其故爲遭負官錢計無所出將婦出鬻遠鄉券已定矣彼私逃偎幼女至同赴水賈哀之即以拾金授之且不言姓名而去婦持銀歸詐云拾之道傍夫得銀完官而夫妻如故賈至家竟無恙至次年仍往原賈處收前帳道經婦里婦識其面孔始向夫述其往事夫婦同至寓所拉來彼家彼堅卧不起強之方起而壁圮碎其床矣

夏翁有識

江陰夏翁巨室也嘗出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幾污翁衣僮曰此人無狀盍執而撻諸翁曰不可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遂舍之及歸閱其債籍其人乃負三十金欲因以求死翁祈奉死之人服其識翁初與宜興徐文靖公連姻文靖附書傳云語親家翁凡訟皆無害惟不可犯人命翁蓋服文靖之訓不忘云

陳公清苦

陳茂烈興化人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到猶貧甚自操井臼有人促之見其自運穀入室其妻妹夫林某歸宦橐頗厚茂烈過之林曰君見吾室宇得無哭之邪茂烈曰吾貧公富皆命也吾安吾命而已何哭爲竟貧落以死

金鼓傳家

張金鼓者吳人善星曆一日有丐卧檐下遂一富翁僕從衆爲至金鼓家以命詢爲金鼓推其

致富享祿歷〻如見翁去丐者曰遠富翁興哉生年月日不謬毫刻何貧富懸絕張爲丐細推之則曰汝生於舟乎丐曰某父舟傭張曰誠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於大江之北爾之富可頭顧於彼丐者猛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物作祟人不敢入丐者至俾居之丐者於夜卧中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復導從人圖大樹下若有所指丐荷鍤發之得銀一窖有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〻遂以金鼓爲瞽人之富貴固自有命但不得日者爲金鼓耳

劉公識量

耿恭簡先生作劉瑞簡公外傳有云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不能自抑驕魔伯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恰〻耶踉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固若此哉

忠徹神相

袁尚寶忠徹神相也致政歸鄉過蘇庠友群聚其時有歸訓導者病劇後事已具群友擁至其第觀之袁曰病固無恙數月中且有晉遷之喜官至外京二品然不得以其爵終衆未之信未久病瘥而朝命至矣果爾遷晉陞布政後以事除籍爲民終于家其相之神驗如此

詠落花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
人倡和者郁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禱雪之
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班班
蝶戀蜂愁鶴恨顏只有通人心似水花開花落
總如閒觀此詩一洗山林傑癖之陋矣以多為

倪武守不忍別故梳

閩倪文烜曾為蘇倅守官清白且稟性寬和倉
卒中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督運之京於舟中櫛

髮出一象牙梳中齒皆脫落吏傍立執而觀之
不覺失手墮地碎而倪棒滌泣吏惶懼無地
明日市梳跪進且謝罪倪曰汝謂我惜財耶此
梳從我自為諸生時已四十餘年一旦毀我不
忍別故墮淚耳豈有他哉亟持去我不汝責也
倪在官十餘年廉操始終不渝後以四品致仕
云

父死入場

頃年福建一生臨入試前數日送履於皮匠處
令為修治忽見其手中修補一靴乃其父屬纊
時所著以斂者驚問其匠曰此靴何從來匠者
曰數日前有一老者臨暮送來令為縫綴曰彼
累等入場要用約以某日酉戌時持工價來自
取審所說年貌正其父也此生至期來至皮匠
家屏處潛伏以伺其夕老者果來索靴此生見
果是其父號泣出攬其衣老者驚曰幽冥境爾

於法不得相見然汝既見已無可奈何因詢家
老幼靡不周備謂其子曰吾受勅文昌帝君令
入貢院得糾察簾內外冥間簾內外官一一與
陽世同也吾後一日即當入院須此靴穿之以
入故爾來索汝今秋似有好處但進場日天當
大雨汝之一號當皆傾頹吾當為爾保護令汝
號獨不傾仍不漏汝可用心作文涕泣而別及
此生入場果盛雨一號皆傾惟生之號若有物

史之者仍不見漏其年果登科

處小人

問君子與小人處當敬而遠之否曰君子於人固無所不敬然亦須有箇分別底意思始得若知其人爲小人而故敬之乃是私意與天地正大之心不相似矣且人之性善發而爲情本皆自然若是鑿矣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只不惡而嚴便使處小人底道理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三四

大臣名詩

或取嘉靖初元大臣名爲詩云穆穆文孫交景運端居喬宇撫清時繼綸遂起山林俊作兩重陶琰琬資韶樂楊庭和舜巳溪毛澄水薦九郎功如傳賈宏謨遠壽比錢彭澤慶壺共説天王守仁義萬年磐石珏圖維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各同列造一謔咲之云臘月二十四天下灶神皆朝上帝衆灶神皂衣猶一人白衣上帝怪而問之曰爾服何獨異曰臣陳孟賢家灶神也諸神皆爲炯煤所薰故黑臣在孟賢家未嘗見其延客日不擧火臣衣何由而黑聊當時甚傳其語

狼子野心

古稱胡人爲狼子野心狼子非無謂昔突厥爲鄰國所滅止留九歲一子斷手足棄於澤中有北狼啣肉餇之後與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夷種是也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三五

樂婦通文

秀才張者教坊妓也頗能於席中引文調詞而擧止亦閑雅遂獲此聲嘗至琴川錢方伯館之比至錫山秦封君亦屬意焉一日秦公燕客戲之曰汝往來琴川錫山於秦錢二公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張方擧魚咲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一座稱賞

詩讖子

長洲相城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於堂壁云人生七十難支持叢棬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大學有時名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滌去然去詩已已爲鄉人傳誦矣

楊成章尋母

楊成章者湖省茶陵人也其父訓導海寧買妾生成章既而官滿遂鄉妾之父以己惟一女不肯令隨歸而楊翁之妻與妾相愛不忍離臨行以一千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也以是尋母嗚哭而別妻撫成章爲子及長入邑庠爲弟子奉母甚恭初不知己之非嫡也父卒時成章年三十餘矣及母疾篤召成章告之曰女非吾出也具以生母他鄉告且與半錢令其尋母成章聽泣瑄母即告假學官持半錢以行至寧海而外氏已喪盡母亦不知所在三年歸哭母罪又復請台訪之艱阻備歷竟不獲母歷九年本學以久遊申斥其名歸告學官乞寬學官同姑子舍是吾累在溫州聞有一鄰媪自云楊教官妾更嫁于溫得非吾母乎成章喜躍備書君止而行於錢塘泊舟步月遇一丈夫年三十許問先生何

爲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吾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昔嫁寧海學官楊其後嫁爲吾母我見母日妾半錢銀不貲問之乃曰前父有子此主母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母兄爲恨故往茶陵尋吾兄耳成章曰異哉命出錢合之良是乃曰我即女兄也洒涕延入舟中敘款脂合因團其弟拜母于家時後父已卒母悅豫留飲月餘日親族多往賀者成章因欲得母同行弟不悅

曰吾令兄見毋足矣寧能從兄歸乎衆不能決轉聞于監司監司義之移文湖廣提學復成章廪且諭之曰毋與汝父從義不可去也成章遂而從之湖廣監司亦孝成章即并尋毋十二年為在學期與成章歲貢坐監南都毋子往來者數年既當選願文入京而文書有誤字吏部令其更回易得往輦下忽遇後父弟曰吾還粮至此兄何以然兄具以告弟曰不妨乃奏於朝書

兄孝子當旌表何以二字之誤疑之不授以官報享敬素聞其事奏授國子助教蓋例外異數云

楊子

楊子曰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又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然入大海斯言也其吾言聖人之道者也其本於曾子江漢秋陽之喻者也又曰

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斯言也蓋甚言處己之道者也其本於孟子仁禮存心之旨者也

鄧明府

鄧明府名應祈號易石四川內江人萬曆丙戌進士即繼文明府任余邑其廉潔愷悌與文明府足稱雙璧才甚敏提犯牘者堋集於庭不移

晷而畢且受書揮毫立就寓秦漢之詞於刀筆之内讀者神竦心折刻四書春秋制義各百餘篇高古新奇士子迄今奉為梁楚詩歌啟札皆足名家政事文學兼才如此公者即古人中亦罕儷也其與人交洞示底裏不設城府好士折節又其餘矣文明府已有去思碑文詳敘其美此公尚為缺典故聊闡其幽云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
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
爲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
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
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
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
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

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誌謝以鞍馬綾帛及玉
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請
韋貫之作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
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
衰息矣。

金給事

金給事士希名賢本西域人科中相戲曰賢哉
回也夫偶新娶科中相賀坐間有欲蔡伯喈詞
曰蓮田好箇風流婿者衆皆絶倒。

小盡大盡

月滿三十日爲大盡少一日爲小盡月之盡日
猶年之除日也宋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詩
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
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血今何異桃源人落
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
傷神又宋人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

日爲大節夜今俗小年夜大年夜古今語大畧相
同

大臣爲僧轉世

大宗伯毘陵胡公名濙字源潔初生時人見其
所居光彩燭天經時而散時其祖見天寧寺僧
遠至急迓之尋復不見往寺中候問而其僧正
示寂且其徒在宜興又復夢師告之曰吾已轉
生在八字尖胡家爲子汝須往彼相見以一笑

為驗従至果如其言后公任至少傅而薨請謚於朝寺僧偶於水涯拾綠漆木牌任題其上曰忠安公之神號幾謚下亦曰忠安公今寺中奉公為伽藍神云

李翁

錫山磚橋李公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為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

而生詰午松關顧公可遂騎而至公延款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為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後詣公公復宣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且不壽公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於他孫耳松關果不久於宦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興元祠事甚一旦薦之於朝起為通参不數年遂八座加太子太保

大妻悍妬

南京萬夢桂云彼處一家有一妻置一妾而甚懼內無如之何其夫曰我既不禁你何我去朝中進一本來看你如何抵當夫因出外數日却買綾殼黃曆一冊以黃布包裹置於案上謊其妻曰我已進下本來了其妻亦頗有懼色伺其夫出外潛啟而觀之正月大二月大喜曰原來皇帝也有一箇大小及看三月大四月小都無

語至看五月六月七月一連三個月大妬曰如何專把熱天分在我床上、

冬月牡丹

後漢鄧太后詔減宗廟異味有曰鬱養強熟謂畜火土中鬱而養之使之強熟也此法自古已然本朝　宣宗十月中欲令牡丹發花衆莫敢承有一老人自言能之乃掘土為深池中留一墩叢植牡丹其上又於池外丈許掘淺池日夜以

炭寅外池中而覆以𥨊殿令煖氣融液至十二
月牡丹器盎時值大雪　上率諸妃嬪設宴共
賞花氣芳郁紅紫交暎與春和無異　上極喜
亨賜其花留以爲蘂號爲仙圃云然明年牡丹皆
死花之此法蓋即用古人鬻米強熟遺意而人
自不知耳

茶

茶葉惟是焙烘絶不用晒收則以藏龍游方山
激石閒談　峯之下　四四
出者佳亦充貢

吳明卿笑狂生

吳明卿先生甲申至南都上河是有一狂生獻
詩甚倨先生不甚禮之狂生曰來日有一通候
奉訪其人雅與我善當偕其行先生云足下不
必再來也至次日狂生竟偕通候攜酒至而倨
態未改先生曰今日筵間各說一笑話衆說完
次及先生先生曰昔有一主人欲私一婢不從
乃於本家路口造一書館凡出入者悉由之一
日婢至不覺放屁主責之曰吾書館前豈汝放
屁地乎欲撻之不得已以其身請雪至次日主
人坐書館見路口一人匆匆而來問是何人婢
對曰昨日放屁的今日又來了衆解其意不覺
大笑

王生簿婚

江浦王某少爲庠生未有婣一富室某有孫女
激石閒談　峯之下　四五
未聘忽一夕其家舉夢其父曰可掃雪淨明日
有人來爲蘭谿王主簿說大姐便談許他明日
果媒來爲王生說親遂許之後王以上舍投官
爲永豐簿丁丙艱再補蘭谿簿終隱一官之微
固非偶然也

報恩報仇

古人一飯之恩必報今有受人終身之恩而不報
之者矣匪不報且以爲仇者有矣古人君父

之仇是弟之仇交逆之仇皆思報之今則眈睚之仇思報而大仇忘之矣匪不仇苟有以發其利慮且以為思者有矣唐之彝為元之彝象尚能知思仇哉人而一戲之不如家哉

溧水天生橋

溧水逕上天生橋兩山壁立中一河如帶其橋乃開河時所留石棧故名天生萬曆十五年一船過其下約有十數人忽見河中一大魚如三

澉石閒談　卷之十　四六

十斤者躍而上山舟中人競上索之而山上大石忽墜壓船遂沉至今此水道竟塞

旱捉洞神

貴州遇旱軍民人等每二三十人為一群各執雞鼓器械入山捉洞神洞神每每變為蝦蟇蛇虫之類躲避若彼捉住即用小木枷枷趕痛加鞭扑即時甘澍滂沱四野沾足若捉不住則洞神能移山石將洞門長完人皆閉於洞內二三日即化為石凡打洞者必帶大鼓一面遇石長來將鼓橫敲其門中閣待石長完內中之人即拔佩刀將鼓皮割開由此中鑽出王公部下一百戶有軍數十餘名皆被長在洞內棄之餘名公覔樓之得實始信為真誠也

天報匿貲

浙中一士人入京本買人子道遇一顯宦同舟語合遂托以重貲營什一之利未幾顯者元士

澉石閒談　卷之十　乜

人匿其貲以歸未了及孫皆拔科之才人皆以天道為不足憑倭廸犯境挾貲避異鄉賊至均其貲父子俱被戮

葉南巖仁厚

葉南巖剌蒲時有群鬪者許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趍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隸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比

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全前乃畧加嚴罪
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
曰凡人爭鬭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
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
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
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於骨肉亦甘心為無所
恤忿恚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
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
激右聞談　卷之下　四八
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治諸傷
敷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船户女殺商人

萬曆元年間鳳陽河內有一大船專一替客柴
載每至中途即謀殺商人又將駕船衆人謀殺
有一徽州商人弟兄二人及一僕俱諳技藝頗
其舡行至湖中舡主備酒下艙勸飲舡家之女
暗自髙門口微露其意令其隄防三人悟之夜
推病睡舡主父子三人相繼進艙皆被客人殺
死及問駕舡人皆卧艙內上有鉄貓壓住細問
其由女云往常時先殺客人後殺此輩無一存
者及說舡底有萬數金客首五河縣令鋃盡入
官女嫁士人

屍蹶

癸巳五月嘉定一村中大疫有兄弟兩人同憤
一室兄病愈而弟死兄念夏天屍不可久乃力
激右聞談　卷之下　四九
疾入城市木明燈于屍側而去邉有人賣布遇
而避避其門見一人偃卧于床不意其死也而
久不止而日漸昏黑見床頭有燈熒煌其屍忽
自轉向外其人猶以為生人呼之曰大奇哉是
賣布人暫借屋中避雨幸勿怪言訖屍起正坐
兩手案其膝視之窅目無光瘦削可畏亟趨出
門而屍已下地追逐甚急其人盡氣急奔九三
四里遇大樹即咬布攀樹而上屍已躍至頭檀

樹有声兩手抱樹而止矜疑其能上甚懸久之
月明以其不動擲石以驚之亦無聲氣乃足踏
其首而下首冷如氷於冢二數餘矣明旦更詣
其地則其兄始得其屍與樹如一牢不可開折
其臂而取之此即酉陽雜俎所謂屍蹶也

鶗雞

駝鷄背曲如駝大者八九尺重六七十斤夜鳴
肉不甚美即古所謂鶗鷄也其筋中琵琶絃承

新雞能治癆勞諸疾一年直錢百大者千錢一
枚

唐司空圖

唐司空圖嘗賦詩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踈還
有正人知又云名應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机近
佛心又云霄漢逼來心不動鬢毛向盡興猶多
後聞帝弒遂不食嘔血而死讀詩諸以晩唐詩
人目之可乎平生自號三休亭主人又號知非

子又號耐辱居士、

徐武功論相

杜董祁姓陸氏少遊吳中武功愛之酒酣語董
云女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
堆金千觔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少顧如此人
乃可作宰相

喇和尚

顧聖之有謎語云拿住小頭蹟住大頭放下小

頭走了大頭是和尚小便

張憲副遷閔子騫廟

山東憲副崑山張公務在任時見閔子騫廟崩
壞河側命有司移葬于高原即新墓掘土有碑
刻云再遂賢使者為我上高原

王指揮孝義

南京虎賁衛指揮王某妻喪不娶獨與母居孝
养備至人皆稱其孝義王而不官名蓋重之也

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逮謫幾十年不通音問。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朱公儀憫之且知王君之已喪偶久欲以黃婦妻之公一日召君母太淑人至謂曰聞汝子喪偶久不娶人因義之第人子事親而無婦以佐之恐不能曲盡甘旨之养今汝子同官黃某久謫不歸死生未可知吾欲以此婦配汝子宜千主毋倉卒莫敢對唯唯而已既歸語君所以君亦默默公明

濳谷閒談　卷之下　五二

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唯蓋成公乃君之主帥然又敢不拒耳成公遂主其事以[illegible]美擧擇日歸之君既納後續處一室夜則各寢居數月婦母來探女述其由翼日往告成公遂召君至詢其情君告曰某曩嘗國公所主老母又豈敢違逆大人且姑納之某君與之同處他日其夫歸則何以處之況彼夫節取之是某失節也公曰若爾如何處耶君曰如保兩全遣送謫所某家有老奴夫婦二人皆六十餘矣某自備路費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庶使此婦不至失所也公嘆賞久之乃亦賜銀十兩即遣二人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公由是儒重愈加獎諭四方聞老其事者至今稱之

屋鐵異傳

周少司徒友山常云有一僉憲少遇異人目之曰君貴人也兩目烱烱有神是能救我相術者

濳谷閒談　卷之下　五三

乃揆之僉憲在廣東時相一僚友副憲當至巡撫及考察誣至副憲罷官衆謂其不驗僉憲公曰待旬日必自有說已而北虜犯邊副憲曾為彼處兵備有能名節使奏復其官累至巡撫又目水夫一人不置衆公曰何数目此人公曰異哉此人分當繫王居無何中官新被寵訪其家得此人遂致都督云

丐者執義而死

成化末丁秦中有大饑有一婦人一男子行乞至山東每遇宿其婦則處於廟中男子則處于門外或問曰何不同宿婦曰此夫弟也今及不得已而行倘得生還尚欲為娶婦以圖造家禮義豈可因顛沛而廢後遇盛寒二人同異處皆凍死惜哉南京楊坦然能知其里氏尚當究之

心死形死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怵惕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五四

興縣二小人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蒺針滿崖下有一洞洞內二小人長尺餘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牧豎過其地以土石投之則藏入洞不知何所從來亦不為豺狼所害至冬則罕出俗呼其處為遵ゝ窰

水洞

萬曆戊子己丑二歲大旱吳城井泉皆竭太湖陽城湖皆坼見底下有井灶街道烟塵敝天陽羨二九乃遇車輛百歲老人皆云希見今觀草才子載元至ゝ正初楊子江一夕忽涸舟楫皆閣于塗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之不及而渰死者如是累日

紗名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五五

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嬾羅不著愛輕容是也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為衣作詩答之而集中容字為流俗妄改為庸字方空中者紗薄如空也後呼為方目紗即今吳中所謂緄條紗是已王荊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荊公好哥用之而不知方空之不可為春衣也漢史齋三服官文有輕綃水紈吹　名皆紗之輕細者、

上達下達

達殺王達同爲郎中一日蔡公毅王戩曰毎書銜名但以公上爲吾之下耳毅庶同不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徐武功詩

予在京見杜公謹誦徐武功伯有貞禁垣夜直之詩云碧天如水霽光流凤物清新滿　帝州雲裏星歆斐闕迥月中砧杵萬家秋遂茉樹色

連瓊島太液波聲楼玉漏獨有玉堂人不寐六龍將曉献　宸旒此詩若置之唐人中何異吾作

鬼雪棺冤

正德四年南京大疫有周氏婦喪其夫停棺于聚寶門之某家第三日婦賚紙飯來奠别一棺在焉而婦誤向其棺哭乃他姓男子也奠訖升輿而男子隨之不舍婦願二輿夫曰闢此郎與夫言無有婦曰安得無今已入輿坐矣婦以手爲引却之伏乃入又云又坐吾旁矣且曰毋栩吾乳毋解吾衣至家聽語不已三日而亡婦之父以輿夫厭勝之詣其家罵之輿夫不服相與訟于兵馬司言孀婦往哭其夫而此二子者故令哭他人屍以致鬼魅與夫具言婦遭魅態而云毋須身事乃婦自謗其哭以招妖異耳官執作作主人問死男子爲誰主人不知其由望風

扣頭云是其貪財所致官怪其語不倫問何以貪財曰其家母子并亡停屍于舍下實以棺價踴貴傾去其母之屍售棺于周氏殯其夫遂而三日也官悟此男子致雪毋冤因孀婦當死爲妖以自白遂坐主人以死而别令買殮棺其母之屍焉

二狀元父夢

江右舉子某家貧嗜學屢試春闈不利成化丙

戍當試文之路費試期已畢憤悲歎自盡家人覺而釋之良久始甦是夕夢有神語之曰何爲自苦如此汝中式自有時待吳寛作狀元汝必中進士已而果然又有松江錢中者子名福生數歲矣夢有女子三人來曰汝兒子錢福他日科第與蘇州吳寛同至蘇訪公時公尚困於庠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誠佳士也乃自謙曰吾兒雖不敢望科第然其名得偕吳公足矣吳

公後顯著於時而福亦以會元狀元發跡又南京吳文度亦屢試不第乃以字行成化辛卯其女弟偶夢明年狀元吳寛文度竊喜之曰此是我初名天必佑我々揭榜果吳寛但非文度耳其驗如此

沈野雲

沈野雲師事仙人王古峰受練氣之術古峯嘗爲吳人萬沈三所尊禮以丹經十卷爐大一方留其家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孫坐紀綱黨被籍其書爲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昺有惡疾募得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過而憐之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爲子起之雖然必使我爲弟子乃可昺許諾乃爲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昺拜野雲爲師出其書以奉曰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而喜焚香拜讀曰吾自失真師未胎未脫豈意

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携其祖以授昺而自用其精以得道昺後以超玄秘棄官遊行江湖間闕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共事修煉親往觀之而王不聽其言謂爲左道徐生亦不深信乃告別明年徐生鄉人毛姓者商于他州與昺相值昺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予之命猶可救此歸而徐已溺死亭池中王亦薨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啟之中有筆二枝　其嘗得藥二丸東

一通云藥可延年度世化求爲金知予無緣託以予汝友人錢予其子乃買求試之得二十金而不甚珍秘同門友錢生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予覓其藥而藥已盡訪錢生〻亦逝去不知所之

睡

余每遇暑月飯後必喜酣睡客至往〻失於迎迓嘗閱杜樊川有睡癖夏史甚號睡仙余非其

澂石閒談

人而睡思頗同因記陸放翁有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則是對客亦睡矣呂榮陽詩云老讀文章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二詩皆有會于余意故筆之〻

李六娘

無錫有李六娘者與某甲私某殺其夫丁一而嫁之未期年有娠朞滿不產而日覺腹中蠕動祈禱了無寸效踰四年猶未就蓐一日嘆息腹中之冤家何日舍我忽腹中云我是女冤家耶我本而夫丁一緣女與奸夫定計殺我〻訴諸冥道許我取女償命以壽數未盡聊託身相苦耳女畢竟要還我命歎息何益六娘大駭不敢答俟甲歸泣而告之甲亦患曰吾爲汝多作好事求之腹中便云好事不過僧道誦經耳我命

澂石閒談

誰償我定不相舍也自是求索食物六娘隨取入口則已稍遲便騰躍上下痛極殆死久之魘益甚而其事漸露鄰人有勸建水陸道場者甲從之兒復大言云此事無益然我當舍汝以去女一死終不可免甲病妻荼毒延道士申薦又云我去我去即夕洞瀉二十度凡濁數器瘀血〻中有足趾鼻舌始知兒肢解以出前後凡八年平復不久竟亡

繡香囊

劉太鄉世信云前輩敦朴雖平〻無清譽者亦與今人不類如劉文安公定之在內閣靳納維室一日入朝風吹朝衣起有繡囊見焉同列問佩此奚為公曰吾新夫人所製是以佩之問者匿咲其天真可想見也若今則問者不敢而對者亦不如是之真率矣

瓜涇識人

徐仲山原為兵部武選正郎一日有投牒就選者蓋舉子承襲千戶也徐從容謂其人曰君既發身賢科異日所就未可量何甘心自屈於武弁耶竟令其人出嘆息而去明歲徐陞廣東參政再浙江布政其人以進士權御史來按其地頗施威徐謂其忘前言矣及三司迎迓相見其人後順身請於衆曰誰為姑蘇徐仲山先生徐應之其人謝曰某非公指引墮于行

王氏雜記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有詞林人物考已著錄是編凡湖海搜奇二卷揮麈新談二卷白醉瑣言二卷說圃識餘二卷漱石閒談二卷烏衣佳話四卷皆雜記新異之事本各自為書後人裒為一帙總題曰王氏雜記非其本名也其中烏衣佳話明史藝文志作八卷此本僅前後二集每集分上下卷或為合併或為缺佚均不可知然志怪之書無關學問其完否亦毋庸深考惟其中記張孚敬晚遇一條謂廷臣議追封大禮拘於俗說濮園之非云云則意存左袒不為公論有不可不糾正者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二十二卷

〔明〕徐昌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燕山叢錄二十二卷》提要

刻徐比部燕山叢錄敘

燕山叢錄余寅長環竹徐
君手所自錄也錄名叢何
自天文地理人事以及鬼
怪動植之類靡不載也叢
錄而系之燕山何以燕京
所錄也先是君自應試以
及仕宦居燕十餘寒暑已
爲冏丞覽其法有概於中
於是蒐稱方乘漁獵野史

及諸耳目所睹聽凡係同
寺屬内者悉爲手錄之而
又以其緒餘錄此同志來
及就遷司寇大久矣并此
錄名已寘之矣平反多暇

檢閱簡存自攜其手澤不
忍棄也乃爲分款類條而
辯之凡若干卷其類廣其
事核其義詠其詞約而盡
暢而有則眞得史氏家法

訛藉令無當世教而徒以
災木也者即摛藻如春華
名囊壤而丹臒之耳何足
當一睇令君所錄大都皆
挺拔奇特不習聞見足令

觀者刺目而又皆可喜可
愕可悲可慕之事可以聳
動良心可以觸發義氣非
漫錄也以故余讀敦行有
寤寐景行之思焉讀奇節

雁[illegible]門易水之思焉讀吏道有埋輪褰帷之思焉讀兵華有长城鎖鑰之思焉讀仙釋有淩風趍乘之思焉讀果報有屋漏衾影之思焉讀天文讀地理有經緯阨塞之思焉讀古跡讀古墓有萬城驪山之思焉讀技術神鬼奇怪有搜玄極變之思焉讀草木禽獸

器物有多識廣蓄之思焉想諸讀者亦復如是則其風土勵俗所関識匪眇小不獨史氏得之可備攷覈資筆削已也即以叢錄行亦當與稗官小史並傳須高長安紙價且令人詫曰白雲署多才不乏耳蓋君雅負經濟雄挽而性復耽嗜縹帙故官冏寺則留帑

金華庫弊諸疏至今稱為
格言良法假秋曹則决贅
豫燭民隱奸僞不能售其
欺官轍所至輙籍籍有能
聲而又賈其餘閒以工著

述近掾律例釋註已膾炙
人口兹復以是録授之剞
劂氏則君異日所表竪固
未有涯是録出亦足窺其
一班已

萬曆壬寅長夏望日年家
寅弟雲間李叔春順卿父
撰

題燕山叢錄

不佞自束髮受學則喜傳古今家語而於稗官小說尤有深嗜焉頃束濕於公車業弗克償所嗜既公車意息謁選京邸而所歷戎幕司寺又皆冷曹閒局非撽帙牒所事事故於耳目所得凡有概於衷者輒核其實而手錄之會當事者謂太僕舊志湮漶欲加蒐緝是衷所屬諸郡邑志傳俾輯不知不佞淺陋屬以具稽牧地數歲課考沿革規制將以明

祖宗舊規為一代考牧文獻而志傳所載山川人物古蹟災祥奇事異聞得於訂訛之餘者悉錄之別帙其詞繁者會意芟剃指晦者就文潤不敢勦其陳說亦不敢失其旨歸事雖間有不經然皆確有援據非若它說家扼道路之言以飾聽也者詎意志未及就而復改戎幕矣尋移秩良矣又未幾而祇役玄兔矣別帙所錄匆遽中不知所置便道過里復以其暇删釋明律例他籍暇及及還京發篋

暴書錄故無損依然易失傳遺簪之復獨患其叢雜不次乃合鄉錄稍加訂定俾以類相從凡為類二十有二卷亦如之雖較之昔日為便而猝猝少間不及苗蓐數稽也名曰燕山叢錄謂其未離乎叢

目錄自燕山爾相識諸君子耦睹之齋頭謂可代賓話而消晝日競欲攜去業無副本分應諸夫子謂不佞盍剞劂而行諸不佞謝不可夫纂述事功之末而稗官尤纂述之末也詞不文如燕錄而敢災文梓夭劂藤乎諸君子笑謂不佞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以俟著宏鉅耳予業以稗官自命迺亦欲藏諸名山耶不欲示人則如勿錄不佞曰謹奉教遂付之剞劂氏時

萬曆之壬寅孟秋既望翠薇山人徐昌祚書於和衷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目錄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敦行類

余宦遊燕中所檢閱誠臣孝子貞姬烈婦之跡甚夥總之彝常中事也其芳度義範可為世訓及幽潛弗耀者始属筆焉若一切尋常不足聳動觀聽者不録一切彪炳業已昭彰耳目者不録故所録敦行類凡若干則

侯中丞鉞。東阿人。巡撫大同。有告雲中人反。株連逮百餘人。內侍高忠欲以為其從子功。介嚴世蕃書請之。鉞知其枉濫。執不可。忠世蕃皆憾之。時大同兵叛。兵部尚書聶豹以為餉不時給。欲移罪司農以自免。於是忠世蕃諷豹幷劾鉞視軍餽不請餉。逮下吏。戶部尚書方鈍方與豹競。豹因諷鉞自辯。致罪戶部。鉞謝不敢為朝廷起大獄。因自蒙罪。削籍歸東阿。

魏縣申氏。世貴顯。其先世有名鑄者。最方嚴。有家法。子弟為諸生。猶使田作。曰俾知衣食所從來。甞嫁

女使長子市畚具道遇一士與之論易竟遺其金徒手歸翁殊不責後仕為金壇主簿官槖蕭然疾革歎曰去家千里何以歸葬其子欲慰之曰兒槖頗充願勿憂也鑄問何從得之子無以應漫曰適有饋兒為醫藥費者乃大詬曰汝敗吾生平矣遂轉面鄉床內至死不顧其子魏人多稱申氏風範

王永壽亦魏人舉鄉試標行孤潔有兵憲令其子師之適縣有一富人獄兵憲使居間可致千金永壽卒不肯畜一琴一鶴彈琴則鶴舞階下鶴死為銘瘞之未幾永壽亦逝遺命以琴殉

嘉靖中交河馮公時雍為閩左轄入　覲所司以公費進公卻之僚佐曰公即儉能不儌舍乎乃强其持二百金行比至都門饋薦紳各曆日數冊薦紳不悅竟致仕去所携金尚餘十七悉付還所司所歷復有政蹟北人至今稱之

世廟幸承天郡縣疲於供億民有以里役值供戶部侍郎袁宗儒者賣其子買雙鵝來送袁聞之謂同列曰使我輩食人嬰兒何能下嗌不受其鵝并助金俾贖其子

金鄉胡洞博學能文尚風節甘貧澹長子桂為文選郎杜門不通書問諸子勸令植業洞曰天道忌多取吾賴先人遺業平生不知寒餒汝兄又為朝廷美官天奉已厚更有賒望禍其至矣諸子乃不敢言晚歲轉號玄勝年九十不疾而終

醴泉解經為邯鄲令政平訟理獄無見囚庭內遍生芝草竟日與諸生講論夏月郊行渴甚村民獻瓜經探囊覓錢酬之無有乃掬水飲以解渴終不受其瓜

永樂中安爾趙豫為松江守民王翥被誣當死趙理出之翥以千金納瓿中稱冬菑以獻豫不知而受

之後發瓿得金召翥斥而還之既遷去松江盜起民上疏請之上命復任特賜銅瓜犯法者得便宜擊殺前後任松江十八年

洪武初涞水李得成母張氏以避兵溺死拒馬河得成以母少寡劬勞倍常嘗為畜以報乃裝塐母像供之而已常頁鞍銜勒以侍一夕夢母為言身壓層冰欲出不得時天大雪得成即母溺處裸卧冰上心念河冰消者即母出候也既卧覺暖氣融融冰不為寒積雪如饋凡七日河冰盡消乃請高僧

為母識罪。其臥處八十餘丈至今不氷。得成後舉
孝廉。官至尚寶丞。
魏縣劉貳守信。少嗜酒。父將歿。以節飲為戒。信痛哭
承命。不納涓滴三十餘年。有病。醫定方。謂當用酒。
乃卜於家廟。得請而後如方。信以鄉舉倅濟南。後
引年去官。
韓棟大名人。少喪母。事父及繼母盡孝。父歿。之泰山
朝碧霞元君。覬得冥佑。登春山絕頂。西望白雲。不
勝悲痛。投身巖下。衆皆皇駭。或謂成糜矣。少選。尋
路而上。肢體一無傷碍。或問之。曰投時自亦不知。

既下。若身在數重氈褥。
蒲臺任繼宗。少孤。母別適。從後夫往他所。繼宗長。遍
訪不得。發言涕泗。一夕。夢人謂曰。汝母居海際。衣
縞而績麻。如其言求之。果得母。
正德初。流賊齊彥名破上蔡。令易州霍公恩被執。賊
欲降之。公不屈被殺。頸中無血。唯白氣如煙裊裊
上騰。歿數日。面色如生。目猶瞋視。妻劉氏聞城陷。
先公自殺。事聞。贈公光祿卿。廕其二子。
廣宗諸生韓茂性至孝。父喪。躬負土封塚。結廬墓上。
梁木忽抽長條。枝葉扶蘇。橫出窓外。淩冬不枯。又
有羣兔馴繞其側。
山海衛人蕭韶。年十九。父得危疾。醫曰。惟檉柳木根
可治。韶求之不得。或曰。是木產海陽。時河凘。不可
渡。韶欲往。親戚皆止之。韶不可。曰。吾父且死。吾何
愛生為。竟往。溺死。屍浮海上。人哀痛之。
萬曆初。永康徐瓚為棗強令。其政最為人所思。性至
孝。胥吏康某。素不孝。一日見令奉母遊園中。母以
怒婢。遷怒於子。以杖擊墮其官帽。令不敢拾。跪而
請罪。俟其怒解。乃拾帽着之。扶母以入。吏遂感動。
改行為孝。

金有中國時。平陰王去非。義不仕金。隱居教授。一生
貧甚。有女年及而不能嫁。代為辦裝嫁之。隣有喪
忌東出。而西北皆人家。南則公家也。乃壞其蠶室。
使南出葬焉。及卒。門人私謚醇德先生。
嶧縣王佐為滎澤令。奉母縣署。母病。冬月思桃實。佐
禱濟瀆神廟。前池中忽浮桃實二枚。取以奉母。病
遂愈。
宋瓚。威縣人。正德中。父昇為流賊所得。將見殺。瓚聞
之。奔赴。抱父求貸。賊曳之不能去。遂殺之。昇得免。
瓚妻伏屍號曰。汝為父死。我當為夫死。願殺以從

賊驚曰。不謂孝子烈婦。并於一門。納劒去之。

鉅鹿孫士華。弱冠父卒。哀毁幾死。既差。廬墓。大水漂其廬。登枯木不去。十餘日。氣息殆絶。親戚皆曰。士華若死。天下無孝子矣。後復差。所登樹亦生枝葉。

馬驥。廣宗人。舉鄉試。嘉靖中。廣宗大水。漂溺無數。驥父恭被漂。驥沿水號哭。忽有空舟隨風而至。驥遽登之。所親謂曰。百里茫茫。知父安在。而并蹈不測為。驥曰。如父不諱。驥不獨生。手持食物。隨風漂抵數里外樹下。仰視。則父在其上。不食三日矣。以所持食進。有頃風息。理棹而歸。父子俱免。

元城諸生董增。少常宿學舍。鄰女夜奔。拒不納。董初不告人。後女自為人說。始知之。與二弟析產。善產悉推予之。衣食之餘。悉以濟困。鄉人信愛。多就增決曲直。卒之日。遠近哭之。如哭所親。

魏縣張學詩。舉鄉試。為大同通判。同時多以貨得最或諷張為之。張不懌。謝病歸臥。併城市亦絶跡。常屬其子曰。吾恥世人好名。願為無聞以矯之。身死。慎勿舉鄉賢。自為墓志。但敘家世官侍而不及行事。

嘉靖中。中丞綦督兵禦虜。元城人于蕃及其從弟佃皆在行。佃戰卻。中丞怒。欲斬以殉。佃哭曰。死不足惜。但孀母年高。子方在抱。奈何。蕃聞之。曰。弟真不可死。吾親已亡。又有四子二弟。願代弟死。遂詣中丞請之。中丞義之。并貸佃死。

鹽城民陳氏兄弟四。曰茂德。曰仁義。曰興祖。妻皆張氏。曰希賢。妻陳氏。四人皆夭。妻各守志無貳。有司扁曰一門四節。

新喻人黃鉉。寄寓任丘。娶孫氏女。一年。生子曰文。及商鄧州。悅千戶李興女。贅其家為壻。遂棄孫。孫母子浣紉自給。文稍長。教之讀書。補諸生。欲裹糧訪

父。以不知所在而止。後貢入太學。以父姓名遍問太學諸生。鄧州一生曰。吾鄉李千戶贅壻與若翁同姓名。未知是否。文大喜。隨此生赴鄧。其父留居數日。然未肯同歸。後釋褐為兗州通判。使人迎父。父仍不來。孫曰。彼慚見吾。又與後婦生子女。安肯割恩。汝子情已盡。勿復強也。文不可。更多備輿馬并李氏迎之。鉉不得已。乃與俱來。孫見之。悲喜。不復責恨。然不欲同止。令與李居別院。歲時禮見而已。文孝養終身。後母所生弟妹。皆令得所。

任丘于昇。少聘申氏女。未娶。喪明。女家欲返幣。昇父

母以問昇。昇不可。曰。犬人既為兒聘此女。而以疾棄之。人誰肯聘。如是則此女將終無歸矣。父曰。吾意亦爾。竟娶之。生子禎。官光祿卿。昇他行淳和。里中推為長者。

任丘諸生周文魁早卒。妻王氏尚少。舅富而狠惡。欲以文魁産分給諸子。逼王更適。王悲號不肯。翁盡奪所有。并所生孫女逐之。王無兄弟。依母以居。後獨居紡績。年八十卒。莫為葬。隣人撤其所籍藁席裹而埋之。數年。親戚劇錢改瘞焉。

景州王昌富而好施。義聲動一郡。有屠買牸牛之肆。遇昌道中。牛向昌跪而鳴。昌倍其價買之。旬日。産一犢。數年老死。令人埋之。其仁愛如此。其後子孫富厚。累葉登仕籍者繼起。

輝縣有蘭橋。橋上有九聖廟。相傳昔有蘭公生九女。並孝養父母。不肯適人。親歿。出其家財造石橋於卓水河上。橋成。俱自溺以殉。

撫寧衞軍葉壽者歸原籍取軍裝。去不返。妻潘氏二十五歲。撫其女不嫁。女長。母欲嫁之。告母曰。母辛勤撫我。何忍一旦棄去。母亦不之强。相依共食貧四十年。母卒。女於所居傍掘地葬之。破屋半間。不蔽風雨。自汲采外。未嘗越閾。饋遺一無所受。年六十餘而卒。鄉人鳩錢葬之母傍。

隆慶元年。虜騎薄昌黎城。諸生汪德立抱四歲弟德正避之。適遇虜。被獲。欲使荷所掠。舉刃脅棄弟。德立告之曰。抱嬰兒不妨負重也。虜曲從之。隨行三日。困憊幾斃。終抱不舍。虜亦感動。護致城下。得縋以入。兄弟皆免。

一片石城卒趙来住女年十六。里中有少年悅其姿。窺其父母出外。繆往借針。以語挑之。女怒罵。少年去。来住訴於官。欲撻之。少年不服。召女質之。少年乃服。女醜其與少年相質。泣而不食。曰。人生會有一死。何能忍詬。父母强之食。且防之。越數日。父母稍懈。乃乘閒經死。

忠義中衞指揮王天祚。中年無子。娶妾徐氏。生子堦。而妻死。欲以徐為繼。徐不敢當。又復娶李氏。姙身七月。天祚歿。生子墀。時李年二十一歲。徐長一歲。舅姑憐之。命再適。李曰。吾。人妻也。死無他矣。徐曰。吾雖賤妾。亦不忍復事後人。携手號慟。聞者悲感。舅姑乃聽之。自是足不出户限。至者但聞機聲。舅姑之喪。以禮襄事。堦墀長。有以析居言者。徐李設

夫位率二子拜之。因謂曰。汝兄弟雖異出。以父視之。則一體也。二母相依以守。辛勤恐懇。無不同之。今僉有家室。便欲乖異。吾何心哉。二子亦相嚮悲哭。卒同居。後李壽七十三。徐壽八十一。目見四世諸孫二十餘人。猶然同居。歲時多儒服上壽。財産亦日豐足。人以為貞賢之報。

史氏樂亭人。參政怡女。貞靜而有姿容。性篤孝。不能頃刻離父母。人每與議婚。則氣結成疾。累日方差。參政不能強。父母終。居冢旁不去。年八十餘卒。族人起高墳葬之。行人遠望。常見慶雲上覆。皆稱貞女墳云。

嘉靖中。京營參將戴綸坐咸寧侯黨下獄。出其裝三千金與所狎倡邵金寶屬之曰。以此具橐饘。如不諱。即收吾骨。邵泣而諾之。則以數百金買少倡博市井兒錢。而身媚奉權貴子弟。既得其驩。以間揚綸之美。而求其居間。綸罪竟得雪。而所與金無損也。綸後復以其金寅緣得建昌遊擊。携邵之任。妻某氏來。使人持邵拜而謝之。居旬日。謂人曰。吾夫有今日。彼所貽也。吾安可間其驩。遂辭去。

安平有聖姑廟。碑稱姑姓郝。周末時人。父母晚生聖姑。常以無昆弟。欲留養父母。辭不肯嫁。父患背疽。吮其膿。禱北辰求代。父恙果差。父母既終。竭其貲葬之。朝夕哀哭。苫塊終其身。人敬其孝。後與群女樵采水上。有車馬出水中迎姑。忽然不見。人謂姑得水仙。立廟祀之。歷著靈應。祈報無虛日。清明前後尤盛。

白恭敏公為陝西按察使。有鄉人為屬邑令。聞公出按事。以重幣進其夫人。曰。昨以奉公。公命致之。家夫人素賢明。叱之曰。公平生脩潔。豈宜有此。執其人聞諸按察公。果不知。每製時衣。寄其舅姑。必躬

自縫紉。或味可遠寄者。度未至。不敢先嘗。常曰。人家子弟不肖。多由其母姑息。諸子有過。必告恭敏懲之。遇諸婦。必以禮法。侍立移日。不令坐。如或傾踦。必正容以悟之。又使親蠶織。曰諸婦皆生長貴室。不知成立之難。吾將使知之。公以軍功當蔭子。夫人以嫡庶而長。固請授之。夫人孟氏。恭敏繼室也。

豐潤衛千戶韓綸備禦遼東。與虜戰。死。妻周年二十。守志不嫁。遺孤國嗣。職謫守大安口。亦死於虜。妻董年十九。奉姑訓子。志節凜然。子承嗣蚤卒。妻雷

年二十無子誓死不適以女紅易粟養姑姑喪盡鬻衣珥以葬承嗣弟承忠襲職承忠董遺腹子也未幾又卒遺孤銓遠妻石亦守志五十年終身無議韓氏四世皆夭而四婦皆植節人以為形勢使然

東阿劉參政約幼聘徐氏女病目失明女家辭昏約父母將許之約不從曰聘而後瞽則吾命耳及將昏目忽開朗後生四子其二舉進士為名臣

流賊掠東阿得諸生馬希昂妻魏氏欲辱之魏怒罵賊舉刀擬之魏即奪刀自刎流血仆地賊帥楊虎

聞而義之生縛其賊投水賊去魏復蘇希昂後為東鹿令

韓氏肥鄉人邢穩妻年二十餘夫死而無子依父母以居鄉人多媒之父母欲奪其志韓仰天祝曰盡損我目以絕人念明日果一目矇知神理不爽遂齋潔息心日以紡績供養年六十目復明八十三忽有人入室曰治裝治裝趣赴上方其日韓卒家人遍覓室中之人亦無有

清河李氏為王賢繼妻撫前妻子謙與所生子義如一義嗜酒浮蕩母常言於父訓戒之卒不改賢卒義挾重貲商莒城與惡少年遊狹邪所挾且盡主人驟諫為惡少年所殺會謙來視弟惡少年引之謙自誣共殺主人請留義奉母李聞之急之莒城言義平日無賴當坐罪謙固自引所司歎息因坐惡少年而免謙及義更聞於　朝旌其母子

宋儒永年人儒之生適兄傑已長所生母産亾父亦未幾歿傑與妻酷忌之陰害百方適母楊挾與動止飲食必嘗如是十餘年始得免既長舉正德己卯試傑為閩中幕官遇疾一家盡死儒竭所有迎致其喪葬之事母盡色養事必稟而後行後為安

丘令有美政以母憂歸竟不復起

郝氏邯鄲人少失父其母守節郝以弟騰幼不忍去母遂不嫁騰又蚤世撫其姪甚至教以書史得補諸生百餘歲而卒郝氏子孫立其主於家廟世祀焉

徐氏保定縣人田增妻年十七而歸增時增病已殆雖成禮第從嬸姑陳居未幾增沒陳泣謂之曰田氏再世夭歿此老身不幸也汝尚處子勿負韶華亟易服歸矣徐抱姑哭曰名為事人而不終一姓狗彘之行爾願卒與姑相守姑不能強家貧無資

剪楮為冥帑鬻以供食。日夜不休。姑深憐之。撫愛如女。姑殁。悲慟。欲自絶以從。母激之曰。汝平生孝姑。死則弃姑不葬。於孝未終也。乃止。年七十餘卒。官為葬之。

故城秘紹統。為諸生時。家貧。授徒以養父母。及五幼弟。後以鄉舉授州守。所餘俸俱上二親。親殁。推遺産於諸弟。假貸供衣食。服闋。補原官。卒於任。談者惜之。

劉琦。清苑人。性仁恕。盗王官常盗其羊。又燒其旁舍。一日。官盗於他所。將為追者所及。適遇琦於途。謂

必見執。跪而祈免。琦笑而遣之。追者至。又為繆言所嚮。官既脱。遂不為盗。事佛終身。琦他日出。袖中金為剪綹者所盗。已知為琦。曰。是能全王官者。吾何忍犯。就琦頓首還金。琦强以其半與之。勸令改行。

元涿州張誠。嘗於道中得遺篋。守之不去。有張琮者。哭而來曰。兄以非罪被繫。貨宅得金。將以為贖。如遂失之。兄弟皆無生路矣。乃舉篋歸之。時誠已六十。尚無子。自是妾遂娠。身生男。壽八十而終。

莆田戴大賓。年十三。中鄉試第三人。明年。登第。廷試亦第三。是時。劉瑾方張。有兄女。欲壻戴。戴欲辭。恐憂父母。乃陽順之。而辭以未得親命。請緩昏期。瑾乃買大宅。豫迎戴居之。戴故為狂醉酒遺溺。又虐使瑾親幸婢從。時時醉中大言。此輩蔑我。異日真為乃主。便須鞭殺。婢從恨且愬。日短之於瑾。瑾怒。逐戴。明年而瑾敗。其蚤成如此。未幾。居母喪。過毁而卒。

懷柔韓氏。王俊妻。王本衛百户。俊獨補諸生。韓年二十。俊卒。遂毁容守志。尋常不逾門限。歸寧父母。未嘗越宿。家漸落。事姑舅備甘溫。舅臨亡。以少子澤為托。時澤方五歲。所生母先亡。韓撫教如子。長。報父職。事嫂如母。人兩賢之。

譚氏。順義人。適周鎮。鎮故富室。以中盗失資而貧。譚屑荳為粉。鬻以供養。鎮死。譚年二十餘。二子皆幼。譚剪髮狗鎮。以示無他。舅姑病疫。日夜侍疾。或謂譚。疫善傳人。當少避。譚曰。吾聞疫傳人。則病者愈。若傳於妾。固所願也。舅姑相繼殁。譚竟無恙。二子長。能貨易奉母。年八十而終。

撖大經。廣宗人。年十九歲。舉正德己卯鄉試第七。讀書順德官舍。守過之。以母忌不見。守怒。揚言欲以

官舍乞人。檄即務歸。守使其所親再三謝。卒不往。
余見其所著月中影辨。頗有辭理。亦北方才士也。
未三十而卒。

申氏。某縣人。諸生高理妻。理病篤。以申素柔婉。疑其
不能堅節。謂之曰。吾不恨蚤死。但恨子未成立耳。
申哭曰。妾所以不擬狥君。正為此。願勿多慮。及理
卒。申剪髮投棺中。矢必同穴。會鄰家失火。申抱棺
而哭。火垂及。不肯避。有頃風返火息。有白鵲巢其
梁數十年不去。年及。有司請旌其門。

王氏。某縣人。孫瑜繼妻。年十九適瑜。甫月餘而寡。舅

姑以其少。不聽守節。王自經者三。乃止。撫前室子
女有恩。家失火。姑不及避。冒火負之而出。舅姑歿
貧不能葬。鬻奩具襄事。并日而食。卒無怨色。

邢臺殷宗夏。母早卒。弟宗虞才數月。命妻韓乳之。及
長。督令學問。中鄉舉。官至府倅。所在有政績。人以
為宗夏所教。宗夏端慎少忤。好行陰德。鄉曲推為
長者。

正德中流賊破蒲臺。執學官。欲殺之。諸生崔騰請代。
賊并釋焉。

平鄉韓素生。而惠和。奉父母甚孝。舉進士。官至金華
守。有善政。嘗曰。思父母深恩。故不敢為辱親之事。
素生時。父適夢鳳鳴。卒有名當世。

嘉靖中。壽張劉寅以鄉舉知隰州。山西鄉試。寅與外
簾。取士二人。寅既不言。二士求座師。不得。竟無所
歸德。

蘭陽學博陸明善。幼好讀書。性孝友。妻誤失火。母怒
出之。因自爨以養母。後司訓清河。得重疾。其弟某
侍疾數月。明善差。弟以積勞成疾而卒。明善痛之。
哀哭過甚。疾復作。亦卒。

蘭陽華祉早卒。無子。妻張氏誓死不嫁。以女紅供養

舅姑。姑病瘓。常負以出入。舅姑歿。自負土成墳。高
丈餘。日至墓所。先哭舅姑而後哭其夫。人善其有
禮。

密縣王斗。父卒。廬墓。種麻自給。麻蔓生花如蓮。

沙河縣韓世福妻李氏。姑性嚴。事之能得其意。夫弟
某不弟。勸夫以所分產讓之。世福病。乞以身代。及
卒。責產償責。織紝自資。教二子甚有母道。夫族凌
其孤寡。登門罵之。怡然不較。人服其德。萬曆十年。
有司聞
上。詔旌其門。

文安縣王原。父珣。家貧。甫生原。以避役出逃。不知所嚮。母張氏辛勤育原。稍長。常問其母。吾父安在。母涕泣不告。原請不已。至年二十餘。母始告之。原泣曰。無父而可以為人乎。兒誓尋父。不得不還也。母不能止。乃由涿鹿遍歷齊魯。閭巷山谷。足蹟皆到。晝乞於市。夜棲古剎。間關十有餘年。每不遇。輒號天呼泣。聞者悲之。一夕止宿田橫島西土神祠。忽夢遊一梵宇。有僧持莎米飯澆肉汁付之。食既。其僧朗吟二言曰。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遂驚覺。見一丈人自外入。原以夢中語語之。丈

人曰。汝志堅神佑。須南行。於寺宇求之。必可得。原如其言。抵衞輝府。其日。颶風大作。原避一寺。名曰夢覺。有僧謂曰。年少何來。原以尋父事告。僧曰。吾寺有王姓者。爾同鄉也。盍入問之。引原至珣所。見珣方為僧衆晨炊。原不識。揖而問之。珣泫然淚下。曰。吾夜亦夢吾子來。果神應若此。原尚疑非父。珣曰。吾棄家時。吾妻乳子小字某。今二十餘年矣。原始驚。抱哭。而强之以歸。時聚觀者萬餘人。人各有贈。珣歸。享年八十四。有司旌其廬。後原孫王某登萬曆己丑榜進士第。

趙邦彥。東阿人。少頴敏。多記覽。舉鄉試高等。上春官不第。隱兎窟山。讀所未見書。刻意著述。與臨清謝榛相切劘為詩。謝服其宏壯。榛遊京師貴人。遂名播海內。趙惟自適吟咏。邑里重之而已。文章援毫立就。而不甚矜格。故不如其詩。同邑于慎言。天才卓絶。少有盛名。然竟不第。老於諸生。詩文贍而有致。余嘗見其遊山諸記。紆徐鬱茂。文彩燁然。即生南土。亦稱才士。

成化中。磁州紀傑。以會試過漳河津。卒與從者競。將毆之。紀曰。吾會試舉人也。卒曰。爾會試。奈我何。就

使中式。未必即任廣平。以篙擊水濺公頭面。公呼從者去之。是歲上第。授廣平令。卒恐。首詣縣叩頭請死。紀曰。吾已忘矣。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一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奇節類

徐子曰世風頹靡士鮮節概余毎涉獵呫囁則於忼慷激烈好義輕生之士多心儀焉茲所録奇節類自女流以至薦紳俠客皆蒙難而靡軀者雖一志一節未必盡符中庸然亦可秉誠於澳涊自全之士其於世風不無小補云

元時遵化縣民康小二為官鑄鐵不鎔費薪炭無數主者將治之康有二女恐父獲罪俱祝天投入冶中鐵應時鎔共見二女隨煙焰上昇事聞勅為金火二仙姑至今鐵冶祀之

白羊谷軍餘劉自安父早夭母不安其室自安泣諫不從乃棄家居觀音庵母知而從之自安遙見以頭觸石而死

有布商適獻縣止何佐家於路中失布不覺也及發筒市布始覺之謂佐盜布訟之官官不辨坐佐盜罪佐欲自殺曰吾非盜而被盜名何以生為將自

盡其妻翟氏曰君死吾母子不能生矣不若我死袖刃入訴官叱之遂刎頸公庭官慚悔佐寃得理

嘉靖丁酉北虜寇遷安諸生何秉善及其妻馬氏為所掠至青龍河馬氏自投而下虜方挽之秉善亦投河同溺而死

遷民尹顯有田數十畝與弟朗共耕以自給豪民欲奪之顯不勝忿與鬪豪取他屍認為家人誣顯毆殺顯不能辯坐抵朗數告母曰兄當家人也不可以死朗願代死母恒禁之至秋盡當決朗泣而辭母竟袖秤鎚詣縣曰殺人者朗不當坐兄縣令以案定難更朗遂出鎚自擊裂腦而斃顯因得生人為立祠城隅祀之

任縣趙中丞女嫁為太學生杜偉妻年二十偉病趙度不起先自縊侍婢救免偉卒求死益堅親戚勸之曰但不改節何妨一生趙曰一時死節至易終身守節甚難吾願就其易者不食數日而死

嘉靖中賊劫臨城太學生趙學書家執其母將殺之學書婦劉氏已走脫聞姑危還就賊求免賊縱姑去欲加劉非禮劉度不得脫乘賊縱火燒屋因投火自焚而死

白恭敏公圭撫貴州。有刺客夜入公室。公擁衾問誰。刺客識其聲。驚曰。乃我公也。吾憤鎮守内臣貪虐。欲為一方除之。不意悞觸仁人。罪當死。遂舉劒自刎。公令窃瘞其屍。而陰訪其家厚䘏之。公有才略器量。屢立邊功。為弘正間名臣。

嘉靖中。會稽姚忠女。年十六。嫁朱縉。縉嗜酒失業。閔四年。并其妻自鬻其官家。官家將挈以赴官。姚恚曰。我儒族也。而為人婢。辱且蒙嫌。欲拒不可。乃夜紉其襟袂。懷石自沉而死。

金鄉人高翥。有庶弟曰騰。父所最愛。嘉靖末。有賊刼

其家。執騰索財。不得。將殺之。翥奔赴之。曰。財在我處。弟焉知之。賊舍騰執翥。翥然實無財以應。竟被殺。

劉富。金鄉人。正德初。流賊入境。聞其妹有色。質富父索之。富聞之。赴賊謂曰。妹匿鄰家。吾導汝以往。賊因縱父執之。富度父可脫。遥呼兒已判死。勿以兒故使妹辱於賊。賊怒而殺之。

林氏。滕縣劉仲妻。仲死。林年少有色。里人爭欲得之。林憤恚欲死。鄰姥復慫慂令嫁。林逾憤激。其家煎荳漿適沸。自投而死。

曹縣周泗與弟淛。俱為商。還至縣境。兄江迎之。聚於逆旅。卒遇賊劉七。欲殺之。因告賊願留一人養母。賊許之。兄弟爭死。賊並留不殺。欲令入黨。泗兄弟皆豪健。伺間殺賊將二人。賊并力來鬬。殺傷賊以十計。江淛皆死。泗獨潰圍出。嘆曰。兄弟皆死。吾何用生。還就賊求死。亦見殺。

孫豆兒。嶧縣伎也。素有名曲中。與里人王某昵。因嫁為其小妻。王病死。豆兒沐浴更衣。自縊柩側。

廣平王氏女。年十七。與其姊同習女紅。動止必偕。姊性不檢。好麗飾。窺門。西隣少年招之。頗酬以色。女泣諫不改。欲言父母。又恐傷恩。恚曰。有姊若是。誰

亮吾潔。不若死於清淵。遂自溺。父母迄不知其故。姊嫁後。侍婢始為人言之。

永樂中。河決。永濟民死萬數。縣令王彬自恨不能為民禦災。投水而死。屍自漂入縣堂。百姓痛之。於死所立廟祀焉。

雲間人某。以罪戍漁陽。詐稱無妻。娶燕山劉氏。後遇赦。棄劉氏而歸。人勸令再適。劉不可。去吳下訪之。夫壓於前妻。不肯納。劉斷髮投尼寺。製一棺。夜臥其中。後隣火及其居。不肯出。倩人闔棺。曰吾事了矣。遂焚死。

正德辛未。流賊入霸州。高山妻朱氏被掠。不受賊汚。執其四子於前。加刃頸上脅之。不從。先殺二子。又不從。又殺二子。朱益厲色罵賊。遂被殺。

拾遠南有孝女祠。碑稱孝女李氏。父為蟒虵所吞。孝女泣訴天。雷震殺蟒蛇。其腹四裂。父屍宛然。女益悲慟。氣絕而死。官為立廟。

文登諸生鞠鉞。年十八。聘于氏為婦。正德中。各為賊虜。賊愛鉞壯碩。欲斷其髮。驅共為賊。鉞罵曰。寧斷頭。不可斷髮。賊怒殺之。又欲汚于氏。亦不從。觸石而死。賊去。邑人求其屍合葬之。有司表曰雙義。

封丘諸生彭儀妻吳氏。有殊色。儀蚤夭。吳欲守志。舅姑受里中富人厚聘。欲强嫁之。吳走夫墓慟哭。淚血漬衣。自縊棠樹枝而死。時已冬半。棠花忽開。繁盛不減春日。經大雪不萎。

洪武中。昌邑王璡為寧波太守。居官苦節。一日。家人偶進無味。璡大怒。謂其妻曰。汝不憶食菜根時耶。命埋之。郡人稱埋羮太守。

魚臺人魏瑄有二子。一乞養。名導。一親生。名遵。賊掠其鄉。導先脫去。聞瑄及遵被執。還赴賊所。賊已殺瑄。將及遵。導告賊曰。弟尚無子。若殺之。父後絕矣。願以身代。賊遂殺導而釋遵。

正德中。賊陷安丘。王滕扶其母避走。遇賊欲殺母。滕以身蔽之。泣請代。賊怒。釋母而殺滕。

丘縣杜偉妻王氏。頗有色。正德中。流賊入其家。王抱嬰坐地。賊欲奪嬰淫之。王大罵求死。賊怒斷其首而去。經宿。坐如故。嬰在其懷。猶微息。家人徐飲以湯。兒遂活。

元末。開封民萬昱已有一子。又育兄孤子。昱當從軍遠行。屬妻范曰。吾兄已亡。惟餘一子。天下方亂。如不能保全。寧棄己子。尋遇寇。范如夫命棄子存姪。

後復生一子。

徐北部燕山叢錄卷之二　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三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吏道類

徐子曰吏道關於民生

國家重矣茲於聞見所及有善於拊循者有工於摘發者有嘿感神明者有不取一介不畏強禦者其槪觚硎範均足師資後學風勵一時故錄得若干則

元脩尹詹思誠行春民李貝訴其弟匿羊尹叱之退

有民王青者兄弟素友愛尹過其家命酒勸酬歡若朋友李兄弟感化各自責還復同居

灤州王鎬為大理評事東阿有官家子為惡少年誘使遊蕩費所齎千金者大理卿欲重坐惡少王曰古人云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今一登仕籍動致高貲得之豈盡以道使子孫能守是無天也羣小竊以自潤正猶楚弓得失胡足深治理卿善其言而止

灤州陳恕以鄉貢為開封府同知常於道上遇一人衣服騎從若貴遊陳曰此臣盗也命從騎縛之考訊果然或問陳何術知之陳曰吾察其狀兒而服鮮顧數而行疾耳豈有術也

金鄉任礪知長葛縣御史行部私屬令公邑産水牛當少致其革角礪陽諾之有頃使村民牽水牛數頭謁御史曰此小民耕牛衣食租稅皆從此出是以官禁殺牛今公欲其皮角須為公殺但恐奸民遂不可禁請限其數御史大恨餓以贓私下獄礪憤曰士可殺不可辱絕食而死百姓皆為流涕有失聲者居數日忽陳鹵簿自外入人怪且喜曰我公復來矣讙而從之至神隍廟忽不見御史尋嘔

血死人為任立祠至今存

段汝旦本安南靖州首領宣德時黎利叛從王師討之有戰功安南既陷汝旦無歸

天子以官人王氏配之授衛指揮辭曰

天子謂我夷人不能治百姓耶乃授山西繁氏丞政績甚美遷鉅鹿令又能其職捐俸葺學多所脩舉至今為民所稱

東阿縣民張寵妻為妖狐所憑日於家投瓦石移器用時與人共笑語是時應穀為令嚴明有聲寵訟於令令批訟牒限狐三日去使揭於家次日狐來

辟寵曰我與汝戲劇何至使縣主知之自是不至

冀州謝公纘知濮州妖民董憲聚衆唱亂公先事掩捕禽憲及其黨得僞署文書或勸以不軌聞上當有殊賞謝曰如是則詿誤者皆伏重誅吾不忍也第以妖言惑衆定案所全甚多

蠡吾張哲為大理評事有婺婦曾氏與人私而憎其子欲殺之誣以不孝繫獄哲察色而疑之令獄卒詭出別囚死屍召曾氏謂曰汝子以死可具棺盛歛婦即有喜色使人伺之出與一人笑語并捕而訊之得姦狀皆伏辜

新城崔明為萬泉令甫下車有蝴蝶數十飛繞其旁去而復至再三崔使人視其所止乃至城隅集積草上發草得井其內人骨甚多崔意刼盜所殺使人密捕皆伏誅

嘉靖間江西有民娶婦三日而失去者婦翁訟為壻所殺官掠之急民自誣殺婦棄屍塘中官網於塘果得屍論死數年臨漳石公璞至其地為叅議閱案而疑之曰殺人而弃其屍此刺骨之讐也娶婦三日方當讌婉何宜至是下有司更問報如初乃親詰之民曰惟求速死如是再三公無可柰何乃

禱城隍神祈夢果夢一貴人来謁引其手書麥字而去公覺而惟之曰麥之文為兩人夾一人而其下夕也此必兩人挾女以夕亡去既而大陳刑具再鞫乃有童子旁立注視問何人云是其觀道士弟子石怵之曰汝師匿某妻而陷以死今使汝来覘乎命考之童子言實乃女子未嫁時與道士私通已嫁約以是夕與其弟子挾而藏諸複壁塘中婦屍亦道士所為也乃縱民而杖殺道士鬻婦倡家以身值歸民再娶一方以為神明

金咸平中劉璣知平山縣有民婦詣縣稱夫為商於外過期不還恐被謀害璣曰汝自殺夫何告為婦曰與夫相配一紀生子女各一豈忍為此璣不聽執而考之果因夫在外而與人私夫歸則潜與所私者共縊殺而滅其屍即并捕所私者論如法又嘗獲盜稱贓寄同里某甲家宜密掩之璣察其詭猝詣盜家訊其婦贓竟不能隱

永樂初長山許譽為儀封令嘗云邑多凍餒民不勤也民之不勤由令失職耕歛之時必騎驢遍歷村落父老聞驢鳴則知令至相率迎之凡營作樹埶指授如家人于是儀封大治

上聞之賜衣鈔俾仍其職居儀封將十年竟遷武昌太守。

成化中婺源張清為臨城令有民為盜所殺而莫禽其盜清馳至民死所悉收居民刀斧書主名於上而陳之獨陳廣斧有蠅集張指廣曰人是汝殺廣初不服張令取斧合傷創遂服罪其他斷獄多類此

深州張文淵為舍山令初下車夢人裸體被血訴山福殺已瘞屍柳溪橋下既視事遍閱舊案乃有縣民龔保塹出不歸疑為讐家所害而不得其主名

即問縣民有山福乎左右曰有追而訊之一如所夢時稱神明

鞏思容為南宮令所部民為縣收稅銀數十兩夜還恐遇刧盜私埋道旁與婦共臥為述其事他日取銀則失之矣乃告於縣令問汝埋金曾語誰乎曰在床間與妻語令曰癡人汝妻與人私而不知耶民叩頭稱無此令不聽命速繫其妻大陳刑具而問之曰平日與何人私通實言免死婦人懼遂言所私復縛其人至罵曰汝淫人妻又竊其金乎遂考之其人不能隱稱是夕方與婦會因其夫外歸匿於床下聞言云云乃發取之追得銀不失錙銖婦與所私皆論如法

淄川于璧以御史巡湖南清公任法嘗之黃岡有兩蛇遮道已而隨輿數里不去于祝之曰汝有冤當去吾使人隨汝驗之蛇即下道走令役人隨之入山寺側塘中乃激其水竭之有二屍沉焉意寺僧所殺執一行者訊之遂服

通州周榮知蕭縣民某出外其弟與婦共居婦忽被殺婦家訟夫弟殺之弟畏考自承榮疑其色不即成獄一夕夢婦人自訴云妾實命叔入市有惡僧

見妾獨居又住處僻寂脅妾求姦以不從殺妾榮覺盡記所夢獨不知僧名乃託疾飯境內僧察一僧光狀執而訊之駭愕服罪

弘治間壽張殷雲霄為江陰令民朱瞠為人所殺有匿名書言殺瞠者某甲某素讐瞠衆皆以為然殷笑曰此非讐殺明矣因問瞠與誰狎左右言邑椽姚明他日稱欲繕寫書籍試羣吏書陰以明書較匿名書相類遂詰之曰汝何以殺朱瞠明大驚伏曰瞠將販易明獨餞之見其貲而心動故殺之耳

正德中鉅野宋滄巡撫四川宿金牛驛夜有數鬼見

形訴寃至成都使人以鬼語靡其事皆嘗捕殺人者寘之法人皆神之

元時李譙為穀陽令隸為官攝民傷歐至死因刎其喉誣云自殺譙視驗見其傷處無血廼命取二雞以刃刺殺其一流血被地撲殺其一而復刺之則無血乃詰隸曰汝安得復諱殺人隸遂不敢辯

高陽張天衢為封丘令有民被殺而不得其尸誣逮甚廣天衢訊之旋風興於前使人隨之至一處而風息即其處掘之則屍在焉因廉得殺人者置法後為御史孝廟誕日天衢侍班劉瑾傳命舒緩天衢劾大不敬瑾銜之搆謫戍瑾敗得歸

博野縣張俊為開封府二守屬縣民畜一鳩父失所在其妾見屠家有鳩歸言之夫民欲認取屠家謂是已畜因而相爭民遂縊殺其妻以訟獄久不決俊攝縣事詰民曰致爭者妾也今妾不死而妻死此汝蓄殺妻之心而因會以發欲使所憎去於己而罪移於人何其忍也收其妾考之情得坐民罪屠者朝夕拜祝

元藁城董守簡為汴梁總管宛丘有惡少素為宗族所惡其黨殺之而誣其妾以逃有司以為族人殺

之坐以死罪公閱其牘詰吏惡少之妻何不出告曰逃矣守簡曰有司之不盡心於獄一至是乎使人捕其妻鞫之盡得其情族人得釋

張鎧為滕縣令明敏習法鞫獄得情必窮所由起訟師悶悉逃出境

滕縣楊懋忠涉學好為詩不得意於諸生棄去遍遊名山還過琅琊捕盜指揮以為盜執錄將考之楊詳曰吾誠盜乞紙筆自供因題一詩內有曾向陳編竊語言之句指揮不通文問曰陳編是汝夥中人耶楊曰不然是被盜者也指揮大喜執送兵備見其詩大相知賞叱出指揮解楊縛延上坐與論詩竟日既出指揮來謝罪楊曰不因公何以受知兵憲但如此薦法令人一時難堪耳

吳縣劉纓為滕縣令民婦攜兩兒過鬻家瓜園鬻家自摘瓜誣為婦所盜執以送官纓見所盜瓜多知其為誣詳怒婦曰爾盜彼瓜當以一兒償之令告者將兒及瓜去其人先抱兒遂不能取瓜纓乃詰之曰爾壯男子也抱兒則不能取瓜矣彼一婦人耳既抱兩兒安能復盜若瓜又如是之多耶告者叩頭服罪杖而遣之

長治任公環令沙河劬勞勸農民稱賢其尊人就養
署中一日為父言迎送勞苦父曰汝乘輿尚云勞
肩汝而行者當何如任公悚瞿書此言於座右撫
字益勤以憂去民為立祠
宋滎澤人張逸知益州有鋪卒殺人而誣道上行人
吏受賕因使卒守囚逸見之曰囚色寃而守者氣
不直疑殺人即守者詰之遂服蜀人以為神
永樂中陳州孟鏞以御史按雲南見民舍突中起白
烟如蛇虺他日又見乃祝之曰苟有寃當見夢其
夜夢人来訴曰我貴州人李二雇工王禮家為禮

枉殺瘞竈下鏞使人發之果得屍禮伏法
宣德中昌黎范信知開封府夢一男子裸體稱寃曰
吾為祥符縣民耿陽兒所殺埋屍莊後明日問知
有耿陽兒即至其莊發之果得屍陽兒伏法信廉
敏有善政在郡忽沐浴更衣呼酒獨酌召二子與
訣遂逝其夜巡撫于少保夢信来辭鹵簿甚盛盖
為神云
洪武中番禺黃梧知東阿縣有善政狼溪有怪能為
美女誘人而食之梧為文祝天俄而風雨雷震有
青蛇死水上後陞永平三守以言事失

旨下吏論死哲嶺右名士工為選詩有吏林人多惜
之
永樂中固城谷庸為登封令有檿尾虎入城為民害
民席守中子被噬死訴於令令齋居思過為文自
數於中岳神不旬日虎自投守中井中死
東阿張本洪武時為江都令有部民欲以千金請事
托櫛工致之徼露其指於家人本母聞之駭栗而
不上食母謂曰汝事嚴明之
[illegible]人思以千金相餽汝豈以賄聞乎本愳名櫛工
窮其狀而置之法永樂中為工部侍郎以事忤

旨謫交阯布政司吏
朝廷使人偵之本方抱案白事趨走唯諾一如常吏
仁宗監國白
上賜環遷兵部尚書
東阿劉貞外田初為元氏令民得白兔送縣丞尉博
士以為將獻諸
朝皆来賀劉笑而謝之因留飲酒數行[illegible]
美乎此即鄉者白兔所為也客愕然不能對劉笑
曰諸君殊未知翁非以白兔博賞者[illegible]
使中官二人剌萬郡縣所至長吏郊迎及元氏劉

不出中官坐傳舍召令劉乘輿傳呼上堂中官不爲起劉曰咄豎長者至胡不避席中官呼從者欲辱之劉遽前搏其一投堂下使卒并縛置獄曰爾刺事奉

旨乎胡敢擾亂畿輔吾上書請之矣中官大窘間使謁真定守求解守命出之自以千金爲謝二人許瑾瑾許族入計而甘心於劉至期都人無敢舍元氏令者劉易服而入將以次日述職從者惴不寝劉取酒劇飲歌呼徹旦已而巷陌洶洶以爲瑾所使逮至乃瑾以是日敗被收也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三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四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濵卿甫 校

兵革類

國家以武開基其龕世整亂之跡垂竹素而銘太常者不可勝數至於將帥之逸事偏裨之奇畧與夫感奮而立功懷奇而未試者迣迣見於偏方之志傳於獻老之口余不忍其卒晦也爲錄兵革類若干則

通州南門內有鄭國公祠祭日與文廟同碑稱公下

通州巖戰士卒民不知有兵師征河東虜復窺通民皆恐懼公還兵拒走之民愛公如父母公薨喪過通罷市迎哭共醵財立廟稗史言常將軍剽銳嗜殺所至縱士卒殺掠故兵鋒爲一時冠獨於北方能爾蓋知天下將平行事當與草昧時異也

洪武中泰州施文以隊長從定遠侯征漠北既出塞牽馬而行衆問故曰將用其力也諜報虜營在前侯以衆少欲俟後軍至而戰文進曰比吾軍至彼衆亦集矣掩其不備可必覆也侯善之即輕騎薄其營禽獲無筭功

上授蔚州衛世千戶。又從潁國公追故元遼王軍行未幾遽下令班師眾皆還。文獨曰。此元帥用奇耳。命所部嚴裝越二日。果回師深入直至鵝窂山。文之士獨飽且逸。他隊弗如。累官山東都司。

王太保越督三邊。密疏哈密事。逾月不下。憂其計泄。得疾甍。屬其子曰。吾劍得之夢中。留此無益。王守仁来謁墓。當授之。其人功業當過於我。有頃卒。守仁時為禮部郎。果以諭葬至。其子吝弗予劍。後新建果立大功。

永樂中。滑人蔣廷瓚為貴州布政使。偶鑿地得石匣。藏古劍。因佩之。時時長鳴鋏中。由是諸羅畏伏。荒徼帖然。召理都察院。獻其劍於文皇帝。

濮陽李晟。以進士為宜興令。有美政。召為御史。自負知兵。上書言邊事。譏切用事大臣。又薦王越可用。謫幕官。不赴。弘治中。上所着兵書數種。會言者薦之。授鄖陽同知。上疏辭曰。臣自登第以来。三十五年矣。中間閒居大半。得以閒究論兵法。近益有得。若所造連弩飛礟。皆創自臣意。從古未有。雖尚父孔明復生。自審無讓。若秦之白起。漢之韓信。唐之薛仁貴。並貴詐謀而不及節制。臣不屑為也。謂臣不然者。請假臣萬衆。試令臨敵。如不能復累代侵疆。驅虜於陰山之北者。願封劍斬臣之頭。仍沒入妻孥。噴臺臣薦臣。本欲使禦虜於北。而陛下顧使治民於南。區區吏治。臣非不能。但惜平生所長。卒世不見。是以忼慨拊膺。不能自已。臣少年通籍。常備位法從。猶不能以一得仰千明主。豈況耕莘釣渭之徒而求自達乎。竊恐聖朝舉措。為萬世所惜。書奏不報。竟老於家。

博野劉潔。從靖難師。為軍校。師略東昌。渡滋水。留騎為居民邀殺。命潔率數十騎誅之。潔恐多殺無辜。故揚其聲而紓其道。比至皆逃匿。沙河之戰。獲裘徼。欲殺之。徼詭言潔猶子。問潔是否。潔因曰是。徼後以戰功授世襲指揮使。事潔如父。永樂中。潔坐罪繫獄。子輔赴京訟寃。會長子縣令女其亦在繫。輔因與其子瑛交好。瑛歸省母。女今瘦死。輔捐槖殯之。瑛極感激。約為兄弟。瑛後為按察副使。便道過博野。館輔家。病卒。輔殯之如瑛父。博野人言長厚者推潔父子。輔子志第進士。官至太師。

嘉靖庚戌。楊都憲守謙。巡撫保定。一日晏坐。有孤自後脫其官帽自着。作貴人矜嚴態。回首叱之。棄帽躍去。徧城捜捕。不得。未幾。北虜入逼京城。楊督兵入衛。

天子怒其不戰。與丁大司馬俱棄市。初守謙欲戰。使報嚴相嵩。嵩戒之曰。戰不必勝也。顧敗於邊可掩。而敗於内地不可掩。不如不戰之完。楊遂聽之。及上怒。嵩不敢言。遂及難。楊素有威名以註誤死法。議者恨之。

元季兵亂。有女子名金花小姐。起義兵。屯儀封。師有紀律。威畧大振。羣盗不敢犯其境。一方賴之。今其駐兵處名金花營。

國初。常將軍狥開封。兵次封丘中灣鎮。軍中夜聞雨聲。起視之。朗月如晝。常將軍曰。此天儆吾行也。聞擴廓發兵來援。吾兵先至。城中膽裂矣。遂蓐食起行。黎明。至城下。守臣懇舉城降。

劉七賊數為遼陽副總兵劉暉所敗。畏之。方攻滕縣。暉以兵來援。賊解圍南去。暉追之。不及。欲取道嶧北而還。嶧人惡兵費。紿之曰。東行道惡。不如由故道。暉乃還滕。休兵信宿。賊知暉在滕。乃入嶧。恣殺

掠而去。嶧人深悔之。

宋靖康之難。開州守楊棣以兵援他城。金人乘虛襲之。其弟彭年不能距。以城降。棣歸。以計紿金之守者殲之。復為宋死守。金人怒。攻屠之。棣兄弟皆死人為收其骨。并將佐瘞之。起塚成山。名曰金沙。建祠其側。棣節甚偉。而宋史逸不載。獨見郡志云。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四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五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技術類

夫遊蓬戶者不識朱門之焜熀宅平土者不知山海之崇深天下技術如卜筮醫藥推星鑑形以及祈祝前知幻變妖惑之類非一總之道所不載也而精詣之至至於窈冥莫測斯亦奇矣錄之以為聞見助焉

正德中有紫壚道人遊永清冬月單衣好飲酒醉中

或言休咎皆驗人以其狂不甚奇也天大旱令韓其禱雨不得紫壚告令曰公為民禱誠矣願致雨以稱公登壇嘿坐久之約來日日中有雨至期不雨紫壚曰北街有人登屋破吾法可擒之果得人曰李某更請免其罰因令四人乘善馬立壇下各嚮一方曰一雨則隨所嚮疾馳盡馬力而止及雨三方遠靄鄰境獨東方不逾二里紫壚曰必役人勸馳也問其人因馬蹶而止韓令更邀之紫壚叟叩齒三則雷震亦三東方復雨如三方令方欲厚報紫壚已潛去

雄縣醫趙律能切脈知禍福易水霍公恩以註誤失官趙為診之曰來春當得辯矣至期果改上蔡令過雄復請視脈趙大驚不敢對私謂其子曰霍公良士如其脈乃當身首不屬何也逾年上蔡破於流賊公與夫人皆被害趙博達沖退綽有隱君風士大夫多稱其賢

石趙時襄國旱令佛圖澄請雨乃掘內丘山岡得一龍已自枯死澄噀以水胡語呪之龍蠕蠕動須臾劃天飛去遂大雨後人名此山為龍騰山

灤州許昇傳劉道真道法持律精嚴祈禱無不應郡

中旱昇為請雨有山僧夢神相語曰許道士要雨令須與之次日果雨又民劉芳家有妖為祟芳晝臥褥間忽起火舉家撲之乃滅復有椀落榻上堅不可移請昇至家椀自不見昇為設醮有魍鬼見形曰且暫去百日後再來至期復邀昇作法妖竟絕

曾光不知何許人萬曆十六年挾異術遊嶺南其縣欲得土兵以反知諸生某以試最為有司所重乃至其家屏人伏而稱臣生駭拒之光曰吾夜觀緯象知真人當起南方跋涉至此陰求其人歲餘乃

令遇公。公當南面稱帝也。生猶不信。光令照水。見身着衮冕。旁侍無數。頗心動。光因曰。此地闢閒不敢深言。如趍玉山館。當有所効。生他日過之。光已前知。設几焚香以待。迎至密室。舞蹈拜賀。生因請計。光曰。今某洞苗作亂。方議征討。主君素見重官府。誠自炫韜畧。請兵進勦。無有不從。若得兵三千。聽光進止。歲月間必定大業。生大喜。如其言。謁分巡道。言其計。道又薦之御史。御史延坐。問計。生麄言之。問何道進兵。何所設伏。生無以應。御史怒曰。不諳地利。而欲用兵。何以勝敵。求將定非汝意。生

大沮懾。曰。吾師曾光教我。遂下有司訊之。盡言本謀。幷逮光至。亦輸服。俱檻送京師。將逾嶺。光謂送者曰。吾實累汝。但來急。不及携一錢。妻弟舉人某家在前數十里。吾所有盡在渠家。脫至彼。惟所欲耳。爲言其地形屋宇。稍近。果有大宅。與所言良合。光命直入之。有主人儒服出迎。與光相勞苦。即出金銀一車。分給送者。已盛陳飲食。諸人無不醉飽。遇夜。不能前。乃宿其家。置光及生於中。而環臥其側。將明欲行。惟見荒山古木。屋與人俱無所覩。光亦逝矣。乃獨送生至京。生棄市。送者抵光罪亦死。圖光形行天下。大索。竟不得。

正德中。有道流不知姓名。至滁縣。善諸生張聰。嘗同遊。遇水。使聰閉目。有頃不覺已度。聰問何時得第。道士云。直須勃蔓開蓮花。張以爲不第矣。後二年秋。大霖雨。河水汜溢。平地水數尺。水退。有蓮花一莖。停其家勃架上。次月。舉於鄉。聯第進士。

長清靈岩寺五花殿。世傳魯班所造。玲瓏精巧。殆非人工所及。或謂魯班尚遊人間。工匠至千人。則來混其中。將去必顯異跡。

方士嘗以五月五日中。用竹一節。取蠅虎幷黑茧一

粒。置其中。蠅虎欲吞茧不能。竟抱茧而死。過七日。發取茧。置案上。蠅來集。即走趁之。以此知蟲亦有神識也。

開封府某縣諸生某。有異術。其父爲守藏吏。盜用庫金事發。被縣繫。太守素重生。生謁守請曰。某父犯法繫縣獄。公幸見寬。願奏術以供撫掌。時壁有畫龍。守指曰。能使此成真龍乎。曰。能。取水噀之。即雲霧翕然。龍下壁迅馳。堂皇震動。太守大驚。請止之。生麾以袖。龍還入壁。雲霧亦歛。太守乃囑縣緩其獄。令大怒。令人拘生。曰。庫金乃國課。何可盜而不

償汝用妖術即欲脫父於盜手生曰父子至情豈
能坐視令曰聞汝以雙龍動守能更為之否生舉
手嚮令拾之有雙龍自令裾飛出周繞縣廷令畏
懇曰可亟止之生麾之復入令裾下令曰何物為
之曰即公襪系耳令曰生之術信奇然國法未可
借也生曰公若不出吾有技不假令釋也乃畫壁
作水浮一舡於上楫櫂皆具有頃浪動船行生與
父皆在船上庭中波溢吏卒走避但見生與令拱
手作別頃間船從縣堂中門而出出數武船與人
皆不見視其父已不在獄終不知其所之

井陘人畢鵬自少學道有異術嘗居山中每出則有
虎隨之揮之乃去常負一壺人遇鵬不善則有羣
蜂飛出螫之嚮鵬謝過蜂還入壺後負笈南遊不
知所終

嘉靖中文安縣有童子年十三四乞食道旁自云姓
李氏彭源留使牧羊李戲以指規地置羊其中終
日不能越言未來事皆驗人稍異之呼為李小仙
邑令疑其惑衆將使人察其所為小仙已知謂彭
源曰刺事者將至當為具食然吾必不為爾累少
選果至源呼小仙使前因趨入仆地而死源哀而
葬之越數年源隣人遇之於南郡蔬圃中摘一茄
與之曰彭翁好否為我寄謝也鄰人以語源共開
其棺空無所有

永樂中蒲臺民林三妻唐賽兒因林死祭墓於石函
得寶劍妖書陰習之能知未然事又能潛致貨財
剪紙為人馬以水噀之成真三齊少年皆從之乃
據益都反敗兩參將兵
上命安遠侯柳升率師破之賽兒就捕詔斬山東省
城臨刑忽失去有司皆坐死

王泰本濟寧衛卒後居京師嘗遇一老嫗授陰陽一

篇言禍福無不中都御史王洪以督運入京就泰
問之泰曰日間公必掇大禍無何洪率諸御史擊
死亂政內臣毛長隨於
朝下獄讁戍復問泰泰曰公至某處當被
詔復理漕事已而果然指揮盧彬腰帶自開東者三
泰曰公有鋒刃之阨事在今夕矣願深慎之彬不
聽入舍人王鸞家為所殺其妙如此

滕縣渠寧仲常受相地術於異人所相地百不失一
成祖幸南京駐滕縣召見漫指一地問之曰此中有
何物寧叩頭曰入地七尺當有石如虎形掘之如

所言。

崔勉東阿諸生。工相術。以貢至京師。時袁都督彬為錦衣卒。貧不能自存。攜其妻行乞市中。勉見彬驚曰。汝後當大貴。視其妻曰。亦至夫人。解囊中金與之。曰他日幸無相忘。各道姓名而去。後彬扈

英廟陷虜還為錦衣大帥。其時勉罷滑縣學官。一日攬鏡自訝曰。吾當復官。遂試之京師。既至。眇然無會。偶行陌中。有貴人過。傳呼辟之。竊視則彬也。問知其故。喜曰。吾官乃在是。因書刺往謁。彬夫婦大喜。以千金為壽。勉曰。吾自曉吾分。不願得千金。但

願復故學博。彬為言選司。選司曲聽之。復以為唐縣教諭。又嘗謂主人比舍屠兒妻當受封。人多不信。未幾屠者死。一貧生取之。生後登第。又有一邊衛指揮求見。聞其聲。辭不出。從者趣之。曰此人已無頭矣。見之何為。月餘。指揮與虜戰死。其精妙多此類。

東阿學博李某。東光人。善為星。嘉靖辛丑。亦以貢來京師。語所親曰。宮中當有變。未幾。宮人楊金英等謀逆。

上幾殆。所誅後宮及宮人以百計。又謂

大內當火巳丙。

御殿災。李曰。未也。巳丙

三殿并災。他亦多驗。常慮禍。不甚為人說。

侯中丞鉞。性能寫人形。舉進士。同榜三百人。皆圖其貌。為一冊藏之。再見即數十年。無不識者。嘗請告行山中。羣盜刼而質之。鉞使從者入城貸金。自與盜款語。因熟視其貌。既歸。悉圖以送有司。按圖捦之。無一免者。又有殊巧。撫大同時。以意自制罷伏。至今用以制虜。

宣德時。博野王忠以醫擅名。定州王殊患腹痛。服諸醫藥。病日甚。忠診其脈。曰此腹疽也。刺其脚。出膿甚多。遂差。其奇如此。

景州高清嘗以私財葺關貞君廟。夢神告曰。吾與爾一指力。其旦食啖增數倍。頓能舉千斤。嘗過泰山飲馬井旁。戲舉一石壓井。一村人不能動。清乃自移之。又過販氣者。以大小四枚皆安。清曰。吾能以一指破之。販氣者曰。若爾。吾不取價。清徐以食指一擊。四氣皆破。呼從者償原值。

元延祐間。故城常有三叟。乘短轅犢車。往來村落。人以疑事質之。無不厭意。問其姓名。不答。以其識度

開朗號之曰三朗後不至意其歿建三朗祠以祀

萬曆初武衛千戶李良節中年而瞽學琵琶自虞能撥弦為琴箏簫管皆絕似又能作人語或兩人共語各異聲或數人嘈然並語甚至校閱時號令鼓譟之聲一時並作帷而聽之不覺其出弦中也嘗曰此良節得之於心不從人受亦不能授人良節死遂絕

蔣鳳亦師京人頗涉書史善談論性絕巧屢作古玩器圖畫皆能亂真又能於三弦作箏笛聲與李千戶琵琶爭長

韓承義顯靈宮道士工蹴踘肩背膺腹皆可代足無應數敵皆給自弄可使鞠繞身終日不墮

閻子明某處人善圍碁下子十餘便知勝負所在終日對局令次第再布不差一子隆萬間為京師第一次者為方生某象棋則有張京局將半即懸定幾十着後當用某着取勝性和易不欲以執上人無高下皆與作和局它如王國用之吹簫劉善初之擊鼓蘇宣之投壺皆號一時絕伎

凌志檀縣人隱黑山修道三十年能出神遊郡國嘗有人盜其所居栢樹已被伐斷為人覺委去志命再種其徒曰無根那得活曰但種之已而果活或臥石上浹旬不起有虎蹲其旁若侍衛者年九十餘端坐而逝時有人於它所見之

續生濮州人斷髮令齊額著破衫单袴寒暑不易每歲四月八日處處有一續生張子恭不信自於其居求得之留與款語分遣奴子驗餘處無不在天旱入泥中宛轉久之輒雨一夕所居自焚鄰人視之見大蟒蛇張口吐燗煾而去之比曉續披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金時有狂僧號李菩薩常就開封楊廣道宿時冬寒

廣道飲以醇酒僧甚感荷因含酒嚮所宿樓前壯丹噀之明旦開一花倍常鮮麗來觀者側足多以束帛酬主人楊因而致饒

崔子真濮人其父為平涼守子真隨侍遇洪道授以異術能前知正德中謂人曰旄頭見齊魯之分山東當被兵不數月劉七起鄰人常見子真行葦上驚異之忽無睹詣其家叩之方熟寢後卒顏色如生郡人於郊外見其騎白騾西去將卒語其子曰我葬之日當有變鯉在樹上初擬大水及葬果有人持魚欲候所親貽之登樹觀望

濟縣裴家寺。
太祖微時嘗遊於此。住持奇其氣貌。供奉甚謹。後召為都綱。俾世受其職。

閹人王志友少事劉瑾。瑾握柄用事。擢志友司禮僉書。未幾辭職。瑾曰。汝欲從他人取富貴耶。志請為道人。不許。乃佯狂遁至南宮。所知問何為去瑾。曰。如瑾所為。就令不敗。吾不忍見。况天理不容。必無善終之理。瑾敗。黨與皆誅。友獨得免禍。

莒氏會稽人。進士白瑾妻也。白宰分宜。以病盜百餘人劫庫。且及門。丞簿皆弃署走。莒命家人力拒兩門。乃遷白別室。挨庫銀污池中。冠服束帶。假為宰升堂。俟賊之至。陽為好語相勞。盡出私藏服玩與賊。而陰識其形貌。賊謝去。手圖其形貌。屬武吏捕之。先後皆獲。白卒。官民妻多載槖以送。莒皆揮却之。治家教子。皆有法度。鄉人信服之。不平者多取質。嚴重如官府。人以為高涼洗氏之流。

嘉靖中。京師縫人錢。其擅名一時。所製衣。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一御史令裁圓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漸

平。體無俯仰。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此縫人不獨工於製衣。亦深於物情矣。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五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六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仙釋類

二氏之教儒者以爲異端邪說然其趍乘透關機玄莫測如錄中所述種種奇妙雖知习非习見上非上不過神識漏緣亦能新所聞見也故錄得若干則

卦和尚不知何許人居永平東陽山庵常蓄妻妾能前知客來訪出門即知之呼妻具食有盜來劫先使莊客持銅鐵器伏庵外候其至敲器驚而去之如此再四盜復來乃挈室先之山上避盜盡取其貲既出庵迷惑不能去遶庵而走天明盡委所劫叩頭乞命卦戒諭而遣之在永平先後取八妻皆早死卦常有壯容由景泰至今居永平百六十年矣人以爲有東方先生之術

王曰銓開州人生而憶過去兩世事厭爲諸生潛心內典大有悟入叅訪知識轉益玄勝作偈曰梅花半嶺雪江水一天秋又云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輪照海門自號蓮舟居士萬曆八年將化自剋

日時皆不爽

開州僧善君姓宋少習舉業去而爲僧以能詩知名歷終南五臺諸名山年六十餘居大名普照寺造白雲禺繙閱藏經十年不出庭宇一日示偈曰柳倒藤枯是去年了無一法與人傳煙雲散盡蒼山淨萬古長空一月圓遂坐而逝

宋政和間有道流入新城白鶴觀住持延坐但微笑不語住持起將爲具食回首已失所在壁間題叅人劉海蟾過此七字後人摹其字刻石刱海蟾堂置之

僧洪源自穎州來居寶坻建彌陀庵於城南後趺坐而化其徒闍維之烈焰已絕色身如故乃作龕供之髮鬑鬑長月一削之後爲女子摩其頂髮遂不長

南宮興福寺僧宗鑄號臞禪葺殿鑄佛頗事有爲後閉室禪定十年不語忽曰吾將稅駕蒼巖山中矣瞑目而化後有人過蒼巖山見臞禪於厓石間趺坐誦楞伽經不輟

豐潤縣周氏女生不食腥及長辭親出家居東馬莊尼寺足不嘗出所居門戶年七十三趺坐而逝隨

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東馬莊人咸見其神蹤空北去其塔今在寺東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有客遊曹州定清寺敝衣垢面出語如狂人皆輕之寺有大梧枯死歲久枝幹被伐已盡獨餘其根客忽索水噀之夜半歌曰我來人不識我去人始惜有眼不具珠但惜竟何益一鶴起雲間須臾周八極詰旦失其所在越三日樹忽抽條逾月圍五六尺鬱成嘉樹

任風子本范縣人嘉靖中流寓張秋常被一布襦隆冬不寒其所居未嘗積雪客過張秋多給以錢帛

風子無不受中路即散之貧人比歸已盡後不知所終

金大定中呂偲遊單父自稱江雲客與惠沖善一日醉墜城南井中溺死沖葬之城南後單父人於大梁見之寓書於沖沖寘櫝隙未發會沖舍失火獨函書如故乃發之皆尋常寒暄語末稱清溪山人呂巖白發塚視之空無所有乃建祠城東北以四月十三日祀之衆共祝曰偲果見臨願示靈異須臾祠側草自結成鶴形日晚而解自是每歲常然

東峰長老智果寺僧洪武時人也年九十餘遍遊所與遊者告之曰吾以某日某時歸至期觀者殆萬人乃對衆作偈入塔奄然而逝未入時語隣人權某吾思食可取黍飯權祇家將飯至寺門見其杖錫西行與之飯揺手而去

滿城死至禮從江月蔡師密受玄旨隱抱陽山藝蔬自給壽九十餘元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沐浴易衣謂弟子曰今日酉正初刻吾當去作頌曰空手來空手去兩脚踏虛空總有長風不用御又有頌別大衆云人間九十年歸去塵緣斷欲戀世間人恐失朝元伴至期儼然端坐援筆書一詩云

九十年來瘦鶴姿紅鉛黑汞鍊丹時塵凡蒙懂無人識飛上晴空任所之遂瞑

任風子成化中雲遊東安自謂得養生術而衣服垢敝又無容止人多不信頗以善奕爲士大夫所邀一日在廣巖寺看奕又有人於城外見其西行未幾人傳其尸解西山巖中究其日則分身之日也平日無他異獨冬月單衣體常沾汗而已

釋悟空本觀津農家子少爲鐵佛寺僧元明執役見其樸訥因度爲弟子目不知書僅受金剛經一二卷而意中了了諳事發言中理正德初南遊參訪

知識嘉靖末而還討其年百餘歲矣而步履甚健無事則冥然兀坐人問所得但曰不起間念至一百六十歲坐化

長清縣紀家莊地中埋石佛數千軀周廣數步叅差若蓮花瓣諸佛如一石所琢天旱土人即掘之露佛項而止如有水上溢即大雨雨已復以土覆之迄今猶然然無有能窮其下者

淄川縣于其性誠質家有鐵拐僊像供之甚謹一日蚤起入城途遇一人與畫像宛肖遥呼曰師非吾李僊師耶應曰非也前視之良是遂挽其衣求度

其人令閉目隨行有頃令開目乃在海島四望洪濤驚悸求還其人譆曰固知子無分也復令閉目引還至登州海畔探懷中金授之數日始得到家後至九十不疾而終

宋時長清靳八公隱於酤有道者来飲八公奇其神骨多與醇酒而不索價如是久之後稱疾篤来臥其家索食湯麵八公家偶無麵道者自出壺中麵授之既作湯道者食將盡忽噴嚏喉間麵雜涎沫吐堰中殆滿八公妻甚厭惡八公急取吞之道者喜曰子真可教相攜上東山輕颺若飛鳥家人逐之不能及

茌平縣有上天嶺相傳有農夫耘嶺上有道人過之欲将去辭以有母乃強攬衣袂聳身升天行烟霧中移時乃置之海濱農夫問道而還

滕縣張祥妻徐氏事舅姑頗婉順而姑遇之酷常限其食一日出汲餒不任挈水泣於道有道人見而問其故婦告之道人出一桃與食遂不復思食而懷妊治生如常婦如是十二年姑死乃復能食

隆慶中荊州有丐者幼病痺左一脚偏短四五寸常坐行以乞有道者過而閔之與一桃丐者叩頭謝

懷歸奉母道者隨至謂曰汝乃孝若此因問欲起乎出紅藥一粒按着痺足膝上頃之藥陷入膚中其足驟長與右足齊復出白藥如前按之便能行立叩頭問其姓名曰純陽子也丐者請從曰不可請出家學道許之人見丐者驟行市中皆驚異問知其故競施財剏會仙樓奉呂僊極宏麗丐者道服守之人以為且得仙道施之不已丐者得財既富潛遊狎邪忽病脚痛而臥有一道者至曰汝遇明師而不守其戒故當然耳命出其脚撫之藥皆躍出還痺如故

平山西北有西王母臺西王母祠在其上又西有溫泉世傳漢武帝於此會西王母帝出狎語王母唾之其面遂生奇瘡帝謝罪俄有白鹿跑地泉隨湧出王母指云欲愈當浴此從之果愈至今患瘡者多浴其泉泉側有漢武帝廟案碑云西王母桑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於此塑像即其遺骸祈禱甚靈應土人嚴事之其村名王母村

宛平縣史家營太山有石如臼相傳昔有仙人居此臼中每日產米隨寺衆多少取給不乏後有僧厭

其險峻鑿石穴通之穴成而米絕

歙縣人何洪因賈家杭州子炅疾亟迎餘姚徐叟致僊僊附筆以書自言純陽子賦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洪得詩知炅不可救然時正冬疑大期在明年春盡後六日炅卒洪復令致純陽子問所以曰非所云三春者離合其文非六日人乎洪大駭服神因諷令起祠長春山奉神仙十餘人而純陽子在焉位置悉純陽授意又悉題扁帖至百數字皆遒逸可觀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六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七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神鬼類

徐子曰鬼神無在無之竅啟之民以其未接形聲傲然不信不知仲尼特不語之耳它日曰敬鬼神而遠之詎謂其無哉以余耳目所逮若顯異若靈應其變態情狀不一總之易所謂害盈而福謙也錄之以使見者無忽屋漏焉

清豐縣有江瀆廟額曰廣源旁為龍井其神最靈天旱禱雨則潔空瓶致香案間當雨則瓶中自有水溢景泰庚午夏旱都御史李奮時為學官素稱修潔有司擇令率吏民往禱既拜祝水隨溢迫視已涸如此者再天竟不雨奮等莫識其故其夜夢神謂曰若等為民勤矣而醉人毀我戒壇恐信宿不可得雨覺而詢之乃是除地僕夫醉毆廟庭中衆為懼然祈拜愈懇明旦候瓶水已滿迎歸供之雨遂大澍

滑北有廟祀唐李衛公其神靈異先是幕官龐某過

而謁之求不得其門避疾使人禱神汲祠旁泉飲之疾脫然為新其廟俗呼顯靈王也

正德中魏縣久雨水欲浸城民王寶夜見神披髮按劒立城上次日雨止因立真武廟於北堤自是水不為災形家謂魏城龜形故當鎮以真武

易州山巔有糕糜先生廟有疾者祭以糕糜展紙案間閉戸良久即有藥裹紙中香類麝腦服之屢驗神元末人姓楊不知其名生時常往来山下施藥濟病卒葬山巔人因立廟

欒亭趙應禎與族人構隙謀諸父以夜爇其家族人為之赤地幼子崇安熸死族人訟之官官不能決以城隍神素靈日往焚牒應禎不知也一日應禎以事過廟下忽仆地乞哀且曰城隍考我崇安亦在此索命父往視之仰而數曰汝教我今何如扶歸其家數日死

真定故有漢將邳彤祠歷年滋多廟貌摧剝英廟病瘡夢神人傳藥覺而瘡愈圖夢中所見求之久而得神像乃特封為靈明王禱者皆驗香火遂盛於一邑

隋漢王諒反遣將攻并州焚其北郭城側有西王母廟司馬張祥望而拜且泣曰百姓無罪横被燔灼神而有靈不當垂救耶言訖廟上雲起須臾大雨火滅

隆慶中廣宗縣隸劉喜素兇警嘗以事祈廨中土地神怒其無應乘醉鞭之百餘面目損壞縣令聞之撻喜而革其役後二年喜方醉臥聞門外大風輒自起視之見一絳袍神從二鬼卒入門曳喜擊之弃數其罪即時死

唐山有帝堯祠甚靈應金章宗時歲饑甚神降人語祠側民曰吾已化山陽石為麪可取食試掘之果得麪隣郡聞之来取者日以萬計明年麥熟麪不復有

河南北皆崇奉碧霞元君於小兒痘瘡尤著靈異永平遊擊李逢時幼時將痘而身熱父母以為傷寒飲以熱劑欲令出汗逢時煩懣欲絶欻見屏上有女人半身非常端麗問母彼何人斯母曰無見如是者再母悟曰其碧霞元君乎吾子殆出痘矣解衣視之果痘乃嚮之拜翌日往禱旬餘而差同里之患痘者遂無一生

徐州白洋河黄河之支派也工部員外陸君化淳以

巡河過之日未晚見水上有燈乍大乍細漸近分為數十漁人漁其側了不驚避問之曰此神火也河上時時有之不足為異陸疑有陽侯之警然卒無他

徐有貞以都御史治河過湯陰為岳忠武王立廟求其祖父塚祭之方奠酒有大鳥盤空而下集於塚顛約高丈餘其隨從舍人射之矢及鳥徐舉丈餘旋復下祭畢乃去

永樂壬寅有客乘馬至武強馬蘭池值滹沱水漲勢將滅頂俄見二神人出浪中各舉一人致之數里外人馬俱免二客立雙廟祠之

弘治初會稽沈潤嘗半夜操舟舟膠淺水忽見火熒遠用篙脫膠復失其楫潤怖號其土神徐相公忽聞空中雞鳴遂得楫以歸又王世威為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翁告虎至果見赤虎追欲噬之白衣叱虎虎低頭去世威乃免問公為誰曰我學西徐姓者也明日訪之蓋學西有白衣神廟拜謝而去神名龍佛鳳陽人宋端平中父為會稽學官嘗從道上拾雞卵腋而溫之得白雞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惜之去為獄吏未幾改行讀書事親以孝聞歿而為神詔封白衣項聖入明而逾靈顯

永樂中郯城李驥知安東縣有嫠婦孤子為狼所食驥憐之為告於神狼自死食人處

成化中都御史李秉督遼陽兵拒虜夢真武神許以陰助至合戰果見神立陣上虜遂敗走後立廟曹縣自為文記其事

成化時考城民張彬夜為人殺而不得殺者典史張弘禱於城隍神旋風卒起白晝如夜有頃開朗見一人仆於堦吏人知是某甲訊之則曰神明難欺神明難欺遂服殺人弘滿城人由國子生仕有善政

正德六年流賊攻景州城垂陷忽舍去有人自賊所逃歸言賊方攻城見兵馬自西北來旌旗翳日遂驚而走是時諸郡縣各自保絕無援兵衆謂蓚侯廟在城西北或是其顯靈相率祀之

劉六劉七攻任縣見關真君立城上解圍而去

會稽有項里相傳以為項羽避仇吳中時曾居此今為其里土神無像無廟止有一大樹人皆指樹為神里中所居二姓一徐一錢每歲正月十三二姓各持燈一掛之神樹以祈年後至者每與先至爭

掛則相關即遇親戚尊屬亦不少讓鬬不至重傷不止雖極傷亦未有死者如是其年必豐災疫必絕若遇而不毆則一里之荒病隨之矣萬曆初徐錢因毆互訟官議立廟設主令二姓各奉一主以息其爭二姓不願廟主俱不果立至今相毆如故

泰山顛舊有玉女池其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絕像亦摧毀宋貞宗東封泉忽上徙王欽若請加濬治為石龕奉像貞宗親御筆墨題額元因之建昭貞觀

國初增修成化間

賜號碧霞元君祈禱雲集長淮以北多立行宮畿輔尤盛相傳神主小兒痘瘡禱者悉有奇驗東嶽故神天齊王歷代各著靈異自玉女盛而天齊廟宇闃寂矣鬼神盛衰亦自有時何況人事乎

宋建隆中河北大旱民乏食磁州有商人運粟麥萬斛入城商自入崇明觀粟麥覓無守者牙人之觀覓商不得太守陳錦以聞上深異之逾月河北二十餘州皆然事聞命滅價責之而以其價修真武宫觀

天順末恩縣趙雲母病將危禱於懷慶府濟源廟廟前池中浮出絹囊摟得之內貯桃花辦斗許以歸煎液進母病尋瘥病者丐其餘服之亦驗

萬曆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恩縣穆家莊關侯泥像面汗出如珠拭去復出逾時而止

正德六年劉七等攻恩縣城垂陷賊忽退走有自賊中歸者云賊見南城上立修髯丈夫遂驚而潰時城樓有關侯像云

聊城朱翰臣為諸生時嘗入城隍廟觀刑曹神像訾其醜其夜即夢神怒責之且曰汝非五十二名舉人取汝去矣明日詣廟謝罪後二年為嘉靖戊午朱中鄉榜名果五十二迨萬曆甲戌始成進士仕亦不顯

任縣廣祐王廟其神為崔子玉甚著靈異長子縣有妖狐馮民家室女其家來叩神見廟中有流光北去無何狐墮死廟階光山有虎為害縣課獵人捕之不能制獵人頻受杖亦求神虎自詣縣庭伏罪若被制者

正德辛未官軍破劉六於景州宋門鎮斬首萬計至今每遇風雨之夜燐火遍野吒吒有聲有司歲修祀事

隆慶壬申。陽河水中有大木數百自成筏。由義院口過陽河。到劉家寨入海。遇夜。筏上有燈燭黃旗。若解皇木者。皆云海神所取。

劉七兄弟亂。撫臣寗杲兵無紀律。得首輒賞。不核真僞。部兵多殺良民。以首求賞。武强民梁氏兄弟三人鋤田。同被斬首。其屍拄鋤挺立。數日不仆。

蘭谿王某家。有家人婦為姑毆死。葬山間。其鬼時見形。遮所識者訴其寃。且屬善視其所生兒。一日。主人子十餘歲。偶過山下。鬼出遮訴之。子驚懼成顛疾。主人怒。命僕發其屍焚之。狀如初死。棺下有坎。盛鮮血數升。後子疾漸瘥。而鬼出愈數。人習見之。不以為異。

弘治六年。潞河以東。邨落居民。忽見人馬被野。皆渡河奔城。多溺死者。久之乃定。或謂此為鬼兵。邑將有兵革之變。故見此異。然迄無他。

荆州某縣。忽有鬼自稱先生。自空中與人談學。精識妙詣。聞者傾心。諸生或以舉業質之。品騭芟潤。皆當。乃於某氏園設幃帳奉之。受業者殆百人。太守萬公振孫聞之。使縣丞熊某往撤其坐。遣散從者。鬼大呼。吾代官府訓誨子弟。何罪而斥我。運杖擊人。中者成疲痛。熊丞未幾卒。熊有能而廉。人皆惜之。

山海關有天妃宮。其旁失火。遙見火光中人影上下。左右民居蕩然。獨祠不動。天妃者海神。航海者皆虔奉之。遇風濤險惡。魚龍變怪。舟子呼天妃。即見檣上火光燁燁。舟獲安矣。

元末。紅巾入晉寧界。賊帥夢孫公神告之曰。願公輩毋擾吾邑。請以雙鯉相餉。明日過丁橋。果見雙鯉潑剌橋上。遂不敢攻而去。孫公者。太原人。元世商於晉寧。所得利輒以施貧。後於北郭樹下端坐而逝。人聞空中簫鼓聲。即於其地立祠祀之。負寃者呼公禱之。立應。

帥尚書達。年十餘歲為諸生。嘗未明詣學宮。有人為二鬼所迷。將曳下水。見帥來。鬼相驚曰。尚書來。急投入水。其人遂免。既明。叩頭謝。由是里人知其將貴。

江右劉汝贍。以醫遊。僑居被縣郭外。十數日。日暮。有婦人造門。言夫客於外。有嬰兒病癇。特為求藥。劉悅其容。以言調之。婦人不拒。遂留寢。未明而去。比曉復來。如是月餘。劉有兄在城。偶入視之。兄異其

消瘦疑有他遇苦詰之因言實兄曰此大可疑婦之始来本為嬰兒病也遽舍而淫於外豈人情哉問交接時狀曰無他異但身絶冷臥後始溫兄曰此必鬼矣宜速遠之汝瞻猶未信其夜婦人見汝瞻有愁色謂曰汝愁醫未售耶来日大有人相求當得銀五兩已而果然方信是鬼謀諸其兄詣法師求符粘門上其夜婦於門外呼汝瞻謂曰我何負於汝而不使入汝瞻曰欲入即入誰阻汝婦人曰欲吾入則去符汝瞻不肯相與爭辨鄰人聞之皆来問婦人乃詬而去曰他日於黃土坡待汝自

是不敢輕出既數日所善鄧生兄弟邀共閒行不覺二里所見其地偏下而土色黃問何地曰黃土坡汝瞻忽變色狂走下坡鄧自後呼而逐之復數里遇鷹師朱生生素輕捷善走呼使逐之既及則汝瞻昏然倒地乃共掖歸灌以湯液久之而甦乃云始聞地名黃土坡憶前鬼語驚遽欲歸便見鬼来曳我而去欲止不得且數且行已將及水微朱生入水死矣既掖回鬼猶戟手而罵自是入城依其兄以居不敢復過郭外

宛平王某與一商厚商本刼盜事發被逮與其百金使為已營脫囑曰用盡更来告我其日治豐饌餉盜且賂獄卒寬之因告曰事已有緒但用不給耳盜曰吾所蓄藏其處棺中君可竊取其既得金乃置毒食中斃盜以其資晝夜飲博歷數歲費無餘一日行郭外遇盜揖而謝曰吾賴君脫犴狴乃得更生安善差勝於舊所奉不足酬德轉角棺中白金更多并以相奉其人貪愚見棺即啓之果見白金悉力懷之將至家轉輕出之則皆死人骨驚悸成疾不數日死

虞城人某嘗遇一隸於途異其狀而視之隸人曰子

疑我非人乎我實陰府急腳奉命勾攝其人而其宅神禦我我不得入徬徨三日矣子與彼善稱問疾彼必納君吾得從入則事濟矣其曰此吾好友豈忍為子作間隸人怒曰君若不行必為君禍其恩而從之既入病者忽呼心痛辭出及門則聞哭聲乃立門外伺之有頃隸人至問所攝人可見乎曰可但見之當有百日災問死乎曰不死曰如是則請一見曰此地人多且吾欲更之他所攝人子能偕往當并示也從之果見木工執斧斲罷隸人過其旁忽仆地而死至城外乃從袖中出其人則

長僅數寸。而形貌不改。有小刃著胸。出朮工亦然。

其頰貫以小翦。其果得疾。滿百日而愈。

會稽沈宗弘。以鄉舉除黃岡令。父之。調武昌。代為黃岡者曰。其初到官。方涉筆書卯籍。忽見有若兵卒者。持白版前。曰奉命召黃岡令沈宗弘。其曰。沈宗弘昨赴武昌。其非也。兵卒謝而馳去。然其已仆地。有頃而起。使健步詷武昌。則宗弘死一日矣。

余邑歸氏宅旁有渡。每歲輒溺死一人。或以為倀鬼取代。歸乃築岸。葺橋廣之。加欄楯其上。其後有婦人夜行橋上。鬼躡其後挽之。婦人驚號。居人救之。得免。然衣帬盡霑濕。

長洲人周其。以句讀授徒。素執阮瞻之論。一日飲於郭外。欲入城。已人定矣。途遇一年少。要與同行。談話甚洽。少年曰。君執無鬼。信乎。曰然。曰試看我。周迴首見少年眼垂出眶外尺餘。周大恐。少年曰。吾非禍君者。欲破君執爾。形遂復常。至閶門。已闔。少年令執其袂而行。不覺已度。復謂周欲食否。相攜入一家。設食滿案。客就坐。而主人殊不省。少年戒周。牲當食半留半。又曰。吾冥卒也。此家主人當死。吾來取之。其家因主人疾亟。設此求神。然無益也。食畢。持酒注覆薪下。曰明日可令自取。少年入室。有頃。室中皆哭。少年出揖周而去。明日周來驗之。其家主人翁已死。家人相詫夜來神前牲皆半失。注復不見。周導使發薪。遂得注。

長洲某庵有一僧溺橋下。為祟所著。僧歸。作傖語。怒曰。我山東人。從軍禦倭。戰死於此。心欲北歸。關隘多費。力不能辦。是以旅泊南土。汝為佛子。不見慈悲。而溺濕我衣。定不汝釋。其徒為設祭。焚楮錢冥服。祟大喜樂。曰。吾驟得飽煖。歸計有餘。釋汝去矣。遂蘇。

平陰靳漢章。素有勇力。年四十餘。忽仆地。兩手旁揮不已。三日始蘇。自云初見二隸。以索繫我。自以無罪被繫。揮拳擊之。隸不顧。牽我而行。有老翁見而問故。曰誤矣。所應追者。乃河南靳學章也。共行度黃河。到一人家。指曰。此是。二隸遂入。錄一人以去。我隨老翁得還。後十八年病死。

東阿諸生張奇齡。性嗜酒。父常戒勿飲。不聽。一日大醉。從田中歸。經城西井氏墓。見塚巔各有一人。獨一人背立。奇齡過背立者。走趍之。回顧乃無鼻少婦。驚仆。婦以土窒其口鼻方急。俄有衆擁貴人西

來鬼聞傳呼即舍去既至則其亡父郡丞晃也顧
奇齡曰常日嗔汝飲酒今云何命二卒去其口鼻
中土掖之歸家時昏黑二卒叩門以奇齡付家人
忽不見奇齡問井氏其先世果有少婦以病疳損
鼻而死

猷縣廨有仕優軒乃前尹謝遊之所趙給諫完璧時
為縣令欲移室居之父老為言往高公為令盜越
獄吏卒格殺之於此血濺屋壁自是常有鬼鬼出
沒不可居也趙不信曰生人寧避死鬼增葺別室
及兩廂入居之妻妾皆驚魘然卒無他後趙得調

蜀江某繼之亦居其處甫踰守妻女暴卒口鼻皆
實敗絮婢為去之女漸蘇問其故曰初見兩藍旗
先來萬騎踵至即昏然不省

遼陽許君範令肅寧初抵任室家未至獨居一室夜
漏二鼓忽滿室光明有老嫗引少婦翩然而入許
問為誰嫗曰張夫人也婦遂據交床坐怒色謂許
曰此吾故居何為見奪許厲聲叱之忽無見次日
詢諸父老曰數年前有張令於此喪妻豈其鬼耶
許因虛是室不居

太倉張與齡為宛平主簿與大興典史樊元相厚萬
曆十九年張歿於任樊有小疾晝見張入室邀與
同行樊憶其已死辭之明日復來樊窘迫具牲酒
禱張靈座求免而樊病日劇竟不起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八寶門外白晝聞悲哭
聲凡三日其地有厲壇人謂鬼哭是歲黃河氾溢
厲壇枯骨皆被漂浸

弘治十五年滕縣空中有聲如兵刃相劘自城東至
黃山而止人謂之鬼兵

今上之十八年鍾御史化民建五先生祠於萌山祀
前令子游子羔及曾子澹臺子羽黔婁未幾宛貳

守王君過宿祠中有五丈夫逼寢所呵之曰君何
人而據吾室王流汗浹體即起謝過整駕去之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七　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八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妖邪類

大氐物久而為妖有情無情皆有之而惟青丘之獸為多余所錄數則非得之方志則得之見聞鑿鑿有据非飾說也

正德七年燕趙間有物如狸或如狗夜入人家齧人爪傷人膚其痕如針尤好虐稚子往来不測民明火擊金自衛徧歷州縣約二十日而息或謂妖人

剪紙為之沃以沸湯遂成白紙

永平擦牙關有妖狐宅琵琶巖或淫人婦女或竊財物又時擾官舍召術人劾治莫能禁守備郭某新任至忽庭中抛石如雨郭怒謂亡賴子弟託鬼物弄之使邏者捜捕無有或備述狐態郭乃詣真武及關侯廟為文祝之又榜所通婦舍與狐約自茲不即遠去敢復為孽吾即若巢焚煞而燬廟食之神有不余助者必愬其不職於帝狐自是埽跡郭後官至都閫

千兵葉時成守遼東羅城有卒為妖狐所惑至夜則偕往城樓相偶雖風雪盛寒所居必温然又具酒饌卒饜飽而止與之索銀曰汝命薄得不饑寒足矣一夕不會則昏暈如死卒妻甚之一日見物如黑狗来其家戲炕上意是狐媚舉刀斫之乃自中其脅數月方愈葉常問卒妖作何狀卒云狀如好女好衣黑或更黄紫看如綺繒觸手極麄交接與人不異獨言語啁啾十不可了一二葉欲以符法治之卒叩頭不願葉後遷內地竟不知何如

京城邏卒某夜於甘石橋見玄狐醉臥地上乃抱歸其家寘炕上藉以氊笠覆以纊衣狐醒而德之約

每日致銀五分為取酒費將昏即於屋角櫛下如是三年酒家怪卒不治生而日有酒錢乘其醉逼問之卒告以實次日之屋角候之聞有言曰汝洩吾事今無以相與自是絕

萬曆元年正月井陘驛西數里每日日暮空中亂投瓦石然不中人數日乃止

京營亡賴沈某從奴某獨臥一室稍寐便有物壓其體奴驚呼即去如是久之物徐謂曰旬日間當有好事慎毋動奴意是狐媚然不勝欲遂任之數夕有十四五女子撼之曰好事来矣續見十七八女

子立床前明艶動人奴攬之便解衣入被少者坐旁調之既接奴問嚮壓我者是汝耶曰然問何以不即同臥曰欲得神氣相合耳父之奴漸羸瘠其疑有外遇欲杖之乃悉言狀其夜率多僕聽之果聞共語排戶襲之無所見其客張伯雅嘗傳一制妖符試以朱砂畫符於戶遂不至後修屋忘覆中霤是夜二女子從其中躍入奴喜求續前歡曰思君故來既入室殊覺體中不安知不得復近於君矣又躍而出自是絕

莊浪公署舊有妖至者多不敢入永樂中御史王瀚

巡邊至莊浪竟入居之左右叩頭諫瀚叱之至夜明燭以俟夜分窗戶自開有巨蛇自外入瀚拔劒斬之妖自是息瀚曹縣人素有膽幹稱名御史

博野縣程妄村帝君廟三太子夜化為人出惑人室女女以絲綴其裾尋絲至廟遂破其形

成化十七年祁州皮場廟旁侍有所謂張判者歲久為妖時惑人家室女淫之民訴州守守移文於神亟毀判像妖自是息

平谷縣東察院有槐樹圍近一丈有妖狐居其中常出為害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樹忽自然其夜樹中有異光直冲星漢明日視之樹心自根至杪皆空自此妖幻頓息

嘉靖中德州民周某婦惑於妖狐始亦患苦之試告以所乏狐輒偷他家物給之後致鉅富乃於宅後聚禾藁為二羸使巢其間其孫忘之欲於其地作屋將除去禾藁狐怒曰吾使爾世享富樂一旦倍德驅我謂我不能使若貧耶孫大恩乃歲歲增藁遠望如丘其富至今為一州甲上蔡有袁氏亦然始狐通其子婦袁伺便執置囊中欲烹之狐求免曰舍我能富汝其地見有藏金請先以為驗如其

言掘之得金乃縱狐去狐益盜物致之富遂不訾迄今數世所娶婦皆恣狐所欲而家亦益富人號為袁生金有巡按御史聞而惡之欲籍其家狐通夢御史恩以禍福遂不敢動山東河南謂狐精為皮老虎河北謂之黑皮子

錦衣大帥紀綱初為臨邑學諸生夜與同舍生穆肅讀書儵有少女入室低回久之翩然而去兩生知其物怪豫以長縷貫針候其至誘與狎以針插其髮而大呼侍子女驚而逸次日循縷求之得敗杵於東廡下焚之怪乃息

嘉靖中，章丘有民妻為妖狐所感，歘群命侶，數夜不寧。民訴於邑令趙介夫，趙為文告城隍神，狐乃謂婦曰：汝官言我，我亦無思，但自不欲居此。遂絶。

嘉靖二十一年，冠縣獄卒蘇奉妻年二十餘，微有色。有妖狐來淫之，據其室不去。請道士作法驅之，反攫去供物，遷居避之，必隨至。訴於縣令，令曰：邪不勝正。乃拘其妻於獄，月餘狐不至，釋歸，狐即來，曰：吾為汝死矣。問其故，曰：吾度重墻飛閣，不知凡幾，頃越監墻，不覺墜而折脊，勢不能久活。因去不復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八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九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怪異類

怪者常之反也，有常則必有怪，理之自然。故草木之妖，蟲魚之孽，以至五酉之精，五行之變，不可勝原矣。不極天下之怪，不足以知常，余故於方志所載、士人所傳，錄得若干則，以遺好事者，使知常變自然之理。

正德十三年，臨城靳氏有女將嫁，忽生須，長四寸許，剪之，明日復鬖鬖出，以火燎之，痛楚徹骨，叫號而死。

嘉靖七年四月四日，有氣如幡，光如火，自空至地，植立於交河任丘間，數刻始散。

欒亭縣治舊有妖怪，仕者苦之。尹公直為冢宰，欲擇進士中能高福厚者尹之，得沁水李瀚，仍令術士偕往。術士曰：怪在譙樓。令鑄大鐵甕，甕成，乃撤譙樓，得蛇長二丈，圍可尺餘。術士禹步吹氣，蛇自入甕，盤屈。曰：此未可殺。封甕載投海中。又於壁下掘得女人屍，顏色如生，遷瘞他所，怪自是息。李尹果有

善政官至尚書壽九十永平人至今多尹公識鑒云

萬曆丁亥灤亭忽有二水鳥巢縣亭是歲大水浸城水退數日有蜻蜓自南飛北翅廣數百丈長可一里天日為翳移時方去盡

隆慶六年慶雲縣西民婦蘆女氏産一蛇

通州北二十里地名壩上成祖靖難與南兵戰失利追兵甚逼前阻大溝成祖惶遽無措祝所騎青驄馬曰汝能趋此溝以脫吾危否遂策馬連趋三溝力盡遂死後建馬神廟

燕山叢錄　怪異卷九　二

於壩上壞馬廟中與神同祭之歲久成怪常夜出蹂踐禾黍居民苦之潛毀其像遂不復壞

萬曆四年棗強城東有村民適野聞有墮地聲扇然驚視之魚也旁顧復有四五尾潑剌於地携歸京食之不異常魚

元時新城人於池水得金文龜二枚歸之道死卻納池中則活又獻又死入池則又活如是數四乃止不獻人於池畔立碑記其事

嘉靖十四年武强民陳某家母彘生子如嬰兒聲亦類兒啼而手足猶豕蹄民怪而殺之

嘉靖十三年廣宗諸生賀天銓家門枕青石作猧鳴用繩懸之其鳴自若凡四旬而止

永平民朱鳳妻胡氏夜得蠍以簪貫之即心痛然蠍於燈即身如灼投諸水即身如溺蠍死胡亦死

嘉靖壬子永平卒馬文章往石山遇一白髮翁斜日照之晶光射人疑其為怪欲擊以石忽不見而見羣雞遍山逐之入地視其地有塊如鐵拾數塊示銀工工知其銀紿曰鐵也因徵其所自卒具言之工潛運歸家致大富人漸覺之競往取浸淫聞上命千戶某采煉後上下乾沒民困弊乃報礦絕為

燕山叢錄　怪異卷九　三

立翁廟其上

嘉靖五年長垣民王憲家雞抱卵至期悉成雛獨一卵不成雛以為巳㱡擲破之內成兒形能動手足以去殼太早故不能生

嘉靖四十年長垣民家豕産象尋自死

萬曆二十七年遼東海州造鳥槍正月二十七日槍頭纔出鑪鐵體洞赤匠運椎輒作異聲匠恐停椎伺之其聲自辰至巳方止

中書舍人王君裸楚人也家園亭中有怪如人而一足長毛褐色腹下有乳如婦人陰秋冬綴木葉蔽

體常出干人午後尤數王氏虛其園不居或宴客
則祝令勿出然入更不散則擲石毀栟桌賓主狼
狽而散唯王君見則稍歛呼與語亦拱而唯見人
多笑或頻顣則有凶家人有以劒斫怪如中鐵石
迸火灼面目成瘡月餘而死以是人畏犯之王君
中表兄諸生潘士奇自負勇力銳欲與怪競乃獨
宿園中怪以掌循其面潘不動復拔其耳潘躍起
大叱舉臂擬之怪却立不前相持比曉王君排戶
視之潘猶感氣獨坐怪已隱矣至夜潘復入夜分
怪不出潘勸而寐為怪所魘主人入猶未寤卒家

衆呼而覺之昏然如醉月餘復常怪之出恒有物
相隨如鼠而黑大僅合拱長丈餘或嘗伺而斫之
中斷旋續而走怪自王君祖某時有之迄今猶在
古云山鬼一足又夔一足蓋其類也
隆慶五年井陘長谷村民家牛生犢人首頷下有黃
鬚未幾自死
淮安府通化門樓有鐘最鉅叩之則有人頭出外嚮
絕而縮官因作欄遮之不復令叩相傳鐘鑄元時
釁用人血故有是怪
萬曆二十三年朝鮮牸牛生犢其腹有人形仰抱七
竅皆具加以踈朗王及貴戚大臣皆欲覩之驅牛
往来羆頓而死時
王師征倭駐軍平壤朝鮮人以牛而加人於文類
國姓頗蓄猜嫌然其國卒賴
王師以全
嘉靖三十年深州南關民家母彘生九豚皆人頭而
豕身
長洲某人齋前有桐樹最鮮澤夏夜獨坐至夜分樹
忽歛其枝葉化為美女姱形妍態人間所無怖而
呼僮女還為樹

其遷新居讌客空中忽擲瓦四片于坐側其取而押
字其上還擲之讌畢撤器四瓦故在椀下
弘治十六年考城諸生楊孟貞家牛生犢二首共身
萬曆十年考城民楊某家牝豬生子如猴纔墮地即
能騰踔將上屋主人以槍刺殺之
五嶽行官所塐東嶽太子化為人遊行倡家往來甚
數樂戶苦之訴於縣令為毀像怪始絕
博野縣二郎神廟泥馬成怪夜出食苗有村人遇之
以槍刺中其腹疾走去後詣廟見馬腹傷創始知
其為怪共毀之

博野白沙河龍廟。故有泥龍繞柱。弘治二年夏。大雷雨。泥龍飛出騰空而去。

嘉靖十四年。河間民王澤家彘生豚。耳後多小耳十五。

嘉靖二十四年夏。完縣大雨。有龜從雨中落人家。大尺餘。人恐是龍。送新興河內。

正統二年。安肅趙世卿妻產旱魃。下地即馳去。

正德中。深澤人家母彘生豚。無毛。一目在頂。鼻如象鼻。

萬曆己卯。建德縣漁人獲一鱉。重十斤。一酒家買懸之。夜中聞有歎咤聲。明日。剖腹將烹之。中有一老人。長五六寸。五官明整。衫帽帬襪畢具。畧轉動。遂死。其人異之。以聞官。時嚴州守入覲。貯以木匣。携來京師示人。見者甚衆。

隆慶間。穎川王郎中分司通州。設席款客。廚人剖鱉。於腹中得二人。一烏帽緋衫。似神廟判官。一藍體豹帬。似鬼卒。皆刺畫所不及。王君自是不食鱉。

三十七年。東安民任堂家牛人言。後遭事家覆。

正德十一年。冠縣民家有雄雞三足。中一足短而輭。不踐地。

隆慶元年。武城民程得志家牛產二犢。明年復然。五年。民劉茂七家驢產二駒。牝牡各一。

萬曆二十年。章丘普濟鎮民劉其家牝馬生卵。令張企成命碎之。中實賫如石。

萬曆十三年三月三日。貝州大風隕魚。形狀頗異。

隆慶間。濱州龍塘廟前大樹。一夕自焚。內一蛇焚死。

隆慶中。武城紅花口窪自生蓮花。香色皆過於常。雨夜或過其旁。聞奏樂。次日晴往。則無聞。

萬曆十三年。臨邑李申家大椿樹枯死。掘其根薪之。宛成牛形。頭角尾足皆具。

范縣儒學有古槐。大數抱。高十餘尋。枝幹如虬龍。縣令楊文進脩文廟。集僚佐落成。忽聞樹中悲啼。環立而聽。皆異之。是夜。大風雨。披其東兩大枝。

臨邑察院故有怪。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為山東督學。竟駐焉。夜分。有黑衣立闇中。已而漸逼坐案。公舉所執書卷擊其首。倉皇奔去。明旦。得泥笠於案前。命左右跡之。見城隍廟門控馬鬼失笠。碎之。察院遂安。

聊城丁太守懋儒。少侍其大父孔璋於衡州官舍。讀

書至丙夜。忽有聲如雷震。旁顧。見一神甲胄執鉞策而立。丁如不見。讀書不輟。神隨滅。後第嘉靖己丑進士。

正德八年。益都淳于髡塚作牛鳴。半日乃止。

萬曆六年。滕縣家牛生犢。六足。兩足出背上。

萬曆十年。滕縣民家生豕。四耳八足。

嘉靖間。蒲臺李氏所居樹有鳥巢。雛皆四足。以為不祥而殺之。

嘉靖四十二年。蒲臺民家豕生象。怪而投諸河。

嘉靖四十五年七月。有臨城人行至高邑。止關外民舍。見楣上有物如蜒蚰。其色純朱。取塼欲擊之。即有霹靂擊殺其人。物亦不見。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九 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奇聞類

徐子曰。宇宙至大[illegible]外者何所有。有知其處。有[illegible]奇。亦常已然。非人所習見習聞。則謂奇。亦可也。予所錄。因多奇。然事有奇甚而於諸類無所附者。別為類曰奇聞。凡若干則

元氏人駱元素入飛龍山。遇一父老。予藥十顆。謂之曰。服此可却食。元素請其姓名。曰。吾徐元英也。新受天帝命為北嶽長史。言訖。化為童子。乘雲而去。後人即其處立觀。名為徐童觀。中多桐木。極清香。結子。堪染繒帛。作淺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生。

薛文清公父貞為元氏學官。生文清。生於學舍。膚如琉璃。五臟皆歷歷可見。父母欲勿舉。其祖禁之。而止。既食乳。膚中始有白暈。月餘如常兒。

夏邑有傳說祠。嘉靖中。朝邑嚴天祥為縣令。每過祠必入拜。一日過之。屬有事。不得入拜。其晚。憩一短亭。見二隸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奉邀。嚴謝

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酒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謾應曰。諾。嚴乃語土隸。還報傳公。俟我為御史乃往。言訖。就枕。頃之。寤。以為夢中事。為左右言之。左右曰。自未寢時有是言。非夢也。嚴惡之。戒勿洩。後果遷御史。常悵然不樂。數月。病卒。

金章時。廣宗萬安禪師建圓照塔。近旁無水。有眢井。令汲之。得泉。工作百人持斗米炊飯。皆飽食。猶有餘飯。人皆神之。遠近來助。旬日成塔。

景泰時。內丘倪嚴獵於白脂山。遇白鹿。從而射之。鹿奔蓬鵲山巖洞。入尋之。唯見石匭。發視。得書一冊。

攜歸閱之。無字。偶置燈旦褻。携書就讀。乃見字皆秘文。嚴遂通異術。傾動一時。臨終。索火焚之。

戶部尚書安平張公鳳少時。隣人使巫師下神。公往觀之。將及門。神告衆曰。貴人且至。吾不敢留。遂無語。張既去。神復降。

山陰祝繼志僉事江西。以奉表還。道病咯血。趺坐七日。謂其婦曰。吾病且不起。然吾有所之。差勝此。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不久當自知之。又數日。其僕忽南嚮坐。廳事大言曰。南昌缺城隍。帝命爾主為之。復北嚮跪受命。更著主冠袍。跪促主如上言。祝起。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設香案。酧新釀三盞置案上。婦怖。不敢辨。僕復升堂呼怒。已伏地若受杖。膜手若被掠者。突入號迫。婦乃辨。祝于是著冠服。飲酒。赴廳事。則寮屬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僕則持弓矢虛發者三。曰。塞吾主道。祝登坐執笏而俛。雨如注。霹靂轟其墀。須臾祝逝。僕乃仆而蘇。曰。始聞天樂自西南來。已而見一白馬神官入其堂。繫馬檐前。高出牕檻。及傳命出入。則迷不省矣。祝櫬停道中四旬。時有異香出櫬中。俄止。後又起杯柈器服中。及櫬入舟中。無日不

爾。

蒲臺張御史應奎初生。市人見黃犬踰張氏屋而入。詢之。乃生兒。怪之。一老人曰。此鏤金所降也。及長第進士。為御史有名。

周高祖時。宋藝祖遊澶州。遶澶水漲。登城觀之。見赤龍出水上。射之。中目。水遂退。是日。周世宗夢浴於大水。被射中目。覺尚目痛。故名其河為朱龍河。蓋宋祖代周之兆也

大伾山有昭烈王廟。神姓張。五代時滑臺人也。宋時。匡留潘宗寇濬。神托夢於令曰。吾輔令完城。賊進

攻城鬼守埤卒皆作奇鬼狀遂退走令以聞進號為王。

任丘鄭氏宦族女通孝經烈女傳大義年十七適舉人張治。將會試夢負金書坊額占者以為登第之兆。次日遊於市有貞節坊歲久將壞治至其下適墮額壓死。鄭毀容守節教子為名儒年八十有司立坊旌焉。

金正隆初女直人阿失里令曹縣夢客綠袍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公部民捕殺吾族殆將盡矣願加禁遏。後夕復夢阿失里莫知所謂。季春日暖民多入

澤網魚忽烟霧晦冥有物狀類蛟螭長六七尺擁水成巨浪漁者大半溺死始悟邑宰所夢不敢復漁是澤矣。

萬曆十八年南京兵倪郎中凍北上道出景州將入境假寐輿中夢甲卒數萬擁一金甲將軍拱揖馬上若相迎者問為誰曰余則漢之條侯也已出景州北郭遇驟雨息一古廟有碑已斷剝不可讀雨止而去於輿中閒取漢書閱之得周亞夫傳讀已復瞑夢前所見將軍來送且祈曰吾室荒穢能為我一掃除乎倪夢中應諾其夕館於獻為獻令趙完壁言之且詢蓨在景否趙取郡志閱之景寔古蓨地倪避雨處正條侯廟也即託趙葺之且以牲醴祀焉。

宋鉅野父老欲建濃芳亭于時邑士王維翰擅臨池之譽邀使題石未至歌伎謝天香以巾濡墨戲作濃芳二字維翰至大稱賞但書亭字足之父老以維翰天香才貌相當因於坐中諧合且議醵財為聘維翰戲為詩贈天香曰昔日章臺舞腰行人無不折柔條天香即應曰如今移植雲和殿一任東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第竟與天香偕老。

邯鄲縣龍王廟有井曰聖井水常上溢遇旱則迎城隍像如井擇女子端麗者七人各持箕汲井水潑之乃以箕揚水如飛雨之狀衆伏地呼曰東海老龍生七女刷了簸箕即下雨如是數日復新泉湧溢挹注瓶內朝夕供奉得雨則送水還井

博野蠡吾村本故蠡吾城後魏時兒童謡曰獅子為紅蠡吾縣空一翁信之朝夕候視城門石獅子有貨郎愚之以臙脂染獅子眼老翁見之挈家走他境俄而大水驟至城郭傾頹人家漂去大半遂廢省入博野

博野縣西王毋村毋農事將動夜半輒聞有叱牛耕地之聲村人始怪之後常以此為興作之候

考城縣有人於城北遇一僧異其神彩揖而問所從來共行半里所見一佛宮歸然榜曰陽山寺僧曰此即貧僧住處肅客同入則竹樹森秀廊廡整潔梵唱鈴聲遙相應和客悠然有世外之想啜茶而出行數武回視則蕪城如故

金大定間平陰任公素長厚一日行田忽聞呼收麥收麥驚視無人時麥已熟乃集衆併力刈之甫收畢天大雨雹麥苗十壞八九

元末紅巾將薄平陰邑東嶽行祠有賊以劍刃柱忽有聲隆隆若數萬甲騎自城而來者賊謂官軍掩之驚走城賴以全廟柱至今有劍痕

平陰胡榮嘗入某山忽見金銀布地心狂喜亟呼家人共取至則無所見乃以學道為名結廬山上朝夕注視覬復遇之逾十年所家遂貧亦弃故所有失之

東阿師尚書達少孤貧年十三母遘危疾思食藤花時日晡矣達急之山中採之夜分而歸遇虎於道呼天而泣曰死固不恨但恨不得以藤花奉母虎垂尾而去洪武中以貢入太學

上嘗遣一御史按事遼東選達從事負氣不相下御史潛劾達

上遣騎逮還以囚服見達狀貌偉麗

上異之即拜為御史累官至戶部尚書

萬曆己丑崑山周玄暐為損丘令謁城隍廟見其傾圮命葺之於地得塼有朱書篆文云大唐李道記診其塼覺空中破視之有紙預記廢興年月日皆符合

海州孫惟惠知清河縣惟以一僮自隨非常苦節一

日自府歸治與所厚諸生談讌久之忽悽然曰方樂與公等交往今當長別如何衆問故曰我此生不任榮祿冥間以其未嘗得罪於民別有注授任此應不久衆皆惘然月餘果卒然不知孫何自知之也

慈谿唐方伯本儒為廣東參議其女方十二歲戲於後園疊甎為五通神廟植荔枝龍眼環之方伯遷去女辭於廟曰便當遠去贈奉無期方伯戲之曰安知若夫與子不官於此耶後嫁同邑張以弘果官廣東參議夫人從往見所疊甎廟如昔荔枝龍

眼成樹。慨然太息。為起大廟。已而其子元冲復為
是官。夫人就養。彌增崇飭。神廟遂為一方冠。
嘉靖初。清河縣大風雨雹。男子陳文同數人耘田。被
巨人提上空中。授氷一器。令散之。旋失足。隨風輪
轉下地。殊無所傷。其處乃在三百里外。問路而歸。
其日。又有傭人亦於田中為旋風吹起。至極高處。
其景如夜。但聞轟轟如萬鼓亂撾。忽有人聲云。拔
樹拔樹。又命傭以手散氷。已乃不覺却還故處。既
霽。樹無數被拔。
博野楊村有小阜如塚。甚靈異。居民欲用器物。先禱

之。至期而往。必隨所欲陳列地上。用畢送還。如此
為常。有貪者匿賴不還。遂無應。
博野小王村蘆根多為人馬形。術家以為當出王者。
宣德時。撫臣密以聞。
朝廷命掘斷龍脉。建寺廟鎮之。南都青山。想亦爾耳。
傳者謂有術者知其地有王氣。將死。遺命葬之。屬
其子築室居其上。旁留小門出入。不三年。不得開
正門。既而其子病厲。復多事。不能忍。僅二年而開
正門。王氣遂現。
帝聞之。使平江伯斷山求得之。尸已成龍。斬之。山為
震動。穴中水族無數。皆有兩翼。其為增飾無疑。
弘治中。景州某寺塔上銅瓶鐵籠為大風吹落。自是
人家墻壁凡日照處。皆現塔影。
阜縣城南七里。乃偽齊劉豫故宅。人至今稱御莊。宋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阜城有天子氣。徽宗不信。已
而方士頗言之。詔斷其岡壠以洩其氣。術家共議
以為王氣未歇。猶當出偏閏之主。及靖康之變。金
人始立張昌邦。昌邦亦阜城人。昌邦敗。又立豫。改
元阜昌。阜昌者。阜城故名也。
劉豫少時以無行為人鄙棄。游富人陳翁家。偶窺大

鏡。見中有白龍盤屈。但無鱗角。心竊自異。數出大
言。陳翁潛知之。妻以女。生子曰麟曰角。以銳龍無
鱗角故也。二子長。豫果僭偽位。
嘉靖元年。祁州石佛村合抱楊樹為雷擊分為二。越
三日自合。合處了無痕跡。
安肅縣屯莊有石雞二。雄在村東南。雌在村西北。各
高三尺。相傳昔有人見其自空飛下相鬬。遂化
為石。掘之。其根無盡。
深澤縣李祭。平生謹厚。年七十餘。一旦謂其子。吾且
去。取曆擇日。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絕。時方晨。顏

色如生比葬有光如電從竃中出送者莫不駭異
漢元后諸弟王鳳等五人皆封為侯人皆知之保定
志稱平阿侯王譚不肯從王莽之亂與其子元才
顯才益才仲才季才五人避地滿城光武嘉之封
元才北平侯顯才蒲陰侯益才安嘉侯仲才新安
侯季才唐侯並保定屬邑所居舊城尚在果爾則
王氏前後有五侯何其多福梓柱之瑞固不虛耳
遼時楊斗南為諸生讀書廣寧廟側夜與友人說鬼
神楊以為不足畏時廟神靈異友曰汝今能往廣
寧廟乎楊曰可友請以墨跡為驗乃泚筆而行入

門見殿上燈燭燦然聞人語沓相來燈燭一時俱
滅楊上殿以墨點壁欲下有所觸捫之則人且攬
楊衣求同去聲類女子乃携以歸共視之光麗絕
世問之曰妾江南人因清明日看毬圍中怪風陡
作咫尺昏晦遂飄妾來廟中此地不知去家遠近
楊曰此極北塞上去江南將萬里女泣曰如是則
妾之歸望絕矣如得侍巾櫛庶不至流宕願君子
憐之楊曰吾亦未娶斯實良緣但不聞諸官誰信
非桑中之事乃與友共白有司驗非比近女子事
聞詔以配斗南楊後第進士累官河南都轉運使

女亦受封生二子曰恭曰敬皆以蔭得官人謂之
天賜夫人
信陽馬攀龍以禮部郎棄官歸家貸其友胡僉憲廷
正銀若干及卒其子以父所遺金壺償之僕夫齎
及僉憲庭中旋風忽起胡愀然曰馬公耶壺公所
愛也余本不求償銀安用此取原券并壺還之旋
風踵僕直達靈前焚券乃止又月餘所幸姬坐簾
間忽起立曰公來喚我今須去便嚮窓理莊易新
衣仆地而絕其鄉人謂馬君坦直負氣歷官清白
豪士也不意為鬼而易操

嘉靖元年遵化梅家兒十數歲為旋風吹入雲中落
六十里外山顛身無所傷
嘉靖三十二年夏大水從塞外入懷柔縣民多漂死
夜中共見水面有人如廟中所塑龍王之形又有
二燈前導雲霧日蒙塞上諸山林樾間有聲如樸
斲水退山中大木俱失若被截者人以為搆龍宮
云
金時高有鄰為南和縣尉始入廨見金色蓮花滿地
驚喜偕其妻共視則失之矣未幾有隣生子後為
邢州節度使於其處建萬華堂鐫石記其事今尚

存。

泰清寺有僧之五臺欲謁文殊歷羣峯殆遍一日暮遇大雪須臾滅踝寒振欲死嘆曰得熱水一盂吾命活矣言畢遂聞炊聲視之道旁有屋排戶而入有老人擁被坐炕上烹水方沸因請暫住老人許之乃坐炕側酌湯飲之頓覺溫適雪亦尋止徐步而歸問住山僧皆云其處故無人居不信異日訪之惟見荒榛亂石。

學羌州守張簡修修學舍命工采石蓮屏山於地中得石板一窖皆自然平方不煩追琢人以為異。

章丘賽山後有洞云是僊人藏穀處每數年一度曬穀或得其穀種之回頭即熟謂之回頭黃又有人於洞口拾得一蠶色如金藏久之蠶殭其質真金也。

章丘東陵山麓有石高丈餘常化為丈夫稱石居士遊行郡國為人治病嘉靖初抵渭南劉鳳池自言知星命見鳳池支干下拜曰公異日必登第又必令吾章丘鳳池愕然後登第謁選果得章丘下車即問石居士無知者乃見夢曰東陵山大石即我也鳳池親往祭之因而立廟以病禱者夢居士来治無不差。

萊陽縣望石山有唐僕射祠莫知為誰相傳唐玄宗集會道流一人衣冠特異召問所自曰自東海問在途幾日曰辰發會畢帝使二人隨其所之道流令二人閉目伏袍袖中覺如行空有頃聞市人聲開目窺之墜地乃萊陽也二人歸報帝帝命即其地建祠加以封爵。

金末兵亂臨清蓋時始生逾月父母携之而逃啼不止乃棄之草中越十九日兵退欲求而瘞之所棄處有兎躍起而去兒尚無恙見其口中有乳汁方

知兎乳及長唯以行善為事有餘輒以施人年七十五更衣危坐索筆為偈曰七十五年人間偶住緣盡去來長天欲曙寥寥大空故鄉何處問我安之去不知去遂瞑。

儀封黃渡湖廣數十里成化初有農人騎牛涉淺處牛忽立不肯前民痛鞭牛牛犇有青龍驚起雷電大作越三日湖遂涸為平地。

儀封李恒為黃坡令以善政為
成祖所知遷秩仍原官卒於任嘉靖中儀封令王國光夢官人来謁曰我公部民也而仕於楚今方来

歸故特展謁詣朝王請學官以其夢告學博及諸
生且言狀貌衆意是李而莫知其故是日日眣有
移文自黃陂來謂已祀公名宦祠不知原籍先曾
入鄉賢祠否王乃亟請祠之

宋開寶七年五月封丘程鐸家箔上蚕自織緜成帛
闊五尺長倍丈因用爲被極久不壞

宋末項城舊縣有二龍變二羊相觸其一不勝逬地
成溝其直如剪人謂之輸羊溝

蘭陽之俗不雨則以水沃孕婦恐其產旱魃邑令某
嘗爲文以諭之不能改

蘭陽荊御史璞未第時常夜宿張良洞旁見青氣自
洞口出纚纚然近而瞀之乃一古鐵戟欲攬之化
爲青蛇却入洞先是其地常有物夜出害稼如牛
騷狀居民苦之至是忽止

蘭陽民張某爲人有初鮮終人謂之秃尾張永樂初
已百餘歲髮反黑齒更生行步若飛性情獷暴遂
棄家野宿夜掠食人家小兒鄉人患之數年有人
見其入野廟集衆圍之議舉火焚廟有白面狼躍
出攢矛殺之前視則秃尾張屍也其子孫收而葬
之

蘭陽郭侍郎旻宣德間名臣也幼聰慧小怒則裂眥
出紅淚長則不然

今上初永平龍井關新軍周辛好飲燒酒以椒下之
一日過醉而死官使人驗明以舊蓆裹埋三日後
伍長遇之於平安城執赴官詰之曰鄉以多飲致
醉聞犬吠而醒乃覺身在地中自力而出緣不識
歸途誤往彼處耳乃復醉而埋之又復脫去官以
爲挾妖術掠治之辛但呼佛而已拘其妻問之云
其飲燒酒及椒常然官猶疑之後病死屍不能去

乃知鄉者過服辛烈暫爾閉氣非實死也

陽穀縣東有塔十級父老共傳本十三級元時以雷
雨失其上三級而宣府塞外有塔三級亦以雷雨
飛來其日月與陽穀失塔正同

許參議聞造一日升廳見有蛇盤據座上許熟視之
其蛇漸大充屋急呼家人出視云無所見許再視
亦隱既退書室中偶掀帳幕見床上俱猢猻又喚
其家衆共視又無其年許以病卒於官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果報類

因果之說起於佛氏其曰菩提種子十萬福田良謂報應不爽於易則曰餘殃餘慶又奚必覩泥犁而知懺罪涉淨土而後息心哉以余所睹記凡為善降祥為惡降殃之類類得錄之以為世儆

曹縣王蘭始為諸生有文譽其師以事下獄蘭曰師與君父並重有急可但已乎自誣代罪降諸生為吏欣然受事後為巡檢李襄敏公秉曰王君必有後願以女妻其子珣王謝不敢李曰富不如仁爵不如義吾豈有加於王君乎女竟歸珣珣後舉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珣子崇儒舉鄉試崇仁崇文崇獻崇德崇儉皆舉進士弟子崇智舉鄉試鬱為山東望族

朔州尹耕為分宜嚴相所取士遂媚附之為河間守庚戌變後自籍民三千為兵有十八人不從使劫盜引之立考斃同年御史王某者嘗為分宜所嗾

時以內艱家居父耄而顛至府言子不孝耕喜令吏代為書狀誘王父署名逮至杖之不移日死嚴相敗論戍廣寧耕遂病支體洪腫見十八人及王索命其門人翟舉人請脩醮七晝夜禳之已五日忽思食羹甚急衆皆諫修齋不可殺生不聽令牽牛至前先探其脾作羹然後宰之羹未熟已見衆引牛索命耕大呼牛觸我呼未絕體成二孔如角傷狀前後觸孔幾二百流血徧體翟生坐其傍耕見鬼稍遜避頻呼翟救我救我後傷創臭穢翟亦厭之乘其寐逸去號呼三日而死耕有文學吏能而傾險嗜進時皆仄目云

元王知事者曹州人先為達魯花有寡婦甚富王因其失族訟財錄婦因之使獄卒百態苛苦婦不能堪盡出藏蓄賂之慮有後言復斃之獄遷建寧路知事一日過和義坊見婦舉手摑其面彼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死

樂亭民張住者其先濟惡數世至住父益甚住好左道舉家師避僧明果唯其所言一日僧謂住汝道業已高當擇日冲舉然須先度一家因出迷藥謂之仙藥令盡服之合掌跪地又令住持劒以次斬

其父母兄弟妻子一家十七人皆死。住坐須臾鸞鶴僧盡收其貲逸去鄰里覺之。執住送官斃於杖下

嘉靖初。河北大饑民劉璋渡河就熟有父雙瞽慮分其食擠之於河後居平陰一日與衆鋤田暴雨衆共奔還有黑氣隨璋所至籠之。俄有震雷擊死所持鋤寸斷皆有朱書數行人不能識璋既死母為人說前事。又有顧來周亦流人是歲亦震死其狀與璋畧同衆訊其故有知之者言來周來時與父推獨輪車父衰憊不前輒鞭之若驅騾馬云

平陰屠者王天初恃勇力酗酒暴橫一日醉過城隍廟手摑汚泥塗神面且罵之。後二日忽散髮跣足走廟下扶服衆掖以歸自言得罪城隍神令使人取我少時便絕。

平陰丁子勤妻徐氏素逆其姑撻罵若賤婢姑既歿常鄉靈座罵之。又手裂靈榜一日忽自擊其頰以指抉目睛擲地作姑語數其平生不孝事甚悉遠近觀者如市徐皆知其姓名行第。一一呼而告之如是數日。乃死

英廟時唐賽兒反其黨數十人潛伏肥鄉郭內將襲城諸生郭謙設方略擒之得其文書諸與通者數千家或欲捕以為功謙不肯遂焚之其友曰公智能全城仁不邀賞當有後何疑後子忠第進士信鄉舉孫郛郊曾孫崇皆第進士榮盛為漳南之冠

都御史閻某撫南畿鎮江民周志廉彼誣主盜志廉家富畏刑以重賕屬胥要居間閻益疑竟殺志廉後數月鎮江同知盧任謁公問何為從周志廉來盧茫然顧後復白立皁隸旁前者非耶有頃而疾常見志廉在旁未幾卒

任丘劉蓁躬耕里中不入城市豪右淩藉輒巽避不較人或有急輟衣食赴之人皆笑其所為蓁常稱

曰凡人猜險驕矜者必有伏禍坦恕卑弱者常有後福吾不通古事耳目所及十不一爽吾子孫且大興期不遠矣後十年子勃舉進士官至按察使按察二子一為今禮部尚書諱某一為今都御史諱某弟子某亦舉鄉試

河間民栗達素不孝常欲殺母母走而免嘉靖十三年五月耕於野中自顧其影見首揷小旗呼同耕者視之皆不見有頃雷雨陡作達被擊裂腦而死

嘉靖中昌黎人張朝逆父母逃山海關為傭一日與主人幼子共嬉舍外忽雷震提幼子出數丈外銜

擊殺朝而背有朱書土人莫識

北平山多虎軍將郭六六善用弩凡報有虎督師必遣六六射之所殺虎五六十最後射虎於黄土鎮虎中矢而走徂伏噬殺六六而後斃

萬曆乙亥六月乙亥山海關雷雨有神若世所塑雷公者挾雷火入舍餘于永康家時永康先以事去東臺神出後門直至東臺下擊殺之永康素無善行而悖逆尤著云

巴東某寺僧某素通一婦婦産子四日即入寺就僧淫狎久之僧送婦及寺門忽霧起雷震僧恩而外

走寺衆共見黑風擁之而返擊死門内腸纏樹本

嘉靖中儀封有流民張約妻不孝其姑村人見之嘗為呼天一日忽起片雲雲際有龍下垂須臾雷雨風拔巨木約妻適爨麥飯雷轟其家婦遍體如被湯沃而死煙雲徐嚮西南行晴朗如故所過禾苗偃死若被大軍蹂躪者婦後復甦但兩目皆盲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十一 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十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科試類

習舉子業者孰不爭際風雲互攀日月而卒之槁項膠庠其得意科試者蓋甚艱焉是造物者若有所靳而弗輕予耳觀是録中未第而獲嘉祥將第而有神佑可概見已惜乎得之者徒獵崇積厚而有負乎科名也噫可歎矣

開州劉憲珂鄉舉時所識陳椒以事欲撻其婢婢走匿城隍神案下夜半見二紫衣神入廟與城隍相揖而坐神問城隍曰劉珂聯第乎城隍荅曰珂枉殺一妾當遲其第三年婢歸告椒椒不信明年劉果下第後三年為嘉靖癸未遂成進士劉有孝行歷仕皆廉平殺妾蓋其一眚

開州孫廉憲經居近城隍廟正徳戊辰會試禮部日昏就草偶忘携燭方嘆惋忽見官人指經曰此號闕燭胡不給之遂有黔面隸以雙燭與之經問隸官人為誰曰本府太守又問汝為誰曰吾公之隣

人黑張也經正疑之登第告歸以朔日謁城隍神即塲中所見官人視其旁隸則黔面在焉祝者復云今年二月初九神前失去二燭蓋即塲中所與者後孫為陝西憲長與韃靼戰敗馳馬而走虜追之急空中有聲曰弃馬弃馬因下馬藏磵下虜得馬不復追孫享年八十三作城隍及黑隸主於家奉祀同於蒸常

涿州史僉憲俊甞舉順天鄉試第一正德癸酉其子少保道應試得所寄卷閱之手書父子解元字緘寄令放榜後發之及放榜亦第一人以為神鑒云

嘉靖三十一年濬縣有鯉魚飛入民姫時家甕中是秋士有中鄉試者學官以為瑞名其齋曰来鯉

嘉靖丁酉大名令葉臣修學宮方塗畢壁間隱起若世間所奉魁星之像命畫史摹之其秋諸生張孔脩中高第辛丑孔脩與竇如蘭張宗周登進士第大名科甲前此寥寥後遂相系云

魏晉六朝之間邢氏盛於任丘知名當代者二十四人北齊有子才宋有邴恕居寔

國朝邊氏為盛登科第者一十八矣應及貫即不與他亦多世家

萬曆乙未吳江陳大猷以武舉會試京師畢試故人訪之留共飯杵中雞頭忽長鳴陳以筋夾之語曰能更鳴否又鳴如初陳曰不第則已何至復有他禍乃食之翌日榜出陳中式第一名今為都司

嘉靖十三年春武强學有白氣三股起文廟東北角直衝霄漢其夏五色雲見移時而散是年諸生歐陽曉舉順天第一其明年舉進士以選入翰林

金時平陰縣申氏子弟十八人相繼登第皆至顯官人為建折桂亭於其里

新河劉中丞偶少嗜學常坐臥一樓縣緶上下汲食

罷嘉靖癸丑試都下薛考功蕙與劉給事其見之與語竟日大奇之是年二公皆入闈薛得一佳卷示劉因曰此卷出入騷選必李獻吉門人劉曰往見劉生氣韻其文當爾因共識之既析封果中丞也

萬曆乙酉河間隍中生並頭蓮是秋馮生時中與弟時寵同舉於鄉十六年當鄉試並頭蓮復生楊生坤與弟坊又同舉

嘉靖癸卯婺源萬博士分考北畿鄉試故城孫緘卷未及閱誤置落卷中萬假寐則夢日照其面如是

數四。乃更閱落卷。孫乃入彀。其彌封字號。則日字也。人謂孫所就不可量。乃竟淹蹇舉場而卒。

章丘女郎山。毎比士歳七八月。必有雲如蓋。起於山頂。以雲之數。卜士中式多少。無不合。

天順二年。高唐州學齋葵始開。即兩花共蒂。學博謂諸生中必有同躲者。因摘去其花。祝之曰。果為嘉祥。花當再發。已而復然。是歳梁鏞劉魁舉於鄉。成化二年。又同第進士。高唐州之有進士自此始。

正德己卯。曹縣有婦人汲水學宮井中。見紅蓮二朶透石欄上。呼旁人共看。衆皆嗟異。有頃而失。是秋。諸生二人中式。于時以為先兆。

萬曆二十一年。項城學官泮水變胭脂色。三日。項城絶科第已數十年。是秋。諸生王文煌舉於鄉。人以為瑞應。

三河縣城南有古槐數株。嘉靖丙午六月大雨。其東第二株有枝被雷擊折。有龍自其竅飛出。未幾。又大雷雨。復擊其一枝。又有龍飛出。其秋。張氏之二子登鄉榜。人以為其應。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二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三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天文類　雜災祥

徐子曰。劉向父子傳洪範。班掾因之為五行志。以為人事失於下。而精祲見於上。即影響不翅焉。余觀方志郵報。凡風雨露雷眚祥得失。其為變異不同。良亦脩者之一助。即後有向歆班掾者作。或得備所采擇也。故錄得若干則。

隆慶二年。新河殞星二。至地。成石。刮之有屑。今在縣

庫。

成化丁亥。雷震劉家營官馬八匹。皆北嚮跪而死。

嘉靖己亥孟秋戊辰。雷擊燕河營三官廟泥獸。獸口有聲唧唧。雷止。壁上烟跡如浪。其夜。南關酒肆鬧吸酒聲甚巨。明旦。壚尊悉罄竭矣。

隆慶丁卯夏。永平大雷雨。農民李奉鋤田。被火燔灼。支體焦爛而不死。背有朱書一行。

嘉靖元年正月戊辰。遵化貢生梅禎時為童子。挾書入社學。忽遇狂風。以手掩面。被風飄上雲表。至三

屺營盧鴈嶺而墜。去家六十餘里。有人傳其問。家來迎歸。所挾書尚在。有硃書三行在書上。衆皆不識。

金大定中。高邑李氏少女。清明日。與女伴同為秋韆戲。遇大風吹入雲中。父母求之數日。乃在贊皇水濂洞。負壁立槁。衆異之。移置洞中。即其骸塑像。鄉之祈禱。無不應。像今存。

萬曆庚寅。均州大旱。有道人自請禱雨。登壇行法。未幾。天無寸雲。忽有霹靂擊死道人。大風吹壞城堞十三處。

隆慶三年十二月丁卯。大雨雪。雲中閃光如電。有大星隕西北。聲如震雷。

萬曆二年五月。玉田大雷雨。震死一婦人。外服完整。獨袒衣被燒無遺。其地有穴。徑四五寸。蓋雷所從發也。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强黑風。白晝無見。晚為黃風。又二日。大風。紅霾翳日。十七日日中。東北有流星如日。其光化為白雲。久之而散。

隆慶四年八月。深州二人治地。見大火自地中起。須臾雷電。一人被擊死。一人驚仆。見一龍穴地而出

嘉靖三十七年。磁陽學宮雷震。有龍穴東壁而出

嘉靖二年。廣平縣有風。殷紅。繼變為黑。晝如晦夜。飛鳥伏地。逾時乃止。

正德八年。博野縣學明倫堂震。響三聲。文廟上瓦獸皆吐青煙。久之。

博野西田村有民被雷擊死。後三日。復大風雨雷電。繞室。尸自畨覆。若有驗之者。

嘉靖三年。安肅大水。龍攫民趙寬。擘殺之。背上有一行朱書如蟲篆。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儀封西北有紅光上下着

三天鼓鳴者亦三。

成化十一年。商車夜行蘭陽道。有星墜車中。化為石。大如雞卵。

萬曆十八年。陽武大風。白晝如夜。時黑時紅。起未時至次日酉時。

嘉靖十六年。尉氏縣日當午。忽闇如夜。

萬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沙河有火自天而墮。光芒大如晦。聲如雷電。

萬曆四年十一月。費縣有聲如雷。起西北。響東南。大星墜於城西。光如白晝。次日視之。城西地數里有

血跡如雨點。

萬曆十年六月大風拔木某家茅屋土垣竈釜盡吹去後得其釜於薛河并所炊黍飯在焉。

嘉靖十二年南樂黑風晝晦見火光。

嘉靖三十八年南樂訓導周栗宅忽火起撲滅之則磚瓦亂擲有項明倫堂鐘鼓自鳴若有物為之而不見其形移日乃息。

隆慶六年九月十七日南樂有火光墜地掘尺餘得石大如升紅色而溫破為三色轉成黑末之白如粉。

隆慶三年正月朔日日旁有數日其夏常有黑雲與日相薄河朔皆見。

正德四年有星明如日見於昴畢之間。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夜天星散落至旦方已是日大同兵亂殺都御史。

弘治四年冬容城諸生裴紹先妻治穀場中見空中一人驅紅羊自南而北急呼其姑共視已無見矣。紹先就卜者問之曰當有火災言未畢卜者室中呼失火矣自是頻火至明年二月纔息。

正德辛未秋開平衛觀音閣瓦獸口吐五色光自卯至巳而散尋再現入夜不知何時止。

嘉靖丁亥樂昌境內黑風竟日木杪火飛大如斗焚殺禽鳥光燭海面按風自火出故風甚則生火。

隆慶丁卯六月撫寧毛家營大柳悲鳴三日鳴後二日北[illegible]入[illegible]殺撫寧昌黎二縣民十餘萬。

隆慶己巳六月永平二敵臺旗幹上火大如椀漸小而滅旦視無所焚其月燕河地震裂三丈餘內有水涌出。

萬曆甲申仲夏永平邊敵臺方數十步內大雷電臺中火藥自發臺盡燬擊死守臺軍三人督帥張有

客號博物張問之曰硫黃鬱積與蒸濕相感自成雷霆雷擊物處多作硫黃氣此其證也。

萬曆戊寅五月三日永平雨雹傷稼及榛有一雹大如碾石擊壓民舍殺四人次日大雷雨十三日臺上旗幹有火大如椀有聲若雞雛軍人倒其幹火移瓦獸上雨定方息幹故不燬。

樂亭民王某家頗溫裕子為諸生萬曆己卯有雀雛自檐飛出色純白探之餘四雛皆然以為瑞寵以誇客未幾以訟破產屋竟鬻於人。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安鄉有鳥如鳩以敗絮裹少火

蚛致民屋壁及泭積間鼓翼扇之如是經月所焚不下千家其鳥彈射不避按宋端拱二年衞輝有鳥蚛火焚民居數處七日方止與此正同

隆慶五年夏日輪轉側不定者二時次年上晏駕

成化五年阜平水濂洞有聲如金鼓聞十餘里至次年而止人以為兵兆後竟無他

嘉靖十九年東強大胡村晴晝雷震星隕如雨入地深數尺民陳仲掘地求之得星石四枚收貯縣庫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錦州城旗幹上夜有火

光良久不滅其後大將李如松出兵襲東虜為虜所殺士卒死者萬計

萬曆丁酉二月初三日寧夏大風南門譙樓及都司鴟吻各吐火如懸燈以水沃之不滅自日入至夾方定

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七日河内縣空中有聲砿砿如雷來自西北久之有火大如斗隕縣城北二里陷入地官使人掘之得物如鐵鑿之如銀比常金倍重今在縣庫

萬曆戊辰正月十六日福州火藥局忽有大聲如雷火藥飛起沖天守藥吏三人支體糜爛近局百許步内屋皆倒壓死數十人傷者尤衆凡傷死者皆裸體屋木或揷田中或架樹上最遠者散落六十餘里外局内舊有甃井覆以二大石亦飛落三百步外人家

嘉靖八年五月靈壽蝗大起忽有鳥如烏而紅嘴爪每日日中羣飛食之薄暮始散蝗遂絶其秋蝗飛蔽空無復向鳥禾稼都盡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武强天鼓鳴巨星隕西北流光如電有頃見五色雲

嘉靖庚戌新城有流火墜學宫樹上熀熀如千燈居民儆備徹夜然卒不爲災

萬曆辛巳賈三進遊黄龍洞夜憩其旁時天極晴朗見物如蛟龍出自洞中昇空長數丈白雲夾之首尾揺動有聲桀桀徐徐東行次夜乃自東歸雲氣尤盛

嘉靖五年京師有星大如斗自東北流西南其聲颯然光耀如晝圻為數十百而滅旋有雷聲甚震

正德十四年六月朔夜有星大如月見東方數刻而滅是歲大疫

嘉靖二年武清平谷諸縣大風黃沙蔽天行人或被生瘞。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晉寧有黑風林木墻壁皆有光犬多入井而死。

萬曆十年春東安大疫頭項俱脹病者多死得烏梅煎液飲之則止。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三河縣民見日有兩珥一冠一玦旁有雙戟色紅白。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五日高唐州雨後甬道側漸露罌口民見而出之內有蝦蟇脊有白文如綫以獻州守宋淮命瘞之城西隅越三日宋暴卒衆以為不祥祭之卻瘞故處及庚午貳守房宗道修甬道復掘得之月餘房以事失官遂深埋之。

嘉靖二年三月十二日儀封晝晦移時復明四望晝赤飛鳥多墮地。

嘉靖四十五年甘露降項城典史孫思聰宅味極甘芬人皆以為佳祥思聰未幾卒於官。

嘉靖二十八年滕縣雨土如霧其年桃李花皆落不實。

萬曆十八年三月三日曹縣定陶有黑氣自西北來

彌天蔽日久之而散是歲二麥枯死過半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三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四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地理類 雜災祥

古幽幷營冀之地蓋

天子之神州而畿內之支輔也其間丘陵泉谷至不可勝紀而其詼詭奇異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至不可勝原余披覽州邑志傳得尤異者若干則錄之雖無關於大義亦可使觀風者不局於一隅也

永平亦有海市但不如登萊常見耳萬曆十九年通判雷公以事宿秦皇島初見煙雲滃然欻成堡堞樓臺山林人物之狀頃刻百態自午至申止父老以為雖闘有是然唯此一見

灤衛數被河患其俗工於候水立春解凍則使人表水其日水增一寸則夏秋一尺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濬縣張進宗家井鳴如鐘凡七晝夜

滹水在河間者濁如黃河一入任丘魚蝦歷歷可數人謂之半截河

萬曆丙戌永平大水冷口關淹塌城墻數丈水中有白影初長丈餘闊四五寸漸短小如棒擊之中分俄頃復續色愈晶白雨霽水落而消土人以為水漲則爾不為異也

嘉靖四年廣宗城東四十里外恒於日出時見廣宗城堞人物如在目前移時乃息一歲中如此屢屢

灤州馬家谷上有聖泉大旱不竭山居者汲焉其民多產七男故又名七哥谷

高邑新溝河每秋月水清輒見乾明寺塔影寺在城

中河去城五里不知何以影塔

武彊學舍有清水井一縣所仰平時汲綆相續正德間流賊攻城城中頃增萬衆軍民皆慁不給忽有泉自半甃迸出水增數尺比圍解泉止不出嘉靖庚戌鄉民被兵入城其泉復通水定民散泉復止

玉田縣西北有水其色鬱藍可愛亦曰藍水其土如靛蓄靛者恒取土和靛賣之

南宮縣既遷民佃種舊學舍於地中得銀鋌及金玉罷無算盤盂盆盎皆隱起蛟龍民舉其藏二年始盡每一發掘必持兵擬斂法莫能禁不知其所來

前代何侯王宅。

浭水源出崖兒口。經豐潤玉田。由運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東。此水獨西。故俗為之還鄉河。宋徽宗過河橋。駐馬四顧。悽然曰。過此漸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還鄉乎。又曰趙氏子孫文弱。侯後聖雪吾讐耻。因不食而去。人謂其橋為思鄉橋。

蒲臺縣有龍湖。廣數十頃。饒魚鱉水鳥。網罟所集。俗傳以為龍采南山木為宮於此。成筏。故名龍湖。萬曆間。驟淤為桑麻禾黍之地。

曹州有靈聖湖。岸旁有穴。有人行岸上。見器物自穴

湧出。因接取之。以為神假。常齋牲酒祭之。覬其復出。然卒無有識者。以為濟水嘗伏流地中。蓋至此而見。故所漂隨流而出爾。

阿井在東阿縣故阿城中。容水四五石。水色深綠。比常水差重。縣令作亭其上。封扃極固。使吏守之。時煎以供

貢。土人不能有也。水經注以為水深六丈。今盈尺而已。煎膠用黑牛或黑驢皮。又必洗以其河水。不然則臭。

國初。考城人駕騾夜歸。見道邊有井。汲而飲之。黎明。畜口汲罷。皆有丹砂。因訪其地。更無此井。

兗州某縣有玄陰池。廣數畝。相傳昔日凝氷不解。至夏飛起為雹。居民苦之。宋有賢令端冕祝之。氷遂不凝。

博野黃村。土黃色。初不產寸草。邑人劉俊視之。曰地含金氣。故其色黃。金實剋木。乃聚土而鍊之。得銅數萬斤。由是黃色少減。地可墾藝。

博野縣南村民家井水嘗溢百餘步。將溢。井中先有吼聲。

弘治十六年。滋水汎漲。大木滿河。順流而下。居人慮

為禍。莫敢取。

禹疏水。播為九河。而保定復有九河。曰徐。曰曹。曰雹。曰平。曰一畝泉。曰方。曰方順。曰沙。曰唐。

慶都縣北一里有二泉。相去僅丈所。其水一黃。一黑。色極分明。

博野縣有板橋村。相傳古有板橋。橫跨濱水。夜深。橋下輒聞語聲咄咄。吳浩渡濱水詩。當年月照黃昏後。徹夜聞聲古渡頭。正詠此事。

博野縣有腐井二。一在馬神廟東。一在周家營。汲水造腐。不點自成。而倍美於常腐。居民甚利焉。

武清三角淀云是舊城陰晦之旦漁人多見城堞市里人物塡集

順義縣有井一日三溢海潮則大溢或云源與海通民疏其水為渠灌田百畝號曰聖井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昧旦東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鄉民聚觀日出乃隱二月北隱村亦然後屢現隆慶元年五月初一日馬頭村人見數百步外白水淼淼前察之則隱及萬曆元年渾河汎溢其地陷為河此其兆也

遵化縣北四十里有溫泉自平地湧出浴之愈瘡守

臣為甃池覆之覆以鉅屋導其流折而左入東院以待士宦復右折入西院以待騶從復南注為兩池以待行旅使男女異處皆石甃石欄浴者甚便

遵化縣水門有石如龜形漆水暴至勢包陵阜而此石依然水上相傳龜沒則有兵

章丘雞山西北有漿水泉其味類漿故名

安陽郭村產石如墨可磨以書字如下品墨左思魏賦墨井鹽池玄波素液謂此也

湯陰鶴壁社山中有地二里曰紅磬場其土潔白取為瓷器經火之後紅如丹砂其旁土舊有可煉成五色者今絕

霑化縣官寵城有鐵櫃角露地上掘之則隱少頃復見如故

嘉靖元年武城縣城西地有孔出氣如烟凡七日乃止

蘭陽楊岡有雙井相去數尺一味如飴一味如茗汁

萊州府城東石穴下有井穴口大如車輪而無琢痕謂之輪井

北方鑿井必除去浮土二三尺取艾如拳大炷火灸地視其色黃則水甘色白則水淡色黑則水苦遂

所欲則止不鑿

成化二十三年景州地生白毛長數寸其年大水舟行樹杪

正德元年靈壽滹沱河有赤光騰起河畔鳥畜皆驚徐覺香氣馥郁鐘鼓笙竽之聲隱隱嚮東南而去

內江張珝自為壙於飛鳳山後卒葬始發覆有金魚數十尾躍而飛遂速下掩閉之蓋存者半後數年孫應奎舉進士第仕至吏科給事中

隆慶三年曹州青堌鎮地內有聲似人呻吟旬日乃止

嘉祥民石福晨行宅後見青蛇入地而無孔穴疑而發視之則瘞錢也白於官盡發之得錢百萬以數萬予福不受

萬曆十五年雞澤縣吳官營地裂闊二丈長四十餘丈

故城孝子秦綸以母喪廬墓墓上産芝高二丈者數十本太僕卿孫緒為之傳

沙河縣有井曰漆泉水深如漆而味甘

費縣故城有季桓子井是獲墳羊處甃以巨石圍百尺深數十丈今枯塞

費縣西雷澤湖春夏瀰漭數頃水族所聚霜降後一夕盡涸聲霍霍若赴壑聞於數里村人每俟此拾取魚鱉或謂湖底有竅與地脈通他時皆閉塞獨是日開

彰德有扳倒井至深而欹斜難汲俗傳漢光武討王郎軍渴欲飲而不能得汲具乃扳倒飲之兗州亦有扳倒井與彰德同俗傳昔有兩壯士爭飲扳而傾其水此皆誕妄不必辨第不知人何以作如此井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定陶縣城壕氷文如花卉竹木甚工緻他濬水亦間有之三日而不見

易州有乳水洞廣四丈下置石槽十二承之而以十二辰紀其次起自寅至丑正月十六日鄉人悉來驗其槽有水則其月陰雨無水則其月晴霽大率多應

儀封縣有琉璃井泉極甘洌縣令張鳳使人鑿取之得掌大者數片狀如氷而黑色叩之有聲蓋水氣歲久凝結而成若硝石水晶之類但地有偏氣故餘井不盡同爾河南北井如是者三四處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四 終

新刻徐北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五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古跡類

徐子曰混元以降人代屢遷而遺蹟不與世事俱盡余於北州所聞或可想見雄圖或可是正往牒或奇特足以資諷說或悲凉足以興感概皆博雅之士所不遺也錄凡得若干則

唐賈島初祝髮於瀛州法善寺。瀛今改名景。寺在州城南。已燕沒無一椽。靜夜居人常聞鈴鐸梵唄之音。其村即以島名。

定州開元寺有大塔。名料敵塔。宋築以望契丹者。高十三級。廣六十四步。旁施鐵幢。中貫數抱大木。登最上級可瞰百里。俯視行雲。勢若搖動。宋失燕雲。以定州為邊境。故潴備甚密。

井陘西南故關。有妬神祠。其神。介之推之妹也。妬百姓為其兄寒食。欲反其俗。冬至後。日燎薪一束。至寒食方止。後人立祠祀之。名曰妬神。

曲陽北嶽廟畫鬼。乃唐人劉伯營筆。森聳飛動。後人莫及。人為之語云。毘盧寺水。北嶽廟鬼。

長垣縣北十里有學岡。相傳孔子嘗過此而講學。其旁有廟。元季。毀於兵。天順二年。縣令劉弘重葺。役人陳海等共聞琵聲泠然。驚起求之。無所見。故有化雨亭。因改曰鳴瑟。

內丘石河庵。在石河畔。倚阜臨流。果木繁陰。昔人即阜鑿洞。深一里許。幽邃清絕。為一邑勝地。

京師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並枑梐若短墻然。微風一動。則坌起。出入者厭之。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為形勢宜爾。

武邑東嶽廟行宮碑。有文如墨梅。寒花踈幹。宛然名畫。辭人多詠其事。

香河縣鐵佛寺。舊有鐵佛像。高丈餘。元至正中。佛見夢於僧曰。吾緣法不當住此。將辭汝去。僧以鐵鏁鏁佛臂。一夕。竟移去東光寺。獨所鏁臂存。至今為寺供養。

獲鹿有石棺廟。世傳有老人自刻其夫婦像於石壁。作石棺於旁。以機揞盖。夫婦共入棺。發機使閤。後人於棺上立廟祀之。頗著靈應。

豐潤南關外玉皇閣有石塔建自元時塔有六角每
角有石龍一成化中其東南角龍乘雨飛去至今
缺焉
豐潤沙巖寺故有十三級塔洪武中有雲霧護塔三
日遂失所在今遺趾尚存
肥鄉縣文廟碑龜趺絕無琢痕相傳本漳河中石歲
為漳水衝激自成龜形因取以載碑
單縣故城有琴臺坎地覆石上刻翔鳳之形履之鏗
然相傳以為宓子彈琴於此
舒城秦民悅為廣平太守於府署中見石角露地上

出之乃東漢冀州從事淳于長夏碑其文為蔡中
郎八分書共三百九十字剝蝕甚少秦太欣賞作
軒貯之扁曰寶古後守惡之以為墟墓間物何宜
近人居寢使擲廧外斷為二嘉靖癸卯築城為石
工分破砌為城脚後南昌唐曜作守復臨摹本刻
置軒中書家以為風神大减訪昔日摹本不能得
萬曆三年七月雞澤雨雹大如杵頭石屋瓦盡碎獨
扁鵲廟如故人以為異
良鄉學官故有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學官某謂其已
斷因脩大成殿琢為柱礎後更葺殿宇掇置瓦礫

有南士見之以告宛平令南陽李蔭遣人舁致署
中起齋覆之王尚寶世懋題曰古墨與名士皆有
吟咏碑字存者凡一百八十九北海嘗書兩雲麾
將軍碑其一為左衛將軍李思訓此名秀鄜州人
涿州西南十五里有村名樓桑云是漢先主故宅先
主為兒時所蔭桑樹尚在其下碑刻至多
嘉靖元年涿州脩村塔倒内有古錢皆飛空如蝶塔
在桑乾河中俗謂之鎮河塔塔壞河不時汎溢
完縣東門外有木蘭廟榜曰孝烈將軍有古碑稱木
蘭姓魏亳縣人漢孝文時匈奴寇北邊發内郡戍

之木蘭代父為戍卒以功為小校所戍是完縣故
完人祀之孝烈將軍唐所封也
陳平宅址在完縣北有四石柱矗立皆大合抱即當
時第宅可知縣西北有陳侯廟
新安學右有梳粧臺云是金章宗後宮梳掠之地時
有於其下得釵鈿者章宗雖虜主而喜文章優風
調其遺事人多傳之
元時邢臺縣開元寺有木塔高廣容數千僧自寓内
浮圖未有姦僧多匿其中為不義弘治中御史某
按其事悉殲僧而焚塔

順德府治前有大碑。人過之。毫髮悉照。號透靈碑。今
小開不能如舊。

漢光武征王郎。師至晉境。道遇一兎。射之中。翦而走。追數里。乃見翦貫一石。因駐兵其地。後人謂之留翦營。建寺曰留翦寺。以其石斲碑。碑額至今啣鏃。

趙宋之世。澶魏最苦河決。每三十里置一守吏。河決。吏坐死。祥符中。澶州西二十里河決。河隄吏率衆塞之。決逾甚。吏號泣俟死。其季女三娘子痛之。自投決處。決遂止。州人於其處築臺立廟祀之。號三娘子臺。今廟廢臺存。

鹽山東北有丱今城。秦始皇發童男女隨徐福入海。築此居之。故名。漢因置千僮縣。

房山縣石口村有賈島庵。云是島為僧時所棲。負山臨壑。最為幽勝。

博野西章村有石如覆臼。中空。當頂有孔。兒童日投土其中。終不盈滿。相傳漢世祖巡河北。以龍興岡有王氣。命鄧禹覆埋石臼以厭之。

博野瀦水隄。乃秦始皇所築。故謂之秦隄。高峻堅厚。水不能齧。民至今賴之。秦雖以嚴酷見疾一時。而有所規創。多為百世利。長城與此等。皆是也。

邳州東門。常閉不啟。相傳呂布為曹孟德所斬東門城樓下。其魂化巨蠍。形如車輪。自是城中多蠍。居人不堪。塞其闉而蠍止。
國朝遷其城於東百步外。復作東門。蠍亦復起。遂閉至今。

滑東南二十里有隕星石。相傳漢武帝時。河鼓星墮此。夜常有光。稍南有村名落星。

單父縣有留鬼固。相傳宋時有道士焦姓者。流寓單縣。一日告衆欲去。友人餞之漢河橋。既辭衆。昇空冉冉東去。弟子號泣隨之。至十里許。忽墮地。視之。

死矣。即於其地起高塚葬之。固因以名。

任縣有村曰雙蓬頭。云昔有二童子曰寒山拾得。於此脩道。久而證悟。見人常笑。北人謂未冠者曰蓬頭。故村以得名。或謂寒山拾得之迹在天台國清寺。此疑相傳之妄。余謂菩薩顯化。不滯一方。何必信彼而疑此。

保定縣有定霸城。是宋楊延昭築以距契丹者。金時。以其塼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雨隤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髑髏各戴兜鍪。旁倚兵仗。有石刻云。活築惰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無

不悚然城内有走馬洞亦楊延昭所穿如隧道而高廣北通霸州南通雄縣其口皆築敵臺師往來其中襲虜虜不能備故多克捷今雖堙塞父老猶能指其處云又有六郎堤近中亭河延昭築於水中以渡兵者今唱本稱楊家砦四周皆水有六十里睛椿獨楊氏馬習行之他馬莫敢近雖極張飾然非無本

宋太祖微時嘗遊蒲臺止紫水寺時米家鎮有郎屠者以勇力橫里中太祖不平誘與角力而毆殺之徐避去里人快之莫肯追今其地有大榀臺及郎

屠塚

淄川東山有蒼龍峽上陿下廣兩壁間各有穴世傳有蒼龍居之禱雨多應嘉靖二年冬月盛寒峽水成氷氷上作山川人物之狀來視者不遠百里淄川鄉老曹三公傭一人農作將賦值傭曰願得粟乃以束草織成小囷曰滿是足矣三公笑而許之傾粟二石猶不滿三公跪而請曰君必異人也願有以教傭曰吾實蒼龍住東山峽中已久有烏龍欲奪住明日當鬭所以來見欲公助吾擊之耳三公蚤起至峽果見二鵠鬭巖上乃以杖擊烏者中尾飛去有頃大雨至家南小山上雨益急隔水不得渡坐枯棗樹下雨止不動從者挽之則逝矣鄉人異之共建石塔納三公其中傳泥塑之今人名小山曰塔山像至今在

嘉祥縣有靈應廟其神為魯秋胡妻禱雨多驗其旁居民多邵姓相傳以為秋胡妻宗族官有祈禱必令通誠稱神曰姑姑廟以秋胡配食山麓有合葬墓

漢未央宮在今西安府城西數里鐘室址特高其上草莖葉皆赤父老云淮陰侯於此被殺血不可除

其後生赤草此其遺種也

齊長城起平陰山嶺東屬海西抵濟州數十里以備楚寧陽縣有范郎石相傳范植築長城曾憩此其所築之長城蓋齊之長城耳

棲霞寺東南有臥龍石其上宛然有鱗爪之跡相傳隋世有富家卜葬於此穿土有白菟躍出化白龍臥石上逡巡入海

臨淄縣有興國寺宋藝祖微時嘗以夏日臥石塔下自午至酉常有片雲覆其上不令日暴僧道圓異之厚加結納後十三年登大位遂建塔十三級賜

道圖號善國太師。

開封故城宋太祖所築遺跡存者皆紆回如蝸跡父老相傳太祖將築城時令有司為圖以進甚方整太祖怒裂圖抵地乃取片紙自畫圖授之故城即太祖所畫也徽宗欲廣宮苑撤而大之制如有司初規及靖康之難金酋粘罕見之喜曰此易攻耳先放礮墮其女墻督士卒凌之汴遂失守人始知太祖遠筭。

豐潤縣東北有山惟荆叢生相傳唐太宗為秦王時登此山見荆愕然曰此里師授吾句讀時所用朴也下馬拜荆皆垂首嚮地如頫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五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六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器物類

器物之為用大矣燕居便身之物以至泥車瓦狗皆著之古牘則格致博雅君子咸所不廢也然塊然一物耳有歲久變而為怪者有奇貴而不恒有者有所産僻遠而人不知者皆錄之得若干則

盤山福泉寺鐘聞十里有令移之譙樓叩之無聲復送寺聲如故。

任丘縣南三十里有石臼受一石二斗昔有僧徙入寺中經宿有血滿其中仍移舊處血自失去人謂之神臼。

隆慶庚午六月燕河營真武廟鐘自鳴絶繫而墮繫之復墮如是者三乃止。

輝縣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舊能照數里外人物嘉靖中有達官取去至盤山頂忽昏闇無見乃却還寺中。

嘉靖四十三年濬縣譙樓鐘忽有聲叩之聲啞鑄新

鐘易之。新鐘成，舊鐘墜自合。試擊之，洪亮過前。

弘治間，豐潤縣民逢井，得古鼎，重五百斤，圜腹弇口，四足，足上為牛首，下為牛蹄，款志甚古。一時莫能識，或以為商鼎。今在縣治。

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劒。每有急，則出劒呪之，曰疾長疾長，應聲長丈餘。元末兵亂，聚衆保馬子砦，寇至，仗劒禦之，無不敗退，鄉人賴焉。

井陘邢端，為諸生時，于野廟得一槍，甚精利，常以自隨。宣德中，為湖廣副使。麓川酋反，端從討之，持槍突陣。蠻見端騎號虎，挾飛龍而來，所嚮皆捷，遂平

麓川。為忌者所讒，功不錄。正統初，麓川復反，即家起端將兵。倉皇就道，忌者携其槍至夷陵，使人迓取。所使道病，不時至。端遂進攻麓川，蠻不復畏，而端深入如前，遂為所殺。死之夕，其家有雷電繞室，槍失所在。

玉田縣南有溫泉，盛夏之間，暖氣如霧，有沙隨水而出，色白而細，磨治金玉，能令光瑩。吳下玉工皆購此沙為用。

新河縣董巷村有大石碾，高丈餘，盤徑三丈，相傳董卓討張純，駐兵於此。大碾是卓所造，用以駴敵。

沂州大冶山有鐵如巨石，突出地上，夾路對立。人欲取之，深不可動。

孔林楷木，子貢所樹，枝幹聳直，無橫出者，中為碁枰及杖。尼山石可為研，然有佳惡。

隆慶三年二月，平陰縣門內有鐘，久不懸，忽自鳴，其聲殷殷，凡二日而止。

永樂初，清河任芳知清平縣，初入縣治，鳴鐘鼓，鐘忽破裂。破處有赤文云：此鐘若破，任芳來坐。任為政清平，至今有聲。

博平縣白沙村有石獅子，夜有光曜，能照數里。陰晦

之夕，皎若月華。正德中，鄉人謂腹中有小玉獅子，碎而求之，其光遂滅。

嘉靖四十二年，東安縣治譙樓鐘自鳴，其聲嗷嗷然。隆慶中，縣令王宗堯毀譙樓，棄鐘於地，鳴如前，吏民祭之不止。後令王朝直復建樓懸之，乃止。

貓睛石，出細蘭國，光色一如貓睛，佳者瞳子隨時變換，大如指面，值千金，如錢者無價。

封丘縣淳于罔夜將曉，輒隱隱聞鐘聲，人始怪之，後罔以為輿作之候。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民家夜聞追琢聲，明日，石碾上

成字數行。多不可識者。

永樂中。安樂州謝恩臺石師子。自移田中。土人駭而毀之。漢庶人之亂。從逆者悉賜死於此。

正德七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鐘鼓自鳴。有頃。火起殿梁。祠宇盡燬。獨神像自如。是日。劉七賊陷城。

故城學宮舊有日影。大如車輪。午後在大成殿西墻外。上下不定。日沒方已。嘉靖中。居人掘學西南地。日影遂隱不復見。

青州紅絲石。其理紅黃間雜。其里人琢為研。頗發墨。而性燥渴。須常以水漬之。

兗州栢溝研。出泗水栢溝。陶土為之。光潤可愛。發墨過於澄泥。栢溝土埏埴為天下最。為瓦罐皆美。

棲霞縣產野蠶繭。其色丹黃。絲韌。堪為琴瑟弦。織為紬。久而不敗。禹貢所云檿絲是也。

金星研。出登州鼉磯島者佳。石在近島海中最深處。采者往往為蛟龍餌。然以利故不憚焉。

滿城王山店有石。徑丈餘。下有小石臼。遇旱。撤石。淨洗其臼。則雨。謂之聖水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六　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七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禽獸類　雜魚蟲

慶雲縣有黑牛店。初民有王某者。家鉅富。廣畜牧。一日牧牛塘中。有一黑牛甚大。來羣中鳴吼。牧者屈指數牛。則未增舊數。或教以繫角數之。乃不見。自是畜產漸耗。其家凋落。店因以名。

古云。鵪鶉。水蛙所化。多未信。景州有人得蛙水際。半化為鵪鶉。

萬曆五年秋。易州有鳥。類鳩而小。色微紅。羣集槐樹。人無識之者。或以為年豐之兆。然自是多旱。比歲苦饑。

容城東二里白塔。有羣鴉巢其頂。人立塔西三丈。拊掌。鴉應手鳴。立他處拊掌。即不鳴。

新城產紅鴉。形聲與常鴉同。而其色黑紅。人謂之火鴉。

嘉靖壬戌。昌黎民家有初生雞四足。試育之。成雄雞。其二足不甚行。

嘉靖癸亥秋。仙臺山龍鬬。足躡僧舍地為潭。

隆慶戊辰灤河北岸山崩得龍骨一具長二十五丈大二十餘圍軍人載詣欒肆賣之

隆慶壬申永平府舍鹿一乳二麑

隆慶壬申山海關外戴家河有死牛浮閣沙上高六丈長十餘丈蹄角與凡牛等獨兩眼睛失去或謂之海牛人不敢食熬膏點燈極明亮官取其皮角筋骨貯庫

新城茗山下有白龍潭嘉靖三十年六月龍忽騰起平地水高二丈漂死人畜潭自南徙百餘步

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汲郡大雨民王某家為雲霧

所罩寒氣侵人從牖隙窺之見蒼龍起而復墮者再少選雷震雲霧廓然龍亦不見惟鱗甲印地宛然

定州城東有飲馬池宣德中軍人趙牛牧牝馬於池側後產二駒能伏水底腹下隱起鱗甲狀貌駿異盖龍種也有司以獻道死瘞之其處名龍馬隄

遷安龍井山顛有黃龍居石窟龍時見水面大如蝦而鱗鬣爪角皆具出則波起數寸人以其見為瑞嘉靖庚戌以後龍不復出或以謂遷去北虜自此數入

成化十五年有異鳥集阜平五槐鋪其大如鶴身具五彩鳴聲震動巖谷

撫寧渝關石溝中常有三蛟一黃一白一青黃者先去其二常出繞石柱居人狎之萬曆初太守孫維城欲見不得為設醮蛟乃出近歲徙窟溝亦為沙壅塞

灤州鯽魚大者五六斤味為諸魚之最有司常以冬月饋京師貴近取其不餒今遂以為例歲課民鑿冰取之頗為一方之苦海鮎亦灤產金色長五六寸背有銀線骨脆不防鯁味亦佳又有黃尾類鯿

魚而大來自口外水不漲終歲不得也

盧龍塞外有黃羊似羊而毛色深黃常羣至關外往來捷疾人不能捕或以射得之

柳城有蛇狀如蝮而短有兩脚能跳來齧人性至毒而能解毒千歲則生角鮮卑貢方物有骨咄即其角也遼史謂之榾柮犀

成化乙卯秋灤城李氏弋得一雄鴈其雌隨之飛鳴凡三日乃去李氏鎩雄鴈羽畜之明年春雌復來飛鳴如昔李匿而伺之雌下其庭為雄整理毛羽鼓翅而鳴若呼與俱去雄不能飛乃以頸相纏不

釋並死衆哀之為瘞於高地曰雙鴈坨此事與元好問所遇絕相類鴈本貞禽此其尤者爾

遷安有雙燕巢城門雄為鷙鳥所擊其雌不食數日亦死夫鴈不再配蓋其恒性若燕雀之類則朝亡其配夕已他偶獨茲燕若是則燕之共姜陶嬰已

蠍一生九十九子子成則背理微坼子緣隙迸出母背盡裂竟死

唐時覺禪師嘗以道力攝二龍於萬壽寺中池內常見蛇形一曰大青一曰小青宋因禱雨有應封大青應濟侯小青利澤侯

國朝成化中真定大旱太守田某來禱小青躍出水面住持僧潔瓷甕請之龍蜒蜿而入遂移至公堂田率父老拜懇俄而大雨乃以鼓樂儀從送小青歸池而勒石紀其事

京師銀工姜洛歙人少嘗見兩頭蛇長尺餘其色黑白相間擊之兩頭俱至殺而審視之一頭差小目無瞳子余邑亦有人見之所說與洛同

漷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虜酋必來此弋獵打鼓驚天鵞飛起縱海東青禽之得一頭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其最鷙者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可見俟天鵞至半空歘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鵞驚鳴相持殞地

北州有嗽虎膺如鵰而絕大頭足如狸爪極銳利北人畜以獵狐兔以其羽為箭翎極佳

大城縣北十里所民家耕牛生麟其地名麒麟窪

嘉靖二十年冬井陘縣康家莊民縱火焚草延及大槐中有蟄龍亦被燒殺流膏濡燼民以土覆其骨高二丈謂之龍丘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鼬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為糧於

穴中作岐冗貯之若倉囷然多至三斗其榛皆美好價倍於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皆笮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閔之為禁甚厲然不能止

澤州張文淵為絳州守居家文行為鄉閭所重有屠者牽牛過門牛躑躅不肯去門者方入告牛已絕繩而入屈膝庭下若請救者張厚予值買之縱令終壽

石鮎似鯽而小無骨土人以為珎味原產山谷六月水發順流入河生子越十八日復引子逆流還故

谷。出豐潤。

豐潤海出螺大者如斗其殼可以代瓠小者如拳殼可製杯土人謂小者為蠃。

寶坻銀魚都下所珎。北人稱為麪條魚形似東吳鱠殘而倍大出海中㕘山下秋深霜降上溫泉產子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銀色人每候其至網之。

豐潤有一種鸛曲頸而純黑謂之烏鸛常鸛謂之鶴鸛。

隆慶五年七月深州封君寵家廚中墻壁振動家人愳而出忽烟雲罩地雷聲震發有龍飛嚮東南鱗

爪皆露其室壁有爪痕深二寸所水缸底穿孔大可納一栗。

余邑富民柏晚翠園有鸛巢假山峰上方伏卵其雄出而不歸羣鸛挾孤雄來欲偶其雌雌啄弗肯受雄徬徨其側一日夜候雌出求食啄四卵擲破之雌歸悵然側視雄漸狎之遂與偶而生卵因憶徐文長集載會稽衛衙梓樹巢鸛雄死於弩亦有羣鸛挾雄而來雌哀鳴百拒之雄盡啄殺其四雛雌益哀頓以死蓋鳥投略同而貞不異矣。

海寧州石落村有鯉堂國初劉氏於海濱獲巨鯉長七丈以其骨為材搆之

慶陽府環縣有青蛇祠碑稱唐節度使楊朝晟將築木波城以過吐蕃苦不得水忽有青蛇自山下走水隨之涌出朝晟令築堤環之遂成清淵三軍賴以濟吐蕃神之亦不敢襲因請立廟以祀至今人事之。

成化十九年兖州有衆黑鼠食苗旬日自入水死。

飛禽命盡則上翔不已至極高處形質為剛風所搮自然消滅猶人死之返鬼於地也是以鳥亦生死相代而地曾不見有死鳥。

元至正五年嶧大旱嶧守火禮普化禱雨於滄浪淵方奠告有物昂首彼間如巨蛇目睛金色以兩足據岸四顧衆歛息亟拜乃卻入明日大雨歲以有秋淵素為神龍所宅時見形為大蟾蠩或為羽人一方嚴事禱雨必寘新缸淵畔缸自涌水則雨候也。

廣平多貆善穿穴狐寄其穴同居人常掘地取之擊鼻方死熬其脂為膏可治人瘡。

永樂中永平民郝禮家槐樹有鵲四雙共為一巢大如斛中隔為四各開戶牖。

狠絶類倉狗而喙出尾長爪亦銳利雞澤縣狠獨青色

嘉靖中邯鄲數旱令沈麒禱龍井皆應乃為葺廟畢工率僚屬祭之水忽騰涌起有大蛇黄頭緑尾出井上激水成霧有頃而潛

武宗駐蹕真定聞豬聲而惡之都御史武某遂嚴禁畜豬一時屠殺皆盡

文廟春祭至以羊代

萬曆初流賊過河間泊頭崔某及其母遇害家人皆逃去其家犬噬賊馬足賊以刃傷之歸守二尸不

去賊去既遠家人收尸斂之聞犬吠賊又見死者皆為鄰犬及鼠所食獨其母子尸完知犬為守憐而食之哀號不食數日竟斃唐生為義犬賦旌之

正徳六年白烏産寧津節婦社氏家樹

河間有呼蚊鳥青色大如鴟夏月腹中孕蚊鳴則隨聲而出土人捕食之

宛平縣西二百里有百花山特多花卉有不可名者

薊中不産蛇獨此山有七寸蛇至毒被螫者不救

弘治十八年新安河水暴溢有龍自檀溪山洞飛出入馬耳山洞禱雨多驗

成化初唐縣有人自京師至玉山廟見二黑豬戲溪中頃之入大石下客怪之率諸少年來欲發其石視之時適大旱纔撼石忽雷震雲合繼以澍雨苗賴以興識者知龍托其下自是凡遇旱必撼石往往得雨數十年後無驗蓋龍徙他處也

滿城抱陽山有石洞數十一洞最大可容數十人石壁門床宛若劖琢巖下有泉自石中出有石池受之中有兩青蛇能興雲雨池側建顯濟廟祀之一封靈溢公一封英濟公每祀之必出揉像前就爵吸酒廟起唐時至元益顯

國朝猶然

世廟末始絶靈響 按北地多有青蛇能為人致雨蓋黑蛟之屬也

遵化禪林寺前有龍潭嘗有毒龍居之時為民害金世寺僧龍勝奴持水之潭側祝之龍遂飛去

賛皇蒲水西有老龍泓其深不測嘉靖三十二年民李舜見龍在水面吐氣成霓驚而走不數日體腫潰而死蓋毒龍也

嘉靖初禁中有猫璁色而白眉

上因呼霜眉能解

上意呼其名則疾至跳躍

御前若舞蹈者意欲令去即走避
上寐蹲其旁候覺乃他走
上益憐之美其稱曰虬龍一日忽嚮
上伏而出淚有頃走隱處盤屈而死
命葬萬歲山立石識之
霸州某家有古劒懸壁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大雨震電有龍自鋏中起穿屋角而去劒鋒銷盡壁上皆有灼痕獨書籍完整如故
吏部司務張公養蒙陝西同州人寓順成門城墻下偶患瘀疾二月不瘥每夜輒聞鵂梟在其宿房棲

鳴止怪之一夕有家猫當午夜忽從房中特躍上屋噬殺梟嚙之進房似有請功意疾遂愈
隆慶三年三河螻蛄多於蝗蝻食苗殆盡
薊州甘泉寺有蛇曰小青龍蚪之屬也與人馴狎時盤宿僧榻禱之能致雨
師子大如驢狀如虎而黃褐色髯毛大口庳脚尾如牛尾其耑有茸毛大如斗動其尾則聲颼然画者僅彷彿而已
野豕絕類畜豕而黃色鬃毛促身長喙與鼠鬪有豪猪能以鬣射人此當別是一種

有武臣以一驢遺內臣云日行七百里無所用常飽飼而縶之驢日夜鳴恒覆破其槽見人則踶齧內臣怒屠之其腹有腎七枚聞驢之駿者常三腎或五腎今至七腎駿異之至也
嘉靖十五年齊河縣鴉產白雛
磁州產紅鶴
鄭州有鳥名曰侵占欲乳子則奪鵲巢居之生鷇有潑嘴鵜輒來攫食一出取食一留罪鬭然猶不免太守曹韓以世之貪橫者類是作侵占傳以諷
太山鳥有名紅娘子者色如臙脂又有山僧者聲如

念佛又有拖紅練拖白練之類皆奇鳥
嘉靖二十一年冠縣曹養氣家馬生二駒二十三年蔣蓮家驢產二駒二十四年王彥忠家牛產二犢
茌平縣地名狼窩昔有居民為虎噬去家犬逐而嚙其足虎置人捕犬人犬皆脫
元時渤海民胡平攜家戍東陽中途夜宿車下虎啣平去妻逐及虎持其足刺虎殺之平以傷重後二日死趙孟頫為詩詠其事
太山有跳兎無前兩足不能走顧善跳一跳輒二丈許人不能逐

嘉靖庚戌肥城有玄兎見於城西北隅。
嘉靖五年臨邑邢氏於廢井得三足蟾蜍。
嘉靖辛丑高唐人宋希唐析薪於學後得玄龜一頭大四寸許體甚輕不飲食絕便溺。
文登縣北海中有海牛島海牛常遊其上土人伺而取之海牛形似牛而無角龜足鮎尾脂可然燈皮可為弓鞬又有海驢島與海牛島相近八九月閒海驢與海貍上島乳子逢人則入海為魚以其皮製雨具水不能入。
海豹出寧海縣大如豹文彩五色聚居水涯常以一

豹巡警其皮可飾鞍韉。
宋大觀中汴人得霞首龜於黃河。
永樂二年鈞州獵人於神后山獲獸形如虎白質黑章異之獻於
周王王披圖記謂是騶虞因獻於
朝。
弘治十二年民家生豕純白。
弘治癸丑開州境內生蝗蝻數日復生黑蟲如蟻盡嚙蝗殺之遂成有年時州守睢陽徐瑩有善政閒人謂賢守所感。
永樂中騶虞見安陵境甚仁而狎人曹縣主簿蔣汝濟獲以獻。
隆慶三年清河縣粟生蟲如蠶而毛甫食葉即化而為蛾羣飛蔽日是秋大稔越四年復然。
劉仁恭之圍貝州也城中有鵂鶹數千入人家帳幄驅去復來次日城拔遂被屠免者三人而已唐末五代之際貝州三有兵禍至宋王則又據城反與
王師相距所殺亦多。
嘉靖二十五年邯鄲民溫遷華騎驢過滏陽河值大雨有龍自空中以爪攫而投諸河傷死同行者皆

見之。
成化十四年祁州東北鄉蝦蟆鳴樹顛其秋平地水數丈民舍十九傾倒。
趙州城北有龍井廟建自金時最靈應禱雨則以新綆懸瓶半甃瓶中水自溢則甘雨隨澍元時起亭覆井見有金色蛇據欄窺外有頃而沒。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七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八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草木類 雜五穀

雄縣人以八月采菰實禦冬所謂菰米是也

雄縣芙渠最早五月初即盛開

弘治戊申灤州金錢池忽產並蒂蓮一本水溢而左浸地半畝生並蒂蓮數本

嘉靖乙丑永平府舍產芝五本各異色於五色獨無青而有紫

隆慶元年䏶城蔓菁結子皆彷彿龍蛇之形其秋大熟

猴頭菜天花菜皆菜中珍品產阜平靈壽二縣其地有伏蛇一躍五尺中者多死采者患之

盧龍有草葉圓大莖紫色狀如羊尾土人謂之黃厓草取根焙乾刮肉為末傅金創最効此本草未收故其名無聞

永平石門有秋桃九月方熟味極甘美不摘取終著枝不落用草裹之冬月猶鮮一枚至直錢五六十文邊將常以此充苞苴

遷安縣西有銀杏二株大可十抱成化間民韋氏截其一為器液流如血入夜有聲如雨鐵相戛月餘而止韋氏丁口漸耗不數年而絕其一人不敢伐至今尚存蔭覆數畝

平山縣崇安寺殿梁生花如蓮色白未幾縣有藥師庫之變初縣北林山有古塚耕者往往得金器礦賊藥師庫聞之率其黨數百人來發脅居民供餉縣遣丞率兵勦之賊迎戰大敗官兵丞被殺

張肖甫侍郎有家人為廣西幕官監司命采木聞林中有牛鳴及吹笛聲聽之乃在枏木癭中乃伐其木斷癭為枕聲如故其子破而視之木理作黃犢

頫齧地草有童子騎其背吹笛自破後遂不復有聲

漢未央宮在今西安府城西數里鐘室址特高其上草莖葉皆赤父老云淮陰侯於此被斬血不可除其後生赤草此其遺種也

襄陵縣葱莖大合拱高出屋楣上移種他縣則歲歲減縮漸如常葱

漢昭烈宅在涿州樓桑村昭烈在民間所居有桑層蔭如樓因曰樓桑今尚在其下留題甚多

定州栢山上有古栢大數十圍形狀詭特上貫鐵鎖云是竇建德植以繫旗者

房山縣有石窩稻色白粒麤味極香美以為飯雖盛暑經數宿不餲

天花菜頗有神人欲俟其長而釆之輒徙去見其萌芽即以鐵筯畫規於外後其大如所規又不能去

新河嚴城泊每鄉民犂田輒得蓮菂皆鮮好可食或拾取鬻賣父老云憶為兒時常見泊水滉瀁菱芡芙渠覆水迄今數十年矣不意蓮實堪久如此

隆慶四年七月深州民家貯水甕中忽自生紅蓮二莖數日而萎

新泰縣治有古槐不知植自何代元時省縣入萊蕪此槐枯死數年縣復設槐因復生至今鬱茂

利津縣官竈城遺址所生棘刺皆上向以手自下循之不刺俗稱為順皇棘

臨淄縣南有古槐十株大四圍高五尺婆娑翠鬱謂之矮槐相傳宋太祖微時脫袍覆此樹上故枝葉四垂

嘉靖六年四月費縣有杏樹開梨花

藕根旁引雖數丈大堤皆能穿度惟遇橋影輒止始人為余言不信驗之良然此理殊未易曉

嘉祥縣民王慶居母喪廬墓所種蔬菜皆開青蓮花

萬曆元年平陰縣民翟氏桼冬花結實如夏旖旎逼地

肥鄉宜紫荊多成喬木縣堂一本徑連抱後以水椔伐為退食堂梁柱

嘉靖中曲周丞侯訓曾於宅中種絲瓜有一瓜獨巨甕中又引蔓生數瓜纍纍如流蘇訓獻諸朝上喜厚賜之

成安宜棗有一種棗大如桃杏圓亦如之

廣平有地丁草邯鄲尤多能治毒瘡煎湯飲之即汗發而愈

河間有草名鹽蓬葉圓而長至秋則莖葉皆紅土人燒為灰和水煎之得鹽味極美勝海鹽池鹽又有鹻蓬似鹽蓬而大不發紅色燒灰煎之可得鹻有客販去貨于都下

寧津縣有大麻子樹在曹家莊藥王廟前囷輪數抱嘉靖七年枯死居民伐之於根下得石刻云廉綱斬適南大麻子樹下相傳綱是廉頗子此樹蓋自戰國有之矣

完縣九水寺有大栢根盤石上不資寸土而脩柯翠茂陰覆十數步完今淄川趙桐為文記之

祁州張浚家有桃樹本常品成化二十五年實成中一實倍大而金色味亦絕美人謂之桃王

少林寺東有大槐高十餘丈圍三丈云是後秦時植

登封嵩陽書院有漢武帝封三將軍栢大者六抱次者五抱小者三抱此正足與五大夫松偶然五大夫松實一松也

嘉靖壬子肥城有茄一蔕五枚

弘治六年淄川大熟荒田皆自生麥成實刈之復生

畝得數斗

金明昌中磁州劉執躬池蓮一遡分十三跗先後各開花花特穠艷于時文士多有歌咏

正德四年德平縣桃李冬實

文官果肉旋如螺實初成甘香久則微苦昔唐德宗幸奉天民獻是果遂官其人故名亦曰馬金囊

孔林楷木子貢所樹枝皆直上無橫出者堪為棊枰亦堪為柱杖

方竹出登州四方如削成性堅勁堪為柱杖內實如木

項城故不產蓍萬曆二十四年忽生數叢上覆雲氣與伏羲墓上者不異

永樂初蘭陽大饑至冬遍生野荳民得采食俗謂之牢荳

成化三年灤州官圃有茄一蔕四枚

孔廟有孔子手植栢三本在杏壇東南者尤奇高五丈圍一丈三尺枝盤曲如虬龍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又活世謂之再生栢宋禎元甲戌蒙古氏焚祖庭三栢皆燼好事者以其餘刻聖像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九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古墓類

徐子曰河之南北山之東西皆古建都之地貴士名賢大率藏蒐於兹世歷千載時事變更荒草空埋斷碣玉椀出在人間事足感慨興懷跡多奇詭駭聽今隨所見聞録之凡得若干則

任丘西北有任將軍墓高三丈正徳中縣丞馮權欲取其土築城夢金甲神人怒謂曰吾居此數千年若何敢妄侵我室丞遂不敢動或以為中郎將所葬

北魏高允墓在景州城南三十餘里一名青塚極高大歲久不壞春雨初晴蒼翠映鬱景人以為遊觀勝地

嘉靖初安州守樊鵬建馬神廟掘得井甃以花塼澗之得水甘冽井衣側有銘天漢三年鑿乃知花磚漢物也近歲安州人於河側得石刻曰大隋伊君之墓銘曰粤乃伊君風儀雋朗能孝能弟不驕不

黨迎賢側履遐訟稽額年始半途事功俱立蠹廷鄉黨嗟其難及未竟春華秋霜奄集實同葉籜何處從風棄兹華屋即彼玄宮白日幾何玄夜無窮人生瞬促天地長久大期百年誰得此壽金石永存寄之不朽此銘固不得為六朝之最然亦自不俗伊君不著其名撰者亦不自著姓名余嘗於友人處見摹本因請録之

南和縣有高節婦墓嘉靖中縣令劉障修庫令百姓采石并取節婦墓碑一夕劉夢婦人來祈曰吾墓碑為縣所取當垂閔見還寤而訪之知其故然庫已成莫知碑所在偶見遺石在地轉而視之則節婦碑也乃復立之且修其墓

齊武初平中有發邢臺大塚得銅鼎受六升腹有科斗書云邢侯夫人姜氏墓衛風碩人詩稱莊姜邢侯之姨則夫人莊姜姊妹也

平鄉縣南五里曰平臺地裂得石門題曰衛靈公墓其中汪然碧水寒氣侵肌每夕有兩燈自墓中出嚮東北行人畏其靈莫敢侵犯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沙丘考之平臺一名沙丘乃知莊生此言非寓

開州有杜欽墓相傳欽常假守此州卒葬於此

內丘有張賓墓其封高廣各三丈皆銎鐵成之俗號鐵頂墓相傳石季龍為賓築云

平山縣林山下有唐天壽太子墓其右有潘何二丞相墓碑稱太子幼樂寂靜遯入茲山愛其靈勝遂結菴削髮朝廷聞之遣潘何二相迎取太子不肯還但作望京樓以慰思慕上不得已建天寧萬壽寺居之二相聞法留侍終身今有相公莊望駕坡蓋皆遺跡云

淶縣得仁務有三大塚相望其西北有岡隆起岡首有洞其中窅然深黑常有以燭入者行里所有瓷

瓮貯油二燈熒熒然人間什物俱備試擲以礫即有矢外射其人懼而出蓋遼金諸貴人塚也

武强縣西有高塚近為人所發唯得誌云此齊河陰太守皇甫興塚咸亨七年葬其陰復有刻云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周發之石今在逯村考咸亨至今僅七百餘年而發者復非王洛周乃知術數之學未必盡驗

尉陀先塚在真定西北凡三十六塚是漢文帝為陀修者獲鹿更有趙陵相傳陀所自葬地枕滹沱西挹太行雖丘隴蕭條而風煙鬱秀亦邊邑勝地也

蒲臺縣有三姑塚相傳漢蒲茂常生三女而無男皆留事父不肯嫁茂常曰汝等各為余作一塚能孝余者葬之三女皆孝無適葬乃曰我死以馬駕輀車任所止即葬幼女最黠常於所作塚旁飼馬茂卒馬曳輀車過之止不去因葬焉而三塚至今並存

單縣胡家固有塚周三四百步高數丈每歲八月上旬白雲纚纚出封中皆嚮西南而散雖疾風不他轉其草隆冬不枯謂之青塚俗傳以為即貽君墓

陳思王墓在東阿魚山即瓠子歌所稱吾山也始子建為東阿王遊而樂之後徙王陳常思焉將薨遺命返葬元時封王為東阿城隍神至

國朝縣令宮欽別立祠城北

嘉祥縣紫雲山西有石室三間已為沙埋沒不盡者三四尺石壁刻宓羲已來祥瑞及古賢形像極其纖密室旁有碑亦餘三尺許在土外泐不可讀相傳漢太子墓云

保定有王子墓相傳竇建德葬子於此近因霖雨得穴或秉炬入之過門數重皆有瓦人如侍衛之狀炬盡而道轉深不能竟入縣令知之命塞其穴

巨鹿縣有紅草坡唐忠臣張興墓也近墓三里草皆紅色淩寒不枯人以為忠血所化興智略忠壯與睢陽等而事在全史人不盡知頗許諸公皆得照耀後代公獨寂寂乃知身後猶有幸不幸也

密雲有太古墓圍十餘里高與山等昔人欲發之將及羨門有羣蜂飛出螫人遂不敢入相傳以為契丹太后所葬

張麗華墓在賞心亭亭中時起白光如匹練擲之如水銀須臾散失

淄川縣有將軍頭墓其地亦名將軍頭莊世傳孫臏

為齊破殺龐涓韓趙怨其侵暴與齊共解其體分之齊獨得頭埋之於此

淄川縣南七里有古墓近歲耕者於地得片石乃焦光瓚墓誌稱光瓚宋時驍將從范公征夏卒軍中歸葬於此宋史無光瓚傳嘗見瞽者唱楊六郎事多及光瓚耳熟其名以謂里巷無稽之言耳不謂實有其人

清苑縣有三靈侯墓云是周厲王時諫臣唐宸葛瑩周武三人所葬此事史傳雜說皆未載不省何以相傳

元劉太保秉忠及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嘉靖中為盜李淮等所發墓中有石盡勒諸盜名官驗得之按石捕盜無得脫者太保數學之精如此

蒲臺城北土人掘地得石函有刻字云辟支佛牙啟視滿函皆黑沙有巨骨埋其內取沙辯驗皆銀屑後有僧奉骨入靈巖寺造塔藏之石函今在蒲臺三教寺內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十九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二十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駁疑類

余所聞比事有可疑者嘗以已見及前聞駁之或有與史傳相牴牾者又有相證發者亦嘗漫綴一二語於後凡數紙近閱舊藁得之念欲棄去亦復有敝帚之惜因附録焉以請政於大方

任丘鄭城東有扁鵲廟極宏壯民甚神之相傳四月十八日為其誕辰前十日祈病者踵至不遠千里父老云成化中有秦客遘危疾於逆旅有紫衣人来治之立愈問其姓名不告第曰吾鄭人也亦不受謝客過鄭問乃知之他多類此凡故趙之地無不崇祀扁鵲或稱鵲王或稱藥王或稱廣濟王獨任丘為盛鄭北有墓又有故宅為其地人無疑史記云扁鵲趙人而不云趙鄭人此可補其闕

柳下惠墓在開州東惠本魯之公族生平不去父母之邦開衛地也惠何以葬此蓋澶東實魯西界今澶東有柳村柳屯安知柳下非即此耶相近又有展丘而展雄墓在焉故志以為雄即盜跖名也徧訪魯地獨惠墓不聞則開東蓋真惠墓矣知州沈堯中為立碑其旁有祠又為葺之

南樂東有蒼頡墓司馬禎外紀稱蒼帝名頡號史皇氏他書以為黃帝史官今南樂稱其墓曰史皇陵則外紀近是

世傳文昌録謂梓潼神自述夙命余故疑妄庸傳會偶讀深州英靈王廟碑稱神姓張名亞子本越雋人為其母殺讐人徙居劒州仕晉為深州守與賊戰死民立廟祀之歷代顯靈累加王爵斯殆實録

也臨邛陷河之說因為母報讐而增之耳

宋高宗避完顏氏走鉅鹿迷失道儀有白馬行前因從之至崔府君祠宿祠下夜半夢府君趣之復驚起而行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耿南仲將兵數千来迎馬忽不見後高宗又於臨安立廟額曰顯衛府君名子玉唐貞觀時為縣令非為座右銘之崔子玉也前廟在祁州事出廟碑當是實録稗史所云泥馬渡河蓋緣此而更神之

河神舊有晏公蕭公之屬今維金龍四大王靈異比部林君庭雲嘗由黃河入京水淺舟膠拜禱[illegible]

即聞羊𦍩長年喜曰大王来矣次日水暴長三四尺舟遂行又比部卞君承憲初為夏邑令嘗祭神初獻亦聞羊𦍩顧問左右有里胥附耳語曰大王臨享願勿復言蓋河濵皆以羊𦍩為神至之診余詢所謂金龍四大王者衆謂龍王四太子或以為回回人溺死荆隆口帝勑為河神則金龍者荆隆之訛也未知是否

南樂章丘皆有赫胥氏墓未知誰真莊子馬蹄篇所稱赫胥大庭以下八氏人以為寓言爾今魯有大庭氏之庫而赫胥氏又有墓似又不為無據

滑北有故壘每一大營左右列二小營凡二十七處土人以為袁曹遺壘第袁曹相距本在官渡滑在漢為白馬此或顔良攻劉延時所營又紹敗官渡至黎陽北岸入其将蔣義渠營此又或義渠築也

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東海縣有蒼梧山鳴條或謂舜死處蒼梧野非廣右之蒼梧殊未易辯

南樂西十里金堤上舊有秦女樓相傳自漢世有之今廢為驛或謂弄玉事跡當在咸陽此必非實余以為秦女多嫁諸侯此或有女嫁魏而来時駐此或其平日登眺之地皆不可知

子路墓一在開州一在清豐一在長垣相傳謂子路既醢門人各收其骼葬之獨澶淵得首

賛皇龍廟前有巨石某年槐水汎漲又其石水退石亦不知所往初定州判官羅槐嘗過之指石而謂人曰此石将走矣人以為誕未幾而果失不知羅用何術知之也

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云是漢高祖築以封紀信後者漢書年表不載紀信所封後世因以為漢祖薄於報信果爾則亦史氏之誤但未有實證耳

詩稱俾出童羖謂羖羊無童也今北土綿羊童羖最多然有四角者六角者又有八角者北人以夏秋剪其𪋻毛為𦍩櫛其氈毛為羢胎犢或初生凍死其皮皆以製裘為利甚厚山羊但以供饌而已

項城有大塚曰何氏塚有碑稱漢光武嘗為王莽兵所追匿何氏家何氏以光武衣冠飾其子代之既定天下收其骨葬於此何氏之義不減紀信史何得遺之此必傳者妄耳

大城北有子牙埕相傳以為太公嘗居此所謂北海之濵是也河中有釣臺浮出烟波土人云常隨水

高下。雖大浸不沒。太公垂釣處正此。不知是否。
大城城西五里有古墓。近世民竊發之。見五色石椽。其處
上有王羲之三字。乃掩之。好事者因立石識其處。
右軍。故琅玡人。流寓江左。墓本在會稽。今大城云
云。其妄無疑矣。然大城外黃皆有右軍祠。聞金世
貴書。至以字工拙進退士。故北土多慕右軍而祀
之。
鵠鳥有黃白丹三種。形似鶴而差小。項及頰皆淺紅
色。天中記謂鵠即為鶴。殊謬。鶴自有白灰二種。豐
潤志鶴與鵠並列。顯是二物。石虎勝揚州貢鵠雛

五。虎命汎池中。未有鶴能汎水。
滕縣鳳皇領。居民掘土得碑。云唐宰相張圭墓。今唐
書宰相表無圭名。 又祝溝有墓碑。稱唐駙馬都
尉陳燕墓。唐書公主列傳。亦不著燕名。以此知史
家亦多缺漏。
朱鮪墓。水經注以為在東昏縣北。今在金鄉縣西三
里。前有石堂。上刻人物衣冠及翣笙几榻之屬。制
度極古。篤古者以為可證畫家之繆。多摹以去。
單縣城西北有陳子春墓。俗傳子春美姿容。有才學。
東遊海岱。龍女三人悅而偶之。各生一子。是為三
官神。人於墓旁立祠。奉子春及三龍女。謂禱雨輒
驗。竊謂天則天帝及五方帝佐。其官也。地水則后
土及嶽瀆眾神。其官也。復祀三官。已妄矣。而又實
以父母塚墓。妄益甚矣。嗚呼。人之好妄如是。
金鄉有清涼洞。相傳秦始皇避暑宮。外有石道闊四
丈六尺。長三丈。其平如砥。道盡有兩石闕相對。高
六尺。廣三丈。洞有兩門。皆堅石為之。可開闔。門內
有陛四級。陛上坐石佛三軀。旁各為小閣。堂後為
池。貯泉水深十餘丈。皆鑿石而成。工最容緻。疑非
秦力不能。然秦時未有佛教。今陛上有佛。則又可
疑。

嬰杵存孤事不見左傳。余謂本戰國雜說。而太史公
以好奇采之。今邯鄲趙氏數百家。歲時祀先。必設
嬰杵於客位。以為趙武遺命如此。豈趙氏之後因
史記而附會為之歟。抑信然歟。皆不敢執也。
隆平縣北有象城。趙記云。舜弟象所封國也。唐因此
置象城縣。按道州有庳亭。柳子厚以為有庳國。竊
意舜欲弟源源而來。則道里須近。道州去蒲坂將
萬里。恐當以在隆平為得。
[illegible]丘號太子廟內有石長六尺。其上有臥人跡。肢體

備相傳云虢太子既緣扁鵲得生遂辭家學道石蓋其脩道時所眠順徳境内多虢太子遺跡按虢國有二虢叔之國先春秋而滅虢仲之國滅於春秋魯閔公之幾年至戰國無虢久矣扁鵲所起虢太子之號又何號也豈列國私封其支庶於虢而冢以舊號如田文之稱薛公歟不然則出於戰國之雜說爾乃其迹又何多也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二十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之二十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山谷類

傳云山氣之鍾也又曰天下莫靈於氣則天下之大山長谷宜其與平原異矣余居燕最久使軺遊歷多及迤北諸山見其奇傑幻變有出於伯騎之所記者盖得氣尤偏也因叅方志所載録若干則

濬縣善化山出雲皆成山林臺殿車旗人物之形須史百變山產奇石黃質白章中為屏風近因採石過多雲遂少態相傳紂殺比干於此故又名枉人山

濬縣西北有黑山黃巾餘黨張燕據此掠魏郡山有峭壁怪石迴流曲𥗐為北方勝地山北有穴如斗時有風出其中穴口草木皆外嚮盖風所靡也嘉祐院在其側僧苦遊客往來以石窒其穴

魏郡大伾山有大佛高十餘丈相傳石勒因佛圖澄之言琢崖石為之以鎮河流元魏覆以重閣元時燬於盜

易州有孔山其峰顛有三孔望之如星月又名星月巖

易州龍陂山西麓有四穴春則風出東穴夏則風出南穴秋則風出西穴冬則風出北穴僧法猛嘗入東穴見石堂石人欲盡探之聞人聲曰餘穴皆同不宜更入猛乃止

滿城縣西北十里有玉山產珉石潔白而細但未瑩潤耳居人琢而為器不知者或以玉價酬之所謂燕石似玉者即此山腹有楊家寨可保據以避亂峯尖如葉俗呼為葉尖山

冷口東有谷山有風洞歲出大風後有僧住洞中風為之息正德戊辰僧去風又大出禾稼為損建昌燕隆歲祭之

輝縣鰲來山有鐵簪橫貫其頂大如車轂撼之則動然不可拔或傳山自海上飛來欲與太行較高下至則斷而止神人因以簪貫其頂遂不能去

平州去海五十餘里有山穹然其顛石竦立如柱疑即禹貢所云碣石韋昭以為碣石立河口歷世既遠淪沒海中去岸五百里此殆臆說也

永平石虎山怪狀莫窮其下為四家營地不產蠍他處取其土塓壁蝎上壁即死故又以其山為蝎虎山

永平瞭望山有洞深二十餘丈廣五六丈高殺廣之半四壁五彩如繢其下瀏水入者牽裳而渡故不得深入刻曰普陀真境

昌黎縣女山有閣黎洞在石壁間洞口偪仄而閒入者扶服上行數十步平廣容二百餘人四壁有穴通明宏奥類樓閣內小洞十餘深不可測遼金以來避兵者皆居之

抱犢山有交龍洞洞口石紋作兩龍相纏如交接之狀故名

內丘蓬鵲山初名蓬山以形如蓬故趙簡子以其田賜扁鵲又兼名蓬鵲山下有扁鵲廟民神而祀之謂往往得藥疑廟祝輩為之耳

施州施南司產名材而山徑紆廻不可出山側有洞曰卯洞揆木其中則出宜州江上因而取之洞口有大樹不知其名花四時不絕色狀隨時變異

隨大業中僧智苑結庵房山發願刻石經一藏以防法滅僅造大涅槃經而入寂其徒相繼為之迄勝國諸經始備穴山藏之其處凡九因號其山曰石

經山。洪武間。遺僧道衍来觀。留詩鐫石。

懷柔縣有紅螺山。高二百餘仞。山顛有潭。相傳潭中有二紅螺。大如斗。其色殷紅。時吐光如虹。照映林木山緣得名。

徐無山有不灰木。敲火石山在玉田縣東界。是三國時田疇所保處。

房山東北懸厓間有石竇如門。中有積水。人往往聞絲竹音。有好事者乘篺秉炬而入。唯見石燕飛翔。頡鱗瀺灂行五六日。無所抵。恐炬盡而出。金太和中。有桃花流出。其瓣徑二寸。俗呼為孔水洞。

薊州紫凝山。高可數丈。其下桑柳成列。於登眺為宜。夏秋晴曉。雲霞相映。往往成樓臺人物之形。嘉靖甲申八月朔日。皆見佛宮巋然。榜曰竹木禪寺。或繢所見為圖。士大夫多有題詠。

獲鹿山陰厓石理多作樹木之形。或布柯葉。或含烟靄。畫家遠近之景皆備。

常青地有釣盤山。其形上博下狹。相傳昔廣武君陳餘與韓信戰敗。餘走至此。問知山名。歎曰。餘者魚也。魚遇釣盤。其得免乎。果為信追兵所殺。

嶧山在鄒縣東。亦名鄒嶧。其山在諸山中特為聳秀。山皆積石。從橫相支。其隙有大如數間屋者。遠視遊人穿行隙中。如蟻之出入於垤。其上仙釋宮凡七十二處。土人謂石間空處為嶧孔。故山以嶧名。山南為邾故城。左傳邾遷於嶧。正其地也。

羽山在郯縣。即鯀所殛處。上有二泉。匯為羽淵。拾遺記云。禹疏山導岳。備日月之下。惟不踐羽淵。

嶧縣東稍山有燎竹谷。最幽隱。所產竹枝葉皆焦黃。如被火燎。故名。巖中有草廬。好事者歲葺之。周垣臨磵。獨一面架石梁出入。崖上有瀑布百尺。下瀉檐前。繞堦流注磵中。楸桐柿栗之屬。彌山谷。高午尚陰。蓋古隱君之居也。

宛平縣西百二十里三平口。四圍皆山。中有平原。可數十畝。地暖。饒藥草花木。春夏之間。紅紫爛熳。香氣馥郁。金章宗常遊之。所憩石床尚在。

宛平西堂村產石。黑色而性不堅。磨之如墨。金時宮人多以畫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

安肅神仙洞。門內有石床。進百步。寬敞如堂。頂有石龍。垂首下窺。又進二百步。乃得圓孔。有水與孔平。近歲水常溢出洞外。將溢。洞中先有聲如雷。

宛平西黑雲山。有兩穴。扣之聲若鼓。掩其一。則無聲。

遵化縣小瀉口有石如臥牛其上杵迹徧滿名曰試杵石

燕山南厓有石鼓大若數百石米囷東南有石人狀若援枹將擊者古記云石鼓鳴天下兵

金章宗愛女曰金花公主未降而薨因盤山石厓坳處鑿而深之施四銅環綴銅璪懸棺引水浸其下漁者嘗見之

趙州宋安城右有龍平山相傳山故奇峻一日風雨有龍觸折其峯其上遂平故云

豐潤金窪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扇而不可

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辯識者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滅人以為金鑛所在

密雲縣北有仙洞其深莫測內有天然石佛五軀又有五色石竦拔如筍洞口有彴橋人顧其下深險不敢渡

密雲東有地名驚羅山厓間有石門二扇然不可開聽之內有潺湲聲

鎮安有聖燈厓晴夜輒現一燈厓畔有頃散作六七燈復合為一盧山亦有聖燈厓所現燈亦如是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延安某縣某山夜崩其北十里平地湧起小山二十各高三十丈有聲隆隆徹旦

天池山顛有大池其水四時不渴寒氣侵人人不敢近近之則雷電立至

臨武有熱石視其狀常石耳而氣如熾炭置物其上立焦

武安縣南八里鼓山有大石如鼓故名鼓自鳴則兵起高齊隋氏之亂鼓皆自鳴

武安縣紫金山落日照之紫赤有紫泉色黝微挾紫產九節菖蒲及烏石

章丘東南四十里有東西龍洞其東龍洞尤奇絕高

廣如廈屋中有臥龍跡旁一石如柱俗呼為繫龍柱石壁有神佛像四十軀巧若劖琢別徑內通深不可測

淄川有梓潼山在城東北天欲雨山中必有聲如鼓

淄川煥山相傳有山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崍以勘事過之天將明忽見山上城堞翼然樓閣巋煥俄有人物往來烟霞掩映鬱為奇觀乃知相傳不妄

館陶縣金雞山實高丘耳洪武辛未春每夜有群雞鳴噪其上或以竿擊之悉化為火飛去惟一雞中

竿而止。掩得之，乃金雞也。嗣是每見火光遍地，射之則滅。比曉視之，地有雞跡，因名金雞山。

長清靈巖山峯有石孔，南北相通。又屏風山峭壁有孔，東西相通，早暮日光皆透。

淄川有夾谷山，即齊魯會盟處。其山四繞，維一谷可入，內容數十萬衆。有一井，至深，縋石測之，至百丈不得其底。

登州海際有巖石，去地數十丈。石孔如篩眼，滴水不絕，名漏天巖。

尼山東麓有神靈洞，昔有人入之，及數十丈，忽有隙

通明，視之，廣如一室。南極有石床、石枕，皆天成。

掖縣有石，色青白，或五色，其文成烟雲水竹人物之狀，潤膩如玉，彈之有聲。萊人琢以為器。

沙河縣大伏巖旁覆數畮，佛官在其下，雨露未嘗及。又有滴水巖，水自絕壁下滴，有天然石盆盛之，居人數百家飲其水。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一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長安里語 計二十三類

記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周禮小司徒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然則語言亦辨方者所不廢也。

京師為四方之極，其語為海內共傳，然中淪左袵，不無一二侏儒。余蹀躞長安日，耳於市塵閒語，得其可笑及與南音異者，輒錄之，如

是久之，不覺成卷。燕山叢錄就梓，因綴其末，以附楊子方言之義。

天時

辰曰陳　　時曰如
初曰樞　　戌曰酹
甲曰假　　乙曰以
戊曰戶

地理

山曰刪　　泥濘曰泥䁈（讀去聲）
地不平曰偏陂　　水曰涼水

湯曰熱水　滚湯曰滚白水

大街曰街　小巷曰衚衕

這裡曰這會兒　那裡曰那會兒

地上所埽塵曰灰土　又曰糞土

人事

替代人曰掛搭僧　又曰倒包

不明曰烏盧班　不明亮曰黑古董

行事重複曰瑣碎　交感曰曩

不理人曰騷不韃的　不上緊曰疲不痴的

纏擾曰鬼渾　又曰鬼打鈸

平白地曰平不答的　不割絶曰囉囉唆唆

無歸着曰没脚海　鋪平曰逋剌

物不真曰疲渾　提水提籃等類曰滴溜着

扶掖曰搊

又曰揪　尋人曰找

趕出去曰撚出去　放開曰撒

處置銀兩曰活變　又曰騰那

換曰玩　器皿盛物不盡垂於兩

傍曰喒喇　事之依違曰鶻鶟

做模樣曰張志　又曰撃搪

人不脩潔曰邋遢　事物不潔曰臓

臓極曰臓根　物不新曰糟（讀作曹）

延遲曰逶故　着忙曰張羅

快着幹事曰亂　有擔當曰硬浪

滿曰流沿兒　倉卒曰忽喇叭

有頭無尾曰齊骨都　不齊整曰零三八五

不相投曰對不着　又曰䛶不着

慌張曰冒冒勢勢　多謝人曰多拜上

又曰多頂上　直走去了曰羊腸去了

倩人幹事曰累及你　事不諧曰不合節（上聲）

一人單走去了曰溜着走

事無干涉曰没帳　常來纏擾曰鶚（音凹）殺人

追隨曰釘着他　耕曰經

撅曰刨　上市曰赴集（音如節）

水浸曰泡　煖酒曰篩

又曰爆　砌墻曰壘

又曰打　大便曰喇矢

小便曰溺尿　快着幹事曰攛掇

婦女淫曰浪起来　極曰狠浪

又曰怪浪　同去作事曰打夥

遲一廻曰消一消　與人說話其人不理曰白(平聲)沒(上聲)扯的　做事不成曰扯淡(讀作但)
親愛那人曰疼　人死三日覆墓曰暖墓
婦人萬福曰拜拜　做事曰發當
拔鞋根曰體體(實提字)　沒正經曰扯㗂
贖當曰取　好生幹事曰伶俐些
其事做得醜曰丟醜　恥笑人曰笑化他
寃枉人曰烏黑了　幾人嘈雜曰譎(音草)
幾人相爭曰打平　嫚些曰消停
無恥曰無廉羞

人倫

祖曰老爺　祖母曰奶奶
父曰爹呀　又曰別(平聲)
又曰大　母曰媽(讀作麻)呀
父母呼子曰哥哥(呼女亦然)　呼女曰姑娘
又曰姐姐　父姑呼兒婦曰大嫂二嫂　兒婦稱翁曰爹呀
稱姑曰媽(音麻)呀　女壻稱岳父亦曰爹呀
稱岳母亦曰媽呀　外甥稱母之父亦曰老爺　稱母之母曰老老
呼舅母曰妗子　稱妻曰媳(上聲)婦子
又曰娘子

花木

樹上生節曰疙瘩　蓝曰脈肚子
烏絨樹曰馬纓花　鳳仙曰海棠
折花曰屈(讀作上聲)花　樹頭結果曰掛果
來禽曰沙果(又有一種紅色者曰虎剌賓)　檳榔果曰文官果

鳥獸(雜蟲類)

鼠曰夜磨子　驢騾曰頭口
又曰生口　狐曰毛大戶

又曰皮子　狐精曰黑皮子
馬便曰抛糞　馬溺曰抄
鹿曰檐　烏雛曰廚子
伏卵曰孚　牛羊角曰犄角
蟋蟀曰須須　蟬曰唧(平聲)嘹
牛蚤曰鰕蚤兒　蟲螫曰蟄
鳥獸啣物去曰撟了去

身體

頭曰腦袋　頸曰脖子
眼睛曰眼珠子　心頭曰心窩

背心曰濟娘（實脊梁也）　天靈盖曰夜羅盖
臂膊曰哥巴（叶平聲）　臂膊灣處曰哥巴肘子
手骨曰手灣子　指頭曰主頭
喉嚨曰額子　膝骨曰波羅盖子
足脛曰懷子古（實骨字）　地角曰下渴（平聲）兒
脚曰矯　耳曰耳朶燒子
婦人陰曰屄鍬　又曰豆角（音猗）兒
又曰賁　又曰杠子
男子勢曰彈　又曰蔦（音雕上聲）
嘴曰嘴頭子兒　窶眼曰濟眼

閉眼曰合了眼　不梳頭曰撓頭
赤身曰精了濟娘（即脊梁二字）　赤腿赤脚亦然
總角曰拐子頭　身上生癬曰疙搭
身長曰高　身矮曰矬
死屍曰書　虱癢展身曰廻虱子
抖擻曰多唆　搔癢曰快癢癢的

宮室

賃房曰吝房　門門曰項上門
宅曰寨（平聲）　盖溝曰棚
五界三界梁曰柁　蘆頭編簾曰蘆箔
軒曰捲棚　廂房旁小軒曰露頂
宅中小街曰夾道　廳堂旁側屋曰鎖山
墻角曰拐角兒上　石堦曰石道牙子
當鋪曰印子鋪　搭廠曰搭蓬
衛曰未

器用

鬏髻曰提弟　酒壺曰素子
水斗曰僂子　水桶曰梢
箏曰征　小頭箸曰庫子
補錫器之鏬漏曰滴　擲骰子曰摘拾子

骰子擲着快曰成牌　紙牌曰主牌
千萬貫曰老千子　空一文曰紅花子
半錢曰白花子　小耳環曰耳墜
盤欒曰頗羅　糞箕曰簸箕
卓子脚曰腿　轎槓曰轎幹子

飲食

麪曰去（上聲）　燒酒曰燒刀子
麪食總曰波波　豆和麪曰歸麪
水和麪曰白（平聲切）　小米蒸糕油煑過者曰
油炸糕　黄米棗蒸糕曰甜窩窩

白粳米曰無錫米　粳細米曰小米

白糯米曰江米　糙白陳米曰老米

小糯米曰黃米　米在穀曰古

飲水飲酒曰呷讀作喝　煿餅曰烙

炒菜炒肉曰凹　鍋內翻炒曰鋪飾鋪飾

木草柴曰柴火　荳殼曰哥囊兒

茄茹苗曰茄梗　又曰茄秸

猪羊肉曰受　荳腐衣曰荳腐皮子

腐和醬攪勻曰荳腐腦子

人物

醫士曰太醫　家長呼雇工人曰漢們

雇工人稱家長曰當家的

內官家人曰猫食　彈唱人曰倒儠匠

蠢人曰蠢黃黃子　癡人曰傻子

又曰尋不痴的　呆人曰鄉老兒

師父曰書父　稱土木庖丁各匠曰把

總　稱奉人曰老人家

娼婦曰老婆　嫖曰養老婆

坐舖店內收錢人曰掌櫃的

齊民相對皆稱爺

言語

語不真確曰胡謅　話不誠曰滔答平聲

語進出曰二手誠　語瑣碎曰饒道音倒

話多曰急哩咕古的　語不投曰撈刀

語無稽曰白眉赤眼　對人說其人不荅曰不

言語一聲兒　側頭狠怒曰呼嗔

說謊曰撦謊

姓氏

陸曰露　翟曰在

郝曰好　郭曰古

客曰茄　氏曰樹

何曰呵　霍曰火上聲

通用

飛曰伾　得曰對上聲

北曰彼　大曰代

稱我曰咱　晚曰挽

生曰升　之枝皆曰知

物堅固曰壯　又曰牢靠

物輕浮曰飄　怎么曰咱的

無曰吳　微曰回

未曰謂

數目

一曰衣　六曰溜

七曰蔞　八曰叭

十曰汝　百曰擺

萬曰幻

蔬菜

莧菜曰人荇菜　蕹菜曰破蕹菜即菜之有大頭者

波菜曰赤音侈根菜　苦菜曰區區菜即白根無苗者

醬板草曰馬暑菜　甜菜曰根帶菜

塔窠菜曰老根子白平聲菜

貧富

富曰肥　貧曰醮

做起家貲曰起了家了

賺錢曰挣錢　分利曰使

珎寶

舊小錢曰小好錢　大銅錢曰者夬

顏色

綠曰慮　紅曰侈又曰亨亨的

白曰擺　黑曰匯

官職

經歷曰經利　文曰渾

武曰伍　呼武官曰把總

刑獄

打人曰雜起來　殺人曰壞了

獄曰御

罵詈

狗囊的　扯沙但

囚囊的　賊音隨囚

花子奴讀合口才　忘讀作王八羔子

狗頭　糞草花子

射你們祖奶奶　花子老婆養的

浪淫婦　茄茄

罵畜類曰囊刀的

兒戲

兩手捧一物行曰兀発

團團展身曰戰麻麻　兩手抬人曰撓兒

兩人相抬曰遨兒　一孩躲過孩尋曰藏盲兒

蒙眼尋孩曰瞧盲兒

龍頭龍頸曰賣鈴賣鈴扯扯

地上打戰曰地鈴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二

燕山叢錄

燕山叢錄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編蓋其官刑部時所作多載京畿之事故以燕山爲名凡分二十二類大抵多涉語怪末附以長安里語尤爲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資考證書成於萬歷壬寅有昌祚自序謂因輯太常寺志得徵州縣志書因采其所記成此書則亦剽掇之學也

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提要

敝帚軒剩語卷上目錄

敝帚軒剩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駔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　趙　王禮之令裒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羡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開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

文三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偏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塡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以之頓減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稾云雄黑猿

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郞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閒吳與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兎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兎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恆獸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　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嚚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徙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淸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塡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屛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　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　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吏科都給事陳嶋陽

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　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子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

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閒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嘗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令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旣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作成蓋

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勗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茅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巓相去數里如對而王恆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壘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

多王恆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抉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凉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蕃渾敗南

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　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

甯先生譚及云此予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鍤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　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圮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骨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凉甯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幷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凉州諸郡五凉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鈐轄喩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眞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

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予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關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崑玉與金同舉

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闥則孥累一空囊橐

如洗陪飲叟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杳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庾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藁司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閧至今尙在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眞伽所發矣至　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　上乃戍豪民于遼東邊衞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玨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

因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櫬之下者覗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衮冕納之于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眞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僞耳

憨山之譴

憨山禪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度不能勝乃

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璫輩慕之爭往頂禮時　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内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塡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豔妒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黄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　朝又揑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

居室憨繫獄甚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　懿旨論死蓋　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　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眞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璫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諂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尙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脬何未數日已有堊沒之矣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旣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

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薦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覔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時　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齟

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　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　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　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釣闥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戚里勳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

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窺覻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閭閻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

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為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比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為浮薄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鰓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蟹八

足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己亦為一噱豈入其地卽染其風耶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假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中允珹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直其家延僧誦經先有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剎夜叉个个都愁兇鬼到陽世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為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徵糧誤拶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為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州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為白也不為不多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年長洲令關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為關也俱奇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鄉士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閒吾郡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

人為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尚為郎以估寺基為禿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婦謀殺其夫為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車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為予言其名則不盡記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簿至邨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嬲故紿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雞逐而溫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凉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尻乘銳深擣簿泰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闍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剸

我腸執縶孥髡將訴之公令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羞恧俯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粮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抛蓋以屯爲臀以庫爲庫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自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投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聳時改節

彎彎曲竹調祝姓董禮部號青芝之用事沈醫生號春雨字葉六則心腹書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謔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遴峰以尙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資囊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

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禮部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鑒經故同里合舉以誚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迺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吁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詢羅愛其辨才

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部郎時在京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牆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盜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尚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馬氏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　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

弱冠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　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甯宮焚佛牙骨數千金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成化間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妒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尚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禮部尚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沒妾有孕預名之曰絮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時年且望八矣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誑之曰尚嘗還魂遂不收斂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卽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　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揭有

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沒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庵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卽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高相公亦不介懷卽擢爲本省察政尋至通顯楊素和易有胡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沒于位而無嗣意其時郎以箕裘繫念耶　吳人楊汞皜久居京師善謔諸亦學詩爲予友沈千秋客沈自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

令之執經從游偎薄習爲蒲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撲責肱篋不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絶瘗之淺土次日其魂即扣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住方憂撓復目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無夙世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於背上豈非眞忠至嘉靖間黄久庵尙書綰亦背

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隳士林笑海鹽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有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殁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　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縗冠麻苴被之木人率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予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予言予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雷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曾聞新城王霽宇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詢之云果然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鼎臣爲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孽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指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雛共啖人誚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昆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氣嘗與同里吳侍御愼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筯置懷袖

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笑無以答

侮人自侮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秃子之秃字若何寫僧應聲曰郎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譃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緑絹爲汝製幘裹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

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誚竟慚恧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冢開視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詠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爲葺治闔壙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暫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強仕郎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衷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婺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即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

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遊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幷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　黃字季

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　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爲騏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尒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黄氏俱封安人未幾黄

氏亦卒騏尊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芟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聞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開造待制王忠文禕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害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白夷家畜一撥厮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中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

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内地而幻化醜穢乃尒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冢吞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僰夷以音相近訛稱　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厮　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

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十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閒廣陽郡王童貫頷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　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

戎必戴假鬚以令其眾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必與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證知誥予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厓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閒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認族諱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　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壻李爲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即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罷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諱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袱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著蘭州獨但袱便教星夜赶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蟲盡日摩挱撏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又李本甯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强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瞋背上揮來

拳似鐵鬢邊撏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眞（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競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爲宗

袁中郎論詩

郢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詈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煙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臂十下予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稾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聞蟬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幷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歆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沈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

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衆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秀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輿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傲勝黃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

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即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 笑之昆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為蓋生平

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衾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出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為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羸憊而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子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為憫然掩袂漢陽李愚公時藝亦為後進傳誦直至己未始第出李績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笞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鄭余文敏 有丁 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敝帚軒剩語卷中目錄

敝帚軒剩語卷中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張幼于

吳中張幼于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拿小呼爲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敉子偶過伯起因微諷

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所頂一獻闕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徵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我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私妓一事幼于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手嘆狂言之驗先是幼于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張幼于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獃之屬予甚怪之以問伯起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慮其再出一牌云幼于賣兒則我危矣予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咍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

衣大紅深衣徧繡蟒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會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于被難爲辛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比鄰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税事再興市人葛成倡議徧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當事置之死法適幼于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繼書故冏卿雁峰際庶子以鄉紳禦倭陰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平生豪貴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法治其部曲甚嚴部下亦頗優容之偶戚南塘繼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貲裝巨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詬逐者不肅命縛之笞撻交集所謂捆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悖無措比至則姿既寢陋篋復蕭條日夕恚詬罵詈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算史性愎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予尚孩幼在都中目擊　金吾從吾念橋冏卿繼辰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閒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簿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報

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憲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芥蔕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終于兩罷向來紛呶徒瀆　聖聽亦幸　今上大度不詰云

河套

成化閒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　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

言虎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越亦以爲不可　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部尙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紜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敵入套未久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

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陛議大舉人心已搖　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鳳鳴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即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栖枳棘且命數已定即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即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何南之光山人蕭鳳鳴浙之餘姚人

夷人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瓷器

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脃陸行萬里旣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枷爲此法無所承授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塡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

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
術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毬羊鳴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偏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蠶技

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羣鬬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亘古奇聞

鬬物

聞牛鬬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鬬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鬬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尚與羣妾踞地鬬蟋蟀置邊劇不問也我朝 宣宗最嫺此戲曾密 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箇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衞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鬬雞爲唐

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鬬鵪則見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鬬鵪一鵪至值錢五十萬鬬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郞云曾見鬬蟻閩人多誇鬬魚予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人有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繅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發將羊刳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纍纍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筭但其臍帶尚聯死羊腹內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種鼈以莧菜和鼈刳成小鼈餧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小鼈以百計蓄之池塘放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鼈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

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名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又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即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入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勳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鎭撫司究問尋奉　世宗聖旨勳曾贊大禮幷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矣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塡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

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　朝館閣諸公卻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袞求謁者旅集

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鬭雞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嚴閣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鑣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墮馬蓋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偸驢賊又俗語有西風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傅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林後輩屏氣磬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鋋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値浙直巡鹽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振柁胡應聲曰柁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璫有意侮縉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

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相識者即云子誚我兩人我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遽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於慟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於罵詈之言徒嘔噦耳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姬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作

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輿民閒初製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　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為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為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驅之出塞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中本不愛雙纏瞿君此策亦未為廟筭也近日刻雜事

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為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偽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之太真遂為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晝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巹蓋慮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

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敕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偏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偽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箑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痾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既非姝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閤中孌溺不肯捨去又央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

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櫜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妒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閫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約副篋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値其夢覺耳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

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贋本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爲祟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宋高宗南渡

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公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卽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李故籍錦衣當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並舉酷似其聲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予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予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亦以一小屛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薑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

覆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鬨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巋然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袁元峰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爲脬殿爲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霉毒徧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　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泥周亦目王書爲蝗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贔屭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覇儒强醵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纂疏以奬勸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臠婿

榜下臠婿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婿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　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婿於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浙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値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

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焰托媒爲道地趙尊甚蔡遂委禽爲贅婿一時清議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蹶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嫠居貧悴困苦閱今尚存予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匾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　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煒之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傅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盖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我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稱許耶錢心知其憨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盖　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鬭雞白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窯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如貴其値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　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冢則鑿瓦書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盌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甯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甯維楨憲長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予知爲何祥予謾應曰此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

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于樓上年久火出油蹟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德市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

中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盛趨汪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未肯攀附者目爲戎蠻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屑弇州者日衆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弇州公轉托其緩頰於

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俞安期等又從而傅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障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誦矣太函垂没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予尚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晳面目如曙星性跅弛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没徐已癃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懋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囑按君亟收之徐故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銜之方入骨値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

覩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鄉衮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睪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

意湯義仍寄詩與定交憑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予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竪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有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 所傷皆是也

本朝潞王則 楚王英燎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思其有無罪而自宮者 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 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閒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 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 賜蟒玉郎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睪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

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 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 曾王濟蟜事腐刑爲 郕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閒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尊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 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

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
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
眞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醇敬首卷而
情意殊不愜至於焦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
張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
可曉矣　癸未先人以閱尙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
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
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
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

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夭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
未可量也　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
途次步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
鼎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魘
禳當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
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
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卽眞得焦
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
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曾陽白播舉嘉靖
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
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
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
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
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强書刺中晚
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
丑榜王大司馬思質忬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
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時
坐戍歸里訟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徧貽書江
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
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
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囂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
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準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至聽檢其誣者即刻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跡鄧莅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閨閣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別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　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含

馬仲良戶部

予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譎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

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過詰以閒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

吾室後廢圃頻有祟晝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値一好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妒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怖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即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剿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第二名以尚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華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

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塡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朐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予言

敝帚軒剩語卷下目錄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訐者名曰要姦要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

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取姿貌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涞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臨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間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予少時曾於友人處睹抄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斝參轃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蔭出高

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揑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顫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弑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臠割近

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舉尸逃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獄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骼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

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鵰鴉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蔡東國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覲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游嬉最後去城闉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甯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尚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遣材官致書幣致濟上附以百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妾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人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淪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魅晝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對郎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覗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擁使爲吳妓借居予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予善

咏頭二謔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掇事發同俞姓枷小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謔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晝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溼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蟄蟲咸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盍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腦包櫳載使人愁貟與前詩竝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既雄貲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

秋兩祭而贊序中途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皮置高閣閒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竝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尚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鋐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搆於

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惛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稚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即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箠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即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綣饋餉無閒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黨纂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之直指白

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 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沓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嘗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 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尚未忘再出也

監司刱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亟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鄉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勸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淩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爲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縣仕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

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即眞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閒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邨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書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擲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搆華費以饋吏部侍郎徐掄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没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

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没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竊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戕則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急掩之兒卑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連夕内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畢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儈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媼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卽積鏹巨富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予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揚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等名色從不見史册且揚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戰没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剪爲僕隸自何時晉陽從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不可曉

孿生子之異

孿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饔飱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門幾委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貲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

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日急又爲仇鄰訐其窩盜遂決計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韜）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忮以議興獻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峰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

也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舍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留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穀畀夷婢四人待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强羈憂撓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

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栖托馮得乘閒逸去棄
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
閒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
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
女初以楊應龍入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
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娓
娓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
至僦寓比鄰問其官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
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

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窺於屏後果其
嫡兄因相持對泣重敘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
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
養此皆予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且晚且
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
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故其
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
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麋而生祭之方
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
屠有何神靈獨饗此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
爲其姻家安彊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
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
以此誣搆之耶抑眞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井故
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
無宿舂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舂即

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坐是
二端謀叛輒汛予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鄉之禁
永順在三國但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
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
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令入覲與
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內夷人不許
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宣慰司
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倣以徧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
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

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爲主簿故元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愁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藹翠之後奢香即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罣誤問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

於同里都囧卿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窗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爲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友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夐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鄭蔣翁壻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蔣方秉銓鄭謀出鎮爲勢所移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冢孫

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壻舒洪志爲尚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郎次子爲緹帥同在京邸亦不甚通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爲清婉絶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横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黄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并及之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髫年見

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眞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卽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指眞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尚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嫺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昺張緹帥懋忠諸君蹴踘俱精絶此蓋蹋鞠通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縉紳藝能有裨時用者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尚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之之兵鈐句股尚矣又若正德間蕭御史鳴鳳精明星命廉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掃空舊諦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絶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得西域諸秘傳幾與古崔浩韓滉等爭勝蓋兼文苑藝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間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

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爲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遇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於李本甯憲長衙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恩恩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囂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

人則閒出如嘉靖閒周恭肅用以秉鈐清愼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鶴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資遣之逮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書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宇內無兩

晚游京師　慈聖太后與　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末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時虹臺硏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駸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旣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嘻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

屑與我鴈行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荆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淸狂不甚俞亦不嫺於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函弇州甑甀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

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若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

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覩明則影皆倒垂而寔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甯寺塔每於殿上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　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眞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丁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卽眞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輭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郁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

成不甚精工若以眞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宇內書法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子後晤韓胄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子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

昔已異矣　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書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鑑古善談爲予父客

暮年始擧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蕩嘗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清滇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敘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毀其名則利本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

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輩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予心訝其不宏然冰蘖之操目中無兩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不如也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恆王因是居閒請托橐爲之充牣几榻間數年而殁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北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艮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鴈行幷不可列大家盍更訂之其人艴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盍不明語之浙紳曰

此等囈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痛批其類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繭布滿都下郎園亭中匾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間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檐角白而闊衣團花皁袍向曹深拱至地艮久方起再拱開目即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睹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沈痾亦脫然予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偏考梵冊不得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貲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家居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幷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獘然後家僮輩以次

伏謁或訴爭鬥事爲剖決笞斷訖而後如儀掩門方退入內室每日皆然當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暱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酋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

返一敬其妻劉與討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
二主者　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
王文成之立功伏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喏恐
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　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
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
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
妒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
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
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尚書至兼掌吏部
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謚榮襄
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
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
詞因問中曰此果　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
曰此翰林眞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語何嘗以一廉字許
遂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
遂作吳中畏內一劇　上輒爲之一引滿此亦懼內之

最享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
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
然置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
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
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
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獵漢便餓死不
可與糠粃故并虀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
以高熲愛妾生子遂憎之也至殺之也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戲非必眞
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
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游郊坰即有裝
駄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
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
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爲吏部甯庵學憲
定庵燮弟幼長紈綺惰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閫廣
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欲

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沈不聽斧斤乍施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度其孔膚色尤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諠囂之聲撤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予內親今尚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冤者終以還去復全豈眞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諸限已

滿耶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說誠謬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爲証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竝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証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永興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履閤帥令輿八入入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僮可以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窅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尚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予已紀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灑掃以俟明方啓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鑰鑰沈驚問若何爲知之對曰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從善地避之因相迸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所謂曰善掃除之吾將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

至辛丑周倚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予曰魅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予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敝帚軒剩語補遺目錄

歙帚軒剩語補遺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　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

天上神僊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相國福淸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没則幷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　御製　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之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歌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耶

劉進士晚達

楚荆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啓齒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衞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曦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於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

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爲生封五等殁祀㒳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一坊官賣爲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脈杈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雋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跨其灰設誓事

甫畢即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燬道當墮泥犂以受民故姑謫爲三石牛齋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苦請願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暝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厠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遇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今筆墨尚新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　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尚以二團扇令倖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機飲之用牡筍管定闊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

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棕竹貓竹爲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所尚往時名手有馬勳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卉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物無扇柄　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況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
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蜀扇若他

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祐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櫬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宦家爲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

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蒼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睹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人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辭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間禮部尙書呂震譏尹昌隆於　太宗致遭寸磔

呂見尹爲祟叩頭呼尹相向死天順閒太平侯張軏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閒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程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閒咸甯侯仇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緋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於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甯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叛黨

石二公又推哱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哱氏降而獻計督撫俘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推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壽見爲祟乃爲僧而逃者無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仇鬼下隷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韋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僕匿其貲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懟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禍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閒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

海人少年頗有顏色爲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貲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賂餽主贖身去且入貲爲京職其子名巽志遂思結姻主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取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横索不休久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鬨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無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illegible]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紿曰已爲若道地旦夕出囹圄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殞杖下

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指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即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

既知眾鬼即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誘書調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即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瞽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予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嘗至予家談往事如目睹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斂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關會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幾塡滿乃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輿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輿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

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即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輿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舉命胭粉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然陶即駐世不過成地僊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使鬼客勳貴之門一

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絺袍袖中入卽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唐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軍督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賊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應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礮俱不能入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文帥宋桐岡應昌宋又用利器剸之果皆刓缺自謂得天

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煉鬼用鐵布衫術以為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為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　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衍卽少師姚廣孝也留詠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年淛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予欲發其藏觀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閉此爲迷津寶筏今輦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佚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予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

壖閒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還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淸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予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詈爲咿啞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秋陵以

詩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雇錢則曰汝日搁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即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値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辱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屐蹟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也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

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誚人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逾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

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尚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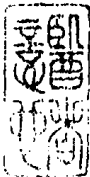
明沈德符撰德符有飛鳧語畧已著錄是書雜記神怪俳諧事多猥鄙至記林潤劾嚴世蕃論死世蕃爲厲鬼以報潤則又顚倒是非之甚矣

新刻耳談十五卷

〔明〕王同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耳談十五卷》提要

耳談序

南新市李維楨撰

吾友王行父博學能詞，以坎壈一第，而以貲為上林丞，需次都門久不獲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絺紵縞之交者日衆。上下論議，日聞所未聞，行父手筆其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譚。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又有主諱為賢者諱為親者

諱為尊者諱行父所談自本朝以來傳聞之世而止然春秋以褒貶代天子袞鉞微文隱義使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行父之談出於稗官其稍非庭褒貶厭常喜新者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麋不披事不必盡覈理不必盡合而文出不必盡諱爵卿有言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是行父稱名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合德与功

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論道謀王斷國其下不得總覽人物囊括古今備詞賦之業而著録雜街談巷語以資[illegible]諧謔之用其言實謂不遇矣[illegible][illegible]直道不容于朝小人[illegible]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險阻于是使坐客為怨謗之談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觀傳艾子是已長公論黄史滑風遺韵猶有存者行父黄人也是編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徵

已雖然仲尼嘗云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為行事辭与空言等耳蘇長公之有艾子行父之有耳談又何慊焉

龐城趙因書

新刻耳譚卷之一目録計三十一條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木毬使者

武廟時西湖上有報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者乞之於諸貴邪所得使者大如斗圜如毬繪以五綵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輒集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饋迎候者爭為輸金即禁[illegible]地皆為[illegible]不知所由入會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毬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烏曇那氏稱呪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禦寇稱西方化人靈感幻化此其類耶

碧葵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冢冢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歙東蕭司馬碧葵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葵豈碧化萇弘之血義耶新都汪公幹談

死棺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為棺幾萬幾千幾百皆死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無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閬中時實見其事而未隸器中然已紀載之此則在川中者也

劉僊姑

劉僊姑者其先浙之慈人嘉靖丙辰父廷試避倭入京考中文華殿中書母羅氏夢五色雲自天擁一絳衣女降其家遂孕凡十月異香氤氳不絕復夢白衣女送女來癸亥冬女生生後香益甚遂名香姑姑貌端肅辯慧異常而孝敬皆自其天性住舊蓮子衚衕

幼時偶出迷道由衛營歷中街賴白衣母抱至其家開門忽失母所在然自週年至十齡無歲不病劇亦嘗魘于鬼祟皆賴觀音菩薩救濟得解母問菩薩何狀曰戴珠冠著花袍手持鐵鞭以擊丘龍小鬼者其為祟者也病時嘗合掌胸前高叫菩薩菩薩不絕母問之曰菩薩教我如此如此忽於二月十九日問母曰今非菩薩誕日乎曰然語未畢異香勃發姑頃類作迎神狀已復作送神狀知為菩薩來也起視几壁皆成甘苦若粟顆曰此菩薩所灑楊枝鉢中水也甲戌姑年十一病忽大作謂母曰菩薩令日來見去

矣見無所戀恋兩親耳涕泣不止舉家大驚已命浴
浴罷自綰𩭏髻着躡雲履常服之外加白道袍黃
縧而已手執小角扇徧拜兩親諸戚而異香發門外
知為菩薩来趺坐室側凝然而逝顔益異如明珠丹
砂而膚香烈如檀麝家人方舉哀而兒志儼自山西
歸至曰儼方晝寢見姑來別我曰二兄努力功名妹
去矣故崩来明日葬順城門外大光明寺傍毋亦多
病每病呼姑枕畔輙香發而姑至病輙已自是姻婭
𨸏莩遠在千里下逮臧獲凡有危殆呼姑姑必佑庇
皆有事實不可枚舉甲戌父以房債與吳江沈進士

寧庵而尚未及還姑龕是夜沈僕宿廳上見群姬扣
門直入談笑以為劉春耶而服餙容貌皆非人間有
鬆之蓋其僊侶會香姑也明日迎姑龕歸忽白雀入
龕內人皆駭視之雀復去隨有一毛皎潔如雪而瘢
其端如赤霞所謂白鸚哥非耶既為僊侶離凡而復
多病又復寤鬼豈厄數既定僊聖不免乎李太保謂
常見姑像為胡玉林所寫而中舍君能詩能書於已
最騅也姑玉林寫姑像無攙姑忽於夢中現身故援
筆立就宛宛為姑焉其異皆類此

宗諫議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
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塋相
不吉耳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
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間拾一古鏡印視之文曰
諫議之塋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吾此地有葬乎
形家者曰此當猝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
亦此斬矣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
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為
瑣闈掌肱間物而亦有為之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
小司馬自謂印章虗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

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
中歷禮科都給事旋竟卒于家竟無嗣姚叔祥譚

武騎尉金三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
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而憐之因招入舟
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
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産一女踰晬盤病死
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尪羸阽危楊夫婦始悔罵詈詈
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
可登岸拾枯枝為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

淂枯枝至泊所失舟所在知楊棄已也慟哭欲赴江
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拯援轉入林行至一所
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
就閲寂無人董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為何盜
盜所刼財暫至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再臨江濱遣
有他舟經其地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
附我去舟人許諾遂悉攜八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
居停主人家密啟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直淂如
千服食起居非故矣既牧童僕漫將買妾一日行過
河下揚舟遣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

云姓湖襄賈輜重纍纍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特女
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强之更納婿女不從至是三
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
吾婿毋詈之曰見金夫不由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
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
氈笠戴之蓋三窶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覺
之出見相與抱哭雖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
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
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
擣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

封云姑蘇顧朗哉譚

屍異

金陵有一士與鷄鳴寺僧友善中秋月明之夕訪僧
忽逢僧與其徒於山半僧問何往士答曰特訪汝為
玩月計耳僧曰適山下人家有喪當歛令我誦經奈
何乃以瑣匙付士云可自往宿待我也遂別去士抵
僧房啟其扃坐良久欲就寢忽有言空中謂士曰吾
其也頎同晤語士知其死驚誌之曰汝死矣胡為乎
來鬼曰正以死有許錢負於人欲因足下索取之士
曰若然汝第言之鬼曰容我入乎士懼曰但隔户傳

說可耳鬼曰我當自入矣亡何士見窗隙月明某竟
入去駭走而屍抱柱僵矣倉皇逃去至山半復逢僧
徒僧後曰盍不待旦去士告以故士亦問僧胡遄歸
僧曰我正為喪家誦經歛死者竟失屍所在故歸相
與歎異再扯歸寺則所抱柱屍即山下人家死者顧
朗哉譚

蜀僊姑

蜀僊姑起　世廟末年僊姑名正覺其始祖嘉州威
遠人父商於桃源遂家焉僊姑甫笄已適石門陳文
甆亡何歸寧入觀國山擷野蔬遇老婦取葉餌之覺

與歸感疾若魘者父招黃冠為解姑忽起與黃冠談
二乘于是遠近聞者輻輳皆來視儇姑座中有縫衣
儇姑又與縫衣談經史人益異之是時儇姑已辟穀
日飲水間茹棗栗耳入居冊霞洞會武陵　榮王澧
華陽王為儇姑建玉皇閣成而里人又爭為結菴
其旁後移居之儇姑談休咎驗若合符來者雲蒸霞
蔚轍盈轂馬連絡不絕深山險道邸舍不備但能舍
客遂羣遠邇長價施來填溢露積莫可收聊以食緇
黃貧者任其囊括去明日復大盈焉儇姑與客談客
皆心知之而皆自書去久之儇姑頗厭惡囂襍忽不

言日夜惟閉關梵誦人不得見以視來者漸少間有
薦紳淹綿頂禮必欲一見儇姑始見之即言始為隱
語絕不談休咎惟勸人為善勿為惡此為進修囊篇
或令人寘心思過懺悔真切積善以勝之庶有觧脫
如斯而已隱語久而始驗傳在口胳不暇矑列儇姑
侍者為華陽一老宮人及一女道士為儇姑媼女逸
士所事為聖母儇姑亦謂始在觀國山所遇老母即
聖母故皆塑像敬詞之聖母者貞觀中有女周氏㑩
獨處而僧來假宿女弗許僧強焉曰出則入虎狼腹
矣其何忍女令詣後菴柴棚中暫憩乃女父兄皆業

採割夜歸女以為言二人即操刀往柴棚宰僧而僧
忽作神呪反制二人手足皆若枳椇不能動二人大
惧祈免願捨宅為寺北面受法焉僧始釋之即其家
起法壇頓成叢林說法濟度厥法弘普是為爽山禪
師而女盡受爽山之法是為聖母凡湘洞間家所祀
皆禪師聖母也山林靈秘醞釀麗傳第一出神儇而
儇統所自有緣矣此予楚中事得之為詳予又因儇
姑二事並載之丁太學將謁選問于儇姑儇姑不應
太學強欲指迷儇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
矣即膴仕可嚼棄翁豈即蘢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

聞訃匿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葬
魚腹易明經任其邑令毋死詭言妻母死置柩寺中
治事如故或微有嫌之者大懼而歸家風事儇姑因
貽書問宦途休咎儇姑亦弗答亡何令暑月坐大樹
下毒蛇自樹擲盤項上齧死儇姑勸人勿為惡每舉
此為語端云

江進士鍾廉

江鍾廉南充人丙戌進士任河間獻縣令嘗外出婦
王氏為其邑進士效忠女與其女居衙中一時暴卒
莫知其故忽其家稚子作婦聲呼廉入曰公知我死

狀手妾與女卧牀上有二血面人入曰汝何據我宅妾曰我居官衙汝何為者二人拉與女並去時妾呼婢狀下竟不應若應三人尚可持也往謁閻羅王王檢簿曰汝祿命皆不死者二血面人跪其後呼之已不見王遣鬼卒急攝之三日不得曰汝皆不歸矣謂攝以汝生鄂城施家為子謂女以汝生漢陽某家為子十八登楚書第一尚得為汝父門生又謂妾已往二案視皆書門而女有押者不得入也蕭號動以詢之人蓋前令時盜越獄出追殺之此地也蕭恨邑椽誤已因杖斃椽予嘗過南充人聞蕭狀已憤恚變轄

歸矣威靈莫如神明令不能制鬼反制於鬼幽明一理世固宜有弱吏不能制姦反為姦制者無怪也傳曰聖有所不能知神有所不測卒然而值其將柰何

劉進士子

劉進士庭蘭閩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illegible]敝特發異之而蒼頭適平子門外見羣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汝送我歸矣蒼頭愕愕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事儻再見可拉之來也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歸及門而家兒狂噪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語係近年事人皆知之進士亦尋卒

梁太宰封君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貲產給壻因家焉稱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庄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餕薦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乎稱我無後誰享我如汝者其若莫敖鬼乎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

湖性不喜女色而庄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為媒納為媵時年六十四矣未破臘而夢麟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封九十五卒稱封君十年發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曰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以激稱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

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履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履人可將吾絲鬻某郡被刼盡公笑曰此吾命也

再往而再被刼公無愠色仍令將絲往又刼去三次絲值千五百余而三刼皆一盗黄曰我本業屨貧人也主人強命我出貫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秋非江魚時也公等亦太不仁矣盗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贖貲耳往果得之發藤而黄金條見於東中一堆皆然黄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而餘悉以委黄黄以金椎箔臣富至今稱黄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于盜而大取償於盗必有定數乃失則曰我命得則曰汝命幾忘人己之分矣與盗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顯靈宮道士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盖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于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爽即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貲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其為語多類此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邏者以聞乎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璫以是授上賞頃遇本宮他道士於張民部宅云大璫今敗死術士從末滅出可恨也

浙士人

浙一士有奇術嘗為人招遊西湖麗妓在焉士貌寢[illegible]妓有怠容士據案作符呪之妓首珠蝶金蟬皆化[illegible]者飛去衆為解始漸〻飛着妓首妓猶無所加意[illegible]途呼道旁死人起抱妓〻膽落衆力為解死人始仆地自是妓絕不出而他妓聞士所在爭相迎款嘗客其別館與某交最驩某曰僕有媵絕憐之而悍於妬悍婦不得狎能為我致否曰可二日後當自來但不得踰明去其曰惟命幸甚其夜果來極驩而去他日歸以問媵夜來事好否媵大駭曰安有是事但其夜履帶自解履底有露痕不省其故他日復以問士士曰致形招鬼皆能之以嫂子非理至者某家女鬼生時稱絕美者凡鬼夜必宿人家簷下避露故能知人家事期二日者令鬼習嫂子言貌但衣襦絲屨為真取便得也露痕者歸未明也赴尚書期省中聞浙中一光禄譚此

沈休文女

湖州西門外十里許有嚴家墳焉烏程嚴尚書祖墓也山脉所綰結最深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廟前野人父子家焉鋤地至簷石下硜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焉棺前几筵爐缾盆盎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累冨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舁 棺高四尺長丈餘濶半之鑿截其一角木香噴鼻仍加太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將出人間世矣若所有任爾恣取也衆從隙閥窺之見好女子披霞帔飾羅九旒瓔如王后妝坐金椅益異之棺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仆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逮衆至皆吐實如前語而逮時俱以所取為贓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屬袁令碼磁簪長五六寸為女綰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鐫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掘其先墓見牌遂輟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廟稱娘娘豈以妃故始耶脉所綰結最高處為妃陵豈先嚴氏攙勝耶休文厚葬為愛女有欲故媒取無欲無取也諸珍玩沒水與妃靈並滅數無有不窮不窮非數也嘗讀前漢書載某陵殉葬女至魏漢發出猶活說昔時宮中事甚詳給事魏太后宮事後因太后殂過泣始卒皆是千年事類是而觀妃事不足詫也吳寧伯說

保安州城隍

直隸保安州城隍神甚靈感有禱過者髮皆為豎懷來人司忠者從途中殺一人並殺其所乘騾劫得十五金去縣以訟于城隍神令捕之鬼卒誤捕本村施忠者乃其人屠也械踝至毒施言無之旋令縣出証騾言非是已知其誤于是罪鬼卒再補司忠而縱施歸然其雙足皆損必杖而跛覺始行至今人以為口實凡詈人者曰汝為城隍械踝者耶又一皂既死見城隍城隍曰汝不宜死是為七也亦罪捕者而遣之歸從神廊下過是其儕人尤三腹脹如鼓婦劉氏小腹脹如尤各釘一大釘以詰其家人家人覘之其夫婦並無恙越五月二人皆以脹死不知陰府之加釘

某孝廉

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墓歸素笄艷妝美婦衆竊因棄衆驅蹇從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伐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邸舍僅出廉值盟已成其夜婦至下輿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目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

廉韶秀又饒橐裝屢寢皆如巳言知無他腸因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錢術耳夫未晚必至還其無賴矣妾哭母非寡婊者即吾夫也不寢者夫旨也君但衆夜還密友家始為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還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群崩去如追之不知所往婦身是賺具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頑其何能以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道遇唱騶者為貴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金甲神也士迎問曰請問尊神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也曰吾圍秀才有名否神曰無也君名在下科榜中士曰幸甚但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置今榜實大造我神曰不可雖然君遇我亦是有緣請為公圖之公見名在移置中是我力第多焚冥錢為賄耳不然我且得罪發榜士名在末上有卅印蓋數巳填

滿皆是外簾取者一廣文奮爭不已主者割榜末名而以士填補壓以卅印其令廣文爭而士卷呈神力也士喜甚乃竟忘焚錢宴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為君受禍矣士亦自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入闈而報始至士曰不及矣曰公第以文置頭巾內吾獲持不洩也士從之一鬼朱衣而巾中文墜受大械削籍蓋鬼故相揶揄報前怨也亦鬼之申韓矣士銳於得而輕於負皆其噪心名既天定何不少需自忘其有

遂亡其有哲人而愚自貽伊戚寧伯說

斯孝廉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其為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為者此不揵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慇懃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盡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其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註一曰其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其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罷爭盖掾以往還熟姓名也其見夢也有故矣不獨其言驗而已寧伯說

集慶寺二老人

杭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巾二像為楊公余公云昔二人俱有田在南高峯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余田在楊中不及十一楊因淩之使其無稯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疾且卒語棺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赤蛛蛇出入以齧此傖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壺榼往願割畝以謝過因將灸唉病者病者噓氣即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出取炙而尾尚未成楊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見險而止改悟番然竟結善果真為勇決享祀百世孰淂孰失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日者馬仕說

太白酒樓下鬼

濟寧城北太白酒樓在焉有兩人邀琵琶瞽者至其地瞽者心知其地荒寂不欲往兩人强之始逹而衆客已行酒酣譃射覆飛觥取罰如常第其中有婦作呻吟聲瞽者以細調和輕彈衆皆賞譽調窮而北曲發雄聲大撥衆急阻之曰無然無然瞽者聲撥猶故室遂寂然瞽者异之棄琵琶地下徧捫之無人獨一棺而參差其盖大懼崩出明發拉衆來看乃婦縊死者故作呻吟而其家成訟故置此且參差其盖以迎檢視者也鬼新至故群鬼舉酒相勞也鬼陰屬故懼雄聲大撥也可以知鬼神情狀矣李白詩曰黃泉無李白沽酒與何人繇是而觀沽酒有人何能無白莊生稱死為南面王樂必其世界同此杜康鬼真可為隣矣濟寧靳叅戎相里說

進士郭公

京師有進士郭公某守某郡一日庫掾耳語曰庫金若干未籍載無知者願以歸內橐公取之而終有慊於心恐掾語洩因以他事杖殺掾亡何生一子甚相憐愛及長淫傲無度家資蕩盡且屢抗父公怒杖逐之子回面視父宛然掾貌公悟與隔居自是不懟焉

李太僕維寅先生談

伍孝廉惇夫

廬陵伍典學惇夫工制舉業中嘉靖戊午鄉試受知于座師徐公紳後公巡撫順天延典於官舍俾為其子師一夜門戶扃鑰甚固而失典公大驚索之不得

翌日武騎得之隍中臥地氣息奄奄入報于公公命以肩輿舁入湯藥灌之始醒云夜將半忽聞有人呼之不覺應聲即從窗出初無所礙墮于隍中亦不知也自此或半月或半年疾一作又之始愈家人猶晨夕守之後為國子博士歷任至永昌守見嘉甫談

鱉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鱉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於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郡守楊公廷誥楊時入覲命以木匣載之攜至京師諸貴人皆見皮冠宛然逼[illegible]毫髮不類又

隆慶間穎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戶部自是遂斷此味

兄嘉甫談

張真君

姑蘇人某僑居京師忽寓書其妻子云彼中禍發可即持金帛來相援子如命即日就道抵京父即令出恐相株連子倉皇出城行至張家灣見一官舫且解纜問知為張公朝覲還姑蘇子大喜懇求載已舟人

許之納倉內戒勿出即告以饑舟人云安得具食但與棗數十枚食之困極熟寢抵暮舟人蹴起登岸已抵蘇矣家人咸訝怪曰汝去家僅一月計程止可到京何遽返也子曰昨夕與父相見不知舟[illegible]何以到此因道其事其家益大驚數日偶至張真君祠見詹懸一畫船儼然張灣所見而載已者細視舟中所食之棗核尚在其人為楚荊南道僉憲蔣公夢龍親識即公所談公姑蘇人知不妄也

陶林隱公

陶真人林隱公出陶氏養子婦封一品夫人歸里謁

其主母拜堦下主母坐不為動其從婢皆京師人吐舌下之私語曰但知我家夫人尊貴更有尊貴者其甥胡民表紈袴之子豪侈擅一時而逢掖晁下士耻入其門乃與先太史幹奴謳結兄弟偶重賂先太史賬客殷姓者屬為其子求婚先太史大怒見與敘子書有曰椎埋究類闒閒狡童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自醜甲流仰攀華胄育女循之居貨衒媒等之貿絲云云可謂暇矣陶氏有鼎彝珠緋成進士以宗生剌謁真人既而悔之陰賂滑吏剿真人久而覺之但白眉後不為刺也凡此皆可以識先朝之風真人即非士流而其在里黨謙抑損退居炎炎盛寵若在冰壺流膏散潤未嘗以氣力加人今盤石橋三台河橋皆其所建蠲金為計利澤不小形家者言郡城脉斷而復續以二橋故今文獻漸盛則其功不但利涉而已　世廟龍升漫加削奪罪及朽骨時論大垂今鄭尚書讀書録褒崇有據可見國是

本朝異擢

徐興祖井泉俱以厨役授光祿卿杜安道洪觀俱以梓工官太常卿禮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卿又鄧常恩趙玉芝淩中俱以方術進顧玒由巫師官太常卿蔡春王興宗皆阜隷也官至布政使萬祺本吏員以推命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金忠以卜術官至兵部尚書贈少師袁珙以相術官至太常寺丞贈少卿子忠徹同術官至尚寶少卿許紳以醫術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禮部侍　蔣宗武通政寺通政施欽仲蘭蔡宗周張鑾徐樟俱以醫得官禮部左侍郎湯序右侍郎康永韶俱以天文生授

姑蘇閽者

姑蘇閽者甲毆乙且死而揣其必罹乃其家劻敵因稱暴病走馬延醫醫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禮始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歲憲府小掾適他郡嶽岑深山中見甲披髮露坐醉聽農歌以為非耶睇視是也歸白憲使偶言狀憲使曰此吾未了事即令小掾懷檄文潛往以其地邏卒捕得猶諱非也榜問始伏辜復訊屍所自乃其客為謀命奴某某捶其家新葬父屍衆亦欽服甲罪極刑株累益衆屍向已歸定某亦執紼客不知其親也其家貪得美棺厚殮兼得善地樹檟成林塋墢甚治惟更題墓石稱已親焉段綉川談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

田横客矣匿深山滅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下嗜巧也故曰死病無良醫

王京兆青烏術

王京兆微時夢人授以一書曰讀此可衣緋不然衣綠耳翌日果於道傍拾一書乃青烏家言熟玩之遂以其術顯名調選得鈞州佐　襄王詔覩地不得以請于朝　文皇召思得異術　召見于房山　上指示所得地對曰此公侯地耳且山脉未止更逶從至寶十卽故宅奏曰萬馬騰空下眞龍穴也　上從之今長陵是也第欲去前小阜曰懸絲　皇嗣　上曰

無後乎非也但多庶出耳　上曰庶出何妨遂不去今諸　帝為　后出者絕少官拜大京兆

思乜乾道人

萬鎡金陵人遊方外談長生常為人箕卜請則名僊必至一日箕語有客至其人業卜可咨之果得馬故又業卜以是糊口隆慶庚午鎡得風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呼鎡名鎡頗怪詫已任杖與語甚悉曰吾能愈爾矣因令鎡疾行鎡曰不能道者屡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上下捫衣內宿苦盡除鎡大感悅伏拜問姓名及其家曰汝向清元觀問思乜乾道人便識矣鎡歸遇故人毛儔者於門驚問其故鎡道所以毛賀曰公遇僊矣思者絲也系乜純也乾者陽也乃是純陽呂祖也至二元謁塑像正與所見合鎡言呂祖年若四十餘白皙長髯青唐巾玉色道袍袍有二綻處脂腐呂字手常杖而不放置向胷前後亦是呂字可謂奇遇矣亡友盛仲交談近年人家盡純陽像多倣此

石匣雙鴨地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烏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

往焉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督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盡耗盡廢其畫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己為灌圃下券成輒斠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鴨沉者折足卽瘞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有跋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資敬談

新刻耳譚卷之二目録 計四十五條

新刻耳譚卷之二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浙榜三公

弘治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敏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闈有為大聲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為寧藩發也前固皆定矣此榜得人亦何其盛

王襄毅公

王襄毅公悅疑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之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張岷峨談

王進士琳

王進士琳廬陵人其尊人朝奉與無為院僧祖琳善一日假寐見琳入室而其家方弄璋亟遣人詣院琳已入寂琳左指少缺兒亦然因名琳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第官州牧嘉甫談

王文成公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啓之寺僧不可曰中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吾之前身也悵然者久之遂建塔葬焉吉言聰慧士多自般若中來若冷齋夜話載王方平是瑯琊寺僧翰化公孫談圃載馮京是五臺僧癸辛雜誌載真西山為草菴和尚捫蝨新語載蘇東坡為五戒禪師皆從禪慧嘉甫談

天台盧公

黄巖守盧公濬字希哲天台人弘治間復任誕日坐堂上偶假寐夢出一字門至纖溪橋東越數家有嫗餽已中有糍粑厭飫而返及覺唇胞間猶滋香膩密令掾隨所夢偵之見老嫗設爼奠其亡夫而哭甚哀詢有糍粑蓋謂其夫生所嗜也亡三十二年矣公之齒正與數合而誕日乃其忌辰掾還報大異之召嫗來虛[illegible]所見贈金一斤仍為經紀其家已罷守歸十餘年忽招親識宴會更與妻子諸孫痛飲至日晡又自沐浴更衣而出曰我今復為鄞郡守即有冥卒擁衛而去遂氣絕年僅四十餘然在黃巖稱神明此靈公之所以為靈與

范殿元

范公平麓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將送者皆集舟甫發忽一喪舟至哭甚哀[illegible]為不懽忽又一舟至載一麗妓衆邀至屬以侑觴[illegible]曰前三年此時有客上京奴溽事之問為誰曰記是徐瑶泉者尚不知已首捷也衆為鼓掌大噱舉觴屬公酣飲極懽曰兆定矣是夜公卧舟中夢入廣寒宫老桂輪囷[illegible]香散采為嫦娥者千百輩皆齊聲歌曰綵綸閣下文章静四句既醒知其為吉兆而衆皆聞天香經日不散是科果成殿元極鑾坡之選泥金報日夫人訃音已至續娶吳夫人小字紫薇李長卿談喪舟以凶兆妓舟以吉兆月娥之歌已及佳偶而皆驗若左券是孰使之然哉事皆前定夢固不虚矣

申殿元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者物色溽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過當榜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始猶徐姓而生以病進學嘔血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絶倒

胡若虚

胡秉賓字若虚武昌縣人昔者子死而身亦死但心微溫耳後數日甦曰將錢來給送者其家問故曰始兒去吾逐之極遠見漸作異状非吾兒也反唾我曰汝逐我何為因轉身坐一橋上見小兒無數内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視之皆其殤兒益恚恨忽一叟來乃其所親亡者驚曰公何溽至此當不還矣今當引汝見閻羅王辨之閻羅王檢簿曰汝某郡别駕壽幾何有四子皆晚溽今尚未也然汝誤來即命馬卒送之歸當來時叟借與錢期見償書字馬卒手上恐忘之而公從其屋天窓轉至狀頂上躍下索錢劳卒亦償借錢陰司亦貴此阿堵耶公今為南康安義縣廣文甚有聲譽而子壽皆若如其言特未盡歷耳公自是絶不念子彼不壽皆借宅子東門吳子死而不哭其以是耶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〻下祠神曰林九姑樹固輪囷成林而柯九出曰九姑者亦托名耳禱祈者雲集靈應如響毛秉義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或謔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廿即書劵字置案上翌日松

枝上有羅綃裹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望持歸數年息千倍饒裕矣而忘償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數皆如人義但盛供具為枝詞軟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僦子義有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illegible]頃蕪無罪也吾但焚而居義復戒室子甚為之備數日火起群坐中義有叔曰孔墀亦在坐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人也公家安得可負義人如義曾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是索又不與吾非欲　還其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成甲戌進士副戶部尚書郎莊靜甫談鬼瞷其室而匿子防火可謂穎寞故曰利令智昏負心人常有未有敢負鬼者其得禍固宜

葉諫議

諫議葉公亳州人常秉傳巳過某邑適一奴後至嗔丞慢已相詬遂擊丞死公開杖奴百恨恚不已巳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而其夫人當娩童子忽呼丞入卧内以常識丞也公聞疾入亦若有見而子果生頴秀異常公甚憐愛之第胸中常懷怏怏然絶無他異獨好撻奴甚毒曰必殺此傖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兒成進士拜令而嘗好佩一鐵環知者以為諷曰但覺其快耳一日遇奴于途下輿以環擊奴死自是不喜佩環盍擊丞死者奴臂環也薛公儀談

沈純甫御史大夫

秀水金少司馬御史大夫沈先生當歲丁丑以北部郎與平江艾先生抗疏極論相居正宜終制以正倫理不必以阿比為恭忤　上受庭杖不死先生得戍嶺南神電衛神電方被兵破殘因僑寓其旁邑陽江陽江有故光祿少卿劉竑子淮宅一區以嘗屯聚蠻兵而蠻兵中疫死者數十百人以故為厲魘人不避白日而積穢不治已久忽淮丘嫂夢群鬼語曰避去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淮因大為除滌以俟是日先生果至卜居焉自先生卜居影響皆絶居甚安之然其里人常嗤淮曰柰何以鬼宅舍客淮語丘嫂夢輒又錯愕與之居年餘先生以相柄政返無期更於他處築借山亭為終焉計行李始出而淮家女奴有為鬼殺者其地士俗益嚴事先生癸未先生始[illegible]賜環姚叔祥士粦談

諸長公

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公宏字文重公常行賈江淮間一日捆載過鄱湖忽盗艘一艑來

其魁持大纜躍入舟綴之而羣盗且魚貫入公亟斧
斷其纜適風逕疾不交睫阻隔百里矣盗魁失勢叩
頭請死公握手起之曰登舟即吾客豈相扼哉願以
卮酒為壽卮酒具盗泣曰卑不以頭血濺公胡腊毒
為公即自浮大白而盡其炙曰安有酖人羊叔子哉
盗益大喜相與豪飲罄數日歡別去越數年客維陽
渡江中流復遇盗躍入舟如曩時公斧其纜鏗然有
聲視之鐵也群盗蝟集將丼心焉其一人驚視公曰
而非諸長公乎厚德久不報麾其黨羅拜公熟視之
即鄱湖盗魁也於是拉公過其舟大置酒相娛樂贈

金千公以死却不受

諸國用

諸公宗弼字國用文重公第五子也嘗以賦役渡錢
塘江見人溺江中公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
語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有食報今與汝長
壽不我信者以出髭為左驗覺而頤頷癢甚公故無
髭辰與羡鬚勃然人大異之其後家日充拓伯子羡
官聲李溢文譽飲噉兼人蕭然人世八十餘始卒皆
見其家傳夭固命也而尚以陰德增益是德勝於命
而人可回天矣古稱易鼻今則長鬚造化之微權常

自洩發

卓明卿

杭郡塘西卓明卿刻藻林者也其尊人卓公以鹽商
於維揚毋金十萬歲得子十之一然好衣褐獨持歸
若窶人然亦大賈習也至河滂舟師利其資殺公岸
上以薦裹屍匿葦中而棄舟歸卒然為巨室明卿毋
屬明卿徧覓父不得至河滂日困石尤因焚楮船頭
靳反風而火然岸葦濕薦裹屍出焉視之乃其尊人
已二載面如生因載歸詢諸舟主人因得前舟師客
訟已急捕一訊而得為巨室僮十之二三而數千金

尚埊其家皆以歸明卿舟師罪死又明卿家居有稱
綈騎捕之者明卿揣知其誕然勢不得匿出曰公等
何為曰以其不足分公有餘耳明卿恣其所取皆大
鏹既挾送之遠罷歸矣卓氏大家其事易聞前捕者
已四集皆獲而鏹悉歸卓氏沈泰履談

王世名俞氏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歐死已成訟而傷
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
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
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巳陰鑄劒鏤曰報仇自佩矣其

繪久像亦繪持刴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刴也凡四五載淂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伏刴出斬佺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淂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刴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竪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決之江君淂其狀益用悅悼曰法必視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〻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

不然佺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歸別母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西邑諸生數百人皆慫恿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illegible]矣兩尹皆為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嗒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能為節婦生曰女子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衆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忍三歲逾三歲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絶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汪君大受為予郡人孝烈傳志甚悉微病其繁蕪乃予為之傳有為別議者曰俊為世名從兒無可殺理而辨之者是皆辨乎其所不足疑也佺在父安知兄生之處此極難必于是義始盡子者親之支非固不忍暴父屍而忍自殘親之支者婦其激於餘風者也

桐城女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瘧死年皆十餘歲東門之女歸冥冥司檢簿由汝祿方死未應死遣

之還而屍已壞毀復以告冥司冥司曰柰何鬼卒謂西門之女屍未毀也冥司檢簿於西門之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屍還魂西門之女死又復活其家喜過望而女羞阻不知為誰惟憶其父母於東門欲往從之東門之家聞之迎以歸宛然故情而非其女貌西門之家亦不欲棄女也以訟于邑景陵周謙讓時為邑令判曰西家女身東家女魂二家收養而共女之情理其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子歸爭治奩具而壻腹兩坦焉景陵閔思學談

井陘憲副

周公後以閩參藩謫大名令有素所惟浙西某公為
井陘道憲副屬公曰大名有俵匠某死乃予前身而
其妻子予前身妻子也尚能記憶之君為我探其家
有否公詢之匠死日乃某公誕辰而妻子尚在因令
其子往謁某公猶居之衙中贈二百金為養母資閔
懋學談

許媼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某驛明燭獨坐
忽聞窗外有為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颭
錦帔江花如有意飛點綉衣衫又曰旭日轉洪鈞園
林萬樹新畫屏朝弄色彩檻夜移春巢雀俱堪托人
家畫不貧獨憐寒谷底黃葉尚凝塵公大詫曰有是
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冤欲訴耳公令
前即跪燈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也五年前從父
赴任至此驛驛夫悅妾貌毒殺父犯妾妾固不從羅
巾縊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面耳惟大人憐察忽
不見明發公集驛夫庭下曰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
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
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一訊即吐實發女屍園中面
如生命具棺殮移葬之而械囚具奏斬於市黃生談

氷瑞

正德戊寅冬駕幸維揚河氷方合　上問氷何時解
權璫彬對曰立春後始解然尚有旬餘日　上曰春
迎之即至矣即命迎春於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
河氷盡泮萬姓駭覩歡聲動地

張大理守一

張守一嘗為大理少卿甚多平反忽一白頭老人詣
前拜曰某非人也明公所出之囚為某之子儻有可
用於幽願為結草會詔賜脯城中縱觀偶見一處子
傾城姣也悅之前老人即在傍曰是可淂也但不可
父耳遂營靜處設帷幙俟之少頃女至驚曰此何地
老人紿曰此是天上守一與款狎至七日老人來掩
女目送去始迺兄嘉甫談

張學士益

土木之難張益以學士從死後四十餘年其子侍御
印馬北邊道經土木設俎奠哭夜忽夢父衣冠楚楚
曰汝紅沙馬可與我乘也既覺異之忽報後乘紅沙
馬暴死及歸以語故父吏故父老曰汝父從駕時所
乘紅沙馬也嘉甫談

乾雨

國朝徐州有王忠政者死十二日復甦家人問之曰我非死初見一人引臂相招謂天公召汝行雨指顧間忽見左落千隊右落千隊五方色甲馬各一般小項瓶中貯人間水一般如馬牙硝謂之乾雨雨隊在前風車在後行雨已畢始得還兄嘉甫談

錢飛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間屋甩上家家各以竹筏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就其地標記而去

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分不得以聞于官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備顧錢而已嘉甫談

林春澤

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始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以終養早致仕春澤正一百時院道為建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行走如飛御女不減少時應亮亦八十餘飲食男女如其尊人

周文定公

國朝周文定公洪謨赴公車日舟泊邗江夜見一人謂曰子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問君何人曰吾友鶴山人也姓丁家維揚公官南京翰林時以詩訊維揚守三原王公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生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中耆老誦之羅文節公曰友鶴山人名鶴年乃丁宗啓之父父官武昌遂家焉伯氏登進士者三人友鶴獨恬然布素以詩名家元末避兵于定海賊平復還武昌王以此復公云

胡泰母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己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為雌雞毛色黖黃明日為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毋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為怪俄而泰還雞逆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詈不已泰出後妻遂入炕下撲殺之豈人雖尚相妬乎

閔思學

閔公思學嘗從術者得已前定數一一係刻定婦某

氏妾某氏及庚甲皆合又云生子者王氏父亦忘之
矣妾妬悍之極室無敢留者後以送李太史母匡夫
人喪至雲杜太史第本建孝廉執公手曰公生子已
失盛年室有妬妾將逐已乎孤為君圖之語未竟會
赴哀奠去旁一人曰吾願執伐實謾談耳公歸即以
赴貢試于郡去適有婦新寡其人果執伐與其家感
驅馬送來入門無因無不訝然婦問為誰氏曰王氏
婦忽憶前定數所云大悅留之妬妾日夜詈辱不已
父之公歸居數月與氏接不二三復當之郡[illegible]其婦
曰氏既不能安勿以揩禍可送之歸會有富室叟求

之都婦即許諾氏且下堂曰妾有孕二月矣妬妾大
以為誕逐之益急婦不能為計氏竟去其家子婦孫
婦成群皆以姑太姑尊事之大安第俗謂外孕生子
不利門户叟撫其腹漸彭彭以為孃欲送之歸而無
可受父之妬妾之女納聟偏徵女戚適有剩騎潛令
人招氏以為未必來也騎到而氏已至居數日子生
充閭之賀幾傾邑里踰月氏竟不能留復歸富室兒
無乳有僕婦生子僕曰主人子所天令婦去其子而
乳兒妬妾之珍其子無異於婦兒育於二母不知誰
非母也今十餘歲矣即思學自談氏來非有堅盟也

子生非有顯夜也生未有地也乳未有人也皆從齟
齬中轉合而皆出於無意其最異者能使妬母如母
是何蹊而然哉所謂百順之聚非與氏不母其子而
姑於他室爪蹊無根桑有寄生又皆不可曉也吾觀
思學長者豈下有後而又徵以前定數書兒必昌閔
氏哉

戚大將軍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
公戚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
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于是將士膽落殊

死戰後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性公每
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
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于曲房通別
室其扉牆磚巧于合縫見墻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
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
以西廂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
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
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
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服號
[illegible]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

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
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鐙撻
諸姬最毒羆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絶令盡
發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詐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
為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
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子之
亡恙　閩文學談

鄭淡泉尚書

鄭淡書瞻七八歲時啼哭無休日欲尋前生故處不
得越後乃語人曰我本浮屠氏弟子吾師面貌及寺
耳談　四卷二十　老
宇井竈咸能記憶自幼至老不迷故平生喜釋道終
日瞑坐年七十餘一日杜門獨處不令一人在側偃
然長逝

龐瀾子

龐瀾任丘人中嘉靖已未進士生子甫能言謂其家
人曰我浙江某邑某貢士也赴京聽選忽被人倂小
轎扛至于此家人驚異一日抱至門前見一人過而
遽呼曰汝為我里中人某也其人駭愕及詢其妻子
門舍城郭牌扁一一不差後十歲始漸忘

同科子

長陽高科素無賴命其子嘗假髻于市不售責予過
厲子縊死科哭之痛後復生一子尻上有紅筋隱起
成山西陽城縣周吉七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
邑七令取兒視之果然嘆曰周吉慮人耶不當復為
人善人耶不當為高科子事在隆慶間

滋越子

九江滋越有子五歲能作對一日隨老看舂人有出
對者曰牛頭山即應曰馬尾水亡何墮井死是日彭
澤有孕婦夢一兒曰我九江滋越子也因墮井死今
為汝子次日果生男後使人訪之滋氏果然
耳談　四卷二　十个

楊夫人

宜都令蕭陽北上至黃河見舟人罵其子子應聲曰
我非爾子安得罵我舟人喧訴蕭呼來問所以曰我
某關老人楊某向因忤主政某被責甚毒冤驚入客
袖絶食一棗不覺生在舟中實非舟人子也因言其
妻子某某更召而問之妻尚存有妾已適他室因謂
妻曰我存日有銀四十兩埋床下掘之果然

某明經

某明經滇南人寓京過一鬻珠者肆其人設小餌啖
之曰明辰來看珠至則其人迎謂可往寒家也有好

珠矣即呼輿輿生自驅蹇先之凡七八里至一入第堂樓甃嚴最後一院門開有少婦出相迓門即閉其人亦出矣生錯愕不知所為然婦異豔咲曰無傷但相娛耳內僅一婢食餌皆從外遞至三人分食之婦亦有期應呼出若往侍其主人者居已半載竟不省誰氏一日婦舉酒屬生泣曰君歸矣前途善自愛皮箱二有少物相贈生痛哭夜出至堂皇適主人張筵設樂金貂滿座生皆不夙聞乘鬧雜出至門已有輿卒負箱者在焉即馳之至大明門街止箱在地輿卒皆遁去夜漏尚未久生念其家可往獨箱無負者忽

二人出與負箱抵其家二人置箱其地又去其家見大駭曰公家人謂公已死歸矣公人耶鬼耶生告以故其家益大懼慮及禍不為客禮尋大第珠肆皆不可識驟為歸計發箱皆婦衣襦纁綺精好鏹金百是為資斧歸滇歲餘思婦不已卒大第必貴人別宅婦必以避妬出或為借種予計耳然機甚微而情亦薰肢肢奇妙如羚羊挂角非哲婦不至是生非獨以含為口實曰何不往鬻珠者肆是未知禍水而孫鵬初能道生姓字其所識

潘四郎

烏程潘四郎肆業南雍侍橐裝淫放無度來時嗔其家臧奴常諷已盡棄之別買四僕皆諛佞無籍一僕婦有容即以巳婢委僕而納僕婦于是僕婦婢皆怨因殺主而衣以婦人衣取其首足並橐裝逃去明日主宅者以聞官謂潘四郎殺婢逃避故捕者只求四郎而緩僕經半載不獲一日獲其一僕于姑蘇閶門因並獲三僕及婢及僕婦于紹興諸處始知屍即潘四郎也時大司寇 臺陸公親為讞決

沈石田畫

吳縣令某甫下[illegible][illegible]婦手畫一牖屏左右以沈周

對益惡其名盛又布衣耳令不識周名士輕名之不至大怒必逮至加辱諸公力請始罷巳入覲吳匏菴寬太宰也首問石田先生安否令漫對曰安意必是公卿出以語人人曰此即召畫牖屏不至加辱者也令大懼且慚歸即函金幣款門求畫沈却金幣贈畫一幅乃樹上立一官人若謂偺父故態上題一絕亦諷其不識人意此事傳巳久廣右張京兆羽王謫判興國旋攝大冶有一生極貧羽王援擧明經當羽王遷州贈沈石田一副即昔以贈令者而令其尊人也羽王嘗理姑蘇于石田畫真贗無所得得此大慰嘗

出以示予令本山中朴儒不曉侍士然為吳令家貧若此不減叔敖之為令矣故楚士不善宦而善貧其大較也

傳奇辨

今傳奇稱蔡邕登上第壻相府毋死不歸按史邕性至孝母病三年不解帶及母卒廬於墓側哀毀兎擾室傍木生連理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自稱年四十六孤特一身以應詔直言忤中常侍罪棄市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則前事皆非也始拜議郎漢亦無狀元事又[illegible]與劉女居破窰據史

蒙正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逐之淪躓窘乏及蒙正擢進士第一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又右正言宋犹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吏部尚書則所謂貧窘及稱與牛氏並逐有因而非其妻累葉貴盛且何至貧若是妻本宋氏何得稱牛木蘭寺為一措詩其傳會昔人皆言之矣獨関以繆單刀會有之曰羽與肅隣數至孤疑肅常以歡好撫之又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住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赴會又馮京為富弼婿及中三元不誣也

甯均

正德間黃州師巫甯均在飛鳳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一紐上篆扶蠻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夏忠靖諢語

夏公忠靖永樂間以工部尚書治水蘇松與給事周大有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給事早如廁甚急公戲曰披衣靸屐而行急事急事周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可謂常諢

九鯉僊夢

興化郡丞朱士容海婦有祍求夢于九鯉僊夢人飄以科舉案視之惟一魁字後果生男名魁兒而亦頴甚謂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温州忽病令人蘄夢于僊僊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唐子畏寅亦以壽向僊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其寓意妙矣

二張洽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一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名曰我會稽張洽也遂大喜以為必同捷矣後果同登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于官故其為語竟同焉

毛澄狀元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　駕至葉城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崩　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劉林王三公壽

世傳民某一百三十歲此貧窶者之壽山中草木年耳洛陽劉太師健一百七歲閩中林太守春澤一百四歲今景陵王太史華一百歲富貴功業文章咸兼或獨皆足流芳為文獻中備福乃可貴也始太師甫生時有僧過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四十官一品壽百歲餘後果經危難七次爵與壽皆合僧真神人哉太史當　世廟南巡以河南督學使冐　行宫大災之禍罷業市臨刑　宥免則其長綿乃出短促禍福不測一至于此

雅謔

吳明卿先生叅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家豆腐食之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進膳聊侑食耳又聞西晉有宗室過食店猶曰好酒好肉可進奉些來館人食之乃曰王食珍饈不備幸勿怪也又謂貴公某當雪夜　帳炎爐酒食醉飽曰天氣不正謂太熱也掾候帳外曰小人立處天氣頗正貴公慚盡以所食勞之予嘗與吳叅知客弇州公有繪事黃鵠適與公聯席公顧謂曰吾命有兎花殺鵠貌陋惡盖反言笑之也明日返姑蘇姑蘇諸公已聞之遇貌寢者皆曰有兎花殺其為士所宗不减介休巾角折矣

李博士

黃邑學師李公某壽州人常自言居家時為鬼攝去因門鬼許大世界豈無有人逸脫者倘肯為我謀頑饒焚錢報汝鬼曰可姑為謀之掌判者亦許之于是死去復生極力焚錢後每歲鬼必一至索錢轉限及來黃邑已數歲意謂得脫方與諸生候大吏於河壖忽墮馬舁歸先伯兄侍御暨諸君為所厚往視之囘

前所言鬼復至此攝我去然幸尚許我轉限即日設
殽酒地上與對拱揖而餞焚錢公亦忿自是又數歲
鬼必歲至如在家時久始惧泣別辭歸卒其人高度
嗜飲客至必談酌竟日修脯皆于酒盡之而人亦思
之不已

新刻耳談卷之三目錄計四十六條

目錄終

新刻耳談卷之三

黃岡王同軌行甫輯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思得清雅士與談愽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歷堦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談愽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掾也竊邑藏金無算並其毋置囹圄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

可為公解否曰正恐累公可搴裳而就之乎遂去長揖謁其令朱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扞文網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為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二姝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偪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技止此乎清復探衿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偪向令人正之復納入襟內曰技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盂噀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洶湧拾樹葉作舟浮之而身坐焉父毋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冉冉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趙公朱公皆為直指

趙公揖聽論叒解組歸朱侍中宅客談

岳嫗

順城門外彭二衚衕岳嫗以子死將棄之一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嫗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嫗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嫗受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十四也踰十四矣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今年春始病卒壽三十餘矣發封乃

萬曆三十四年也道士真僊人也哉朱侍中宅客談

僊人不可見得見其書足矣聞驗後客争向嫗索僊人書看小室偃常滿嫗厭苦欲焚之客因取以去靈異之物終與羽化俱戚客何為者事在隆慶預知萬曆猶王文成公在正德預知嘉靖所謂聖人前知者耶

費相君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關中某公同事又其同年兩人對奕争勝戲擘其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踈簡耳公悔過至門長跽請罪某公終不出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其家尊人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某公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亦莫可得也可以觀世矣生資敬談

馬中丞

馬中丞逸其名籍成化間宰嘉魚群盜刼藏金去而欽名報適至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公于暗處緒

其數三十人有長而鬍者魁也因察以屬捕者懸賞罰最嚴期必得會吾邑陽邏鎮渡江人數及一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霆訊皆誣服公始就道後豫章獲盜擁其贓出嘉魚移文楚臬守以是得罪罷因皆死獄中出者實少公以居要亦莫有嫉之者正德間公建大中丞節過楚々正戒嚴以劇盜劉六七齊彥名等且至公復與楚藩臬争禮大怒犯其鋒出遇盜於陽邏磔公屍幐其處子合家死者三十人々謂究報寧有之乎

王伯俞給舍

王給舍嘉謨字伯俞能知前世事先是順城門外
儒某且死語其二子曰我今托生豹韜衛王千兵家
三日後當來省我以笑為驗死三日二子果往以其
父語語千兵千兵出見之果相顧一笑二子其時長
者已四十餘侍其嬰父如生漸長語往為儒時事甚
悉舊作文皆能誦記已登丙戌進士為今官二子執
子舍禮不怠婦猶存焉然二子來給舍輙病千兵遂
禁其往來給舍性慈慧目常瞑目內照靜如頭陀
其為老儒前二世事亦皆能記憶皆是儒者乃近亦
漸諱言矣袁伯修太史談近聞李維寅太保云千兵

其戲下騎士嘗面語太保云老儒未死時携二子至
已門者再欲父子皆熟識其路而給舍未生時千兵
已有聞矣

陳中丞子

陳太宰有年號心谷餘姚人其大人中丞公左轄某
藩有三丈夫子皆強仕以下憲副某耆善風鑑公屢
屬之覩已憲副竟無言一日劫之甚曰言則公不悅
矣公三子皆非壽相可疾送之歸指長君曰恐不能
望里門也旬日內公必榮擢不必拜命至六十一當
抱子而貴過公且係正出時有此故敢為公言也公

如其言送三子歸長君至杭先卒次少皆相繼卒旬
日果擢大中丞公棄其節歸逡巡至期公謂其夫人
曰憲副之言不在爾乎夫人年及五十絕孕已久咲
曰憲副寬公憂耳安有此理一入惟而子抱即心谷
也時丙申夏上饒葉德彥携獨子以歲薦來京子十
齡殤于痘客來唁者談此予從旁楮記之

許少司馬　沈殿元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櫓
然如洗乃恨其黨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
一盜獨回黨自其天性何暫虐公為得解先生已屬

目其人衆挾先生逆撼江上餓而盜獲先生困沙嘴
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
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殿
元君典暨其尊人寓使中盜一盜髯者閉其婦女一
室戒群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即造邑堂稱盜無髯
者得釋從出問故曰爾非閉婦女室者耶汪明生談

興化舉子

興化縣舉子應戊子試日午鼾睡不醒卒呼之起如
廁有一士在焉問曰文成否曰未也曰吾文皆成在
王諱紙上而疾作羸膝矣今以贈君倘中可致百金

吾家僕名某籍應天府學第家在僻鄉城中有柴牙人某為我姪可先訪之問訊也揭曉果中急貸百金尋其姪因借至其家姪已大駭曰上科家叔病痢卒場中矣舉子亦大駭始知為鬼也其家貧甚得金大喜先是士謂舉子百金宜分給其二姪二至是一文不受曰吾業牙自足食云汪明生說

墻間婦

一婦嗔其夫慱反唇而夫毆之夫出自縊忽一婦青襖紅裙自墻出為解繯得不死先是有偷兒入伏梁上亡何夫至見偷兒偷兒不為動問何以不動曰我

本偷兒今見墻間婦出解繯如此恐嚇足軟故耳非不畏死也問婦婦曰果然是人竟縛偷兒送御史臺御史臺發墻果見婦兩伸其手立砌間顏色如生裙襖皆不異所見命葬之而訊屋主人已屢更主不可問此二三年事人皆習知案牘存焉

呉節

呉節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守岳州有盜亡命婦坐繫當產公命於戶外設蓆箔蔽風使等媼視之而婦竟以產死復命具殯殮葬之後江中盜起勢甚猖獗兩臺使以聞于朝　詔命守討平之兵頗利銳不意敗陷賊中忽一人大呼曰仁人也不可辱[illegible]之乃產婦夫也親掖公登岸得免公後官御史大夫

都御史閻公

陪都都御史閻公涖事之初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貲屬諸權貴請閻公益疑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者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忙然不省公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是日公即昏眩仆地自是廉常在目坐守斃之

徐德婦

張灣民徐德婦有姿色與楊二為姦德家漸饒禁楊

不得往而實不能禁德甚恨之一夜婦不知所往篋奩俱空以為楊也頻年訟不息後人于臨清娼家識之以聞于賊曹逮至讞得其實蓋婦始以遊出暮歸與過其所識某門前某留款因與淫婦大醉枕上以為楊也因與為期逆去且多怨其夫語醒去而不知語洩也及期某往婦果攜其資裝與已乘夜駕舟逆去明而知為某大駭然無可柰何某與偕之臨清居數月紿鬻之娼家而有其資歸由是抵其罪楊始得脫禍發盧仁說

兵子

市兒色慕兵子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覩月市兒語兵子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蓋百夫長胤子也語鬪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曰出時無美者勢必索圖中井屍可立見君為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祈應我名出矣但囹圄中相顧也市兒遂出而兵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囚囹圄二年食皆自市兒饋餉後忽不繼為私期招之又匿不至恚恨久之訴于司刑者司刑者出兵子入市

兒踰年刑行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傍孫鵬初談

秦儀婦

阜城民秦儀婦生二子皆數歲先夢其姑子乞其長後夢隣邑人某乞其次皆殤俚俗好于死時塗點兒身為記因于長册其左掌于次册其右掌察二家子皆驗然夢時甚恨之曰終當還我自是婦往來二家視兒抱玩涕無已時亦以念子故尫羸成疾而禱求施財無算忽夢神人語曰三三三三一一珠還不斷其義後勝產雙生子左右掌册宛然察二家子皆所其生時並卒三三三三者二九也勝名九姐又距夢時九年也一一者雙也珠還者言浮者為舊子也其異如此柳廣文道彥說秦其至戚云

何虞部兄弟

何虞部公露與其弟侍御仲雅丙子將捷南畿未揭曉前兄弟偶過戚仲交太學時仲交父子讀書天界寺秀峰禪居有雙芝曄曄突生軒前因扁軒曰雙芝是日把酒酬謔誦其試文甚自負謂必雙捷係詩曰街鼓喧闐榜欲開敲門何事有人來章顛自是科名客何必鵲鳴混俗猜蓋讖雙鵲鳴捷也而榜發乃公

露兄弟雙芝之兆乃以客當之耶

王玉英

福清拔材韓生慶雲授徒于長樂之藍田石尤嶺間見嶺下遺骸傷之歸具畚插自為瘞埋是夜有人剝啄籬外啟戶見端麗女子曰妾王玉英也家世湘潭宋德祐間父為閩守將兵禦胡元戰死妾不肯辱虜與其家死嶺下歲久骸骨偶出蒙公覆掩恩甚深重來相報耳妾非人然不可謂非人理有冥合君其勿疑遂與合而亡何子生受孕以七月七日慶雲母亦微知其事急欲見孫因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

未可令人廢見忽舁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窓牖遁去嗷兒杲尚棄在地始稍謂是邐子察之乃鋒房也抱兒歸湘潭無主者乃故棄之河旁書衣帶間曰十八年後當來歸湘潭有黄公者富而無子拾之稍長清癯敏慧異常兒名曰鶴齡旋生二子次曰鶴算二齡共習制舉之業頗有聲已而二弟皆授室獨鶴齡泥衣帶中語未决然已捐金四十委禽于其里易氏矣先是女即歸楚嘗以二竹笑與生令擘筴則女即至凡有疾痛獨患淂女一語即獲庇佑後以人言疑女為妖又誣生失行滛主人女褫去章服故女來漸踈

相期惟一歲一來來必以七月七夕久之女謂生兒生巳符衣帶之期可不來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僞作星家言謁黄公公出三子年甲生指鶴齡者曰此非公[illegible]即浪淂當歸矣黄公色動門所自來生曰我即棄兒父故來試公儻不寒盟有衣帶語在公曰固也我巳有子不死溝壑公若還珠可忘阿保他且勿論頃者委禽之資當為計耳因問兒所在曰應試長沙去也生即往就視一見兩皆感動若不勝情其弟壁家奴皆大詬禁不令與語生自㥯貧既不能償金又念未易就以咨女亦莫為計遂棄之歸始來浮湘屢經險女皆在舟中陰為衛又為經紀其資斧至兒不淂疾歸女亦恚悵若有待耳抵閩人皆驚詫盖始皆謂生必死狐媚今不然又見兒知非祟也女能詩長篇短詠筆落數千言皆臻理致其詠其貞婦詩曰岁心未可輕行露高節何須怨凱風其憶生曰洞裡儒人路不遥洞庭煙雨晝瀟瀟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銷魂烏鵲橋莫訝鸞鸞會有縁琖花結子巳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僊朝暮雲驂閩楚間青鸞信不[illegible]塵寰乍逢儔侶拋琖打㕭我清波照霧鬟諸篇為人所誦生始命賦萬鳥鳴春即成四律今

即以名集計餘卷四閩莊靜甫談

楊中丞

庚戌歲楊公守謙持大中丞節鎮保定甚有威槩一日方坐政堂忽有狐從[illegible]掣其烏帽而以自着故為矜莊貴人體度公回首叱之狸棄帽于地躍去捕者追逐遍城邑莫淂已而遽厲祀神京公急治兵與諸鎮入衛　毅皇帝罪其不戰與大司馬丁公汝夔並伏法公之死後公于故所歷其郡顯靈自語當抵任為城隍神甚者靈感生為名臣死為名神信不誣也朱汝修談

大瓢李　家

先朝太和山有傜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閭人李公恭其曾孫按[illegible]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往而予里人葉掾從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傜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病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挂搭相從傜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荣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童歸代者為丁公汝夔庚戌之變丧元東市不然

禍在李公矣葉胥常以語何京兆蓋其所見何京兆談及之間是時虜疲陣散實可擊而諸鎮帥無不欲擊獨相嵩橫其中不欲擊耳及　上問何以不擊嵩懼禍及已遷以委諸鎮故丁公楊公皆不免實死冤也然二公之禍皆有兆故知數皆前定即姦嵩不過成其數耳虜犯之先一月金陵地震自　孝陵始諸公戒勿報故不聞蓋　高皇帝之靈已預識矣豈偶然哉

夏相公

元宰夏公桂洲以譏受法東市乃隊西一民家婦生子甫落地即語曰我夏桂洲也何以至此其家共相駭詫兒亦猝死後考兒生之日正公受法之時丘長孺談

戴探花

戴大賓字寅仲莆田人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即對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十三中鄉試第三正德戊辰年十四以探花登第授翰林院編修亡何卒其家以丧歸凡旅柩用繩縱橫束結甚固及抵家父母悲泣過當必欲發柩省視衣衾柩發乃一白鬚叟太駭異之棄屍于地以詰責奴從

奴從莫能對其夜夢賓曰此叟非故吾然向者貌亦非故吾吾為父母子然未可為父母子叟固我前身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荣名以酬其志耳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罷悲泣納屍柩中以從斧屋吳尹伯談

鬼張指揮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屢求妾弗偕行出湖上見敗船板載一女甚姣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没妾賴板得存幸亟救我張亟取之置帷巾甚歡洽踰年生子又太慰但女櫛沐必[illegible]户

婢從隙覘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綰結加[illegible]珥蟬厓畢
始加于頸大驚密以語張他日張覘之果然知其為
妖排户入斬之屍骨乃一敗船板也子巳數歲後即
以蔭襲時稱鬼張指揮云嘉甫談

感孕

成化初上元縣細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及嫂陳氏
居壁相連一日兄與嫂狎女竊見心動俟兄出呼嫂
同寢問狀且身效為之遂孕其夫家以聞官及生子
再審之仍是處女官令嫂育其子女仍歸夫家郭縣
民某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夫久不歸見夫鬼[illegible]慕

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強[illegible]氏
從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囊焉

孿子

[illegible]生[illegible]自舉子嘉靖香山蓮塘民鄭七仔妻廣州河
南民黃世綱妻求樂靈丘縣民李文秀妻萬曆高平
縣民吳守倉婦俱一產三男大同有一產四男者成
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
乳生六子天順間揚州有民婦一產五男至成化間
以爭財訟巡撫串公異而遣之塾屋顧明府名達疏
山東博興人異其弟合璧俱一乳所生其母四乳[illegible]

六子二女

閩縣孕婦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
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産一虎
棄之再産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産人也而面
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猴祟

江南一民家女為祟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某地
稱宋相公者先世有得道者符法救人最廣而公傳
家得道者猶陰主之救法太衍其家因自遠邀至公

曰此猴精已五百年通靈踐扈幸早發不然速逸至
滇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勅海內諸城隍神令捕得
而諸神質悼之莫可獲幸得道者家有神為其郡城
隍神奉法惟謹始獲之明日械至公坐壇上與諸客
痛飲責之曰汝生世久可入儒禁何不自愛而犯淫
戒為厲人間罪何能逭猴惟涕泣而已客問所從來
公咲曰此猴飽經籍與蘇子瞻交好蓋蘇公友也客
有狎之者猶裂客衣命即壇上剖其胃死丘長孺談

夾岡門

景泰間應天府夾岡門有娶婦者及門肅婦入則空

轎也以訟於官〻[illegible]與夫媒從鞫之皆云婦已登轎矣官莫能決後于黃家塚得之云中途歘轎時忽被二人拽出即昏且有物蔽面無所見至天明始驚身在林墓中

蕭縣

徐州蕭縣王某正統間女嫁中途下轎忽大風拔木吹其女入雲霧里中訛言為鬼神攝去其家痛哭莫為計日將午落在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其家即女親識翌日送還復成佳禮家人問所見曰始若有風頭從地擁我去耳邊惟聞獵〻聲漸高則體愈顫風

消微即墮豈身輕故耶

鞏固

鞏固方城人與富人周某為隣周闔門相繼死獨存一老媪及十歲孫固益加憫卹久之語媪曰衰者與稚者擁高貲非計不若盡鬻于我我曲加撫育以俟其成立更與經營產可保也媪從之償金僅十之二券立便遣離業而還居焉是日命數僧建道場懺謝夜半有犬聲從井中出繞屋吠至曉方止明年廣犯唐州鞏闔門皆歿媪孫以離業免復歸有其業

胡季山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棊有村[illegible]聲相加問之曰來筭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倒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龍門

永嘉深山中有女不夫而孕父母知其無他而不能辯於其家尊者逐棄女山中越數日念女往視女坐盤石不食不饑風露皆不能侵曰兒向擔水溪流見

水面石子內口中旋已吞入蓋龍子也其月日當產凡親者當來別我但我揮手可疾去是日往與女語如常女忽揮手青天晝晦雷雨大作水亦暴起衆疾崩得免雨止龍升女死衆焚之以甃和骨作女像置百甓隙中自是祈暘祈雨但呼姑〻即獲然其家侍遠邑常負邑祖有人遵市被逮繫獄中後歲大旱捧大吏檄縱囚而獨繫是人是人咲曰何獨繫我且我有姑〻為龍毋呼即雨可致也令聞大喜以屬尉迓龍毋而舟自江上來風雨狂猛獨龍毋前雙燈炯〻抵市群龍鳴舞天上若相護從水平地丈餘室廬皆

以風撼崩塌令擁袍笏拜水中致謝龍毋返就故處風雨始罷頃成有秋永嘉王章玄談

沈萬三

萬三吳郡人藏古玩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後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本村中童子師一日過市渠見光樸之不滅因索得之壺也以售人不過酬米百石有知府劉侃者語之曰此異寶儻以獻鎮淮貴璫張公謀僉嘉興諠鈔所得大從之果得所願侃困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濕毀嘉興守楊公追補前銘鈔死獄中侃破産與償

黃鑑父

黃鑑父某蘇人舞文善訟毒雲張甚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受遇 英廟寵幸最深蘇人咸謂天道無知後 帝復辟以舊恩擢大理卿一日 帝御內殿見一本角微風飄漾取視乃鑑所進禁 帝本也帝震怒令力士箠殺鑑仍戮其族嗟乎天網恢恢不漏者也當鑑拜 時乃謂天道若無知非知天道者

海上探珠人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議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毯皆海波所成坼之得人若且膜湯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業採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鬚亦復掣腹饑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無賴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毯迷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聞身隨之故墮此 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採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採者獄成以聞于朝朝

不為貸公以握歸携其案文笥中為咲資至今以傳家云公之曾孫楊一洲者談

諸葛井

戍郡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遣輏軒使宴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銳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有鐫字皆諸葛公書即索楮墨摹勒以上復見日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鷄犬皆白重下摹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張岷峨談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然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橐饒故以好留欵因酖殺之得其饒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僧齊能也渠殺我如此如此故度牒尚在某廂底屍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官即以故度牒名向禅寺披剃兒為僧名之曰再能千僧鼓吹送之還鄉相距不出十餘年耳

成安民

成安民亢某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恃刃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令拘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為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大悟問民曰汝何業曰少業鄧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之即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盖業邸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民服罪死然莫知兒父屍兒為四冢皆厚葬之而有其財四之一焉曰多取非福也兒亦賢矣

戊辰科一甲

正統戊辰科一甲三人時稱為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嬉毋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為太監尤大奇

狀[illegible]鐸李騏

長樂縣民馬某娶妾生一子名鐸嫡妬不容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鐸中永樂壬辰科狀元馬戊戌科狀元　上于馬旁加其字名李騏一母生二狀元真是異事

翁狀元　朱進士

萬曆壬辰龍溪縣主簿衙靈芝生焉其藩司戟門之内芝又生焉而元旦五色雲蟠結不散是歲邑博士翁公正春以狀元登第先是己丑歲朱公家相亦以是邑博士登第蓋[illegible]在天下故芝不必生廣文齋中猶雲之蟠結于天而應之者自在也彼稱家瑞者空自喜耳二公家閩縣人而皆為予鄿蘄陽李公載陽所賞識時李公守漳郡試二公卷大異之而尤欽翁公曰必魁多士知人之鑑亦足多云

鄧城老儒

國初鄧城姚恭老儒也文行素[illegible]閫將鎖忽被詒捉入為試官後僅蒙　欽賞而已今其家遺有神影畫一人青衫騎馬頭戴老人巾前有二皂隷盖當

時禮待如此　聖治神運亦何其簡

龍虎山道士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為妖遷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躍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齧流血行沙中需沙重慢沙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而非妖道士乃山下鬻贋符者偶殺鼠而非洪自是聲響都絶道士得重賂名益彰爭相迎欵後為某縣祈雨以飯投廁中所以激龍怒舊有此術果得雨而雷

從壇上擊道士死王肖敬談

廖氏處子　張氏婦

閩南平之漳湖有廖氏處子為異物所憑已適王氏居遠矣而憑如故其家無如之何知江右龍虎山太乙真人符最靈往徵之而物必阻子途又窘行者行者不能往一日潛物往復亟追之而已遠入天師府門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毋太夫人掌政取照魔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脫鼠耳給三符命至閩至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其言焚閩符而物向女猶揶揄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曰吾為汝死矣焚符家庭白日忽迅雷起柱中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遂絶後女生子人猶嘲之曰鼠子別有張氏婦其所遇之妖猶廖氏也婦以棘七治篋殮而妖鑽其子腹至于腸出復納入婦徒驚懼無如之何萬曆丙子其夫商于楚謁太和山遇張真人奉　命設醮祝釐于山詣榜招告鬼者告者凡數十百人而理者十有六其夫名在焉亦賜以三符命如法焚之果白日聞雷而祟絶矣莊靜甫談

興化城隍神

興化城賊未入時有人家婢為其主毋痛籍走避城

隍廟伏神座下夜見土地以城外合死人名冊子進呈城隍神曰上帝需此冊甚急可將城內冊速造來土地皆唯唯不踰月城破焚殺殆盡前定如此不但城門夜泣鎖流血而已

秦參軍家牛

秦參軍雍家團江前輩大家有王齋公負其銀數兩忽夢其人來曰我今償公家債矣其夜家產一牛而跡其人死矣後于群牛中呼王齋公此牛獨來跪扣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即首肯若應者人之賓客到家如此呼亦如此獨來跪扣頭首肯如前不悖客無不

大笑予親家羅左史所親見或謂驪非也

二廣文

昔太學有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皆授廣文一任賛州一任鄂州未幾任黃者死任鄂者為治喪因祝曰我與公既庚同又出處同今先我去即我死已後公七日矣如有靈宜夢以告我是夜果夢曰我生于富貴公生于寒微享受不同是以壽異子謂皆同過也此公後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終此惜福之驗也出賓子記聞類編謂樂善錄所云以其為敝郡事故錄之

重生

道觀河民某群訟于郡城忽一人死瘞城此龍王廟道傍及訟罷復來舉喪歸經年矣發土棺中有聲蓋復活而氣力尚微來者去上側板即以底板繫繩檯歸祝玉遊談又聞大原盜掘墓破一棺見婦猶生曰我死某年計三十年矣其最異者漢書載魏郭后肓前漢殉葬宮人係四百年事昔趙簡子死七日而寤戴少年卒十有六日而生以為奇由斯而觀殆尋常事故人苟不死即死不死也

三卷終

新刻耳談卷之四目錄計三十三條

新刻耳談卷之四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曹國李公

曹國公李景隆嘗容三丰於其家一日别去以簑笠瓶各一相授而封識甚密曰君家千日後有大難當拜簑笠而啟瓶可解勝國時遭危難籍其家禁錮斷食數日公憶與三丰别正千日如其言拜簑笠簑笠無風自搖啟瓶乃稻種子落地即生生生不已至狠籍以聞于 上上取入宫中種之亦生遂感悟宥免行上江兩縣供給若高墻然然一供之後再種不生矣見李太保家錄曹國其二世祖也

李太保 魏國徐公

太保維寅先生毋徐太夫人年十二齒始生生時褓題閒蛛網巧結為樓臺及誕太保夢神人若天官状乘雲而來曰嗣侯生矣乃伏牛山禪師其化身也拜大師歷公孤長久矣後三日太保生有白鶴自天而降不復云先太保因名之曰九臯久始更今名太夫人享年大耋三臍 錫命福祿眆鑾金紫四世而太保重任榮遇遐祉皆如其言見太保家錄如此嘗聞魏國徐公鵬舉生時太夫人夢岳鄂王至其家曰吾在漢為翼德在宋為鵬舉皆受世難苦矣今來汝家作福德王公故公名字兩因之而後爵位名壽果符不替太保從禪師求益知其根蒂有自而其享受正如神人之命實應白鶴之祥不減魏國福德王公矣經曰凡大慈慧人前身是佛而佛亦有自故盧祖稱無姓兒前身是栽松道者受度傳衣皆不偶然大保握戎符最久上安下恬中外頌之王大司冦元美其兵制考稱近年將有麤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獨太保兼慎嚴明敦詩悅禮綽有祖岐陽之風自登壇以來掄選將佐一新夙弊滌設標營增製神器軍伍為之大振可謂實錄

鐵冠道人

國初鐵冠道人識 高皇於 龍潛所言皆驗後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携酒訪焉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為對曰脚穿芒屨迎客足下無禮道人即以所持盃應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盖已知其叛矣

張本正

正統間龍川所千兵張廣祈嗣於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生及生子杲異慧名本正久之婦生子絲

數月本正感疾卒是日里士人藍碧歸縣遇本正于途袖出一封付碧曰以貽我家尊及歸方知其卒旋尚未殮碧發書皆永訣思親之語有思曰離却山門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風急空染塵埃半世緣

姚汝循

嘉靖乙卯科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閲卷假寐夢其生子泣請曰皇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而夢如前乃姑取焉榜出為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典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買棺老人

壬寅春邑中疫癘盛行偶有老人白晝入市謂者曰家在五潔涇欲買棺七具匠者索價老人曰載棺同往即酬之匠氏如其言載往老人先入曰惟有麥二十斛耳傾與屋後其親議之匠者如空室見七屍老人在焉屋後其某親即至償以[illegible]二十斛家所僅有也

墮崖女

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出墮崖下崖傴溪流深黯莫測以謂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此将為招魂之奠人皆謂年來見一儒女飛憇亭上旋復飛下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乃其女也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兒在此甚樂不欲歸也竟載歸去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兒亦不肖有是火食身亦不能輕還其故步矣吳寧伯謂吳太湖孝廉語已然予已熟聞之

車溝中人

東江米巷小賈卧家中天未曉有二人喚之出而身即隨之二人縛置之車溝中已有小車來正轢其脊

過若尚可任轢〻聲再起則大車來矣其人恐甚忽有因遠聲者曰某無畏此救汝命大車過而骨碎肉糜背腹粘帖痛不可忍幸尚不死天大曉其家尋負歸之溝中旬日骨肉漸生累月如故病方起而時疫大作其家男女十餘口無一存者獨此人活竟不知呼者二人為誰而為遠聲者又誰也沈泰履談即所居巷中事

馬僕賴氏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賴氏卧柳陰下〻一道士識之起曰汝面何陰騭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騭從何來

道士又欲言之曰我平生于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饑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我所居隨之至其所居松樓栢殿白鶴青鸞皆非人間有馬僕不悟踊踏呻吟曰今主人馬無草罪在我且我婦明晨無食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又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雙藥一粒給之而又不與錢曰汝從此道入京卒咄咄辭去及抵京而顧其城門非都中城其門卒皆曰此京中人何由來馬卒問此何處曰此滇南省城門也馬卒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馬卒言狀又以履藥對門卒曰此我張顛儒也汝輕棄之真無福然既有二寶何慮歸便可宿我等家累日為汝洗泥馬卒始悟道士為儒人而恐其奪已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着履行馳雲中第聞耳後風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饑大約日行千餘里凡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顛儒來也遂不令畜馬而並其婦畜食之壽皆近百歲卒始主人着其履行園中行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沈泰履家客飽中舍談

易萬户

隆慶年間西安易萬户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君交最驩二家各有孕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為指腹之盟已工部君以言忤　旨謫遠州去萬户亦移鎮邊地茫然星散于時萬户生男工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厲謫卿舉家皆殞以喪歸葬郊垌之墅萬户亦相繼卒萬户男易生既壯與其偶日夜校执有兔起草間生彎弧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此非易郎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携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葭莩不薄命童子持一聚至發之羅衫一角合縫坤字尚半曰二人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為壻必偕百年背盟者天厭之某年月日某書坐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至貞色淡容縕秀芭麗目所未覩生又趨拜孺人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成命第媒妁未通筐篚未效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儀文末耳君倘不棄今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丞飲皆如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猶戒且生已忘歸展轉累月生念家曰路當不遙歸可即至其家極意留款生知

其意謂馬久失調須騎出盤旋已加鞭去矣同視栖
處何有人家惟群冢纍々耳歸事有知者曰盟
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矣此其幽宮也即君不可再
往生遂捨之遣長安襲父職歸即奉檄理衛事夜出
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生曰君即忘妾微中
兒誰之子此子有貴徵必大君門户今以相授妾亦
藉手稱不負君矣生受子頋之貌酷肖已大悅迫而
與言忽失女所在生屢有娶皆求佳者然莫能如女
而亦絕無生息惟此子就外傳奄忽十有八載生倦
於戎武兒已承襲果健有畧不無参差焉朱侍中宅

段君談

繆萬户

西安繆萬户冢嗣年甫成丁魁梧有貌恒率衆獵于
郊偶射鵠中之鵠帶箭遥遥飛去占一大園内樹稍
頭鳴噪生逐之至此衆皆不及生立馬上一躍登墻
因緣入園欲再發矢忽有女雙鬟娉婷立其後見人
避去生追求之女頋視生韶美曰公為誰何以至此
生且對且拜女止生樹間且入相室無人邀生至其
閣子還合鴛枕生方恣意女慮事洩于是空一巨簏
匿坐其閣夜下揵始出生遊談淫戲無所不極居數
月女曰君既世胄歸覔良媒使殘魄復圓此兩利之
道久滯此非宜然生之然生已暴死女大恐與一賣
婆謀合力瘞生園中生父失子久徧覔不得馬過其
門見稗子持弓乃其子弓也令人購得即以聞守馬
公逮其翁至茫然不知稗子已謂弓出其姊逮女至
一一吐實發生屍視之而尚如生絕無傷損公視女
欲撻之女扣頭請死曰生悞我死晚矣且腹有孕不
死無歸生父聞女有孕反相遮護公笑而判曰女雖
自配男實先求死以愛慾兩分其過今生一脉在其
腹中伸法無恩其以女歸冥子保嬰贖罪孀縞終身

堂下合口稱平女既歸果生一子未離嬰孺已襲祖
職詩書禮法皆出毋口授女守貞不渝以晚節稱于
里中亦段君談以嘗久客西安也

宗先生

宗先生子相始生女十餘歲矣巧慧識字先生絕憐
愛之後病卒卒時囑曰金鐲在吾腕勿去也從之後
先生即騎省于燕中春日郊遊忽見一廢廟々中女
神積塵滿矣偶拂其腕金鐲在焉諦視是其女物而
神貌亦徵類女大怒撼泥取鐲歸即語其所親禮曹
司伺廟者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頻夢女索鐲索居語

甚厲激先生不為動然歲不數數也及入關振文鐸
夢始頗仍先生敏才二三日雌黄千卷文理批評皆
能口誦女至是始晝見常淆亂之或加塗抹先生無
能為計竟悶死

嚴孝子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
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毋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
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毋從之為具金裝令一
僕與偕半道度險嶺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
急發其裝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

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
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
人無衣以席蔽體即役于官餼常不給則行乞于市
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
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沭着縞觴豆遁
進親奉匕箸覩者盈户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
力作衆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毋
錢為久計衆盃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
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
雙白偕老至大耋吳寧伯說

徐子與女甥

長興徐方伯子與先生有女甥為同邑周某女聘姚
京兆子長君伯道且于歸而伯道卒女即屛綺服縞
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宅臨喪其家難之女曰兒固姚
氏婦以死踰盟非人也越三日毋挈之往服喪哀毀
毋歸欲留兩家皆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留超居柩側
席藁三年既殯居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今長興
令黎公芳扁其門曰未室守貞云方伯無子傳家而
女有女傳業不羨元陽甥宅相矣故詩書之效如星
曜川流或晦或明或流或室皆着此也

維楊孝婦

維楊田家婦事姑極孝而虔事觀音大士姑病劇禱
于大士願以身代忽夢一老毋語曰汝欲姑好須得
人肝婦曰我肝可割取也老毋為楯示之曰肝在此
地婦割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乞婁過門儼然夢所
見婦號請曰割不得肝柰何乞婁曰汝是縱割所以
不得肝必横割之婦又横割之肝果吐出自烹以食
姑姑病頓已婦始纔昏死已又復活胷内旬日皆合
而刀痕縱横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于當道旌
門紛如或欲以聞于朝而傷于不經罷李長卿談此

即大士靈感以成婦孝其兩割者所謂歷試也不然胷豈屢受刀之地矧孺弱乎孝不如婦而欲踵婦事死者必相枕藉故禮禁割股廬墓而摩什蓄室以能吞針非常瑰異之事可易爲哉

地羊驛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都丞其過其地記室二人皆遊于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怒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怒易其一足明日行于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則已否則關白諸司治汝以採生赤族之罪二家各

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復焉及丞還復過其地二人復至二家其淫不與淫猶昔然與淫者兩足皆易久之痿痺死不與淫者宴然且受婦法忽有鬼物陰教之藉手即以其法制婦婦兩足自易焉是人得歸後享高壽子登辛未進士其言出同榜馮公時可而難其名少司馬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　賜告歸予與胡元瑞李長卿楊不棄諸君送之潞河先生酒談及馮公之緒且曰行甫好奇贈此一段奇也

薛光祿

亳州薛考功先生之子光祿公衢亦名士與季弟存同齒存羸病而光祿健壯善飲歎光祿公有媵史氏正芳齡忽有隣嫗金氏至存家言奉陰司勾攝有二人極難攝以其門户大也問爲誰曰似在君家存曰豈即我乎曰非也然陰事豈宜預洩存必欲嫗言之曰即光祿公又問其次曰恐是史娘子而其期恐不能出年内存大駭羞其爲誕歲且除公構南園居新成往浴史氏侍巾櫛屏内史氏有幼子常時跬步不肯離母至是呼之入且浴之而啼畏反走門閉甚固公已暴死浴盆中史氏抱哭絶一聲而昏迷亦暴死家人破户而入二屍僵焉先期浴畢而酌以慶室成

竟一盃未沾而即以其酒奠茅矣期果不出年内存至今無恙此萬曆壬辰年事僚友公議談其親事頗爲流涕吾亦酸鼻在續超宅素筆識之隣嫗所爲京師男婦有馬稱爲急脚誤爲鷄脚即儺之類也

斐慶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玄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闢門未啟然三辰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織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釆異常下拜之即命釋道士織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斐慶也當與

秭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偏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僕皆曰此癲人常寄宿狗竇豬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至一婦一男子婦曰裴慶父不歸問男子為誰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箠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纔欠中慶在焉天師長跽延之益畏匿浴於泥淖天師跽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詆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跽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于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

屐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遲於廬峰須慶果至携手並去莫知所之沈泰履宅客談

湖南別駕

滑院有任湖南別駕者佚其名因索兩富翁財物不遂誣真之死別駕先生二子讀書修潔皆以弟子員試高等別駕死長子逼其妻與所昵姣童姦妻不從縊死為妻家所訟家遂破蕩二子皆廢業偶無賴為奇衺之行已遂衣破衲長跽道旁覓食人或憐而與之無厭性獨畏啞人皆其無厭則啞而走之里人僉以為寃殺富人之報云鄧浴宸談

竹園狐妖

豫章李長卿孝廉其尊人學憲公去家二里築別墅居焉學憲公卒久之孝廉奉母太夫人還祖居留僕珊司香燭珊婦陳氏微有色忽五嫗至門曰吾竹園李家在磨盤下賣餅欲得嫂子一行必有良緣陳叱之而五男子已至皆華巾絲袍相為嬲戲婦昏不能自持珊婦大怒居婦旁而其狎猶故召法師治之披髮伏劒書符步斗驅邪入獄技窮而五人亦作于別室法術尚未已乃揶揄法師曰邪驅幾人耶或以聞

于孝廉孝廉因具疏告于學憲公曰竹林固別墅地而妖又托姓李大人陰靈不遠可令妖忍雎哉除治之日願求寘懇于是聚卒徒牽獵犬搜于竹林喊聲與陰飈四合草木振動有五狐捨穴而登木亂相跳躍小狐墮焉為犬所噬已而三狐中矢石墮皆殺之獨老狐飛騰出墻莫知所往衆擂狐礌砢振旅而歸以俎于學憲公几筵既而享胙醉飽咸曰老狐不能離穴餘勇尚可賈也當潛往墉之至一處見墻有瀆塞以巨石而石微動搖迫之狐爪見知狐匿其下殲焉尾節有十三盖數百年狐也自是夜謼于門三日

始羆妖事遂絶尚不省磨盤李之說後數歲新其廬於溝旁得一磨盤其暗道與竹林通始知爲此即孝廉談狐既有磨盤道急則逸出而爲猱狶术其必陰有以制之者老狐既逸而以爪誨鼯鼠之五技窮矣故百邪不勝一正孝廉督學公分治幽明雖九尾何庸哉

唐孝子

唐孝子名治始江西之清江人僑居吾里圜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醇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年九十卒孝子苫塊未除而

隣家火起火勢猖熾旱歲木性相應不必延接火皆自發頃刻千餘家皆盡始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尚何待焉孝子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孝子居絶無障蔽然巋然獨存而孝子亦以薰炙伏棺死柩上皆成血掌痕憶其急者撫柩曰兒在此也事聞有司爲旌門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辟纑不忘訓廸唐氏之後或有興者吾嘗爲孝子傳久已失稾尚能記憶補載于此東海之火糜竺家獨存行火之使已知爲善門孝子宅巋然獨存故知不偶圜江囂囂之地而又爲輔軒孔道倘仁人停軒存聞或孤發奉米肉之貽亦化俗之一機也

巡茶使馬公

馬公以巡茶使歷安慶甚著威望忽有稱公至戚某道此來謁者與徑至其後堂下與則紅粧艷質二八女子曰妾來與君破岑寂耳非有他也公遂逑罔與狎累日不出視事郡守某公微聞之擊鼓入請事曰此地有狐妖嘗戲客公無戲馬馬公唯唯否否然知無如之何守密令一揮使移文屬天師府治之揮使行不百里移文失焉及在馬公所曰天師安能治我

然以是怨恚竊公印去公急求解始得公亦請告歸狐隨之至山東界不能度辭去曰此地神極威猛故耳景陵周公嘗爲桐城令親見之後名入爲給舍而馬公亦起疾赴京偶言及馬公尚扼腕恨之馬公曾守德安繼以兵使者鎮荆南盡兩遊楚云景陵閔公學談狐之陸梁極矣尚知有畏瞿人之鄉百怪所避不然天師府不憚而奚有於神威猛哉

鄭華門妓

陵繞川奇舜華門內有下妓與二操兵往還天未明二兵荷戈過之妓曰今日我徙宅在上十家歸皆好

吃茶及二兵歸過之云妓已死大駭異之至上十家其家驢正下一駒見二兵若相顧悲鳴妓家主者亦夢妓變驢其家而惜妓請贖之其家必毋子俱驚從之贖歸及長閑豢必病同群驢肩重架車至喘汗穿舂日夜鞭箠始愈主者知業債豢之無益並鬻之沈泰履舍國子家童閑與其偶業賣猪蹄偶去其蔽究然婦人足泰履及見者經歲畏食猪蹄

屍變

城外野寺有婦人棺寄置已久其家今年偶迎歸已登舟矣而棺甚輕又內常作響疑之發棺無婦屍有

四男子面目衣服皆同秤其二不過五斤不知是何物因破棺並沈之或有狐狸之類好易人屍希得善地以乘生氣寧有畏事是皆理外不可曉者也沈泰履談

張良臣婦

萬曆辛卯武昌紅稻村民張良臣娶新婦三日設客婦入廚治饌試嘗片肉遊姑喚急輒死仆地姑尚不知其鄰為夫之仲文實見之揭壁席入盡拔婦簪珥而慮其復活用膝壓婦胷盡力擊之俾其死穩也乃婦喉中肉悼因擊故吐出復活其人惶懼棄簪珥復揭壁席出自念偶為此不義今婦活識己必姪必知何面皮見之哉遂自縊死何康之談固已夙聞

劉尚賢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實以利合醉則拍肩矢日願同生死常謂我等無錢把攬不見交誼異日倘富貴毋相忘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蠢趣知第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置毒盞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亦死蓋二人豕腹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

往掘銀根幾徧𨷖地濯濯無所二人蓋空死而其為義何義焉此萬曆乙未年六月事鄉人豔其地所親見焉

餘杭崔屠

餘杭民某死惟一嫗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為子婦久之貧不能委禽嫗遂質身於機坊為之治絲得金二兩婦姑始得歸婦歸開姑所遣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然夫婦語時鄰人崔屠者竊聞之因詐為夫語索前物于婦婦推不察即與之及夫歸問然莫知為誰所索也然恨觸柱而

死毋鬪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于邑令予鄉先輩周公之冕公即出餘俸厚為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毋自殺且急捕賊不得皆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於擊間皆活則異之異矣其棺殮之費公命給予作生理焉時嘉靖庚戌年事得之周公最詳云

戴秀才　齊掾曹

景陵閔文學談其鄉戴公世家世德樂善好施有二子皆有聞于庠較戰幾捷者屢公搆新居成十令年矣堅完精緻

冠冕一時去年萬曆乙未將移居之而次君良臣攜十餘歲手預往觀焉廳宇忽覆梁柱皆戍二截次君父子皆在其下散撤其材次君僅傷皮毛子畧無恙即能就塾師太咲以其適在空隙地也予往在選部與諸掾曹雜坐一人至衆呼之曰天全子來也予問故或胡此浙之齊君平生性至緩常與人居敗屋中屋且覆先發雷動衆皆崩避獨君晏然不動然崩避者多傷憊君糜爛矣敗物不可急去或從上窺之見君坐井中亂木縱橫皆如架構庇覆止木外略無傷損敗物撤盡始出反唁諸傷者予揖之曰君真天全子也二事極相類故聯綴之屋

厥卯故凡勢極者不可反即鬼神莫能効力而諸君子皆生一則空隙無碍一則架構成井方急𦍣斯誰之為哉此固諸君子德福彌天而亦造化之逞奇於助善幻怪百出令人舌橋而不能下也語曰急不必生緩不必死

李喬進士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侄喬來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從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皆段有女少喬五六歲

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喬固寠人罷口誦即饑矣柰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將送半道始返實則膺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權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餽貽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羨贗者擁高華鬱鬱病卒何東之談

三倫諸許

廣東南海縣倫文叙會元廷試第一長子以諒解元

登進士第次以訓會元廷試第二少子以詵進士天
下稱為三倫河南靈寶縣許進吏部尚書生八子讚
戶部尚書陞吏部尚書誥南戶部尚書論兵部尚書
詩布政其家堂聯曰父冢宰子冢宰掌一代之[illegible]衡
冠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國朝科甲之盛推倫
氏爵位之顯稱許家

吉安科甲

江西吉安府[illegible]開科舉以來甚衆計六十科七百八
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
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
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

男子夫驢

有三婦顧驢騎行一男子見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
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即
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
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憩道傍不知
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予初入京聞此

徐給事

徐給事尚浩州人出守揚州一婦一媵各一子亡何
以謁大吏出婦爭寵殺媵及媵子及歸而婦始爛

計窮將已與媵戶皆從內下堅揵凡衙中人皆避匿
寂然公不省作努撞媵戶開見二屍知為婦所殺號
慟驚仆後撞婦戶不開而作努氣絕亦自暴死後婦
以三喪歸郡中無不傷悼歸蜀後婦與子乘二輿從
毋家行山中忽三輿至即三逝者共毆殺婦七孔血
流與夫從人白日所共見公復語從人分處家事而
逝吾里徐方伯公時可談

新刻耳談卷之五目録計三十六條

新刻耳談卷之五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南宿州兒異

庚寅南宿州村民婦一産七子膚髪紅白黒青藍色各異以為妖屬一人瘞之江滸是夜其里有富長者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将軍在阨過爾門爾救之當獲福佑長者起覘之門外果見所識人抱一筐而衣覆其上呼來發視之而問知其所以因呼錢勞之語其人曰是兒神已見夢于我〻當鞠之爾但歸報

已瘞勿洩也越三年婦老竟無子而恩所瘞子翁亦聞育在富長者家徧察得之因屬人求其子長者曰神以兒屬我安有還理于是與見而兩家子焉即徙是翁家其館穀修儀長者皆辦焉膚髪仍舊各異猛勇亦異常兒今七歳矣其邑有某别駕與渾栢寺大元禪師善期禪師遊其邑覩焉禪師談如此予郡羅田正德間有白毛兒黄毛兒諸劇盜謂是張士誠之裔世固有之是兒兆以神夢異日當為國家扞禦砥是兒生亦可為世應矣

大瓢和尚

南陽有大瓢和尚飲噉兼人因曰大瓢嘗造其橋于居其旁欲得大壇那成之始爲無量功果每呼曰誰造此橋願捨和尚作其子孫而唐王居宮中相距十五里耳邊若聞呼聲以問其閹豎閹豎曰呼此者大瓢和尚也相距遠矣命來使試呼果如所聞異之遂傾藏發三千金造橋橋成一日宮中人皆見和尚闖入宮非而闖中報世子生今王是也其時跡和尚所在遣已坐化王今慈慧夙成每飯僧至千人曰千僧會豈偶然哉大元禪師談

周廸

周廸德安人犯重罪于隆慶六年從省城棄市有兄延奔往造視受刃親爲收葬兄尚未抵家乃廸已[illegible]還謂嫂曰我罪被釋矣哥尚在省有務命我索箱中銀九兩二錢去嫂喜且銀實有因與之兄歸大詫不敢言廸持銀即往南昌住方悅家業賣馬尾越三載悅老無子獨一女芳年二七祭廸惇謹因贅入馬後十年生二子爲大賈擁高貲矣忽行江邊遭大風吹沒當人群中遂失其形莫不驚異然嘗謂妻子我有兄在家德安于是二子往訊兄嫂尚在曰汝父實死刑家索我銀往又成此一段業果乃其現也二子哭之慟今為其地右族何東之談

異產

方玄暢談其里有人娶婦甚美數歲猶是處子以其牝不成人道也後從其餘竅生子即弗活形體俱全自是牝始開先伯氏理姑藹皆閭門有男子生子亦弗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故不荅卒屢言之公第頷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文庚已編載齊門臨甸寺有稍病死僧少齒美姿貌其師建齋壇以之荼毘忽爆響一聲腹開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不知其由並記之

異病

玄暢又言其里有兒布痘如中生蛆痂破蛆流滿床又一婦懷脈久而自消忽腋下生疽中出一骨長寸餘宛然人形肢體皆全然二人皆瘥活不省是何病

苑子華

苑子華濟南人其先七世祖中栢者蜀人令濟南有惠政以貧故不能歸遂皆焉至子華歷世既遠亦莫知中栢為蜀之何地人子華業儒飽經術贅于徐氏徐以邑博士抵任蜀之武隆子華與偕數年徐公與其子相繼卒官邸子華以貧故又不能歸遂家武隆

授徒滿座漸至饒裕卜宅以居得一區旋闢宅[illegible]地
有荒冢冢前碑石古色剝落題曰先公之墓旁曰孝
子苑中栢立石蓋其宅即中栢故居也

秦興令

秦興令綦嬰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客語以為嫌
問椽何語椽急遽曰緊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
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弟汝能對免責椽即應聲
曰丈人是太毋丈夫令笑觴之以酒朗哉談

邵叅知

南都一耄葦邵公景素性廉潔到處有冰蘖聲最後
叅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卧具他無一
物其夫人倫德亦同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當
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公故取視
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累我至某
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
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儔儷宜知我
者竟不祀而舟危益甚忽一赭面金甲神自稱宗三
登舟大怒簸弄風浪公但為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
此行李與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illegible]畢風恬神即不
見顧朗哉談

鄧氏鬼異

仰康文言正德間寶坻民鄧某婦懷娠兒在腹中拱
樹粗攀或作吼聲及產軀幹偉大黑面獰惡腦骨突
額越數月即跳擲牀上下如飛毋謂嘗至神廟見鄰
像侍立者回目精顧已遽感孕信是神鬼欲殺之或
謂長當作猛將大爾家勸勿殺至七八歲啖飯甚多
家貧不能供則走山谷搏野獸射飛鳥食之又即能
行强性無賴見婦人常露其醜人始惡之每至人家
皆拒戶不納後與客賭躍澗不及岸墮水中死死後
為厲彌甚廟祀之始安

嘉禾陸先生

維揚鹽商史翁富而矯好用其才遂有訟其　[illegible]
實誣也主者為麻邑觀察蔡公而嘉禾陸浚川先生
過之而公[illegible]相驩宴語偶及之先生曰既富多自愛
又人所易乘不早辨即解家破矣翁由此得解而先
生實不知其人也後諸守滁州轉倅黃州過維揚將
[illegible]媵為主器計偶主一家邊廻造其室祠堂木主有
先生名字大詫問故蓋即史翁也翁出率婦子羅拜
言其故曰微大人骨在脊井矣因曰既購媵老夫有
[illegible]願屬箕帚即飾裝　以從公不能卻

今史夫人是也生仲子十餘歲英氣秀骨挺發落筆成文頃先生以衢州守啟郡入都夫人又產一子從錦繃中與其姊佈痘並康陰德之報此其一斑語曰凡人在患難出一言相救勝造七級浮屠良然

杞縣傳舍狐

李太保維寅為勳衛時于萬曆甲戌請假歸省宿杞縣傳舍次日館人謂從者曰李公貴人且正人也從者曰何謂曰此館素多狐妖能為人形幻怪百出白日凌侮人略無忌憚昨聞老狐云明日有貴人至其人正人吾等所當避今果寂然是以知之

先大父封丘令

先大王父贈郎中府君世業農不喜仕進故[illegible]先大父封丘令府君不得業儒然大父銳意業儒詩[illegible]無可為鼓篋遊河之南有廣文為諸父因不令家人知往依焉汝上夜行失道望燈光趨之有老人處茅宇中延款具黍心獨念皆親遠遊不審青雲之念得酬否當食而淚下是夜夢神人擬高案談休咎而已問之神以木擊案一語一擊曰汝中舉中進士行取臺諫止於令大父亦自喜然何謂行取止令疑之及晚老人遣其子負之渡河而導入市店大父方觧錢勞其子忽不見抵廣文衙三年業成歸過是店念老人將贈以橐中紵因問曰河可渡否曰此地安得有河曰來昔河上茅宇中老人款送我安得謂無曰此處安得有茅宇老人異之出門顧望皆非昔境始出遊者恐貽堂上憂瞻題門背曰往其地讀書幸勿相念王大父日日倚門不見至是日始見而行客至君阜見當疾歸業不得成其異如此是年捷楚書連捷己未進士授封丘令入　覲返縣內　詔命下而以令卒官皆如神言其所以得[illegible]諺者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為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

者皆問知為馬太宰治宅太宰文昇也大父停車執蒼頭奴下重鞭之曰汝主為名臣後名治第君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因欲具奏或勸止或又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大父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與天下諸覲吏謁太宰堂下太宰忽出席曰孰為封丘令賢哉愛國且愛我不然我安得聞過因揖之千官一旹回首故即得以最治聞而　命下天臺先生曰不能無是令且無是太宰所謂休休非與自予習事而諸父兄淪沒不得考鏡大父治行[illegible]消消聞自嬰穉頃從兄子笥中得大父貽大王父

官中書仁愛清白別是一世界因以十襲昔宋人三世為善而子再肖兆子皆以為吉祥王氏世善以忠厚副介閑大父即入仕版踈糲不足竟無年客死夫子之所謂吉祥果止是耶

涂副使

豐城涂副使其未第時祈夢于九鯉僊祠夢入古寺苍色映簾泉聲滿户壁間有唐人詩曰月華星彩坐來收樹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謂是不第之兆後登第拜侍御又謂夢非耶亡何以廣南副使至海上一寺風景宛然

如夢前詩亦在其壁大詑不蘇請朝報至罷歸矣半夜燈前至是始驗

神夢壁語

永樂初有士人赴試祈夢于神告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即為議為論以待既而鄉會皆捷無関于夢後即膳部一日　上宴群臣出對令對焉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莫有應者士人即以神語對　上大悅擢禮部侍郎又江南一國子候選巡中偶見邸壁有字一行云客眠孤館夢寬常到故鄉來不勝感憶一日閣中有　旨云人上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令能對者賞之國子以壁語進即得授右秩

歙僮義完

義完者歙方氏僮也方氏以賈販遊江湖間[illegible]兀長相從給事甚勤而性悍鷙髮赤目黃額突兀[illegible]身半張出唇外時時往操師擊榜操師自謂不如[illegible]次富陽揚帆中流倏有物如瓦練奮濤絕瀾逆舟而來義完心知為巨魚遂挾橫艦板伺其掠舟過一躍乘之與巨魚相持乍沉乍浮俄而側身倚橫艦板而以兩足迭激波力疾而來舟中之人皆毛豎且訝且喜義完乃出巨魚波上令舟中百指挽之隨以身騰踴而

上舟之長得四丈自艫至檣當四分之一置魚於艫不及檣間尺有咫焉魚尚呀呷頭斬斬然目如燃燈鬐鬣皆張蓋鯨類也義完持斧斷魚有二鯉在咽中大者長二尺意方貪食此二鯉而忘其為人所制也於是並腊以為夏槁而以頭烹饗客凡二十二人無不饜餐者獨其主人猶心悸不肯下筯是兒涉大江徒手製毒魚過於飛遠矣故材力猛敢之人世未嘗乏也或顯名于諸侯或不免為賈人僮則所用之時異也亡友胡茂承自有傳而予節錄之

黝僮如兒

縣之吳氏有僮曰如驕縱不事〻主人厭之使還僉于其毋毋使牧犢溪潭上已躑躅來观群兒為泗以嬉已亦從群兒為泗以嬉久之群兒見如兒泗頓反閉目駭怖如兒有時倒置兩足而以頷行或翼兩肘波上而騰以馳或立峭屽側注目潭中倏忽翻擲以下攖魚鱉而出語人曰吾初沒水時見水皆血赤稍則豢〻然如煙霧令不異游虛廓中也毋往餉如兒如兒自水中躍起毋大驚怪明日往覘之水深數十尺清洞如鑒俯見如兒裸寢盤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如兒撇旋以出毋泣笞之如兒曰我牧倦思睡顧曰

暴熯我蠅蚋又擾我水卧殊不惡柰何笞我乎古說家所記遂泳者有矣鶩沒者有矣未聞有潛而寐者也其所謂相忘于水者耶亡友胡茂承有傳而予節錄之

趙林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所歡王宗義來呼酒強飲而心恚林奪已所好語屢侵林二人遂相毆方遠助林擊傷宗義宗義歸暴卒卒時語其偶某曰方遠實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貲賄宗義偶某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以自辭解坐死棄市然自是方遠家常失物筐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饌客〻忽起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義偶某曰林事發牌逮我與楊三尚自往覘楊三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薛紉帽掠女

平湖薛紉帽者之臨安有婦携女春遊俄失女所在蓋鬧中為薛掠得也載歸久之以為婦薛又旁掠一婢事發牌蔓及此逮至官以女歸臨安而女父女舅皆以女故交訟死獄中其郡陸浚川先生談

朱諷

朱諷卞邱人赴試路逢執卦影者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猴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執笏若進揖狀一婦人以箕盛嬰兒于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兒不省至京登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二僕送諷迓天未明過曲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二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棄而主人尚未有子拾之歸屬主家嫗哺之諷歸亦自喜已知所得處乃籔箕巷也因名兒曰箕郎後諷止此子彼小卜無當驗亦若是

郭友倘　凌憲副

[illegible]海郭友倘裝甲嘉靖壬戌科進士名不甚高揭曉於主文袁翰謂嚴相曰郭生原取居首以文太奇故稍抑之置二甲當在一甲此語傳播咸謂必然乚公自夢有贈詩者曰走馬二衢後看恣一葉先莫省所謂既而臚傳名在二甲五十九前為貴茫年號唐衢後為樂士賓號瞻梅蓋偶作騎於縣也又從縣凌憲副晦官才行俱優未第時夢有人曰中君主師袁元峰既寤竊喜然不知袁為何人已乃中嘉靖乙卯鄉薦始知袁為翰林煒益自喜及屢上春官皆不第且

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冬入都門始知袁以諂起與會試是年果登第又歙縣張浦南濬中嘉靖辛卯鄉試其年面患惡瘡赴宴蔽以膏藥隣坐生注目竊笑不已張不悅曰第始不慎有此細事耳公何笑為生曰非敢笑兄常夢赴宴者時與一帖膏藥人同座故笑耳濬之子爲和亦中戊午鄉試其年夢中時面生惡瘡以其尊人已而果中

白鬚公

京師有人為姦者陰與其婦期奔已而尚慮其夫在因殺夫所往誘至僻地物項死仍瓜出其目剜手血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先歸盖有白鬚公療治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也因語其婦故婦亦感悟喊衆以其人聞官抵罪此近時事民部楊公談

嚴州及邯鄲盜

分宜相誕辰公卿艤集其第忽綈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誚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屛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客書盜果不淂出伏梁上獲之繇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京中皆其盜久矣邯鄲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庠書聲恒至丙忽以

大盜寄捕去庠師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户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圍床中藉以重氊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盖群盜徧為耳目而以青衿子為魁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為閉户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甲午秋過給舍鵬朸于隆福寺鵬朸談前事僕談後事相與大啜僕所聞乃鄉先生鄭公嘗令邯鄲所見云

興化城破先兆

嘉靖末島寇犯興化總兵劉公顯入援遣八卒犯賊

鋒報城中旗上書天兵二字為寇所得殺之而以其卒詐稱劉卒馳城中主兵者不察納之為內應遂破城屠戮殆盡城內甲榜四十七人卒存者僅半擄掠壓海舟皆滿後戚公繼光平之先是城門錮流血而張少卿康壺子宴天上墮火一團裂開中有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斁土絕臧土城重熙師見太平蓋天兵者寇所詐稱兵也重熙者繼光字也事皆前定如此劉公在蜀屢勝入閩則否戚公其先屢敗入閩称神皆不可知也

其中貴

時事常藉沒內璫有璫用事者惡之以其僉千並雜異繒客寄所親其人亦其偶也亡何璫杖死京師有語陰事活急脚見璫于冥曰幸為我語某公以我寄物零屑作醮事我苦可脫活急脚與語其人不信且不時見之他日復于冥遇之知不信亟索紙書寄物數甚悉曰我物如此取不應耶若吝惜生禍汝矣其人得書始大驚然給楮幣僅々不如其語數日無故卒物皆為人奪去其人可謂大愚矣朱侍中談

閻王殿

嘉靖末年宜興大疫死者相枕藉有二秀才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聘以目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曰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生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皆同李太保談

李時進

京師人王君賞曾貸李時進百金王卒時進匿不償亡何人皆見一騾自時進家入王廄而王廄僕夢時進曰吾來償汝家債也起視廄馬果產一騾而時進其時病卒矣騾腹下黑色成李字犁然李之子見之流涕頓顙欲以金贖而其家不計曰天為之也李太保談

雍野王

雍澹若字野王喜談長生性敏多技能而貧甚始客魯々人皆避畏之稱為耗神不利人家而不知語所自己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敗死人遂歸咎以為口實待之如雠無所往而來京京中復聞其語亦魯人殺之會二人搏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教之負者群毆之幾死偶來謁予道其苦予大囑飲之酒贈以巾履乃予平生無病忽病劇幾殆人或尤予不宜與雍飲者過也昔淮南盧嬰平生奇蹇謂至

人家主其宗兄遺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劉虜然然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陰子春平生不洗脚恐失財後在梁州偶一洗脚遂致敗皺然劉豫州在袁給軍人謂備屢敗在軍下刘夫備豈不利人者

楊閎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潸與妓楊閎兒綢繆有娶歸之盟及仲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痿閎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勝浣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慟果自浙來而閎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即抱呼閎兒閎兒遂瞑蓋自仲子歸閎兒即謝倚門迷悶牽思而[illegible]不得意于其父假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離乖谷棘茨種之曰花貌憐心千古

淇郡丞姬

淇南楊給舍言諸理黃郡嘗為予云鄢丞某為其同鄉且同官某郡有姬才敏絕世惜予忘其姓氏然其尹足傳傳其事耳姬工文博識所熟讀書六竹箱兄其身俱而丞出又兄欲與姬俱遠道羸倦甚為之裝常為空每抵任丞治事于外姬讀書于內日夕休衙姬丹鉛竟不可了凡經史星緯兵農醫卜無不精貫如皆有傳註人或以僻事奇字因丞以難之應輒如響即出竹箱書證之咄嗟而辦丞為文常失故實姬輒臚列娓娓不休丞曰此予文苑內助也然好匿秘謂閨語不欲外聞此又奇也一日丞病傷寒狂噪迷悶甚殆楊公與其僚皆來視疾諸醫以方獻皆涼劑姬語閨中曰妾診家夫子脉如此醫書語又如此此寒極成熱非真熱也諸醫但觀其外耳妾欲用溫劑諸大人以為何如諸公曰吾儕皆不邃于醫惟夫人自裁諸醫曰若如此罪不在諸醫諸公曰然退少休姬以其劑進丞忽起端坐呼粥諸公大駭稱神人視其晷尚未移也啖粥數盂復以餘劑進數日愈視事古今稱才婦人可指數也小綴篇翰便以弁憎價未有博洽才敏若此偶發于醫輒敵盧扁非有歷試特藉殘蠹藉令窮其技何有前人古人寸才纖善皆得聞于後世而令鴻茂女史大家掩名閨閣可恨也

皮龍兒

鋸匠李髯子積銀二兩在襄其偶皮龍兒知之因詭言往其家應役誘至官柴林僻地出斧擊髯子腦髯

破裂仆地泥塞其口鼻耳仍土覆之持銀去時半夜有二鬼出掀土抉泥而扶之起稍甦輙又曰前人至矣仍土覆之教其忍死勿動蓋皮恐死不穩復來也加數十斧知果死始去二鬼復至如前起之而拔之行近城天漸明以語挂其臂曰汝從此去赴官司我不能從矣翳子到官傷重又言鬼事傾城駭愕捕賊不得後半月賊自出獲之今囚獄中翳子竟無恙此去年萬曆丙申年事二人皆予家匠也

紫潭李翁

吾邑有紫潭李翁族産俱薇甞卜地得吉相者曰主

出飛來金帶後淅有孝廉其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目孝廉見傳飧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贖為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殁遂續為夫人夫人念其翁媼甚渚屬其門吏于黄岡人問翁媼消息是時翁媼殁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許語知為黄岡人以聞于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為之慟教令出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匕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曰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絶徹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解于其夫人陰以冊視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絶獨其家綽揳在焉相者所稱飛來金帶始驗

大言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鮮于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鮮也予以往所聞續談維禎大詫屬予記之因筆于此姑藉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

一布巾横直皆丈餘以貯郡廩見蘓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揺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成化辛丑蘓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逃出至海邊忽前舟泛載之而長人追至船已離岸從岸上用手挽舡舡人刼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十節以尺度之人

有四寸過嘉定令取視留置庫中其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于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中浮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飛核可容五斗籍隋京庫閣中曽墜一大鴉鳥毛亡友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其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横置在地平歩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為糞所壓没從内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盖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𠅆溢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宋儒皆以為寓言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其斯之謂

戚侍郎

黄巖戚存心者貧而有膽豪士也有富人子戲之曰厲壇第七棺中有錢三百君夜取之乎戚曰可其地僻寂攢棺甚衆常白晝魘人富人子因令人置錢第七棺仍令潜聽之頃之羣鬼曰戚侍郎來盍避之又一鬼曰惜此人不獲令終戚來取錢去明日富人子賀曰君是貴人也言其故而厚贈之後登進士累官工部侍郎為同邑賀侍郎所譖棄市

楚藩伯舒公

舒公春芳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鵲千百拄甚屋角歡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嘉靖辛酉予伯兄挺建書公以楚藩伯過飲所自談雅自祥鳥帝辛周文皆為興兆今以為不祥此可為鵲解嘲公仁人心政皦皦竟死楚藩家貧儭微不盡仁賢之報可為悼惜

杭郡城隍

御史周新南海人永樂中巡按中外剛直任事稱冷鐵面搆權姦錦衣紀綱之誘被害杭城故俗于城隍生日群相祭賽其廟祝忽有神附之曰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誕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我剛直復司此土

里人因遷舊神他處而煥藻其廟仍塑新像徙其誕日祭賽焉周公本傳載　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曰臣周新也授上帝命今為杭城隍神云紀綱起臨邑秀才或發其姦事甚多磔於市夫有新司幽而緩欲久其姦保姦領可溽哉

葉大叅家盜陀

南粤大叅葉公竟容貴溪人居城北僻地家實饒盜晝入獲公及其毋妻子皆在盜曰小人求濟耳諸夫人公子請皆避去獨留公侍太夫人片晷公即呼取黄白數多盜曰足矣但乞一飽公曰我豈吝一飡哉

顧汝來早少選邑兵至出不得矣盜必欲得食食具兵已合圍鼓噪聲震天公頓足曰蔚奴誤乃公事雖然禍必我解因令飽食束金于腰出其家利刃長鎗令持之戒曰我與好語而擲金於地但得拾取汝便殺出門開公與語擲金兵不顧盜不得出忽兵隊中一鈎出獄公以出既出知諸夫人公子皆在外獨失太夫人號泣欲入與毋共死兵不聽主兵者令緩火盜悉死火中太夫人年九十餘目皆半瞽忽在公旁蓋盜德公而扶掖縱之出也公得大夫人始太慰舁至民廬跪進湯粥斯時視藏橐直如墜死公非欲詑

盜與同禍也而卒以此出毋于炎焰亦德感之驗而孝亦足徵吾里別駕黃公士元嘗傳士其邑所見云

學子遇僊

浙有學子患足瘡其行趑趄道遇一道士塗藥少許即愈明日復遇道士于途而行尚未康曰汝左足尚未愈乎藥不難得但此處無之若欲急愈當從我歸索藥學子大喜曰先生家何地曰暫憩城南樓上家尚遥也又明日學子詣樓上而日稍宴道士不悅曰汝第歸明日持一傘來又明日學子凌晨持傘往道士負之背而令張傘蔽上戒勿開目學子即閉目覺白石纍纍墜頭上耳聞風飋飋甚可懼蓋渡星宿海也已而下令開目見鮮雲赧霞滿地虬松怒攫鸞鶴成群瑞靄祥光別是一世界遲迄至道士家道士啖以棗遂不饑曰欲見汝夫子乎曰然引至崖谷中盤石上坐一叟曰此汝夫子也學子拜謁然學子忽心動念家道士已知之曰汝欲歸乎然至此不易也扳地上草塗患處又即愈即前藥也學子將草一束歸而見道士案上書名太上感應篇亦自將之道士令其徒仍張傘如前負之渡海歸及抵岍學子饑其徒指以食店所在而其家尋者適在焉乃慈谿也回

顧負已者失焉後以束草治諸瘡纖屑無不立愈其鄉孫公槐堂守黃郡時刻感應篇誘人為善而言其事如此

張太守縉

張太守縉蘄水人夫人生冢嗣太學抱諸孫長矣媵復生子數日冢婦忌其分已產也故相玩弄而陰納綉針臍內致兒啼死及再生子夫人心知前事曲相阿保不令冢婦見得亡恙即元碩孝廉也後冢婦所抱諸孫皆卒承家獨孝廉微夫人嗣絕矣故今孝廉尊事夫人色養備至第弁除性最毒陽此必有陽然

夫人豈不念其所生顧鳲鳩之德均愛耳

新刻耳談卷之六目録計五十條

耳談六卷目錄終

新刻耳談卷之六

黄岡王同軌行父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許吏部

刑部郎陳某謫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家言造危樓于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為國子生楊森居嗔其礙已許于陳陳不顧亡何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使臨州生復許之公即往登樓覩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及徹公嘆息命毀樓故為州庫督役掾於樓壁㨿得一磚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毀高樓蓋州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聞以訊當時匠作荅曰當時有風道人題此衆不識字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宰楊令固安陳以此憤卒

蘖公楊公淂父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于閩漳浦主蘖氏家蘖新寡復為其家贅壻生一子冐姓蘖蘖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畧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兆戕皆倭習矣後又擁衆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淂遁歸為纍因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鞫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関中民也因道其里

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毋毋令再識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趣之四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守龔公知公得翁擧羔鴈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龔公問翁何繇入閩翁言其娓娓又與龔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以問毋其曰翁來報謁龔公觴之而毋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閩郡老黎歡忭呼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鴈成群盖守丞即兩姓兩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兒既跳戰之卒且為纍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輜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天矣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為之哉

李茂材相法

山東平度州李宮諭子茂材某以相人之術駭遠邇其省藩臬諸公邀至以其諸公子雜武弁諸衛子試之剖析如神已令諸公子與諸衛子左右立而許公達之子遣居中曰君固公子亦衛子許公不悅曰安有以詩書衛者督學使試諸生畢臨學宮謂曰汝觀諸生優者幾人劣者幾人徧觀之對曰無優無劣曰汝濡而術稱劣者必汝又對曰自觀亦不應劣已而督學使以憂去罷而許公以死穽藩難子得衛錦衣皆如其言戊戌宮諭生會試所取士皆集茂材曰其中八座且五六人然宮諭術亦自檀常以難率庇其子至是曰非也謹二人耳後惟鮑道明郭鞏賓至八座而其他為茂材所指皆以幾希失焉汪明生說

劉黃門　黃裳

汝南劉孝廉黃門蚤卒忽着緋袍黃金盔甲擁卒徒過隣媼家敢問僕我家就騎馬來乘媼以見死者盡不言越旦日嘆曰[illegible]樑[illegible]類流血媼始[illegible]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往然亦[illegible]門馬忽跑斃死剛有

隣媼借一僕六七往謁泰山廟及陛忽暴死復活其子闞故曰劉二即[illegible]幹拐我於一處曰汝傳我家書歸矣子探其袖書在焉及歸往其家值其尊人給舍公病亟為祈福知為所[illegible]書不敢言罷越三日嘆遑復來撻媼加拷有黑面神自內出媼伏求解曰其不致書有由非敢怠蓋竈神也每見冠服徒衆皆如前其家發書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遊奕將軍居泰山上鈐圖書乃其平生所嘗玉紐子以殉葬者朱汝修胡允瑞說汝修又言其兄廣部黃裳嘗飲其友人家忽走其僕歸余急飾轝為膚昫而不言格客已歸招

婦與二媵集如賓禮宴談夜久皆其家事衆不言其故酒罷就枕未安而卒卒之八越月婦媵皆見六郎入媵室而呱々聲出子生矣父復為子乎媵為毋乎此其異之異者

冊漆墓文

尨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毋開壙已有紫漆棺而冊漆書其前方漆巳起木上烱々盖亦婦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毋某孝始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毋以英

續盟英貌雖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緝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忽脾濕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寃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卷烏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冥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知地吉因以毋棺繫其上而仁卿名益彰

關壯繆

民部郎浙沈公襄以其父侍御公抗疏論姦相嵩過激徙置絕徼而又以重忤相棄市侍御公諸子皆竄死獨公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飯々公曰公食之凡囚死例給飯盖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旨盆死公獄中俾無噍類沈氏耳公亦知之但殭飯待斃白日忽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白雲中下語曰我關雲長也汝忠義之子故来救汝々不死語訖憂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蹤逐相被逮去身膺緤騎銀鐺一死一從戎而公出盖其激蹤者動天聽必有神

力所謂救也公出歷今官公常令安鄉安鄉我辭僻邑公構有壯繆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公自語其事如此公善寫梅花歲必寄予數幅予作梅花詩十絕報之有云恨殺先朝狐鼠雜不將雪色照長安公頗稱[illegible]今皆不載近聞有壯繆廟在某地而來禱者為毆父逆子神下親戮之會觀者麕集神還座未及端而一旦泥像左偏云

孝豐吳翁

孝豐吳南山翁秉義剛直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悪少年嫉之如讐有施其蓄盜刺公々常遣邑々

遂多山盜因匿險間以俟公至此馬忽小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為知已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遇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為未至而施又謂過已皆以為神他日盜以實告曰公真大福人也其亦降心矣公享年八十三子孫滿前多貴顯卒昔山鳴三日

無賴子

粤人陳道卿言其家深山中有無賴子氣力兼人而有口横甚人無不受其侮者久之人家常失物皆無賴子行竊而且復凌人莫敢誰何衆計其家且觴客

故多假銀器陳之賊必自其地至衆掩擊之害可除也果然而無賴子死自無賴子死而為厲益甚田禾六畜無不銷耗又常失小兒陰雨或夜於門作啾啾聲衆懼共祀之社廟始寧曾不兩月雷擊社樹寸斷廟失如洗

程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毋毋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額惡子婦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毋懼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迎毋曰孩愈矣且泣要媪可疾歸毋從之至半途僻地剚刃其胸腹而刃反自已脇入腸出刃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瘞其地而屍常在地上鵰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神明為政惡子之反刃自剚必有物奏刃者然而已腸流不煩案牘紛云矣故鬼神以幽視明甚真而其為用甚簡

婦顧氏

婦顧氏騎聶二驢適市二廬之行兩相語婦因知二無室僅有一毋曰妾無夫家在通州亦僅一毋奇偶必有合貧賤無良媒妾倘得為君婦合功以養二慈

糟糠固其分也今夜便可以婦禮見姑而就鴛枕焉二大喜即與偕歸見毋為婦矣明日婦為書顧驢屬姑往迎其毋而解錢五百餘屬二往何關門家買青布一端為二作長衣既得矣婦故陰截其一段令二往更長者何以布名家稱關門者言閉戶而人求之也奚有以殘布給人之理因擊二頰數下二歸言狀婦即酖二死而騎驢往詰於何何云云婦號哭執何曰吾夫為汝擊死矣便可往赴獄而守屍何家萬金微使人覘之果死大懼出七十金求釋已婦持金騎驢去不知所往適通州姑歸言何常有毋惟榻有死

子並驢失馬沈泰履談

雕婦匠

無錫人范某居城外橋頭賣飯而婦少媚有客來寄食與婦私盖盗魁也因秘語范曰汝賣飯日淂幾錢能從我不慮乏黃白范領之客因持物出售而故高值不售苐察可與語者誘至僻地絮語因吐實此鴆盗方也不三日淂十人先是有雕匠積貲别設皮肆人謂之饒因往刼獨其婦卧榻上受箠忍死擁衾曰微貲惟所取但勿令婦人裸見見必死也因道金及首飾在某處實無幾何再入二家閧喧聲散去亡何有人適市購蒲屨屨小不入足輙裂棄之而偵者在旁已知是盗跡其所往皆淂獨盗魁失焉六月行刑先後皆死雕匠始訴于城隍廟至是刲羊豕謝乃婦忽暴卒復甦曰有鬼卒逮我至廟曰吾王謂汝貞婦死十二人而祭無五饅首何其弗虔歸乞憐因曰盗魁不淂何謂十二人曰已别攝之矣過廊下見諸盗皆受地獄苦刑忽有功曹至曰此婦小過不必上殿可縱之去故活婦平生未入城乃能歷〻道所見其中一江右士人秀眉纖指善臨池秋以避難出遊者自為招文主者悼惜吳無珍説

義鴉報讐

盱眙有商乘蹇驢蹇者隨其後見二鴉争枝墜地偶攫取淂一商曰是不足當一鬻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鬻資給汝可乎曰然鬻槖而金見頗饒其人盗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靶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穽中挈槖去[■]鬻鵶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徒卒随之往淂穽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而豢鴉籠中毎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觜距示意焉汪明生説

薊鎮戍軍

薊鎮戍軍歸其郷登州索取軍資困於族家寓焉族有某窺見其槖金二兩輙與飲市中至沉湎酒罷歸復誘至僻地殺之而私其槖明日屍逆浮至族家門前須臾附一婦作戍軍語稱某實殺我金尚在煙櫃中衆縛其而搜煙櫃果淂焉方欲以聞官而婦先屨邑庭言狀直至獄成諸大吏下其議抵死媍始甦今侍御秀水姚公思仁與沈先生談而先生以語我盖其所見也

金華守張公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焉一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一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吾鄉石公崑玉公一訊皆吐實以抵死而腰纏歸商吳寧伯說

監郡丞

湖州郡丞監偉鄧州人常道其令蜀邑時達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公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㪺去其水得隻磨再發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橐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讞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橐歸焉寧伯說

梁欒

梁欒者歙王應亨家擔水做賣酒漿會亨遠出而欒意欲烝其婦蕭氏未發也蕭氏亦微得之以他故倩人等給顧啚令其他往欒往數家求役皆無收者身既無依又恨前主欒已竟入殺蕭氏腹有八月胎孕刃痕三十三處欒刀乘未曉逃去既遠矣會騎者數人自城中出戲呼其前驅者曰殺人賊何處去欒跪伏乞哀騎者不顧而去城中□喧傳其事有擔柴者達見之入城以語兵番疾捕竟得柳廣文談

雷震

壬辰七月京師大雨有奴乘赤馬過文德坊雷攝奴下擊死隨有奴亦乘赤馬過其地雷又擊死是夜前擊死奴復活人問之曰但聞空中語云此誤也是夜乘赤馬者遂有群鬼救治或從穀道吹氣入或觸鼻使氣出或提挈之趣曰汝速去毋使雷部得罪吳寧伯又謂吳邑孝豐今年丙申六月四日木匠陳美子為雷擊死有道人云凡雷擊死者以箒掃其背當見雷書從之果見朱字三行曰一世賣熟鴨二世偷採生三世為毋辟公儀又謂其鄉亳州有貴家少年平生惧雷聞雷則捲耳伏匿故其家樓承塵皆重板而窓牖堅密一日雷斧破板如振槁入窓皆闢攫少年至五里外泥田中頭面皆破然不死但背有赤紋曰

前世之報飽仲直又謂其鄉有惡子疑毋以匿金黥其弟引至大樹下且毆之毋老呼神忽雷轟艶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兩瓦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數十人舉火燕樹焚訖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發州鬼市鄷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於世雖則神曹實為天使

魚腹豕腹字

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

京口鄒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紉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殺忠即免藁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陽罪止於一時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與李太保談

王給諫

今上初年有給諫王問鄉者生平嗜犬肉每食不可少一日對燈獨坐燈影忽作犬聲擲之地亦不止數日給舍卒李太保談

羅狀元

羅狀元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計偕入京以貧故晚到邸舍皆盡旋得一晦室塵垢充棟掃除閒忽梁上墜一軸素羅綵箋展視模糊莫辨後以水浣之見繪毒一枝上棲雙鵲後書報狀元三字倫懷之祕而不言揭曉二人皆登第而倫狀元

王緄

長洲王緄應弘治己酉應天鄉試有鬻舉於稱者久之未得故售最廉諸生奚純聞之約緄共圖緄是夕夢純中名次中後其父死妻死妻之父死俄而純亦死既覺秘而不言但辭以家貧莫辦純怒詈其薄福

坐失機會已而純中名次皆符而四死又皆符命之不可倖如此

盛泉侍御

吳江舉子盛泉景泰庚午冬同常熟章表等四人北上經山東某驛表等先至丞柴林出迎謂曰公等五人其一安在曰在後又問彼衣綠乎曰然衆怪之詰其所以丞曰夜夢白鬚叟語曰明日五舉子來衣綠[illegible]汝異日恩人也少頃泉至丞供具甚盛屬四人為已異日地皆為破笑後泉果登第尋以監察御史印馬山東入其境丞適獲罪其按院即為緩頰釋之

舒國裳

正德丁丑閩人劉世揚赴京會試夢神告曰今年狀元舒國裳也明日即易己名為國裳既而榜出狀元為舒芬以為無當後乃知國裳芬字也

吳文定公　楊冏卿

吳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貶爾三千里是夕其師夢神訴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莫解詰旦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免貶二字成化壬辰公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冏卿復長興人少借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問答甚落梁上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學夢神乞哀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復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畏耶曰他日大理卿也後果然

史公甫進士

蘇人史鑑字公甫與數輩讀書於城東普光寺常晝寢恍惚有呼御史者曰可起讀書所見類寺門伽藍遂祝曰他日如言當令像宇一新自是無出入必揖焉同輩皆笑不信後中弘治乙未進士授御史乃建小殿奉之

張殿元沐

辛未科張殿元沐未第時夢乘雲上天見玉皇宣表中二聯云大造無私天地普生成之德太平有象明良慶方泰之期又覺一年少者隨之後果首捷探花鄧以讚年甫二十

彭狀元　岳會元

正德丁卯冬來濟縣一生夢放春榜狀元是彭時此語既傳衆遂謠云不問人知與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時聞大不樂又一生夢岳正魁多士正曰如夢可憑已有彭時及榜出會狀各占一名

林大中　鄧朴

莆田林大中宿儒祈夢於九鯉僊夢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謂四十方顯及期入試有馮太守業收卷而林為守西席此必中之兆頃之卒其謂數從此算耶鄧朴予里人家陽邏嘗祈夢於九鯉僊夢曰蝴蝶谷叢戲功名在竹間不省所謂已中正德丁卯鄉試簡公霄者邑令也之鄂城阻雪過其家鄧避不出公卹之後公以大中丞節鎮浙省而鄧方倅其屬郡九月菊盛開蝴蝶滿廨宇郡守張席集諸僚方訝候倰而軍門牒下乃部民訟鄧詞也竹間簡也方悟夢

語即日挂𩨸

馬閣老

臨朐縣暑夜有二三居人於河上納凉聞暗中鬼語曰明日午時我輩當有替頭來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十人方解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夜仍納凉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舡人又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者惟後来者為馬融冢婦腹有孕豈其是耶後婦產子名愉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為翰林學士入典内閣

周學趚尚書

姑蘇周學趚貧家之子少以疹毒死瘞于墻隈亡何為大虫出齧去其鼻血流復甦長以字藝名家官至工部尚書鼻猶無焉

馬麟方伯

永樂十八年以人才舉者十三人擢馬麟盛順俞景周周克敬為左布政孫豫江潤艾瑛為右布政陸勉吳衡為左叅政楊敬李泰為右叅政趙瑛金恕為右叅議皆以布衣遷躋方面先是文皇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體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

陸完

成化癸卯貴璫王敬奉　命詣江南賺括珍寶諸司莫敢與抗至姑蘇命諸生抄寫沙滌經進奉諸生不平紛然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奏聞行直指使鞫問誰何罪莫測時陸完新進少年且多貲諸生因以其名進完是歲舉與鄉薦得從輕貸既而更舉進士三原王公恕任太宰目之曰此以秀才批王敬頰者宜臣我即補御史

儀銘

永樂以來親王就封必擇翰林二員輸講之國即以長史從故預選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楊翥東里欲舉侍讀儀銘恐其慫已乃以故人侍讀楊翥同進後相郕王入繼大統銘等皆以從龍恩官至宮保

鷹神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樧以伺之其奴作之不謹鷹攖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

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

徐儼夫狀元

徐儼夫字公望溫州平陽人中進士第一初時嘗夢家有狀元扁中為釘所損莫解其意及第後仵時相丁大全得罪謝職歸

周旋

正統間周旋亦溫州人殿試取居第一主司未審其狀貌循擬間有人告曰儀容豐美主司遂決焉及臚傳大不稱為之悵恨蓋豐美者嚴州周瑄也其人聽之不真誤對耳

鄧伯言

鄧伯言新淦人嘗遊玉笥山題詩於壁曰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宋潛溪大賞之以詩人薦於朝　太祖召見命作鍾山曉寒詩有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　上以手拍案大嘉之伯言伏丹墀誤疑怒已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院某官

張寧給事

給事張寧初以才質受知於　英宗常稱為我張寧主爵察　止意擢為都御史　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欲推南侍郎上又曰待北缺出來說亡何憲宗即位詔以給事陞二級外補僅得郡判

王希旦

京山王希旦孝廉丁未北上出祖於吳允顯家是夜夢與允顯同捷既寤曰鬼神誑人至是允顯村民乃捷耶及放榜或報曰君中三百五名自往觀之三百五名乃吳允顯也怏怏而返道遇一人問曰君何往且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答曰王希旦其人大笑曰異哉先時有人報我名在一百六十五及往觀乃君名也僕即吳允顯也遂相攜共觀始信夢允顯固奇

而二人錯名尤奇造化真善誑人耶

武功令

正統時武功令蕭孝滬池人甲子歲夢神人曰汝縣舉者二人明日孝聚當廳試者十一人而雜花字其中得卷者中是時李紀張翔得花後二人果中

嚴克誠

京山嚴誠字克誠正統甲子鄉試第一人初有童謠云白魚躍入船嚴誠中解元及赴試渡江忽白魚躍入船衆欲烹食嚴獨買放之是年果首捷

義馬義犬

隨州某村人養馬期馬蕃息耳有牝馬生一駒駒長
乃使交其牝馬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
知其識母遂赭牝馬之色寘諸暗室迫脅之交焉旦
而洗其赭色駒始覺輙悲鳴數日不食死里中人聞
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守續載州志中某孝廉下第
買舟歸舟人養一犬因維舟河岸犬逸而走解維失
犬月餘有他舟人收養舟中一日舟人干前途登岸
道遇犬犬摇尾躍而迎之已近舟舟人㖘之歸則唧
舟人衣反走而曳之行直抵他舟所他舟人固奪不
與舟人告之故給以收養錢他舟人從之犬即跳躍

他舟中從舟人歸不踰時矣鄧浴寰談皆其所見云

義犬

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無
已而乙廣父產稱饒甲常朶頤耽耽會甲中盜盡袪
其蓄去因誣乙謂其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己贓悉
乾沒之而乙亦[illegible]獄中先是乙有高犬頗善鳴瑩乙
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
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
甲有疾方卧床上犬忽跳躍上床噬其頭斷其喉家
人驚救加刃斷犬首而其齒猶切切有聲也姚叔祥
談

義猫義犬

予倣居城西竹營距城東玉河橋五里許楊潮家在
焉予方苦鼠嚙假其猫歸在道蒼頭覆其面里俗故
如此慶其歸也形晁小亦絕無聲而鼠絕數日驚犬
遂失所在凡三宿抵楊宅皮毛淋漓饑疲酣眠大為
可憐之狀中隔天門萬家鱗次不知何繇識道然自
是鼠絕須者籍沒巨璫宅始必空其室人外加封鑰
有犬出為守户晝夜哀號不去人或餌之亦不食觀
者雲集數日死可謂義猫義犬也

遼陽義犬義馬

劉釗鐵嶺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一馬負薪山
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釗子國勲鳴躍不已勲異之
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illegible]勲為
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冢不去日夜悲泣淚滋草
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錢良用亦遼人畜一獵犬
獵必多獲顆夜忽躍起唧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
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往往如此盖虜
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貪是犬重貲購得之已
經年犬不為用湲以返良用良用貧貲廢不能償以

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為蕭氏用常多獲焉陳甫亦鐵類人嗜酒常乘黄牡馬出醉臥道上則馬為守禦人稍近輒蹄齧之如此者十數年如一日常從衆客歸人憂之衆客曰無傷甫有馬代僕也馬卒甫哭之慟李文甫客遼陽習知其事亦自劄記蕭氏即其主人云

遼陽義節遺事

金鑄者遼陽健兒事其長王世勲世勲率衆禦虜被圍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勲尚困圍中奮死入重圍與俱出世勲馬為虜所奪即以己馬乘世勲身

獨步戰援不至竟死乙氏武人于伯婦美姿容歲大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婦家婦曰此豈人所為死不亦易耶誓不往絶食已旬日所着之裳布齧盡意卒

武清妖

順天之武清縣有娶婦者夜久婦下與男甚異之不肯入室衆為強合歡焉日宴啟户不知女所在止存男一首急扣女家亦不知其故但林莽間有血跡及女屨一隻蓋在道下與時為祟所乘而俱為所食必妖虎也俱文甫談

潘内翰家婢

烏程潘内翰家婢春兆者盗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其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盗競奔之皆恣其取去而幼子釋盗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盗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刧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贓皆得而財溢于所失數倍蓋益往所藏也婢智矣哉寧伯談

鬼王指揮

金陵鄭廠鬻粑者見有婦暮必持錢來易粑久之而

纍中錢常耗疑之因不與易而尾其後見入一墓復聞内有兒啼聲益大駭人謂是王宅婦墓因語其家其家來聽果然遂發墓暨棺兒坐婦足畔粑猶在焉抱兒歸闔棺墓蓋婦死時兒在腹生而無乳故易粑餌之而即陰取其錢于鬻者故耗也後其家萬户衛絶兒次當嗣故得衛第其貌寢稱鬼王指揮云熊維慎説

神禹碑

李太保維寅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厠羣石中槌鑿之次覺有字形滌去泥土則南岳碑神禹治水告

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于竄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太宗伯湛源明先生所構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盡廢天下書院此院在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或謂宗伯載自衡山或謂楚直指使其為宗伯門生所載至即岣嶁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郡朱靈洞長沙岳麓書院皆有碑不佳以石匣失膩而工拙也夙已聞惟岣嶁峰碑最往及登其峰覓碑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此碑耶乃其為朱靈洞碑誌已載唐守嗔其以椎搨厲民推墮入水昌黎先生亦有千搜萬索不可得之

向固知昌黎未嘗登岣嶁即如青蓮工部皆久峰下而皆未及登一寄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無徵何信獨喜此碑頃從朗哉汝修元瑞諸君集太保宅細玩制古畫精石搨皆好為諸碑之最元瑞直謂為岣嶁峰碑無疑今太保歡置家園當與礪誓共傳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傖父手而入太保家必有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

耳談卷之六 終

新刻耳談卷之七目録計三十一條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王勤政

滁陽民王勤政與一婦姦婦絕憐愛之有偕奔之約而尚虞其夫追及因欲死之以絕根柢亡何其夫果為婦制死政聞變大駭即獨身逃江山縣相距七十里自謂已遠無知者禍可脫也饑入食店業店者下二人食政曰下二人食何也曰有被髮人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怖失箸知冤魂相隨復詣郡自辭予里蜀叅知易公時領郡親為讞決而嘆其為尤物尤禍以抵死焉

齊華門寺僧

成化間有富商蜀京齊華門內寺中僧揣其貲重而商又羸弱乞施焉商未即與即與其徒剌僧而先剌死二僕瘞土中越二日有貴官遊賞過寺一犬嗥鳴不已逐去復來如有訴者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而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乃商復活言僧殺之以聞於朝諸僧皆斬於市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揚善談

徽富人某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而厚餌其夫以金夫以語婦婦不從然心利其金卜夜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某來稍遲入則血流滿地婦被殺矣驚懼反走不知其繇夫歸以為某也訟於郡鞫之某曰相悅有之然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婦又失其頭曰殺人即可抵罪匿頭何意耶不能決下某及其夫於獄以咨於其里人里人皆不省獨一老人曰異哉向時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急出金募人察叫夜僧所在歲餘果於旁郡識之因以一人着死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和尚還我頭僧驚遽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眾出縛僧抵郡僧知語洩曰向其家門夜啟欲入盜物見婦盛妝泣妝前悅之欲與淫知不可得奮殺而携其頭出挂上三家鋪架上本出偶然且以快心耳拘上三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懼禍即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懼禍即埋置已園中郡尉往園中掘婦頭果得一頭然非婦乃一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其人驚欲逋去尉即捕得問男子頭何從來哉曰此十年前斬其仇

頭距婦頭丈餘不知何由先婦頭出若稍近亦不言
矣于是郡以二人抵一死者命其與夫得出各抵以
所犯罪瀋唐生與兒淳談其里中事也冶容誨淫富
人来得金盜衆殺身婦若恒其初心無得無喪夫以
貪餌死婦罪浮於婦然由是發彼男子竟皆有不可
測者又吾鄉先輩明府宋公家清源門外有叫夜僧
聲晁若公憐之施金一餅明日業竭者以[illegible]店值盖
出僧䘏錢也皆姦僧所為未若此僧為大盜也

高蘸門觀察

鄂城有叟當壯歲已製美棺為終焉計然製時及每

歲常夢棺中卧一少年着緋官人且疑且恨及年八
十餘遶河南高子業蘸門先生觀察楚中雄才敏政
年三十二暴卒諸司皆為構美材不得業鸞者窘急
乃以叟棺對大令到門強委百金購去叟曰民不敢
辭但與一觀殯險耳許之及入觀儼然夢所見少年
着緋官人方知數定製棺前十年先生尚未生也

汪進士鳴鑾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
某遊飲某寺見一處内門扃鐍甚固咸疑之問所以
僧曰先年某禪師化其中遺令非四十年後慎勿開
開則禍爾今二十餘年矣公不信強令開之且再酌
未及把杯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攙於
門公及衆從士皆不得出見烈焰中火異世間薪火
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共何者聞其口
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病死又某某數人此三四
年事不知其由

左都御史王公

南充左都御史王公廷嘗以觀察涖潼関廨宇頗壯
麗匝花竹廨中人常見一老人衣冠偉然以見之兆
亦不甚詫公聞語廨中人曰倘再至可命之來一日

果如廨中人語出見公曰汝神耶鬼耶類有道者可
知休咎為我言乎老人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套書
上忽不見公取視其書乃王浚川先生家藏集後歷
官左都御史而浚川亦然老人前知固知有命張成
甫談

蛇淫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卧瓜棚下納凉夫来與淫而
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
識是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婦
必謂鼈夜無知已十月十手矣凡產鬼胎或是此類

薛公儀談其人即其家治圃者

某曹郎

某公逸其名姓郎某曹居貧而廉介自好家僅一姬一僕姬產一女公躬操女奴之役扶將之着一布衣遂為血濺污是日同曹邀遊天壇飲畢復觀於圜丘或見其衣血曰此神祇清淨禁地柰何以穢氣犯之公曰天地至大豈察細微且我安能如公有鮮好衣也歸邸明日無故火發公急令姬抱女避他所而身入索牙牌於所居承塵之上承塵忽墜罩公頸項着枷然公不能脫走竟焚死吾里靳陽馮太守時與同

曹所見云

丁潤山

常德丁啟東至杭郡夢羽人携一童子諵巳曰以為君子啟東正乏徹大喜曰子從何來曰此清溪王童也而杭果有清溪洞明日訪之見塑像童子正如夢所見踰年生子曰潤山謂山之潤澤也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閩縣主簿道杭為建亭其上而金裝真像今遊者見王童必曰丁潤山云

王師沮

五臺縣生王師祖嬖佃客女因擊婦死乃勒婦項作縊狀而痕不入故埋棺隔地立首向下與其速腐並滅縊痕耳婦翁已成訟檢者受賂為支吾而又陰許賂婦翁事遂寢越數年度其尸腐遂背盟不　賂婦翁復訟時高蘊門先生秦政山西發尸全體如生絕無縊痕而拳傷特着師祖抵死衆謂凡冤者不化莫不嗟異見其所著疑獄十二事之一也

武功治水

徐武功治水張秋判官王霖者在幕下受公命濬河塹處有棺而石板書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遂遷葬之武功

後得罪戍金齒其卦凶之説耶

康省郎弟

浙有康省郎弟來京視兄而潛遊妓館資裝罄盡貌亦羸瘠兄聞大怒杖之頞與臂皆青傷畜而逃歸至半道卒其婦在家方坐草忽見夫入子遂生然額臂皆青而夫忽不見越數日柩歸啟視之青正與兒同

靜甫談

老圃瓜異

長圻嶚者黃郡產瓜蔴地也相傳先朝老圃某畜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佩刀者挾雛入食之某見持鋤

擊丐者死又恐人知即瘞圃内明年屍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瓜大如斗會邑令君銜購瓜於諸圃皆不可用僉謂獨某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邑銜剖之瓤瓣皆赤血暈之以視令君令君大疑召某問汝圃瓜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蓋丐者食瓜子尚滞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其胸中血汁故赤若此某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死獄中亦冤所為與東之談

張靖之

先朝張給舍靖之一日暮歸更衣觧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褷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或謂是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必吳綾所謂油段子也歸時被酒蒸鬱所致非也家兄嘉甫觧衣常有之或梳頭自髮髻中出此陽氣茂熾之驗非貴徵則壽徵也

陳大司馬謔語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劉曰廐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瞎人泉

蜀為撤軍民府有巖壁立萬仞而泉涯其上曰瞎人泉其下行者呼曰瀉已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劉正叔談

點民粥神

善里團鎮販人之雄陳策知樂平有客欲卜妾乃以已婦垂髫嬌語作女妝誘客至空宅令婦挑之即曰此少婦得罪於姑姑必欲嫁之而婦尚羞阻且其性甚暴然吾力能嫁之不過十五金耳客喜授金與購又曰慎不可遽以參但詒謂往某家避姑怒數日即

遠舟既遠惟汝所欲不然婦呼啼則事敗矣客曰謹如命既夜輿至衆擁女登舟納艎中然客遄窺美麗絕世順流推颿一瞬數百里下視乃木雕娘娘懼而返已數日問知為朱家廟神仍備牲醴袍服導送至廟諸人皆散去莫可尋復有群不逞謂客盜神欲縛之客懼遽歸又某販一婦已登舟問其家乃其親家毋笑釋得返又一人販一少齒秀才於饒陽轉入徽郡婺源程進士文著家久之與其子課文精麗大異之而咨其家世即寧邑戢司徒家族子也時司徒方為學南畿程氏駭愧飾書竄衣囊數角令二力送還

其時黃山人草玄在座識之而後又遇之於鄂城入棘園時真異事也今諸人先後皆以罪死或以厲死販風頓息

大別狐妖

浙人將生賈於江湖後客漢陽馬口某店而齒尚少美丰儀相距數家馬氏有女臨窗織焚光采射人生偶入竊見之嘆羨魂銷是夜女自來曰承公垂盼妾亦關情故來呈其醜陋然家嚴剛厲必慎口修持始永其好生喜逾過望遂共枕席而口三緘足不外趾惟恐負女然生漸憊瘁其儕者夜聞人聲疑之語生

曰君得無中妖乎生始諱匿及疾力始曰與馬公女有前緣常自來歡會非有他也其儕曰君誤矣馬家崇墉稠人女從何來聞此地夙有狐鬼必是物也因以粗布盛芝蔴數升曰若來可以此相贈自能辨之果相授受而生與狐皆罔然明日生亦悟因跡芝蔴撒止處窺之乃大別山下有狐穿寢洞穴中生懼大喊狐醒曰今為汝看破我行藏亦是緣盡然我不為子厲今且報子汝欲得為家真女亦不難自擷洞中草作三束曰以一束煎水自濯則子病愈以一束撒馬家屋上則馬家女病癩以一束煎水濯女則癩除而女歸汝矣生復大喜歸不以告人而自如其言為之女癩徧體皮癢膿腥痛不可忍日夜求死諸醫不效其家因書門曰能起女者以為室生遂揭門書曰我能治以草濯之一月愈遂贅其家得美婦生始竊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思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為然以禍始而以福終亦生厚幸雖然狐媟猶狐媚也終死色刃矣此天順甲申年事

江潮

予所識錦衣江君談其叔潮頗饒裕有二當房而潮忽暴卒明日復活曰在冥途語攝者青面鬼曰死誠

無恨第櫃簿不明及瘞金未及告妻子耳倘得緩期一日必厚報子鬼曰然引見冥君故呼曰勾得徽郡江潮到冥君檢簿怒曰合死者京師江潮何誤耶撻鬼數十令押轉再攝遂得歸而焚金銀錢錠無算檢理家事總畢而鬼至潮又泣曰期到矣但幼子往滄州未歸何能得一面鬼曰汝欲緩幾日曰緩十日死無恨矣鬼更索錢錠去潮與妻妾親友歡宴累日子亦歸而攝者至非前青面鬼曰前卒不知何去我新卒也剛暴如虎潮遂死蓋青面鬼故匿作稽延計耳

鬼亦黠哉

山陰諸生

萬曆丙子歲越之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胷中指頭稍熱家人不忍殮淹綿至累月始甦身畔有大鏹五十金為所携来曰我死達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雖然某閻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廨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饌如世人食也王則袞冕甚尊嚴久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卿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

歎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禄命掌判者報此人壽尚有十年先生即命語主者王送生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寳即所携五十金也此廣濟劉叔正秉銓謂其業師會稽馮天山司訓所談越事往聞一事正類此謂旁見諸殿元即沈純甫先生亦言之當在丙子前或是二事偶同耳

善射者兩生

廣濟有兩生善射乘醉逐禽於蘄之山後天暝遇雨假宿富人宋氏宋氏子厚欵之欵如平生已下榻門屏小斋是夜大盜入其家皆逃匿盜魁彝而著緋居堂中左右指揮袪囊篋貲積如山有二盜捉短刀侍二生熟睨之從暗地連發三矢射殺魁及侍者三人群盜錯愕欲曳三屍出不得棄所刼皆散走明日辨屍有識者盜皆得而宋氏一錢不失刲羊豕宴客賜進金帛為二生壽皆卻不受兩生稍近義節有韓王孫之風報一飯者惜三矢不著天山之績而以白夫小用並姓名失之也劉正叔談

臨安寺僧

吳中一生與臨安某寺僧善從遊最久一日過寺值

僧他出徑入其所居奧室見榻前懸一小木魚無心敲擊忽榻後板鈴響一少婦出即士所識中表戚也兩相駭詫板即地屏內一片而巧合縫可開可闔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生亦奔歸遇僧於門僧既驚失鎖户而又訝生色異知事已露故以好強挽生返曰今日之事勢不兩生惟足下自裁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知賊安不能釋我固我死日第求一大醉而子誦經拜懺我甘自縊耳僧從之大醑以酒而拜誦如法生睨其壘巨注酒後滿當其拜伏忽舉以擊僧腦破連剌之死奔出以聞鄰壽屠諸髡婦亦出者凡

五六輩皆先後盜入或以求子誘入者

汝陽異

頃浙東虞子化自汝陽來稱其邑有異物撅鐵壚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俱從焉凡二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為主客禮延款贈金群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内公又為文家走人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反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時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為猿精乎

狐祟

孝廉某挾筴之京道寓一家其家病癘死者過半先是病者夢神語曰某大王且至可善待之洒掃治飧甫畢而孝廉至嘉其勤款為留一日是日病者皆愈及孝廉去病猶故其家心德孝廉為牌位書某大王字祀之而病者果再愈自是口相鄰傳百里内病者皆來禱籲旂旛金鼓祭賽無虛日群少年益張大其事而廟貌然起矣明春孝廉罷公車還復寓其家問廟所以衆以昔事對孝廉曰其家病者夢某大王至而病愈者我也惟正能懾邪安有邪懾邪者此妄也因白於其地長民者毁之斧其木像中有血流益妖狐乘人心而簸弄鼓舞借托而為之始實避孝廉因得愈病而後皆因之也俚俗稱尊貴人亦曰大王劉正叔談風俗通載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皆起疑似而神之遂惑萬衆而竟得解何神之有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也凡所稱神大較若是妖狐所為其消細者耳

夏忠靖公

楚湘陰夏忠靖元吉為童子時讀書一廟中失墨怒書神背曰發酆都其夜師夢神語云云師令公洗去隣有冨室女為祟所乗嬲亂欲死公偶過其家祟畏避去女得姿其家因以女聘公公書女腕曰夏元吉妻祟遂永絕後以鄉薦登朝相 文皇寵遇最盛嘗在 上前蒙賜茶盃是白磁覺其異為一注曰 上曰以賜卿令卿子孫世世見朕也今盃猶寶藏其家無心視之内有求樂二字久視不見所謂世世見朕益以二字而公始覺其異亦以此然今果為世寶知天語不偶然也周蕘識談盃為所見

蜀二士

蜀有二士李某程某偶遇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所以竒蹇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詫不識而妻子皆走避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事始来相親然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争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憂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得擢去而憂去者始補是縣簿来相遇於逆旅主人方旁問間而家妻子闚見互相詫客是我家夫子即二士亦自謂我兩人頭面為神所易而登第因之不可謂非緣觧贈傾盃出妻子相見竟日而去正叔談

句容民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屬之仍紿賈人曰嫂性好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目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婦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而不知季嗔兄分已金少也潛以語語嫂獨仲婦不知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是吉礼而素笄往可乎幸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著素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荅客衆見素笄擁而登輿去如飛而乘風舟發矣夜深仲歸始詫失婦不省而追之不机惟亂数日不得乃次朝伯氏肩其重橐歸夫婦讌婉聚處里是皆来勞遠人仲亦歸聞其二稚啼索毋伶行蓋仲婦所棄兒也腸為寸裂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盧胡仲欲以

其巧成其不仁而嫂之巧浮於仲其間巧合默成匪人為之天寔為之故至巧莫知天下不然他且物論遠人隔五載矣是日何緣歸哉或謂是徽人事彼倆皆同獨其假作迎神誘嫂出觀而群奪之稍異耳豈二事偶同乎董大談

蛇異

滇南蒙岫山有蛇見人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齧人即死正叔談

鴨異

濟龍江鎮民其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算帳算帳

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於其家翁翁聽亦然遂怒殺之置釜中愈烹愈大如鶩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搆異訟家貲盡破蓋其先世皆業屠而翁又橫暴好漁奪人貲所謂筭帳必有陰主者或鴨其冤者也萬曆甲午年事

周于德

楚直指徒公榮以孝廉起家嘉靖癸卯歲當大比聘一廣文至乃是進士夢末榜名為已所取周于德也及當填榜末名而出已所取一卷啟曰夢如此卷佳如此今必是此人直指大疑且嫌其太直若謂誇進

十知人者置其卷而令吏另於廣文所分抽一卷至發之周于德也兩公皆笑中之正叔談

傳奇辨

李宸妃即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后無子勒以為子肅令楊修儀視之后與妃保愛特至及帝即位宸妃始進尊號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莫敢言故終太后世帝不知為妃出也太后崩楚王即所謂八大王也始為帝言帝本宸妃生而妃死於非命帝慟哭哀悲發妃櫬玉色如生禮製皆與后同始嘆人言不足信待后家益厚則宰相寇準當時諷諫之功也何有刺死河邊及貶后之說第妃堕釵不損[illegible]心小[illegible]滑[illegible]說有之矣班超家貧為官傭書勞苦積歲遂爾投筆[illegible]效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而不因任尚尚為趙被徵時以戊己校尉奏[illegible]都尉及超還與交代而非以憤報尚其他班姬上書徐幹為友則有之薛仁貴以田為業遇太宗征遼應將軍張士貴募斬將立功當[illegible]已知名仁貴好着白衣自標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illegible]望見問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嗟異賞賜甚衆已又曰朕舊將皆老欲[illegible]翹勇付閫外莫如卿後與九姓戰發三矢殺三人虜遂降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士貴起群盜彎弓[illegible]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征遼還以其親冒矢石帝嘆賞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卒陪葬昭陵仁貴功自昭顯士貴亦何淂蔽之至以罪死乎語不知從何起也董卓使呂布守人閤布與傅婢通情不自安因往見王允自陳時允與尚書士孫瑞密謀誅卓因屬為內應卓果被誅呂布傳語正此耳五允董卓傳俱無貂蟬及出允婢之說卓傳又謂馬驚車折時其小妻止之即如其言小妻非背卓可知矣或有之而非允家婢邪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有班

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喻之敬
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敬德敬德
謝罪語止此無貶斥復起事大抵諸說家好組織事
故以成其離合悲歡而不必其實有有因者有無因
者如班超尉遲無閑枉真獨以至孝稱不至孝慈稱
不慈令人悲傷涕出憤恨而詛詈則不可況賢聖帝
王耶又趙穿弑靈公而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故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屠岸賈之欲誅趙氏
也徧拜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辜此其言直凛秋霜矣第岸賈非誅盾

之人也而陳嬰公孫杵臼匿武立趙則趙氏之死友
謂之忠於趙則可觀此戲劇無不髮上指其未察盾
之罪耶彼晉導於敦獨免春秋之書何幸馮京字當
世登第時猶未娶宰相張堯佐欲妻以女方負宣撫
勢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京笑不視力辭
以出而非富弼又之始為弼婿又為宴元獻婿故曰
三為丞相婿京父名式為左侍禁而非商總織馮商
之名還妾事乃狀元馬滑之父從政無子買妾見妾
髻中係白訊之乃自鬻以葬親者傷之即歸妾不問
直後夢女父来謝曰公德已奏之上帝令君宗富

貴涓々不絕果得子名涓中狀元而非京或以馬馮
誤而狀元一也祝英臺事極實而傳者不倫今載之
祝與梁山伯同學已祝歸梁訪之始知為女子欲娶
祝而祝已許聘馬氏梁悵恨後三年為鄞令死遺言
葬我清道山下及葬祝適馬氏過其地風濤大作舟
不能進祝知為梁塚哀慟失聲冢忽裂祝以入馬
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奏封為義婦則尤異矣

新刻耳談卷之八目録計三十四條

新刻耳談卷之八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馬金橋

廬州有侍郎子馬公廷用無子出見城西二十里外有橋圮壊而渡者常沒因傾産造橋橋成堅巨濟渡者衆曰馬金橋公卒家遂壁立遺婦某氏貧寡居橋頭茅宇一童子賣飯生活耳乃蜀西充侍讀學士馬公良佐生子名金中成化甲辰進士郎刑部謫判廬州權丞權守皆不出郡忽晝寢夢橋頭一老婦以爪

菜燒酒薦已醒而酒氣不除祭橋頭果有老婦薦其夫馬公而爪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生婦也公孚貽之復整飭其橋公家簪纓不絶代有名貴人今郡判馬公孫謀其曾孫抵郡不二月卒而愛澤已著其所自談

景陵女子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人焚盡棄為糞地而樓窻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子日夕往来貌甚偉悦之以語市兒常来鬻糖果者

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子往學中讀書耳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来第門前不可入柰何二女羞阻乂之解怕中錢給兒曰倘来我從窓棂布兜曳而上可也市兒自是日往學堂欲與學子語未暇對門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市兒突而往来已知以學子故因贏錢與市糖果而誘之曰爾是誰家使来可密話我市兒即語前事媪媪老翁喜曰我與汝以一衣汝今夜便以我為學子報命得入花叢破笑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兜曳而上及窓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释布老翁墜糞溝

中死明日其宍[illegible]縣陽里俗凡殺死者以蓆布幔街而喩其下忽市兒来蹙額作感傷狀二家縛兒撻之曰我翁不宜死糞坑而人見汝昨與翁暱語汝必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撻汝死兒又語媪媪其家即以聞官二女即時縊死黃夢草談

臨海女子

浙之臨海[illegible]新秀才適覺宮某家樓臨街[illegible]一賣漿在旁曰此我隣[illegible]賣漿又以女

不能辨乂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夫婦囙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断舍客首明發以聞於令長某公以為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為問榻向夜寢誰氏曰是其女榻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某秀才又立逮生至曰賣漿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暗記曰臂有誌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漿有子乎曰有之逮其子至視臂有誌曰殺人者汝也䖍刑之即自輸服始假生名與女姦既夜至捫枕上得頭一雙以為女有他姦也故奮梜佩刀並殺之而不知客

夫婦也即日械繫抵死士由是湔洗冤黃邑博士臨海陳公談

楚士夢

楚士某常夢神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破釜猛進而夢不已再入棘問居左者文執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執貽居左者是人尚謂苦已妨其曳白出而亦為謄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後是人奮績學名幾與士軋今皆逸其名正叔談

其主文閲卷

楚主文其公閲卷倦而假寐輒聞人慨嘆於前曰窮死窮死救窮救窮竊而知是有士欲中者因開箱取卷而聲自其箱出每拾一卷輒曰非是如此屢屢復拾一卷乃曰正是此卷閲文果佳因中之榜發問生所以曰無之曰生平有何語曰但呼窮死救窮耳豈人之精靈自入乎亦別有代為言者異矣正叔談

僧無垢

英山山中某寺僧無垢槖所乞化金一百二十走金陵邸大乘諸經寓宿於旅旅人探知挾重與妻共殺僧而有其槖数日生子夫婦甚喜及稍能言輒欲殺父逮至十齡語益厲操刀者屢矣里黨以聞於令令曰兒性貌柔緩非忍狠者而若此必是夙債然莫能決忽夢神告曰何不問他六月六日事乎明日令以神言震怒訊之其人色変知事已洩曰嘗以是日殺僧也曰殺後兒生乎曰然距三日耳曰兒即僧也寃在室何能逃遂械其人以死置獄中又語兒曰其家貲汝有也兒素昏然忽曰一百二十金是我者不待其人刑仍披剃湊金如前数復走金陵邸諸經畢還山尋覓師舊榻板鋪居之不過十餘年耳其事載寶

函別録正叔談

柳氏莊客子

柳道彦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為債家所困撻傷甚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是夜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羅爭而亦仆其家堂上死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嘗聞有士處齋中忽有好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屍視之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舁歸殮之又風俗通載汝南人鄭奇道遇一端正婦乞淂寄載車上從之詣鄆卒樓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亭長亭長撃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殯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世間如此類甚多而驚令屍亡泝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神之立以為王則在隆古最先者矣總是游[illegible]現為變用物精多所致不獨柳氏莊客壯男而已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擧進士誌高才鄉會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怏怏爭於　上前

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即以夢語對而誌思竭不能于是淂賜狀元[illegible]

桑冲醫昧法

成化年間石州民桑冲傳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製頭面耳足作女妝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人家好女即往其旁貧小家寓[illegible]淂入頓成姦合或女貞不從則以醫昧法其法用雞子一枚去清卒七箇燒灰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女迷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山東污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承等七人分

途行姦至十三年七月冲在晉州高秀才家為其壻趙其反欲行奸始識是男子捉送晉州獄出前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皆淂罪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嘗見其罪案甚繁姑約而存之為閨範之戒語謂三姑六婆不宜令入人家有以哉

楚藩掾失婦

嘉靖間楚藩司掾其麻邑人遣僕歸迎婦並子誤飯於團鎮盤石橋業販人者家僕固騃子其家情踪皆為其人餂出乃曰爾家我至戚也來時幸相顧授飧後婦携子果至延欵甚殷次朝附載客舟去謂適省從此而陰已與僕兩處鬻之舟客矣越數年同邑曹給舍肇山公道江右停驂其公署見役夫數人籍草內一兒為所識憐兒即掾失子也呼至問毋何在曰在此盡淂客略買狀屬其邑明府收縛客而関白楚臬掾婦子始淂歸又擒淂僕於他郡于是販家買客械死者數人

何老人　王捉鬼

長洲有何老人者夜行見道旁一羊疑之曰夜安淂有羊必鬼也緊着之而負之背行抵市店鬻之值五錢晚復過市問羊則亡矣于是告以故而返其直又

有王郎者素豪有膽嘗夜啟門暗中見一物疑其為鬼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爇火出乃一朽船板也燒之聲如爆竹久乃滅遂稱王捉鬼云牛僧孺謂世間人鬼相半言不無過然觀此鬼往往有之則稱無鬼論者亦何謬耶

李文達公大父

南陽李翁其乃閣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艑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醵金三百兩易淂在邸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擘膺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淂矣非死則行乞耳李復來嗐笑曰公等何

其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可忍為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而垂橐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正叔談

靖遠伯王公

靖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袁一見即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淂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伯夫人一品語曰父貴閨於子夫壽可以妻延有以也

陳緝熈編修

吳人陳緝熈父鑑任某官以謗戍遼陽卒毋不淂歸從百夫長矣緝熈少孤念衰慈旅柩輙至涕泣刻苦讀書成戊辰進士除翰林編修郎表求使高麗以伸已志及還果與毋及柩偕可謂志士孝感矣

偽漢偽吳苗裔

今興國瑞昌間有戈陳二家不下千人即二姓常相伉殺而始皆友諒裔其人皆猛銳多力輕士好鬭南壯鄖能徒手搏虎不以為異予嘗過興國見十許輩聚食邸店獰面豺聲心為竦凜其在羅田張氏為士誠裔人稱張棒椎以常持椎擊催租人也正德間劇盜紅毛兒白毛兒出其家至為忠暴力敵萬夫緩急籍以為兵可為國扞禦御得其術狙亦可信不然吾不知所用矣

郢衡近俗

郢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廉值售之娼家以圖成錢樹子時濆其波瀾娼家蓄飾數年便以倚門今襄樊間紅袖稚齒既多且賤皆其卷曲所不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歸女必孯奩具故女

多不育而寡少即傭販匠夫不二三十金不可得婦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略買自他郡而娼最衆吾里團鎮其略藪也略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蔽牢不可動長民者從其俗以悦民往往亂法庇覆以文字應上鉤攝而已予嘗遊二郡覩其弊輙為扼腕

襄陽訛言

萬曆壬辰襄陽有人自京師訛言後宮有密旨遣貴璫旦夕至襄鄧刮女子千百其用入宮時裸體加鞭簡令竄過火牀上俾氣血貫聚心肝剖以合藥服食長生愚民吠聲一時女子不必聘媾不計齒貌遽成

婚合其時郡侯屬禁不得食曰侯恐無女應朝命為
自全計耳次年癸巳予適襄主樊城姜嫗家聞此其
家女婿皆以是嫁娶而皆是童嬰人謂叱言者家有
女欲嫁而慳財故為是欺弄令女易嫁耳乃竟逃罹
祟之誅如三尺何嘗聞姑蘇有隣盜之驚忽邏卒馳
呼而過曰殺人者至矣市人駭驚盡棄負釋擔而走
潮湧浪疊填塞街巷一日而定究邏卒語何謂乃謂
決獄使者至而人自誤耳遂使其人杖下况故作妖
言耶

產錫地不宜生植

衡之常寧耒陽產錫其地人語予云凡錫產處不宜
生植故人必貧而必移徙天地精華此聚彼耗物無
兩大事不雙美茂樹之下其草不肥理固然耳白璧
明珠必出山海奇石珍木產自徼隅靈各有專地也
滇南點蒼石其文理峭峰平山奇奇怪怪皆肖似其
山今人文漸盛而石亦不出人聚則物耗也又古聚
則今耗天下大勢秦漢之故都皆帝王賢聖淵藪今
棄不都而諸皆不競非氣乘芻末乎吳越閩楚不盟
中國今所生產皆擾雄伯而燕薊為扶輿頭顱氣嚮
全盛非金元偏夷可能當故宜今聞天都也猗與
哉

姚源萬年

江右成化間姚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
劒之像已賊起大氛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韓公雍平
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板有天成萬年字大
盈丈事豈偶然王資敬談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合人史通謂荆州為
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諸書又謂崑
崙為天下中此益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
也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秀才燕生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
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為髮分中左右三髻識
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之便造其家三
子出見童非矣考以課執又皆暢然大加賞譽觧贈
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
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子者公以問待者曰有之即
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㝡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
為主婚各以次第配焉莊靜爾嘗言之不悉過汝以

說之人果然

蕭烝藩得父

南安蕭其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
懷私詬辱無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
其左臂破裂血湍衣袽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袽分
藏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制盆桶諸木器
糊口飄零憤恚久益忘家婦倚辦女紅自食毀面貞
守子漸長又鬬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
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廿一成鄉薦起家
其縣令嘉靖壬午權楚少參建牙郢上以失父故常
抱悢戚頓欲挂冠雲遊覔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
見堂下製器匠徧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命童子問
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亡始末復
問汝血袽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持袽
合太夫人所藏如一于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
攬僉人匠汝翁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居而得
父大慰夙心殆亦天合懽溢百城黄大談

元録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録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
友人録得一篇因刻於左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晨
門荷簣荷蓧以及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
逸民稱之何也柳下惠為士師矣槩謂之逸民
可乎其詳言之

初考李縣尹批　初疑明潔
考官林知州批　二疑整齊峻潔

對論語記逸民有七皆一世之高士聖人則有稱
贊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亦皆一世之高
士聖人或有惓惓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
者七人而同之亦不可用柳下惠為士師而疑
之也請詳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夫子於伯夷叔齊則謂之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於虞仲夷逸則又為之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是七人者非隱遯不汙則同而
立心造行則異故聖人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
逸民宜矣若微生畝晨門荷簣荷蓧接輿沮溺

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則譬之以疾
固於荷蕢則曰果哉末之難矣於荷蓧則使子
路見之於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意
謂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變易之獨於晨門則未
及捧其不可而為之語聖人於丈人則謂之隱
者而朱子皆以是餘焉則聖人亦或有惓惓接
引之意皆以為隱者亦宜矣彼其作者七人集
注已謂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
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惠雖為士師然不能
枉道至於三黜則遺佚阨窮其為逸民亦無可

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賛品列之者蓋所聞一
世之高士故稱賛之為逸民足矣有惓惓接引
之意者蓋夫子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
抑其已行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
也若非者七人朱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
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
何敢贅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
往以謁選不得暫歸旅宿夢身珮玉環金弾二物皆
其家觀音堂供棹上貯物思之環者還也且賜環
主思也弾者憚也又脫手不還之物其戒我勿往乎
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皆遭破家之阨身幸無恙
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
其金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
視之思得陋傍抱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失
行行忽見一肆賣餅麪因思得餅麪者丙一也於
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果得奴子而金尚
在懐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夢之債神啟之與
故曰思之思之又曰鬼神將通之信然

王游擊得父

遼東游擊將軍王公甦岸偉大如神人又善戰屢建
大功而性至孝偶歸衛見太夫人宴起如有憂者必
詢其爭太夫人始曰有一事不言則傷我心言則恐
傷汝心汝非王父子吾初與汝父趙公在軍中為王
父掠得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為遼游置吾後室王父
無子汝生遂以為子王父亡得蔭離汝父趙公四十
年生死未决昨與汝媳閑造廳上見牧馬老卒酷似
汝父以未告汝未及詰問公出詰卒陳其巔末纖悉
符合于是扶卒入室相持慟哭瀠洗更衣婦子羅拜

次日以其情奏請歸塋王氏猶趙氏卒伍[illegible]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此正統年事

李文正公謔語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不得以問公公曰待湯

李文正公入朝履襪

李文正公幼擧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illegible]帝命以對曰神童足短對曰[illegible]天子門高[illegible]帝抱置膝上時其父伏在丹陛又命以對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公此時入朝小紅履一雙白綾襪一雙後為耿天臺先生所得貯以一篋自撰小文記之而屬廣濟王督學大謨藏之而王為孝廉時也即先生所自談此亦可見先生之度有珍不必藏家令人只認已字最真其於所好大類剖腹其不然矣

鄧鎮鄉謔談

麻邑鄧鎮鄉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或造化留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損天也今人無端忘己又逞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逋之喻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於此予請竊比之矣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詹侍御事講蘇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叅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葬地掘土見崇碑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超錦袍玉帶言曰我漢將軍毋奪我墓公不為動復夢超戎裝彎弓射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目皆瞽而意愈堅又夢超瞋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匿賈金盡殺之事覺罪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劉瑞簡公時為蜀大叅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福談地以超貴非超貴以地也始超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超後則其滅絕可知而甘禍殺身為子孫圖所爲

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
者弗為况烏有夢〻耶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
葛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何令君殺狐

湘潭令何君起升富順人去年丙申蒞任謁憲臺於
寶慶還過湘鄉水濱有傳舍夙傳有妖人所憚入公
獨留二竪子一厨人入居之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
下隱〻見素妝女娉婷欲前公叱之去侍者皆股栗
方解卧具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為動第立竪子
拔去已有針從床下穿卧具入又刺公足創甚公怒

起舉燭徧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
狐匿其中即拔取厨人刀去格砍之狐尚雙制公手
厨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因得伸手重砍以刀狐
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以為坐具寶
慶從事宣城梅子馬正與何令君聯舟鄂渚所談也
凡邪乘人心入者也而皆起於婦人下賤以其愚怯
易惑而心易摇也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向公所
為正類李叔堅不見狗怪而狗自斃者殺狐益難矣
使得盡用其刀天下安有城狐作孽者哉

高中丞還金

德安高中丞瓛號玉華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
磁州夙發郵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橐
命從者舉之纍〻然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
北風獵〻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橐垂盡奈
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
蒙袂而來者鬓蓬蔽面徒跣號呼謂失金公曰夫夫
其亡金者耶金在是〻人曰用督地租錢急天旱鬻
子女得金五十五假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
死矣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
報公益不受其人楏焉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

姓曰户祝之明年丙戌公舉進士由淅參藩歷大中
丞丈夫子四人三為郎季子袥二千石年皆至大耋
諸係仕者又數人從麻邑劉公守福見其傳中丞先
朝名臣還金細行僅豹一班猶之渡蟻飼雀可槩全
仁還固敘傳亦舉一事非必止此令人旦為仁暮責
報何異操豚蹄而望歲乎惟積惟無望請自一事始

梅禹金園蛇祟

宣城梅禹金園在城東陬深林陰森園丁子留兒日
漸尫羸知其中祟而諸法莫能制一日雷霆交作擊
破一樹視之中有巨蛇蜕蓋蛇祟也自是祟絕然兒

猊猶故禹金教以服雄黃數月遍体毛孔出赤蛇千萬始如絲髮竟日漸大悉以焚死兒始無恙梅子禹談

瞽者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獲索梁州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留中事皆於鵾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孫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嗥大行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耳已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

餞之酒酣曰有瞽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已屏內咲聲出如所謂龎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誶語擲肴皿墮地成碎磁聲種〻偪真某公大懼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于是聽琵琶終夜不去鄂渚聚梅子馬舟中詹叔正談古人賤工小技皆滑籍名後世剏琵琶絃鼗遺事查八十琵琶汪伯玉司馬已有傳瞽者恐不甘辟支信善必有偶也

新刻耳談卷之九目録計三十八條

目録畢

新刻耳談卷之九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少司寇董公

嘉靖間南京督學作史董公傳策及吏部都給事中周公顯並極論嚴相嵩父子奸貪誤國　上大怒懲二公從戍長流廣右其地又之二公忠憤不已同登一高塔絶頂商推捐生再疏盡屏從人塔下白日忽暴雷起擊塔斷攝上半於平地從人咸壓死二公坐塔中平康亡恙旋從窓孔中出亡何嵩以他疏敗削

籍子罪棄市起董公少司寇周公南操江御史大夫熊一衡談雷霆之威何也豈知氷山之欲潰而警之令無重犯逆鱗耶抑偶然耶然驚變無害禁遇因之忠奸之報科然矣

戈秀才

蘄水縣秀才戈生家貧每歲里黨醵錢作社已獨慳與且不信神常有詈語人隣人周某病劇鬼來攝之社神挾怨故以生往生死獨心熱未殮及見閻王閻王檢簿曰應死者周某生乃溧水縣主簿壽八十何誤攝也怒責攝者縱之還生復甦往視周某言誤攝之故周果暴死越三載以明經謁選試得高等註授其郡倅生喜過望又心謂神語非耶強飲不覺酣睡明發趣部衣冠皆以醉故為偷鬼刼去倉皇典夏衣冠着之大不彌身選君望見詫曰是人安可作郡倅改授溧水縣主簿壽果八十終張子升談然少齒習聞之矣

巴水驛丞

張明經謁選覲夜與一人聚部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産蘄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

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塌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〻丞又若有撼遏火勢者人因得抱〻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是巴水驛丞今黄邑博士楊公爔得之明經所談簿丞細小吏尚得鬼神之託不死社神何得挾怨家何得遺之語曰一手錢一斗米皆關禄命況其大者

継美堂

張大司寇永寧烏程人始令蕪湖顏堂曰継美必有所謂而後令為今侍御葉公継美已足為語徵乃司寇子天德復承其後以父子継而皆以卓異徵則又

荷花兒

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出門故呼曰周皇親被荷花兒殺死矣邏卒入視果見屍一僕為厨役一婢荷花兒在旁明日以聞於法司言狀如此荷花兒因受虐刑倫蠢楚毒誣服謂已與某某姦殺主取財為逃計捕某某不得竟坐罪凌遲六月行刑其時荷花兒哀語劊子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觸剮可也劊子不聽竟如法肉盡兒猶語曰我冤取波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舖忽大叫曰

何花兒撻我七孔血流死實殺皇親為市中賣瓜子炒豆無賴細民朱腦瓜等十一人而歸罪婢以緩已捕以呼語如此諸賊因叢淫一瞽婦久之爭姦瞽婦不勝其躁語洩腦瓜等皆被擊吐實餘贜凶刃皆得罪死大司寇翁公見海及謂曹郎皆中彈文罷歸時萬曆戊寅王均之所親見自是刑家慎獄不肯造次必曰恐如荷花兒以此然有不可曉者出門呼者何人贜刃何在僕何以不同罪本是矜疑而何遽決趙公自南來聞人喧傳此事無不均齒扼腕荷花兒者故[illegible]以衆惡甘心焉不知傳者皆屬吠聲世之兒若此何限也

義猴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稚殺之縄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呵導聲至猴即嚙縄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先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與共灰燼公益傷之某公為之傳胡伯良談音人之言曰臣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為用矣此人

而獸言也猴畜於前丐者無甚大義既為報仇而必死之何烈烈耶故禽獸未嘗無人心而有不如之者寧獨不如已耶

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叢辱幾死謫丞貴州龍場驛地道杭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烏龍大王來謁僕頭緋袍形甚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難柰何公甚異焉因求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亥扃瞑日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

從閩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一人持刃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恐以官府及幽冥報復之說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遣疾巫媼謂汝為之勸殺汝此朝命不敢違也忽解縛曰更前數里議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昏黑因反縛以布衾衆首舁之疾行数里曰至矣覺留擲受一挺即乘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久漸甦身仰卧水中所縛所裳盡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締視波濤如屋上行光怪驚状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数人檢上綿襖子至一宅困甚不暇問主者解衣熟寐

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耶公憶往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少頃一人戴鋼义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相救渴無苦乎即吳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丽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吳翁堂甚高粉繪輝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客入公就賓席膳畢遊書屋亦三間類世巷遂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筵於堂殽食精絕巳奏樂則海盐人㧍琵琶記艷姬数十人魚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

袖為回風之舞歌白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復為吳翁題唐宋名畫及談經史攝生意甚悉公苦辭歸翁張筵為劇餞曰君難数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吳亦皆有詩為荅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借高馬尾巾及櫛具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遠岸則肩輿巳具沙際四人舁之至一閣隱隱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閣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塞時朝中有微行者衆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外公求飯與人與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婁野亭賈守亦至公言

所從来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何神耶留数日回杭向所借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大王前拜謝忽一黑蛇長丈餘自梁垂逩婁僕数匝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人索家書公為詩曰學道無成歲月虚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首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巳釋公公故托言鬼神俾其人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聊詭寧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廪浚井張子房脫

大索授書圯上皆非耶而又何疑於文成

孫給舍押字泣狐

孫給舍鵬初觴集唐侍御宅召所常侍歌兒不至至則羸病無人色云為狐所據孫公曰我善書符當以治汝本是戲語而兒哀乞不已因捉唐公案上硃筆成押字授之旬日兒至病色大減百頓稱謝曰狐見押字泣避去矣凡正人怪邪所憚故令人止邪常書范文正公異世且然況今世耶公以隻字泣狐必有以懾之於幽者

鬼打虎

歙縣王干寺門塑千里眼順風耳神手眼勢可畏有虎入以為人也而怒齧其足神倒身重遂壓虎死其神力也與詳載汪司馬小說中詹叔正談

金陵巡兵

近年沿江用巡船緝盜盜不得逞而苦巡兵常自為盜數年前予適金陵獲盜乃其巡兵蓋往赴操江督府遇賈船故稱盜劫之貲掠殆盡一盜着新襪擲所着故襪于舟尾而忘列名手本在襪中既去賈得據以聞於督府兵尚不知呼曰江上盜無督府曰汝等皆盜安得謂無盡以伏法然諸處及吾郡皆然不但金陵此等皆黠民安得徒忘必司幽者故調弄之至此耳里語曰惡事無巧手信乎

烈鸛

高郵有鸛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鸛一群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雄者形親而依依孤者聲哀而咏咏遂皆飛去孤者哀不已忽攢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鸛而競為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為某公撰吳貞甫談

虎冢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畨舶至海傍渡舟山遘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来視眈眈聲咆哮歙齒而不咥若憫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咥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兎豕来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於棄窑敲火於遂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嬿婉矣後有雄虎来求配

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恍高遺獸常餽高以觴於山中不乏蓄積餱糧生二子性俱猛鷙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淛省督府胡公捧檄招來破倭成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冢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吳貞甫談獸與人交生子世常有之此其類矣而其始以無生生夫惟無生是以有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斯人病死心衰其近之與今山中婦子常持竿逐虎虎不亂搏愈足為驗是可以指心

湯胤績

先朝邉將湯胤績突與胡戰敗身死月餘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一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户而寢明發開户寂然無人但見壁詩末有血污游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為湯公也

燕子磯僧商

徽商某泊舟金陵燕子磯下登觀音閣見閣頹壞因僧乞施遂解囊出三十金庀之而餘金甚饒僧遂啇異陽作留款觴之既醉是夜殺商斷割之貯大甕中淂其餘金次朝有賊曹亦泊舟磯下見美婦擔水入寺疑訝逐之至甕前不見破甕屍出即以聞憲府捕僧審實皆淂大辟擔水者即觀音化身賊曹處至必有陰主者僧固慘無厭而商漫藏實誨禍也其事踵相接胥此矣往已熟聞須因詹叔正談始知為燕子磯事

黃季主張惟時謔語

黃郡黃解元季主麻荊州張狀元惟時茂修相聚顧門黃少年有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謔之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即荅曰懷佳人兮不能忘語各有意朗

伯良談惟時兄弟皆楚才獨步不愧科名猶之揚用修足冠百科而皆以父相君故掌口語人不過強口施毒耳名自在千古也

嚴高二相君謔語

嚴相君訥蘇人而麻裡語於蘇有菹豆之誚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嘗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皆足捧腹伯良談

包山僧天靈謔

蘇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

才嘲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即答曰乃秀才秀字掉轉尾去便是一時聞者絶倒伯良談

王文成公諢語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某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夷使對句

成化間夷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玉帛相將典容不能對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夷使愧服

佛現烏兜羅錦雲

峨眉山頂普賢菩薩正殿補陀巖普顯放光之所每日出時白雲一縷矗起接於山頂瀰漫滿山即有烏呼佛現名佛現烏是時寺僧皆出發前鳴鐘禮拜梵唄瞻仰朦朧中佛像現焉頃之散滅空山無有或又現於辟支道場不出一時道場在雅州滎縣相距彌遠而其地禮拜猶補巖其年有繡衣使者疑為妖妄集百夫射像處像自儼然方知神通無礙予往遊廬岳遇峨嵋僧法朗談而吳孝甫山人自峨嵋來談亦猶是乃其稱雲曰兜羅錦人藉之行白光上念念稠濃諸經已言而予遊衡山絶頂雲正相類手可提取射志不言兜羅實兜羅也別聞某寺有聖燈常夜出或射之燈滅明日有巨蟒死山中蓋蟒目也使者之疑由是矣

芝蔴通鑑　掉書袋

吳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肆鬻者必累以紙一家紙為零殘通鑑一人頻買蔴積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輙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党太尉見人談文語謂掉書袋宋代朝儀凡大臣陞辭必致祝語武臣則不必及太

尉辭乃揚笏祝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大家好將息兩陛掩口及出黄門問曰太尉何為說此兩句曰我常見措大好掉書袋我亦掉兩句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謁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耽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在其中貴公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已成鄉舉矣語皆含刺少穎如此

費狀元

鉛山費公宏成化丁未狀元時年最少四十五入內閣意若哂他相老者一相曰莫要笑我便須到你一相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可謂婉而妙公在位不久壽亦不遐又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人謂曰君名在狀元前覺而自疑豈有名在狀元前者丁未會榜黼名十五費名十六而費果狀元計夢時費尚未生也

春桂花

儀眞王公大用將公南金未第時同舍課耕最親元旦同遊於某廟曰桂花香若此乎時遊客雜沓皆若未聞曰雪候桂有花之不乖如此女如女非淫奔猶赤子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不手援以為祉往沿海諸郡士人女婦奪於倭皆得贖歸亦以其非罪也是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村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颿人掠去鬻於衛某邑為民婦夫死哭墓往來如常一日為有力者負去轉鬻于衛係籍平康文罔如牛毛扞者蹙眽政尚閎閎大縣若此

不二禪師

禪師居太岳虎耳巖菴就巖起觀音亦坐巖龕中予往從吳明卿先生方山人仲美冒大雪往謁之禪師肥大躁急大類武人紅顏汗津津所談亦嬰兒上人翁檢心之法席地飯客香蔬可飽禪榻數處各據幽勝在長松細竹泉石間梵放時坐以游心不受金帛紛以米餉然擔夫在道坐懸米囊則知之曰汝在某處如此不敢以供故不受人益神之自是無敢坐懸米囊者與人談亦隱隱及未來時多驗江陵張太師遣子孝廉往候頗受法旨禪師不言但貽以衲頭一領不數年身死禍作禪師曰早着衲去當不至此及別亦各致語於予曰虧了你好了你予為盧胡或謂菴中不宜有尼僧坐禪女流禮佛者此以世法窺彼妙靜閉目不觀又是一重公案辟支以下或假修戒何難於禪師

南巖松石小景

太和諸峰無不刺天景皆殊絕邇來始入伯玉元美諸記足稱雄諸岳人稱南巖景紫霄杉遊五龍不歸家于得再徧遊之不賢者識其小嘗在南巖得一石授地躍起席平墟瞰絕壁壚納萬壑壁削千仞樹蘿錯織如綺上建亭子簷際古松數株生而無積聚無千金之子亦無凍餒之民衡實似之宛然畫筆乃

天南阻洞庭非戎馬必爭土地西連劍閣為蠶烏藨
定之資昔阮籍爱東平風土張融亦思晋平關外避
地避世卜居卜鄰所不能忘情者予去衡嘗有詩懷
其地曰桃都存箄路朴略自虞陶不賈貲常裕為需
氣不驕帶霜風土燠多雨稻粱饒浮海今何適移[illegible]
且避罟此衡之為樂土也永實諸郡在魯衛門

蜀險不宜開道

蜀之門戶歸巴之間險隘在楚形勢稱要害謂在我
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險逰奉　朝議十許邑一
切削平以開道路關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

謂太平無虞則秦關二百長江天險皆非治國所右
矣今金陵有攔江石諸險虎躍江心大阨舟航若可
鑿去我　神祖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父亡依毋五歲為婢桃花常抱
往乾娘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往為私期
忽遇賊客故稱抱女還家實盜去舟發　襄陽販鐵
者女育於其媼五年始鬻於吾里團鎮復同所盜十
餘女婦遡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媼而蓄飾之嬌
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箠楚毒屢求死又耻無知者

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
其家事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
同遊吳孝甫與媼語頗罄橐得六十金與贖以室其
地士人子而媼不可已書其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
冀或得聞於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閩中者而皆無
耗已遊京師過所善通州榷木幕賓楊君為女家隣
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毋死二兄皆廩於庠以為
耻不荅如乎二公分趨左右樹各折得已發花一枝
衆始詫而爭折取幾有持花出門群兒拍手歌曰一
布政一知府擬高魁花剌手衆問兒何以歌此曰我

何所知信口戲耳是科二公同中次年正德戊辰王
公成進士歷官布政蔣公知府皆如兒言吳貞甫談

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城北十里外摩訶菴能詩善小楷書
皆得空覺之趣予嘗携客往憩其榻而談聚經論香
茗餅餌未嘗不移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
馬灑脫尚名韁榻借松陰翠杯含菊蘂香清談名理
窟幻有刹魔場亦是看心侶皈依禮法王其為予兄
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滅端為不滅因金剛摧朽木
寶筏濟通津我眷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

遥識謝池春五言妙境畦逕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緇衲恐不能釋此片玉也別有無弦上人住慈壽寺旁善琴朗秀大堪着塵皆不失高僧傳流品

衡郡為樂土

諺云衡皇永帝謂其國大也予嘗遊衡郡獨佳其俗之美以在岳麓多雨不旱常年十錢得米斗餘得蔬一肩黑笋肥鞭如土錫其所產酒户萬家籍於官者四千七百凡筵會諸家輪辦之薪炭煤山積而冬不寒大槩不爐不綿五嶺三吳舟車通利財貨不滯行賈之利買失利以煤船東下並船鬻之輒能根起民

淳士慤尊三日愛俗沿朴儉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不識予所着羢褐潞紬常見人家以茶薦客置蜜果一枚於盂中而無茶主人盂中並果無之逋逃易聚不出市無巧子然亦鮮財力薰天之族伍憲使子譙先生家不異布素太史公傳楚呰窳偷生濯濯石上不知根所入處攢柯交蔭暑日當不得侵獨一株起亭礎間根與石楯乃起可坐而偃曲避厝出復拗節直上回柯內向松鼠山鳥聲衆皆異晴晝雲色洒洒霑着衣袖大是勝地一丘可老那得董北苑圖寫置戊齋壁供宗少文卧遊令時時神往也所恨以僻故

人所罕到遊僧丐子日夜麕集點涴清界凡天下失所據皆若此矣

登太和捷道

太和磴道陡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險不若是人亦鮮知歲壬午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重畏履峭至杉木林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迴輿從之箐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邅迴忽遇一人肩干戈一束盎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毬雜禽獸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高入翠微常見運樓四五層皆倚絕壁懸建而其中老人禿頂龎眉

凭欄下視人謂多百餘歲人真玄修得道者非關中乞食偽稱長年者也久之與直達紫金城飯琳宮洗沐畢陞謁瞻仰巳凭前欄見與偕諸君曳鎖杳靄間久始至日旰矣往者皆是祈嗣次年予生子淳小字玄佑九人皆得雄

劉莊襄公大父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為莊襄公璲大父自少仁恕不踐蛩蟲與贈夫人董毋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為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

徐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柰何見問其慎如此及公歿有一族子觸[illegible]哭甚哀人始疑為昔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人既以子貴享高算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信不虛矣

魚僧

劉萬天長人以打鴈為業人呼雁劉然秋冬打雁春夏則取魚其取也以蘆竹為篙而發視謂之起簄忽有僧到門乞施食纖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飡既去語劉曰君起簄必常得大魚慎不可奏刀君

不聞白龍而魚服乎已起簄果得大魚劉不能捨剖之腹內猶是前碎米飯蓋僧所化魚也僧耶龍耶劉自是一家病死吳貞甫談

孔明賛

先太史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賛詩已載集中獨賛棄不載姑筆如此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劉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晉樂之顧

雪堂　太湖治堂

黄郡侯潘公衛渚先生少時於書舍園中拾一古銅印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後果守黄郡出印視所知據其文大之扁於雪堂今扁是也予從孫伯固始令太湖見治堂棟隃題落成年甲乃巳年甲不差一字則建堂之日乃産令之時食祿有方事皆前定端有此理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韋國秀國秀死呂哭之慟遂至迷罔浪遊棄業先是寧滁廢宮有百花臺呂遊其地見一人美益甚非韋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國傷妙麗於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

棄陋劣以故情視新人新郎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父之始曰君無訝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稱善歌汪度始家北門不意為寧殿下所嬖專席傾宮亡何為婁妃以妬鴆殺我埋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遊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韋郎我亦知之今在浦城縣南僊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祝三日韋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思君未忘但無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郎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遊江以南数歲不

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隠猶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里人至今請仙問疑有吕子敬秀才云呉貞甫談

某尚書讖語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三月三日浴澡一客過之見以浴辭不悦及六月六日公徃謁是客亦辭以浴不出公索筆戲題其壁曰公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公公沐浴公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公六月六蓋三月三浴佛之辰六月六浴狗之日歳丙申三月三日憲使韓先生之楚祖送於報國寺先生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目録計三十八條

稱是隣居遂偕枕席久之張察隣居無是婦疑之以詒婦媪曰正有事相托妾非人也客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娼女穆小瓊也少以艷而名曲中為楊所鍾情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為誓盟迎妾歸生死相保妾家篋笥頗饒罄以歸之痴心守盟謝客七載今久已無耗聞亦別娶矣以是抱恨而卒此店即妾故居床下有瘞金二觔王同心盒数事以贈君但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耳張掘金玉果得遂許與偕如婚語舟中置一牌位書穆小瓊夜呼之

即至抵家別張適楊宅楊正康裕亡恙而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大驚諱不敢言自是呼牌位名不至矣黃大談

弘治壬戌世講録

弘治壬戌世講録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内新建張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予叔祖叅政公贈尚書濟叙世最備即予丘壑名亦蔘及焉始予遊南廱相國任少司成謬以薄枝賞譽一見即問見此録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微始得見於翁閣序文即出程公手謙論感慨有秦人於未造思孝公之意嘗讀数過記其梗槩因録於此曰　孝皇之世薄[illegible]内外既庶且豊文恬武熈士大夫率以名節相砥礪禮義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為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録以得賢[illegible]則以鮮賢為耻宋戊辰之録其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録其存也以文信公豈在世講哉然楊召公之烈以虎盖張湯之虐以安世亦在乎其子孫此録所以稱世也

憎詩

昔有喜賦悲賦吳人某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

間何物最堪憎蝨蚤蚊蝿鼠賊僧相罵婦人攔路狗濕柴炧熖炭濁油燈新都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王雅宜六十再娶許青陽嘲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雨傍高唐秀水陶大冶談

董尚書　元美先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

水求之泗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未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其家亦不知所始山陰陶大冶談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為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脗合完好益足珍貴豫章朱文孟先生談二事甚相類予亦熟聞之延津劍合洛西鍾應神物變幻端有此理夫人能閱物物亦能閱人二物歷世綿邈不知閱幾何人而作離作合因

之安在其為我家物也又予贈侍御先君常以不得贈郎中先大夫已未進士登科錄為快快已以計偕入都忽見之小肆中上復有先大父字數行及點塗墨跡即解千錢購歸鬻者不過欲得十錢大駭此事皆異附錄之

申相國家老僕

姑蘇申相國罷相歸築休休菴以遊息旁有地一區已售自主者而其上一銀杏樹森聳挺直合二人抱主者獨不售此樹意欲他售價稍饒耳而相國家老僕夢有着縞素婦頓顙泣告曰妾明日有難公能救我當獲福祐明發老僕出門果見衆木工持斧鋸往截此樹蓋主者得八金售衆工矣老僕意着縞與樹色同衆工往所謂難也遂如數給主者還衆工金樹得全是年鬻樹果無心合數得八金毫釐不羸不縮老僕後亦康裕得終其年陶大冶談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巳祥暗視曰我成大事封

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咤噫聲[■]數尺飛濺環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聞勝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戚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劒騰空之類耶語出李相君石麓公維揚人至今能言之而吳貞甫以語予或謂燈臺作人語詈瑾以阻其邪恐未必然

麩子李

麩子李者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穀但噉麥麩故名荆藩求定王慕之遺十校移文恭

潘董是山者礼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委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千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絶處誦經遥為泣拜索書又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校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淂罪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王均之談

寶應獺妖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獺自

水中出注目窺女遶迴不已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朗忽見美少年潜入淫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歳其家始知之禁不淂閙荘方士善符呪邀以禁治果一少年至伏階下索楮墨題云有来終有去情易復情難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再不犯君矣忽化獺走出已女果生一獺其家欲刃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乎遂棄獺入邗水而老獺適至抱擁而去蘄湯君衡野時宰寶應覩其事入志王均之談

張孝廉

蘄陽張孝廉曰新少嘗夢入深山古廟碑有讀書臺三字一人唐巾緋袍玉帶自稱李太白示以村庄圖已為題詩醒猶記末句云一灣烟水共誰分已有楊明府者邀入西席其堂扁曰讀書臺以為夢止是矣歳庚午登楚書已令江油僅半載捧大吏檄採木苗洞萬山峯岑忽有太白廟碑曰讀書臺境與像宛然夢所見始詫曰村庄豈吉徵乎其日報至丁艱歸而後有擠之者遂罷王均之談

舒探花

全州舒編修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

胥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姓守其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絶即往購淂抱歸屬探花婦鞠之以為孫自是肉字漸消滅家姪彥之遊歸談此然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蓋亦從釋迦中来綫成婚宦便已觀化其為荣名何異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為子尚滯愛根耶

張延

蘄陽王太守之佐宰荆山時有書役張延業寫文冊於其郡其別駕署中月夜清寂忽有女盛妝来窺已

延固英少年出與語女稱是本衙官人女相慕故來奔耳延始懼而竟莫能自制與相歡久之察官人女新卒淺殯衙後益大懼稱疾避歸荆山行至淌口已淩河而女在其後隔岸呼詈延不顧亡何奉王公命他往旅寓更深女忽至怨詛轉厲逾年延死官衙發殯女顏色如生身畔有數物不知所自疑延所贈也王均之談太守即　尊人

鐵樹宮火

豫章鐵樹宮嘉靖末造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閑閻人無不見者

又數日火無故自發宮為灰燼　文孟宗侯談

宋鶩池蹈海

宋鶩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梅花貧無家遼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鶩池因號鶩池道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跟踏得金輙棄之先朝布衣高節莫有踰之者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園公才貴人尊以上客亦極成其名小不恍於園丁即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矗起即乘大醉躍身其中常自謂我必不死牖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固其心矣始客某寺人見其蹈海走報寺僧始知是鶩池𮕩泰藩濟寧邢子愿先生有傳一及四詩紀之乙未予嘗遊先生園為讀一過而亦作一詩曰蹈海今看魯仲連誰云魚腹與牛眠難從急景貪延命肯向彌留作可憐麯枕糟丘無也尺蝦邦鱉國有重泉蹴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唐駿元皐

唐駿元皐歙人彭總督澤北直隸人彭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皐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敝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離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駿元必皐報者至而

隸門正欲群毆人乘喜盡宥之皐又嘗夢與鄭佐同捞時皐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皐兩榜皆同捷皐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為箕卜箕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皐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主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皐即以箕語對主大駭賞又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对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对俱有諷刺意而答常勝所以為奇又孫駿元生時毋夢唐皐入室故名繼皐歙人郝仲隆文棟談

舒方伯得孫

方伯舒公大猷通城人止一子卒先是子與婢通有娠格於姤婦出嫁山中民生子七八歲矣實其子子或以語其邑令君望江人產科科於兩家稍探得其實自往抱歸以鼓吹羔雁迎至其第公大悅公今八十餘孫亦籍博士楚理寧波王子期伯篔談

康武功得子

武功康殿元海对山公始無子適有妓自其省来鬻歌於市又有招公飲者妓在焉公善琴妓亦能之試彈一曲公大喜格其毋来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子成孝廉楚左史滇南董公以時嘗過武功孝廉觴

馬知其故以語我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其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毋家言其故婢父毋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祀不暇而憂婢恐斃杖下仁何至也貴子

重生有由哉劉子敦談

巴陵老人壽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我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龎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尚未出盖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與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温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温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年可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来汝謝世因返舍

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嘆而返楚萬户劉子才傑談

梅中丞祖毋百歲坊

雲中大中丞梅公祖毋熊太宜人年百歲臺司為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並毋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食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君平可卜矣

大穀

始興令楊應龍柳州人言其遠祖榀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見

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数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之最詳為所談也

續断指

江尉黃陂人觧銀赴京至真定遇大盗併截去二指抵京五日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伙總戎門下醫曰是可續也而断指幸始為從人拾得即取合之層層塗藥仍夾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合活軟如故但有紅線痕傾橐得三十金酬之楚萬户劉子才談兼有其方用片腦象牙末降香諸料

續断舌

予少齒聞塾師凃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断處急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期不如其舊

宮人羅巾詩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於

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数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凉多從来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柰若何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大笑其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為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文孟大冶談

楊循吉水仙子詞

姑蘇楊循吉罷部郎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畢見矣曰歸来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焼香童子煎茶

羅殿元人字令

纈殿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擾目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披髮到于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子路令　負子是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illegible]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一[illegible]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illegible]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袁履善先生譚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㫖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謔因事謁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乎遂出單此生應公大笑先生在郡嘗攝黃邑點里老九十四人名一見稍屈指計之即曰內少幾人數之果然又於賓筵計所設看果曰此籠幾十幾枚數之又果然拳枚著有𢎥經千百不差人以為挾術予私問之曰非也但心機巧耳後乃遊于白門與張進士大來為雞鳴寺憑虛閣之集閣中刻有對聯極冗先生行酒即以對中字不欲聯不欲倒成四言詩一絕咄嗟而辦天理致真是異才弟其詩文不按古以速為奇恐後世無稱焉先生亦自知而不能違所好可惜也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雍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二句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夾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莫把人來說那箇人前不說人

倪雲林畫

金陵楊一洲嘗入一寺赴其僧飯先從廚入見上壁糊一紙畫為倪雲林真蹟紙理深入泥滓重以煙燻大爲詫驛飯竟日力揭浔時姑蘇湯生以裱褙聞因持往乞製湯生砥垢出墨呵氣造紙俯仰一月製成歸張之堂上金陵諸公競来觀畫門無虛轍有尚寶卿某公頻来不輟一日矚楊出自往借歸已屬盛山人仲交與楊謙價捐七十金始浔楊猶怏怏若置寶於懷而失之也楊嗜遊足跡徧天下稱鐵脚盛名時

秦葉明經選覆於山水嬌然塵表可稱真隱曩予游南雍於二公交最習聞其事此畫已消骨亡有一入楊目再落湯手遂成夜光蘇長公於已書曰此紙可剡錢祭鬼五百年後當享百金之價此畫即欲剡錢不可得未及二百年已享百金物之遇不遇如此

黃鶴樓重災

丁酉十月四日之夜黃鶴樓重災火起城外小家會颠風大吼火乘其勢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旹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遠邇股栗然蘆堆茅宇相屬偪軋又皆不焚先是

江夏令新都葉公夢赤髮鬼侍案頭又於卧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瀰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岈巇嶻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烱鏡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竟不測其義矣災後予過鄂有詩和諸公之作吊之曰祝融肆[illegible][illegible]蓬萊縹緲危樓盡化灰幾朵紅雲從鶴馭一時赤甲見龍來畫梁天上銷文[illegible]玉笛城中斷落梅阨運仙人逃不得層梯曲檻有

誦經僧

正德間山中大家倩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户嬌女聲言擊已刖殺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故扮盜刼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亡僧從之被縛公私交捷死愚民易惑求福於冥々而失女於昭々佛何不救今白蓮法甚盛夫隨婦與僧姦謂之結緣揭竿而起嘯聚俄頃貙牙之前責必有在

閬中鐘

蜀閬中縣沙灘鐵鐘半出土上江漲消長不一而水痕常在故處不為增減令君某掘取至十丈鐘猶在焉遂止鄂城周濟衆尉其縣所談

競渡諢語

楚先王時例於端陽日集三堂鉅公觀競渡於墩子湖一公即所觀贏輸之狀作語曰吶一聲喊丢你脚後一公曰要幾口氣到我跟前盖各有所負也又千王湖者本戎籍以才為王所器重補萬户是日郡侯宴處王令于主席郡侯不悅出令要以一字分合未帶童子詩二句曰[illegible]單也是輝才單也是撣馬門三

淑浪平地一聲雷于知其詈已即曰才易也是楊木易也是楊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楚人至今能言于之以才庸于王有以也

王太淑人詩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閨範母儀宇內稱焉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伯莫子期以貽予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錄其一章以俟世之搜閨秀詩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逐湖南萬里餘人靜夜鵑啼有韻道偏秋鳫戾無書簷蛛網就絲難盡梅莧

先成昔未除伯樂自來何處覓錯將良驥駕塩車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目録 計三十七條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着破衲臭穢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于市自稱呂貧子佪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咒且厭頻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没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蕭[illegible]後十餘年賈為縣

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看以雙草屨使閉目行誡聞水碓声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守令公銑令人發其地内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于市者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禍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禍一箇破燒餅一領破衲襖不憂盜賊兼煩惱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仝公携歸錢尚在石内廣信劉公雨豊談

王灘板築者

永豐王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婆娑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尔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為人板築自是往来如常至七八年顔色豊腴絶食不飢亦常持其家華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遠樹而上萬

曆丙戌往始不歸意必僊也龍虎山在其郡本僊靈窟宅其人蠢愚即仙當是崑崙奴劉公雨談即其外家親所識者

劉尚書松石公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其自陕来夜行見旌旗騎從盛甚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姓騶導若是曰陕城隍為劉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陕任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言訖不見商人大駭已還陕詢蔡動履無恙然語洩為憂何卒商人聞蔡卒即命妻子治棺費劉莊

蔡以擒亦為

襄公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關陝二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敎守傳談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為督學時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窑盤盂行酒曰此器世所宝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即華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宝也此公有媿色麻城劉莊襄公談其孫子敦以語我

黄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購別墅於勞勞亭之桃池館臺榭珍花奇石逶迤屈折愜意賞心黄大痴過之留酌池上酒酣問三老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庶也三老曰然但我譴之久其子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李栖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怫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以予孫作馬牛耳餘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子敦語我大痴之言所謂諷而三老竟悟則亦非傖父矣

娶婦得郎

金陵人有女且于歸而婿病劇婿家貧利女奩具故強迎女視婿女家難之而又迫於求欲却不能因計其子年貌甚類姊遂飾子往故稱未成禮不宜見尊親常蔽其面婿家不知以婿之妹伴嫂宿于別室是夜婚合越三日女家迎女歸妹自陳嫂是男子已為我婿矣婿家大恚訟於法司〻曰漲不宜以男往爾柰何以女就之乎殆是天緣聽其自配後婿病亦愈女竟得歸一嫁女而得婦一娶婦而得郎虛往實還網魚得鱮矣予里盧孝廉遊吳歸談

劉環

劉環武岡州豪民雪候客至令老僕破氷取魚及登岸僵欲死急飲之酒得活復勞以魚老僕不受曰主人以所不急輕用吾身以吾賤也而賤緣於前世不德遂自是斷葷不食魚已向環乞梵誦地環與餘畝及地一區結菴居之曉夜梵誦暇則力耕以耕所得餘食施供途人暑月施茶寒冬進粥凡十年不惰環以其名盛往視之老僕曰我方欲報主人而來乎因自治饌而洗菜於井遂坐化井傍環老無子来時妾方坐草見老僕入而子生今作某邑簿老僕有激一

念作善便成福果十年禪家於主人即以稱報實已去賤而環待之有恩可謂有不遠之後矣

雨魚

楚府内宫後有長春寺遶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雨止兩湖為空王敬之談其家傭奴獲巨鱗数頭始猶憚食既而無不飫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金沙灘童子

隆慶中鄂城金沙洲有童子每死去三四日復活以為常父母問其所以亦絶不言後鄰翁坐某廟廡下捫蝨有人從後掌其腦回顧不見翁大驚童子一日復活見隣翁問曰公知廟廡下掌腦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陰司為無常奉符鉤攝人令某縣某人某里某人皆是我鉤繫在後園樹上其人往視乃是線繫促織小蟲毋聞皆解而放之童子號泣倒地曰此輩生我死矣遂死不復活訪其人其人有竟死者有死去復生者宗侯韄禮談

煞神

鄂城之俗於新喪避煞最嚴楚王孫尚良素負氣矯厲不信當兄喪避日獨入坐靈傍将几筵餚酒自啖自酌至夜半見群鬼如氤氳之氣遶堂而過笑而叱之忽有椎鷄巨如鶴鈎喙怒目飛立棺上尚良髮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雞右手把觴蔫其餘汁怒曰汝是煞神乎何不畏我門外竊聽者知内有声皆為股栗已釋雞出而金鐵之聲大作於内至明毀瓦碗櫺器物皆盡後尚良獨享高壽嘗聞宋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雞在庭殺而烹之未薦而出其家歸釜中乃是人頭信其神為雞矣宗侯潜智談

張寅漢

郢里新家冲民謝茹保王里生張寅漢共醵毋金三十兩往蜀販蜜生活或謂家蜜不賤售重慶某山洞野蜜可不購而獲第險遠道無人煙耳三人徑往履其地以二人秉繩其上遞以一人下割蜜既足適謝王在上利張毋金遂斷繩棄之載蜜而歸詭言張分道他商矣張在洞絶粒揉蒸肉草荳和蜜療饑渴不死忽巨蛇從内洞出身如車輪懼甚伏以待噬蛇當蟄時絶不飲啖反相親附兩無嫌猜至春雷動蛇矯首向上噓濁納清以受生氣始蠕蠕翻動欲出而張

亦抱其腹欲附以上腹滑屢墮乃以尾承之遂出洞
相別猶相顧眷戀兩相含情抵家二人鬪大駭以為
鬼祟之人也慮索渠母金並賚貨競遁去至今未歸
此萬曆丙申丁酉年事曹育甫談張不奘蛇腹而反
乘之以出蛇何嘗亂噬最毒者人耳語乃謂殺蛇虎
者不以傷恩豈盡然乎二人謂張必不出乃出已歸
乃不歸非天其孰能為之二人必趨利故處墮于蛇
同其里矣

八里岡人　吳毛頭

吳世義者死與化倭寇難默齋公族弟也公安城死

寇入郡衙義在馬厩伏廁中與蔡秀才伏地相近蔡
探浮寇以棗歸營因相攜以是時從水瀆中出既離
城矣忽二人至又與偕其人云我已在其地受倭刃
不死強作死伏屍中夜半有神率群鬼來點名而以
挺指我由此是八里岡人𠉀以在此令起去故來且
八里岡我明日歸路而幸已無梗遂去明日聞八里
岡殺數十百人蔡嘆息謂其人必死矣公始以延平
二守往有相人者曰公氣色甚不佳可勿往公不悅
令待兒毛頭者至曰公相之其人有子否相人者曰
有三子毛頭有隱疾不宜子公令解衣以隱疾視之
笑以為誕後公竟死毛頭在街為賊所獲自分必死
乃寵以頭童納帳中飽載入倭遍歷諸國始得還生
三子今尚在

端午學子對

相傳成化間山中一學子於端午日師出對云青絲
繫黍汨羅江上吊忠魂學子素闇不能對忽有人在
耳畔教之曰紫竹挑包赤肚河中誅過客師大喜然
不甚解以語其父父色變謂師已知之故諷已遂吐
實蓋往所為殺奪事也師挾不已竟訟於官以從戒

張越吾孝廉

三輔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
學經紀其喪而扶送之歸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
言在京在途篤情如此李咤曰嫂何以知之曰夫已
先訃歸家語妾矣又謂今為上帝所憐命作江都城
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至矣而果然居帷
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上帝以我數
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為
子其地去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為其
邑丞可攜喜姐過高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
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時李檢裝得珠一封上題

曰珠購得為喜姐妝資時女室李子矣李因謁選果授其邑丞攜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覓村中林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人張越吾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皆在此遂延至家劳問如平生問女珠在否曰在則又喜時曹侯鐸守高唐耳其事為郡侯羅公道之羅公徼召之來是日方講業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禮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士皆臚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予伯兄純甫嘗言之姑蘇張伯起為作傳為神救生揔是始不

宜死魂所發越生之可貴如此而自速死何謂昔子貢問鬼子曰賜爾死自知之盖所不語若此等何間幽明人鬼夫生既可入幽見鬼死亦可入明見人今儺者以人作鬼玄衷使以鬼迎帝鬼耶人耶

丁戍冤報

長洲人丁戍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悦結盟兄弟亡何某人以盗敗倉卒授金百於丁為獄中饘粥資丁利其金且屢禍及行金于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自作鬼語自署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曰然我且至其家俟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又自作聲如前而操鎚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鎚則旁力愈奮忽又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市人或謂汝冤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始出遂死所謂赦蓋是時隆慶改元詔也張伯起所親見兒淳談昔彭生為彘如意化犬猶假於物而今則即假其人之手人心逾厲而鬼術轉工東方朔識秦山谷赤蟲為冤氣所化而致其地乃秦獄冤之為厲久矣

王子才

在昔城東王尼八十餘來往縉紳家家婭輝之孝廉其内子尊愛特至餽貽不絶尼曰尼受恩多願以四大為娘子添丁時其内子已懷孕一日家人皆見尼入以為真來而兒生矣遣視尼尼方坐化化時謂其徒曰我往王二娘家去亦以為真往遂名兒曰投哥及長目睛及儀度迂緩酷似尼即子才秀才而伯固進士親弟也

雙烈女祠

蘇城内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悦已夜入偪女女不從僧怒斬女

携首以去適女毋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於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處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其寺其僧首在廢佛腹中撩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壬辰何文興過蘇所見

陳烈婦

蘄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寡而昵贅夫為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嗔婦不肖己縱令鳳鳴及僧百計誘之而身作威力挫摵不已鳳鳴遂強持婦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己父反謂當從其[illegible]自誓必死謂太姑曰兒不能為狗彘[illegible]能事太姑然必有二人從我去太姑慰諭猶[illegible]姑兒不死是夜竟自縊死死七日姑暴死鳳[illegible]踰月亦死始婦死鄰黨喧傳觀[illegible]烈日中面色如生耆儒謝朝宣皮[illegible]文祭奠而何文興進士為作傳俠骨千秋香矣時萬曆壬辰也嘗聞貞於性者天青不能入烈婦小家女非有詩書之訓門閫所閑居卑穢中或推或挽從邪則易而甘死不亂可覩性貞勇于賁育矣泣可崩城寬能致旱皆是匹婦何有於陰帝不為推刃者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鬬聲每明發視之泰公牌位常在地上司者為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忽被火延燒材料皆為風摵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始紛紛墜下傾城驚呼時萬曆初給舍蘄水王公啟直以金滄道僉憲駐郡所親見以其異因往祠地視之兩牌如故而泰牌莫知所之蓋其德不副即冥中亦有恥與儕伍者也

陝西舉子

陝人某都御史謂有同榜生赴京會試行至某地所乘騾忽馳如飛僕追不及呼亦不應漸馳入旁路踰山嶺但見其主下騾跪巖前哀泣作語而元首已在地上竟莫知所以哀痛纍屍而還蘄水周白谷公聞自都御史而何公文興以語我語謂天奪其魄令殺人不見刃即不知已可知矣

劉養直母　何生

武昌劉君養直母周氏年三十餘暴死然死後常在家綜理家政夜或與子共寢半年始不來忽一日窓

外有履聲鏗直吡之旋思次日乃母生辰哀哭迎拜始一來乃已又蘄水李嫂敵何生娶吾邑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畏我與汝緣分未絕歡如常時但身冷如氷久之始罷此事常有之乃是精魄强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如生霍光聞令以次奉御遂不來而曾孟德後有銅臺繐帷之命以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談鬼神至文帝夜半前席又謂已所不及必得其徵矣何文興談劉其同業友也

定州塔　鐵牛祟

隆慶已巳邸報定州塔有緋衣神逐殺遊者凡十九人死亦有不死者塔遂閉萬曆丙子何文興令欒縣北觀過定州時其同年張君之屏為守因詢其所以張君曰塔高可窺州衙而適有為大言恐遊者曰守已見人窺已命掾卒至矣衆奔避忽塔門閉皆壁塞相壓死守恐累已遂有鬼神之說而未死者矜其為神祐得免共相和應以聞白臺司轉以異聞上實不然也鄂城梅吻嶁謂某湖堤壞主者虞禍報牒云有鐵牛為祟橫盈丈之角觸堤堤壞直指因擾以聞于朝後以咨湖頭某孝廉孝廉曰無之直指有赭容凡於此誣罔又不止穿井得人三豕渡河出吡妄而已聽言可不察哉

牛客

蘄水邑某嘗舍一牛客歲晝乘客醉殺之而有其貲父子方築墻因以屍置其下築之墻成明年正初忽迅雷起擊墻倒屍出又攝其父子一處納墻下擊死何文興尊人往視聞二屍腹中尚有氣響有近觀者雷聲猶轟然觀者奔避

世廟朝詩對

上自號天河釣叟命群臣賦詩采詩曰紅竿百尺倚

潢流獨汎仙槎問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王皇如有問綸綸今為大明收獨為稱旨又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還歸二十五數〻歲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總成三百六聲〻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亦蒙錫賚浠川何進士文興談往已聞矣元始天尊乃[illegible]上龍潛時所祝禧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感也

景祐真君

貴黃郡侯天臺盧公毀郡中淫祠及非所宜祀者巴河鎮有景祐真君廟莫知神為誰亦在廢中因舁至郡忽郡門皂為神所附索楮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霆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槍鎗將鍘星永[illegible]兮擊鼓掀旗擣賊壘兮焚寨嚙賊肉兮充飢食馬鼠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為厲鬼兮身披鐵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為張飛莫指我為張儀乃張巡兮在世與許遠兮同時在東嶽兮押案總督府兮陰司為蓬萊兮敕直任酆都兮獄推景祐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以皆知揮不停毫龍蛇滿紙公驚異復詰難以當時事跡細微皆應如響于是展拜迎送廟得不毀兼為新飾歌今磐石載廟碑中何文興談雎陽高才不宜思滅文亦隨世耶嘻

縮地法

濟寧民某拆墻得古書云太公兵法中能縮地按法與星中兒試往楊州看燈用傘柄頭指其背誡勿開目獨自念咒作法果至楊州遍遊街巷燈市火城歌樓酒館車馬駢填已皆在其中既返至半途兒私開目墮地隔千里矣乃已獨歸為兒家所訟拷掠聞邈以前事對居十日兒還得釋書竟匿之鄧茂才子承談

謝寡婦法

濟寧魯橋鎮謝寡婦法能糊眼盗人財致巨富有過客被盗尚不自知至新店關投宿主人主人問從何來云自謝來令驗其囊皆瓦礫也因詣官捕謝至刑之云入門吸茶纔入口即對客換囊目不及見濟寧公誅之並其二女患遂杜鄧子承談

佛應

寺在衢郡[illegible]明嘉靖丙申寺地盡露金身兩日中郡侯楊公及僧正遜施化得数百金處購木無所忽江上飄木八十四頭來郡以屬寺而計夫力尚需米六十石忽一夜大雨水暴起競浮至佛前不遺一頭後主者至知為神力冥助冥福得半值已踴躍去毀堂門廊是遂城壯麗巍然予嘗假榻寺中撰記如此蓋紀實云

太倉門卒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桴始守太倉以倭亂罷尚奉旨討賊自效有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獸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

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殷公後過橋畫而寇已登橋祥麾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推之橋懷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憂捷晋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僚輩酌於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坐氣見也衆譟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反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少却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却因奮擊得大捷又一日傳飧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

未交睫而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遇寇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憂經險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為郡掾公橐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輙垂涕念之祥者義士其才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力不去其難十倍未可■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公伯嗣可徵職自有傳與予語詳畧稍異蓋徃亦聞之中丞公云

巴河薛鋪紙馬

蘄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往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甚稱之橐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數副以貽子孫今巴河薛鋪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謂厚於貽矣何文興談

小人頭地中手

慶曆之間自崑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人頭又簡村一婦人至圃中擷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大呼衆争以鋤擊之得解迨救婦甦而後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廣善禪師

川中吳濟神仙廣善禪師偶以偈語作語廣善曰吳濟吳濟終是不濟揑住鼻子如何出氣濟荅曰廣善廣善到底不善若要成佛轉生七遍善後果于成都所屬各縣二三百里間轉生七次父皆姓王母皆姓鄭每年及六七十歲與徒衆言我以某月日終往其村某家脫生矣徒衆往觀果以終之時生能言即稱我是廣善定要出家前世之事悉能言之至七世不知所往所謂成佛固然矣川中盛傳其事何文興談

道者對聯

廬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繕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過之延於湖上值先生有羈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箇心知一箇清風一箇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徵有飄字復遒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知是何人文興談

黃郡侯余公

馬中丞赴閩任舟抵陽邏見害於流賊女被■去郡侯余公貴傷之橐千金屬四青衿士贖女其一士即方中丞父封君勇也既往賊帥為趙風子本是河南青衿曰我非盜為衆所迫耳受金還女致賓主禮迎

送反郡公仍擇敎老媼伴女還鄉其事本不足傳侯之義高不宜忘耳魯國之法國中男女為諸侯臣妾能贖者取金于庫況貴人女辱虜乎林回棄千金之寶負赤子而趨侯有焉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者民稜仲子以藩司椽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能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稜方急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寇公乃稜也救子兼及沈矣淑後夢稜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寇巨源談

陸秀才

蘄陽顧日巖公言作大參時其郡有陸秀才夢為閻王而同邑某別駕為巳判官別駕甫自寓抵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甚恭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閻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駕卒時囑其子曰必着我以緋袍若紅袍閻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譫不聽自是夜嘗聞父詈聲蕉擲瓦礫不絕不得已開棺易袍

而患始息寇巨源以語我

空中樓閣

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於壁上鑿孔橫擠巨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巍峩上接于天下不在地所謂空中樓閣復覆以岩唇雨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大巧而異觀也架棧曲屈為道而上夢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王汝明廷溥嘗所遊者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二目録計五十條

新刻耳談卷之十二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夏吏部

今吏部司務夏公官明経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于西山探奇遨遲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華門大廈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傾數人舁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飧柰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耗宿于華居足矣尚他需乎于是

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舁前婦人出你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四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內夏公僅一僕皆為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萬曆乙未夏公為南國博與歙人程彥之之英談始婦強令從人宿內室殺心已動肥大婦人必是虎鬼不然何暴慘若是

章元禮吏部

稽勲副郎德清章公元禮嘗在京娶一妾後買二小婢服役宅城西脚下大都吏部多居此公方與客夜坐納涼程彥之與焉忽聞內呼聲甚厲公以為妾嗜頗不悅曰娶得小家女甚苦已見火焰流閃大怖入內觀之妾衣盡裂裸卧地上口鼻耳皆是沙泥飯塞滿死矣公怒呼妾名曰我在此何物鬼乃爾若是冤鬼我清明後薦度不然奏之上帝已漸漸甦獨一婢燒死炕上兩臂皆糜爛問妾何以故曰一着緋少年女子拽我去已至十王府街閭主公怒呼遂釋我得返而小婢竟往焚炕果有着緋少年女子屍在焉問主宅者云是前吏部某公妾為其夫人以妬殺之而

不見屍出不知瘞炕內公急遷去去時彷彿見一女子猶曰莫忘清明後語公性毅烈平生不信鬼今乃瞭然此萬曆癸巳年事彥之談一女子即為厲何至驕悍如此其妬甚於妬已者被殺固宜然元禮一怒而魂還必有以懾之於幽者

金滄道衙鬼

蘄水王公啓善任金滄道兵憲衙枕山起竹木叢蔭內常失牲畜人言往濊者甚苦鬼物一日公讀書一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公怒拔劍登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為文欲以閒幻黠畜山神夫入田鬼無祀故為

厲使更得罪於幽何忍不若祠之為衙後土地公從之自是絕響所失牲畜漸出何文與談世未有不忍於鬼者今且然何有於忍者此正與子産立公孫洩意同仁且智夫人有焉

鍋精

蘄水劉元載掘塘至深忽見大鍋再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躍入他水中撈攎不得後數年大雨塘溢鍋忽出水上破堘順流而去經二十里入大河再三十里入大江不知所往蓋其地有寶陀山寨乃前人築以避亂者寨破居人被殺此鍋必寨中所用炊乃為祟山下另有血塘亦以流血故李華之弔戰場有以

何文與談

浙省南關署鬼

浙省南關署萬曆丙申有主政公秉燭觀書忽一藍面鬼歷堦而上揄揶於前撤其燭而去主政公怒起逐之匿入假山不見次日觀書如昨而伏人徒兵器伺之忽一婦赤面亦着緋趨而進褫燭去衆出逐之婦與燭俱失所在時程彦之客童吏部於德清山中迎唐栖醫師視疾來言其事如此

沈蓮池禪師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愴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録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今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蘄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和嘗邀致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今在告與禪師為支遁之遊逍遥談塵

顔維喬先生

顔先生木隨州人與先太史以諫 武皇南巡同受杖先生謫某州州有豪民恃賞結官府夤緣為姦利横一方常自謂若要制我除是閻君而公來與其所言姓同懾詫急走入京師謀核公去公已聞其横因訟者紛然即捕置之法搒擊折足京師諸受豪賄者交為蔓非中公罷歸平生與先太史交最驩先太史詩曰郡已殲豺虎時翻邑鳳麟以此先生腹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睹先

太史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先生曰雖能遠馳至二百里行已緩太史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先生曰此馬蹄内有肉于行久則子腫負痛耳博物皆此類

關張二解元

嘉靖甲子河南解元關邦寧其年元旦夢迎扁至其家有對聯云龍門戰退三千客虎榜高標第一名及試監臨為慈谿顏冲宇公矢志精閱務在得人見寧卷大喜置之首及榜發再閱不稱問寧有夢否寧以前夢對公曰天數定矣又浙江解元張巽才名平等郡試題莫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甚當守王公嘉賞取居首及道試落名又塲中揔裁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而皆守極力薦拔得首舉乃文實不稱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張曰贈汝對一聯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絶倒

張探花

豊城張探花春莫知所生其父辰出見樹上筐乘一小兒父正無子遂抱歸以為子其家聚族而居亦其族子也後中探花官至禮部侍郎生九子一女其鄉鄒仲愚談

何進士以道

新水何進士以道名其弘始丙戌下第歸至良鄉夢其尊人鳳池公曰爾不讀書所以不第至己丑試舉後夢尊人作試官閱已卷曰爾仍不讀書文不甚佳今已中爾矣醒不知何謂發榜果中座師乃山東蔦太史號鳳池與其尊人名同以道即文興兄子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鄉薦寳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枝至壬成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何文興談

九鯉仙夢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叅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當如其官後僅以歲薦任教職李人始㕓之學中學褁揔是先生蓋以聲命之矣又一吏李木亦往求夢木好謔因曰韓侯烏促〻而上如火出以神姓韓而面黑赤也㳂途坐小轎上成夢見神曰李木莫打爭老㜈爛其

闕皆彼方言謂頸為闕及歸婦頸正病癭何文興談

成都守魯公

成都守魯公名永清蘄水人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擒之謎梟長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不能決以屬魯益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能訟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何文興談予所聞於諸公謂世無強姦以此

祝給舍

今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為君一節曰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柰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汪海門

萬曆庚寅汝潁大饑人相食吾里汪海門者武勇多功因陝貲往販北貨抵宿一家夜半主人諸惡頭出綁汪並其三僕將以殺食資裝皆盡其夜雨閃〻電光見屋簷上插刀一把汪咬斷索頭釋僕取刀叉殺主人諸惡頭檢取所失而並有其家貲他所劫者奔歸但病目黃數月

漂母廟詩

淮城有一家壁掛漂母廟上有二絕句曰千金報德果為癡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樣受誅夷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負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皆有深意何文興談

王大司徒

萬曆初山西王公疎菴為大司徒適有沒官地屬部估值部議長濶各十丈值一兩而中貴人競欲得之懇於公願於長濶十五丈作價一兩五錢公曰可又乞即出示公曰可即與出示于是中貴人皆匿笑曰被我騙倒加五蓋長濶兩加五又是十丈何以價止五錢當云或長或濶十五丈價一兩五錢則得矣公[illegible]亦內疚曰莫作聲罷何文興談筭為六秩之一若是尋常九一何必賢者始通文與著有筭理發微可謂精妙多能矣

御試額數

國朝鄉試兩直隸各百名浙江江西福建各九十湖廣八十五此外漸少矣兩直隸各加國學三十名又雜行五名不拘僧道官吏各省來者皆可中之故曹爲以典史解糧赴京中北直鄉試而廷試爲狀元今雜行無中者往歲北直革冒籍舉人五名而五人亦無言豈未諳故事耶廣信府原屬浙江後乃改屬江西故江西添爲九十五名而浙江之額數不減本省增爲九十與浙福同非謂猶亞於江西也

湖廣改南卷

國初會試卷不分南北而北方中者甚少後乃分爲南北中湖廣先是中卷正德辛巳科會元張公治茶陵人廖公道南蒲圻人顏公木隨州人周公鄉蘄水人其第五亦楚人考官笑曰此湖廣鄉試榜先是帝星明於江漢故[illegible]世廟以此歲由興藩入繼大統而四公魁選又應文星雲龍風虎理有固然故改湖廣爲南卷而鄉試亦增五名張公嘉靖中爲直相廖公學士

陳明章

黃邑陳明章平生姦狡造假銀漸饒嘉靖癸丑五月偕携小僕同已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塘中而小僕乃在塘墈上小僕亦莫知所由在上也何文與談

浙富翁子

壬辰年浙有富翁子性喜浮蕩翁以晚浮驕縱之任其與優人狎遂與偕亡習其業爲優優人盜也著所劫衣袍與共登場作劇忽爲被劫家所執抵官司一與械繫坐死時用重典決盜不待時竟與盜同斬於市翁祀遂絕何文與時過浙所親見監斬者即其同年司理韓公心知其冤而不能救亦爲流涕然猶有甚於此者齊桓公狎豎刁屍蟲流戶外唐莊宗好伶弑於門高焚以樂器此其人何其英武小人之禍猶鳥喙之毒發必酷烈彼豎子蘄蘄背素封之父作鬼無首何足怪哉

吳侍御

侍御吳公鵬舉爲孝廉時獨一子爲倭虜去鬻于山東其家作僕其家兒殺人成獄故賄匿去而以吳子代死會吳公按山東門兒服乎兒曰我乃吳舉人其子云云視之果其子公仍以繫獄而涕痕滿面側窺者莫知其故臬司諸公偵得其情即日釋出具輿馬衣服裝送還家今籍博士矣易惟效談

崔太史後渠

安陽崔後渠銑童丱時隨父之任守延安而王尚書恕有知人之鑑父攵令銑敝衣作侍童見之王懽自顧見即曰此兒非常安可作厮役徹席閒饌食之後以才名顯官翰林前輩貴人多具品藻雜效談

麗江守

麗江土知府木姓其家俗子稍長即置酒請父讓位父為期展轉大約五六年三置酒至末席父剔飲服毒而死子自襲位雜效談

陳水部

水部郎陳公九疇微時讀書於郊莊每往有傭人必來迎問汝何以知我來曰予婦教之又問婦婦曰有物掾我而夫不見物謂相公進士渠所避故相公来則物去而我是以知相公来也後果登第易維效談

濟南守李約齋

濟南二守蔣公士元官衙與民居相連公外出有二奴以薰肉與民易酒民不敢與以聞於公之子子撻奴且欲以白父奴懼遂狂悖作亂放火焚衙持刀逐子守余公泗泉聞之急縛撻奴斃于獄越二載李公約齋代余為守忽衙中婢為鬼所憑曰我故蔣衙奴當郡縛撻我時魂落墻間今墻倒魂無所依願得人替代耳言未已孺人忽又為鬼所憑踞坐椅上呼李名曰我汝父也以衙有二鬼故来相逐汝戟門嚴肅鬼不敢出須從外呼二鬼名則出矣李見其言動實敝父伏地大慟曰大人既在此願幽明相依曰家中事遇要我會遂去于是婢與孺人皆蘇易維效談

大冢宰孫公

大冢宰孫公丘峰始赴公車選與其儕宿旅舍忽地震其儕驚覺呼公起公熟睡不應乃獨出壓於覆屋死公以不出得秫遂藏亡恙已登第由直指歷大廷尉失相國拱歡被口語歸而相國脩慫未已復嗾某京兆誣公以墨公對簿無所辦曰有之于是星夜馳檄文報直指直指阿相國延頸以待檄至而反以夜行持檄者為虎啣其頭以去以故稽延數日相國遮羅公淂免輿論益以是異公起任太冢宰往在京邸有屬為公賀文者臚列其事如此

嘉魚李寶善

易維效守衙時其司理嘉魚李景頫言其挾子事曰挾子寶善者夜縱火焚陳木匠居致其父子皆焚死景頫尊人華麓公之莊適見之寳善戒勿洩曰然歸

但書其事于冊以觀天道後四載寳善與族衆捕魚田中忽有青魚長数尺追逐寳善数匝鱗鬣皆奮寳善與搏天忽震迅雷擊死寳善孝廉又適見之其屍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莫知所在衆致其屍歸雷復耳訇鳴皆奔避莫敢近信天之於悪必有殫也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詒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麪食魚肉乘進粥

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潜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惟效談

曹憲副夫人

咸陽縣民韓氏有女能賦詩作字誓謂嫁夫必工此二技又腰金之人始得不然死不嫁年四十憲副曹似山聘焉死偕其願可謂有志節矣惟效談

何進士峴屏

何峴屏偶入酒肆值三四博徒歡飲強納何入席何亦與歡飲焉越數日其中一人醉卧長安街何視其為前博徒以手扶之其人　目視張且以肘示之曰相公造化至矣　遂于肘後解下一汗巾果有片紙書四書題六經題八持歸與同舍生視之同舍生皆笑曰此偽也有安姓者曰縱偽何妨各作一篇更向坊間索佳稿參攷之旋入場七題皆在其内二公以宿搆果皆登第醉卧者大拳考書辦也維效談得之何云

王屠户子

潮州某縣王二者業屠宰狠悪異常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两角長寸餘如猪蹄越三年殀易惟效談其像陳儆凡所親見者

費唐渠

廣信費唐渠曾駐武林南關清明暇寐夢入公署之東第二家據席而坐婦人啼號於左一子設酒殺拜而薦之既覺令人訪之果得焉召至問所以對曰吾夫以是日死故設具令兒祀之而死忌正唐生辰竟携歸居之别室易惟效談以得之武陵朱生

唐公文燦

唐公文燦始舉孝廉屢上春官不第築舍舍旁有土地祠與墻相碍公移置之夜夢神曰公官不過僉憲乃擅移吾廟乎次日公為文謝過越數年登第官止

僉憲維效談公其同年友

吳進士

冊徒吳之望年十六游泮是日於櫺星門外淂一遺棄尚書篆丙戌進士吳高才有時名自許計日登第後果越四十年由歲薦至丙戌成進士維效談

徐伯淮

江山縣人徐伯淮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二子及死湖弟楊獅楊琴逐孤而敺死其妾產盡有之恣狡橫甚莫敢誰何淮憤自棄家携二孤寓江西逢上官輒泣訴情竟淂伸琴獅各抵罪業盡復

淮名動江西諸上官嘉之皆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有其志節豈獨嬰杵於趙氏哉易維效談

富順令周公

富順令嘉魚周逵治尚嚴壘嘗斃一義民官於杖下已罷歸晝寢夢其人至撫逵背曰吾索公數年今在此耶既覺見巨蛇蟠榻後熱氣薰背如火擊之困憊令二僕筐檯之出猶數昂首視逵越三日背疽發亡何死易維效談其人為司理李景穎戚所見也

富順曾明府

萬曆癸未曾明膺九皐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構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不暇搆思自喜淂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薄舊文盡刮房間文入內磨對試文凡同者擲之曾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造化以小兒弄人此直作戲劇發人笑粲耳易維效談以面淂之明府

蔡沙塘

晉江蔡公沙塘年六歲往姑夫家看燈姑夫試以對曰元宵燈火滿街衢即應聲曰大地文章連斗柄幾

十四中鄉試填榜矣主考慮早達不成令器故不以題名而猶令赴宴次科十七始中惟效談

莆田林方伯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醵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二旬厭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兒安淂惜身但當善視之耳遂成購不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撻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戶加刃

于妻頸曰吾為十四命報寃死足矣而反棒撻之無
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日再不撻女始解由是
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書簪笏肹蠁不絕至
今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太毋以廟易維效
談

白蟻食銀

易惟效曩在卽署晤楊婁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
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
皆群然笑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
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於庫窖内堀出死白

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千五百兩惟效語予內弟張
舉之有醇酒一罈白蟻食其半而半雜泥沮淤為白
蟻糟丘固已為異未若食銀之甚也

順德令胡公

順德令胡公友信關教塲其地與漏澤園近枯骨無
算盡棄之水中後入覲赴省叅辭忽一人稱掾來見
曰令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必辭又曰小人得公薦
剡所急索視之皆其平日穢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
之不見既誤叅辭隨發譫語回邑數日卒說者以為
棄骸之報鬼必其中人也惟效談胡其同年友而語
得之方公寅所

董順齋中峰父子

侍御會稽董公順齋宦遊十餘年貧不能治產始卒
業太學家無僮奴妻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炊爨常乏
薪拾穢遺暴而爇之仲子中峰公圯年二十三當弘
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卺飲之夕雞鳴
猶侍側屢遣乃去自編修至少宰負謗歸清苦猶父
晨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太淑人甘之色澤日腴華
亭徐相以門生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
相錯萬古滌腸之風首陽茹薇之節可照千古維效

談

王大叅　蕭司馬

閩大叅王公懋德卒於延平遺命勿受賻故其時應
稟幾不能治喪而賻皆不受諸司不欲廢故事復釀
六百金往奠于家其封君復峻卻曰吾卽耄柰何以
六百金傷吾子之義大司馬蕭公炛卒京邸其子扶
櫬歸遵父遺命亦不受賻二公固自愛其身見於考
終而其父子能於戒得之年均棄之日成其子父之
義亦何卓越易惟效談武昌熊元乘中丞破粵寇卒
於軍其子明經熾奉父命賻一切却何世無賢第叔

蕘芬不易楊耳

白受兒　呂鳴鍾

涪州市民白受兒手刃楊學傅之父文薦忠州市民呂鳴鍾手刃鄭司農之子於瀋易惟效談嘗記鄭陽村民有傭人辭去已數年忽擔其農具來求傭民已有傭不聽猶令敢以飯婦以夜不即為炊傭怒即持厨下刀乘翁媼寢熟並一家皆殺之明日自詣軍門請死時元美先生鎮鄖以聞于朝六月凌遲禍起一匙飯耳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一怒而寸臠不恤蠢固已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可不慮也

長風沙　瓜步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陳白沙是也徽有錦沙而楚則長風沙佛經有毗沙飛沙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鸚鵡洲對岸有炭步金陵有瓜步

婦人幽閉

傳謂男子宮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於牝剔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心消滅國初常用此而女往〻多死故不可行也

姚貞女

貞女為孝感縣庠生姚禎之女聘鄭一德未笄而一德卒即痛哭欲躬視含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嚥母覺急灌以水得甦屢經而皆以防護不得然兩目霍然已血漬矣竟往會葬盤礴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為濕自是歸翁姑稿容蓬首足不出閫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鄭媼解之曰汝未醮何若執婦義女曰義自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媼言何用盟為里以聞于當道核得實楔其楣曰貞邑侯蔣公以化為立傳

嚴尚書封君

姑蘇嚴尚書養齋公父封君八十餘猶多媵侍時公

賜沐歸愛日而防其入室寒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因所親屬為異室不聽可謂篤孝其堂中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伯兄純甫理姑蘇時所聞

新刻耳談卷之十三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男追淳勁之校

陳玄超遇銅帽傴人

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疏論嚴氏謫死玄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夫人遊者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已悅之令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傭書其家留為二子傭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驚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以娶玄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撻可笑非有他也玄不謂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百金裝併婢將送之歸已而又娶一琵琶妓二艷入室吏部女白氏頗不怡秋香寵亦漸衰因合力排妓妓憤恚經死成訟玄於色既多所悅而困是常與人鬪訟竟杆文罔論輸作家益落是時白氏已卒重盟

胡御史女會御史卒女養父嫌玄好俠不已又破産
家徒壁立故索重贖以難玄玄不能辦女獨謂婚主
自父且婦從一無改盟理陰屬保姆脫簪珥金玉貽
玄以為購助養父聞益太怒誘玄至其家毆撻幾死
鎖幽之勒約離婚女竊命奴開鎖縱玄去而兩相泣
窓內外間苦不勝情養父聞益怒撻女女是夜經死
玄念妻亡家破使貞女復為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
為遂棄家為黃冠訪道入終南歷衡湘沅辰登太和
窮採幽深罙阻沿溪磵行數百里忽見磐石細草蒙
茸露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

深目黝體見人瞥爾轉身欲颺去急追及之再拜求
道銅帽翁注視不言玄叩頭不已乃挈之行又數十
里入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玄曰得此道術通天
地伏鬼神矣若還真需後期玄復在洞庭間遇異人
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又在七閩遇神僧授神通秘術
客東昌大旱御史中丞而下久禱不應召玄玄登壇
作法即掩太陽雲霧四合雷電砰轟畫北斗七星壇
上玄以足踢一星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二星
不見約明日申時雨至午纖雲斷空黑雲陡合雷雨
颯降平地水深五尺為人祈僊令人書卜事函中默

禱然之明日封識宛然墨尚淋漓或取白紙粘壁間
霎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無拘喻廢石青丹砂紫粉
五色璀燦書法遒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隨人作詩
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琚綠韞語又能為人追寫亡真
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玄命其家張絹置筆靜空
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命僊人為之握管畫像人
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視之皴
畫初就肖像儼然即喜愁顰笑須眉纖悉肖視一見
即令人號哭伏地不能起又能為人除祟斷魔神符
所到精魅現前立命燔斬病魘遂除書一符繫人脛

脛日行千里如風聲不復可竚足檄廟神取神燈夜
列炬百什前導或高或下烱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
百錢投水中繞誦咨咒錢一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
擲一扇染問化為鼠已又擲一扇化為狸奴捕鼠囓
之盡又能煉神兵布列營陳置奇門遁甲敵猝入之
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迷不知所往即就道足禁不
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不神驗人問以休咎雖隱
在方寸之中遠在萬里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
悉洞然炤燭諸天上天下蓬萊弱水酆都九幽之事
遣神將查覈或剎那報覆或綿經宿亡不了了人甫

動念玄已知即思慮未啓數可預定嘗對衆稍發人
隱語以為戲哄人益敬服莫敢有私議者為人俊爽
不拘拘檢柙而慷慨剛毅欽嵜磊砢不凡真天壤間
異人也玄嘗為吉氏子故人稱吉道人屠長卿有吉
道人傳予梢省其繁置之談中

臨清婦

休寧富翁商臨清置一妾為妬婦幽閉之餓未即死
繼之不絕乃生納之棺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
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有金汝釋我金為汝有四人
出之取金而憚妬婦竟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死

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淮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
顏色慘淡登几而坐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
以悍婦繼死以四舁棺者乃冤鬼耳四人者吾已盡
殺之一人臨河盥手吾搤其項背而沈之河三者吾
皆伺其便殺之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搤其項
也公等乃欲治療之不亦過乎兩人唯唯因問冥途
之事婦曰凡人間善惡報應及冥官府句攝賞罰與
地獄輪廻等事以世間傳聞一一皆同非謬淮曰吾
垂老無子何故婦曰公少年時與一壯士角力沛碭
間公度力不能勝以計紿而殺之此人為祟耳淮聞
震懼脅息不敢仰視洋復問曰某亦無子何故婦曰
公子孫方盛何云無後淮竟死無子而洋果生子五
孫倍之洋為丁南羽季父今尚在屠長卿傳畧如此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
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僊桃與衆看官喫始來
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
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
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
聞天上作喧詬聲忽擲其夫首足肢體片段而下觧

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為
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
棺殮去可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
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篠籧謂肢體曰可起矣篠
籧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
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
子所親見云

秦府戲術

秦王宴藩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
扮關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鐵刀出將童子斬訖

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閹撒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款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為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于客曰容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于是翻下一粒不撒客為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大冶胡觀察對徽常在宴所見為客談若倒身來不撒則所常見矣

火神廟賣卜人

萬曆甲午春午門外火神廟有賣卜人能道人幽隱之山海關馮僉憲子太學邦本與長清督護李秉忠問卜言其隱事毛髮不爽仍曰公可各念書二句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李念武子書效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人開匣取帖皆預寫定曰一文一武問功名馮太學李督護各念書句佪此二人駭疑汗下李中府贊畫伯費公甲金善語及此下不宜容存異人因微服往試之一見即曰公大貴人何為輕出問是何貴人曰爵祿重臣簪纓世胄及他隱事皆若神明開匣諸問答語皆預寫定公大驚適其客出獵擎有二角鷹後至鷹見其人即欲奮翅攫擊其人忽已崩避不知所往其家陳列卜書筆硯箱橐一時並失寂然如掃竟不知是何怪王元禎談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重慶涪州諸處妖人王大虎二虎三虎等行抹臉兒法其法先於家鑿地窖用烏頭花椒南星半夏海芋硫霜等數十味製造迷藥遇逢男女先唸一呪左捏三台訣右捏劍訣足步丁字呪曰千和萬合與吾主張吾有一盤果子不敢先嘗吾今與爾小娘嘗小娘吃子顛狂不用自肯與我同行呪畢將迷藥順臉一抹其人覺後有虎左右皆水惟前有路不得不往引納窖內二三日用泥漿水并草湯救解轉遞各處變方酉陽貨賣若賽兒銀兒不下千人但違拗啼哭長江中若王三兒劉五兒亦不可救舉大虎黨王嘉祿迷一小兒陶春益賣與客船上客醉春益逃歸白父父文愛等與開晉嘉壽黨衆故稱講和誘文愛等至遠地並迷縛發舟且將殺害公然勒約索財贖命不知或以告文愛婦急控憲臺吾里易公維效行州案捕皆獲焉抵妖宅地窖毒藥並窖中人口喜兒

等皆獲解送憲臺至州門士庶千人雲集已將熹禄等擊死成泥庭鞠情實大辟者一十八年易公家罪案甚悉又王大虎迷一婦乃主店者秀才女賣以為娼久之一客與婦情好欲娶歸婦始吐實曰汝且走白吾家可不購而得客白其家控於按臺同時捕治事在別案奇術未有不殺身者其地所遭乃其阨数同時競犯亦其悪稔故曰天不容偽即巧何施

瀘州牛觸殺屠人

瀘州張四兒家業殺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

入市過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後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事在萬曆丙申春正月張族訟于舟客店庫隘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碍其事甚怪故犬吠屠人鷗驚機動固物性之自然矣易維效談

葉賓子

萬曆間西安民葉賓善治生儉嗇而裕日晏已閉門循理自守晚生一子爱不忍嗔恣其所為忽病劇子

出大鉞陳於几案用筋徧擊喜曰此物今為我有矣及父卒侈蕩無節邪佞乘之嫖賭交作嚮然罄盡身無完衣終于乞丐人皆誚之曰此物為汝有乎易維效談是子有死父之心財已不為己有乃謬以歸已為有不知其亡有也故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可慨也

孫瓊

萬曆間清平民孫瓊狡猾嗜利五子皆有氣力陰縱之為盜一日盜得客巨木造大船成擇吉下水累日推移不動衆皆休憩乃船底檣木忽自運轉擊瓊腳

兩斷亡何盜事發三子俱死而長子大千見桀邑獄易維效談

建寧守趙謙

嘉靖中　守建寧機警有小才多所佃漁于民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令掾吏持券徧貸于諸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裝橐充盈田園甲第炫燿傾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易維效守衛時其僚魏敬吾談

越人徐池

嘉靖間越人徐池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

其子臣纍債數多果淂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卜巫為神言此徐八為祟池懼設醮向城隍廟求解次早建醮有之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我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未及就枕而卒子孫無噍類易維效談

邵武疑獄

邵武劉惟正女嫁龔黙七月生子黙父應祥以為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郤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黙應祥皆諸生廩於庠俱蒙羞而維正益甚無以自解予里李實卿之用令守邵武已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視諸人于是羣疑盡釋女寃淂白語曰少所見多所怪故君子於所不知闕如而隽不疑引經斷獄漢庭重之吾學編亦載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吾里廣右廉訪陶公珪亦然生時髗骨尚未全皆足徵矣頃晤朱宗吉云七月子多壽八月子多不壽婦有懷孕經水不絕者有三月一至者或又謂有女十二生子者皆是此氣有餘安可執一論耶

女體舛戾

吾里有娶婦者合巹之夕婿大怒遁出謂女臍下饒毛豈是貞女女竟歸女容端麗後有求之者令人辨其貌數處實女子委禽娶焉嬿婉■他頃晤董太史思白言其郡有貴人女于歸而婿怒如前呼是花肚皮此必婦累胎始有而女有之也亦與歸然其家閨範嚴肅女介靜見父亦羞阻則二女皆完也顧貿形偶舛戾耳人倫之始何可不察

汪尚書淂宅

歙郡汪總制尚書公一鱗其族先年起大宅有術者以庚甲定宅命謂一甲子後當更主毀棄至期鬼祟大作器物鉼甕不移自徙白晝魘人不避時公始蜚聲黌序屢蹶不第或戲之曰鬼憚貴人公入寢不魘可為今歲捷兆室當屬公矣公入寢一榻上鬼出揶揄公曰我欲入內鬼舁之內室又曰我欲出外鬼又舁之外室旦尚熟睡其年癸丑果登第購得此宅毀而新之果一甲子自是絕無聲響又有日者謂公貴二品第不遇君王後位尚書僅鎮外藩平生不掛牙牌皆公自以語易維效者也

粤南盜質子法

粤南盜常擄人家愛子或老人以布蔽面高下迴曲舁行最久始下而實不出一區居之密室出示晚人

以某日獨人持金求金必半人之產金入亦出不然以飽刃其家捧若符命輦金恐後兒猶如前舁行出不知何地先伯兄純甫按粤時有盜為此幸兒默識其家神龕祖先名姓以聞于憲臺考籍立捕得死者十餘人遂墟其地又大盜常質憲臺祇候索贖于郡邑長吏乃伯兄所遣祇候自京進試録歸被質以二盜聯鋃鐺繫樹間敎令作書遣其奴責贖于某邑奴已陰受耳語來時購得酎酒剛剪乘二盜醉斷鋃鐺逃歸京中報書皆無所失而反受邑餽金豈惟此即藩臬大吏被質矣自予里熊元乘中丞破大盜曾一

本後地始清寧

羅文莊公

正德中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成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廷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易維效談

生產右腹及肋

產不由戶者釋氏以為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實不然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民張真奴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日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巢準仲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上其事于朝而祝京兆記之尹文和直瑣綴録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婦人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直往來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傳不同而皆有據嘉靖末真定屬城有婦于右肋產一兒甚雄偉然六歲死而前二人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出弇山堂别集皇明奇事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應墮畜產願求益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箠震語塞蒙皮而去易維效談

○錢長者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黌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家假官威索逋〻〻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

翁不許[illegible]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illegible]婦[illegible]女
有殊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
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雜愛慾其間不智急還之
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
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聯捷至今鄉人稱之易維
效談

盛明卿

洪武初吳城盛明卿恃富豪縱庄隣張木匠有腴田
數十畆欲得之乃賂心腹偽為券請嘗售已成訟衆
証一口張莫敢辯抱忿而死後明卿生一子七歲不

語適携至庄所兒忽語曰此我故業也明卿曰汝非
張木匠乎曰非我而誰既長酗酒博塞無藉百端罄
破家産並故所有皆失之其倍出者耶易維效談

先叔妣贈一品夫人徐氏

先伯考都事公居先叔祖考吏部公喪於呂王城庄
盜夜入臧奴與鬬不勝都事公被縛將甘心焉男女
百口皆逋匿滅影徐夫人者吏部公副室携一幼子
挺身出語盜曰縛者我家長君乃一家之棟不可害
必欲害願以此幼兒代命盜曰兒誰所生曰此我子
長君誰所生曰此嫡夫人子盜感嘆曰賢哉夫人此
人所難因釋都事公取金三百加頭凡筵致謝而去
臧奴復欲追殺夫人曰盜即不道釋我則恩何追為
遂已所携即尚書公時年十五夫人誥贈一品易公
維效談最詳尤浮於家所傳先世節義孝友風教攣
結往往如此語次因為識之

玄壇神

嘉靖末宜興染房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
之故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為謀者令
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鬬於官又賄胥隷繫累
窘辱以冀其從婦益怒惟日夜禱於玄壇曰我家虔

祀神最久獨不能為我佑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
虎矣木客聞之猶罵痴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山販
木叢柯間黑虎果出隔越數人啣其頭而去易維效
談

楊咸還侄金

嘉靖間竇抵民楊咸其兄成搆危疾泣謂咸曰我病
必不起有金二千兩子幼必不能守汝可有之俟兒
長成給半可也後背兄命盡匿不與咸妻訴於邑令
張公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盜見咸即曰此人故吾
偶今暴富皆盜貲也咸急呼曰吾貲出亡兄所寄非

盜者張公曰此天遣盜為而兄証耳遂盡產給成子易維效談

僧詐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塑像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

異喜施千金恐淺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屑大數珠數十顆啣嗽之皆奸僧所為王元禎談

蛇復讐

有客於虎丘殺蛇夜歸卧庭中犬吠不已見帳外有聲戞然起視乃一禿尾蛇日所殺也焚之而絕相去十里不知何以能至近金秀才殺赤蛇蛇死時怒目視之及旬日肱生癰有小赤蛇出久之乃差又嘉靖戊午麻城七里橋劉姓者遇大蛇當徑殺趣歸而蛇有椅櫬桐名者則蛇已具獄詞矣寘詞判[illegible]無罪

生病苦若干時云王元禎談蛇即毒害亦生類造化既已與我同生我安得殺之第蛇自有殺理陽盛而沴消安得長久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于下以鍬揮之碎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漫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鷄籠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省何術王元禎談

孫昌裔夢感

福州孫昌裔字子慶為進士咏譔子寓京在莊太史

梅谷公宅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于吾里曹孝廉孟彥癸未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生固旁通古文詞因為文通于牛女本游戲翰墨耳是夜生忽暴卒第心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頃為神妃名去所居金屋叟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姣好羣歌偶舞日夕留欵不絕欲成伉儷裔思父不從辭歸旁為勸解而意彌堅妃始為祖薦共張絡繹相棲于道歌姬侑觴皆有戀別之思醇醲逓進未嘗絕口不知別成景象在父師旁也裔與申皆驗材後歸就試于督學使吾鄉

耿叔臺先生並居首襄王神女之夢果有耶孟彥談

李賽金

荊州妓李賽金向與劉侍御善後劉卒歲餘妓方倚門忽有使名之曰公名汝佐酒妓亦忘其死曰尚有何客曰有趙某朱某皆士人死者也遂暴卒三日始蘇曰為公携遊某山巖巒泉石幽僻險仄靡不到三人謔談醉語悉能記憶遊罷始曰汝可歸矣亦令前使將送到門折贈花枝金錢皆化烏有今妓尚在廣

右郭孝廉良槐通明談

黿齧虎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黿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猪是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黿齧其足虎吼黿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命為民除害實黿之功遂縱黿浮江上去

吳孝甫楊不棄談

寺僧悟禪語

太祖高皇帝嘗微行過一寺見扮西廂記者曰空門安得扮此僧對曰老衲從此悟禪曰從那一句悟對曰乃是怎當他臨去時秋波那一轉　帝亦頷之董太史思白談

汪懋功被魘

歙縣大里汪懋功作秀才時為讐家詛魘建壇書其名並其毋妻名于桃符瘞之毋妻皆相繼死獨懋功亡恙然亦恍惚頭岑岑困殆疑之以聞一道士道士曰公可建壇吾從幽求之得一鬼即讐家亡僕名鉸財故業鼓吹者鬼曰吾為神所役職在守壇不得離脫傷害相公非我意也道士問壇在何處曰在里許一大古冢上引至檯土尺許果見桃符棄之鬼曰失壇我亦從此亡矣願飽飡我懋功食之僕故懋功所識曰汝尚能鼓吹否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戊子成

鄉書方子公談吳孝甫亦謂沈殿元君典亦嘗為儺所魘三納之甕而甕三破信乎貴人不死也

楠木精

黃郡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颶風起舟師危之頻呼楠木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舟舡損人命最久公歸郡自撰文牒報水府其畧曰象罔魍魎轉深鑄禹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燃犀之照維川靈之失網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惡者何殊云云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逾時忽一

木自樊口逆水昂首犇至公命縛之登岸時正葺郡學宮曰吾不能作旌陽鎖爾鐵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以為宮左柱萬曆丙辰宮始災然郡中兒童口語猶有擒木大王之稱云

永州張居士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强直不欺割肉與人惟心計多寡一刀則已不肯屑屑錙銖增損稱張一刀每日宰豬聽鄰寺曉鐘聲發為度一日忽無聲誤宰走問寺僧何以故僧曰昨夜夢十一人跪堦下乞命但謂不鳴鐘則度阨矣以是罷鳴鐘張歸見所欲宰豬下十一子感悟輪迴陰果遂棄屠皈依佛法梵誦專愨念念數年心鏡明徹能知來去事又數年自定死期坐化不毀里人神之以其肉體塑像蒙被金繡稱張居士建菴祀之禱卜其應如響但地與廣右猺寇邇寇至屢佐我兵預報凶吉及兵事機宜寇苦之過而剖其腹臟自是禱卜無應嘗與張舉之遊衡岳過其地麻秀才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四目錄計三十條

新刻耳談卷之十四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男追淳勁之校

壁盗

何大復先生有壁盗篇贅録于此曰壁盗者一足壁善穿窬嘗夜從二盗入巨姓家登屋上鑿瓦使二盗以縄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盗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壁盗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盗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也不如棄而去也

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盗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壁盗乃在櫃中頃二盗倦坐道上壁盗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咲從櫃出大聲曰盗刼我二盗遑訝遁去壁盗顧乃得全貲歸壁者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優詐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郤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辯但乞衆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麵近百束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麵既盡始罷後始知婦是狡童夫與羣不逞皆優嘗入寺番延其麵而佐此王元禎寓吴所見

閶門二黠賊

閶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〻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

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犇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跛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而跛亦偽也皆出客故談

貸者為客所詐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授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金矣士人曰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内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貸金玉奇暜值

百金為期入謁到門堂軒爽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米尚溢出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王人横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礼徵𠋫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于此明日至而寂然空宅堂下両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日有内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楊伯武談

何秀才鬧鈎欄

吾里團鎮何秀才留竅於下雅過酒婦婦不為禮然之其地多盗邏察甚密因屢失語作遽盗彼俩其家

因以鬧邏者邏者至語益支離當人即欲躍出邏者縛以見於賊曹賊曹居之馬糞中方睍案治他文書久始畢而始作怒將加桎梏於生生忽躍起翻案大罵曰奴官敢辱我名士哉即拉與俱謁守左右無不錯愕莫敢與抗謂守曰我貧士屢試高等以貧故留窾於此為糊口計昨從僧主人淂金八両諸人詐盗盡奪去賊曹復屬耳令餽巳故非法害我公不為理當詣両臺訟之守咨僧主人昨日果索金八両去合符所列甚明遂重撻諸人令償金復詬賊曹賊曹以三金謝過始罷自是諸酒婦望而迎欵恐後或有詣之者秀才曰旅居多暇偶作顛措大鬧鈎欄一齣耳

張擧之談

巫詐

蜀内江落鳳坡有麗士元廟巫許某死而其徒殷其假神欵語謂許當作神遂以其軀塗泥塑像自是禱卜雲集威大著病者治以符水立愈殷居積亦大饒會蜀有夷九絲城之擾官軍莫能禦殷自斷其手請於相國趙公頗假不叩于朝以其法討賊自效人皆慫慂謂宜從之者時先伯氏令其邑獨疑之令人以銀管探像喉中果淂黒色蓋始中毒而殷造此為利

媒械訊殷果淂其情以抵死毀其廟此與西門豹投巫事同特不如其巧為快耳其亦五斗之餘詐耶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中有偷兒從水　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亦淂一大宝置頂際如前出至竇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以縮退両頂相抵槁死而宝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濆始見予始到京聞之千錢斗米亦關禄命偷兒之望侈死固宜然亦有盗大錄山積而荣壽謂何語曰勝覌数定覌理其人数自有耳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淄安仁曰巧誠有之拙

亦宜淡千古妙論

飛天賊

先司徒叔在京邸赴某貴公之席既罷出主人送客偶直入內時有三人肩盒来稱是某貴公家賀歲者然兩家最熱視其人非是訝而詰難三人欲出不得即棄所肩躡簷而上去如飛亦絕無履聲發所藏皆刃刃使主人不直入客不去一為所執有不可知者聞京師常有人家門户扃鑰如故而失物皆此輩盗既輕身多力走壁飛墻揭瓦出入鷄犬不驚從何備禦謝安石不捕南塘逋逃曰不如此無以為京師今吾里亦有之稱飛天賊良有懼也

經死者楊進士郭孝廉

楊進士家世簪纓蟬聯貌美如藐姑射弱冠成進士與婦琴瑟靜好家有侍兒姣麗及笄心欲之一日乘酒語婦頓興私妻怒曰渠在某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户又已下捷知其紿已也曰門不啟吾當經死婦佯應曰便死如何擁被卧益堅須臾察之懸脛其梁間死矣驚救不可得又郭孝廉自成江夏人生平醇謹善交家徒四壁又乏嗣屢上春官不第謁選又若齟齬居常怏怏亦有妾戎氏貌美而隔於妬妻不得見憤增劇尋又下第歸已半載謁郡守吳郡孫公明日謁丞倅以下皆談笑平善亡恙返宅入小室忽自經死時孫公輩報謁入門聞哭聲問得其狀大駭先是乙未夢鬼王據案數責罪過如不可貸惶懇伏地丐免俄命鬼卒持斧劈胷取其心去偕張進士公覲談楊公死一婢無可惜孝廉乎所擬識潺潺博雅君子其以失志梏其心耶妖夢神取心去亞心疚也然亦有勝事是不可以已乎大都心為天君不可干干則必至披猖涓濁梁畀明眉晦宵行見其影以為伏鬼見其髮以為伏魅匈語歸而氣絕皆此類矣賈生一不效而死妖鵩以其所負大皆不善處窮者也予有兄為太平守伯父冢嗣病瘵縊死於樓下承板坊上板與坊合縫無隙不知巾所入處使鬼為之鬼亦巧矣

戊戌鼎甲先兆

萬曆戊戌會元顧公始實籍氏後冒姓張父太守公任楚始貽書公令復姓命名曰起元又曰起元亦可斷不可違而不言其故今公果以起元發上第同榜後有救元意當時必於所謂天榜見之也狀元趙公在旅揭曉先一日夢執自[illegible]上林吾里務進士天顏火

星常出其袖幾欲焚衣其先兆皆如此

吏部二土地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鬧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宜已除注第赴任無所桼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廣以死授也命于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臨江鼠怪

臨江李鏊嘉靖初授徒湖口所居廨隘而旁有樓崇

敞然封鑰甚固請居之主人曰中有怪物常魘人死鏊曰邪不勝正安有是理因徙徒其中一日外出留一官者攝課讀夜分忽一神至貌甚獰惡戴金撲頭絳袍象簡髯垂至腹冠者惧不敢仰視次日鏊歸言狀鏊曰貴神福人此貧士之資何惧後果再至袍笏端凝如前顧鏊作怒鏊趨而進自陳且有祈請神不對但吹鏊左耳耳即聾鏊忽知不免舉向所備防身大梃盡力一擊中胷有聲劃然遁去遲明報主[illegible]來索怪蹤跡至北廊垣曲有大穴一鼠如斗作赤色髯長尺餘稱之重七觔胷有凝血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死王元禎談

白獺夢

江陰陸九齡宅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造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修築之計工當備石次忽夢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下有年矣公勿葺葺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後父復欲修葺亦夢老人如前云父堅欲葺曰女何人而棲于此乃以指書几上云我白獺神也覺而咲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況白獺耶決意為之掘其石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撼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

大木浮出水面云王元禎談

王仲七寃報

嘉靖中金陵倪公民悅往令蘄水暑月過黃邑道觀河其地民陶天馭遶潯一大梨知是隣邑官人因持往獻過王仲七家七戲破碎之馭怒七曰令何與于汝而獻之熟若以食我猶為汝里人也馭益怒遂毆死持梨僕夫成訟謂七殺之七不勝受壹刑誣伏死獄中不踰月馭自外奔歸呼曰七追擊我已抵家不及闔户復踰墙出墻高跌折足死及買棺至諸体青瘇七孔血流家兄通甫博士談仲七其隣也

林廣兒婦寃報

吾里林廣兒娶二妾而薄其婦陳氏陳宦門女也弟皆鬪秀才常加教責廣兒益不平然忽與婦歡合若自訟其過一日自遠歸將一僕與婦雙斷其首以獲姦聞於邑ヒ君賢之是僕病久人所習聞寃聲滿道予亦屢扼腕其二弟竟莫能與爭廣兒亦携二妾避去近年始歸歲戊戌三月天忽暴雷雷聲甚厲重以烈缺逞鞭人莫不失箸是日擊廣兒死膚骨如鳥新

張舉之談

東岳行宮老人

河南固始奇絲村即孫叔敖故里所謂請寢丘之地有狐毛三姑在八姑中最狡常魘眛人里人苦之姑忽謂人曰今上帝命我為東岳行宮夫人倘能廟祀我當歲時庇佑汝消厲而降祥里人廟祀之稱岳王夫人亦曰奇絲夫人大著靈顯斷[illegible]問疑肩摩而入不謂其為狐也數歲姑忽着緋乘[illegible]行道上遇推車子西晋二客客見是美婦獨行相眄以目姑亦徵睇而過入一村林樾僻地繫馬解衣踞踏而卧乃是狐身不意二客不能捨跡至此覘之大怒共相毆擊狐醒變身不見曰我是東岳夫人既為公等看破醜穢不能復為神公能釋我願以二十金相報二客許之擁至廟天已曙問金何在曰但坐少需即有一人至匿金于香爐中乃是盜金者復一人隨至與相搏乃是亡金者共相簽詛撈其身無金俱去姑謂二客曰爐中金可拾矣二客拾金果是二十兩致謝而出自是祈禳不應香火寢息而為厲彌甚里人邀淂靈寶法師治之納邪罋中號泣有聲埋置十字街心壓以大石符呪固之又數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語地中曰公發我覆我能振公貧且再不擾村中矣木匠發之淂出相從為與小妻所欲立致絶不為厲第人家

常失小物知為姑竊去也今尚在商城臬椽王華子茂談

蝨陣

汝南僉憲余公逸其名籍奉命董治黃河之役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蝨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襟輿皆滿樸面打胷襟袖周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王椽子茂亦在將事所親見厲氣之所化歟以暴感浮之歟周穆王儒化一軍皆變小人為沙蟲蝨其類矣

五十七字對

袁伯修黄平倩二太史寒夜集朱静甫侍中維摩室作禪語莊語兩相倡和以捷為勝頓成五十七字對空達二義如起二公地下字字證印今載于此曰[illegible]那半消息見半點兒有甚巴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樣即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㘄麻㘄米受苦擔饑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illegible]這邊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旬八旬嘆原來一塲扯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箇莊周應馬應牛逍遥散誕都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神針大元禪師

禪師諱現本漢中人今駐錫西山潭柘寺精素難脉理及八法神針諸症針下即瘳於傷寒胎產起死恒多宮禁大璫戚里貴人皆尊事之而小璫受其法數人往歲予偶患頸癧衆治不效黄太史平倩曰不聞大元針乎招至針手外關足三里金針信手捻下徐命童子輪轉已視患處消大半滿堂頂禮呼頌師曰寒冬針力不効必春至始痊後果然

毛相國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相二隻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夫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矣始相國不以重歸裝而置孝廉家豈不欲以累子孫而與　人共之耶然棄之而始存身後取之若外府可謂善貽矣高郵守楊太和汝爍談

汪太公歸婢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滕國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鬭為

逋逃藪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于司憲司憲曰小故今以隸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牒文自往不煩隸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率假諸武弁樓船冠服黄蓋絳旌以往稱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長郊迎金幣交錯宴款周渥談鋒飈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發若為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懼舌橋而不能下求策於公公曰

今但飛騎歸將婢至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鬆咲
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浔
從公等游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亦皆大噱復交
解[illegible]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語謂
理亂絲可以制詩汪太公才若此使有社稷治軍旅
易若承蜩惜乎當平世阨一第而小用之也

熊中丞三異　子可徵

武昌熊元乘中丞少隨父丞南海縣忽墮水潮適至
亦中岍上群呼莫救乃潮僅至膝即返去舊水痕尋
丈及長籍博士讀書西山寺中破月殘燈風起窗外

視之虎也公讀書自若私祝曰桴若不愧天地山靈
當為呵護不死已而虎垂首去明發山僧視虎跡及
門限矣已登第以兵憲禦倭姑蘇有玳瑁巨魚隨潮
至海口膠於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
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矗矗成雲異之曰是
神物安可殺害即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
公必自往而總戎置酒舟中共見魚悠然逝時風浪
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
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船下風而我據風力浔累捷人
稱三異後持大中丞節破倭于嶺南勞瘁病卒予可

徵文學于官物盡屏棄一無所將賻皆不受故事於
軍門兩郡製有牙床諸物俾公不敢進至是以貽可
徵可徵曰大中丞且終身布素此物何庸悉卻之夫
役過梅嶺不過百人故南雄守林公及諸公有清公
子之稱今里居脫粟不飽而風誼陰德是父是子食
報必百世可徵子比部君汝端良玉不斷徽采內瑩
方樹績騈省必懋崇名然持三峽之濫觴耳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瓔
宮玉宇光采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翱翔

直至王前下鶴背稽顙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
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鑠非大王妃子莫可
與計事省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即
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
其上長一丈一尺高皇皆尺有。費可三千兩王曰
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
前跨鶴至而護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
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徙汝單身來崇之哉童子
但頓顙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梗飄葉焉童鶴返
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

東嵎哲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淂無為新垣平王[illegible]詐乎王曰明々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潞河之湾有客遊妓舘輕脫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冈安能東我将加桎梏違案頭有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々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于其觀握淂鏤紋謢限一角朱侍中靜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入月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莊子曰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鄙者焉

大金吾陸公家盜

世廟朝大金吾陸公居寑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雪上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公心知為劔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罍杓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逼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公頗以相仍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俛公鑒所淂鑒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亦不為公惜第不記置何地非可造次索者柰何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橐金盒中可取便淂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顧公忘情於我輩不然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髙屋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邏護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其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七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佯應曰否々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着數日即夫人父趙太史祖彭以語人方玄暢尧治談時陸負[illegible]上寵著聲武徤長安探丸盜俠誅擊殆盡而亦累刼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猍火飛蛾反集其曰火猛人望而畏之恐未盡然

邵武守王公死後過家

邵武守王朴齋澤京師人壬戌進士於萬曆丁丑擢甘肅死馬少卿正月過家是月卒巳五六載忽白日到家擁騎從儀衛甚盛分處家事對妻子如平生其夜為從人催促甚急謂期不可失公曰畏此簡書遂去蓋往赴某地神任也隣里皆見厥嗣郡諸生庭植常與人言謂信然大豈吾麻邑劉延白談

狐術女變男子

麻城民李承周女聘劉氏子矣為狐所擾其家莫能

制凡數載劉氏為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為視之形體皆变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及與婦渥里人疑之與偕謁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遠至時觀者麕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尚從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不能变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嬲諸衆因及司圜廉者無賴竟淂釋出女後改適山中民狐復斃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今尚在麻邑熊孝廉呂原談嘗聞狐多姓

田而行輩常七岂悪乂果必叢生耶然妖不畏玄武伏而畏茂宰浦鞭未可謂墨綬輕也

高王父泰州府君德政

高王父諱思旻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晋本州同州固良於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刋定自[illegible]祖宗廟至是草渚奔徙馬數獨存[illegible]以厲民府君傷之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府[illegible]父老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為民請死大臣感悟奏蠲大半在州十三疏皆淂請藏稾存焉如運舟自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戍邊者給配婦何罪令就死地不如給資財令就彼地娶與婦既無怨讟淂親戚相倚便皆出其所奏今猶為石畫至于勸課感化保釐噢咻皆其庸政以款老乞身歸老羸婦子千百擁馬不淂行立祠祀之香火至今百年伏臘不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歸家道觀河山中躬畊食力備德純素平生於心無匿恒執其平客買其家牛去歸察其值淂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十不已甚乎追而還其淂始槑購木造宅嬿其木稍大後有曹姓者又嗔其所淂木小與木客仵府君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両淂遂相易今其人

所制宅為家司徒沖父莊人猶指其材為府君購淂者云盖假修於渾沌氏之術人已両忘矣既捐館葬哀家山地本是偶然今相宅者以兆宇內龍眠角大而下世守清白皆天性忠厚伉直左太冲曰積習生常其所由來固然矣甲第簪弁亦稍〻稱喬木之家皆謂自其牛祇其天以報之耶萬石家法僅再世而孝謹衰今保殘陋漸及十世可謂[illegible]然不可謂非食報之餘矣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

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詳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内曰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乘着停車馬皆見乃仆地衆以聞官李汝藩談本其省直指姚公以奏 御前妖爲語意任不佳昔所謂燕雀處堂毋子相哺呴呴焉者非與

張翼德附身

汞州有男子為神所附自稱漢張翼德也持巨木刺舞不知其重言祀福亦甚等里人尊事之一書生獨耶義 秦之士 曰吾有對語云神人神何可附人能然則真張將軍不然猶是草木妖假名耳其人即仆地不省半日復舞木大言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好否青衿曰對善矣然必半日始得謂何其人唉曰我豈作學子對者今往黃鶴樓叫呂品對來大是翼德口語李臨淮嗣侯汝藩談

李太史所見怪物

李太史本寧公馳行關中某驛其日尚有抵縣而輿夫阻行謂前道有怪物亘數里恐值之公不聽叱令行至半道衆果呼物見下輿視之見物如疋練相距尚隔十里而物長一里許隱隱耕遠樹過樹若皆靡未知是何物豈蛇妖耶

原缺第二葉

新刻耳談卷之十五目録計四十一條

新刻耳談卷之十五

黄岡王同軌行甫撰

男追淳勁之校

名刺謔語

嘉靖初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標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白太常少卿者姓性謙下技謁權貴人刺曰恥七小學生一好事者作四言云臺末臺駁恥七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卷聞者絕倒李太保宅客談

内守備府監生答對

南京内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送名浔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能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云尭舜其病諸謂騎猪也公不觧曰好送去聞者絕倒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觧元李維寅太保談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西安一廣文慱學而癖介有氣罷官歸家徒四壁立賴其門人舉火[illegible]瀟洒善謔殊不以介意偶戲作清江引自嘲云夜半三更睡不着惱浔我心焦噪乾嗟

的響一聲儘力子嚇一跳把一股脊梁[illegible]
者絶倒其地並舉之為口中語於是秦藩中貴人
識面咸為營助旋以聞於王召見立賜百金始宥
家黄

楊生家墓鬼

閬㝡一日忽見童婢恐匿牛犬皆
驚走方輟食聞啟而自亦聞鬼聲已漸近若泣若訴
甚大而厲終夜乃去次日雨薄暮聲復作於是數日
生疑甚大恐曰吾君傍多古墓得無有金盌出人間
者乎其妻曰是也昨碓頭少一石蓄頭朝持一石歸
是暮聲作得無是乎詢之蓄頭果然即送置墓上為
雞黍楮錢以謝是夜聲止黄公談

學宮土地祟

蜀中王銀匠娶婦貌美匠出有紅袍館人調婦婦迷
不能自持與合自是不絶匠知為祟陰持狗血一盆
伺其至潑之衣冠淋漓遁而去次日遍索廟觀無有
偶避雨入學宮見土地冠袍皆為血污壞白師儒毀
其像祟乃絶黄公談

華容驅鵝婦

華容縣有村嫗暑月宵趣乘涼一婦如婢狀持小竹
竿獨驅群鵝訝之曰夜午矣安有此時人家甫收鵝
者此必人家所遺或收遅而此婢摟以行耳因誰以
攘竊而肋與分鵝婦不得已與一鵝嫗再有言再與
一鵝嫗大喜婦驅群鵝去如飛鵝䮕䮕有聲明發嫗
起視鵝則兩嬰兒病痘死者其後痘瘟盛行嬰孺罕
得全者黄公談

丐者盤捧小人

何仁仲死于嘉靖己卯赴試鄂城見一丐者將茶盤
捧一小人云自江干拾得者長尺餘如猴狀面上五
官畢具鬚髪半白手足衣裙與人無二朝夕飲水食
米與飯惟聲似鳥雀未之能辨丐者以此乞施糊口
赴試諸儒無不見者豈小人國之遺耶仁仲談
宋汝修常與何仁仲云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箴衣
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
從與之爭聞東岳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
已有拋磚于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曰
汝禱吾亦禱東岳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
間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
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欲侍御者
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墮大

硯石一片于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說者謂南方多鬼少狐北方多狐少鬼夫世之為世寧獨鬼狐為鬼狐而已仁仲談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狐兄弟二人皆雅士具姓號住街市與人士過從留款談燕衣冠偉麗飲饌精美好義多豪舉徒談鋒適年弟避客不出兄延接加故東平石鴻臚悠久與善謂仁仲過其地剌謁之勝與俗人言昔謂世間半人半鬼詎不信乎

樟柳神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散有奇中後何吉陽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街中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為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々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仁仲談

王萬户

武昌王生時其父夢宅門建有棹楔以為祥徵遂畢力延師教朋身自督課後竟無成已以為天楚王舅父授萬户復精勢驕侈田園甲第傾一時久之事敗死獄中宅沒入于官改為鑄錢局門建棹楔與夢竟驗但非祥徵耳仁仲談

金華簿俞弘澤

金陵俞公業織羅　武廟南巡客弄臣錢寧於家寧敗財寶多所匿至鉅富後生子太學弘澤傲惰遊俠邪父督教不聽加大杖縛于庭柱下夜半舉　視之儼然錢寧貌因棄杖嘆息悟前事身死家益落弘澤謁選得金華簿不逾年亦敗死仁仲談

何少司寇先兆

何少司寇吉陽公四十舉辛丑進士候辰謁武選郎

王公則王巳具衣冠迎候矣曰公將來必為亞卿僕夜來夢一亞卿來青袍角帶而輿坐于吾上今公來服色坐立皆然是以知耳後果擢少司寇賜沐歸屢薦堅不肯出曰亞卿之位已定將何望乎其嗣君仁仲談

火光芝瑞

大司馬王公崇古腰玉之時衣上火出樸之不滅乃大中丞曾公銑被逮之日亦然芝瑞瞭然矣乃侍御陳公世寶按江西日院柱生芝五色爛然諸司稱賀未畢而公卒仁仲談若然吉凶之兆皆未能定然君

手道其常所謂貞勝兩事終為瑞耳院芝其別有兆耶

優人諢語

吳中有僧借姓王因兄登第還家娶婦而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與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誚之否曰可因演綵季子家招人起課筭命二人爭課命錢筭命者曰汝小數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堂哄然王逃席去朗哉談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已是徐娘一日為人攜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誚之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爹衆皆鼓掌朗哉談

僧荅秀才歌後語

吳中黃秀才其相掀唇昵者稱為小黃竅嘴讀書一寺中寺僧進麵餌麵熱傷手罵黃好謔而語便捷因作歌後戲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此何語僧曰謂麵熱盪手也皆吳語光頭滑而光頭浪蕩光頭練拱光頭勒忒忒脫也謂手拱麵脫也僧曰小僧亦有語無嗔則可即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黃巳知謂小黃竅嘴捧腹大笑四語皆以僧光頭謔固奇而七八尤奇非吳中莫有此僧朗哉談

碧霞玄君靈應

金壇曹大史大章家居時建碧霞玄君廟於郊外常自往董修隆慶巳夘四月朔再往鍾被鳴先是四明王生攜一童子亦在頂禮白日忽雷霆大作攫童子離殿二三丈地裂地為池池水即注焉碧綠瀾漪結成雪泉知顧四字而童子背亦有此硃書四字人無不驚詫童子久始甦而兩處字亦皆漸泯獨太史摸

有玄君靈應記朗哉談

新婦制賊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及以餌偈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因舉至賊家門首剝喙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朗哉談

雷繪地作梅花

[illegible]綵一富人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

柾舊肇遲田數刻始去其人蘓死復活乃堂中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此何以成者哉朗哉談

霹靂礠石

姑蘓一鄉民暮行田間會雷起從其頭面過擦斷其所裹巾邊驚仆殊不死乃於所仆處得一霹靂礠石理極細至今藏之為玩朗哉談

鄧蔚山浮來金觀音

吳鄧蔚山梓村水暴漲浮出一大士高可三尺重九十六觔莊嚴妙麗土人驚喜紛欲置其寺其巷百人舁之莫能動問以珓許置光福寺舁行若舉輕羽像

黝質類古銅人謂古銅觀音久而光露始知為紫金遂有盜者載至太湖顛風欲覆舟盜懼棄湖濱寺僧迎以歸久之僧貧以質無錫華宅而華宅夜常有火起亦懼而還之復有丐子五六人盜出盤旋一夜竟未嘗出門罷走凡三盜而三顯靈人始寢盜心而遠邇尊禮香火益盛始為太湖盜棄時傷中小二指里大司寇錢公邦彥補制以金始全朗哉談

杞縣疑獄

河南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櫛工整容裕固如此女貌美工心動不能自持是夜隨女至壻家其時雜沓不辨壻家主婦治饌翁婿奉客堂上帷獨有女匠遂作壻直入牽女從他戶出走女不省何意從之行頃之家失女舉火尋覓匠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道旁有眢井遂推女墮井中獨身逃其家不獲女以訟於官人始謂其夜見人似櫛工者逮工至榜訊吐實稱女在井趣之乃一髯男子非女不省其故但械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辰有二商過井旁聞井中呼聲視之女也二商為計解橐中綆以一又下繫女腰以一人秉繩其上及女上秉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橐金竟棄下者攜女及橐直走吳之嘉定居焉既得

美婦饒橐金意亦驕縱嘗撻女女怨潛以語鄰媼其故媼以聞官官鞠實以人女拘赴杞縣始知髯男子所偶商也與工並置法女以給其夫始合焉朗哉談

林公大合決獄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相仇以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為都司斷事攝邑不能決而疑必有故適有一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遁出遍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

入此寺僧師徒以是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頻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疑解至今其邑人稱之朗哉談

鎮遠侯報賈人冤

有大賈率四蒼頭遠旅假宿一寺中寺僧迎款甚虔已謂修寺出其募緣簿相請賈素佞佛即解金施三百兩僧揣其橐重故治美酒款賈既醉夜深以盤盛四猪首出視之乃四蒼頭頭也大懼伏地丐免僧曰安有生理出白綾帨絞頸死納棺中舁出瘞道旁重橐皆為僧有是日鎮遠侯顧公奉　命往鎮淮陽過此樓船簾中見有白犬往來牽綷若有訴者公異之令人隨犬行犬自抉穴棺出忽失犬所在棺縫尚有白綾帨頭露出知是冤令發棺賈尚活盡言前事公故匿賈舟中戒勿洩而托言欲建無遮大會為太夫人作福盡名諸寺僧有法行者至前寺僧亦畢集賈覘於屏内曰是也于是盡縛之僧見賈不待鞫問皆伏以關白所司盡殺之毀其寺朗哉談

異僧舂碓法

武昌白雉山有異僧自蜀來結夏其中患齋不給乃相地造一碓而托言菩薩見夢謂居民不好施致僧衆饑餒有磯神通教令造化碓粮不至則下舂舂則居民皆頭病不寧以省沿門乞化耳自是舂之而居民百里内皆患頭病又聞菩薩語大懼皆以粮米凡病者皆歸罪碓遂發矢每月供熟米若干梵唄坐食者日益衆久之異僧去又值歲荒粮不繼舂之而居民頭無病乃戒勿洩故云粮即不繼猶是捶那何忍加舂居民反德之貽餉益多里中殷茂才讀書寺中悉其事以語追淳談如此

瞽者智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内璫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紿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助擊至抉出其目精盡蒐其所奪始相

朗哉談

萬曆初姑蘇滸墅關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主衣裾行與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漿以淨泉衣綿裀氈一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朗哉談吾里園江一家父亡而猪生後又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

義猫

姑蘇婁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其室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於閶門徽鍮鋪鋪客頗愛玩之已年餘忽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爲鋪中人見奪之而去輒悲鳴顧視不已夜民卧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帨帨内有金五兩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魚飼猫飼不已遂傷腹死人謂是義猫或謂償前世債債完死耳朗哉談

温州妖祟

温州一富人盧姓者夢神與言堂柱下有藏鏹一窖可取用數日一家夢皆然遂剨爭求祭而後掘地四五尺見大石片石下一大甕甕中一老翁長二尺許鬚眉長如其身曰我是汝大世祖其久幽地下今當出世命其家男婦皆羅拜而索異饌珍食服食以爲孝故已又令作佛事合册樂費皆不貲常有貴客車馬到門稱是幾世親舊往來酬酢合樂張筵家無寧日少違則嗔怒病患並至始知是妖祟凡三載費萬金一日老翁氣色大阻曰禍至矣命一家皆出避從之獨其主人竊視半夜見尊官至騶從甚盛燈火煇煌一紅袍者坐堂上作鞫治之狀老翁跪堦下若相問對俱只見唇動而不聞聲已有判官出簿向燭下捡視而命兩力士舁一甕納老翁甕中壓以石片舁之而去祟遂絶祟絶而其家有親家進士令貴溪者書來謂久知此事到官即具一牒訴之正一嗣教張真人屬以除治衣紅者必温州城隍奉真人符命到宅也温州大参王公陽德常言之朗哉談

僧附舟者爲盗魁

童秀才子重吳人顧舟有所往適有附舟者童許之而舟師固爭不可始猶因問故舟師曰往右商顧我舟其貲皆布忽有僧附舟商納之然商仁慎坐僧上與共飲食久益綢繆談皆善果一日泊荒港盗來偪

刼商甚恐僧曰無妨叱叱之皆去明夜復至僧叱叱之不去怒詈亦不聽僧遂拔佩刀登岸殺二人始散商與舟師皆不省謂是勇力僧曰此我黨而我其魁來附舟探虛實耳渠謂公布中皆金故堅欲刼我非不知感公義不忍也我魁盜三十年了無意緒今亦從此罷作入山棲禪圖性命果結商拜泣稱感不已語畢而去童始謂舟師有見自是但出舟無附者朗哉談商當孤旅惠愛幾何僧遂相報若此今劊肉繳人苟有便可殺害惟恐及入不深何紛紛也是又此僧罪人釋盜棲禪何不於法場證菩提耶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省督學使徽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七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趨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科果無一人也貢人之言不偶朗哉談

此朗哉談所經

朗哉謂嘗遊泰山皈道士房甫畢上馬登岳頂而房倒少遲齏粉矣予亦云嘗在金陵赴民部郎武陵丁公有周之招夜久月出移席堂前捲蓬再酌已別上馬而捲蓬倒聲如雷乃復下馬労主人見坐處椅桿皆碎時已大醉身如飲氷酒力全消主人呼大白再酌夜午始去異日聞丁公語人無賴行甫貪酒兩人幾至同阨予曰貪酒正欲延主人出不然非其獨坐地乎然實主人善留客耳此皆棲櫪幸生之故因識之

丁民部謔語

丁公嘗顧我于京邸未人自稱不在家其恒也馬上人如此對公問是誰說曰是相公自家說公入曰此正如婦人自稱有人在家裡㕑予問何也曰有男子以婦姦訟謂其婦自言如此盖婦急語失也為撫掌

王翁年百八十

王翁汾陰人年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弘正儼目睫信陽北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安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

與其大父遊射㕓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
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徃同元瑞明哉汝修諸君集太保李公宅觀唐吳道
子所繪觀自在菩薩真蹟長裾跣足為天男相一洗
世人稱謂之謬且莊嚴妙好六法具備非五代宋元
諸名家所辦元瑞因作歌所謂畫師崛起開元日萬
象毫端鬼神泣前無顧陸曹衛張二李閻韓總非敵
是也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
瑄時為山東督學竟憩焉夜半黑衣而立莫敢近薛
不為意已而漸近几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之浮
泥塊發命左右跡之為城隍廟門控馬奴因易其像
祟絕至今塑像仍露其頂出邢子愿濟伯邑志

臨邑學宮杵怪

臨邑人紀綱穆肅二生讀書學宮方夜篝燈有婦而
艷翩翩且前而生疑為鬼物用鍼紉線志其首俄忽
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東廡下鍼志宛然焚之祟絕
出邑志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麗人名素素出吳貴人遺體隨毋展轉落籍通年入
都門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齋素服縞或是緇布棲
禪梵唄一洗塵雜娛心文府作楷寫生卜詠琢句皆
衛古法人誦詩詞以簫管㬎之字字梅花飄落置彈
其小婢額對面彈之彈去而婢不知故目不瞬瞬則
有劉墨客過從文談酒讌多晉人便捷解悟其於座
上徧賛賓客居然江東王太傅風度而客得其藻譽
斥唾不減許劭旦評平生不御鉛華不佩椒蘭而皎
可鑑務出膚理所謂裴叔則垢面蓬頭皆好也又性

好操作理繁細以助檢服笄貂帽皆自製戚里貴人
家多取則焉偶出郊外騎彈過而見者嚴中舍倡以
詩六韻詠之而一時倡和者張成甫沈孺林輩几十
餘家其朗哉和詩曰紺頗梅點額綠髮錦纏頭咲展
桃花扇嬌離燕子樓電飛馳迅騎霞舉颺輕裘挾彈
韝鷹婭彎弓陣鴈愁當熊無輦止解佩有川遊可惜
千金女難封萬戶侯予和詩曰孤開弦滿月高抹玉
搔頭欲奪胭脂塞輕辭翡翠樓胡裝貂作帽宮隊錦
為裘楊葉千■破桃花百轉愁柔心偏俠氣小獵趁
春遊娘子軍如幟蛾眉也拜侯姬亦自有懷人詩曰

良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〻携來獨枕誰相問明月空庭淚濕衣句調不凡因並識之夫往者青樓峕里彼其之子皆得聞于後也而桃葉團扇姬婢炳然流光況此離垢無上執圖之翩〻者哉

雲囊

臞儒者寧廢王之先巠也多執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綢雲州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嵓洞有詩曰燕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相看贊人嶽〻乃有此清味哉弘景行山中常

聚雲囊內遇客趣放之為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謝遯甫談

劉信宜半面先兆

今水部黄元甫往年偶病昏瞑一晝夜為道士引見陰府檢視綠命簿簿上某年某年加丹圈者竟紙而其年不利則不然今於不利及捷兩榜之歲皆驗焉又窺見其舅父劉公師頗于别署乃是半面既甦以告二尊人時劉公正宰廣南之信宜而俚語誚避客門内者曰半面故二尊人戒令勿言年餘劉公以還還過五羊之涯遇海盜曾一本從人欲闘勝再闘不勝劉公去半面夭盜未形而扇以死者刃法亦前定況其他耶又年餘一本亦斃于大中丞熊公數亦莫可自逃矣元甫談

耳談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王同軌撰同軌字行父黃岡人由貢生官江寧縣知縣其書皆纂集異聞亦洪邁夷堅志之流每條必詳所說之人以示徵信則用蘇鶚杜陽雜編之例前有陶冶序稱其事不必盡核理不必盡合文不必盡諱亦小說家之定評也然其中推重方士陶仲文稱漫加剗奪時論大乖則其他曲筆諒多矣